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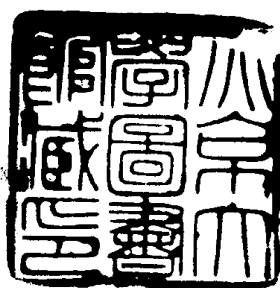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LB918/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二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閩南道學源流十六卷

〔明〕楊應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建安楊氏華陽書院刻本

..... 一

道南源委錄十二卷

〔明〕朱衡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 二六二

東吳名賢記二卷

〔明〕周復俊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刻本

..... 三八六

國朝列卿紀一百六十五卷(一)

〔明〕雷禮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徐鑒刻本

..... 四二四

閩南道學源流十六卷

〔明〕楊應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建安楊氏

華陽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閩學源流

十六卷》提要

閩南道學源

楊應詔撰

後學

國朝

夫道統與天地竝自唐虞三代來至周東遷孔子
生而孔子會其盛自洙泗伊洛來至宋南渡朱子
生而朱子會其盛今世之說者曰顏子沒而聖人
之學亡又曰洙泗之傳至孟子而熄嗚呼是豈其
然乎夫從古聖賢相傳授受惟一理故吾閩之學
卽伊洛之學伊洛之學卽孔門顏孟之學程子嘗
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云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故敬之一字千古聖學心學之淵源涵
養致知四字千古希聖爲學之塗轍而做人則不
過自此心敬中涵養致知做去耳蓋敬者所以管
攝此心者故涵養非敬則此心無所執持矣致知
非敬則此心無所省迪矣無所執持無所省迪俛
俛乎冥行而妄作而曰我善悟我善事夫心所謂
善學者如是耶顏子不遷怒貳過非禮勿視勿聽
勿言勿動工夫自心之警惕勿處過來孟子知言
養氣寡欲存心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工夫亦自心之警惕勿處過來勿者敬也顏孟工夫不在人情物理外玄虛處做而在性分視聽言動志與氣存心寡欲處做不以超悟先覺頓詣處爲高而以平居日用常行切近處爲事嗚呼觀夫是則夫伊洛吾閩之學可知矣晦庵嘗曰伊洛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于學者最有力然世之言學者類以涵養致知尊德性道問學分作兩門戶面不知學之所以學爲人只是一事故能涵養則所知益精而涵養以培道問學之源者此心此學也

國學源流

大學

三

德性隨處窮理則隨處皆所以道問學纔覺警省便與天地相似真有覺天地聖賢之在我者蓋能如此着已用功則爲正學不如此則爲異端小道矣能如此檢身踐迪則爲真儒不如此則爲僞徒怪民矣能從此上去處則善家善俗出則善治善化不然恣睢率意而行只做一場話說則雖曰謂能自立非惟無益于身心于世而所謂吾儒明德新民之實學恐亦不如此千古聖賢本來指訣只一塗轍有二塗轍也耶詔閩產也不稿生長處

國學源流

大學

三

于言乎于書乎天下事無所震率則無所興起不
着之實用則墮落于空筌詩有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吾道孔門一派真正氣脉自唐虞來及伊洛
千有餘年矣自伊洛至晦庵及今又五百餘年矣
然其間豈果無一人任斯道而起者乎世衰教微
邪說詖辭橫作士不知所學其學相率而為詞章
訓詁功利權謀術數之習無足論間稍知所向者
則又師心自任脫畧日用事際張浮鼓誕言高而
行違一切淪胥酣溺于老釋之歸下焉甘于卑陋

問學源流

本序

卷一

上焉者溺意高遠空無卑陋空無吾孔門顏孟之
學果如是也耶伊洛之學果如是也耶顏孟伊洛
之學自博約誠明躬行持敬處入世儒異端之學
自達磨慧能頓悟處入甚者利其簡截反有疑吾
晦庵者或謂晦庵之學為支離或又議其道問學
之功多吁有是哉余為此懼恐海內學術人心之
日壞也故續集為是編間附以已論以見吾晦庵
得洙泗伊洛之嫡傳勉齋西山諸先哲得吾晦庵
之嫡傳吾聞所以為學如此蓋有不徒言者故復

序而梓之以告天下使反求諸內并以俟後之君
子其必有興焉者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初旦

問學源流

本序

五

建安後學 楊應詔 著

凡例

一閩南之學以朱子為主朱子吾閩道統之宗也故是編上而楊游胡氏父子何林諸儒之師傳下而黃蔡陳劉諸儒之授受皆以朱子之言平日所論所斷者列焉蓋學至朱子造詣之深言至朱子折衷之當余平生不揣顛學朱子者也景慕纂錄蓋數十年用心于此有不敢苟者焉

一道南一派本于伊洛故以伊洛門人及私淑者分三例列于前朱子宗統于中以朱子門人及私淑者分三例列于後使觀者知吾閩諸儒源流蓋有所自

一朱子門人甚衆此編非吾閩者不載其所載者皆據宋黎靖德朱子語類明宋端儀考亭淵源錄戴饒朱子門人實紀及八閩通志參以朱子文集大全諸書其高弟首列之凡從游者統附于次其中平日有往來書問語錄著述率皆附焉以見傳授之正之的非強且誣也其餘意有所疑行實無所于稽者姑闕之以俟他日吾黨好學博古者為考云

一唐虞孔孟來學有正脉故此編于伊洛二先生言行載之極詳因游廣平楊迪王頊胡文定羅豫章陳淵附續二程語錄學術開天地國家盛衰因真西山作續讀書

記善無常師義理粹言因蔡覺軒作續近思錄間贊以鄙論以見己志所存雖極知僭踰蓋亦有弗容已者然亦庶幾為學者身心家國感惕觀省之助焉

一朱學以躬行為本以開道為要吾閩所師述久矣故此源流中所紀或關出處日用或切性命身心或明義理綱常或論異端邪正或原國家治亂得失凡有係于名教世紀者則載之列之餘非是不取

一是編所載學術雖係于閩南實關于天下故續讀書記近思錄中轉采康節南軒東萊象山及漢唐韓范諸公言論典刑一二緊要足起發人者用俗觀覽援引書籍

大明一統志

八閩通志

各府縣志

宋史道學傳

宋史儒林傳

宋名臣言行錄

伊洛淵源錄

近思錄

性理大全

資治通鑑

新安文獻志

金華正學編

宋文鑑

宋綱目

唐書外傳

晉書列傳

三國志

文獻通考

周子通書

二程文集

程氏經說

程子粹言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伊川至論

呂涇野二程抄釋

張子正蒙

經學理窟

皇極經世

楊龜山文集

龜山語錄

龜山別錄

羅豫章文集

議論要語

謝上蔡語錄

劉元城語錄

道護錄

胡文定武夷集

胡致堂斐然集

致堂管見

崇正辯

胡五峯文集

胡子知言

皇王大紀

國學源流

大學章句

三

溫公家範

涑水記聞

歐陽文集

和靖語錄

侯子雅言

范太史遺書

橫浦日新

劉屏山文集

胡氏傳家錄

呂氏傳家錄

延平問答

延平語錄

朱晦庵文集

朱子語類

朱子語畧

朱子小學

紫陽年譜

朱子實紀

續考亭淵源錄

李心傳道命錄

王溪師傳錄

張南軒文集

呂東萊文集

林文軒文集

陸象山文集

象山語錄

象山年譜

易學辯惑

震澤紀善錄

涪陵記善錄

呂氏雜誌

呂氏家塾記

邵氏聞見錄

呂氏童蒙訓

蔡氏書傳

楊氏祭禮通解

林拙齋文集

劉雲莊文集

陳默堂文集

真西山文集

心經法語

西山讀書記

大學衍義

陳正獻公文集

國學源流

大學章句

四

陳北山文集

劉後村文集

林竹溪文集

陳復齋文集

黃陳文粹

熊勿軒文集

蔡覺軒近思後錄

王魯齋文集

吳臨川文集

黃氏日抄

鶴林玉露

羅隱集

自警編

陳石堂文集

皇明名臣言行錄

漳州人物志

陳白沙文集

羅一峯文集

楊月湖文集

林見素文集

閩南道學源流

先儒姓氏

宋

卷之一

楊時

字中立 將樂人

文靖公龜山先生

卷之二

游酢

字定夫 建陽人

文肅公廣平先生

王類

字信伯 福清人

楊迪

字遵道 將樂人

陳繪

字贊夫 浦城人

林志寧

建州人

學源流

卷之三

三

方元宋

字道輔 莆田人

以上四人俱程門高弟附從遊練繪林志寧二人交

遊方元宋一人

卷之三

胡安國

字康侯 崇安人

文定公武夷先生

卷之四

羅從彥

字仲素 羅源人

文質公豫章先生

陳淵

字幾叟 沙縣人

默堂先生

李郁

字光祖 光澤人

西山先生

卷之五

李侗

字愿中 劔浦人

延平先生

曾恬

字天隱 晉江人

廖剛

字用中 順昌人

卷之六

林光朝

字謙之 莆田人

文節公艾軒先生

何允

字太和 邵武人

龜潭先生

王德修

南劔人

蕭凱

字子莊 浦城人

黃錢

字用和 浦城人

鄭穀

字致遠 建安人

方翥

字次雲 莆田人

以上十四人皆從游二程高弟之門聞洛學而興者

學源流

卷之七

七

胡宏

字仁仲 崇安人

五峯先生

胡憲

字原仲 崇安人

靖肅公籍溪先生

胡寅

字明仲 崇安人

文忠公致堂先生

胡寧

字和仲 崇安人

茅堂先生

卷之八

劉子翬

字彥冲 崇安人

文靖公屏山先生

劉勉之

字致中 崇安人

白水先生

何錡

字叔京 邵武人

臺溪先生

魏模之

字子實 建陽人

艮齋先生

盧瑩

字公圭 邵武人

林之奇 字少穎 候官人 拙齋先生

李栲 字若林 閩縣人 迂齋先生

羅博文 字宗約 沙縣人

劉嘉譽 字德稱 長樂人

劉世南 字景虞 長樂人

林亦之 字學可 福清人 文介綱山先生

陳藻 字元藻 福清人 文遠樂軒先生

劉夙 字賓之 莆田人

黃翥 字季野 莆田人

蔡養 字神與 建陽人

朱松 字喬年 婺源人 獻靖公章齋先生

學源流

卷之九

七

以上二十人皆私淑洛學者附閩儒世家蔡養朱松

二人

卷之九

朱熹 字元晦 婺源人 文公晦庵先生

右閩學宗統一人

卷之十

黃餘 字直卿 閩縣人 文肅公勉齋先生

蔡元定 字季通 建陽人 文節公西山先生

卷之十一

陳淳 字安卿 龍溪人 北溪先生

蔡沈 字仲默 建陽人 文正公九峯先生

劉燭 字晦伯 建陽人 文簡公雲莊先生

廖德明 字子晦 南劍人

李方子 字公晦 邵武人

楊復 字志仁 福安人 信齋先生

以上八人俱朱門高弟

卷之十二

范念德 字伯崇 建陽人

楊道夫 字仲思 浦城人

楊驥 字子昂 浦城人

楊與立 建安人

楊若海 浦城人

童伯羽 字蜚卿 既寧人 敬義先生

劉炳 字仲韶 建陽人 文安公陸堂先生

劉炯 字季銘 建陽人

廖體仁 字元善 浦城人

魏應仲 字孝伯 建陽人

李宗思 字伯諫 建安人

張彥清 字叔澄 浦城人

葉湜 字子是 建安人

江默 字德功 崇安人

陳範 字朝弼 崇安人

游倪 字和之 建安人

劉子蒙	字圻父	建陽人
吳居仁	字溫父	建陽人
游開	字子蒙	建陽人
周明作	字元興	建陽人
曹晉叔		建安人
魏椿	字元壽	建陽人
陳總龜	字朝瑞	建陽人
吳雉	字和中	建陽人
丁堯	字復之	崇安人
余大雅	字正叔	順昌人
余大猷	字方叔	順昌人
游敬仲	字連叔	南劍人
鄧綱	字衛老	將樂人
李開祖	字守約	光澤人
李和祖	字時可	光澤人
李壯祖	字處謙	光澤人
李文字	字公謹	邵武人
丘珏	字玉父	邵武人
黃孝恭	字令裕	邵武人
馮允中	字作肅	邵武人
劉剛中	字德言	光澤人
葉武子	字成之	邵武人

上官謐	字安國	邵武人
李東	字子賢	邵武人
葉質	字直翁	邵武人
吳壽昌	字大年	邵武人
任希夷	字伯起	先眉州人
吳英	字茂實	邵武人
黃仲本		邵武人
饒幹	字廷老	邵武人
梁琢	字文叔	邵武人
劉炎	字潛夫	邵武人
俞開中	字夢遠	邵武人
楊方	字子直	汀州人
卷之十三		
林用中	字擇之	古田人
林允中	字擴之	古田人
陳孔碩	字肅仲	候官人
陳孔夙	字仁仲	候官人
潘柄	字謙之	候官人
潘植	字立之	懷安人
鄭昭先	字景紹	閩縣人
劉砥	字履之	長樂人
劉礪	字用之	長樂人
		文靖公

林學豪 字正卿 永福人

林學履 字安卿 永福人

黃東 字仁卿 閩縣人

鄭文通 字成叔 閩縣人

林夔孫 字子武 古田人

林憲卿 字公度 懷安人

曾達震 字誠叟 閩縣人

鄭性之 字性之 候官人

林湜 字正甫 長溪人

陳栢 字自修 長樂人

楊栢 字通老 長溪人

黃幹 字尚質 長溪人

林師魯 古田人

余偶 字占之 古田人

林大春 字熙之 古田人

程若中 字寶石 古田人

陳駿 字敏中 寧德人

鄭師孟 字齊卿 寧德人

龔郊 字晏伯 寧德人

卷之十四

黃仕毅 字子洪 莆田人

鄭可學 字子上 莆田人

陳應 字師復 莆田人

陳守 字師中 莆田人

陳定 字師德 莆田人

傅誠 字至叔 仙遊人

林成季 字井伯 莆田人

方士繇 字伯謨 莆田人

陳址 字應夫 莆田人

余元思 字景思 仙遊人

朱魯叔 仙遊人

許升 字順之 同安人

楊至 字至之 晉江人

陳易 字後之 永春人

王力行 字近思 同安人

劉鏡 字叔光 惠安人

傅伯成 字景初 晉江人

陳齊仲 同安人

林樸 泉州人

許景陽 字子春 同安人

李元宗 字子能 南安人

楊復正 字子順 晉江人

朱飛卿 泉州人

高禾 字頴叔 晉江人

黃謙

南安人

王遇

字子合

龍溪人

楊仕訓

字尹叔

漳浦人

朱塾

字受之

建陽人

朱堃

字文之

建陽人

朱在

字叔敬

建陽人

以上一百五人皆從學朱門者附朱子子朱塾朱堃

朱在三人 見朱子遺事

卷之十五

真德秀

字景元

浦城人

文忠公西山先生

游九言

字誠之

建陽人

文靖公熙齋先生

國學源流

入卷之書

三

吳楫

字公濟

崇安人

呂勝已

字季克

建陽人

歐陽光祖

字慶嗣

崇安人

李唐賓

字克卿

臨漳人

方耒

字耕道

莆田人

胡大時

字季簡

崇安人

蔣康國

字彥禮

古田人

石洪慶

字子餘

臨漳人

蔡淵

字伯靜

建陽人

蔡沆

字復之

建陽人

復齋先生

蔡模

字仲覺

建陽人

覺軒先生

蔡杭

字仲節

建陽人

文肅公文軒先生

卷之十六

熊禾

字去非

建陽人

劉彌邵

字壽翁

莆田人

習靜先生

黃績

字德遠

莆田人

黃仲元

字善甫

莆田人

林希逸

字肅翁

福清人

林甚

字丕顯

連江人

孫訓

字和卿

長溪人

龍坡先生

高頤

字元齡

寧德人

拙齋先生

徐幾

字子與

崇安人

丘富國

字行可

建安人

黃鎮成

字元鎮

邵武人

存齋先生

劉應李

字希必

建陽人

翁易

字碎翁

崇安人

竹林先生

鄭儀孫

字潛夫

福安人

墨莊先生

陳尚德

字尚德

寧德人

石堂先生

韓信同

字伯簡

寧德人

劉子介

字君錫

長樂人

陳沂

字伯潔

莆田人

蘇思恭

字欽甫

晉江人

葉采 字仲圭 建陽人

蔡和 字廷傑 晉江人

黃必昌 字景文 晉江人

呂大圭 字圭叔 同安人

明

陳真成 字刺夫 漳州人 布衣先生

蔡清 字介夫 晉江人

以上四十人皆私淑朱學者

右諸儒總目計一百九十五人

延平府一十二人

建寧府六十三人

邵武府二十五人

汀州府一人

福州府三十四人

興化府二十一人

泉州府二十人

漳州府六人

福寧州一十二人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首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一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楊時 文靖公龜山先生

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楊先出於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爲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種學淳涵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度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阿罹外難除喪還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劉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戲譏方脈濟劾以不催積欠坐銜督張公入長諫短

閩南道學源流 卷之一

乙

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改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通英殿說書遂陳論蠲稅權茶鹽鈔燕雲軍宜衛士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磨礪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歛東西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北以倦勤避

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今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卑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轍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勒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頃聞三鎮之

閹學源流

卷之十一

三

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恃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婆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哀衷無惑浮言而建議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晉李綱仲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愿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惡無所不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

彥首盡逃逃之策指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書李綱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數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不請景王以天王君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言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燕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漢文罷露台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

閹學源流

卷之十一

三

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其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輔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素而不爲驕等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終迫奉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罷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

諱有聲請開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後徵試開府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燕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宋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迪通適造己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崇次李郁次未嫁公天資英爽濟以同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閑深見於外者簡易

國朝源流

卷之十一

四

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諸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疏食脫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若處雖弊廬厦屋若皆可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不改其樂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闡邪說存於今者其

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博而約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肖公疑公蓋淺之為丈夫也銘云云 胡文定公墓誌

遺事 五十六條

呂舍人本中言狀畧曰虔守楚潛義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義增以先生為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見伊洛淵知潭州劉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貶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澗水為形勢便利

國朝源流

卷之十一

五

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除上其事得不行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號家祠焉

或謂當世貴人宜引耆德老成導上會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同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微成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破國朝廷遣姚古收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或死或貶乞罷官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史傳以進朝廷置詳議

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為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各官皆
司今乃判辟官獨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
其議又乞襲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辯宣仁謬謗乞復
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平微訛先生即見上言諸
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之長貳
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即命先生監國子監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肯為上言先生之賢於
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
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

國學遺流

入卷之一

七

尤謙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開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
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湎
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
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
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胡文定龜山志辨步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
曰自孟子既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
晉時無八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為桀黠至此間隙以為
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
手歸降不能出他國境

胡氏傳家錄下同

宏又問佛之徒既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人失
其本心莫知所止曰釋氏與吾儒大段懸遠宏又問何故懸
遠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率事是句句合然而
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同曰若於此見
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為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
不就今志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荅曰此是他們未曾契勘
古人出處大致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却
授而不辭以此行徑雖于貢之辨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著
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不卑小
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建著作

國學遺流

入卷之一

七

郎并通英殿說書只時一向來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
車前代如伍雲亦皆薦諸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中書樞外
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
足為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却似迂濶何故載之曰此是取王氏心
肝底劄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
人見得而誠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不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為龜
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曰傳言如此未知
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為但對曰老年無用處
且入這保社不然則亦只荅云竿木隨身亦自脫漚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曰問公是古之達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愚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確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無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蘇軾

國學源流

卷之一

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若則侍立出則杖履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橫渠是也今一縣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蓋龜山道學自為當世所高不必更引二公以為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曰吾於謝游揚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

明道先生在穎昌先生尋賢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明道其善母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程氏外書

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所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及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特遣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解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壯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荅明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祖楊課程不以為免胡文定集下同

國學源流

卷之一

九

答陳幾叟書曰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為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畧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為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主其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道

院吳元忠筆畫一條具因南郊教文行下決頭該得一半不
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淡心切矣世人
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連
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
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達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靖
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
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
不屑去耳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
壞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其按本蓋源者也幾更何
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
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

龜山集

卷之七

十一

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

陳淵記差市易務事始末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
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已年七十矣答以老不能
辦事惟求一簞庫為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關監當官近
昆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以告公
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校公問之曰非見關固於吾
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
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末果退關因傳國華之為召赴都堂
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為遂以
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傳國華奉
使三韓得旨許以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

及論其大臣往來京西所進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疾時
無如楊時者願以所符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
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調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
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然堂集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
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心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
又無可為者只是說沒緊要的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
嗟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
眾為突及欽宗即位為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為孫仲益所
攻孫言楊某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
攻居安云云龜山遂罷見朱子語類下同

龜山集

卷之七

十一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
陽亦不久親炙者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各
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
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安而成
矣如應溪資稟便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
直至後來所以有成人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
會終不解得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
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聽
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
此曰只論語序可見

龜山過黃亭魯家李魯問易龜山取一紙卷一節目
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
許多般樣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
是如此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
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
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
則誤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觀人亦不信

龜山只要閒散然却讀書如尹和靖便不讀書

蔡京在政府問人才于其族子蔡子應以張魯素直野張時

學東流

不卷之一

主

部注擬京令子應招之授以門館張至以師禮自尊京之子
弟怪之一日張教京家子弟習走其子弟云從來先生教某
們慢行今令習走何也張云適公作相久敗壞天下相次盜
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脫何得不習家人以爲心風自
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風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及
人才可用者張公遂言龜山楊公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始
知有楊先生

問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曰怕
分却心自是於道有害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特于器數儀章之末
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曰不

可曉此類甚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止徒知了
莊子西山陳墨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常有佛經疏追薦之
惟羅先生却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
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臂云是
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

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繞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楊曰是道理
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峯說得却緊
却有病程先生少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啻事然甚晚事也

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難歸其真

學東流

不卷之一

主

高子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
會得到

論及龜山曰將樂人性急粗率龜山却恁寬平此是問出然其
粗率處依舊有土風在語畢下同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
皆入禪學去

坐客問龜山立朝事曰當時國勢已如此庸初退後便須急急
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奸黨
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
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畧遮庇只管哭人議論龜山亦
被孫觀輩寤夢

游醉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問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遍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龜山靖康間論事頗多今長編中全不載蓋緣汪丈當時編集之際楊家子弟以碎禍爲說懇請刪去故雍傳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龜山集方始收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與李尚書書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其極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

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劉楊方官散背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悉有以禁之龜山別錄

元城劉公問胡程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程曰傳聞是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道復錄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和寬記尹和皆語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詩織布而永叔只於野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爲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明傳家錄

龜山有辨荆公字說三十餘字夫荆公字說其說多矣而止辨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屑屑與之辯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宋名臣言行錄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蟬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上蔡語錄

中庸不可能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向見李先生亦自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澀

不若呂與叔之決治此又可見公論不可掩延平答問

南軒云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執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其能燭其微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

日以益熾邪惡相乘幸兆裔夷之禍致其所致有自來矣先生奏其學謬請奪王爵罷去配享維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

之息邪說距彼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得中庸爲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劉陽書像記又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

晚年一出不廷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並到後來國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率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市軒文集

龜山先生言其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客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客啓夫人臣有客啓者非跪仰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見自警編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傳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省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後亦有此意朱子語類

關學源流

卷之一

十一

羅氏曰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滴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牕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鶴林玉露龜山張皇佛氏之勢說橫渠不能爲之爲城下之盟亦如李鄴張皇金廟也李使金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度水如黿登城如猿時人目爲四如給事

荆公以賜金付蔣山寺龜山謂其賤君之賜目抄

黃氏震曰按龜山事佛者也其言猶若此可謂公論矣然亦豈惟賤君之賜而已哉厚夷狄以禍中國自古惟武夫多殺

與權臣多私自視慷慨意福田爲可免罪而爲之如兩浙田莊多歸僧寺吾民無所謀衣食又反爲其所殘其禍始於吳越王盛於張俊楊沂中及韓王而增壯於嘉定之權相宋有清修士人而爲之者也荆公士人而亦爲之豈不悲哉雖然彼方以爲善用其若之賜本非有賤之心也但將山興而王氏滅福田其安在世俗終不反思此爲可憐耳日抄常德龜山鄉人龜山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性見之德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德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德曰本然之善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

詔按自孟子後荀楊韓諸公皆不知性賦陽承

關學源流

卷之一

十一

亦不善論性惟性即理也伊川一句最精中庸天命之性性出于天者也有二乎而橫渠亦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善反之論性之說于是始益傷龜山以性間常德龜山失言矣德宜知性者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即心見性樂以知覺運動爲言爲印證不知人心中心道心之異知覺運動蠢然者是豈所以語性哉德之說本然之善不與惡對雖未其失然性不當以惡對論性本來只有善而無惡惡者張子所謂生而後有氣質之性習染之者耳德知性通溺于浮屠教棄倫理而絕滅之豈所謂本然者哉然余謂龜山蓋知性者嘗有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是性耳所謂率性循天理者也

循天理一言蓋自西洛宗派來得程氏之旨矣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夫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粹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語類下同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抄忽之間某謂何止抄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

微言四十條

龜山先生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至

學源流

卷之一

七

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於彼然後射者實視之而求中其中則在人而已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舉大體頭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學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懇懇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長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貴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半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懇懇不為非義而已而不

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新安文獻志及豫章集

論按此一段龜山論學粹言傳曰聖人可學而至聖人是吾人箇為學底的子學傍聖人樣做去路徑始不錯學不志于聖人則以何為準故學之為聖人專存之有聖人之志優發之有聖人之事功聖人亦不過率吾性中之所有盡其在我當為者耳使學焉于道無所聞區區馳心于文藝刑名度數玄虛之習或欲僅作一忠信懇懇士不為非義而已彼言高行遠者不足論然自三代兩漢而運世之如斯士亦豈少哉故雖微為如諸葛孔明行義如溫公輩皆謂之未聞道為天民之未齊者况他乎

學源流

卷之一

九

可知矣故學之精神命脉要領必以志道聞道為貴且身心常行老實用功處為切龜山告羅仲素數言痛切緊要學者足有迪

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道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礙方能濟物性理下同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龜山語仲素六時皆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心驗之從容然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豫章集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

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
內外之道也

六經不言無心於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
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
存心養性

楊雄作太玄平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
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誇言之莊周之傳乃禪家阿儂
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譬廣譽張大其說論其
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
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國學源流

入卷之一

七

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
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
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
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教假饒立得功業
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蕪
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
惟理以行義機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
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
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
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程氏文集

山與翁子靜書曰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
在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
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
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
可以托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
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龜山文集下同

與胡康侯書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
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兩篇
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
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嘗發也
離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

國學源流

入卷之一

七

吾呂居仁嘗曰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
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

與劉器之書曰頴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
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爲有以梏忘之則夜氣亦
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

答張子韶書曰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小人
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
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故於復曰動而以順
行於剝曰順而止之其道一也觀剝之罪則知所以治剝矣
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國

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左丘明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

中庸義序曰孔子歿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為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王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真

國學源流

卷之一

章

亦妄意其庶幾焉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曰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歲必求其乳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求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饔豆醴醴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於女子乎故齊梁之族酬拳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論胥而敗者幸而已

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孟子言仁人心也最親切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

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側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周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何口以有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

龜山史論曰蔡京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碑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為在其為貞孤哉然蔡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付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刑則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此矣而商之祖嚴亦非秦教不問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

國學源流

卷之一

章

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王通謂其傷於義惡未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實為利以此觀王氏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策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

、此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管仲之功千路米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說遇耳

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

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人若知王良差與舜美

比而待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

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倖倖 陸宣公當授機之際說君未嘗

用數 馬周言事每開人主一線路終不如魏徵之正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聰明可也

章郇公中書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還家亦不言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

虐百姓耳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每日常有

關學源流

卷之一

章

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捷了人

豐尚書稷言雪實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止元厚之二

飯必先減而後食壽逾七十以為雪實之言之驗龜山曰此

猶以利言也

苟害於義一介與萬鍾皆不可見日抄龜山語錄下同

西銘只是發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其道不言其聲如雷

黃氏曰按龜山以此告仲素證知微之顯却恐未然近世徐

霖以不語為傳道未必非此等語誤之

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樣章文集

龜山陳諫議祠堂記曰初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

潛奸隱慝未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之必為腹

心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於是人始

服公為著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曰獻可

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為太遽米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

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

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

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龜山文集

詔按讀了翁責沈文可以知古人好善之誠讀了翁劾蔡京

疏可以知古人惡惡之義了翁立身許國志向高明忠懇

自責沈後每得明道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人物卓然其

關學源流

卷之一

章

為范忠宣劉元城游定夫徐師川所瞻仰欽慕也豈偶然

哉然竟敗卒于楚州余讀龜山此記知宋之君子知小人

之明而終每不免為小人所陷也可恨如此

觀善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善

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

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

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

之大法見性理

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

數劾如大鼓院染院之類庶幾奉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

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

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詔按或疑龜山晚年一出及引于蔡京終不能有所為若嘗往來總老論性諸說亦不免失于誤程伊川有言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此則其偏者然胡文定曰龜山之出使當時若能聽用決瀾救得一半此最公論而其所養溫厚和平議者謂其終日無疾言遜色氣象幾于明道其在程門之久明道亦喜愛之張南軒曰龜山師事二程得中脩為龜山之七年言

學源流

卷之一

一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一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二

游酢

文肅公廣平先生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馬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實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旨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是得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處州蕭山尉用傳臣

學源流

卷之二

一

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未覲不便就職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移守穎昌辟公自隨為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驥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

有父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蓋
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侵其令者惠政在民哉
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蓋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
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宜
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修奉祠館市材訓夫
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乎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
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婦奴睦姻
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
卒子男七人爲擬棟榱桷授婦女婦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
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
於家楊文靖公墓誌畢

學源流

入卷之二

十

遺事十四條

伊川曰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悟資質溫厚南

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程氏遺書下同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雖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
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大概問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
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
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夫既從二程先生
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
何也游夫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
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觀

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南
華先生往往不啻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
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呂氏雜志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
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
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而說
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
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
又切若有書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性理

南軒曰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坐
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

學源流

入卷之二

十一

克己之難也程祠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
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備
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
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這箇意思便道
中庸矣程氏外書

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曰此中庸之理也明
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言思謂
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
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夫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
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

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豈不信哉

文定尊上蔡而不甚滿于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即
常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差盡背其師
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峯臨終謂亮德是
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
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朱子語類下同

游定夫德性甚好

游定夫微廟初爲察院勿申本臺乞外如其請志完駭之定夫
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

龜山與游定夫書曰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
爲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專信其學者漸無不可曉也

游學源流

卷之二

四

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
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
教授在洛他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俟尋便以書詢求異教
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先生之
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龜山文集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釋
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恭觀之二先生衣鉢
似無傳之者游定夫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他眼前分明
信得及底儘踐踏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
不透

爲山書院在建陽永平里游文肅公廣平先生倡學明道於新

故嘗有三十年來宿草塵之句即其地宋嘉熙二年勅諭爲
山書院奉祀遺像縣志

公之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
以師世範俗又曰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
時清明不究所用以死公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
垂於世士論共惜之又龜山墓誌

微言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
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
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備
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

游學源流

卷之二

五

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熹炙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氏朱氏
資鄉道卿陳了翁皆被熏染大片說去朱子語類

游定夫士風論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
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笑
之少則人感之及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爲非也士風
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
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爲也草竊義先奪攘矯虔何所不至
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夫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
若朝廷之上倡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于清議
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視成以爲羞而羞以爲辱夫然故士之

有志於長者寧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老而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致以敗名廢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

宋文鑑下同

游定夫孫莘老易傳序曰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遺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

游酢書明道先生行狀後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嘗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

學源流

卷之二

一

破其疑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曰發之擢爲御史廉養其渥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動頗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其如美玉然友復視之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贖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嘆服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怙力文

學源流

卷之二

七

身無行憚之鑑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將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而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惜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妣喪者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實心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任者忘膏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弱者有立志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依然無據而已也程氏遺書

高議易常規見於實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情耳且
貧富有命彼乃晉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
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願道乃止是歲亦
卷第 程氏外書

或謂佛之理此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
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
棘而已

按儒釋不同釋初亦未有徑之說徑之說起于禪釋迦初
在雪山修行艱難迄五十餘年始克成佛天下果有徑理
乎孔子由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不踰矩孟子謂可欲
謂善必由美而大以漸始至子聖神此蓋天德聖功有非

國學遺書

卷之二

八

一毫可賊等而至者蓋吾儒之理實實必有定力由成章
後達由下學上升釋氏之理虛虛則僦僦伺伺莫可擬憑
學佛者自謂一起直入便可到如來境界儒之說曰正心
盡性釋氏止曰即心見性儒之說曰博約明誠釋氏止曰
戒定慧一收攝便直謂光明寶藏在已要之釋氏只是瞥
見箇影子無所著落不拘事理故所至都以爲障要其歸
亦祇成于幻妄自私自利而已自私自利者何係于身心
何關于世教而世之儒慕佛者見其簡截易可修致以爲
徑嗚呼使徑而可爲則孔孟當先爲之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
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馮道更相教上皆其體也安定以爲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
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率離無傷也荀或佐曹操誅伐而卒
死於操若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
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
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
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
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
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

國學遺書

卷之二

九

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回謂君子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類子單瓢陋巷不改其樂單瓢陋巷何足樂
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游辭於道下同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
食此說不足宜有人爲饑饉而生邪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
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但君子有不忍之心故曰見其生不
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
嘗見一鴈不忍殺放去領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
害義

游定夫昨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措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

馴致於無聲無臭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長佐問伊川如
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
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
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
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朝廷議校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殿又伊川宰相蘇子容
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度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
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按程門弟子半滿于釋氏求其始終不染佛學者惟呂與

學源流

卷之二

十一

叔尹彥明二人而已楊謝游于佛學猶有遠眼處惟定夫
染于佛最深或謂汪聖錫云定夫于程門無所得後來見
其長老適有得也吾不知定夫之所得何事定夫早年從
游二程讀西銘便契仁體論士風深切時弊自擢進士出
尉蕭山僉齊州判泉州知河陽歷守漢陽和舒濠三州所
至民惠思慕如父母徽廟初爲察院弗令即請祠去德宇
粹然卓可以師世範俗觀二程先生與龜山之所稱許則
其所養可知矣然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晚年尤嗜佛
住江湖居多他眼前信得及者却踐履得到不然便一切
從釋氏籠罩過去今吾儒說而林禪說外天命性而覓佛
性以諸老先生之所深排力斥謂亦是諸老先生不曾親

至此地面見得何也定夫學所以極爲文定五峯晦庵所
不滿者只爲有這些子在

王頴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歸類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
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
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微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
孫公祐列先生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
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
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士異
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
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

學源流

卷之二

十二

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
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
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
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
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
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遺事 三條

王信伯問學于伊川曰願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取理程
氏外書

浙中王頴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恠舒州有語錄之類
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

禮朱子語類

王著作集四卷陳氏曰王信伯從程門學以趙忠簡薦召對賜出身秦檜惡之會其族子坐法牽連文致奪官以死文致通王氏曰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寒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着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達不在游楊諸公之下矣

詔按王信伯在程門後來最稱高弟者而所論述皆涉于迂遠嘗見震澤記善錄云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然伊川亦嘗觀尹彥明所呈諸語錄曰若不得願之心則只是記他底意思吁程門得伊川于面不

國學源流

卷之二

十一

得伊川于心甚者而反與伊川之言相背馳之無他人人淫于佛老之徒而不知聖賢所相傳指訣故耳故觀王信伯之好異則知世儒好異同乎信伯其終不流而為信伯為信伯者寡矣

微言十一條

王蘋程氏春秋語錄云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程氏經說下同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呂涇野釋曰春秋以獲麟絕筆豈得無意 詔嘗聞呂師說孔子志在春秋道獲行春秋可無作也遑遑七十二聘而

卒損于老此得已乎春秋以麟而感亦以麟而止先儒謂春秋以天道終詎不信哉春秋作萬世帝王祥麟異端在孔子矣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上蔡語錄下同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先生自少時未嘗來輅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三峽使者相強不可詰其故曰某不忍求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至晉

國學源流

卷之二

十一

壁間先生曰母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驛客當不竟不乘輅亦不帶名程氏外書下同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伯淳謂天下之事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減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人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治陵記舊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
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懷然謂門
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恨古之豪傑也惜
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朱子名臣言行錄

學在暗室

詔按此慎獨工夫萬古聖賢作用第一着程子獎緊莫切于
此蓋人心如室暗室中神鬼森列意念少差便不可測人
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而天獨知之人能外天乎故大學小
人閒居之際中庸尚在爾室屋漏之間拳拳于慎獨發明
懇切慎獨慎字從心論學者遠處須斬丁截鐵時以一心

學在暗室

大學之二

十

提省之痛以一敬字把捉之以祈不愧于天斯于道有進
步處

李文定公為舉子時從種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
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贊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
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番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
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令門
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為宰相仲塗門下
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
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
次為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為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
為伯溫云邵氏聞見錄

答是以道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
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見呂氏雜誌

曹彬攻金陵世克忽暗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
非藥石所愈惟願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
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
城中皆按堵如故曹彬克江州愈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
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矣程頤云涑水記聞

伊川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
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名臣言行錄

詔按此伊川自叙其平生用功次第遠處可以觀古人之學

學在暗室

大學之二

十

伊川六十後方著書是何等造詣却過云不得已前輩謂
人非五十不敢著書蓋識見未真履歷未透故耳此伊川
所以易傳直到涪陵歸晚年始出之中庸解稍不稱意直
焚之矣古人立言不苟慎重如此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
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次曰
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穉矣見伊川上谷郡君家傳
異時伊川同來公機訪先君先君雷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
面前食子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之
相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數曰平生唯見周
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易學辨惑

提述

公諱迪字遵道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
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
困之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
網振條析發微詣極水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
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
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人如
此遊太學舉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
藐然少年周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手以推先伊川少
然可雅器許之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
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
吾不及也伊洛淵源當蓋墓誌畢

遺事 六條

伊川答楊迪書云相別累月前承惠書悉已赴京故不復奉答
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
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偽矣是宜精
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遺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
詳思當自通矣夫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
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
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二程文集下同
伊川與楊中立書曰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
來書知赴新任甚慰遠懷順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

居伊力薄未能遂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乎孰大於是赴省試令

予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獎當成遠器

楊遵道問因見李顥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屈以直

道順理而養之却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兄無此言舊

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別舊見只有李顥

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

李顥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朱子語錄問遠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

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

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

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濬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

蚤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朱子語錄下同

朱子跋楊遵道遺文曰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

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為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意

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鄭

絢而得之公孫晞者急披疾讀驚喜甚然其文不過五

六篇而眾識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

易第二書則明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水解的破者耶至於

陳李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

書而考之也獨憾經晚附母而始還遠祖享先而雜用異教

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為者且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

或有亂真者歟文集

大明終始得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有楊邊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

微言三十九條

楊迪伊川語錄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程氏外書下月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下月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長卦可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屬前無非是物物皆有

問學源流

大卷之三

考

理又問如荆公同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然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程氏遺書

呂按格物在理不在物格物之功在心不在書荆公刻舟求

劍者也不知物勢安知物理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付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怨便是好處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兄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范趙問先生先生曰某起自草萊三辭後受命宜有為妻求封之理又問乞恩如何曰只為今士大夫道德

乞字慣又問對父祖曰其說甚長二卷五條

以問之師曰願親以爵祿不如願親以道貴人與德人于世

相去遠甚今之人只知有乞于人不知有乞于己者伊川

對范堯夫二公封父祖之問曰其說甚長意深遠矣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以下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

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矣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

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不學便老而衰

問學源流

大卷之三

考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答云族

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善

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

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又從先生想都

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

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也

楊氏應曰按宋史奸臣傳載恕有子居實有異材八歲為明

妃引黃庭堅晁補之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蘇軾

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朱子嘗編楚

詞後語亦收居實所作秋風三疊謂居實為此時年未弱冠
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
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不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
量哉竊謂龜山嘗師程子復令其子連受學焉居實天才如
此使得及伊洛之門必能蚤有聞於斯道不徒為詞人之冠
而已是則恕之所以教其子者已愧於龜山而況於他乎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所不
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
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
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

國學源流

入卷之二

九

得以為孝有餘也孟子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
有餘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
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瑾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瑾却未
見其已伊川至論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閑人相公將
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
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
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
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靜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文潞公止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洛
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肯明
目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詞馬
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
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恭筆視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
禮敬如此洛後記善錄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
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順貧也公位宰相
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

國學源流

入卷之二

九

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程氏遺書

詔按伊川不受韓持國黃金礫子及呂汲公之百緡人皆以
伊川為大教已甚夫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而不
知伊川所見所守處正合于孔氏聖人家法孟子曰焉有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取予辭受上君子大節一革一步不
可放過苟出入間為欲所使少以貨取焉至于敗名玷行
世之儒自欺欺人為此累者多矣而顧藉口以孔子為大
以伊川為執嗚呼吾人不到孔子地位怎敢說孔子只當
以學伊川為是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
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

自謂此是順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
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游後記書錄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
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二程抄釋下同

今日雖信鬼怪異說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
其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
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
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
耳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
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知無敬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
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人之端也惟
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程氏遺書下同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
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
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為大
惡威儀格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朱子曰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尋常人如何
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幾執
捉得定有箇下手處

語嘗考晦庵蒼童叔重書云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是
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
于此處實用力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余謂千古聖賢
頭腦不外于此程朱三先生平生是如何做工夫者于此
箇學問上看得恁地極是透徹說得恁的極是警勸
若要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使自然不學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
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人常帶已如何不必恤浮議

呂涇野釋曰若聞過則可詔謂因人言而反己因人言而改
過此亦是進學處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墓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
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余中亦附其所錄二先
生語可警發人者于此又曰惜乎不壽使三人者在子程
門之道必有所發明余于楊遵道亦云

練繪

字質夫浦城人少同榜時游程順之門順甚器之大觀中擢進士科浮沉州縣不以軒冕為榮而以名教為樂官至奉議郎八

微言

楊龜山與練質夫書云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其大焉知萬物皆備于我則雖行止疾徐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知自己求之以質夫篤志彊學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龜山文集

林志寧

建州林志寧出入潯公門下末教潯公云此中無以相並有二

學源流

卷之二

程先生者可性從之因使人迷明道處志寧乃語游酢及楊時二人由此遂請程氏求見通志

方元宋

字道輔莆田人嶠從子少與伊川同遊問學書問往還至數十紙有口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上又曰老夫怕執筆非吾故人不復作此書仕終宣義郎威武軍節度推官通志

遺事

伊川與方道輔手帖云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椟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師之言辭辭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

道勉之又勉異口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二程文集

文公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云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為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吾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上簿士又并其所藏數帖模刻於家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晦庵文集

右以上程門高第四人從游往來三人程氏學其見于吾閩者如是謂斯道流行天地間不息自堯舜禹湯文武來道在東魯自濂溪二程橫渠來道在南閩閩自龜山

學源流

卷之二

明道穎昌有道南之嘆而游定夫初與林志寧龜山往復二程其在程門之久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龜山子迪并王信伯皆為伊川龜山所稱許嗚呼觀教公見稱于師門者如此則其所造詣者可知矣然晦庵嘗曰學者省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又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又謂以余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吁傳程氏而不能不少惑于佛者游楊繼游楊而起閩異端而統一聖真者晦庵故余述閩儒而首游楊以見吾閩正學之源流所自來於此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二

關南道學源流卷之三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胡安國

文定公武夷先生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於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已時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鑒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其文課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兼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

關學源流

六卷之三

七

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倡名宰執以策中無祗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次親擢公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雙居上列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矣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才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案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

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持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已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鄧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辯落帥曾公孝廣來言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疑然不動賢於人逮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鞠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荆門潭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食而親心適焉旣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

關學源流

六卷之三

十一

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寢高卽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不能朝叅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遽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指館舍中大嘗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旣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嘗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綱大異敏諱世勅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卅除起居

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操事宰物之權也陛下肯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畧必有所遵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結效未見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於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經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漸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

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極論之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鼎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鑒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茶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果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為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則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進王襄領所部兵輟朔漢上不復北顧大畧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珪行李綱責詞實乃為綱游說珪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讀奏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間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群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

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果從而擄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
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
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
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
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肯寬不遠今上登極召公
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趨
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於心意益戾公
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
黜凡開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
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懇懇妄發
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輒給事中張執中彈

關學源流

天卷之三

十一

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爲公可用再以給事中
召命州郡以禮教遣子寅時脩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
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
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章吳越遂具奏
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燕侍
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
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
大典義理奧九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我禦侮之際
虛費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僭恢復寶圖使
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潛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
矣除燕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

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湘諸軍
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
傳會猶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
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懣皆不能平及
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儉合苟容不顧君父
公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
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
致朝廷侵奪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
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
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
恥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

關學源流

天卷之三

十一

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
黨魁在鎖閣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檄秦檜
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僱寒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
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
官象之又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
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罰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
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
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
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璠
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
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

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頽然常世之念矣初王荆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義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裏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闡學源流

八卷之三

七

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七而耆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脩德之方善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脩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剛潤繕寫奏師上榮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

公按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脩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棊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邪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謀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舊僚行于渚官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服書公

八卷之三

八

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相坐講論不覺日昃云某也予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阻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報報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間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杖屨子弟定有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處必類臧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

窮理之漸以故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荅韓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足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尤四端博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通莫可致詰接物處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

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臘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藥治秫米潔器用節膏量無不親之於其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蓋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建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馬二程門人侯仲良父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爲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晉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嘆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附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

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部宏右水務郎女適右進功郎
孫大原大正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傳聞純
行不差謚爲文定見伊洛淵源集卷七

遺事 二十一條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畏也更
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文定爲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爲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
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爲湖北提舉是時
適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於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遣人
送書上蔡亦不復循知縣迎見監司禮文定入縣遂先修後
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于上蔡者爲多語類

聞學源流

八卷之三

上

楊氏曰庶按謝上蔡答胡文定書云承喻進學加功處甚善
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着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
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
難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
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方有入聖之理夫上蔡之答文定如
此則文定之學得於上蔡爲多者於此亦可以見矣見上蔡
文定氣象溫潤却似貴人語類下同

問本朝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得于己者
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文定之學比仲舒較淺
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
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皆陸

宣公之論事却精審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之臨
事又恐却不如宣公也

紹興中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張浚薦安國
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
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
者師孔孟而禁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願於易因理
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
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則狂
言怪語豈其文哉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
不以取予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願
與兄頤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明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

聞學源流

八卷之三

上

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
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
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資治綱目下同
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
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
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
習亂倫賊理用夷變夏始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
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
下而卒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
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
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

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殿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于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復性急矣

文定本居籍溪恐其當衝世亂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師聖令其遷謂亂將作適遷衡岳下亦有一人侯令其還不從後不免文定以識時知幾薦侯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爲密教程公異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係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

問學源流

卷之三

上

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房中歸與開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議論國政侯有詞掖經筵之召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朱子語類

文定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類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

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類子所樂者何佛曰不過是說類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類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胡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立食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真西山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云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脩己接物無間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如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于家者可知矣

問學源流

卷之三

中

致堂序武夷集畧曰先臣夙稟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爲居以義爲用以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爲効若夫記誦訓詁辨說詞章之習不一與焉因事有作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於公卿或醉酣朋游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澄明往昔昭迪來今也文獻通考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公文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見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過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疎

勳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力於斯文矣建寧祠記

曾吉甫亦文定書中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得文定便許可之他便只如此住了語類下同

胡文定初得曾文清時喜不可言然已仕宦發發了又恭禪了如何成就得他

胡春秋得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胡春秋說得太深大義正 又曰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曰兒曾外甥輩比過治字在寅為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

闕學源流

太卷之三

三

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宜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即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替矣文集下同

文公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虧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縣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跋胡文定公詩手探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

非龍象大川堂堂總不知 踏遍江南春寺寺野雲蹤跡去

還來如今宴坐孤峯頂無法可傳心自灰 明公從小便超群佳句流傳繼碧雲間道別來諸念息定將何法退魔軍十年音信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千身

文公曰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墳僧妙觀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

微言四十八條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

闕學源流

太卷之三

末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不同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詔按文定聖人志在天下國家一句蓋盡出古今一箇活聖賢心事樣樣徹矣聖賢心無窮達而惟以天下國家為念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遠在上得時行道功在當時孔孟窮在下著書立言功在萬世天不生數聖賢宇宙綱常人極有立乎畏天命悲人窮聖賢之心蓋誠有拳拳不能已者故不懷寶迷邦不希世求合又何獨程伯淳然也文定在宣和紹興中自登第迄休致不登六載退而開居衡嶽著春

秋況酣三十年晦庵在乾道慶元在朝不論四十日歷外
僅九考餘惟乞祠請間以訓釋六經語孟群書爲事蓋聖
賢進不得行道于時則退而著書以明道于後此豈其得
已者哉余于是知天生聖賢之意而聖賢所以自爲者真
是不苟蓋志有所在也

胡文定公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曰豈有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語類

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
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見性理

時政定計論曰養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陸
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計賊則未有

國學源流

入卷之三

七

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
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武夷文集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
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

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
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

者也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
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

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繡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
壯則強以曲養氣自反而不繡則孟子所謂緩而狐偃所謂

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
益新敬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乾爲剛氣可寒乎所謂製爲
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慶論曰人生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
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
節和氣綢繆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睿心廣大固當不
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疎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
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
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
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

國學源流

入卷之三

八

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力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
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詔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
制之獨以威刑外施恭橫之戒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
使之將說說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康間事變屢更當時固有名蓋
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
祺朱光燔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
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
到也

龜山谷胡康侯書曰示論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
欣慰若編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

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修身慎行
遺力矣龜山文集

上蔡谷胡張侯小簡云永進學之意浸確深所望於左右儒異
於禪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具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
住宅二三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忽朱君問進學可
喜向亦嘗講仁敬之說當不忘之游於河南之門者甚多不
知從事于斯則見功不速行之方可信此語也上蔡語錄
胡安國家本二程語錄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
不是二程抄釋下同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
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
學源流 卷之三

宜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
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
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思慮不得至於苦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
惡

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
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
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涇野釋曰樂便是道而人未之識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寧所聞

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
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告之也

煇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棧所論雜說
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置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
說如何先生曰順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順心只是記得他意
煇自是不敢復讀浩復記善錄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實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
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程氏外書下同

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
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

服便是為善之具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
於庭明道曰穎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
中乃許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
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
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
在近父老病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完

子謂尹煇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邵校文定求程氏語錄于龜山龜山謂得五六便可下手又曰近宜幹喻子才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朱晦庵有書與劉共甫諸公謂刻程氏語錄固以胡本為定然須訂其中差誤文定拳拳于程氏蓋其所與游者游揚諸公所得者上蔡平生趨向所為的是伊洛是可謂得所宗矣其學卓然一出于正如此

胡文定上蔡語錄云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而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幸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問學源流

卷之三

主

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在彼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從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鳥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鳥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吾儒以名利關為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為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為宗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終于無異然而不同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不問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而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不同曰為他見得天地進退盈虛消息之理便敢做大于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他只見得這些子便將此事把在掌握中直敢做大以天自處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衆人不敢仰觀視他將做小兒樣有直是不官你也可謂豪傑之士

申頴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問學源流

卷之三

主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額有此其憤悱如此侯子雅言

胡氏傳家錄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裏想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妄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須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顏

子欲要請事斯語今實實萬倍不如他如便受一切掃除
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天理怎生掃
除得去佛大藥是自為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
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為自已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
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詔按上蔡此段言雖正但終露出學佛本相來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
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
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曰近日事
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
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金

國學源流

卷之三

章一

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
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後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
是會煅煉得人

敬是常惺惺法

古人千言萬語許多模樣只要得一箇是字

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朱子上蔡祠記曰先生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
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
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
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幸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
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

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與學焉其
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閑辟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
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吉以發其趣而
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
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胡氏傳家錄云蘇季明從橫渠最久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
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嵒嵒瓦縫參差切降霄
蔡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懇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
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
合即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
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

國學源流

卷之三

章一

朱子曰蘇博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之
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處耳詞之未瑩固
若可疑然蘇以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
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為蘇公之是非也

又云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箇
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為釋氏是自家元不曾
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
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
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矣同傳家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
中脫生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

固所未有至於 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 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亂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伊洛淵源下同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學源流

卷之三

三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傳家錄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晤乃策杖訪濂溪濂溪晉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師聖後遊荆門胡文定晉與為鄰終焉愚索侯子非別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題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為同門友然視予為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諸按文定之學雖未親到伊洛之門而與伊洛高弟諸公遊實本于伊洛然其所見所守能自開大把持無少沾染移易處故與游揚二公處退則不敢放過時有所論著解釋春秋成一家言與侯師聖往還而論議不墮于侯氏之偏與上蔡游得于上蔡者為多而或不溺于上蔡禪學之說胡氏家學源流粹乎一出于正先儒謂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嗚呼文定豈直為吾儒中豪傑已乎

學源流

卷之三

三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三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四

羅從彥

文質公豫章先生

字仲素劍浦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其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云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粥田畧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於是歸而盡心力以事龜山挹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耆年聞先生爲伊洛之學于龜山之門遂執子弟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論語孟子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諸生宗并張元侯待講行釋菜禮有涿泗斷斷氣象舍人呂本中以詩叙之龜諸夫子廟壁先生山居有類樂齋詩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濯纓亭每賦詩以自樂所著遺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遊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甲偏乙和卒給夷狄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

語台衡錄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子敦叙早卒無嗣 豫章集

遺事十八條

政和初龜山先生爲蕭山令先生徒步往學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心傳之秘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見年譜及道學傳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又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止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適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適自然化矣延平答問

陳幾叟跋先生語孟師說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

閩南道學源流

大宋之四

上

龜山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

邵按龜山告羅仲素饑渴心害一段此最學者入門緊切當

省惕庶世之學者因外物紛營 斷從其心却是爲何故
貧賤汨于饑寒不能自振拔起以饑寒害其心富貴流于
逸樂沒身在逸樂上謀遂以逸樂害其心然此猶其下者
耳其他耽怵文詞訓詁權謀術數以至馳神于異端玄妙
皆是害心處不可不省蓋人心有所溺便擾亂只是沒識
見其看來學者最要立箇心心立得定看得破放得下不
爲外邊物一切諸世味所動本源澄徹志趣高明此上于
進道却是有儘可商量處

延平以書謁先生曰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習有年矣况嘗
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
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

關學源流

太卷之四

三

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使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
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如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
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管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
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
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爲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
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
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至於心之不治有沒
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
妄意於此雖知真儒有作開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
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心會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
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

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叢棘焉而不淨守焉
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
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累哉豫章文集下同

胡康侯答羅仲素書曰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弑
君受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爲是作春秋戒
履霜之漸明嫡妻之別謹夷夏之辨其微辭隱義抑縱予奉
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故觀百
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聚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
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
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許止以不
嘗祭而書弑趙盾以不趙境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弑

關學源流

太卷之四

四

陳乞以流涕不從而書弑至於樂武子親殺其君州蒲而不
書楚公子圖親弑其君却敖而不書鄭公子騂親弑其君而
不書邵郕閔職罪歸齊人而不以盜稱里克害戚存其官而
不以賊討春秋舉法易爲輕重不倫如此哉夫聖筆誅亂臣
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而未發之也宜熟思之足下又
謂因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而知春秋爲百王不易之通法
不知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曆
周冕詔舞之類若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備覽并以見教以啓
發其所未聞不勝幸甚

羅莘田集二程語孟解卷後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
欲到聖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瞻詳備然終不得

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游樞衣侍帶二十餘載窮至
得洛中橫渠語論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
不加文采錄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為友得其
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于南齋授于此本廖諱衡為
龜山之姪婿議論尤得壺奧

羅博文書議論要語卷後曰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眉人
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妻公轍紹興乙卯嘗為延平學官
此題云傳之郡人彭君今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
飄散未可知觀其議論高致具有用之學致主庇民修身養
心盡在於斯於是知先生之學不為空言也歸當以示友人
朱元晦而審訂之

關學源流

大卷之四

五

羅緯跋諸子姪文曰羅古人即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
撰此以勉之況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也故曰仁者
之言其利博哉

羅先生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簿卒于官無嗣喪不得歸者數
年族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至汀州遇寇竊發
遂寄歿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門人李恩中始為歸葬于本
郡羅源黃際坑之源母夫人墳側然先生族弟輩題先生集
二程語孟解卷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于汀州武平
縣龜山先生荅胡康侯書亦云仲素死于道途又與前說不
同未知孰是 曹道振年譜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

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蓋亦是心
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背嘗疑其與前所舉有微
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
剖析毫緒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
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
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
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
力辯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微病
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
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
通天下契便不可語類

關學源流

大卷之四

本

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
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
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
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
通天下契便不可語類
為夢得序先生遺稿有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諸極上
按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
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遵堯舜錄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
春秋等解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焉詩記東牘其言講明自
得之古深焉為時多故貴志而投道之不行有以也 陳康

先生任職日漸接洽涑泗之正傳蓋遺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
平集涑洛之大成所傳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三
先生皆劍津人一脉相傳又他邦之所未見

劉將孫曰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
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
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續論未有聞
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者舊聞久乃得延
平問答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輝以
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
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初不在於言也
豫章集下同

國學源流

八卷之四

七

楊棟請謚羅李二先生狀曰臣聞見龜山楊文靖公傳之羅先
生從彥羅先生從彥傳之李先生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
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語脫然
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往復問辯而卒傳先生之
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下嗣登大
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
或賜美謚然朱文公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
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
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且聖賢著述
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顏子不著書實為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未
章歷叙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
擇而明辯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觀朱文公
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諸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
曰誦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
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又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
是也則朱文公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
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外者可知矣

博士陳協謚議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
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
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繼
國學源流

八卷之四

八

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
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遺堯錄八卷進之
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
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而創為功利之圖浸兆
裔夷之侮是其缺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
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樂見獨得其大
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
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
任重諸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
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

理切實若此著述竟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謀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廢度則忠國之誠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

雖先生遊光祿序曰昔唐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開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遺彙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辯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釋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後

國學源流

大卷之四

九

春秋指歸序云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

微言 四十九條

豫章羅氏曰人生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議論要語下同
較此者朝廷之先務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

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應恥士人有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貴士人之應恥士人不尚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為孔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邪夫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為申韓者有之

國學源流

大卷之四

十

矣此不可不辯也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及黷正直所以開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開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

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愛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愛之觀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蕪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其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

學漢書

太卷之四

主

必能拒諫

三代法度泰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嘗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見宋史道學傳及文集下同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

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豈虛言哉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秦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

學漢書

太卷之四

主

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哀爲戒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安得不謂之福乎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愛其君諒哉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魏龜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宦官殺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

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奸臣不能亂之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后患妃蕭嵩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國學源流

天卷之四

七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其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秀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嘗緊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奸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肅鄰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苟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訓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尚不能免此况李林甫之徒哉為人臣者視此以爲戒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翕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觀周孔之源流

天卷之四

七

生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童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生死去就如萬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於乎學者所學自漢唐衰矣羅豫章二程先生語錄凡有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見程氏外皆仲素拾遺下同

伊川曰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秦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秦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語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

明道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見二程抄釋難記下同

呂涇野曰正叔深知君實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後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後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于不宜其妻

國學源流

大卷之四

五

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嫂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矣邵氏聞見錄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伊川二十四時呂原明首師事之龜山語錄

涇野釋曰此非但伊川早立亦原明早見

和靖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大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

不辭悟和靖語錄下同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涇野釋曰事天不是一言便了

和靖嘗請曰某今日辭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思叔詬晉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暇日靜坐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盂語曰清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

國學源流

大卷之四

六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乎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謬客觀傾側皆亂也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人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上公志意足不驕貴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肯

不為也美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靖曰就着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詔按豫章曾親到伊川之門而程氏之學所得龜山處為
故有程先生語錄又龜山書云伊川先生語錄嘗集諸門
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
編集條甚今仲素已死托其婿尋之未到沙陽志亦云先
生所輯有程先生語錄不存今所錄一百四十九條見程
氏外書蓋晦庵先生所序次也題曰羅氏本拾遺又胡文
定陳默堂亦皆有程氏外書拾遺觀是則程氏之學流布
吾閩與豫章所得龜山所傳程氏者可知矣

豫章先生遵堯錄別錄曰周衰孔子沒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乃
以其所學扇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行
當是時也闢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楊之

學漸流

入卷之四

事

之徒又以其所學扇天下當是時也闢之者韓愈一人而已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闢之其
代同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也懼夷狄之
亂於中國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書獨謹嚴本朝熙寧初
粵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孟之道倡於時以管商之法施於
政輒倒牽跖奪其義心混一莊楊湯於不法正道荒蕪士風
一變使蔡氏階之以濟其亂則其為害不特釋老與楊墨爾
司馬光論王安石釋曰異哉安石之為人也方安石未用之時
天下雖然謂必可致太平於是時也知其不可用者三人而
已韓琦吳長文與海是已而司馬光不與焉此三人者以經
術文章較之皆出安石之下逮甚以政事言之則此三人者

決不為安石所為然則安石之經術文章祇以為不辭之
而已故相繼論列者多矣唯海與光獨任其責焉彼二人之
言其理昭然不可不謂至也然帝不能用卒使禍亂成於蔡
京之手庸非天乎

陳確論蔡京釋曰楊子稱樗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莽則
吾以疾為著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確之論蔡京其言凶
禍福莫不兆見可為國之著龜者然京終大用鞠為禍胎確
言不告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
變豈不甚可憫哉

詔按豫章論治得于議論要語中之所述論學得于觀書越

哀樂未發氣象之數言關佛氏得于與延平元置心官不

南李漢

入卷之四

太

肯思之一詩其他遵堯一錄詞嚴義正允洞達宋朝國體
使先生言得行于崇寧必無北轅之禍得行于紹興乾道
必能大復讎之舉惜不然迺晚就特科僅獲試一博羅簿
而死天不欲使吾道之行欲以開來豈無故也

陳淵

默堂先生

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確之從孫得聞家學復從楊時
游而與羅從彥為友時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紹興初進
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而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
異高宗謂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辯甚當理淵曰楊時
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觀之

其見穿蔡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盡
推行其學遂為大害蓋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
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
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
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
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
論和議淵頤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備章五上益極
切檜患之復論其姻黨鄭憶年坐解言職除宗正少卿有黜堂
集三十卷八閩通志

遺事七條

陳幾叟荅延平書仲素晦迹求志人早知者吾友獨能自接陳
關學源流

八卷之四

九

俗而師尊之其為識慮宜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
門者或寡況堂奧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為殆
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倚據前修紙上語
自以為有得於聖人謹謹誼莫知其非甚矣其可哀也云
云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苟今日也
又曰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述舊學荒廢無所就正獲
罪於往日從游之賢者多矣方放待盡在堅朝廷不知其愚
冥在要地平日自誑一旦暴露益復難處想雖如吾愿中之
怨恐亦不能掩其惡也延平荅問上同

羅仲素與陳默堂書曰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
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

之不易也從彥聞尊見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應中
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設錄其書并從彥
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為然否

豫章文集

龜山題李丞相送幾叟序曰丞幸季公初自左史言事謫居沙
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為重因
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為別公于上下之交可謂無誚濟矣
龜山文集

陳了翁荅沈文昭知默姪曰思誠之道莫先於學之務學之要
在於求師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
明有謀國之忠愛而得民微而愛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補
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

關學源流

八卷之四

十

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
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蒙昧之
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
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鑑哉子元豐乙丑
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大同舍公嘗論
顏子之不還不戒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
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
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
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
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
敬予之繆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古之善學者

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不疑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輪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朱子跋陳了翁黃沈文云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

楊龜山送陳幾安南歸詩云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蒼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是時初授餘杭幾更過四明見了翁

微言三十四條

陳淵二程語錄拾遺云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程氏外書下同

關學源流

八卷之四

十一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謝從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從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從遂不行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

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平乎程氏遺書下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於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恥

按孟子養心寡欲之言養德之要伊川忘生狗欲之戒養身之本然未有欲養身不由于養德者劉元城嶺外謝顯道平居皆着力于此古人謂欲戕賊人斧斤暝眩人鳩毒學者此處最宜省惕

先生曰明道猶有譌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譌語曰明道開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

關學源流

八卷之四

十一

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等早長幼莫不肅然張澤語錄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下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等寧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辭然

伊川涪陵之行過灝瀨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鴈聲問口舍去如斯遠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帶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共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

伊川傳家錄

若不能有養只是說話

張子厚問生皇子甚見餓者食便不美

二程抄解下月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又有人問明道

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

可學否曰魏公是問氣

學源流

不卷之四

筆

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佛言前後際斷絕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

朱子曰朱公揆排禪學劄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

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

之其時呂正獻公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室

升堂者皆滿當時號為禪窟故公揆上疏乞禁止之

見語錄 按宋中葉士大夫高明者溺于釋氏一學憐小者酣于

利欲二塗九推勢所在無不朋趨炎赴焉豈獨禪鑽也哉

以張魏公富文忠韓持國呂正獻公猶盡于異說若是或

者謂呂公家三世佞佛又况他乎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

立宗子法

程氏遺書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

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見文集伊川記

認按晦庵三先生論事錄序云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

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不獨

今日余謂儒者有一段心上經綸在宇宙間自專陶鑒契

衣鉢來固非杜通典區區故紙堆中所能該括者故儒者

只當白心地上磨旋不必徒在事物叢中搜索伊川嘗亦

曰若于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是于學上理會

學源流

不卷之四

萬

理會學者斯善理會事矣余觀伊川元祐中上經筵三事

看詳國子監學制及賑濟諸論伊川豈不解事肚中無箇

通典者俗儒盲聾不知儒者真用非忌之則病而小之宜

矣

伊川云明道之罪門人朋友為文以述其道學者甚衆人各用

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

已是則同

宋名臣言行錄

陳左司理與范淳夫因論伯淳常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

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

范太史

先君病且革伊川來顧曰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

如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且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

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先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全寬路徑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即氏聞見錄

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語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和靖語錄下同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棄之矣

國學源流

卷之四

七

大觀初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方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帳門先生歿

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見宋名臣言行錄下

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猶謂肯可凡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踐及學者

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狃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或訓以事長前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絀素冠雖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親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和靖語錄又曰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優過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缺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驗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則國富

國學源流

卷之四

五

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見其梗槩矣言行錄

按程氏外書中有陳淵語錄拾遺數條見二程抄釋余平生宗西洛二先生之學為好西洛二先生之語故因萃其平日格言至行一二竊北陳熙堂附錄于此

陳淵題羅仲素寄散軒詩云南窓何似北窓涼寄傲來風各有

方俯仰尚撫天地窄舒寧計古今長酒斟盡裏浮醅綠菊
採繡邊滿眼黃萬事醉來俱不醒時飛清夢到殘星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幼不好弄坐立必莊
長從舅氏陳忠肅公璵遊踰冠乃見龜山請業焉龜山一見奇
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為叔父庭之後遊太學被
鄉薦皆不第紹興中宣諭御史朱異以遺逸薦召對陳當世大
務補迪功郎除勅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免喪會秦檜已用
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因
號西山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嘗
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開紳

關學源流

太卷之四

七

幕府不合去卒年六十有五公天資粹善而涵養有方海人終
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丁所後喪毀瘠如禮治喪
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
孤姪遺遺女皆如已子而公學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
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業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於
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
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晚以德
壽慶恩補官而卒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
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
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
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徵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

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遺事

龜山告光祖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當是時聖賢若彼其多也
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
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
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
公請見於餘杭則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學何所用心學將
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謂之仁若曰仁人心
也則何者謂之人心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愈不合於
是取論孟之書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
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

關學源流

太卷之四

八

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
後始當驟進耳

關南道學源流卷之四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李侗

延平先生

先生諱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父漢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既就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愛慕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殫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筆瓢瓢然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之

閩學源流

太卷之五

七

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王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日疾作遂卒于府治館舍是年七十有一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汪公為遣官護喪事躬視歛具同悉居數日諸子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大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

天下之大本其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此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惟心焉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端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隣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恭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身自傳而可

閩學源流

太卷之五

七

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爾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漁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頌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

我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
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
適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張乎其可以言
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
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
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
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極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
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恍其詞義以
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
辨析精微蘊蘊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義

學源流

入卷之五

主

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
以流於疑似亂其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
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
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
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
有截然不可犯者臺處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
世然發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
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
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誠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
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
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

如永壺秋月澄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而
道之其後喜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
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
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
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
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
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
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
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
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朱
子誤行狀

學源流

入卷之五

四

遺事 二十九條

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異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
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去遠處行
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
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
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
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
勝大率若此見朱子語類下同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此
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旨訣然當時親炙之行
實聽講論又方摘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

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蕭索之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若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然亦嘗議龜山之失

伊川令呂晉伯去了常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楊氏應曰按伊川先生有答呂晉伯簡謂王者父天母地

園學源流

太卷之五

五

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祀地祇于汾灘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常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食誣漬天地願以其像投之河流則延平所言是指此簡至謂此事須自信得及難以教人固矣然延平因晦庵赴召告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為今日所宜言則亦未嘗不教人也豈以晉伯不聞其去常安道像而晦庵則封事之上首用師說而所謂教人做者在晉伯則不可在晦庵則可乎

詔謂伊川欲去常安道者闢異端之心李先生謂此等事雖教人做得者是呂晉伯溺異端之失晉伯附奉于佛者也天下事非甲為即乙為以善望人此自是與物同體一種道理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切其當時為之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唐說須窮其言也切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以坐禪入定朱子語類下同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數字不分明所以辭

園學源流

太卷之五

六

多時無捉摸處

晦翁門人問李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近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靜極後義理又會得如何其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也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豫章文集

李先生有為只用蟲卦但有決烈處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延平辛巳八月七日答元晦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見學

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疎漏欲顧故處以事亦不能
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爾家人猶未歸
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些磨幾漸近道理他不
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延平答問
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
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來似平先
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能子細理會便與他
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
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關學源流

太卷之五

七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事
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惡難有大不可堪
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
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其
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
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有左氏
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

問元教授答李先生書曰仲長詩甚佳不謂志趣如此乃不永
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可歎遵堯台衡二書乃為八一哥
取去八一哥先生之子諱敦叙可惜忘錄此子近聞其為絕
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耳

羅先生與陳默堂書云愚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百以勉其
意然借視聽於聲育未知是否附首聖道由來自坦夷休
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權門
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
養疎麻後集文集

洒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持敬之心理與心為一斯磨幾洒
落爾其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
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界紛
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延平答問下同

延平語錄羅仲素先生之從孫羅博文所編本名欽佩錄其
所載多高深間又造語如諸子之立論者視朱文公所編

關學源流

太卷之五

八

問以不同

問李先生之學云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侯師聖大震羅李先生甚慳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性見之坐
少時不得只覺髮行此亦可見其蠢疎處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洒然處然猶有偏
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

其著察

文公先生嘗謂門人曰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又曰看
聖賢言語但一蹕看過便是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繞着心去
看便差過了多

先生既寒君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學固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宋史黃氏延平問荅論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楊龜山末流皆不免畧崇禪學惟尹和靖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文公始衷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於濂溪終于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馬次以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者為次以橫浦三陸以見其源

之非他人能及也日抄

永惠示二蘇語孟說儘有可商量處俟他日見面論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

風雲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洒落即作爲上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顧更存養如此延平荅問下月十一月十三日書云吾人大率坐此窘窄百事驅遣不行唯於稍易處處之為庶幾爾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為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甚怒甚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題曰中和舊說

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爾

微言 三十一條

李延平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待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延平語錄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管舉問李先生日頃年張子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日不易公看得好

壬午八月九日荅元晦書曰此箇氣味為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風俗如何得變其於此有感焉當今之詩苟有修飾之士須大段涵養醇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流俗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須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定梅花詩直是氣味深長也如何龜山詩末句云其把味英輕爾爾好哉清絕月明中

關學津流

太學主

十一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然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

延平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

蔡曾言手簡云大事未辯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辯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有非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

論語脫此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妙處然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某嘗見呂氏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性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處察然後踐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辯延平問荅下同

延平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

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云云先生曰養氣大槩是要得心與氣

關學津流

太學主

十一

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為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按欲莫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場場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

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

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處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仰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仁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有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發養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大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

國學源流

大卷之五

三

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是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

此不下工夫令凌傲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外殊哉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語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素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語只是說充見氣味深長今已抄得一本矣謹以奉內恐亦好看也文公嘗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難者之說皆非

國學源流

大卷之五

四

庚辰五月八日香元晦書曰某晚景別無他唯求道之心甚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洒落處以此兀坐殊情情不快昔時朋友絕無人矣無可告語安得不至是耶可歎可懼示論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時畧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舍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着力做得

昔則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車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評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書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朱子語類

李延平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譎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南學源流

元春之五

十五

李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持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晉情故聖人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閑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引得出來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向見李先生曾如此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

正蒙知言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及有舊書看正蒙亦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益皆不可無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澳泊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然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關礙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語間稍無間因得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終有纖奸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南學源流

元春之五

十六

李先生教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

認按于靜處着功于學者最有力明道謂性靜者可以為學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皆此意然晦庵云人自有靜時自有動時動靜時自有箇天理在而工夫又有不可偏者不然則差從釋氏去故學無動靜惟密于自修省驗操存最要以敬為主靜而敬靜時天理靜固靜也動而敬動時天理動亦靜也故伊川又有只用敬不用靜之論此說似更平正不偏知所主不俟尋求不惟靜處有功而動裏亦有所把着處觀是則未發已發渾然一中作用本源

實為過貴而其所謂體認涵養相長者大段可知矣
以踐履為問知

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番在心中為悔却是
積下一國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為何
而來即於此就本源處體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
意當漸化矣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坐
此境界中爾禪學者不然渠亦有此病却只要絕念不動以
是為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

李先生少年豪勇一飲必數十盃夜醉則馳馬數里而歸後
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如從容室中却收攝精神
地純粹所以難及

國學源流 卷之五

詔按李先生之學不染于佛專切于踐履言處溫然與心會
一味在躬行上推尋以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根基以靜
中有所主宰事求到聖人灑然處為標的所語深粹超乎
獨得前輩謂其心造之妙有先儒所未言者誠然學者深
玩味熟讀之自長一格余平生所深慕者尹彥明及李先
生二公在此皆于吾有發藥處

曾恬

字天隱公亮曾孫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
為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至太宗正丞奉檄當國恬自守不
為詘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寓上熟僧剎有上蔡語錄二
卷泉州府誌

遺事二條

曾天隱嘗言上蔡云云上蔡曰用得底便是以其說繁故卷以
是又嘗問恭敬字同異曰異如何異曰恭平聲敬晏聲上蔡
英發故明文定喜之想見與游暢說話時問也

予于上蔡語錄序云謝顯道學于程夫子昆弟之門為志力行
於從游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
者蓋鮮焉二家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故後得文定公家
寫本二篇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繁領指示
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大槩撰
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其外五十餘章中至紙程氏以助
學且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蕪無稽
國學源流 卷之五

微言 上九條

曾天隱上蔡語錄問忠恕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
心而已恕天道也伯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
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恕朱問天地何故亦有恕曰天
無意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為一故有意必

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問敬之貌如何曰于儼若思時可見敬之貌曰始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常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適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之間耳又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怕受通之說曰豈免念起須是識得念起時曰初學莫未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認按聖門為學不脫一敬字上蔡謂于儼若思時可見敬之貌上蔡嘗又曰敬是常惺惺法人能儼若思而又以常惺惺主之便是主一便是合理存于中發于外不假矜持念起自能覺察勿忘勿助間從容和樂禮樂于是出矣故金嘗謂敬是為學之法儼若思常惺惺是為敬之法

問學源流

二卷之五

九

問堯夫論霍光周勃做得許大事只為無學問無學問人做事好惡直到十分偏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不肯枉尺直尋是否先生曰此亦一說真儒不到得窒礙處不能通變乃腐儒爾此漢高所以慢罵者也

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屬須存這箇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方可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雖某不曾錄因言二劉各錄得數冊又云一段字纔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硯筆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程氏外書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覽之覽字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思古之學老有應服之說益有所得以經遠服可也無所得所謂牛皮也須穿透

學者雖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伯淳嘗有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執不閑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昔日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四十萬人死于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總之常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按總老此言非實知吾儒實地尋求也渠只欲接續人成其妄耳天下之理本實釋氏只作虛無虛字看差却渠識處只是箇虛便以為真識得處只是箇虛便以為真得

他那裡曉得吾儒誠明之學吾儒底自實處做來徹上徹下有箇田地可把着渠釋氏自虛處做來捕風捉影到頭只成一幻耳渠在人倫物紀外尋求箇心性總老識箇甚得箇甚之言一似說夢吾儒不曉他及惑之只是打不特破渠底這空字

劉元城曰誠意積于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

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顏子工夫與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

便是我寫理之至自然下而由之思而得之理也
理必於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己一處理通
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也

問子思曰小人之中謂小人何故有中謂曰小人自以為是以
能安常習故處故中而致無忌憚也古子而時中者無往而
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
以愛許為能便不壞了惟字

問敬與有其言曰執輕如不克執重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
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曰學者未能便窮理其理先
事而日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從事上做工夫如政人
物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動而靜者

多者靜不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呂按上蔡語錄李延平先生極善之皆于日用平實處下主

大而晦庵平生所編緝纂錄不能已其傳于吾國可考者
如此然曾天隱所錄者宋深胡文定所錄者精約讀之學

者可玩味潛思入門下手便有箇底着落田地土蔡所著

所學如是使不溺于佛其在程門超越諸卓乎不可量

矣

廖剛

字用中順昌人從陳肇揚時學崇寧五年登第宣和初權監察
御史時蔡京當國論奏無所避以親老補外紹興中為吏部郎
官請借傳制選精銳為親兵又乞經營建康以杜金人窺伺之

遂請除給事中言欽江淮屯田三策封還章淳二十餘日徙戶
部侍郎以徵飲閣直學士知漳州日食求吉請正建國儲君之
號高宗然然越召赴闕拜御史中丞奏檜風剛欲斥逐異已者
若曰紅面從人非吾志也後論其因黨鄭億年檜益嘖之金人
敗盟剛乞起舊相有德望者處近藩檜怒改工部尚書尋以徵
飲閣學士米利子遲迨遂逐皆秉檜節邦人號萬石廖氏通志

遺事 三條

握監察御史足跡未嘗及權門靖康中除工部員外郎兼侍講
乞罷高檜使遷給事中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迷國本末追貶
其身且詔其子若孫不得官于朝于是章傑自郎中出知
州蔡僅自寺丞提舉江東監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

示懲戒與之祠在漳州二年詔至闕有中丞之拜首奏臣職

在持繁奸邪當思大體若乃收拾細故矜一得于狐兔之微

則非臣之本心志

或問為善為利處因舉龜山答廖用中書云龜山說得鶴突用

中認得不仔細後來於利害便不能分別紹興間秦老當國

方主和議廖有召命自無所見却去扣其平日所友善之人

鄭邦達邦達初不經意但言和亦是好事廖到闕即助和議

遂為中丞幸而不肯為秦檜大恭嘗諷其論趙丞相不從遷

工部尚書遂以此去 朱子語錄下同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

怕賢錯認以利為義也後來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

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二人皆要不主和議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與葉孝先商量更輔之以和議及為中丞又薦鄭毅然廖終與泰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

國南道學源流卷之六

林光朝

文節公艾軒先生

字謙之莆田人壯歲聞吳中陸子靜學出於尹焞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踐履之學言動必以禮南渡後以洛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平生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其言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句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學是註脚陸興初擢第乾道召對論近習出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遷著作佐郎張說除樞密獨不往賀淳熙中為中書舍人謝廓然由曾覓得賜出身入臺光朝封還除目不草制改工部侍郎卒諡文節學者稱艾軒先生八閩通志

遺事十二條

公學通六經旁貫百氏四方之士樞衣從學者歲不下數百人時論翕然有南夫子之號而吾黨之士識與不識皆以艾軒尊之朱文公謂公為後學之所觀仰葉水心謂公為時人之所推尊著庭訓之則曰艾軒吾師也故相陳正獻公則曰艾軒吾友也其為人所尊敬如此公為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公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孝宗嘉嘆以為此說深得聖人之旨蓋先儒所未及龍大淵曾說以潛邸恩寵進隆興初公與劉復之進對頗及二人罪由是補縣丞說再除余書公不往賀淳熙五月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山公疑之不肯書黃以為科月

太沈名器太輕天子知公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公之節操如此公歿後六年甫之士思其矩範爲立祠趙忠定公所作有祠堂記

公提點廣西刑獄淳熙改元易使東路二年茶寇自荆湖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公自將郡兵檄推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其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公轉運副使公謂賊勢方張番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俘獲相繼賊驚懼宵遁上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文閣明年召拜國子祭酒四年二月乙亥駕幸國子監命講中庸上大稱善面賜金紫

呂太史答潘叔度書云艾軒怕事自來如此然資質終是長者

國學源流

卷之六

三

又云沈子壽繳章乃謙之第一義析其萌芽亦不爲無益也又云林謙之以繳新端除目遷工侍次第須決去就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平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又先是艾軒負士望在後省久未有建明呂伯恭私惜之謂所知曰未知此老若何收殺及是繳廓然除命士論始服之

見艾軒文集下

忠定趙公記先公行實云汝愚登第時先公無喜色後與興化人林光朝相繼入館公聞之喜其朱文公作篤行趙君彥遠墓碣云汝愚從儒籍魁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汝愚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

正獻陳公薦充學官館職劄子云林光朝明經博古通練世務

行爲一郡所推文爲多士所服居鄉教授從游者常數百人郡守監司頃以孝廉舉于朝屬多事未行

陳正獻公文集

朱晦庵曰這道理易得而難明熹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雲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爲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

東萊帖云艾軒與張欽夫所居連牆日夕講論殊以自幸南軒帖云伯恭鄰牆無日不相見謙之所居亦隔一牆耳又云此間謙之時得往來益相去數步

真西山跋東萊南軒與劉著作作帖云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

國學源流

卷之六

三

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分數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與

林希逸艾軒集序曰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日者聞於吾師樂軒曰綱山盛年挾冊從師四方率以不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闌聞有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惟是人家睡夢是獨自作綱山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自此先生餘三十年王融陳叔少從先生於紅泉一日出掛客其容猶然先生曰心不負人而無慚色叔盟悟而自戶遂以行義名叔盟受詩於先生嘗與樂軒讀國風於古寺吟賦累夕俄而至采蘋掩袂泣頓得中庸之旨叔

盤喜以告網山網山遂以樂軒見先生曰吾嘗謂若詩不歌
易不畫無悟入處今於元潔猶信吾詩不亡矣其遺言若此
者皆失傳又曰先生初補上庠嘗就月試考官夜得其文聚
同列以笑少司成陳少南且許之其曰非謬也泰有數語誠
可哂索而視蓋筆以兵勢問而先生之對有曰譬如嬰兒夜
啼拊之不止啗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為虎嘯狐鳴則其
啼如室少南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真首選長懸曰已
得一人矣幸次之少南曰毋使居人下不然寧熟之語頗侵
司成少南竟以此去國先生聞而嘆曰甚矣知己之難棄其
籍而歸一意聚徒講道不復試成均者十餘年年五十始以
鄉書免擢第其遺事類此者亦失傳方先生在時世號南夫

子於經於道超悟獨得直若與孔顏遇于旦暮間於數千年
因革之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既不傳而所可傳者數卷僅爾
茫茫宇宙不知幾何年又有此人物嗚呼惜哉林竹溪稿

制行似黃憲當官似陽城誨人則王通見趙汝愚祭文

陳宏文軒集序曰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為世所宗而學不多見
學者好之如嗜然歿五十年始傳於世先生行古道言動
為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
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推第奉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

間天子幸胃監命講中庸王吉嘉嘆擢直學士出使入朝狗
義忘私無田無官以遺妻子獨當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
森嚴奧美精潔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

道者先生直數語難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
乎昔楊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
振宏於先生之文亦云見後書文集

劉後村艾軒集序略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
淳間大儒同入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
生如敬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轡弓殺梁平處
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岵嶽之
碑岐陽之鼓矣向使先生希肯書行必根着不去為李嶠為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為李藩為宋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與
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
散佚後裔陳公必所序者纔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

拾葉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後村文集

周程夫子倡道瀛洛而龜山道南一派遂流入閩由羅仲素李
愿中而有考亭由王信伯施廷先而有艾軒與象山南軒東
萊並峙一時聚徒講業時艾軒年尤高號南夫子云考亭之
于張呂往來辯析註釋經傳象山則厭拘牽文義直以超悟
為高艾軒嘗曰云云即是觀之艾軒深造獨得要未易窺抑
猶在宋陸間乎莆陽艾軒

微言十七條

橫渠云置心平易如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
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
事此真有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事者林艾軒嘗云

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問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頭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有得一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觀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

朱元晦答林謙之書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蓋非思慮揣摩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即已

周學源流

八卷之六

七

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番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眾此風盛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文集

林文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易也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

不利之有朱子語類下同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須待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大冲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陳寔嘗寧元德秀資稟如許數百年中遇一見又却不聞道此為大可惜見文軒文集

大九舉措須當愛重寶不得貨自在豈可有此忙迫氣象耶此五十年布衣受用不可不使仲蒼知之

其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案頭緣故書以此為寶曆日子然往往為俗事所分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齋每以此自警某亦欲集聚偶然所見

周學源流

八卷之六

七

虞謂之六經章句得十年定坐方可畢此心

人事煙綿無休歇時可是問人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

世間惟有榮辱毀譽不到處為建德之國要他富貴是何時惟一日享得一日快活無事為吾人實歷處

儒釋之分若青天白晝近時說論語大事會儒釋為一條不知聖人一出語無非日用飲食之事若真實見得太虛中真實有此理即論語通其注脚耳

與楊次山書王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為之出涕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

矣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又初讀
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
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孔子之門恐
一日著脚不得其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
入得此窠樣中乃為無愧耳

龜山之孫

與范帥至能書云天下閑人自應少看了錦官古跡却歸來袖
手亦未晚退之一生辛苦故有尋思百計不如閑之語舍人
於應酬紛拏中乃如無事書卷且不廢恐石湖一境不為徒
然耳

艾軒集下同

又曰三十年來案頭繡坐無一長進從來不知兵今乃以破賊
聞不能無慚色也舍人節制全蜀事權不為分上之所倚重

聞學源流

卷之六

八

者如是忠武侯當倥偬之日應接不少停而天下視之常若
虛中堅臥何意於事功者

與趙著作子直書云詩本義初得之才廿五歲如洗滌腸胃讀
之三歲旋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是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
多如此若補亡鄭氏所序此為無用之學若鈔山坐得定當
作數段去大家評量看如何古人著書直是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豈如此苟作也

與林東之書云儒者亦須自見得如此委巷之人不通今古便
事事聽人說何嘗自有見處何處日者不說一邊話何處士
大夫不道他曉得風水至竟無一著實處呂伯恭辦喪葬一
切如禮經除朝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信如此

耳平時交游零落無幾人生不堪把翫言之悽愴實之疾
而死士大夫究惜之

又曰西軒及方正字一生來不知有舉子調度亦只三十以前
隨例取科名此等人物數千百年偶一出胸中所存豈直為
一第輕重耶比已遣人去乞祠恐必可以出領往來山中親
舊時相從此等樂事在人間為第一但有杯飯可以過殘年
此外何求也

按林艾軒之學出于尹彥明而其踐履言行處亦似尹彥
明甫之人物雖盛以道學名者自艾軒始甫之元氣鍾于
艾軒寥寥數百年而世不多艾軒何也甫如方氏輩性來
從游伊川晦庵之門者頗有聞其他如鄭漁仲劉克莊

聞學源流

卷之六

九

亦博學訓詁文藝徒耳

何允

龜津先生

字太和邵武人宣和進士調廣西提刑司檢法官東平馬伸撫
諭廣西見允賢之奏為屬因授以所開於程氏之說且悉以平
生出處大節告之既而伸坐論時事貶死允歸守其學不少變
紹興中為辰州通判親郵報秦檜自陳存忠之功謂他人莫預
允徑取所斬伸車狀達尚書省以明伸移檄偽楚斥使避位之
節檜惡其分已功下允荆南詔獄削官貶允檜死始復官所著
有易傳學者稱龜津先生見八閩通志

遺事七條

何允馬殿院逸士狀云公諱仲字時中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

不覺驚焉以附進晦近州縣人無知者學寧初元祐學有禁
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舉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
學者無幾雖宿業從游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
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
見先生初以非其特恐貽公累公執贊凡十友愈恭且曰使
仲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真
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
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權密
孫傳始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
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
問願不願若無何遭大變故虜人立張邦昌俾僭于位邦昌
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為
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為周公為王莽惟相公所為耳邦昌于
是俯首唯唯即趨虜帳受偽號即虜人去激又邦昌恬無自
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
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
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
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而欲吾稱臣邪出即以
繳中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
迎隆祐皇后為垂漁計其書大略云謂上天難欺下民可
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閣下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聖圖
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此所以不敢自外且效

忠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似
設飾半端惕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為亂九廟在天雖
萬無成理然仲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
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
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
自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
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君之府藏燕遊忍
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竊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
公僕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寬削上知其忠
且有功於國遂擢為殿中侍御史荆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
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者七事不
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
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寘之
死地以撲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為朝廷惜其去至戚嗟
相吊且為公危之公以僕破說道無愛懼之色人益嘆服公
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恥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榮故
人少知者不幸卒為仇陷於死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
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諡義大夫公居常稱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
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擬其大者以補國史
之缺謹狀見伊洛淵源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仲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

黜為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選都之詔也
廣年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術廣
敏而用孫龍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共給張問邵成
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
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
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
無為有亦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為
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諫捐軀為國之人惡其毀譽
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仲既速貶雖
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責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
乞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胡文定文集

關學源流

卷之六

十一

楊氏應曰按馬時中之貶汪黃機求無以為罪乃撫其嘗言
邵成章事以為趨向不正成章宦官也當時亦疏汪黃誤國
編管南雄而時中以為阻塞言路耳欽宗後思成章忠直召
赴行在其徒忌之謂于欽宗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
止之於洪州金人入洪州脅之仕不從曰忠臣也吾不忍殺
遺之金帛而去則邵之為人亦可見矣程子惜李舜象之死
朱子嘗言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同時中之意也

子何錫續記馬先生事略云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初授
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
生盡心嚴察吏卒糾納之於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
常平孫侯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檐者假寐道傍以待

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其等至無邀阻故爭先
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
即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
道無用于人也

先生在奉符孫傳伯野在西掖慕洛學遺其子見先生求二程
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
曰弟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伯野曰吾志欲
求道遑恤他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公既得此
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繳高麗祠頭罷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秦於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
具奏而先君追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不能自決

關學源流

卷之六

十二

聖子父矣因出崇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先生方以
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
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觀謝克家乃言
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觀親草降表極其華力以媚虜人
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
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
章上書事以為趨向不正遂貶公

朱子味道堂記公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踐行
終身不懈問常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取中庸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之云也自馬公沒守其學其端已接物終言造事
蓋無食息之頃不惟中庸是依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

之附錄文集下同

與何叔京書云東平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先觀前賢出處之大致先延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基輯成書以傳世垂後之意

微言

先生長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櫛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伊洛淵源
詔按程門抗節如馬公從伊川于黨禁時卒劾汪黃貶死焉
公高弟何大和上馬公逸士狀亦忤秦檜則官二公皆可

國學源流

卷之六

五

謂不負其師得中庸至死不變之旨矣其平生長興必讀中庸一過始出人以何中庸稱之者豈虛哉

王德修

德修南劍人尹和靖門人見晦庵文集

遺事十一條

朱子與王德修書云熹兒侍先君子官中秘書是時和靖先生實為少監熹嘗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為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遍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靖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弟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

獲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符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

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甚慰甚幸二說項歲蓋嘗見之其間尚有未及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語詩三復感嘆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即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為迂闊卑近亦無怪其迷於入德之方也朱子文集

先生謂大雅云簡日知問一親戚真氏見仙里王德修見教云學者要識一愧字與恥字此言却極好

朱子語類下同

一日侍坐學者問難紛然王德修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何是精如何是一而了中却不見先生曰精一則中矣

國學源流

卷之六

五

王德修言一曰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

少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命今不敢違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開却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詔按尹彥明在程門篤行君子也極為伊川所稱許所言所勸處皆與吾儒理會不因人作佛會語錄中能緊守伊川

之說無一語涉于禪或謂其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在侍從班亦同朝士往迎西竺觀音于郊外此亦和靖偶然弗

及伊川處然平生所事無一與伊川背馳涵養力行意趣切故晦庵曰和靖守得緊但不活又曰見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孩兒余謂和靖義理精純當變故利害去就然見得哭底孩兒亦無抱得

伊川先生傳及諸門人所記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於業間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意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為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呼也呂希中墓誌畧下同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順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蔡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窮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死後蘇軾于長安山中轉後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來招之先生夜逃去被虜

伊川先生傳

卷之六

十一

渡渭久之止于涪紹興間上以從臣薦召之力辭居一年後赴召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伊川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名臣言行錄

和靖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言呂氏雜志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為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和靖錄和靖語

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朱子語類

公嘗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有升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伊洛淵源

微言十九條

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德修和靖大槩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修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修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知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吾十有五

而志于學

卷之六

十一

而志于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朱子語類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又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和靖語錄下同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和靖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

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以伊
川語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
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學須是要從師然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
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
子細

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
曰學至死乃已足也

詔按王德修謂尹和靖接引學者專以力行為話端和靖益

知學者行在學者甚難亦于學者甚緊切行得便是知得

國學源流

太學之六

七

見理處明便處事處當世未有能行而不能知者學只在
箇為人不在于徒念誦讀解釋文藝而已而晦庵曰和靖主
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又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
至所見不精明無活法余觀和靖所養所學如彼檢身誠
篤言處精確啓發人非窮理格物精明者能如是乎切謂
程門之學余以和靖為第一和靖外如與叔思叔輩又蚤
死未有聞也

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
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希中輩代
作朱子語錄下同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徐度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

所以為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
又語人曰汝教虛閑自然見道

門人贊曰不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朱曰要當
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朱語錄下同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

詔按六經傳聖人之心不在言而在行言特心之所寄以成
行者耳昔人謂秦人焚經經存漢人傳經經絕意正如此

蓋誦說講解之流弊有甚于秦火者和靖此言朱子謂其
深有味和靖可謂善言經者矣

靖康元年知樞密院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
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朱熹

國學源流

太學之六

七

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
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書孫傳中丞呂好問侍郎邵
溥舍人胡安國復薦之云云謂使煇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
副朝廷亟席求賢之意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難僊集
紹興五年侍讀范冲奏伏觀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
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三十餘年得
其為人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
矜式舉以代臣乞惟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先生
四狀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涪涪人
立祠於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此行有
補于世則亦不辱其門則有之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

第八狀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順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
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煇實師程順之學垂二十年
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煇濫列經帷其
所敷釋僻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文
且仰惑聖聰煇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
捨其所學上欺君父於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宣
撫使竊見處士尹煇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偽命煇經涉大
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赴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
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
者伏望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以禮敦遣先生又辭不得已
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謂守其師法則配聖聰越時苟合

學源流

不來之六

字

則負素志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治隆紀善錄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歎然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動
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
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和靖被召時適有臣僚陳公輔論毀程學公在道懸辭甚可觀
又嘗論講和甚力 卷九尚書表書

詔按和靖之學流傳吾閩親炙其門王德修私淑諸人林文
軒余平生所深仰而酷慕者故因德修因著述其平生大
節為學要言附于此

蕭觀

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朴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

生几筵間之異與李郁陳淵羅從彥同受業楊時之門嘗各記
其書六士之所志舍仁義而何為哉惟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
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
舉得官為清流縣主簿終歲而歸不以世故嬰念徜徉間里朱
松嘗師事之通誌

遺事

先生問浦城有蕭先生顛字子莊者受業於龜山之門不知所
得如何道夫遂以蕭先生所答范公三書呈先生曰元來是
箇天資自好朴實頭底初非學問之力見朱子語錄

黃鏐

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中第進士嘗從楊時學時器重之及為工

學源流

不來之六

字

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大水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
不以實聞鏐獨戒放蠲田租十之八使者怒鏐占咎詳雅卒如
初請再調西安丞靖康初李綱宣撫河東辟鏐為高宗朝拜監
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納會廷臣奏事高宗曰鏐論人君治
心事其詳當處以諫官有尼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力求奉祠
以卒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共二十卷卷中志下同

鄭毅

字致遠建安人鏐之子也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
此篇句讀易讀邪毅拱而對曰讀書止於句讀安用之竊意聖
人之道在此書也既冠入國學嘗執父喪火延喪室較棺棺扣
頭慟哭不去已而火焚喪室柱至其牛而止鄉人名為止火柱

累舉未第嘆曰昔之求道者尚友於古人吾今未能及大賢之門其可已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已逝乃遊謝良佐之門而學焉政和六年以八行舉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秘書郎出守臨江軍司祠歸自號九思建寧府志

遺事

鄭博士其舊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人甚敬焉

按嘗云曾見上蔡每說話必覆巾掀髯攘臂其曰有他與朱子發說論語大抵是如此見朱子語類上同

方者

字次雲元宋之孫從兄畧為廣東轉運副使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筒語者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肝腸矣其說

國學源流

卷之六

七

第不涉仕途凡十八年盡讀之故事監官施廷先而與陸子靜林光朝為友朱熹過莆謁焉其禮敬之官至秘書省正字仙遊陳昭慶與光朝翁友善自號西軒為藤州教授以致知謹獨教學者終長樂令八閩通志

遺事

翁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閩清縣尉到官未一載歸無干進意計一第三十年所書載三考有旨乃對除秘書省正字初翁與林文軒俱在錢塘文軒喜李太白曼卿之為人又愛晉人風度不入俗調翁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脚不得文軒遂愧悟以翁為先開道兄事之蓋楊龜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監官施廷先翁與廷先居最久至是文軒亦定交

焉及翁歸益與文軒講明道理以淑後進朱文公嘗過莆見其論喜躍不寐見興化志

右以上胡文定公十四人皆親受業于程門高弟以其所得程氏者相與講明切蹉故由龜山而羅豫章李延平南劍有龜山之學由謝上蔡而胡文定曾天隱鄭博士毅建安溫陵間有上蔡之學由馬殿院公伸而何辰州何叔京父子昭武有馬東平之學由尹彥明而王德修林光朝而沙陽莆中有和靖之學由王信伯而監官施廷先方次雲而三山紅泉東井間有王信伯之學二程先生之道其傳之吾閩者如此傳有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故在程門游揚謝三君子為最而龜山謂程門後

國學源流

卷之六

七

成就者無論王信伯而伊川亦謂晚得二士而尹彥明稱首焉夫伊洛真派在吾閩所得唐虞孔孟正脉在吾閩諸儒余故叙列其平生言行所傳授源流于左方蓋不徒恣誦說耳口而已以俟他日後學傳心迪德者知考焉

國南道學源流卷之六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七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胡宏

五峯先生

胡宏字仁仲安國之子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張拭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累數千言有曰徽宗欽宗初於離敵遠適窮荒其願陛下加兵敵國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茲夫以疎賤痛心於此尚欲有爲况陛下當其任乎末言陳東馬伸以直諫正論死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是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以天子威靈乃不能保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

閩學源流

八卷之七

乙

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司業高閔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其畧曰閣下目覩忘讎城理北面敵國既不能建大倫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政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拭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八閩通誌

遺事 二十六條

南軒見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宋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

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拭若非正孺幾乎迷此宋名臣言行錄

胡仁仲自幼志於大道素以人傑自許人亦以是許之授學家庭聞伊洛之說欣然心會遂編集河南語爲程子雅言序而藏之行思坐訓寢食不置既冠遊太學與樊光遠張九成友善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退而隱居教授著書知言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道而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晚歲常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又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

五峯臨終謂彭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爲名論

閩學源流

八卷之七

二

問性無善惡之說從何而始曰此出于常摠摠住廬山龜山入京枉道見之留數日因問孟子識性否曰識何以言之曰善不與惡對言他之意乃是謂其初只有善未有惡其後文定得之龜山遂差矣今湖南學者信重知言其嘗爲敬夫辯析甚諱之又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此告子湍水之說又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又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語亦有病又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却亦大故誇逞聖賢言語自是平易

問湖南以身格物則先亦是行但不把行做事耳曰湖南病

正在無泊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語類下同

明仲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讀史官見以今觀之殊不然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便說得無着落五峯辯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的分疏孟子刻地沉淪不能得出世

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排布是文人之文此其所

居在獄山下

五峯諸子不着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其說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國學源流

八卷之六

三

又曰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所發蓋以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徒事言語而已身自養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南軒文集

真西山胡子知言論曰孟子以知破淫邪遁為知言胡子之書

以是名者所以辯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西山文集下同

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繞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皆此可見

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繞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為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為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宜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

國學源流

八卷之七

四

以用言也季隨不以為然遂檢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無語大率議論文字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為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為有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習無怪今日之尤甚也下月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即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

樂子將甚麼做體

五峯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好

按五峯于天理人欲處說得有來去蓋其于人性上見得不分曉天理是人所命于天為性者人性中只有箇天理在孟子曰性善天理即善也而或謂性有所謂惡者則所謂形而後氣質之性矣五峯所言適曰性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過于論矣性有善無惡有天理無人欲而心則有人心道心之異此自其所發處為言故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便謂之道心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不肯中節不和處便謂之人心道心即是天理人心即是人欲此其已發未發之間故謂之同行則可怎可以同體論人初得于天命于天者有一毫之惡哉或曰明仲五峯胡氏兄弟認性不真處有所本蓋其源于文定問之龜山

龜山得之總老善不可與惡對之說故其流之差誤天理人欲諸論遂至于此
五峯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凡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道夫云惡是五峯說本心無不仁曰亦未是譬如人今日貪則說昔日富不得語類下同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何亦辯五峯理性何異修性蓋五峯以為性非善惡乃是一空物故云理也

五峯曾說如齊宣王不忍殺觴之心乃良心常有此心微夫觀過知仁當察過心則知仁二說皆好意思然却是尋良心與過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為物蔽物來自見

五峯作皇王大紀說北極如帝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宮殿屬仁不知宮殿却屬信又宮無定體十二律旋相為宮帝星等如果不動則天必孽破不知何故讀書如此不仔細

五峯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伯恭舊有知言云只有兩段好其餘都不好一段能攻人實病能受人實攻一段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有人之天下而無取人之嫌後來却又云都好不知伯恭晚年是如何地看

謂天命為不問於物可也以為不問於物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友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知言反復論性為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

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際池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

論學源流

六卷之十

七

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微言二十條

五峯胡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

言王佐

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又曰大本正然

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之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

矣

法制者道德之類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夏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繁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人君應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

論學源流

六卷之七

其利小而流近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

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若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仁者也

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

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竊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

國學源流

大學之七

九

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苛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胡子知言下同

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已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問陳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

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其故孔子學不厭故不倦顏子晡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以反求諸已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人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

國學源流

大學之七

十

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

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

也難矣

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

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

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湏做成十分
五舉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其宮
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
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
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
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
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禘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
從有哉朱子語類上同

胡憲

靖肅公籍溪先生

字原仲崇安人安國從子生而沉靜端慤稍長從安國遊獲聞

學源流

卷之七

程氏之說後以鄉貢入太學會洛學有禁乃與劉勉之陰誦竊
講又與劉子章更相討論問易於熊定父未有得定曰心為物
潰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
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已而歸隱故山折彥質范冲等上
其行義被召以母老辭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力
辭乃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教授學者大化久之晚歲起為秘
書省正字疏言金人太治汴京宮室勢必收盟識者皆謂非張
浚劉錡莫能當顧亟起用之臣死不恨疏入即求去方憲之赴
召也適泰檜謀言之後與王十朋馮方查齋李浩相繼論事太
學生為五賢詩歌之人益信憲不苟出而惜其在位未久不究
厥施朱熹呂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熊克曾逢皆從之遊熹狀其

行自謂事先生為最父周必大亦謂元晦事原仲如父盡得其
言行之美祖謙誅之有曰內聖外王混融同歸服膺師門是則
是微學者稱為籍溪先生卒謚靖肅享年七十有七所著有論
語會義諸書行於世通志及府志

遺事七條

先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文
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眾一
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宋名臣言行錄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解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我仇

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
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角冠帶

學源流

卷之七

十一

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五峯見之曰其言有體而
無用因別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青山
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解嘲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矜
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
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為訓說嘗纂論語說數
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說

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語錄

朱子與胡原仲書曰前日劉子源來此道嶺上拜別所聞誨言
以為必極論天下事至于慷慨灑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
忘世如此近又見其父家兵士說吾丈至彼耳聽漸聽天其

或者將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

藉溪廳上大榜曰文定書堂藉溪舊開藥店胡居士熟藥正舖
并諸藥牌猶存 朱子語類下同

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誓之
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微言

憲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每聽說上蔡先生之學問
以謂其言善啓發人其後在荆門旅舍從朱二丈子發遊甚
款子發所得話言及書疏必以相示云先生監西竹木場日
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蒙顧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
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

南學源流

卷之七

主

子發愕然意曰刻如此何由款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
說他話及茶罷掀屏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見衣衰
者與臂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
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
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
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
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後有書卷子發云竊承求志有味道腰
是嗜信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轉洽少輩未知公既宅心道
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讀前漢書未嘗嗟過一
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
見上蔡語錄後跋

胡寅

文忠公致堂先生

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寅將生淳妻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取而
子之寅蚤聞道於家庭與弟宏磨礪薰染所學粹然長從河東
侯師聖遊十九入辟雍宣和中推甲科歷校書郎從楊時學金
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及張
邦昌僭位寅棄官歸建炎三年高宗幸建康以張浚薦再遷起
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乞按行淮襄罷絕和議
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效去虛文任君子斥小
人反覆數千言疏入宰相惡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會詔
求言寅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材除盜賊信賞
罰理財用核名實屏黜佞去奸慝不報紹興四年拜中書舍人
南學源流

卷之七

古

遺事十四條

紹興五年五月遣忠訓郎何蘇使金中書舍人胡寅上疏言女
其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弊
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
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
領因請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着而黃
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
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
匪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
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
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
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
聞學源流

卷之七

十五

觀何蘇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
詔按宋一代夷狄之禍從古來未有者虜以和字誑宋宋亦
以和字自誑觀胡致堂一疏其論和處可謂耿切著明矣
宋不聽而卒逮斥馬貶胡寅竄李綱死宗澤殺岳飛宋之
君相之悟愚其誤國誤天下有自來矣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倬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
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
豪傑之士也讀史嘗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
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低悟處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先生舊親寫一冊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于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抄忽之
間某謂何止抄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何如
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
不以為然曰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
氏處却糊塗說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
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
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胡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懇惻
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
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人吾憫憐之不憎惡
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南郡元規於蘇峻皆懷念族之心

卷之七

十六

所以謀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黃皓
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
賓流涕誅之不釋也見自蔡

陳氏致堂斐然集論曰寅初生棄不舉文定收育之既長釋自
絕於本生不為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集中有與泰
丞相書言之甚詳人倫之變古今所未有也寅宣和進士紹
興初已為從官不主和議泰始本與其父子有契分竟謫新
州檜死北歸歿於岳州文獻通考下

稽志載致堂初生安國妻夢大魚躍盆中少桀黠難制安國閉
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
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

陳氏讀史管見論曰通鑑事備而義少明仲讀史常見議論
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其於熙豐以後接于紹興權姦之禍
九奉拳鬻意焉晦庵綱目亦多取之

南軒言管見專為泰極設豈有言天下之事而專於一人者先
生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耳又曰致堂管見方是議論
唐鑑議論窮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去處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
結束了故唐五代多繁冗朱子語類下同

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
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
非溫公節也

南軒言

明仲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喪三

云

先生云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即位即以大元帥討賊徵
廟升遐率六軍縞素是甚麼模樣氣勢後來一番難如一番
今日有人做亦得只是又較難些子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
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
明仲說較平正

微言三條

胡文定公六世間事如浮雲流水不足留情隨所寓而安也寅
近年却於正路上有箇見處所以立朝便不碌碌與往日全
不同往時虛驕恃氣今則平心觀理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不至者猶上而言學言善
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
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
推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寔是皆
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
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性理大全
胡致堂崇正辯序云佛道淪三綱絕四端人生物也佛不言生
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山河大地未嘗可
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
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
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畧也

南軒言

太卷之七

六

胡寧

茅堂先生

字和仲崇安人安國次子生有淑質端重寡言受春秋學於家
庭以郊恩補官無仕進意泰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寧何不
書寧勉為條陳數事及泰乞以二程邵張從祀既而召試館職
除勅令所刪修官會泰檜子煊拜元樞檜問外議如何寧答云
蔡元長父子所為宜所望於相公檜怒因指為故相趙鼎之客
出為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改知澧州以疾丐祠卒世稱為茅
堂先生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
旨以羽翼其書云建寧府志

遺事二條

朱子曰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推用之又曰此老當國

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

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

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

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

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察這人

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惡慝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奉奉

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贖朱子語錄下同

詔按秦檜陽與士大夫厚而陰擠之胡文定諸子皆為其賤

斥格天閣上殺忠臣賢士異己者殆盡而卒不能殺胡澹

庵劉元城唐李林甫亦然口蜜腹劍每公退坐偃月堂謀

捏坡人之家殺戮人者不知其幾而卒不免于鉅棺之禍

故余嘗謂偃月之堂鞭笞之地格天之閣絕嗣之所天之

于奸雄卒何如耶世之為臣者可以鑒矣

游揚之後多為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肯然和仲不屬

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

劉子章

文靖公屏山先生

劉子章字彥冲崇安人幹季子也以蔭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

幹死靖康之難子章痛憤家國之變哭墓三年服除俸典化母

以病辭歸屏山潭溪之上自號病翁不出者十七年間走父墓

泣涕鳴咽或累日不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及兄子羽孝友備

至子羽子珙幼嗜學子章教之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為道義

交憲之言曰予與彥冲居相鄰世相好而臭味又同每見必有

所益勉之亦曰有質疑而取正每虛往而實還朱松病革屬其

子熹師之熹嘗問入道次第子章告以易之不遠復者乃吾三

字符也佩服周旋周取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志

又嘗謂復卦易之門戶學易者當自復始子章天資卓異屬意

高深於書無所不讀語不妄發鄉人子弟來見必告以孝弟忠

信之道而勉其學業學者稱為屏山先生卒謚文靖有文集二

十卷建寧府誌

道事 六條

晦庵跋屏山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

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無見也意

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其竊窺見其

自為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借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

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後弱疾其適在外亟歸省

問甚善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

益重至為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某中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扈前修景行之懿宋名臣言行錄下同

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為孤聖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要說什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先生始得微疾即入謁宗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既已則日與學者論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墓誌

國學源流

八卷之八

二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適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謂于此道未有所得適見延平語類下同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父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

朱子歸劉氏田按乾道中田泰駿云初屏山與朱子講學云家頗遠特為中途建歇馬庄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定與盡以界朱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珙珙不受謀於中定轉界南峯寺

至今猶存朱陽年譜

微言六條

學尤精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梁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濤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噴初不知其謬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就兢業業以養其聖耶

跋潘植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為闢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日久將有捷徑洋洋渙沛然流出

國學源流

八卷之八

三

於胸臆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屏山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王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皆以寬厚為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成思咳唾為澤薰酣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屏山文集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美理如渴聞非如獲利拾過如遺脫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如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

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具積力久為鈍才是自經也

經制論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窘而節人有怒心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役員缺可減從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

晦翁跋屏山聞筆詩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時輩少及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宗則已稍變此體矣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為法庶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

學源流

天卷之八

四

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變而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舊法之為優也

劉勉之

白水先生

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號草堂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為文肆筆而成滂沛闊濶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諸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犯者罪至流徙名為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下帷潛抄而默誦之間涪陵熊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燕遂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叩之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依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海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

學源流

天卷之八

五

諸關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劔文祝之云云既至會秦丞相檣已顯國柄為其事非已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已和戎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嘆重然其去未幾即遭譏貶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塾

遺事二條

勉之崇安白水人開府滋曾孫父元振游太學呂大臨游酢皆

與為友勉之學本為已而才周世用平居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咲可親少時歸家富無子謀以貲歸女氏既謝不受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界之使奉其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為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為移書其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為數歸省恩禮畧備議以少息友人朱松卒囑以後事且戒其子喜受學勉之經紀其家而誨燕如子姪意之得道自勉之始學者造門隨其材性為說聖賢教學門戶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學者稱為白水先生

先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子思溫為後二女子其長歸于朱喜

關學源流

卷之八

本

次適朝奉郎范念德先生墓在草堂西北三貴里學士原塋庵鉉劉元城言行錄云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喜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雖陽間為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文集

何鑑

臺溪先生

字叔京兌之子承家學淵源又與朱熹友善講辯精密益有以自信一意操存言行相循沒身不懈以父任補安溪簿未赴江

西帥碎機宜再調汀川上杭丞治尚寬簡自罷無名征賦部使者即伯熊病郡事不理繫者或至累月乃撥鐫悉取文書閱視得其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口稅不均貧弱受病條具其說甚詳他所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頗不悅鐫即謝去一時高其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無知已者竟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鐫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論經史時事簡易條暢嘗扁其書堂曰高遠以見志有易論語說喜謂可傳者又有臺溪集數十卷有文公語錄一卷學者稱臺溪先生卒終于善化今年四十有八八閩通志

遺事三條

朱子何叔京墓碣云父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

關學源流

卷之八

七

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實南方危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實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和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厲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愛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為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下同

又曰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不及試以死此為重可哀者

非前少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渠以為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合與恭

李通書

認按敬以直內此千古聖賢存心底要法晦庵所說是擬定本躬行實踐體貼出來語世未有不敬而心能存者釋氏少此一段工夫與吾儒界限大不同正在此吾儒存心以敬一念常惺惺然是存箇活心釋氏存心不知敬無所把捉只欲絕念如槁木死灰然是存箇死心若如何叔京語只以存心便是敬便差從釋氏去

微言 九條

朱子答何叔京書云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然

朱子語

朱子語

朱子語

朱子語

朱子所見亦非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倘若默會諸公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令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下同

接乎變不敢廢體察以為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即自愧耳前此借易拜稟博觀之敬然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近因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為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恍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

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詎詎人之罪蓋不可勝數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躁妄之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平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其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臂曰操存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其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

朱子語

朱子語

朱子語

朱子語

又答何叔京書云所論持守之說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為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如此此語甚當然意竊觀尊兄平日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肅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又曰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着力邪片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

認按朱子謂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後學者敬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又曰二程教學者所以只說一箇敬字正是欲無智愚賢不肖皆得力耳此一

服藥人人皆可服服之便有效余謂持養之法誠不外此何救京天資高故雖未服此藥而行挺然貌已從容和易但少莊整肅肅處耳季通知所把捉生平謹確雖瀕患難至死不踰所守故晦庵教學者與何叔京季通辯論季卒在此蓋真知自敬之得力來者學者令此則操存涵養他無所着力處矣

孔明傳述為元復借去示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累數千戶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于此亦未能免俗者則意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背事者增累矣按聚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此固孔明之

學源流

大義之八

十

不忍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于豺狼之吻蓋傷此耳

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

語按此是何叔京省過語學者不可不一日不存此于胸中過處覺得便改得此上頭儘有商量可進步處

不論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于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旨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性性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乎根本者不免着

意安排掘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于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効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季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語按孔門一部為仁之書不出孟子仁人心也一句心是仁邪廓仁是心實理學者為仁不過自心上做工夫心渾然則不論上一截下一截合內外動靜而德成矣龜山謂說仁此句最親切季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字下一轉

學源流

大義之八

十一

語尤可咀嚙

支公遺公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聞見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練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又曰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附于集解中矣公自得之學有曰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教人以專心致志為始有根本之說心說持敬之說皆出自家體認精語文公皆曰甚善

魏按之

良齋先生

魏按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幼師胡憲與朱熹為交試禮部不第嘗客衡守章傑所傑嘗困趙鼎子汾按之以書責傑長拼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良齋乾道中舉遺逸隱辟宰相陳俊卿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孝宗嘉納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封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會觀秩滿還至國門外授之累疏以諫後遺書俊卿責其不能抹止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除台州教授既歸嘆曰君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良齋以求所未至屬疾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沒後上思其直諫

贈直秘閣子應仲從意游府誌

遺事 六條

朱子元履墓誌銘畧曰元履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聞通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及陳世務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堂諫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興存亡之說及本朝故事事實皆領畧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病革時其母

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境我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為苟合若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嚴儀為粥以食餓者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為文以戒生子不舉者所全活亦甚衆故嘗有病其為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慨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為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

魏元履後改名按之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其能易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闢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為于朝時相泥之不得召乾道四年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言其行誼特詔徵

之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後罷為台州教授九年閏月卒年五十八名臣言行錄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畧曰兄抗論切直棟動一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使人重愛數耳聞太學多士有欲開何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南軒文集

張南軒撰墓表朱晦庵跋曰元履之華其實銘之其曰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親召還之命也時觀勢方盛某竊過恐惡貽累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彼夫復求其甚亦效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孝宗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

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奏請立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援之雖死其以宣教節直秘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視然實不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視者上皆不怒而亟寵疑之無間存沒逮近傳聞感歎興起其且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後聖法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朱子文集

朱子讀魏元鑒所作戊午讜議為之流涕因序之畧曰戊午之讜後言為世疑其曰窮世雖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關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出利害之間又

關學源流

大宋之八

古

其餘則忘其時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

主上一日嘉鄭自明直言遂問近臣曰昔時有一魏掇之好直言今何在左右以死對問有子弟否無人為數陳遂贈直秘閣宣教節朱子語類

詔按良齋居鄉克己為義其睦宗族敦鄉里如是此即聖賢

天地萬物一體張橫渠見饑卒食便不美伊川在在上墳所合藥與人之意一出而官于朝則劾曾觀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封二程列于祀典言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此又與伊川尹彥明元祐紹興中所舉措何如也世常言處士無能為然盜虛聲是固悔庵南軒之所深嘆說不能已者而竟以不合與告而歸卒嗚呼使良齋得志于乾道

其濟人利物匡時致主又豈可量哉

盧壘

字公圭邵武人居太學作母我論為衆所推號盧母我政和二年第進士仕至江西運判常講學於楊時所說洙泗言仁及忠恕一貫皆的有味晚寓黔中有筆錄十卷通志儒林

林之奇

拙齋先生

字少穎候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之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累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言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談之罪深於桀紂王氏實負王衍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略以為欲與之

關學源流

大宋之八

主一

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以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如龐士元者可也由宗正丞提舉閩伯恭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號拙齋呂祖謙嘗師之所著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間等書行於世見八閩通志

遺事二條

陳氏論拙齋集曰之奇學於呂氏本中而太史祖謙學於之奇其第當紹興辛未年已四十未幾即入館方鄉用而得末疾文獻通考

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朱子語類

李樛

迂齋先生

字若林閩縣人與林之奇俱受業於呂本中後領鄉貢有註毛詩解黃幹嘗稱之曰吾鄉之士以文辭行義為學者宗師則若林其傑然者也其學以孝弟忠信窮經傳古為主及門之士亦往往能厚實實志尚修潔擇自號迂齋學者因稱為迂齋先生八閩通志

羅傳文

字宗約一字宗禮沙縣人殿撰時之孫從李侗遊學有源委以特奏補官張浚都督江淮辟為僞侂聞之喜曰張公高明宏大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殆無過事矣浚入相薦知和州汪應辰帥蜀辟參議軍府事秩滿請祠卒棄無餘資惟書千帙而已為人和易純實人莫見其喜愠年未三十屏遠聲色一榻蕭然

閩學源流

卷之八

七

遺事

羅傳文嘗從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喟然嘆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蓋亦受學於李先生之門先生為熹道公之為人甚詳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為知人足平

谷行狀

朱子哭羅宗約詩云江關論心地重來感慨多故人今已矣此道竟如何但使窮新得終當訂舊訛話言雖永隔吾欲問淪波見朱子文集

劉嘉舉

字德稱一名岡長樂人貽孫八代孫也嘗受業延平李侗之門官至將仕郎樂昌縣尉見八閩通志下同

遺事

子劉世南字景虞亦受業林之奇之門與呂祖謙相厚善其蹈義為鄉邦所敬仰官至吉州司理參軍

林亦之

文介綱山先生

字學可福清人林光朝之高弟也光朝嘗講道於莆之紅泉卒學者請亦之繼其席門人或勸之著書亦之作詩曰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汝愚帥閩日嘗以亦之學於朝命未下而卒年四十二所著有論語考工記毛詩等書

閩學源流

卷之八

七

遺事

劉後村序綱山集畧曰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煙弓較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偏真或可亂真至於綱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陵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

陳藻

文遠樂軒先生

字元藻福清人家貧篤志為學後從林亦之得林光朝經學之

成通儒學者稱為樂軒先生所著有語孟莊子杜詩等并
詩集景定間以門人林希逸請追贈迪功郎謚文遠闕通誌
遺事四條

劉後村序樂軒集畧曰樂軒七十五乃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
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授徒不足
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鐵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輒為
人營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
不汲汲於希世求合聲應雲案猶宗廟百官也采莢脫果猶
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動生務本有拾遺之歎焉出
則與諸生弦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既窮之
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鬱鬱

太卷之八

九

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
之哭是以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
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
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
年余從竹溪林侯肅傳抄遺藁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
又樂軒之高弟也他日居魏文真之地東陳叔達之筆當為
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文獻通考

林希逸樂軒詩筌序云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東萊昌氏
建將庵朱氏湘南軒張氏江象山陸氏莆艾軒林氏皆以道
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為先輩號南夫子獨不
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為最第最早天二劉著作作正

字雖暫顯亦終卒世其學者綱山一人再世之傳則樂軒又
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綱山以艾軒名綱山在樂軒以綱山名
近二十年鄉井間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敗世
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
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綱山死四十年棄白窮獨人以
為常人矣見艾軒文集

亦之從林光朝學于紅泉東井光朝卒郡人請亦之即講席陳
藻從亦之游及亦之卒郡人又以藻繼之二人雖貫福州而
居莆陽日久士之出其門者甚衆淳祐甲辰藻門人林希逸
知興化軍遂即其講學之地立三先生祠通志

劉克莊三先生祠堂記云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歇矣

太卷之八

九

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諸生涵泳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
於訓詁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求達性命使諸
生融液通貫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之外者自綱山樂軒始
初艾軒米水南學者空邵從之而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
軒去綱山嗣業綱山卒樂軒嗣焉三先生源流如此

劉夙

字質之莆田人甫自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朔師事
之得其傳紹興辛未南省第二人孝宗朝召試館職極論肅
之弊皆山大臣為惠而不為政所致除著作佐郎上封事曰陛
下虛言觀龍大淵鵬鵬咏唱醉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
言而後決嚴法守戒僥倖當自官掖廷待始請外除湖北帥參

知州秦翰紳氏力能貢獻君子小人曾道備謁風
不納徒知温州尋奉祠卒閩通志

遺事 六條

夙自温州引疾歸再一年卒是歲王翰學龜齡蒞司業燁俱卒
而夙復繼之呂祖謙悼以詩曰諸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巷
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捲甫田雨蕭橫雪水風今年襟上
淚三泣萬夫雄其為一時名賢之所推重如此

以文名

夙與弟朝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輳其門夙性挺特不以色假人
朝則處以和易至于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

言於朝

入奉之八

言

言於朝盡心于官飭應偶公是非殆不相讓

劉先生行實云乾道辛卯五月太史劉公卒艾軒湯告喪家
出指舍哭之周益公方以少蓬領三館之士乃相語曰師友
道喪又矣新太史哭其友故太史古道一振風俗之機吾儕
弗可廢乎且復之之喪仁父伯恭子直嘗向艾軒舉行斯禮
矣遂縞衣哭於艾軒之前張袁州以書抵艾軒曰賓之正人
聞其死重於國家惜之况相視猶父子哀哉奈何書有云
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愛國過於愛身古有遺直今非其人表
州摘以示其徒陳從事符曰斯人也何可復得得斯言也可
以不朽矣

其西山著作劉公奏崇政云某少特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

未嘗不拊卷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崇政之
其論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為陰使陽之應其上封論事又中
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
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諫言之時
其召譴賈禍當如何耶而我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
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
有窺嘲笑賈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為先
若相國陳正獻公叅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元孫
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倭幸小人消縮摧迫
不能大為奸惡雖阜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
日聞之力也 西山文集下四

國學源流

本卷之八

言

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九
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嘆不已夫言論同出
處偕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
不知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是
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興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
而禁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
法而歐陽子信為知言也

黃鵠

字季野莆田人少從艾軒學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劉朝林
亦之而下皆推讓焉一第而天官止懷安縣丞通志

蔡發

宇神與建陽人博學強記高簡靡落不能與世俗相儔
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氏之說無所不通而
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子元定生十歲
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
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文公嘗稱發所以教
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
及通志

遺事 二條

黃端節曰按蔡氏祖子孫於斯文可知也而盛時遠引三世一
轍朱子稱之云云西山先生辭聘不起九峯先生三十歲即
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九峯之子抗始擢進士第理宗寶

祐參政云

八卷之八

遺事

文公跋蔡神與絕筆云蔡氏先仕唐末為建陽令始家於麻沙
世十傳至公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紹興中卒年六十有四
公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為詩既長因出遊四方中年乃歸買
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
屑意嘗授子元定程氏等書云云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
元定其子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利
慾為殺身之戒

詔按蔡氏一門之學肇于牧堂宗子晦庵牧堂首以二程語
錄邵子經世張氏正蒙數書孔孟正脉授元定其主敬窮
理之旨內聖外王之道事天作人之理備于是矣牧堂可

謂教子以正者其後元定師事晦庵之久凡數先生之著
微詞與義晦庵皆有以闡明之而元定得其傳故自元定
西山伯靜仲默復之仲覺老隱山林躬耕不仕以其學相
授于下及至其孫仲節一出歷仕中外居廟堂以風節自
持論余晦劾丁大全以其學行于上三世六賢所傳所守
愈久不失其正嗚呼蔡氏家學授受之淵源有自來矣

朱松

獻靖公章齋先生

宇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中第進士為政和尉父森卒貧不能
歸葬其邑服除調充溪尉紹興四年除正字趙鼎為相除校書
郎累遷員外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便檜
怒詆御史論其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赴奉祠松自初筮入闕

遺事 九條

八卷之八

遺事

後游宦往來閩中從羅從彥蕭頤學晚寓建州城南終焉以子
嘉累贈至通議大夫通志并周益公神道碑

遺事 九條

公政和中同上舍出身授政和尉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
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出再相除校書
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兼史館修哲宗寶錄歷
吏部郎未幾與秦檜議和不合而去知饒州未上請開得主
管台州崇道觀秋滿再請命下而卒見宋史道學傳及名臣
事齊先世居歙州之黃墩傳天佑中遠祖璩以刺史陶雅命領
兵三千戍婺源因家邑之萬安鄉松巖里七傳至章齊先生
松當宣和末尉建之政和丁外艱時方臘亂陸道梗且貧不

能歸遂葬其親于政和護國寺之側自後往來簡高建劍二州見朱子實紀下同

數源有章齊非章齊作虹井錄云道過斯人如水在地汲之益

深有味外味朱子嘗曰聞先君子太史公生此地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絕又相傳朱子生時井中亦有紫氣見

書先吏部與學悟書後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

淨悟師為尤厚後嘗為記尊勝佛殿今刻石且在可考淨悟常為余道富文忠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收歛確實無近世禪

僧大言欺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

跋章齊書昆陽賦為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喜問何以能

若是為道梗樂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界之子瞻作

國學源流

卷之八

書

此賦時方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

皇考吏部朱公行狀公生有俊才自為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

長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

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則有以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

沙陸宣公之為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

厲痛刮浮迂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

誠意之地下同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知其

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

汛掃陵關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

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

循漢河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

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為固守之計而但感

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

虞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理等共疏言曰虜方吞噬未厭

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為和之說以侮我耳又慮我蓄銳待

時為和之說以撓我耳虜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

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

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為吾為梓宮母后淵聖天

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姐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

其詐謀而不為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威羽於鴻溝

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國學源流

卷之八

書

幸齋與祝公書松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婉娘生男子幸皆

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權職官聞有虜騎自江西入

邵武者遂棄所攝擄家上政和寓驪寺五月初聞龔儀叛兵

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攜家下南劍入尤溪而某自以單

車下福唐見程帥聞賊兵被松溪監驛發東下已入建州攻

南劍甚急又匆匆自開道還尤溪而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

幸二舍弟已據家深避而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字之類

皆無所損失比他人為尤幸也七月間方還縣而既寧土寇

范汝為者出沒建劍之間其衆數千官軍遇之輒潰昨日方

報大兵冒昧入賊巢喪失數千人賊勢又震大略自今夏以

擾不詳言其故此中雖城居但日夕爲遁入深山之計生意
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滿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
邪來書謂某懶於從仕非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如農夫
之於田其敢惰邪但未能赴行在閩中所有不過權局意
亦欲俟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當奉報 見晦庵文集

微言二條

羅豫章年譜記曰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
對管治一室聚群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
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
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
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

國學源流

入卷之八

朱

朱

是有戒焉非賢者能之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
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
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
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
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
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
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
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
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

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
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
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杆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敬器
以戒自清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豫章文集

紹按常齋所師羅豫章所友李延平觀豫章所作韋齋記授
之以中庸大學之旨開之以顏淵曾點漆雕開之意可謂
相授以正者而韋齋平生立朝大節雖垂沒猶不忘迪其
子親師取友之道觀是則朱氏家學淵源而晦庵所以繼
往開來爲百代正學之宗者可知矣

國學源流

入卷之八

朱

朱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是爲天下之大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
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
嘗一日而少忘

右自胡五峯以下十七人皆私淑洛學者自蔡京用事方禁
士母得挾元祐書制紹興初廷臣陳公輔上疏請禁洛學
一時士氣頽然二程夫子之道爲時大禁自胡五峯受學
家庭得程氏書輒手錄爲程子雅言籍溪劉草堂及屏山
肆大學皆下帷潛抄默誦之至韋齋牧堂諸公猶手授程
氏語錄誨其子嗣其學卓知洛學爲宗故至今吾閩得
其傳者蓋有所自焉呼孔子之道能阻于春秋魯衛而不
能阻于顏淵閔冉于張子夏之徒孟子之道能阻于齊梁

而不能阻于公孫丑萬章之輩儒風聖脉天理之在人心
其一派真傳在宇宙間不泯也如是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九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朱熹

文公晦庵先生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入
官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
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松因仕入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五夫
里今居建陽考亭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
溪寓舍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
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熹
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
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遷邑秀民充弟子員月餘
闕學源流 八卷之九

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諸祠監潭
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
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
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
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留意陛下統
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
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
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
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
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
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

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觀者力之強弱觀彼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卒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爾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共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聖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蔽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離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繼志新德

國學源流

入卷之九

二

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其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喜嬖召不起宜蒙錄執政俱稱之上曰嘉安貪守道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意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應退以勵風俗罷茂良行丞相以意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譏毀乃因意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中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意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

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邵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

國學源流

入卷之九

三

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排擠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擿其囊橐蠹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意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意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

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浙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米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湖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後以納粟人米推賞辭職名納粟實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塞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除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恆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錫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幅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

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喜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有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展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意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貨章三上淮匿不以聞意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有詳都司陳甫等乞令湖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蓋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損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

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舉其
江蘇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往舊
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譬及覆恩之無乃燕閒縻費之中
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
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
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
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桑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
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
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
未免嘆息慈慈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
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礙

學源流

卷之九

七

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
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
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
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
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
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制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
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觀已死王莽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
力以爲言上言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
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果嘗與
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
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

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果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
朕未嘗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跋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參援
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果辯謂其言
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
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
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果執拗不通甚
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果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
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爲
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
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
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
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
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
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
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
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
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
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
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問來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
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以及占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
私恩遇過當往者漏覲說排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
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惟蒙聖慈委曲開導然臣之愚

學源流

卷之九

七

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躬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其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展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庸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

國學源流 本卷之九

有歲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專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

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者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竊火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剖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淵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爲非不辯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書牘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

國學源流 本卷之九

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後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撥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

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
登是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
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
求進也必先括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
人而斯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
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
薦而可以得人矣而宜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
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
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殫國勢豈不

闕學源流

入卷之九

十

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
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勉精勞力以求正
夫六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
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
燕崇政殿說書兼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
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崇居數月除江西轉運副使以疾辭
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以
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
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
以居甚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
經界其乃訪事宜擇人物乃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

貧弱者以爲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
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
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其秘閣
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兼再辭詔論撰之職以龍名儒乃拜命
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
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
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嘉乞召爲官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
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嘉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
耳嘉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僚擾屬郡
喜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敢奸吏抑豪民所至
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嘉及陳

闕學源流

入卷之九

十一

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嘉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待講辭不許
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虞之
以權其廢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及不能無疑於逆
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護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
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
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
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
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火對之職勿復牢辭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
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巽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
渾之議中輟嘉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

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
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脩葺舊
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憲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
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
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弗謹告警動之意
亦恐纖旬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死望念切以生
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
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
以尊老之年榮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
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更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以
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監未逮甚可懼

閩學源流

入卷之九

十一

也又聞太上皇后懽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
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
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
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
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
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
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漸變服
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仲負罪引惡之誠則
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惟意浹洽矣至若
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
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以報

其勢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
反復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
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
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
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臺史之說別求章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
然上亦未有怒意也每以所請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
納燕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
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
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
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廢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庶幾禮經

閩學源流

入卷之九

十三

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
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
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
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
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間
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
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
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紵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
行之禮舉而後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移
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
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正

東向之位有青集議傳應翼宣四祖主宣石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遠遠諸遠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僭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僭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就宣祖而附孝宗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象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間即毀撤僭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宗之立聲僭冒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議建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著文忠

學源流

入卷之九

十一

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熹諫爭晉不可樓鑰陳傳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錡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僭冒用事為慮既歷為上言及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僭冒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脩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

州經年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舉奉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居瑯之崇安後乃徙于考亭草瓢屨屨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僭冒勢盜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拭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無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紱言比年偽學猖獗國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奉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

學源流

入卷之九

十一

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逆學權臣結為死黨竊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僭冒有姻連勸僭冒勿為已此僭冒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人之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

制典致仕思澤後世有死詔賜諡忠文公諡忠文公
大特贈實諡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
徽國始蓋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嶺取諱蓋曰符溪胡
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劉勉之劉子輩也故
蓋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
嘗學於羅從彥蓋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
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
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
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釋蒙著卦考誤
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齋
聞學源流
卷之九
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
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
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蓋沒朝廷以其大學
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朱脫葉亦在學
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
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
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十一日視學手詔以周張
二程及蓋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
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
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
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蓋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云
學史也

遺事六十八條
黃勉齋行狀云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
如大明中天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
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
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
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
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
十年間歷仕四朝云云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
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先生其間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退
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蔬食行列有定
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
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感儀容止之
則自少至老祈寒感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頃刻之離
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其祭
祀也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
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賓客往來無不延過稱家有無常
盡歡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
吉凶慶吊禮無所遺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
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
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南軒張公

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學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僻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證道入德守虛靈之機而昧天理之具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指棄經典猖狂叫呶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鮮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務學為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因讀光武紀至昆陽戰喜問何以能勝

人卷之九

十一

是先君為道梗槩并書蘇子瞻昆陽賦畀熹及為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見文集

先生年十七中鄉舉考官蔡汝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名臣言行錄

召朱熹熹侍講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對光宗曰欲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

善之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如何云云見通鑑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騁於外每語學者曰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

其所學之誤以為今六經語孟而專史遷今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潛景愈孫應時言之又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朱熹年譜下月

朱子與永嘉陳君舉論學嘗聞其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蕭勺群愚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摹貽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務精已甚

人卷之九

十一

反涉吝弱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書云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較計依違遷就以為諸俗自便之計耶熹之愚自信已篤但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悞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永康陳同父來訪同甫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朱子往歲嘗與書歲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辯難朱子答書極力開論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辰雖居

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乾道三年八月訪張南軒于潭州按朱子與曹叔實云此月八日抵長沙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是時范念德侍行常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舍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有南嶽倡酬集是行道經昭武遂謁黃端明與南軒別後遂偕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擬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筆

國學源流

卷之九

十

淳熙二年五月呂東萊自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擬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爲學當自此而入也

呂東萊約二陸與朱子會于越湖東萊歸朱子送至信州之越湖寺江西陸復齋子壽弟象山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東萊首問復齋新功復齋舉近作詩繞四句朱子頷東萊曰子靜早已上了靜船了也象山亦舉詩云云各持所見不合而罷信州字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于越湖寺勒陸子詩于石朱子歸後三年乃和前詩是一會晉止句曰見象山年譜

朱子爲南康平象山來訪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與象山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率僚友諸生復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象山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聽者竦然朱子請筆之於簡朱子又嘗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子靜來南康喜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淳熙三年二月偕蔡元定如婺源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于學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置學中日與鄉人子弟講學于汪氏之敬齋

國學源流

卷之九

十

以朱熹知漳州時使者自金溪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資治通鑑

詔按朱子名聞于遠夷而道不信于宋之群小史稱在外僅九考故大修荒政于南康推行社倉法于浙東知潭州安撫湖南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控治洞獠知臨漳奏行經界皆深達時宜事體鑿鑿可行者而皆未獲展其志不久而去嗚呼惜哉

朱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朱子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厥考吏部章齋先生松爲政和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方臘亂陸不能歸遂葬其親于其

邑護國寺之側身嘗僑寓建劔二州是歲館于尤溪鄭氏而

朱子生焉年譜

寧宗慶元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比年加以瘡隔之證醫者頗用駛藥乙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終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苦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素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

學源流

卷之九

事

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母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名臣言行錄

詔按祝和父朱子易簣私識載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與申三日薨于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故宅之前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大漲宅前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而年譜並紀二異于易簣一日之間其事近怪非也和父少鞠于先生家塾辨紀宜得其實余謂虹井紫氣騰而朱子生木拔涯崩而朱子沒晦庵在宋紹孔孟千百年之統為百代絕學之倡傳謂不稼山顛大賢之厄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

文公三子長塾從呂祖謙學以蔭官將仕郎早卒次塾亦以蔭

補官季子在官至吏部侍郎寶慶初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

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在請周惇頤二程張載從

祀夫子廟庭曾孫濬官兩浙轉運兼侍郎元軍至福安王剛

中以城降沒不屈服藥而死通志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二千六百

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旦書于藏書閣下東題朱子語類

慶元三年竄趙汝愚于永州中外震駭於是群小附和侂冑以

攻偽學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

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事封事教書

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

學源流

卷之九

事

諫以為必自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書決之遇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秦檜焚之更號避翁遂辭職名兼致仕不允年譜下同

時黨禁益肆先生與同志講道竹林精舍不輟或勸以謝絕坐

徒儉德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

生德于予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熹不上書自辯又不

曾作詩誇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何事

先生因論道理曰熹自十四五歲時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

事心便愛了語類下同

先生分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做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

文蔚讀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紹興二十五年簿同安立故相蘇公祠于學 淳熙五年先知

南康軍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 作臥龍庵祀諸葛武侯五

老峯下 重建白鹿洞書院 九年差提舉浙東毀秦桧祠

于永嘉學 紹熙四年除知潭州湖南安撫改建猗麓書院

立忠節廟俱年譜

癸未六月日李延平答元晦書曰承喻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

中心不能無愧怍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惡緣

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延平問

先生二十四始學於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

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曉得此人商量所教甚微又云

關學源流

入卷之九

七

此人極頓悟力行可畏講學直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

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

益渠初從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而體認今既論難

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

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

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

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

矣上同

先生嘗自言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

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而前事却有理會不得道

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

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見延平答問

象山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

泰山嶽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

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

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

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象山語類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疏通

先生與晦翁辯論或諫其不必辯者先生曰汝曾知否建安亦

無朱元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

關學源流

入卷之九

七

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開議論某曰開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

則不可不議論 有學者謂須除意見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

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

處將來克去先生稍加誚責以為此三字誤天下 朱子語錄

與子靜辯只是尋箇是處著諸葛誠之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

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

處多了些子 朱子語類

朱子詩云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

了不如拋却去尋春象山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

可喜也 象山年譜

部按此亦朱子有感之言孔孟萬古之聖賢其紹往開來何嘗廢書冊乎然孔孟亦未嘗汨于書冊埋頭苦心際便有無限出頭醒心趣味唐虞三代之春在人胸次中活活潑潑焉飛魚躍只這些子便見得此是箇人心聖賢底樣象山喜于自得自悟聞人厭書冊便以為有覺何也

南軒平生所資而期於明道救世者海翁一人而已其親切得翁之語如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春秋積所取之息不過備耗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責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為此則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又來書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逸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惡管平時血

國學源流

卷之九

七

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又慮元晦學行為人所專敬眼前多出已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覺已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辯論之勁排闥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謾言多而拂論少異日流弊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他人見黃氏日抄

果齋李氏曰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塵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沐浴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又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

環俱獎可也性理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龜而德華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群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九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九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惟先生一人而已北溪文集

國學源流

卷之九

七

朱子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信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詩而已下子詩錄

鶴山魏氏曰帝王不作而朱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道道之與世端果孰為勝負也聖道既熄而開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嘉定二年詔朱熹賜諡曰文考功即劉獨正覆議曰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史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衆教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蓋氏以

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薄游徑傳開門潛思朝廷每以
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
者九而間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
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
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食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鳴
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綱而弄筆墨小
技者以為迂癡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自
童至老勤以禮法而跣弛於繩墨者矚以為誕世嘗以是病
孔孟矣公何恨焉 宋史

關學源流

卷之九

文

人心無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 考亭書院記

真西山題東坡歸去來辭帖曰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
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
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
敬哉史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
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
欲濟之死者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近歲有弊登大儒
先生之門者既而當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
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
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人也蓋
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

之說詎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廖鈞軒文公生旦致祭序曰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蓋將以立萬
世之法程為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康成而生孔子宋與成
而生文公尼丘之禱圩頂輒應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
也山頽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之道
著于心筆于書而六經成先生足其未盡羽翼之而傳註出
其道同孔子周遊天下僅為侯國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巧
祠補外晏如也其出處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
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不斬可也 見新安文獻志

關學源流

卷之九

文

學使不知者謂為先生語是當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
語錄之難讀如此黃公之盛宣為過哉昔張宣公類洙泗言
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學者入耳出口之鑿疑之魏公
了翁援是為學者示當矣然黃公餘謂歷千載而如會一堂
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所以志學者之幸李公謂語錄與諸書
異者當以歲月先後求之亦確論也獨論記者易差而謂李
端伯猶爾則不然蓋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者乃伊川之說
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孟所記猶可疑也而况
後之書乎 見朱子語類下四

李忱傳序僉錄謂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為正而論難往復

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爲助又先生平日論事甚衆規恢其一也至北墓年乃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爲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爲邪非語錄所載後人安得而知之是編也真不爲無益而學者不可以不之讀也先生又有別錄十卷所錄者從興以來大事爲其多有中語未敢傳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靖德云今問于李公之東則所云存者亦不存甚可惜

黃氏震曰自孔孟歿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書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迨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抵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

國學源流

八卷之九

辛

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然孔子於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於孟子至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道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雜所出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正嗚呼危哉故二程固有大功於聖門而晦庵尤有大功於程子黃氏曰詔按晦庵議論純于道或有感而發而黃東發又有言荆公誤國東坡忠謹先生蓋所屢言及汪玉山主張蘇學太過先生則又寧以荆公爲賢故讀先生之書其別有三如語

類則門人所記書翰則一時所發論著則平生之所審定然議論固至著述而定若其欲復肉刑恐亦不可不審余謂周以前群聖之言至孔孟折衷而定漢以後諸賢之言至朱子折衷而定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學者固不可不參考而謹思也

朱子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常在目也淳熙二年作晦庵于廬峯雲谷自爲記自號雲谷老人亦號晦庵十年癸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四月作武夷精舍成有精舍雜詠并序光宗紹興三年後請補祠

國學源流

八卷之九

壬

職從之遂築室于建陽之考亭先是章普嘗過考亭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遠可居至是卒成其志四年十二月詔提舉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朱子既歸學者雲集乃率諸生行釋菜禮于先聖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司之後精舍更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理宗淳祐四年詔改滄洲精舍爲考亭書院御書額扁賜之言行錄并年譜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貴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合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綱看得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着眉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朱子語類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再召趣至行在入對垂拱殿先是朱子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醉如夢次讀第二奏論復聖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倭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八年十一月奏事延和殿朱子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上為動容竦聽十五年六月壬申復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熹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進榜子有旨初之日後殿班列及對上禮禮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曲荷聖恩保全云云上曰知卿剛正今留在此待與卿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九月復召辭初朱子之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投匭進封事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於是上感其忠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為燕冀謀也朱子因密草疏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光宗紹熙元年知漳州五年七月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召赴行在八月除侍講再辭不允誥詞云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通英之列若程頤之任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

心誠意之說九月晦至自長沙越日奏事行宮便殿初朱子行至宜春門人盧陵劉敞邀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紛不決朱子曰彼方為几我方為內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上孝宗山陵議狀辛丑受詔進講大學庚戌講筵晉身奏四事閏月朔編次講章以進論及盤銘丹書上喜令點句來且曰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詔按朱子一代偉儒遭值孝宗不世出之主當其朝隆對者三上封事者三言皆切直孝宗皆開懷容納若朱子可謂能盡忠孝宗亦可謂能受盡言矣然以梁克家陳俊卿周必大輩茂良史浩趙汝愚之薦終不能勝忌者之口無何孝宗內禪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至寧宗即位方召侍經筵開論論款既而汝愚去國侂冑用事言者交攻不置而偽學之黨起矣嗚呼惜哉伊川不獲得用于元祐晦庵不獲得行其志于隆興小人惡君子自肯然矣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當如粘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又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

言者之意亟以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又曰今爲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果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

朱子語類下同

林丈說彭子壽彈譚侂冑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冑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

又論及僞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群小治時却是元祐曾去撥撥他來而今即是平地起這件事出

先生謂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

學源流

卷之九

十一

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頂是溺殺此猶不足深與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燉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生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裝生絹縵巾終日一晚到閣下尚裝白巾未除因答問者云聞內弟程允夫之計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看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語類下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下不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此外非所敢與

先生說南軒論意命云官多祿少四字因云平日辭官文字甚多道令錄

紹興二十三年始受學延平李先生之門是時將赴同安特往見之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而三賢問則曰且有聖賢言語熹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

學源流

卷之九

十一

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縹緲百出又云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取義理熹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見前日諸人之誤三十年冬再見李先生于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月而後去三十二年壬午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俱歸後寓西林者數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蓋不憚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見年譜并語錄下同

隆興二年之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又往會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計至皆爲位哭之如昭武吊何叔京如莆吊陳福公過安吊汪端明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言行錄

林泉生大同書院記云余嘗讀朱子之書而得其所以用心者則嘆曰嗚呼心公天下學實後世宜其身沒而道彰世遠而言立也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孰不欲為聖賢哉窮理盡性之無其師寥寥千有餘年天生周元公於春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中相先後以為師弟朋友傳心講道上繼堯緒四子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及龜山楊氏載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子者也蓋慮四子之書廣大弘博初學不知所入嘗與呂成公朱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近思之教至是始發之嘗慮人無小學之功遽入大學矯揉致力故作小學又慮學者以大學為大不可升以中庸為幽深玄遠不可能以聖賢為天壤之高不可到則亦自棄而已矣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便學者持敬以入大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一理也由謹獨戒懼以入中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及其至也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間斷始學孟子者自求放心始故切切以為訓使致力於是者知聖賢可學而到也見朱子王栢朱子繫年錄跋云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彙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其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暇日搜摭姑以其可考類為此編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資淵水之戒終之

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案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王栢文集陳尚德考亭書院祝文云堯舜孔孟之道至周子程子而始明周子程子之學至先生始光大於天下先生之道之心與自聖同先生之德與曾孟同先生之才之志與伊尹同辭辯幾於孟子而下學之工夫過之其功德之及人則皆不在禹下矣某深山鄙人與鹿豕為伍年十五未見先生之書二十三十見先生之書而不知讀飢寒多過暗室多欺今雖知讀先生之書而齒已暮矣然於先生之道則高山仰止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陳石堂文集門人曾極挽文公詩曰皇天開太極成聖賢生大儒王栢文集千年道復明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遠舍閩溪急瀑瀑洛水聲朱子實紀微言七十九條

各張敬夫書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真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植埴宜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晦庵文集又書云程子言仁本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

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

又書云別紙所論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共事固然然竟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爲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

關學源流

卷之九

文

變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又書云釋氏聲譽聲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靈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賴于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

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謂如此而言方是顛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乏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寃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

荅呂伯恭書云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體笑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差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纔然見得

關學源流

卷之九

一

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想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又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太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又書云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

亦畧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

又書云新參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煩痛箴之吾輩與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手稍工不至沉醉緩急猶可恃也

與呂子約書云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憊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爾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華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喪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

學源流

卷之九

中

子晦庵文集下回

又書云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且將所代五峯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一語早晚提撕今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溫公爲中所亂矣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教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說話也近看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語頗有所省今所慮者非在於潛澤氏之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此正如明道所說扶醉人語不溺於虛無空寂即淪於紛擾支離矣

又書云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蓋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証候不同然其志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待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詔按此數條是答呂子約爲學精切語子約又有引遺書說修詞立其誠適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學源流

卷之九

單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又曰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鬼則又恐人將此玩弄走作以爲神通妙用却入私意却成助長却失了元初本有底又曰釋氏是從空處求吾儒是自實處見而朱子統以程子敬之一字專一做工夫處收殺之可謂切中子約平生膏肓矣大抵子約呂氏一門之學長于史只知向遺書多般辯論不解于遺書一貫處尋討是以東塗西抹談王說霸胸庵于其沒嘆惜之曰子約敬齋得許多鶻突底道理去矣其學無一箇收攝主宰處所以便至汨溺終無結殺者爲此

又書云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蓋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邪曰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

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教者豈非感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邪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又書云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論說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嘆也

與劉子澄書云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機發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官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

學源流

卷之九

聖

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

又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慧領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捍肩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

又書云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綱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綱殺戮之禍有以鼓之

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又書云劉李游揚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為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揚非固狗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工夫亦無入頭處也又書云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為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時令之書恨未得見不知所補於家國者何事為急因便幸示及

學源流

卷之九

聖

又答伯恭書云欽夫向來嘗有書來謂見熹諸經說乃知閣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盛文所叙從善受言熹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耐煩忍垢之誨敬聞命

答陸子靜書云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矣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愛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而論徒增耿耿耳

又書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

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來可容易
評也

又書云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干貢以上更不教
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
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夫子之聖固
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
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
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
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
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
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見於

關學源流

卷之九

聖

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
子以能聞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
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自其智之崇
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
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
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
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
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

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
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朱子詩類
語按象山道當下便是此是釋氏宗旨吾儒無此法門釋氏
欲不勞其心以易簡虛無爲作用故有此話頭然子靜居
象山教學者動口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
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此自能之一言即是當下便是
之意不知世之血氣昏濁人多精明者少這便有許多
惡夾雜在那裏怎能當下行去得便是象山此意旨蓋與
吾夫子好古敏求審問慎思明辯之學異矣

汪大管謂某云果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見
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錄

關學源流

卷之九

聖

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
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
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禪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
耳王後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
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朱子語錄下同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禪說只一向籠罩陸子靜之學看他
一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難把許多龐惡底氣都把
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待他書云看
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
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
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有不

好是夾雜在裏一齊衰將去道害事不害事

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驚發有鎮密之功昔荆公奏政日作兵論蓋壓之視下劉貢父湯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以觀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為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硯下之榮以其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邵按子靜學問自大自得不容伊洛嘗以伊川為蔽固深其作王文公祠堂記題謂胡季隨林叔虎云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其所論却如此偏

國學源流

入卷之九

聖

聖

了然余嘗觀黃東發有云謂天下之言政者皆流俗其說自荆公始謂天下之講學者皆流俗其說迺自象山始余謂荆公只箇物象山只箇偏都是好奇恥與人同之過道理之中正論治以阜萬世傳為尚論學必以濂洛為宗始為無弊不然雖自謂不流俗而實同于世俗一種迂怪之流俗矣

答陳同甫書云老兄志大才高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輩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上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頗未盡曉若如鄙意則須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蓋脩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有此是

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寓乎之今若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直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 鶴林玉露

又書云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掛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張吾景畧之事亦不敢為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為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

國學源流

入卷之九

聖

與汪尚書書云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前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樂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着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糲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其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者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宜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三三七月谷汪尚書書云意猶介之性矯然萬物之冠也
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
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來已志所願欲
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讀經參耆舊聞
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
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見紫陽年譜

朱子答項平甫書云所喻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辭於昏
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
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
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有道理全不子細面
問學源流 入卷之九

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
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象山問之曰朱元晦欲去兩
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見文集及象山語錄

認按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晦庵嘗有云大抵此學以尊
德性求放心為本故尊德性者尊吾心之德性全其體也
道問學者道吾心之問學以求全其體者也蓋天下道理
元是箇理一分殊底物事象山用功自尊德性處入確欲
收攝一原似未免失于徑朱子用功自道問學處入直欲
統括千萬殊正所以求其全皆是心上做人工夫不容差
互有缺一不可者然古聖賢皆自本原涵養及外面日用

人情物理難處第索履歷過來尊德性又不可不
學而道問學方所以完其尊德性之功觀此則知尊德性
特惟一孔門博文約禮明善誠身之旨聖學大頭腦處矣
又谷平甫書云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
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
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
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

谷平甫書云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
粘貼些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
量處其實學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
若只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
問學源流 入卷之九

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
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却是要見
自家主宰處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
便是大化却恐顛倒倘非聖門求仁之學也順之此來不
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焉見微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
氣味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汩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
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
下令人寒心

谷胡廣仲書云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善編謂天理固
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
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龜山之意正欲

於此章之問剖判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自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然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至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他因有所不得而避也

又書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紀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

關學源流

入卷之九

學

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父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真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論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聖賢似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

各程允夫書云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于此者故也圖內游定夫所傳四人意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爲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

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似胡文定公嘗嘗深闢之而意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偽皆可覆矣

若劉季章書云海內善類消磨擢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嘆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磨旋亦如何動得他

答路德章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

答趙昌父書云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困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壑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于言語爲人所

關學源流

入卷之九

學

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甯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若陳正己書云示喻爲學大致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常有厭乎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

各潘叔度書云看新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忿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吾

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微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

與張孟遠書記得果老初詣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與林擇之書云奉祠得古未可期但若不夫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爲不足恤然亦何苦將身博彈射耶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隨此紛擾中不得全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其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

卷之九
三

又昔伯豐書云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得其效者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又昔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又昔云喜老老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本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

區期望伯豐之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學之有所施耳

卷張元德書云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苟爲不熟不如稱狎非虛語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瀟溪後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又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

認按讀紙上書不如讀心上書書于口頭熟不如心頭處讀書時將古聖賢作用造詣老實自家體貼一番直如已日用臨事應物當局時要實落得他來用如此則發出與自成德成行讀書庶不虛讀矣

卷之九
三

諸門人語錄胡邦衡尚號爲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得易魏公爲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爲作序以爲美事范答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常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撥許多香澤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卻是臨事接物時常如坐時方可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

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為主

方伯謙

先生曰熹自出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

又曰語孟工夫少得改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嘗見胡程德輝有言曰學校之設所以教天下之人爲忠爲孝也國家之學法始於熙寧成於崇觀熙寧之法李定爲之也崇觀之法蔡京爲之也李定者天下之至不孝者也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豈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其所立之法可行於天下乎

問學源流

二卷之九

書

邵武江元益問曰近日門人勇者爲誰曰未見勇者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疏踐說明道要著樂書樂如何著得書

長儒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

上季海常因時好出人罪以積陰德熹嘗謂雖堯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乎

讀書則此心常在

經學理窟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宋元正統乃漢中之一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欲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得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統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管

問學源流

二卷之九

書

崩而餘書主書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足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敬子來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

劉夢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如此其如

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從面而過朱子語類下句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莊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過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春壁外窺之大致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崇也及范汝為作亂宗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

按容貌不可觀人以堯舜失之堯舜孔子失之宰予子羽

宜獨龜山哉學最在涵養變化氣質詞氣容貌在人亦緊

關事不可忽然學者須是培養根本不宜徒致飾作偽于

此枝葉之間有德者必有言自德容可觀言貌君子而心

開學源流

人卷之九

五十六

盜賊小人如陸崇者多矣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則

萬理俱在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

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

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

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

端則內外透徹

若或人云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

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閑話矣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

序朱子語類下同

辯義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惡每常以此句過當

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與

正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

某與陸大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一日同周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

荒矣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

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韋齋跋山谷食時五觀云右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

開學源流

人卷之九

五十七

有愧於藿藿而况王食乎今錄以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

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

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新安文獻志

先生修書語人曰熹便是被這事苦因思若不如用此心便不

是自強不勉了語

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

先生曰以熹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誦說一

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

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良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

不是分明指決與江心適占

按先民言孔子集群聖大成朱子集諸大成朱子集
紹興中跡其一時以命世之賢任萬古哲文之重開闢
綸六經微詞勉旨于是益明四子至理精義于是益析
衷群言實字自氏凡此端邪說為吾之慘蕪蔽者莫不
爬梳整剔震耀之吾儒路脉于是一醒然矣語有云天不
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嗚呼天不生晦庵而萬古人心之長
夜能免乎

閩學源流

八卷之九

朱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九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十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黃榦

文肅公勉齋先生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
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
學非所以處于也因命受業朱熹熹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
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
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
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請東萊呂
祖謙以所聞于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
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要榦榦宗即位熹命榦

閩學源流

八卷之十

八

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校直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
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道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
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榦成熹見而
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
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
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具檄帥湖北將之鎮訪以兵事
榦曰開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
而可進取哉儼雅敬榦名德辟為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
蕪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樸
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

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
薦權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
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鞫因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
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
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于廢井得屍尋知漢陽軍值歲饑
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衆而禁其糴幹
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一告糴於制司荒
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賸願歸者給之糧不顧者
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郡治後
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張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
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

國學源流

八卷之十

二

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
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
吏寓工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餘日以五
鼓坐于堂蒙諸官入聽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閤士卒
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暇入書院講論經史築
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畢還之城成上元日張燈士民扶
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幹餘
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
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出農與
登邵閣望滯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
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

無虞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
置李珣辟爲參議者而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倚兩易和州處
令先赴制府稟議幹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
幹檄至吾郡鞫死囚感夢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幹移
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
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
咎斷然遂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益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
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
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
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
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營馬制軍器以資
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
莫不恨顧有息有棄由盛孽妻子凌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
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爲之圖
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珣皆不能用及至制
府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
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
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
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某
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
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
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閣

國學源流

八卷之十

三

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狂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肝
胎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
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但今春矣何肯輕
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
於泗水黃圖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肝胎東至數百里莽為
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
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
僚屬及四方賢士論討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諸
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賓亦
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
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咽歌豈不思老幼之哀號
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
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
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日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
今浮光之報又至矣今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
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
以吾萬人攻吾閔吾之守閔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
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漸黃決不可保漸黃不保
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
皆激切同恭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漸繼失果如其言
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
陳必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

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
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除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
傑游往往願依韓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倅倅建康守
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韓倅儻有謀及來安慶且燕制慕
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韓入見
必直言違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擠之韓遂歸里第子日盛巴
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日與之講論經理臺臺
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詰難如燕特俄除知潮州
辭不行差上官豪州明道宮踰月還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
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
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史臣曰世不知儒者謂關漢事情
關學源流 卷之十 手 國學源流

韓從朱熹遊熹妻以女慶元中卜築建陽考亭寓居卒業二十
年熹沒韓為主喪禮嘉定丙子罷漢陽守奉祠歸考亭是歲
遷三山通志

先生與直卿書云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為甚幸但早年失
母關子禮教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說說便
不至曠敗乃善 文集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
不輕千萬勉旃 又曰見謀于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模甚廣
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掛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為直卿作
小屋亦不難矣

先生問黃餘論語近讀得如何幹曰尚看不熟先生曰這也急
不得亦不可慢功效不可急工夫不可慢

直卿言幸勿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初不者斬開羅者
配先生曰這便見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
之只是粗法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
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國學源流

卷之十

六

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言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
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算數乎

勉齋古禮經傳續通解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
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為勉齋黃先生編之勉齋修政
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
書為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
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指擊後世靈壞人心之邪說以
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畏服國式祭
禮遺業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
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
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

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
豈不痛哉 文獻通考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間或有看不好處朱子語類下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
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
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
術去處得這事却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
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
說風花雪月莫是帶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
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
却淺陋了

國學源流

卷之十

七

書來知其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病無他念只
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庶
幾乎文集

黃震讀勉齋文集論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
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為集大成晦庵既沒門
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
江西則甘文公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
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
強毅自立足以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
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為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為道
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為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

如其公刊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詳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為君子晦庵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為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於晦庵歿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豈惟確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寧臨川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淮陽慷慨事功又皆卓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妻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文宏肆暢達影影聯聯

國學源流

卷之十

九

翁不為講義而勉齋講義二十四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講學者嘗曰人不知禮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出沒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教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為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勉齋之生雖在諸儒後故以居乾淳三年先生之次明晦庵之傳在焉黃日抄朱子與黃直卿書云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即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為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世人見處淺狹例

如此令人慨嘆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添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為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鯁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

微言二十四條

勉齋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勉齋文集下同

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

國學源流

卷之十

九

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遇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似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黃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深語孟說得較闊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答黃直卿書

直卿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必有志有志者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魏公才短然被他有志後終竟做得來也正

問漢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繞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願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勉齋文集下同敬是人之本體人為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畏正欲收斂他依元恁地

為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况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萬里如涉溟渤且要振刷精神

學源流

卷之十

十一

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褻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至全無着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勉齋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

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為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性理下同

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
吳伯英與黃直卿論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不稅有稅者不產何暇議古朱子語錄下同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覺者既有間抑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悔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着

學源流

卷之十

十一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故化言兩在者在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

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朱子語類

詔按勉齋在朱門可謂得紫陽正傳者論語論君子修己本于敬中庸論天道人道本于誠敬則學有所執持誠則學有所歸着勉齋蓋知所本者故所言拳拳不違于是以收歛本體論敬以無妄不欺論誠又以不自止足為戒脩廢曰南軒云亡所望于賢者不輕又垂沒囑曰吾道之託在此嗚呼豈虛哉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顧子之樂亦不怠地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

關學源流

八卷之十

主

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又與直卿書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惟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文集下同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為耶

又曰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

詔按道之傳不傳在天而其可傳不可傳在已世未有黃鍾大呂埋沒而無聞者這去處却實有个天在孔子于魯有狂士之思孟子叙道統堯舜禹湯文武之傳有見知聞知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感古聖賢荷一脉未鉢所自任所望于後者每如此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者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為入只觀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摹則亦不須用此也可早為之越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又與直卿書下同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

關學源流

八卷之十

主

桂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潛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憂慮非昔時比藏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嫌煩為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莫禮直卿何留東陽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喻及

何北山先生父崇道公為臨川丞時黃勉齋先生為莘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大率相同莫逆於心勉齋為紫陽高弟崇道公素尊慕紫陽之學以二子師事焉勉齋以先生資稟之粹悉授以師友傳授之的瀛洛淵源之真講論或至夜分又

崇道夫人蔣氏與勉齋夫人朱氏相得如姊妹每得聞紫陽
家庭之訓亦以示先生見何氏家傳金華正學篇

直卿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
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
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
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

蔡元定

文節公西山先生

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
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教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
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見益精
登西山絕頂忍饑寒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

學源流

卷之十

古

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
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寺少卿尤袤
秘書少監楊萬里連疏薦為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
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蔡諫承風專
肆排擊然猶未敢顯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劄三傑為言官始連
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
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
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典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
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元定賦詩曰執手相笑別母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
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十里脚為流血無幾微

見言而至春陵遠近來學者崇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
有名士挾才簡傲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
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

來何忍拒之若有偶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
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
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佐胃既誅贈迪功
郎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
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覽者
一過目輒解其書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什四書
及為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各索一書則屬元定
起稿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

學源流

卷之十

古

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職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
窮之辯不可復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
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
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序見宋史儒林傳

遺事二十二條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契
菜事魔之妖術以售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改召四方
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五相與餐飽食淡水寒帶博或會徒
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間之堂潛形匿迹如鬼
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乞送別州編管

又按別錄云晦庵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淨

安晦翁性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窓外無嗟勞語以連日常
泰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酸酒至飲皆醉聊
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卧方坐飲橋上
詹元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宋名臣言行錄

上即位召朱文公于長沙拜趙忠定公為右丞相一時名勝
多萃自丞相能言者適指丞相為權臣指道學為偽學引繩
排根而低胃顯政矣十餘年間臺諫之議論非攻偽學不談
臣之自鬻非攻偽學不售先生謫道州居二年得病以歿先
是至營道未幾學者漸殺先生愛之曰神人惡衆主其殆不
免也劉煥蔡西山墓誌銘

元定母詹氏元定在娘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日瞻
仰焉元定生穎悟臨歿時有二聲若巨石墜隔間享年六十
有四同上

鄧按牧堂這一節此亦是古人胎教之法其授元定程氏張
邵三書此真得古人蒙養之法自西山及子與孫奕世皆
賢不偶然也

鶴林主露口瀝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
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
有一蔡西山出焉普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
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
細近年以來三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
學則幾於無傳矣

朱熹移寓建陽元定亦遷居后山里舍相望元定每謁熹必留
數日謫道州錢別蕭寺次日熹與宿於寒泉精舍猶共訂參
同契終夕不寐府志

季通云亡兄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
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囑皆有條理亦足強人
意也蔡林正卿書

嘉定庚午夏追贈季通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
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
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
是非已定爾則祖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行錄
理宗寶祐乙卯勅建西山書院繪塑文公西山二賢對榻講學
闕學源流入卷之十

像修飾兩燈相望望臺基給苗祖灑掃祠宇縣志又軒墓表
季通竟罹家難窘迫可念與方伯謀書

先生紹興癸丑游襄漢間循淮渡江道建業都城朝廷之名勝
無不傾倒嘗與太學生王滋諸君游西湖聞諸君欲言于朝
行者即日命西歸墓志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為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
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
來更須細尋訂耳文集

先師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
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于世豈斯文顯晦固自有
時乎見蔡杭饒州朱子語後錄序

李綱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而不答
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朱子語類
勉齋黃氏曰晦庵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晉
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其
言論不忍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
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喏之際於先生之
門可謂傑然者矣性理下同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
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
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於一方技曲學
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與盲人所不能

關學源流

卷之十

九

讀者一見即解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
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文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
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
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源未必不惑於異端之學也故
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墓誌銘

李仕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
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
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
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庵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
經世先天圖性理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

朱子與蔡季通書云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

朱熹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其甫就仕時有士大夫
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
谷而遷喬不朕姑示于寬恩以鳴鵠而笑鳳鳳爾無沉于迷
識此輩今亦可併按也一笑晦庵文集下同

又與季通書云別後只得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為
慰其覺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
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齟齬豈敢更妄作耶此
書決然泯沒不得近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
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只似
不曾說也

關學源流

卷之十

九

汝玉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
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
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庵猶日與
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
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嘆惜又
可深為平生眼不識人之媿也

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 又曰病
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
能息心休養才緒動冊子便覺前人關略病敗欲以告人而
無可告者又不免輟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
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
如往時否耳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他是
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印納去然
亦政自非急務也文集

微言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
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
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朱子語類

朱子與季通書云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
應答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幽莽幾何其
不為不如梯稗之五穀耶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學

問學源流

卷之十

子

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
不以告也 晦庵文集

西山蔡氏皇極經世書論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為先
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為一家故
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復涵泳使倫類精熟
脉絡貫通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
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
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
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偶之畫陽九陰六之數
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
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

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者寒暑夜雨風
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
以元會運世歲日月星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
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又曰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初未有
文字但陽奇陰偶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
圖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
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
羲之圖而取象係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
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
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同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

問學源流

卷之十

子

象自為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於伏羲卦畫
奇偶之序其為道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
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則大略可見矣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
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
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
論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
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
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
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
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圖則須布圓陣地

方則須布方陣亦宜容釋論也

朱子與李通書云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
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德辨惑而成德
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恥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
之書類至于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能真使一劍兩段亦
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敬懼之心以防其源
則庶乎其可耳

先生常論中脛已發未發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
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
以為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未發之中後十年再與元定辨論
終始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

關學源流

卷之十

七

程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
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
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
而思已無及李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理會自家
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
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因顧賀孫
曰公卿問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止心須是格
住這心致知知了了的當常常知覺他所見既如彼便將聖
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幾這都是不曾
平心讀聖賢之書謂隨事而思無事不消思聖賢也自有如
此說時節然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已極而至於參天地

贊化育也只是這箇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蔡云陸子靜正
是不要理會許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象山此正記
其所忌曰固是蔡云若一向是禪時也終是尚曰只是許多
模樣是甚道理如此若實見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許多道理
不待辯而明

詔按中脛曰凡事豫則立思慮亦是豫處天下事何事不以
不思而錯但不可過于思過思則反疑而亂矣傳曰思者
聖功之本又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論語有九思千古賢
關聖脉正在此其謂思不出其位亦是言君子當專局物
際不妄思不徒思無益焉耳釋氏欲絕念遺世却與吾儒
不同程次卿陳叔向等正皆坐此弊子靜然亦有思慮只
不要理會許多至論義理古今人物却不免有差却者亦
是此處不透

關學源流

卷之十

七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十一

陳淳

北溪先生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聞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以廢棄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通貫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本固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

閩學源流

卷之十一

乙

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微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

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功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置然後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實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過鎔錙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

閩學源流

卷之十一

二

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托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號筠谷頤口金山所開子集又編次其文為五十卷

宋史道學傳

遺事九

淳值文公守其鄉受教及去淳久力學十年性質之先生告曰
常大作下學之功毋遂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事從事于所
其母遂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于博約毋遂求顏
子之卓爾先生蓋許淳以曾點之意而勉淳以子路毋求公
西華之事也見墓志下同

先生在嚴陵學宮坐卓北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
體統等四篇詆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

陳安卿問教女子之法曰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

陳安卿問律起何時曰律是從古來的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
理會了但是而今那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屬世宗

國學源流

卷之十一

三

造朱子語錄上下同

先生謂淳曰安卿須是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須是開闢方始展拓若只如此恐也不解十分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

在肯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幾人矣竊
鄉孤陋未能徧求高弟弟子遺書而盡觀之但見端的固守
其師說而接引后進敷暢演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
為可敬勉齋辭嚴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為淵奧北溪辭
暢義密剖析精微而口義字解詳明皆所以為后學之津梁
以達於紫陽之室者也 金華王栢敬二先生粹言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閤內言不出於閤一段甚切何故不

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
說那防禁處朱子語類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時節氣自強而膽
自大矣

微言十六條

陳安卿問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先生曰今且
當理會常未當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
更要理會變朱子語錄下同

陳安卿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先生曰只是箇旋風下面軟上
面硬道家謂之剛風

陳淳問康節為伊川言六合之外恐未安曰公謂六合無內外

國學源流

卷之十一

四

乎淳曰理無內外曰理固無內外形則有內外若無內外則
莽莽蕩蕩一直前去無邊無際做甚收殺朱子語錄

陳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
得蓋天非氣無以命于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陳北溪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
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
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足
乃所謂人之心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
運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全純是天理
又曰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
于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于一刻之中然亦必

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同流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適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為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心只以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邪邪說雖粗而意極切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又太泥起樓起閣

國學源流

大卷之五

五

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與萬物為一之前微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已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顛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

心法本言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其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見北溪文集下同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愛也愛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國學源流

大卷之五

五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而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先孰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認按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又曰離陰陽則無道此即大易理氣本旨陳北溪引周子太極動靜之說本于

此彼莊列老釋所論却帶于一偏了

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無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為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胡按人才有識便有志識到者志亦到胡文定傳家錄云立志

關學源流

卷之十一

七

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此蓋是吾人立志箇樣子明道年十四五便知學聖人范希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事為己任此是何等氣魄古聖賢成已成物之道備于此矣今世儘有好資質的人却不知志于道如北溪所云謹厚者亦難得惟悠悠逐世俗浮沉一生甘于卑陋過了可惜看來此只是無識見不到耳

陳北溪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括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大難底不見其為難至確確至勞苦處不見其為確確勞苦橫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

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粘滯底意見而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吝而夫子與點之意類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肅焉飛魚躍底意周子灑落程子活潑潑底

意覺見得都在面而其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為此理之大處却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矣先生曰恁地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

關學源流

卷之十一

八

便將許多都掉了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學必深造以道便是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云至哉坤元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止老氏說通於一萬事非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因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當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

只恐孤單沒合殺下稍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
思朱子語類

詔按北溪這一段問語說日用天理流行撞着大事小事便
小心盡力以理做去這便是吾人元來本體而以一敬字
在身上做主宰運用便是吾人切實工夫北溪此論即所
謂學問總會處晦庵所答即是學問總會盡精微處然精
微能盡事事停當節節通透而總會益一以貫之矣而求
經義栽培義理禮儀威儀日用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
易三百八十四爻此皆敬本體中事即此便是仁體即此
便是與點即此便是中庸為飛魚躍即此便是顏樂則信
周程灝洛活潑處不然只是說到頭沒總會却差後幾分
關學源流 卷之十 九

氏去矣

蔡沉

文正公九峯先生

字仲默元定次子從朱熹游熹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
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又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
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及復者數十年然
後成書往往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初沉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
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悅元定沒徒步
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
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卒謚文正 國朝正統間詔
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八閩通誌

遺事三條

偽學之論與聘君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聘君不幸沒
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慨謝卻之
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墓表同

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聞其
微問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灑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
背歷歷如指諸掌其文長于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
中至其吟咏性情慕為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
以詩自命而已

真西山九峯墓表云德秀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牀下而喜觀
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米幾過于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
暇則相從質問所得未悟後三年之渾詣諸君以別戶庭幽

關學源流

卷之十

十

紫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然若圖
繪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晦蔡元思繼至引觴餘酌各論迭
發雜以辯爭竟日散去比年退處念一相從虛峯幔亭迄不
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晦父皆無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為
千載之訣其亦可悲也

微言五條

蔡九峯書經序云夫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
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
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
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
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

樂教化心之發也此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
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
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
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見書經大全

于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易之數
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
立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
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
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

圖書源流

八卷之十

上

數不傳後世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
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附會自
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之所以失得其
非其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
足以語此蓋未

朱子答仲默書云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護附
去想未暇有且煩為收起鄉後商量也漳州陳安卿在此其
學甚進晦庵文集下同

又書曰年來病勢交攻因悼日甚有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
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
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

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
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
為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
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抵以疏文
為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
曉只合闕疑其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
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
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
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
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與師以誅之聖人

圖書源流

八卷之十

上

氣象大不如北又成王方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
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
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若危之宮逼
唐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告求不幸成
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
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按蔡九峯一生精神心力盡于書自文公沒十年始克成
編削文定一生精神心力盡于春秋棲遲衡岳下沈酣三
十年始上手朝古人疏經釋傳不苟如此其與漢儒挾膠
網訓詁文義者不同其為史外傳心之要典深得二帝三

王心術行事之數列于學官傳行于世豈偶然者哉

劉煥

文簡公集卷之十一

翰林梅伯建陽人與中炳受學于朱氏自祖無乾道八年第進士慶元中通判漳州未上丁文報為學禁典從其講道武夷崇安莊山房為終隱之計差知德慶府召為尚書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久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遷國子司業言于丞相史彌遠請以真所著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疏乞罷偽學之說以息邪說正人心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章句月行之除惟刑部侍郎無國子祭酒燕太子左諭德轉廷臣爭務容煥奏願明詔大臣樂與忠諫以作士氣深獲

閩學源流

入卷之十一

十一

倭以肅其條冬雷之過選監司以考察食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水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燕工部侍郎亢旱求言上封事曰上既聞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特政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若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失甘言之疾華言之腹陛下受之而不覺矣權工部尚書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皆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數陳之卒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漢經筵故事東宮詩前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集 閩通誌

遺事

四

朱子得道南之傳以道為己任聚徒考亭大倡斯文于時及門之士無慮千數而生與同鄉親炙最久得其心傳者惟蔡西

山蔡九峯之父子劉文簡劉文安之兄弟而已特韓氏胃當

國偽學禁興西山先生遠貶道州資志以沒文簡公亦以阮

千權奸濬回贛州坑冶司三考不得代會僞冒被誅公乃自

廣東茶鹽司赴行在除尚書佐郎官未幾遷國子司業尋遷

祭酒時學禁方嚴疏請頒文公四書于太學學者稍務以迨

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公之力也縣誌雲莊書院記

雲莊孫涇書云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梅庵

之講學于雲谷也我父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游從最久

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先特凌絕頂豁然觀天地人

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

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遺其微者

閩學源流

入卷之十一

十一

莊皆各中虛室名也舊藏雲莊所抄諸經教說鉅帙兵燹之餘其存之者蓋千百之什一耳

朱子與劉晦伯書曰晦伯人來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

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為疑可更思

之周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

晦庵文集

綸每夜歛衽默坐虛心省察嘗曰夜半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

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故其立之所為夜之所思也又患學者

有名無實記天台四先生祠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若超其名以為高入乎耳出乎口者皆先生之罪

人也雲莊文集并附誌

史 92-157

微言二條

燭為司業進對言治道原于士風士風本于學術聖祖承以
為先務慶元以來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
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以偽學而禁其書指揮更
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又言合法惠
取行藝今但考藝而畧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
講朱熹等南來口下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
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乞願下兩學為諸生齋規與舊
學規並行從之初公既與宮僚即丐免祭酒請專意講學
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官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講易天
行從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

國學源流

八卷之十一

五

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講孟子養心章則
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應酬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
之然後定而能應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為心害者
而已雖物欲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欲而不自
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多慾則慾為主寡慾則心為主然
人有形色即有慾非可絕也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
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無非慾也惟君子之慾有制而不
過則心常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至仁宗
損卦慾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念害物人之處身易以
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為甚人能于忿慾之時稍
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嗜慾動時

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
慾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是在正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
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
也召南夫人之德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其亂也未嘗不起
于閨門帷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
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此又讀詩之要也

朱熹文集

朱子答晦伯書云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
已為之諸為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私我見太重
恐亦為學道之障也

廖德明

國學源流

八卷之十一

六

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陽時書讀之大悟遂棄
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
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
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懸服累官知澤
州有弊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
受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咸當薦士朝貴以書薦之
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祿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
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筵之悉假富人觴豆
其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
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
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候明嘗賞罰宣布威信

只緣呂氏思慮多程子謂其中心無主所致如虛器入水
破室致寇故言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後來學者又欲
盡屏閒見知思程子以為人心不能無感如鑑不能不照但
涵養精明則自無紛擾不待屏除也故言有主則虛虛謂邪
不能入各有攸當皆是以敬為主若岐而為二恐非程子本
意朱子曰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夫教則
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
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其初曉不得聖人教人只是
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的走來走
去那裏這是禪家說亦肉團上自有一箇無性真人

學源流

卷之十

七

朱子語類

所疑竊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違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為武
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也陳蕃王允固不得
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
驕則又不能為竊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違萌
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
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耳

答廖子晦書下同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
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
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
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德明云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雖謂之聖人

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
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
無者以為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為幻化未嘗或遇而
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輟生
取舍而可以為道乎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圓
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為足以語
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
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修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
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

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僅悠悠又曰既

學源流

卷之十

廿

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展托之論德明
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先生曰二先生所論敬
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
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
事思敬執事敬宜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德明先生語錄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
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
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朱子謂下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
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難往往教人亦不
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勝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方能為赴赴
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
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
放寬着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
太拘促了語類下同

按程子放開之言欲大而化者也張子守尺守寸之語欲
服膺勿失者也既得後如程子須放開學便有從容入聖
從心處未得時如張子須緊守學便有執德信道進步處
二先生言語皆好于學者最喫緊然余以為須緊守得始
放開得不能把持則便不能克擴道理一貫偏些子不可
圖學源流

這處工夫如孔子孟子所謂上達達造來始見

先生問潮州前此有遷客否德明答以不知先生因言子由謫
循州元城經行梅州當時有言劉器之好命用事者擬為某
州云且與他試命後放還居南都尚康強宜和末年方沒只
隔一年便自金縢之禍使其不死必召用是時天下事被人
作壞已如魚爛了如何整頓一場狼狽不小今日且無是人
望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
歷歷為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群小雖睚眦不敢動着他
韓持國趙清獻俱學佛向在衢州見清獻公家書雖佛尋常言
語奉持亦謹居家清苦之甚韓持國臥病令家人奏樂於前
就牀上輾轉稱快以此而觀則清獻所得多矣

李方子

李公晦昭武人少隸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
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米名
李公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並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
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
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選
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
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
彌遠曰此真德秀之黨使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群登其
門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侮
嘗然常嚴憚之非語人曰吾子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

圖學源流

入卷之五

七

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若有傳道精語等書
行世真德秀表甫嘗進其禹貢解授朝奉郎致仕其亡也天子
憫之與一子恩澤米史道學傳

遺事三條

真西山題李公晦書後曰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
學問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
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稿鄭伯元詩及
卷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
豈少哉昔坡公謂善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知者不可
勝計某於公晦亦云
公晦得諸心傳親切超詣

方子臨歸請教先生曰問關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嚴謹這是人自去做

微言十三條

方子先生語錄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體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束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住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云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一三教皆虛之

蘭學源流

入卷之士

章

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朱子語類下同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上不喪者蓋猶子繼祖與祖為體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子思喪之子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却是變禮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讀書題學者第二事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

荅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須是有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伯恭却不教人讀論語

朱子荅李公晦書曰至之一族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虛精細但前日忿不思難生此事端累及無辜為可恨耳

蘭學源流

入卷之士

章

其敵近日道人四出捕緝至有來此登門尋覓者情不及知不得收縛送官耳

晦庵文集下同

又書曰子約之亡深可痛悼不知諸公能因此事惻然於中盡還諸遷客否如其不然春陵之請適足為禍亦尚未見復之當即作書以力止其行耳近日蘇子曰任德翁文字當已見之丘春之語至今未知此近事之繁也

楊復

信齋先生

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幹相友善真德秀帥閩嘗制貴德堂于郡學以處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八閩通志

遺事六條

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

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及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貴勉齋文集下同

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傳示朋友無不嘆服但恨不得相與款語各究所蘊耳

志仁謙之孜孜不怠

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

微言三條

朱子卷志仁書曰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微固知他人不能如

學源流

入卷之十一

事

此着實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趣此心地明淨處大着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礙碍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有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附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又極分明可

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晦庵文集下同

詔按天地間只是箇理氣理無形然氣有形處理便主宰其間理固不屬先氣雖涉于形有象然理無形處氣實鼓動

其內氣亦不屬後理氣太極圖遺書正蒙皇極經世五先生論之頗悉而晦庵獨有取于濂溪余謂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天地間理氣之說更有甚分辯晦庵此數言盡之矣

又曰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而發則

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

論其志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

學源流

入卷之十一

事

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通老聞敘見訪顯侯其來不及作書因見煩為致意然又恨志仁有書社之守不能偕來為不滿耳
信齋祭禮經解自序曰勅齋嘉定乙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祭本授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後授書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釋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陳侯密

續刊喪禮又取祭禮本併刊而行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崇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復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摭彙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文獻通考

右勉齋以下八人皆晦庵高弟而勉齋北溪二先生所得晦庵者尤深他若蔡西山精于數得其易學蔡九峯李公晦作書傳釋義及禹貢解得其書學勉齋楊信齋復讓長祭二禮得其禮學陳北溪獨以心性學倡于臨漳劉雲莊以其學建明于朝廖德明以其學歷試諸州郡卓犖可觀皆朱門翹楚余故特別厝列于此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十二

范念德

字伯崇如圭之子從朱文公游深潛溫厚調處陵薄以幹敏聞就辟吉州錄事參軍庶動惻惻一郡稱之累遷朝奉郎江東帥機宜文公嘗得念德所著雜說讀之曰持守不羈見理漸明後文公疾且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念德黃幹尤拳拳於勉學及修正禮書為言云通志

遺事四條

晦庵盡心堂記云伯崇薄廩陵作盡心堂大書噬嗑之卦于屏上又扁其燕居所以便講學余因命其室曰讀書室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言若是而夫

南學源流

卷之十二

乙一

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泛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庶勤幹敏治獄小寃必白姦民無所幸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方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邁于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乎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

龍泉傅范伯崇寄南軒書云今日氣象皆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共舉吾民得樂其生耶穢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丁亥訪南軒于長沙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晉長沙再閱月與南軒諸登衡岳至衡州而別有南岳倡酬集崇陽年譜

去年春間得伯崇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整實做工夫後來自別此亦是一格也延平答問

微言 五條

朱子與范念德書曰日用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庶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謹密不

學源流 卷之十二

二十一

可忍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亦無所不用其敬則庶乎其少過矣見解庵文集下同
吳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關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不然說說相啗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啟之說也

又答伯崇書曰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伯恭議論甚好但每事要暢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

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飲誠待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辯之不知竟以為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文定云好辭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

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為致意

詔懷南軒長于理學說得明快所養粹然不可謂無涵養工夫也東萊長于史學議論儘好似不免有向外尋討之弊然南軒類仁說朱子間不以為然東萊詩傳亦嘗戲其為毛鄭之佞臣觀是則二先生之學又有不同者胡文定云好辭經而不喜讀書只是提箇理來橫說豎說則與涵泳得出來者終別南軒于理上書熟東萊于事上書熟二公

學源流 卷之十二

三

皆惜乎早世使不死晚年造就來所學所見必深遠大有可觀然南軒視之東萊更優也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金木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楸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為仁以孝悌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又與伯崇書云知言中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有小往復

文多未能錄寄亦懼頗有擬摘前輩之嫌如何舊說天下歸仁用呂與叔贊說夫子言性與天道用上蔡說近覺皆未是試更推之後以見告觀書比何所得因來亦告及之松所欲聞也

楊道夫

字仲思浦城人從文公游所錄有已酉以後問荅朱子實紀

遺事七條

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關佛老之功道夫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也且言其大槩耳便如董仲舒也則有疎處朱子語錄下同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着脊梁骨

南學源流

卷之十二

四

道夫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

道夫問劉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為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曰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

道夫問東坡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謂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點檢他故恁詆訾

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

道夫言文字難看且是難去辯別是非毫釐有差便入無端去

了先生曰才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一個主宰如何得是

微言二十六條

朱子答楊仲思書曰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良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文集道夫問禹之惡旨酒好善言湯之執中文王之望道未之見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之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統統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亦本是聖人又曰讀書至此使人心惕然而懼存也朱子語錄下同

南學源流

卷之十二

五

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係累耳曰然

楊道夫問正大之體難存先生曰無許多事如公昨日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要當皆以敬為本

論華嚴大旨道夫曰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被淫邪適要之佛氏要領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于大本不立

問處卿黨宗族見他有碍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逮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

是難也只得無忿嫉之心耳

詔按處宗族以恩處鄉黨以義遠去處皆有中道不可過若少和同則流矣少孤介則隘矣其間便有至失已失人莫古之君子以禮義自將固不違道索身亦終不枉道而同俗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做便達天德

道夫先生語錄云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數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礱當如百鍊金

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護說一句當時承

當者便湏百碎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宣公諳練多學吏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劉共父創第規模宏麗先生勸止之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肅意不樂也

閑了門閑了戶把斷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近思錄首卷難看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

不如語孟平鋪說去可以游心

人言何休為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紫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能為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壻也翁移書曰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以為真明道之書某云即不然

與某事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

卷之十一

也

勇之類却是道得着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

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詳人皆是

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亦此意也問邵

子云智哉晉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

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

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辦歐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

文正上供朱子語類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遂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以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弊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敢陽承

不卷之三

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但得他偶然自知亦奈何坡公作溫公神道碑敘事甚畧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矣這見得眼目尚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溫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為一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處事宜苟然哉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勞之功益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矣曰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夫狄盛強其為此舉實為下策

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爾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正其矣坡公因紹聖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爾朱子語類下同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

不卷之三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得使其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皆是亂說非與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得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耳他却又商量

老蘇辯奸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質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

然面垢身汙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奸以此等為奸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微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龍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於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蕪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朱子語類

楊驥

字子昂道夫族兄所錄有已酉甲寅問答

朱子實紀

微言六條

先生嘗謂曰讀書要須索然翻了果大筆如煎藥初煎時須

學源流

卷之十一

着火待滾了却退着以慢火養之讀書亦須如此項之復讀

驥曰觀令弟却自奈煩讀書

朱子語類下同

楊驥先生語錄為學之道在諸公自去着力且如這裏有百千

條路都茅塞在裏須自去揀一條大底行如仲思昨所問數

條第一條涵養致知力行這便是為學之要

張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須刻可盡但須相從林

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

只是批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

力

楊驥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兄養得極好凡為學

也不過是焦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辟面蓋背自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何如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

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砥硤之于

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雜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以辨其是

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索當

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却別作論說以斷之方是

楊與立

與立號船山建安人道夫從兄所編次有朱子語畧及壬子問

答

朱子實紀

微言三條

學源流

卷之十三

士

與立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此病如何

先生曰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

朱子語畧下同

顏子言志是治箇驕字子路言志是治箇吝字

隨處警自收其放心

先生誨與立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

世間事無小大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的便做將去

不當做的不可做只是如此

楊若海

若海道夫之子亦從文公游有語錄

朱子實紀

遺事二條

先生嘗謂若海曰令祖全節翁孝義為至又能堅正自守當時

權貴欲一見之竟不為屈至於通判公又得張趙所知特論
凜然不肯附阿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
仰為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敬守之乎朱子語類
若海錄先生書所居桃符云愛君希道太憂國願年豐書竹林
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微言 六條

若海先生語錄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焉援以
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暴屍之禍先生和藹采非無以下
取人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
上蔡高道卓絕言論先辟善開發人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太學今學者
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蓋以我觀書則處
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於
學者

入卷之三

十一

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
尊為世名卿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於今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又又自有見處專所
聞行所知則又又自有至處見朱子語類

邵按揭道太一門父子兄弟皆從晦庵游俱有語錄語畧諸
言可謂親炙朱門知所宗者雖所造淺深未知何如然自
晦庵唱道澤溪武夷考亭之上一時樞趨自三蔡二劉之

外園門知士子進如此者亦不多得余因表列而出之千
世之士紳使有激也

童伯羽

敬義先生

伯羽字敬卿臨寧人沉默寡言好讀書詣雲谷師事朱文公文
公嘗造其居為宿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堂卿雅愛林泉不樂
仕進鄉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諸經亦有訓解八閩通誌

遺事四條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
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不可全無
思慮無邪思耳

敬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聽康子
園學源流 入卷之三 十一

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計何如曰粗可伏臘
曰更須自酌量

先生謂童伯羽曰公大抵容貌言語都急迫湏打疊了令心下
快活如一把禁絲見自禁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拿愈亂了
敬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

微言 十條

童黃卿問上一無適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看衣時
只着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語
敬卿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
朋友多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不及師如何曰正是難
處若論其服則與君父一般故禮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

則經 朱子語類下同

黃卿問誠敬寡欲曰將不誠處看便見得誠將不敬處看便見得敬將多欲看便見得寡

黃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緊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上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于不可必之功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黃卿先生語錄問荆公東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害不甚于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甚生財後來見得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

學

入卷之三

市

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千能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 玉溪師傳錄下同

先生曰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較子細

譚南軒祭禮曰欽夫信武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沒人情底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略審覆行亦何害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朱子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

劉炳

文安公陸堂先生

字紹仲建陽人與兄煥從朱熹講學於紫雲精舍時熹為

學

入卷之三

五

氏遺書方成炳兄弟研窮誦讀晨夜不怠熹嘗大書杜甫詩為大名垂宇宙一詩附炳所以屬之者甚重第淳熙戊戌進士累官至朝奉大夫乞祠閒居讀書不輟自號悠然翁炳所著有四書問目綱目要略卒謚文安學者稱曰陸堂先生 見府志并通

遺事 六條

炳從熹學一以講道明理為心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論辯參訂熹與蔡季通書曰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為棄井矣紹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又與黃直卿書曰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但蔡季通劉紹仲說欲相約束來后山若得在彼亦

易見衰老之幸也黃治通

朱子答劉韜仲書曰某選家祖述但心耗目昏老相頗見雖有書亦不能復如舊日矣得子澄書感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晦庵文集下同

又得尊丈書知莆田未行已被充川之檄朋友深以為感昨日得君晦書云沙隨已為宛轉想必無他不知竟如何但鄭嘉終是不能無疑耳今雖不攝邑華而往督賦正是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自無下腳手處若推敲不恤則得罪於民若事不辦則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勇決斷置此恐無補出場也

國學源流

八卷之三

去

道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為力但其所論紹聖之事却錯認了對頭甚可笑耳二記當作但時論正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近王子合陳膚仲來求記皆却之矣不復待偏為韜仲作也千萬諒之

趙汝愚計至先生與韜仲父子走寒泉哭之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城下具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畧語韜仲也與季通書

韜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煩惱也今時做官不論大小直是全然賭是不得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居廬陵只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

許多繁瑣亦可笑豈亦大家行著一簡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與直卿書

劉韜仲蔡季通諸人近日皆長進與劉子澄書

微言

劉炳韜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曰此學者之通患然受病不在此這前面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豈其自然乎曰都不干別事本不立耳朱子語類

劉炯

字季錦煥之弟慶元己未進士調建寧縣丞還國始令亦從之公學晚歲掛冠歸倘伴于武夷之麓通志并實記

詹體仁

國學源流

八卷之三

去

字元善浦城人父熒與胡宏劉子肇游調信豐尉金人渝豐徙往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屬體仁少從朱文公游紹興初第進士為太常少卿時光宗久不過重華宮體仁陞對首陳父子至思以開廣聖孝孝宗崩抗疏請光宗親臨祥祭復密贊趙汝愚定大策建議壽皇宜諡曰孝卒用其言體仁又言永阜陵地勢平下非所以安安神靈與宰相議異出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始體仁嘗提舉浙西常平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韓侂胄躡躑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焉得以污我未幾果敗除司農卿時侂胄議開禧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且預知皇甫斌之敗體仁頓首特立博極群書退居嘗川其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真德

秀早從其游嘗聞居官臨民之法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通志并府誌

遺事

元善每相見便說氣數讖緯此不足憑只是他由天命然亦由人事緣有此事得人去理會便了朱子語類

微言

朱子答元善書曰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又不值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為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氣

國學源流

大卷之三

九

心之所處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着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為之未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晦庵文集上同

魏應仲

應仲字孝伯元履之子從文公遊舉國學進士府志并朱子集

微言三條

文公與魏應仲書云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青望之意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褻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晦庵文集下同

黃氏震曰力學之說見與魏應仲書居官之說見與范伯崇書皆當寫出服行者也

朱子與元履書曰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寡則行如濬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

國學源流

大卷之三

九

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又附答魏元履書云案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琰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釋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謫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

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閒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李宗思

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從文公游朱子稱其為斯教事以古人為己之學教人朱子門人實紀

遺事四條

伯諫前日過此李通亦來會相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夫命之謂性此句為實為空渠以為實渠曰如此則作空見者

問學源流

入卷之五

十

誤矣李通又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為異議斯惑則吾道又得此人其實稟志尚過人數等真有望矣

晦庵文集下同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又曰聖門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釋氏之云正覺固然然其本果安在乎此有李伯諫往時弱于佛學近忽欲知其非昨來此番數日李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不佳誠心欲為為己之學然初猶戀着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

與林擇之書

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却放倒了大抵吾輩于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

按晦庵謂貨色兩關打不透便無話可說可知這是人學問根源一箇大人是開古來這處沉沒了幾多英雄余因學錄嘗亦云豪傑過不得此關惟聖賢能過此關蓋聖賢慎獨克己工夫熟惻性情路頭學脉縱容天地間事動得破把得定吾名教中何限樂地一抹之外便為長物人一生樂身心敗名檢行義者莫大于此伯諫平生愛說禪這二關立不住更說何禪也

微言四條

朱子答李伯諫書曰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來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僅有好處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處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

問學源流

入卷之五

五

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耐耐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于為人而不為己若實有為己之心但于此顯然處嚴立課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矣宜必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者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來書云以理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意謂認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為非意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詳此乃

知所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其前書已奉答矣然曹

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粗

疎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

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

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

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

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

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來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

恐懼至於便溺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

哉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于此

南學源流

入卷之十二

七

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中韓之

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張彥清

字叔澄浦城人從朱子游得其大旨及仕光澤又與李公呂游

造詣日深續考亭淵源錄下同

葉湜

字子建建安人壯歲游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每自謂平

生匪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

江默

字德功崇安人乾道中第進士歷安溪光澤尉皆有政聲後知

建寧縣卒于官邑民像而祠之默從朱文公游文公稱其無他

嗜好一意詩書嘗考本朝典章為書名曰綱集凡三十六卷上
之又有易訓辭四書訓詁六章 通志

微言 三條

朱子與江德功書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不當汲汲于著述

既妨日用切已工夫而所說又未必徒費精力 又曰聖

賢言語意旨深遠不可遽然立論且反覆玩味權立疑義與

朋友商量庶幾稍有沉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直翁謹

愿詳審好相聚講習所論遮攔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

但在力行如何 晦庵文集

呂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古聖賢在行處做工夫不在言

處做工夫晦庵謂著述非所汲汲誠然伊川六十後方著

南學源流

入卷之十三

七

書前輩謂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感得水住伊川是

何等用功蓋涵養玩索踐履又出來的言語自別

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為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

真鄙意願德功放下目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

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之判久之漸次睹着

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且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

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

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

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

周易從頭鵲突了又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

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

陳範

範字朝弼崇安人從朱熹游登嘉定七年進士調婺源尉有大辟疑獄令佐受贓誣服吏持簿請書獄察其冤嘆曰人命如是之輕乎力爭之竟不書後果發覺令佐皆抵罪調崇仁縣丞縣令羅必源豫章先生後也見而禮之日與相從講論忽疾作乃曰是可以尸素養病乎遂作詩有云倘來軒冕無心物見在詩書足自怡即日解印還建陽志

游倪

字和之建安人所著有癸丑問答朱子語類

蘭學源流

入卷之十二

當

遺事二條

倪求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身心莫要走作走作便不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莫是主一之謂否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敬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游倪言以春秋應舉不免有科舉之累未知義理之安先生曰春秋難治做出經義往往都非經旨語錄

劉子蒙

字圻父建陽人號篋翁嘗題武夷毛竹山挨人石云九段田間砥平處箇是古來荆棘路毛竹山頭萬石叢墜馬摧輪乃其所令人自取捷徑行却與山石能挨人其餘諸詩亦膾炙人口

華登朱熹之門劉克莊嘗為序其詩集有已未文公語錄一卷見縣志及語類

呂居仁

字溫父以特科歷古田尉融州節度推官所至以儒飾吏聰訟必以人倫大誼斷曲直部使者下其所斷為州縣式居官奉法不妄有所取比歿無以為歛同僚致贈始克以喪歸朱文公嘗對黃幹稱為真廉吏朱子門人實紀并縣志

游開

字子蒙建陽人見續考亭淵源錄

遺事二條

友人游子蒙題試南宮行期偶緩通衢幸指建相繼是此公

蘭學源流

入卷之十二

革

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為可與語語者計當識之也與張孟遠書

游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先生曰便是難說錄前輩諸公說轉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朱子語類

周明作

字元卿建陽人從朱子游有壬子所問答語錄見朱子語類下

微言三條

朱子嘗謂之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又曰孔子畏匡人文王因姜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只若此便是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也

周明作先生語錄見說鬼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曹晉叔

晉叔建安人 朱子門人實紀

微言

朱子答曹晉叔書曰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釋之說亦有疑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仁處若只守却剛毅不動

李源流

朱子

字要思像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文集

魏容

字元壽建陽人有戊申語錄 讀書淵源錄

黃官四條

元壽問大學先生云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柄柄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又曰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會略略回心轉意去看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

麻臨行請教先生曰學者之心立身行已應事接物大凡當以誠敬為主

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明曉道為學是大事大抵學者讀書窮理識得道理去做人

陳繼通

字朝瑞建陽人從文公游居與文公隣壯老相從于學家藏文公往來書帖甚衆登紹興四年第得尉丞豐未上而沒 真西山

吳維

字和中建陽人從文公游有所錄問答 朱子語類

微言 三條

李維申說合於心者為仁曰却是從義上去不如前曰就存得此心便是仁却是因舉五事語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說

李源流

朱子

極好 朱子語類下同

雉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曰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

饒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先儒自為一說橫渠又自為一說看來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饒餘起文謂父不以其祭其子夫不以其祭其妻舉其輕者言則他可知矣

余大雅

大雅順昌人良弼之子與劔浦游敬仲同時從朱熹遊每見必

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大雅嘗有詩云
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決破本根說不作徒
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
熟便得周旋事仰鑽嘉深與其進兩捧卿書有朱子語錄一卷
見八閩通志

遺事 五條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請教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
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進處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某
前此說話亦覺悠悠而學于某者皆不作切己工夫故亦少
見特然可恃者諸公若要便從今日做去不然只務為說
話徒無益也 語類下同

問學源流

卷之三

宋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教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諸語
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
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問吾輩之貧者今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
無甚害陸家因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閭云但此等事如在門
限裏一動着脚便在此門限外矣

余正叔嘗言人家不善教子弟先生曰風俗弄得到這裏可
哀朱子語類

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與陳才卿書

微言 十二條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

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于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
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于用敬有
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晦庵文集下同

前日三詩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禁都是平日對答說相
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

大雅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
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
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情
甚其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
舒可謂人家矣 朱子語類下同

朱子答余正叔書曰吾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
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唯需畢力鑽研而後已耳

卷之三

宋

大雅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

正叔見先生言明心定心等說因言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個三歲孩兒也道得八上歲孩
行不得

余大雅先生語錄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言
幾字然辭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渾字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
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川化義犯外復
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進
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國說人心不可使小其後人移於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
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使人各得
盡其情多少快活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
之間若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
無醫處矣

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

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如論語說顏淵克己復禮
頂說要先格物然後克己其與說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
若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容中道時皆要克己如格物

國學遺

八卷之七

字

作處他元說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其用
其與說此譬如吾夫子前面致恭盡禮於人而吾輩乃奮怒
攘臂於其後他聞說即改此類甚衆若孟子則未經修為人
傳去印了彼亦自悔出仕後不曾看得文字未及修孟子而
卒蓋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着一片說入太極
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把與一般頑闊者看以作其
喜學之意曰此亦呂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既與他
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但朱子語類

余大猷

字方叔順昌人大雅之弟從文公游朱子稱其看道理極實朱
子門人實紀

微言二條

朱子答余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
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
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理則未嘗不同故
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
則又非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
不具耳若如所謂終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
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備之處也而可乎
又曰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晦庵文集上同

游敬仲

敬仲字連叔南劍人從文公游見語類并實紀

國學遺

八卷之七

字

微言五條

敬仲先生語錄西銘大綱理一而分殊龜山疑其兼愛德齊未
深曉西銘之義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吾其性兩句上朱子語類下同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嘗見徐侍郎書三字帖為主位前云磨光堅竟不曉所謂後先
意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鍼口之類比書於腹曰磨光堅
謹勿言畏泰禍也朱子語類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鄧綱

字衛老將樂人有近思錄問答朱子實紀

微言

朱子答衛老書曰昨所論鬼神者甚有條理不易看如此又以楊墨為學仁義而過者則非是彼乃正為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湏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工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又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籠罩將去即人人會說要高明妙亦得但不濟事及害事耳

李閔祖

字守約光澤人父呂字賓老於郁為從子初從郁游而又見朱熹於鹿耳已深於易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真知易之

國學源流

入卷之十二

十一

所在而善言變反害於易矣有周易義說及澹軒集十二卷開祖早受學家庭已而與其二弟同從朱熹講學為志學問雖力精思論議確實真置之西塾訓諸孫為編中履章句或問義理第嘉定辛未進士調靜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儒滑使陳孔碩咸容以決此事暇日詣學與諸生講解士習公變辭古田令陝廣西帥餘劾愼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黃幹李燾張洽陳淳皆友中之幹嘗祭以文極稱悼焉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八

遺事四條

閔祖此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應出于老氏之說朱曰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未嘗以身體之故敢如此無

忘憚而易其言耳

集古錄後甚荷哥念但向見傳潛處本中有一跋古鍾鼎帖銘載程伯謨說或分一字作兩三字或合兩三字為一字者甚有理後來見尤延之說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說以讀尚書甚有功以是常欲得之而悔當時不及傳錄煩為尋訪恐有別本只為檢此一段來也

朱子讀守約父李賓老王澗詩偶成獨抱琵琶過玉溪朗然清夜月明時秋今已是無心久却怕山前荷葉知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大狗護更少放寬緩固好然大狗則是道型不盡處事亦往往急迫道理不只在一段湏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國學源流

入卷之十三

十一

微言 十三條

朱子答守約書曰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今格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及身且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所喻養母之名亦未正養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總麻而大無服若母則侯禮有公子為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已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

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已者之正為母也至如封
叔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族母也通典之說未暇
檢但以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為比則承宗廟社稷
之重者恐不得為父所生之祖者母持重矣明庵文集

開祖先生語錄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
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下同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
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
二三十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某法某事
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權兵自肆耳
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車敗等

國學源流

八卷之五

書

大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如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
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
世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

王名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便作謗書如封禪書所載祠祀事樂

書載得神馬為太一歌汲黯進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下面却忽然寫許多禮記又如

律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替嘆一場全似箇醉人

東轅西轅觀此等處恐是有意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

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

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
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
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朱子語類下同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
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蕤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
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
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
能為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因言佛
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
數器所以合也

國學源流

八卷之五

書

詔按天地間事有常變而理無常變然樂有雅部胡部不同
道有吾儒佛氏不一蓋人所習之異耳若夫聲氣之元生
物之本則無有異者然余意天地子夷夏界限風氣數器
却終是有不合不同處

其氣質有病多在忿懣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又曰老子之術須自家

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

李和祖

字時可閩祖之弟在朱門詳實詳明用心精切嘗以養命編著
說三十餘卷朱子門人實紀

微言三條

朱子答李時可書曰所喻子文事大槩得之但專以愛言似未盡耳嘗聞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則子文合下便有未仁處不待語其愛之不廣然後知其未仁也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時庵文集下月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義理

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

李壯祖

字處謙與閔祖同登第從文公游調閩清尉其亦嘉其有志真德秀嘗以典刑人物薦之通志

微言二條

朱子與李處謙書曰大抵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

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覺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壯祖先生語錄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勞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所得似鷄肋焉

李文子

字公謹方子之弟亦從文公游紹興四年登第歷知漳州為學者宗仰有所錄問答朱子實紀并通志

遺事二條

李公謹問讀書且有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總佳地只是要務

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如何可先如此立心語類

詔按昭武宋紹興慶元間理學為盛自李光祖郁從龜山門下而守約時可處謙及方子兄弟亦俱從晦庵游他若何大和叔京父子亦從事往來馬東平及晦庵之門親依不失其正一時師友淵源其可尚如此

丘珏

字玉父邵武人所錄有主敬問答朱子門人實紀

微言

丘玉父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蓋此理在已不在人得之于心而行之于身方有餘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須是見得不可相舍處便自然着做今學者

自不以為餓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如何強他使飲

許孝恭

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身嚴整起居有常度論者確實

微言

朱子答黃令裕書曰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此只是急迫之病道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

晦庵文集

馮允中

字作肅邵武人從學朱熹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及教養性情心術之說甚善熹多許可之嘗名其所居曰見齋云

國學源流

卷之十一

增一

微言二條

朱子答作肅書曰作肅謂性者理之會却好又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曰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審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

晦庵文集

又書云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學者求為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

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劉剛中

字德言光澤人自少慷慨讀老莊荀楊之書詞義有契輒為之斧後登朱熹門熹首問讀何書如何用工剛中以所業對熹曰此非乃所學也剛中遂專聽熹言熹為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幹友善切磋之益居多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從學者甚眾嘉定四年第進士調漢陽簿轉蘭溪丞所著有師友問答集西漢奇語若干卷八閩通志

微言

先生一日問剛中平時讀何書剛中說有語孟荀楊老莊生疏諸書先生云須看語孟若荀楊適誤人之書莊老適誤人

國學源流

卷之十一

增一

葉武子

字成之邵武人受學文公補太學生朝議欲函侂冑首和虜者武子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扣閣力爭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彬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為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入為宗學博士嘗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陞對論罷之進直寶謨閣平生所得於易為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於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淳祐初詔武子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加直龍圖閣尋加秘閣修撰

通志

上官謚

字安國悟之孫從朱熹遊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

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卒通志并實紀

李東

字子賢綱放孫受學朱熹號精敏登紹熙進士第為廬陵簿秩滿周必大錢以詩云地踰江關秀氣燕玉成界尺直方廬西曹又處習鑿齒高士惟知孫子嚴遷知萬安縣黃幹以書薦於漕使楊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八閩通志

葉寅

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英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俊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修飭登朱熹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鄉人敬嘆之八閩通志

吳壽昌

入卷之十二

吳壽昌

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疎山喜談禪後游朱熹之門著問義畧八閩通志

遺事 四條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為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鵲鳴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朱子語類

壽昌問為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

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有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渠將中廚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撥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看問人朱子語類下同

先生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于高明猶賢于一等輩因問子遊廬山常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聞之今見有一子順字龜父者在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科舉始得

先生問吳壽昌近日教誨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晚些義理午後即念些蘇文之類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木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後正色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微言 三條

壽昌先生語錄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然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辭失志了

尚軒下公叔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移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任希夷

字伯起其先眉州人祖賢臣始家邵武希夷第淳熙乙未進士調浦城主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開濟士也開禧初為太常簿奏乞編次紹熙以來禮書從之遷禮部尚書嘗言周惇頤程頤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進端明殿學士燕權叅知政事卒謚宣獻八閩通志

遺事 二條

朱子答任伯起書曰詳觀來喻謂世味漸添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用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暮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

關學源流

天卷之十一

中

此不知曾見此書否 晦庵文集下同

又書曰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前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呂英

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中第進士從學朱熹有論語問答畧

遺事

朱子與呂茂實書曰近來覺向時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

與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乃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待守上用力但不合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于怪異耳 晦庵文集

黃仲本

仲本邵武人從文公遊朱子與方伯謨書云茂實仲本前月到此却得靜坐兩日說話頗款 朱子文集下同

微言

朱子跋黃仲本朋友說云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爵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擬者矣

關學源流

八卷之十一

四

者天爵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爵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爵之所賴以正者也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予嘗思之父子兄弟天爵之親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予始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警云

饒幹

字廷老邵武人淳熙二年第進士調知長沙縣適朱熹為守幹
夙興治事暇即聽講八閩通志

遺事一條

朱子與饒廷老書曰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
見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行
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偽道
近家易以偽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其費始判矣

梁琢

字文叔邵武人從朱熹游刻志勵學所論為學工夫及體
魄鬼神之說甚多許可之又輯熹語錄清墨石刻八閩通志

遺事二條

朱子答文叔書曰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
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
看史矣

朱子文集下同

又曰近看孟子見人叩道性善禰堯舜此是第一義看得透信
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又引成醜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
如此發憤勇往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
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
下工夫不然即是盡脂錢米無直覺得力處也

劉炎

字潛夫邵武人游朱熹之門熹卒祭以文云云有語錄一卷

楊方

字子直長汀人號澹軒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初登第平生
心慕朱熹調大陽尉還道崇安參湯請數月面受所傳而歸趙
汝愚帥野將機宜汝愚尊為子朝召對權宗正寺簿外知建
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
出知吉州偽學禁典坐汝愚黨罷歸漳州閉門讀書黨禁解
起家知撫州未幾奉祠嘉定更化召為右侍郎官進考功郎官
不三月復積忤以去踰卅歲以顛介老成除直寶謨閣廣西提
刑所歷不憚煙瘴卒于象州有語錄一卷通志

遺事三條

包顯道言楊子直論孟子四端也說得未是先生笑曰他

去是

去是

去是

去是

煩作小楷四箴百十字此箴近覺旨意精密直所謂一棒一條

痕一摺一掌血有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

答季通書云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
曾入題只云少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故人親舊
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濬庵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
泰槍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
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數惜又可深為平生眼不識人之
愧也

微言 七條

朱子答楊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
威嚴恪敬容貌整思慮正衣冠事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
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矣

周學源流

卷之三

三

如一矣豈陸崇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

又書云世間喻于義者則為君子喻于利者即是小人而近來
一種議論題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
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又書云來書譙責不少置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
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
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為大學壓
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崇意欲損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
當所言非是亦望且為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
實是之歸幸甚平時與老兄講論常是不曾合殺只被中間
一句不合便象見怒更不暇復論前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

開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
有益而反積為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
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日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事
厮炒使旁觀指目益為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
將闕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後已
此不絜矩之過願更思之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最大病近日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開
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楊方先生語錄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今學者忙得下不敢
睡朱子語類下四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慨者惟於趙子
周學源流

卷之三

四

直黃文叔見之耳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明道語宏太伊川語親切

伯敏嘗有詩陳象山云紛紛枝葉護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其

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時朱李繹楊

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

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

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

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

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葵太甲孟子牛山之

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見象山語
老終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林用中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後聞朱文公教授建安復往從焉文公嘗稱其通悟脩謹嗜學不倦謂為良友與建陽蔡元定齊名張栻守潭州文公偕用中往訪之聚首年餘有南嶽唱酬集用中蚤厭科舉業不求仕進石塾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為一往後不復出趙汝愚帥閩日嘗親過其門訪以政事文公屢與何叔京書用中卒于孫世以文行名家邑宰洪天錫皆扁其門曰通德通志道學

遺事 七條

閩學源流

入卷之十三

乙一

林擇之論學校有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直簡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罷朱子語類林擇之曰自通典後也無人理會禮本朝但有陳詳道陸佃理會來曰陳詳道理會也穩陸師農有好處但杜撰處多

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 又曰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為多與何叔京書

林擇之論人物先生曰前人多詐浮朴無偽者陳魏公而已春風駘蕩家家到天理流行事事清此南軒題桃符云爾擇之議之 朱子語類

擇之講論精氣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感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却不得別白是非也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先生云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可以治躁心擇之所造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因說林擇之曰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徐又曰到他已分事事却暗詳類上同

微言 十四條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先生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偏廢如車兩輪如鳥兩翼語畢

閩學源流

入卷之十三

乙一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使直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正論晦庵文集下同

又與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和渠渠相及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語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

夫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考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各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

俱與擇之書下同

燕近來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又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其能久耶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最後論佛學尤可駭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喪之甚哉

呂家學問

入卷之十三

三

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爲戒

按學貴聞道呂公家傳與胡氏傳家錄同一所以訓子孫規世也然二公家人品雖高而學問却異呂公家三世溺于佛學而胡氏父子兄弟平生一言不及于禪吁此可以觀其志道所趨矣故晦庵謂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而胡氏傳家錄可以立食起懦學者于此處志向不可不審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介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

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晦庵文集下所論間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

林用中字序云中庸之書上言舜下言顏子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將道顏而之舜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他事矣

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切脉觀鷄之說固佳然方切脉觀鷄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

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脉之浮沉緩急鷄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鷄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延草之事皆此意爾若如來論觀鷄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脉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索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朱子語類

與林擇之書云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

關學源流

卷之十三

五

意思廣大規模開廓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為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工夫而可以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情廢不能如人意爾

詔按胡敬齋云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愚以為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

顏因恁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放開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蚤求樂太蚤皆流於異端余謂敬齋所云最切今世儒病痛與晦庵所言相出入晦庵謂上蔡論放開忒蚤語有病然死而後已亦豈有放開得時耶上蔡又謂為飛魚躍便入堯舜氣象孔子由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不踰矩此等處工夫亦豈有可一超直入者耶故欲放開而無自開大實功終不能擺脫得開欲求孔顏樂處而不得所樂實地則亦徒涉于想像恐非所謂真樂也敬齋謂放開求樂太早皆流于異端此是醒心語學者不可不察

林允中

關學源流

卷之十三

六

字據之用中之弟朱子稱其專志苦學所著有草堂集朱子門人

遺事

晦庵林允中字序云擴之從予遊四五年矣余察其為人蓋晦外而明于內擴外而敏其中者予有取焉今年還自吳中過予潭溪之上番語三日間請予文以序其字嘗聞之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者用之壯水之清也決之長其理然也擴之誠自病其才之未充而欲卒大之耶則亦及其本務其實而已矣

陳孔碩

北山先生

孔碩字廣仲候官人徙居懷安祖信為君掌籍靖康初福州

龍殺守臣柳廷俊將致討僭抱籍焚之家人泣諫恐致禍
信曰吾以一身易十命固所甘也朱晦庵稱其長者父衡質直
重厚為鄉善人晦庵為銘墓稱其天資過人雖未嘗問學而卒
能自拔于流俗孔碩少即刻志力學以聖賢自期嘗從張南軒
呂東萊游後復借其兄孔風拜晦庵於武夷甚為所器重淳熙
初登進士第歷處州教授邵武瑞金知縣淮東廣西提舉常平
終秘閣修撰在處州成就後學居多在瑞金嘗新文廟初墮璣
道社舍民蒙其惠在淮東叛寇胡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韓某死
士迎擊破之凡其所蒞俱有古良吏之風所著有中庸大學解
北山集行於世學者稱為北山先生卒祠於學八閩通志

遺事 三條

學源流

八卷之三

七

調婺州戶曹暇即詣東萊講學東萊死心喪三年與楊淡軒葉
水心友善在朝數以忤史彌遠不容自廣西歸杜門著書
先生與陳南仲書云學記本當作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
著甚來由立此標榜招奉慈賜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斟酌
耳又况韓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為人指笑
詔按晦庵辭南仲學記招奉慈賜數言此是晦庵處變警心
語不獨作文章一事然也道學本為人所忌舉世皆好色
而余獨以不好色為言舉世皆好利而子獨以不好利為
言這去處于彼輒有妨礙形人之短人便不堪安得不取
謗毀致拳賜耶人有箇真學問在不須言語標榜但古人
處濁世遇惡人用晦慎修自有一種底道理不可不察

真西山跋陳北山帖曰北山先生陳公辭章翰墨為近世第一
手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之每嘆息以為袁
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此帖與建陽
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偽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
請致厥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天子
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
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臥不出
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 西山文集

微言 六條

學源流

八卷之三

八

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
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于此得
力却遠勝看解也 與南仲書下同
又曰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蓋
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酬求假不免有虛內事
外之弊耶此雖與各晉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為失中則均
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詔按意氣太豪亦是學問籠處儉以處心義以制事家居飲
食服用樽節計量取與施假酬酢不苟故心不擾而事當
可則非所以養家亦所以養德也古未有無室家聖賢學
者只能于此處細賦下工夫斯無所失而免乎虛內事外

之整矣古人道中肅然細行學問自是如此

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

家務叢委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功實地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于一旦豁然大悟也 三條

按金艮陸氏之學似禪專于心上理會直以孟子先立其

大者為說婺州士子汨于史專于聞見上理會則以司馬

關學源流

卷之十三

九

遷為宗矣朱子謂呂子約兄弟無謂擡起箇司馬遷來直

欲與孔子比所見尤卑且下又曰海內學術不過兩說江

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又曰伯

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這去處學者須是定見定力朱子

所謂兼取其善者亦是集短取長之意若徒信已見而任

其偏則非矣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曰

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

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

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

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

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北山集畧

陳孔夙

字仁仲孔碩之兄寓平江慶元五年進士 朱子門人實紀

潘柎

瓜山先生

字謙之候官人年十六有志于道朱文公悉以所學授之平生多著述如易解尚書解之類學者號為瓜山先生卒祠于三山書院 八閩通志

遺事

柄常謂人之為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

關學源流

卷之十三

十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為訓又

以呂氏鄉約稟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已治人之方

條目具例終身所行蓋不出於此 陳安文集

微言二條

朱子答潘謙之書曰所示問目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

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

乃為的當爾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先生曰不同佛氏只是空

豁豁然和有都無了老氏猶自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

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

看了

謙之先生語錄云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于靜失之寡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清植

字立之懷安人父滋貢于鄉為李樗林之奇高弟黃幹嘗受學焉植以父命與其弟柄性武夷從朱文公遊工於文不赴場屋獨志前修專以務實為己為本師友交稱之八閩通志

微言

五條

朱子答潘立之書云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太廟

卷之十三

土

宗之家若小宗則祭上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

潘立之先生語錄云立之間楊韓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之類不易得楊子雲為人深沈會思索知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大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耳

植論曾子一貫先生曰明道說此一段甚好非程子不能道得到其曰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推己及物達道不

遠則動以人爾又問如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聖人不消言恕故集註中云借學者之事而言

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長養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還轉即是公如此還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職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俱朱子語類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嘗云人不惟不知至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就着陸只鶴然

學源流

卷之十三

志二

過先生因諸生問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過事未必皆能不動

鄭昭先

文靖公

字景紹閬縣人初主浦城簿嘆曰僥倖一第問學未悉遂遊朱文公之門遂知歸安邑民愛之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辭不拜立廟屢有奏疏言皆切直料事後多中人服其先見景獻太子薨建儲未定昭先謂當以仁宗為法廟諱始決居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常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為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為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陳必以為名言一夕有星墜于故居遂卒諡文靖有日湖遺稿五十卷真德秀為序八

遺事二條

朱子與鄭景明書曰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見朱子文集下同

楊生道夫鄉居托庇甚幸聞其懦弱頗為入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態幸稍左右之今時外郡縣例以無訟為美政善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微言二條

鄭昭先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却在心裏嘗看只有程先生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知也諸家解註惟此

關學源流

八卷之三

主一

說為當語器

鄭昭先景紹請教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反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聖賢意思都不能見科舉奪志只馳騁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是識此朱子語類

劉砥

字援之世南之子也號存菴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能綴詞賦初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偏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有見於是帥其弟礪發朱文公之門文公察其為志嘉其

敏於學受先天太極圖傳克然有得文公晚修禮書砥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從仕進意年四十五卒有編王朝禮論語孟子解皆未脫稿為文醇雅宏博詩不加琢磨而能達其意入關通誌

遺事

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粗了溫公差細密又小砥曰看本朝諸公如范文正差勝否曰畢竟許多人物都不似聖賢地位麓處又麓細處又細語器

微言五條

朱子與劉履之書曰此事全在常人自家着力雖曰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見朱子語類下同

關學源流

八卷之三

主

先生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是心之用

砥問有事時雖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先生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

又問伊川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宜常如此

劉礪

字用之砥之弟也號在軒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借其兄受學于朱文公文公嘗曰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

或可謂耳與黃餘相友善及偽學之說行志尚愈篤蔡元
定貶置道州驛與其兄魏鑑甚厚年四十七卒

遺事

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養老遂來
歸之此可見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
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
不倚也 朱子語畧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
察其家居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改昨礪墨 又云
禮書直須黃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 俱
見文公書問

附錄源流

入卷之五

五

微言二條

劉獨先生語錄問康節云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蓋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旋乎其間天根月窟是箇總會處
如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之意否曰是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頗撲不破

林學家

字正卿一名羽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下講明道
德性命之旨不務俗學鄉人皆師尊之有梅馬集傳於世 通誌

遺事三條

正卿后卒業於黃幹之門幹為作龍門庵記陳必始作道南書
院于延平聘為堂長

林正卿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老耳
其弟學履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有得好甚不易
與黃直卿書

林公從學晦庵最久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懦貪必假守延
平初至書院朔望諸弟子執經帖然座下者常百餘人如是
者一年必官將滿浩然引歸諸生挽而留之不可

微言六條

朱子答林正卿書曰李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
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
裏不其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樂欲其無所不知
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騁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畧其所

附錄源流

入卷之五

五

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
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紫麻鞋
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
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文集

學蒙先生語錄云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
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
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
說求放心然大樂只要人不馳騁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
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郭身者心之區宇宙物者身之舟車
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樂好正卿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

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便是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中邵子忽地于聲塊象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

朱子語錄下句

因說永嘉之學曰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他却做得來高不似今人卑汙又曰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以平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有靈棋謀否棋樣只是如此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骨力

林學義

字安卿興寧學堂同學于文公之門所錄有已未問答

朱子語錄

問學源流

古

黃東

字仁卿閩縣人黃餘之兄

朱子語錄

遺事

與黃直卿書云益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文集

微言

朱子答黃仁卿書曰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令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限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

鄭文通

字成叔號庸齋福州閩縣人嘉泰甲子貢士朱子嘗令編次其禮所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及編庸齋集等書見朱子語錄

林義孫

字子武古田人號象谷朱文公門人也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惟義孫從朱文公議論不輟文公易貨之際謂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但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中特奏名為縣尉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并象谷集行於世丞相江萬里嘗從義孫學為序其集

遺事三條

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慶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頭緒刻苦將來或可望與黃直卿會

問學源流

入卷之五

古

林義孫幼穎悟及壯從朱文公遊博覽群書隱居不仕與同邑余開程若中為心友

朱子語錄

義孫初謁文公文公問黃義剛云何處安下曰未曾入堂長房曰他便是有思量底及包顯道等來遂命義孫作堂長后竟不改朱子語類

微言二條

義孫先生語錄有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龍吏治做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林憲卿

字公度懷安人從朱文公學色溫氣仁擇言謹行誨人必以義

理鄉隣化之皆循循雅飭其後吳宗萬林士蒙俱知名早卒
卿後死無子鄉人即其所創存齋祠之通誌下同

曾達震

字誠史閩縣人幼讀書過目成誦慨然有求道之志與鄭性之
俱從從朱文公學胸中煥然同見道體遂恥為場屋之文一意
實學經史百家無所不周覽隱居道山觀書自怡家事有無不
問也嘗自編錄其詩文名曰月林醜鏡

鄭性之

字性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候官人弱冠遊朱文公之門嘉
中進士第一授平江軍節度判官召對以崇聖學教太子為先
除秘書正字輪對乞明國論強國勢屬節重大師之權又
闕李源流

八卷之三

七

字之任至萬餘言累遷知袁州召入言執政出一言侍從之臣
間有中憤不然者則立中傷之此使人人箝口非國家福也時
東宮虛位性之乞早定大計上嘉其請後出知贛州歷江西安
撫使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
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九二千言自後劄九六上皆
懇切忠蓋官終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
性之治郡所至為民去害就利尤務崇化厚俗處父子骨肉爭
訟輒格沃淳切不事刑威立朝無所附麗有端平奏議及與陳
均同修宋編年備要行于世

八閩通志

林浞

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平陽紹興末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奏

疏言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所授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
擊皆君子治亂之源無過於此時論備之官至司農卿直實文
閣出漕湖北卒記于學有盤隱集通誌

遺事三條

慶從文公游文公既請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

朱子答林正甫書云德修崎嶇遠隔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
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適今為得所願然所關係則不淺矣
有篇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光呈白想亦深為慶幸大慰也
見晦庵文集

附劉光祖德修涪州學記云世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晦其志而特方以文為

八卷之三

十

病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通鑑

陳枏

字自修福州長樂人有所錄問答朱子門人實紀

遺事二條

枏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覺之念
雖至而慮忘之習未除愚端之數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
未能辦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
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聞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
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
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人由已豈他人
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朱子語類下同

先生語析曰看公意思好但本源處殊欠工夫莫如此過了日月可惜

楊揖

字通老號悅堂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與楊方揚簡俱師事朱文公為高弟時號三楊揖累官司農寺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之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愛貴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臺臣或干以私者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當各守其職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祀于學所著有奏議悅堂文集八閩通志

遺事二條

通老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如何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看此

園學源流

卷之三

世

日只消把孟子自去熟讀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節學于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聞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閑湏是于事上窮理方可理于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黃幹

字尚質長溪人師事朱文公著述甚富官至直學士卒祀于學宮八閩通志

林師魯

師魯號芸谷古田人從文公游文公嘗與師魯書曰某自初年

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不相聞比年鵲山蔣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為事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未盡既而擇之又出遂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庸劣無以堪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

遺事三條

園學源流

卷之三

世

芸齋先生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無用浮屠法者讀之知先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與芸齋遺文師魯寄來論講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又師魯遂不起疾深為悲悅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與林擇之并林熙之言朱子祭師魯文曰惟昔先君與芸齋先生遊而吾師魯又不鄙某愚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上蓋將從容講學以共進于斯道志長命短不克究其業痛哉

余偶

字占之古田人號克齋文公高弟與林用中齊名亦嘗與呂祖謙黃幹書問往來講明義理有克齋文集八閩通志

遺事二條

占之警敏桑梓淳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上去恐別生病與林擇之書

朱子答余占之書云熹此亦粗達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蓋未知所稅駕也今年絕無朋友相過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輩猶未有害若多則恐生事矣

林大春

字熙之古田人文公門人也嘗題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號儲齋大春家世崇尚理學臨終戒子弟不得用浮屠法至今子孫猶以文行世其家通誌

微言二條

國學源流

入卷七上

書一

朱子與林熙之書曰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為興鳴之類為比嘗為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為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其體蓋不同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

程若中

朱子送林熙之詩云君行往迤一千里過我屏山山下村濁酒寒燈靜相對論心直欲到忘言又云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

陳駿

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登朱文公之門著論語孟子集義又著毛詩筆義未及脫稿而卒號仁齋子成父字汝玉克承家學辛棄疾持憲節來閩聞其才名羅致賓席而妻以女其學以立誠為本近思錄一本口誦心悟不少輟故行已皆有法度安貧守道澹如也嘗升上庠兩預解選有律曆志解和稼軒詞默齋集藏子家八閩通志

鄭師孟

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抄錄受業于文公之門勉齋黃幹嘉其志遂妻以女嘗著洪範講義以發明文公意極辯之蘊藏存齋通誌

國學源流

入卷七上

書一

龔郊

字崇伯寧德人曾祖允昌祖必俞俱稱善士郊早從朱文公學不務口耳一意躬行晚與同門友楊復論辯理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自號南峯居士有詩文雜著數卷通誌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黃士毅

士毅字子洪莆田人號壺山徙居具幼知嗜學為向上事業方
廖元詆誹道學士毅徒步趨國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
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
事於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漢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
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為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
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為知言通志

遺事 二條

士毅在朱門號稱有德知府王舉為買宅以居稱為孝事其
母至孝流

閩郡名儒黃公邃又謂之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故以

壺山自號

士毅與諸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
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踐徑

微言 五條

士毅先生語錄初授先生書以此心不妄動為主教之說先生
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
吾學非此釋氏湏是窮理

自古聖賢書以心地為本

問人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
知之時正私意物欲察而不得其真曰這却恁地兩相掩

不得湏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湏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
除一句曰如此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
死又却可惜

士毅問尋常讀書湏要將就心處將自體之以心言處事處推
之以事隨分量分曉方放過莫得體驗之意否曰亦是又曰
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

即可學

字子上莆田人濟從曾孫號持齋授學朱熹以稟性辯急力於
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稱得真精要面命問各學前輩所未
之旨四方來學者甚多使實止焉熹知漳州延置西塾與

是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托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前後三系

大對晚以特科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傳義十卷三朝北盟要

一卷師說十卷初可學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
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可學以此遂止熹頗是之通志

遺事

先生幼而文冠而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聞朱先生傳道
之統遂舉糧千里謁門求見先生一見恨相遇之晚握手評
議如夙友焉蓋持齋先生窮理盡性持心守身一以聖賢為
法其所未達於閩奧者一間耳故見其師若曾子之於夫子
師視之如夫子之於顏子道同氣合朱先生之守臨漳也虛
子弟之師席俾先生西鄉而坐既歸富沙則又虛席以書招

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其所往復之書有曰此間難
得人每深懷想又曰近日朋友少看得如此深慰鄙懷又曰
斯道不絕如縷唯冀勉勵以副所望晚與古靈先生孫故廬
州太守朴遇於湖南與致合浦舉五鼓危坐聽先生講書一
篇然後視事逾年不輟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未勅授忠州
文學是歲冬廖郡中為廣帥招致郡齊明年方公信儒時守
春陵屈以偕行至則湖南漕運禁錮街陽戶曹運其轍至
豫章卒於豐城前春陵守徐公杞解組歸過外適買棺以殮
其弟伯仲護喪哭泣逾時而哀服心喪三年蓋師之也明年
甲戌當廷試不就可以知先生之友愛矣頃年時事一變
朱門者畏變退縮先生獨相從於窮巷之濱嘗曰吾所聞於

先生

卷之五

三

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見陳忠文集志銘里

遺事三條

問吾友昔從曾太卿遊於其議論云何曰曾先生靜嘿少言有
一二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卿齊家正身不欺暗室真難及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
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中精
語孟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有其大事以其推之無有
不曉者况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罈
也 朱子詳類上同

朱子曰即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
審矣見性理

微言九條

某問孔門弟子問仁問智皆從一事做去曰只為心上立故
求所以趨向之路然孔門學者亦有志不立底如子由求
是也顏子固不待說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豈不
是也志至如漆雕開曾點皆有志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
士何足思蓋取其有志得聖人而師之皆足為君子詳類下
程氏教人却云當學顏子之渾厚且如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
然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為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
與宦官為敵既為冀州刺史宦官親戚在部內為患安得不
去之安得謂之矯激湏是不做他官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
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故無甚職事符幹功云如

國學源流

卷之五

四

陳亮弔宦官之喪是大要渾厚曰然某問如范滂之徒大甚
曰只是行其職大抵義理所在當為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
此方可某又問李膺赦後殺人莫不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
亂世不必仕如趙壹卿于社于賓夾壁中坐過數年又如蔡
邕更無整身處

鄭子上問風俗淩來淩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便發明得許
多聖賢道理曰周程說道理亦是上面諸公趨將來當楊劉
時只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
人漸漸刊落枝葉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
又教人作治道漸漸漸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
非一人之力也

此心之靈其覺于理者道心也其覺于欲者人心也可學蒙喻此語極有開發晦庵文集

可學先生語錄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又云為禪學其諸十皆學佛可學云濂溪書具有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或是本學老佛而

自變了亦未可知曰嘗讀張忠定公語錄公問李叟云汝獨知公事有陰陽否云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

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可學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

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受

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道問人多來求詩與跋某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為長

久者元不在此見語類上下同

春秋難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左丘左

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呂舍人春秋不甚主

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好可學云文實解

宋災故一段乃是原父說曰林黃中春秋又怪異云隱公暴威公可學云黃中說歸仲子之賄乃是周王以此為正其公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多云告辭畧經傳互異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昨的益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還自家話喜升座却不合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嘆可嘆先王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豎立

陳宓

字師復號復齋俊卿之子少從其兄守定同游朱文公之門已而友滿柄黃幹諸賢以父任補官嘉定中監進奏院輪對言官聞儀刑有未正朝廷權柄有所分政令刑賞多舛適又有人主

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責乎公憂謀之言責乎直補外歷南康軍南劍州所至每為民立久遠之圖除直秘閣奉祠理宗初李

燦真德秀皆為宓宜在言地最後三學生又請起之沒已閱月

矣端平更化用言者追贈直龍圖閣宓嘗為朱墨銘謂朱墨陽

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與幹及燦同入廬山盤旋玉淵

三峽間俯仰文公舊跡家君作仰止堂像文公于中又築滄洲

草堂與諸生講學幹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其德秀李道傳及

宓三人而已所著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齊堯藻八閩通志

遺事三條

宓入監進奏院上封事勿直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官慶壽三

牙獻遺為罷却尋還軍器監薄輿對又言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或過諱悔以早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大匠施設浸異厥初九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遂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起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而言貴獨不出一辭昔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請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視前疏尤剴切必遂請罷歸擢大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至官歲大侵奏蠲賦流民解集必役之集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政知南康州值旱

臺諫之旨

七

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致仕初必之在朝也寺丞丁煇往使金必嘆曰世雖未復何以好為後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煇服其言必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幾乎能蹈其語者宋史列傳補署

有傳師復與薄輿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嘆使臣子之便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為致意甚恨相識之晚也見其文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真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謂可

喜直卿與李敦子書

陳宇

字師中莆田人必兄丞相俊卿次子從文公游文公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為之銘以蔭補歷官奉直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公事遷將作監續考亭淵源錄

遺事四條

朱子與陳師中書曰鄙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惘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論編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文弟其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相舟之節此輩更在丞相夫人獎勵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為忠臣而其家

臺諫之旨

八

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羨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憾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誠為迂闊然自知經義理之君子觀之誠有以知其不可易者時庵文集

黃直卿與胡伯量書云南康陳宇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

真西山題正獻公集云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八極氣象司馬文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庵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阜陵名相第一其娛戲翰墨卓有二公之風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大庑者公曰異時使靈婢乳媼可

開迺佳爾為紳傳誦以配大祀者耶聽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朱子與陳丞相書云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為學正當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耳

陳定

字師德守之弟以蔭補授右承事郎朱子銘其墓 朱子實記

微言二條

朱子答陳師德書曰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教一而不變

學源流 入卷之五

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庸庸博博取日編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有味 晦庵文集下同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蘊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

傳誠

字至叔仙遊人洪之從孫嘗從朱文公遊淳熙中登第由青陽

令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督府幕官時參政張巖為都督者述皆出誠手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輪對深憂國勢不振力勸寧宗奮起治功言甚懇切一日登對忽卒于殿下 通志

遺事二條

傳至叔請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已有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箇要之只是這箇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為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家不相干涉也 語類至叔嘗云伊洛諸公所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

林成季

字井伯莆田人林光朝之姪有學行從朱文公遊文公深器重

學源流 入卷之五

之所與筆札甚多趙忠定公禮之為上客每事必咨亦屢貽以書劉克莊跋云井伯丈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仕終興國軍判官 興化府志

遺事三條

朱子與林井伯書曰某今年頓覺衰憊異於常時支吾不服服藥更不見効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便覺胸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遠境之人甚可笑也閨中一歲而喪三萬皆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之亦為悵然也 晦庵文集下同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家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

日走寒泉與船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為懷也其祠職得請私義粗安若命懸危則非人力所能避矣 又曰餘于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文軒示成季書云百家詩林一過只有孟浩然詩踏著實地謝玄暉陶元亮輩中人名不虛得也怪見杜子美每起教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說 見文軒集

方士繇

字伯謨莆田人會曾孫父豐之仕至監方國鎮朱熹稱其詩豪壯士繇少孤依母家邵武呂氏已而徙居崇安從熹遊聽明

人持以謙厚嘗累試場屋不利棄舉子業專以講學授徒為

六經皆通尤長於易紹熙間熹之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

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稱未幾偽禁果作又常勸少著書以教人讀集註為未然其愛深思遠類此所為詩尤溫潤有遠庵集通志

遺事七條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

但發大綱

按晦庵與方伯謨之言意與伊川同伊川嘗曰農夫

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上守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開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蟲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賢遺書庶幾有補耳吁觀足則聖賢著書必求其當而不得已之心可知矣

得連高卿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為證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寒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諸同志者同為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廢業耳

伯謨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可惜後來一向廢學最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以達過今日詩流也

人卷之五

主一

伯謨少依母家邵武後遷崇安之籍溪從朱熹游而往來昭武建陽問子丕父講學黃幹之門餘稱其剛毅不苟可為領袖季通伯謨皆苦貧極無廖也

伯謨頗好老子嘗嘆曰老子之言多所激者生于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于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掩所長如此亦足以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異俗也

微言三條

朱子答方伯謨書云所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

為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
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
哉 晦庵文集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為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
定豈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

伯謨論北虜引曲端所言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方可取先
生然其說以阿骨打纔得幽州便死又云靖康之禍心腹壞
了 朱子語類上同

陳址

字樵夫莆田人以恩補調監南安縣監稅朱子誌其墳稱其厚
重明敏 朱子門人實紀

南溪集

入卷之四

五

微言

朱子答陳樵夫書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
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
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
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
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
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
遠求師友則目下蹉過却令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
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
受鉗鎚未必能真有益也 晦庵文集

余元思

字景思仙遊人淳熙進士通判池州 朱子門人實紀

遺事二條

朱子答景思書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為之必無不濟今
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承喻之蘇忠勇
祠於故居甚善但日前欠人文宇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
承當此事燕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
閒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過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
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 晦庵文集

許升

字順之號存齋同安人朱文公來為博從游最久及文公去任
復從游於建陽文公每稱其天性恬澹無物欲之累後亦隱

南溪集

入卷之四

又五

道學之傳為時名儒升卒文公作文祭之通志及一統志

遺事三條

許存齋公篤學力行生長華宗獨有志聖人之道父從先生遊
先生監潭州南嶽廟公甫弱冠與俱先生著存齋記復大書
存齋二字授之而書院嘗著順之說自是侍先生者若干年
覃思研精學力大究嘗臨別宿雲際寺公以詩求教先生次
韻酬之曰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
扉清話欣無數離懷悵有違勉哉殫毅力千里要同歸及先
生領湖南之命公遺勸止之書先生首肯平生問答及書問
載朱子語錄大全等書不可殫述其居家偕同志陳齋仲聚
首淨隱寺肄業又與石子重徐元聘柯國材陳汝器王近思

等友善迷相從上下議論復過交四方材識之士若范伯崇
廖德明林擇之許敬之等輒相過或致書往來論道不表所
著有孟子說禮記文解易解等書並渾成無傳然淵源所漸
咸不越窮理居敬反躬實踐之功雖百世之下猶可想像不
待遺書而後顯也見行狀

國材元聘為況如何昨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
順之失之大幽深而三公失之大執着中間一條平坦官路
却沒人行着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

許生學得於內

微言

朱子各許順之書云教齊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得無

大學之旨

古

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有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
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為利語
矣此正順之從來一箇案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
是之過歟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教得來不活否却
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明庵文集下同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莫如董仲舒仲
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說話來如樂記所謂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
如此先生云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極是
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

之矣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臟魂魄心腑寓於
其非誠思此語亦足以發

承許諸說末之皆以太過若一向如此恐入于異端為害亦不
細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禮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猶愈深
伯崇去年春得書問論語數段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先生
以為不然令其懸實做工夫後來便到此亦是一格也然其
高妙說只是依諸先生說推得過當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
義拗橫說却也切宜速改

楊至

字至之晉江人游朱文公之門與清漳李唐皆文彩發越繁
然可觀蔡元定妻以女有文公語錄二卷通志

關學源流

人本之市

事

遺事 七條

朱子曰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
別計止更不再讀便記得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
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記

至之新作二圖一曰天道至德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時四方
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天道至教圖說標出禮
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霜無非教一條與仁義氣一
條列於其首而為說於其後大意說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
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便是始為士而終為聖盡乎人
而合乎天陳安卿與卓廷瑞書

近日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却淺却是作時文來發

越繁然可觀斯間士夫子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着工夫如
某人等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
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

楊至說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
出一絕以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
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廢民斟邑宰皆為感動朱子語類
至之少精深紫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朱子與楊至之書云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加淳治之功否
後之歸永春後曾復來否子順子能為學後如何彼中朋友

後之議論可師叔文持守可法諸友若能類與切磋必有進
也漳州朱飛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
日未可量也

微言四條

楊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先生曰是

楊至之問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書本
只是隨時之中然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只緣有那未發之
中在裏

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
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
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克仲子之操則

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辭曰問戒
僥倖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
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楊至之問康節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否先生曰
模樣也是如此朱子語類上同

陳易

字後之永春人從文公學舉進士授懷安丞文公嘗稱易及陳
淳為學頗得賡徑次第同郡蔡和累貽書請質所著有論孟解
通志并實紀

遊事

即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
意深矣

朱子語類

卷一

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
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似伊川否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
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該載

微言二條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
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
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朱子語類下同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
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
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
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

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王力行

字近思同安人游文公之門苦學善問深得師旨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有文公語錄一卷續考亭淵源錄

遺事二條

力行連日荷教府判張文退謂力行曰士佳到此餘五十日儘見先生接待學者多矣不過誘之掖之未見如待吾友者用力痛下鉗鏈如此以九分欲打煉成器不得不如此

學源流

卷之十四

九

吾道一貫說未是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說熟看楊尹說正是錯會明道意然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

微言

朱子答王近思書曰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晦庵文集

劉鏡

字叔光惠安人從朱子學編高弟續考亭淵源錄

傅伯成

字景初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封府儀同三司謚忠簡所著有文集若干卷朱子門人實紀

陳齊仲

齊仲同安人從文公游文公勉其務實朱子門人實紀

微言二條

文公答齊仲書曰向所寄示詩解用意太深反失之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宜遂以爲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

學源流

卷之十四

九

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此其所以爲學問然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

順之不二法門則不可休不可休似未是不二法門請更於此下語如何

林銜

泉州人朱子門人實紀

微言

朱子答林銜書云學之道非汲汲乎辭古之立言者其辭粹今足下之辭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說以就之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問里間亦甚善

記曰教然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喜所望于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許景陽

字子春同安人從文公游文公云子春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歌曲議論讀考亭淵源錄

微言

朱子答許景陽書曰近見楓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大寬緩此非言語之病迺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似有得太過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于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工夫如何便透

簡唯字也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李元宗

字子能南安人朱子門人實紀

微言一條

朱子答李字能書曰屢承喻為學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曾後來城中否與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字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何為學十分要自己着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朱飛卿遠來見此相聚但亦苦多病未嘗不相

與談及子能也

楊履正

字子順晉江人朱文公門人生徒數百人朱子門人實紀

微言三條

朱子答楊子順書曰書中所喻猶念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人

言仁言恕言

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又書云楊子順問周先生云一者無欲也與伊川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瞥脫

朱飛卿

飛卿泉州人見晦庵文集

微言二條

朱子答飛卿書云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着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

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答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高禾

字穎叔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官兵部郎中所著有愛閒集
朱子門人實記

黃謙

謙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文公公曰舉業讀書自不相妨續考亭淵源錄

王遇

東淵先生

字子合

龍溪人

父羽儀

衡州通判博學有文遇第乾道五年甲

科受業于朱熹張栻呂祖謙之門為朱熹高弟而與廖德明黃幹陳淳友善歷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文上特韓侂胄當國遇不少貶以求售侂胄敗召為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為守遇講求荒政民無流殍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率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竄買鹽之非策除大宗正丞終戶部郎中所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學者稱為東淵先生通志并一統志

遺事 四條

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怪但不易諸生能自安于是賢于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簣以為不欲拂季孫之

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尚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目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俱與黃直卿書

詔按諺謂疾風知勁草蓋言士鮮不為變故所移者方伊川黨事起門人郭忠孝輩絕不相往來致莫及朱晦庵遭偽學禁史稱門人過門不入甚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如王子合輩依違俯仰為晦庵所嘆及為真西山所嗟者類有之傳曰君子不為小人之洵洵而易其行難矣哉世變目下人心不古其與吾夫子相從于陳蔡相習禮于宋相畏于匡者異矣

字子合

龍溪人

父羽儀

衡州通判博學有文遇第乾道五年甲

科受業于朱熹張栻呂祖謙之門為朱熹高弟而與廖德明黃幹陳淳友善歷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文上特韓侂胄當國遇不少貶以求售侂胄敗召為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為守遇講求荒政民無流殍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率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竄買鹽之非策除大宗正丞終戶部郎中所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學者稱為東淵先生通志并一統志

微言 三條

朱子答王子合書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為春而不貞又何以為元就此看之又自有

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可以為仁固不可為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時文策下同

又書云所喻土封事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妻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上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

前書到論實地工夫甚善至于出門有礙之說似不然自家持

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于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正不可作兩截看也

又書云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湏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勉勵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之為邪况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勉勵狗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

楊仕訓

字尹叔漳浦人從文公游醇靜警敏刻厲自奮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由太學擢第調永福令晉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師壇推誠以待物邑人士誦德不釋口諸臺亦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薦之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應靖吏以董軍餉差監鄂州糧料院踰月卒同學友人黃餘陳淳皆深痛悼之時考亭淵源錄

微言二條

楊仕訓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語畧

仕訓號盤庵其銘蕭里基曰里與人交上無諂下無仰嗜學如饑也赴義如欲也通志

學源流 人卷之十四 革

朱魯叔

魯叔仙遊人見朱子門人實紀

微言

朱子答魯叔書曰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人尚未能結裏圓備甚悔始虛乏不精也所喻今方且曉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待少休纔得頃刻無事即湏就寢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為吾弟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為俟定居後看如何朱子文集

丁堯

字復之崇安人從朱文公遊而與蔡季通友善卒文公誌其墓

俞聞中

字夢遠邵武人淳熙八年登第知黎州

朱子門人實紀

右自范念德而下一百五人皆晦庵門人其見于吾閩者如此自晦庵倡道東南一時樞趨之盛其高弟自勉齋八人外在南康則黃商伯灝在清江則張元德洽在建昌則李敬子燭在溫處則葉秘書味道輔漢卿廣在黃巖則趙訥齋幾道在興國則胡伯豐必大不可勝數而吾閩實首善之地潭溪考亭之間號曰闕里余故舊前諸賢哲言行參以朱子所載文集語錄附列之使將來者庶知所考也

八卷之五

墓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十四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十五

吳德秀

文忠公西山先生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吳德秀字景元後更景為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闕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少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表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將軍之金帛振括歸義流徙之民皆承順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敵情難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長服正懲彼責吾歲賂以厚其力來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王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感蟪蛄之變皆賊吏所致尋熱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嘆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與較率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詆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

八卷之十五

墓

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序當是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祠臣論事去鄭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動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楷令行告許繁興抵罪者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兄弟之財或貽陌四錢而

國學源流

卷之十五

二

沒入百萬之資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燕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還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波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湏急引去使廟堂知

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都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博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十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徽州牛林琰無慮舉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孝道傳檄徽先是都司胡觀薛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贖

國學源流

卷之十五

三

太過使峴劾庠以憾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觀祠按庠幹官而道傳尋召還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聚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迫城官軍敗峴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于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庶仁公勤四字屬僚屬以周惇順胡安國米

熹張拭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
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
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編及鄉落別立慈幼舍立
義軒惠政畢舉月試諸軍社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
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贈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索請以
飛虎軍隸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
劫徽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劫遵而誅其亂者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
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
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
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撰非漢晉川之變非漢王本志

國學源流

卷之十五

四

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
熙寧封泰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典城繼
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也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
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
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
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
蜀二閩乃出于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
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
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觀公行黨染成風恬不之
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于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
揚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直言

必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庶幾德秀以知袁州趙鉞夫對卽親
提鉞夫直趨閣爲監司具手札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
帥閩皆有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
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櫺當如二祖在上陛
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
一心而受衆效未有不浸淫而盡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教
可以存此心惟執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
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
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表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
當時不併定里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
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素服惟朝會治事權用墨帶公

國學源流

卷之十五

五

服時序仍臨慰至太祥始除侂育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
以金輕不以紅佩不以魚鞶輟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儀
何傷議遂格德秀慶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
乃謀所以相憾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
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
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
大又劾之請加竄竄上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既歸脩讀書記
語門人曰此人若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
秀爲陳詳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彌忠言于朝遂起韓
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興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守迎者
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皆

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部計亦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大聚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喬養精神德秀謂郡散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子泉公族僅三百人潛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版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有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達薨上新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且苦督賦革之爲縣苦實權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未幾聞金城京湖師來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

關學源流

大

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廣懷遠之效未期根本之榮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所天永命之說謂教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徇馬之玩有一千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經筵講武經要畧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遣表開上震悼輟視朝贈銀百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落宸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不

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曉驚傳湧洞奔擁出關曰直道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損不用而愈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僣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策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義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湖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德秀既薨上念之

關學源流

七

遺事

楊敬仲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恍然不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曰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文忠致揚文元公行狀真西山學一以朱熹爲宗以母自欺爲本以至誠爲極致論文必以明禮義開教化爲主明正統成化間詔從祀孔子廟庭封浦城伯子至道仕至戶部侍郎府誌朱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掣捫無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後梁成大劾罷了翁德秀貽書

所親曰其德秀乃其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
識者笑之光治通鑑

不按君子小人不兩立傳曰善人天地之紀也又况道學儒
宗乎而其所關係于國家生靈天地者何如也彼君子何
嫌于小人而小人祇死欲以傾君子其德秀不容于史彌
遠而梁成大甘出身犯不義從而搏擊之亦猶程頤不容
于蘇軾而孔文仲爲之指使排斥朱熹不容于韓侂冑而
胡紘沈繼祖爲之厲大彈射世之黨邪害正妨賢病國者
豈獨一成大而巳

劉龍洲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具西山
真誦之鶴林王鳳下岡

楊伯子嘗爲余言其昔爲宗正丞具西山以直院兼王樞宮嘗

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
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
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
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
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
道者皆以是也

其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
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
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
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羅氏曰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
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
國者五十孔子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
傑乎其他施爲毋論宋端平間具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
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劉平國嘗言若將
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
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奔俞在蜀嘗
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于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
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
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鶴林語

西山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曰余在星沙以蘇仁公勸
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九府之壁與同僚

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爲大書此本實之箴明厲峻
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
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西山文集下同

西山書建昌三傳君行狀曰士有爵位顯于朝而名不見齒於
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儻奴蓋雙立
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傳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牟或
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滿於州閭學問緝
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
哉記曰微之願誠之不可拊詎弗信夫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

類為之踴躍性理下同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既傳汪洋乎翰墨沉湎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遺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若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國學源流

大學之十五

十

新安胡氏曰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畧得君而行政也小人嘗接跡而久于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阨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責之哉通鑑西山跋陳北山黃春伯序曰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為唐家三帝出建大勳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騁騰跨鶴凌流瀟餌朝霞不過自私自其身爾况大忠大孝不俟脩鍊而得神仙此真語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文集

寧宗嘉定中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也

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

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總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虧隔不可以為人公論埋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風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所繫分故臣於篇終又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國學源流

大學之十五

七

理宗即位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郎初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官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慷慨於後警知史蹟遠欲以壽祿歷天下士慨然謂劉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張氏曰抑考德秀嘗為官教以諫皇子玠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以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添可慮也玠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為侍讀為侍講為直學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志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易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蹇之六二

王臣寒寒匪君之故觀其去齊王也合乎盡之上九就理也合乎寒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見資治綱目

微言 三十五條

往昔百聖相傳教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謹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南學源流

入卷之五

主

三代聖王以敬為脩身立政之本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又曰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

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子茲皆伐國之斧斯蠹民蟻螻也

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

先生又謂無所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謂止敬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見西山文集及性理下同

嘗言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敷云云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為鳳凰山詩聯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則言學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豈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言為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其敢或遺

泰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南學源流

入卷之五

主

大學言絮矩而繼以義利者豈有他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彼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忽於積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蟻蝨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間孟子懣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絮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

真西山曰按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覺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嘗言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西山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等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以浮誕爲美裴頠著論以釋其蔽然不能久也陳頌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粲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以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弱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於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譴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秦仁義稍廢樂以爲道遺物離

國學源流

大卷之五

五

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撥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羗腥薰俗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遺直有此禍哉彼清談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陞沉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魏

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茂葉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獎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迄哉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禔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辯

國學源流

大卷之五

五

潭州示學者說曰古之學者爲己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世之言學者其不課於聖人鮮矣予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廢幾聖門之遺意乎 西川文翁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立心以實意爲主脩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商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啜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

不知晏華其以名龍權利為有邪為無邪其始以之自利其
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為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
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嗚呼可嘆也

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據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
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
欲民自綏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
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
之門為天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為方
上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
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古兵者滿

國學源流

卷之五

六

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獎之言而放
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氏因之
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
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
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
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其
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
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其焉以是言之曷
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大學衍義上同

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慮之者如何耳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明
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
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
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
生以道自任之意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原明呂公始與程先生願俱事胡先生居
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
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顯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
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

國學源流

卷之五

七

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
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
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松閑居日
讀易一爻通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
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伊洛淵源一詞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書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
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他
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騰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
嘗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十卷有酒一壺如

是吳伊川先生常以為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即大雅
公揆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
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
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
見善勇如責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范內翰

墓誌畧

朱公揆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禽獸畜之
龜山語錄

楊氏庶按程氏遺書云朱公揆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
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蘇氏之言如

蘭學源流

卷之五

七

此其與洛學水炭可見矣然敬字乃千古聖賢為學要法而
蘇氏以私忿非之其無忌憚為何如哉

劉質夫自髫髻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
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
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
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
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
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富文忠亦嘗語人曰
劉伯古縣令也李顯基誌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伯幾似之侯子雅言

呂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

晉伯師秦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為伊川程氏之學
晉伯每駕車騎同僉判馬巨濟過之請顯道為講論語晉伯
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即氏語
朱子曰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
固是好若有所待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
單入禪學去

呂和叔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
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
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
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知力窮之而
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范育墓表

蘭學源流

卷之五

九

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又
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
叔程氏遺書

呂與叔汲公祭文云子之學博及群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
子之行以聖賢為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
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
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章之職者七年而逃故
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
回為婿矣其為人所重如此伊洛淵源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
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問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

坐可謂敦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掄祖宗之德
氏雜記以下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
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
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為先者此也有為呂與叔挽
詩云曲禮三千日躬行四十年

朱子語錄

楊氏按呂氏兄弟六人其五登科宋史有大防大忠大均大
臨四人傳淵源錄所收止大忠大鈞大臨三人此三人皆從
橫渠學而卒業於二程者也

國學源流

八卷之五

辛

三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固宜呂氏兄弟人人好禮然遺書載橫
渠之言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和叔大均字也似
亦足以證鄉約之出於大均矣三人之賢大臨為最在程門
與游楊謝稱四先生大忠於兄弟中亦推大臨其次則大忠
大均若大防程子嘗病其俗又謂其學雖至其立朝大節亦
無愧也

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
叔頓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
甚相敬待家若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
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
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難不及焞先生以為

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
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伊川嘗言
晚得二士涪陵記卷錄

何備朱子語錄問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
藻二人皆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
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態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
矣

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
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呂氏童蒙訓

朱子語類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
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

國學源流

八卷之五

世

四

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
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
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
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
而何和靖語錄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
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
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
之彥明常言人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
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

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莫問先生不習無
利時則更無脂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
見得如此且更油養不要輕說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數字做工夫終做
得成朱子語

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
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
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呂希中集結

詔按和靖先生平生學問在敬字上做功在誠字結殺所以
有骨力故和靖自始至終中經變劉豫不能屈奉會之
不能挽伊川嘗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又曰君

國學源流

卷之五

世

不

看尹彥明他年必有用于世果然伊川平日以有守許他
他亦以守處自任看和靖程門誰能出其右要之實處實
皆自誠敬中來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
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和靖曰然也燂嘗問季明當何上
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
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燂言為然先生曰
名言名言治陵記

朱光庭簿萬年數假色事色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簿鄆縣張
山甫簿武功皆以才名稱關中謂之三傑

或問游醉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醉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

所謂知者其人也如安世學困雖病使人勉以讀書
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
州見宋綱目

許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習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
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性理

陳烈行甚高然古怪大甚使其知義理之正是如何樣有力量
惜其只一向從一邊去辭官表其古上謂似尚書之文橫渠
嘗誨之陳好行古禮其妻厭之而求去人遂誣陳惡其妻醜
而出之朱子語類下同

國學源流

卷之五

世

不

携歐公書往徐杭見范文正范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
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番公矣亦欲少款適聞季先生來欲出
郊迎之六云

論安定規模雖少疎然却廣大看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
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
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
其後遂有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
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
王氏莫亦是有氣象曰然

安定太山祖陳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教老蘇有九分
來許罪

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字。不使誠是。人可思。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頷之笑曰。只為有這般機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安世不待。元城道錄

建中。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其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為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

關學源流

八卷之十五

齒

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名臣言行錄下同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成。假武愛民。重穀。廢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号。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學舉。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

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下散地皆。然。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華洋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窮海內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積直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窮。逐疾死。尤可哀也。邵氏遺錄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唐書列傳

呂氏本中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下同

又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關學源流

八卷之十五

廿五

伊川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見小學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墜。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慙有餘。

聖賢之傳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
丈夫矣胡氏傳家錄下同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
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修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辯是
非汝勉之哉又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
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詔按記有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養心寡欲之言
于人最喫緊此是箇學問大頭腦處胡文定曰從古聖賢
自這裏做工夫極是此處工夫做得便是能慎獨便是能
收放心本原澄徹志氣精明獨超于萬物之上凡立身行
已臨事當官何事不可做世儒亦有知向道者然終于此
闕學源流 大卷之五 卷六

處川沒者多矣終不能出頭飲食男女這一關過不得說
甚學問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三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
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
生應聲曰勤謹和緩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
何嘗教賢緩不與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俸下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
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遶惠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
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
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人言春浦梅新與死
為持高應雷氏說者也伯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道遠

胡文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
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
退而自學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
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
裕元城語錄

詔按元城之學自誠入不以死生變故貳其心方元城在朝
一時號殿上虎救秦帝側懇直不回劾章惇至十九疏不
已在貶所聞運判將殺已不驚自領外歸拒梁師成不屈
風節凜凜元城受學溫公然溫公終身不喜佛而元城則
溺于佛學此是元城少不及溫公處而元城終得溫公一
誠字受用元城嘗自謂安世只這誠縱橫妙用杜門獨立
閑學源流 大卷之五 卷七

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嘗又曰劉士大夫有此氣節不願
士大夫立此門戶元城學蓋有所見者其所以卒為元祐
宗人蘇子瞻稱之鐵漢非偶然也

隋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
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
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基果木必方
列曰無苟亂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
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
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
食或有不均平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

相與忍之則家道維睦矣

詔按隋王凝治家以嚴戒中有恩近張公藝治家以忍忍中有義義恩夾持家是以和然余嘗讀大易家人卦六爻以大段以剛為主故雖嗃嗃無咎終終客之咎不然鮮不數亂且敗矣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嗃呼古人之戒宜苟然也哉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慙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蹙將復何及也

詔按觀武侯戒子一書不獨見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實可見

關學源流

入卷之五

文

武侯有儒者涵養矣其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二語雖聖門天德王道之規亦基于此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呂氏雜志

陶侃後為荊州刺史勤於吏職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白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撻捕者放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晉書列傳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氏女蚤寡恐家嫁已乃斷髮截耳以誓

既而其父文寧微使人風之令女竊以刀斷鼻血流滿襟希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喪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詔按夏侯氏女一婦人女子耳而其言如此讀之凜然令人生氣今之士大夫有愧于此女多矣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客少偏安定屬聲云頭客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客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關學源流

入卷之五

文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于市菓止梨栗棗柿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菓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溫公家範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尊爵

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勸湖南
海照鄉投頴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小學
部按士以器識重厚為本而離蠱浮華非所尚紫行儉論四
傑勃炯等誠中其弊但謂其非華爵祿之器則非也士有
能當宇宙之寄古之人所期待直是何如文章一技耳已
不足重輕而况夫或往或來者乎夫君子所貴在道義而
不在爵祿今之士徒矜一得于身外之微而不知身心性
分為何事稍知鈐繫便前無古人求其功名氣節士亦無
幾卒之靡腐淹沒無成者又豈獨王勃等爾耶天乎與才
而人乎不知學固無怪其然矣

學源流
卷之五
平
范文正公為叅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養親故

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而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
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輩享富貴之樂
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
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
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
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
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
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
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

平雖聖賢不能必吾宜荷哉歐陽文忠

詔按范文正傑出之才晦庵謂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
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激
揚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余觀其以中庸授張頌
渠春秋授孫明復又因既九書優厚開迪曾南豐故宋之
士一時聖學為冠而實文正有以啓之則不獨傑出之才
而固宋聖學之源也議者謂宋理學自安定太山徂徠南
豐諸公所稱說已微見其端至二程先生迺大振今觀文
正益知其然矣

學源流
卷之五
平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與公從遊
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頭如

惡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名臣言行錄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
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
地位也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
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俱同上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
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
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
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漢書見小學
詔按龐德公可謂善遺子孫者漢疏廣亦有言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則世之求以財利子孫者未必非所以危子孫也時諺云今之人不惟為子孫作馬牛而且為子孫作蛇蝎身死肉未寒而其覆墜蕩亡禍敗無餘者多矣嗚呼龐德公之言豈不重可戒也哉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大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朱子語類下目

問劉元承捷鄭志完舟人事曰道卿赴貶到某州元承為守舟人覆若載鄭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捷之因云元承當蔡京用事時然做好官

國學源流

卷之五

十一

呂榮公嘗言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

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見小學

陳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字多好言此理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符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始終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大籠耳朱丞相秀水關居錄自誇其功大過以錄

碎之事皆由他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養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歡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悲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修怨專殺等語似指誅朱齊愈而言何故曰朱齊愈舊曾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違得了又按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時頗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虜人所厚不宜疎遠李綱虜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虜人所學遂得召命不虞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令一番方略成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嘗受偽命之臣方行誅氣死節之臣方行旌卹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恨撞着汪黃用事二人軍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仲於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

陳同父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其平生議論以虜仇未雪為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發參蒼之句其稟性忠直至老彌篤云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既長命往從胡仁仲

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望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發夜觀省以自警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為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嘗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論之

功者歟

朱子贊南軒先生像曰橫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建義利之辯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化化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家之豪彼其楊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緒論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喧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於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詳

矣晦庵文集上同

伯恭之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無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案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名臣言行錄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待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

上初召魏公一日召南軒上在一幄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款南軒開陳臨安不可居乞且移蹕建康上謂然南軒祝上未須與人說上曰朕不言卿不須漏洩上因廣西買馬事之類甚向南軒諸公已忌之後到荆南趙雄革事沮之不可為矣先

生又言近有誰說在荆南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甚明上曰

張拭當之人愈忌之

按宋五星聚奎一時通學儒臣為最軒特今古周濂溪沉于下僚明道擢御史伊川為侍講皆不得行其道橫渠終于禮官康節不出晦庵亦可謂能矣而立朝僅四十日東萊鬱塞南軒遇于隆興時竟阻于群小而卒天不欲昌其政化于一時而欲開宋理學于萬世詎非數乎

晦庵曰意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處他所以不说破處便是禪為誘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嘗曰牛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

奚為孔孟之言不類 象山文集

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非與其所恃者而失之 朱子語類

詔按今世儒動曰心學此言本于象山而實與象山別古人心學心與行一先迪厥德今之心學行與心違卒墮空言象山平生是何等踐履但不知當年只與伊川作頭抵何故余看象山心源涵養工夫處密而窮理工夫處疎故議論義理人物如疑濂溪伊川處或有互異蓋天資極高明而道中府盡精微者未致動失過高此所以不免來晦庵教人作禪會之議也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就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又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象山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几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名臣言行錄下同

詔按清獻凡有所為必告于天以天自謹此亦是吾儒事天之學孔孟存心養性臨事接物處變每以天言意正如此文潞公謂溫公曰彥博晉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詔按溫公清名在夷狄德望在中朝平生之學自誠字得力米此康節翁所謂脚踏實地者誠是吾儒箇着緊入門下手處然溫公先儒猶有謂其躬行處到而講學處疎又有云其未聞道者以溫公尚然吾儕是不痛力自勉乎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資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奢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末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者道原怒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 范太史遺書上同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程氏遺書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

下里中後生皆知畏應心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名臣言行錄下同

一日薄暮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當公悔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當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為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當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程曰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或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朱子曰便是他有些子處

簡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常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程子謂其不雜以今觀之亦恐未然朱子語類

橫渠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程氏遺書詔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又謂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則禮固聖門學者之所急也明道謂橫渠教人以禮最善而上蔡迺曰橫渠教人以禮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

數之閒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屑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余嘗觀余師高陵呂涇野與馬路田諸公正德初肄太學相與習禮于一室歲時不懈故至今關中學者猶知所向溫厚醇謹此皆橫渠教人以禮之遺風也前輩云橫渠門人呂氏兄弟人人好禮有挽與叔詩者曰曲禮三千目躬行四十年則橫渠之教固有未忘之者矣是豈曰無傳哉上蔡論橫渠言却與二先生異朱子謂上蔡言語有病誠然

上蔡云橫渠嘗言五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上蔡語錄

橫渠曰言有教動有法豈有為宵有得驛有養息有存伊洛淵源

韓魏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瑋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係辭為孔氏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魏公別錄下同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右守道作慶曆詩忠邪大明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名臣言行錄下同

公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方是及其成德有所愛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詔按韓魏公相業輝絕漢唐而其膽量更誠實有過人者蓋

人惟有膽則弘當天下不驚惟有量則包荒天下不動
其誠凡百務萬變皆推行于吾膽與量之中不欺不詐而
天下服矣此魏公所以為宋一代宗臣也

張橫浦曰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川明於內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見人之過此智愚所以分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
星厲鬼幽荒札瘡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君子為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也苟有一毫觀望
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

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
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虐下罔上矣

關學源流

二八卷之五

一

見

部按數條皆橫浦粹言此橫浦之學所得處其傳心錄酣澆
于禪淫惑于果老最橫浦之學所失處瑕瑜不相掩

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
林壑初不為人窘求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
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山自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大極圖希
夷如何有此說

朱子語錄

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類每日常有媿於此
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了人

龜山語錄

黃山某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
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見

性理

其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予言之先
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順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順兄弟
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

按晦庵贊橫渠云勇徹皐皮一變至道則橫渠似有得于
程氏所發者楊月湖謂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
橫渠之學其源出于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
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
則其他固可知已按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叔父葬事未
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某謂二程每稱橫渠
不置其正策中所言清虛一大誠明處雖似不免出入然
大要謹嚴不雜訂頑一書二程尤極服之又曰橫渠

關學源流

二八卷之五

三

見

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則橫渠之學所自
得似有不可誣者進乎二程矣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劉立之曰明道從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 再見茂叔後學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俱伊洛淵源

詔按真西山作讀書記嘗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

用我者執此以往夫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余嘗嘗閱傳記

伊洛淵源及朱子小學語類諸書凡前哲嘉言善行繁切

可以為日用身心作戒作勸者輒錄之竊比西山作續讀

書記附于此雖叢錯弗類然學者觀是于修己治人之方

亦可以藉手以見古人矣

游九言

文靖公點齋先生

字誠之建陽人九功之弟父嘗湖南安撫參議官九言慷慨
議論方十歲即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常世初筮爲古田尉入
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已上孝
廟引官有司妄費希賞九言上書極諫張拭帥廣西辟幕下試
弟杓帥金陵辟撫幹學禁方嚴九言記上元縣明道祠廟識之
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
端平中特贈直龍圖閣謚文靖九言始學于拭拭教以求放心
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觀
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
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點齋先生通志

國學源流

卷之十五

忠

遺事五條

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能否能碎千金之壁而
春春於破釜何耶又曰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與
老拙只爭十來歲前途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
所及也與饒廷老書

游誠之南軒高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說聞者服
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番得疎籬淺淡香

又問處漫談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鶴林語
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
人固多可議而爲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亦已
五十餘矣適能斯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吳伯豐書

游誠之相過開與可喜渠南北事甚熟
今只要小箇不說話底人看此議論似已怕此一等人了

微言三條

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
恐其爲病不但振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謝先生
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然謝
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
覺爲仁則不可此言亦有味吞菴藏之書下同

又曰仁覺之說鄙意亦非以覺爲不佳但謂工夫用力處在敬
而不在覺耳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

國學源流

卷之十五

聖

以惺惺爲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

按敬是箇心學總頭腦處覺是心靈神處仁是心天理周
流處敬則覺矣則仁矣晦庵謂用功在敬不在覺此說最
好人能敬此心内存主惺惺處便渾融外運用惺惺處便
活潑合內外體用皆天理所存所運這樣的方是仁不敬
便是死漢如謝先生以覺言仁說始終不脫禪家意味在
便偏了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入於不
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
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具

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吳樞

字公濟崇安人幼穎悟紹興末試不第退居田里閉戶讀書與朱熹李郁往復講明性理之學及儒釋之辨甚悉熹為其讀書之所曰悅齋遺其子師準之晚年以持恩補官調靖江府臨桂縣主簿從子靈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八開通誌

微言 四條

朱子答吳公濟書曰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

問學源流

卷之五

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異而生兩種之實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意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

齊應文集下同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熹按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與性同乎異乎幸剖析言之以曉未悟但恐真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

反為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乃二氣之良能也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應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為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吳公濟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衝精神

問學源流

卷之五

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

朱子語類

呂勝已

字季克父陞居建陽以尚書謨合肥軍死義有得社枯髮帛歸吳中者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勅塋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勝已得張栻朱熹講學喜為和東堂九詠詩工隸書得漢法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通志

微言 二條

朱子答呂季克書曰承示及環叟之書粗釋所疑此公舊亦聞之平父伯崇皆與之相識然不聞其為濂溪家子弟也其所著書乃如此若原說者則可謂青過於藍矣道學不明異端

競起士雖有意於學而浮沉世故不能為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其可歎也

朱子次李克東堂野塘小隱詩云傳得希夷九卦圖歸來不復夢榮途野塘竟日無人到讀盡林頭種樹書

歐陽光祖

字慶嗣崇安人九歲能文時人目為童瑞從劉子章文公講學子章甚稱重之文公亦遣三子師事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趙汝愚張栻列薦于朝方欲召用而汝愚去國光祖賦詩有曰白髮駸駸吾老矣名場從此欲投簪燕和之曰江山風月依然在何日重來再盍簪後為江西運管致仕八閩通志

微言

開學源流

下卷之十五

四十五

四

朱子答慶嗣書曰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于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于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李唐資

字堯卿興州學正石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且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于學為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遺事 三條

朱子答李堯卿書曰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及之者知婚期不遠正為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為君

道得此人也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章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某竊意宅百揆摠元戎之任與高臥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大小之分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為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答曰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問李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此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盡儘可開着步去

開學源流

下卷之十五

四十五

方來

字耕道號困齋莆田人元宋曾孫少孤貧苦學游建安恭謁朱熹乾道中登第為善化尉因見張栻栻深喜之謂天下文章士以百十數可與共生死同禍福者未一人耳後杖帥荆南奏未及游九言為屬曰是二人能攻臣過失歷仕著應直聲終連江令通志

遺事 三條

如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祭名曰樂神未始至縣諸侯聚于祠中遣吏酹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

朱子與方耕道書云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客正要平

晚從容密語志益求喻通欲公題指紛納劉調下不
措間之駭嘆如是迺欲引善歸已明曲在人非主人所
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
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

其西山跋困齋方公事實云困齋方公愛君愛國之忠守道固
窮之操皆足為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
之方是時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
論醇節莫如呂紫微胡衡麓與橫浦潘庶幾君子因齋皆從
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為人可識矣

微言三條

又與方耕道書曰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細察之
則學源流

入卷之十五

中

似猶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
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深務涵養毋急近就
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
一思慮莊整肅而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
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
憂微細差忒也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處以受人乃能有
益若一有所聞更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天下事循理乎法乎心處之便是正當若挾私任術不行衆人
公共道理況思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
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頃他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
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他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物

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學于此過易
于從義必不以為怪也

易傳恐宜虛心玩味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緩
曲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

詔按晦庵謂易傳宜虛心玩味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此
數言深得聖人作易本肯程伊川謂胡安定解九四一爻
只是太子事則是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
了矣易道無窮恐難拘滯然傳又有曰看易只要知時凡
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
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
不通觀是則聖人作易有易易用易之義可知矣

學源流

入卷之十五

中

胡大時

大時字季隨崇安人寓于湖南五峯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又
講學于晦翁

遺事二條

朱子答季隨書云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于此等
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
遠無入頭處必為浮說所動今乃果然來書譏項平父出入
師友之間不為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駛也
謂胡季隨曰文定五峯之學以今竊議來只有太過無不及季
隨而今却但有不又及又曰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

微言十一條

朱子答季隨書曰伊洛指出敬字具是學問始終日用見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于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晦庵文集下

韓漢卿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過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湏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且優柔厭飲而俟其自得未為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不原其本而驅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繞有一毫今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已

學源流

大卷之五

甲

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

所喻克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為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為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

湖南學者問答遺書說釋氏有直內無方外者是游定夫所記恐有差誤東見錄中別有一段說既無方外則其直內者豈有是也語意始圓可細考之未可如此逞快率然批判也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

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却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處無禮義編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恭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詔按學有定止處理有至極處釋氏不知理焉知止乎只莽莽蕩蕩自空去處做將去何用釋氏以空為止吾儒以理處為止

釋氏不立文字一起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曰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

學源流

大卷之五

辛

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養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遺書云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曰執經而問者知為己則所以聞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則雖六經皆通却亦似無干涉也

詔按學到聞道處天地萬物皆備于我矣執經也可處事也可凡所聞見皆吾之實地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註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

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但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

天性故其動也靜聖人盡天性故其動也靜而自能
不當耳與李隨書下刊

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
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若且作三五年
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
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只要
學者識箇灑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
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
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

詔按董仲舒二語好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
問不是矯強造作期必得本底物事胸次灑落此等地位

問學源流

入卷之五

五

五

是識見精明涵養純熟後之驗孔顏是何如人物孔之樂
在其中自發憤忘食中過來顏之不改其樂自語之不惰
中過來天壤間吾儒一段真樂豈可苟得也昔周茂叔每
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茂叔蓋深知此者尋孔顏
樂處尋之一字意趣最深長可玩味

學者問曰遺書云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
作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却無收斂縝密底意思則如何
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右湖南學者于程氏遺書上熟猶知推尋金鑑學者于慈能
大慈禪氏諸書上熟發州永康學者于馬遷諸史功利書

上熟世學之弊可痛

若舉到湘中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間學其向見李隨固知
其不能立所以繞問人說便動季隨在湖南人亦多宗之凡
有議論便判斷曰湖南從游南軒者甚衆何故都無一箇得
其學曰敬夫言自有弊然敬夫後面却自有說得諸公却只學
意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
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佳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
此豈易事若只待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遍便謂事了豈不
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
自足心此主論也

蔣康國

陽山先生

字彥禮古田人嘗與文公議論文公楚辭集解凡楚辭實之

問學源流

入卷之五

五

五

康國學者稱陽山先生通志并實紀

石洪慶

字子餘臨漳人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
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此中
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便見有意味道理
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無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然此等語又
不欲與諸人說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
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就上面着緊用功恐歲月悠悠
竟無所得朱子語類

蔡淵

節齋先生

字伯靜建陽人元定長子自號節齋元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

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爲知方淵既校其
家庭而又偏友黃幹張洽諸賢清修苦節有父風與弟沉躬耕
不仕者周易訓解謂周子無極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
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之所未發
庶平府誌

遺事 四條

伯靜易解大槩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又大細碎及大義則
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終不能脫莊列之習豈知易之所以
爲易良可嘆也 北溪陳序

朱子與伯靜書曰自尊文行後惘惘至今不能平適得伯靜
云得近書又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事堂不審處之何

遺事 遺

入卷之五

遺

如不能不以為念然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他害只是初前
年遠出一番耳臨川曾京書云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爲馬
者可免徒步之勞也 朱子文集下同

營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有疑無可質始覺
尊丈之遠爲可恨也

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曰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
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
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
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九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
書盡矣惟此有非口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
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母忽 西山文集

遺事

復齋先生

沈子復之西山次子生十歲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
嗣更名知方從文公學受父春秋之囑作春秋五論行世遵父
命嗣虞氏西山滿春陵從母命歸宗以季子梓後虞氏父師既
沒先生以是世家傳心學鄭鄭質疑者歷歷不倦以敬爲入德
之門乃義爲一身之主宰多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
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頌復而
厲爲戒故時稱曰復齋先生 建陽縣志

遺事

真西山跋虞復之春秋大義曰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
子三人馬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

遺事 遺

入卷之五

遺

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者頗易與
經世又春秋囑之三子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復之春秋未
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
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
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
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
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譽倫基禍亂者皆
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賁仲子納郕鼎皆据大義以止私欲之
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
君於是得春秋之旨焉蓋天下之理无二致故聖人之經亦
亡異指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縣廢興霸權所

自起使萬世人主知獲和堅水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云

蔡模

覺軒先生

字仲覺元定之孫行甚高度其夷隱居馬學一以聖賢為師一時名士多師尊之嘗輯朱文公之書為續近思錄淳祐中謝方叔湯中乞表異之以勸後學有旨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有司錄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遂疏教義為萬世帝王心學之大古价人大師等六者為國家守邦之要道上之又乞願白鹿洞學規于臨安及天下刻石模卒學者稱為覺軒先生公闢通誌及縣誌

遺事

其西山蔡仲覺名字說曰仲覺之幼文公先生命之曰覺

大宋之志

卷一

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旨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欽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

當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

蔡覺軒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呂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諭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

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綱要人愈和而體態持論不苟合時下忘學

綱要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怒色志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焉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意故人少知者

其見性理

朱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以下續近思錄

曾子平口是箇剛毅有力量磬立千仞底人故能卒傳夫子之道又曰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

學者敢怕因循朱子語要下同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常自以為不足

學子源流

大宋之志

卷一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解月化便是長進

人事盡處便是命

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

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箇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方有

着力處也

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然

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又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

子之於父母

問曰也下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

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問

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又曰如其筆

或謂諺有六禍從口出禍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嘲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合做底事便做此便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欲

尚入聖域而不侵漢儒見得此意思好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

部按孔顏所論一生學問工夫都只在行上今世儒所言

學問工夫都說在知上大差了儒釋之分在此余看衆人

病痛多是好異有我己心未去學者最當學顏子克己後

這一看緊峭工夫做去方是聖脈

學源流

入卷之五

若

若欲為善須是分毫點檢莫教一毫不好便壞了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

程子說孟子雖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

問孟子亦有任底意思曰然孟子似伊尹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

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

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打邊境之功發

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直箇活潑

潑地

不可倚靠師友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程子敬而無失適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眞實工夫大焉

覺得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

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故程子又曰入道莫如敬未

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名相與計書

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問如何

是靜中有物曰有間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

部按聖門學脈惟是敬程子拈出這箇字極有功學者靜

亦是敬中事能敬則雖動亦靜矣故大學定靜之說極好

問子主靜說亦先之以定定便有敬的意靜中有物亦只

是敬則道理自存釋氏只有靜工夫無敬工夫固偏矣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學源流

入卷之五

夫

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

陰陽自一氣言之只是一箇物事分做兩箇看則如日月如

男女又是兩箇物事

一故神兩故化橫渠此說極精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

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本

聖人事事做到自然恰好處

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

人多說性方說心熹看來當先說心古人製字亦只先製得

箇心字性與情皆從心

又曰惟心無對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靜是陰陽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有不爾則便是釋氏入室坐禪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更之却甚易時弊則在人人皆
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
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
只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握去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卒遇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
而已

關學源流

卷之五

五

林勲本政書每鄉開若干字號田田下注人姓名以田為母
人為子說得甚好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到得義理與
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同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見小學

伊川先生說話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
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問先生答黃寺丞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
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曰氣相近如知寒知暖識
飢識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
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

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問性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張方始明脩

先生謂亦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楊敬仲言天下無掣肘底事沈叔誨言天下無不可教底人
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

漁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漁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
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
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漁溪拈出

關學源流

卷之五

五

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說

性氣二字兼言方極孟子言性不及氣韓子言氣不及性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箇是做人底樣子

伊川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
息則後矣此說極有味

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
不透耳

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
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
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雖工終做事不
得

知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先生曰但見於大禹謨

夫全在敬字上看米湯大段是箇修飾旅人

詩稱成湯書聖敬日嘏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這處起
人若問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問道則生也枉了死
也枉了

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
輕自表暴引惹外人辯論枉費應酬分却向裏工夫

四先生體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
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禮較穩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
殺從今世俗之禮今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

大學

卷

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

趙岐難處夾壁中注解得一部孟子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先生曰二者偏廢不得
致知須用涵養涵養必用致知

懲忿如救火室慾如防水

詔按此即性情上工夫忿欲在人最難克制者伊川謂于
此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觀晦庵救火防水之言學者

益當惕

昔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
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
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

此志就此積累工夫進趨向上去大有事在

林易簡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
做工夫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橫渠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極好

河圖常數洛書變數

聖賢著書非但以文耀世都是要人依他做

康節先生人謂其學於李挺之每有扣請必曰願先生只開

其端勿盡其意他大意只要待自思量得之大凡事理若是

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周子

卷

李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在明明德上

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

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莊列亦不曾看明道云後來演着

不着無絲知他道理

志公和尚頌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此陸子

靜除意見之學也

陸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修省只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

壞了又曰若不能敬則講學無安頓處

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

滅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

問佛與莊老之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又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

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說禪又曰如今學問流而為禪上蔡為之首上蔡一變而為張子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學源流

大學之五

卷五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

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康節看物事便成四箇渠只是怕處其盛

讀書閒暇且靜處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明又曰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友來就自家身上求

主靜所以養其動

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

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

聖賢教人先要求放心正為是萬善之總處又曰人惟有

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

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聖人情性便是理

主一兼動靜而言又曰敬是始終一事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曾子與曾點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

邵按晦庵又有曰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

一向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者也某謂天理日用

流行處多自人事修整克擴處來曾點胸中高處有上達

識見曾子却是老實自下學處做工夫者學曾點而不知

學源流

大學之五

卷五

學曾子則流于狂矣佛老輩多涉于虛狂今世學者病相

正在此處

撫學有首無尾養學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

心不可有一物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合着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精神

枉用了亦可惜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纔枉其小便害其大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慎勿說無妨蓋道無妨

便有妨要做人則上而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

只在把住發行之間耳

人心惟定則明 無欲故虛 又曰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

一事學者之通病

有事時敬便在事上若自朝至暮客來不巳不成不接他人
在世上無無事時節有事無事自家敬未嘗斷

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

認按心是箇人學問根原處敬是箇學問總攝處做人好
循天理無人欲是人箇學問歸着處敬以持心做人一些

子差不得

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郭事郭之

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應之曰誠而中君子之釋中不誠而中

則字源

人卷之十五

五

小人之無忌憚

學者立得根脚闊便好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嫖溪曲者也遇

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

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又曰未有耳目狹而

心廣者其說甚好

孔門除了曾顏其他說話便有病

認按顏曾是何等學問骨力顏子克己如紅爐中點雪曾

子省身如百鍊上真金說話自心心上說來說得自醇正

顏只一箇愚曾只一箇魯故卒傳夫子之道以此愚與魯

處學者深玩最有味

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
什麼精神是什麼骨肋

先生誨郭元德曰讀書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中行住坐臥
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期省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認

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

或問修身之要先生曰此是難事然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
着力若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好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

尚如此况求道乎

志伊尹之志只是不志於私

則字源

人卷之十五

六

上蔡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
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

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

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人難

有典有則方是文章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先生曰要有聖賢氣象則甚且如

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知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

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伐好施

之心消了幾多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 又曰為學之道更無他

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

有至處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述黃老如隱晦不露諸葛孔明近申韓又曰諸葛孔明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

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湏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右左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世間萬事湏更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

道理不可不着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

問學源流

入學之五

第五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雖分內外皆是自心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認按古人書是今人樣子讀他言語是要依他去做書即道理所在口讀不如心讀多讀不如熟讀晦庵謂不可悠悠又不湏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誠然

涵養須用敬處事湏是集義又曰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問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閑場中如何讀書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

劉敬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蔡南軒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上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又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

當其可即是道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端而不為中也

問學源流

入學之五

第五

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湏是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湏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致知而去之湏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

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上一道書中論此處甚多湏要復玩味處目下看底意思用上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上一工夫未到之故湏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

呂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

克己人省當如循環然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辯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孟子講義序

廷尉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浪是立得脚教是

南軒仁說云仁爲四德之長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

問學源流

入卷之五

李

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先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南軒敬齋記云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怠則放矣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懼其失而同於庶物也

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孟博楊之死者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說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

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

南軒嘗言道問工夫好做

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誅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

教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問學源流

入卷之五

李

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

呂東萊曰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蔽收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遷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精省所素其照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淡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凡見人有一行一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乎賤目

馬

持察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一書無與此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學源章

一奉之五

主

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日前大畧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辯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肯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

其所為便可見

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宜復有悔吝耶

當官處事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碍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附字更無別法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鶴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

學源章

一奉之五

主

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其初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詳審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陸象山曰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孝山文集

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已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大人疑然不動不如此小家和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克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義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之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欲人聽便悻然所以不如古人

開學源流

入卷之十

事

尚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

天之一字是皋陶說起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

盡明道之責者皋陶箕子是也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曉曉然談學問時吾在此

多與後生說人品

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

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其之心吾友之心而上而

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

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

者自成也而道自遠也何嘗膝口說俗語云殺人面前不得說

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諸子

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老萊而後佛入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却只是

放過半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落

得箇意大不惺惺去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墜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

開學源流

入卷之五

書

態可惜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五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惟他不得

志箇甚底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龜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諸按六經未作此道在天地六經既作此道在聖賢人有此
心六經皆心之理聖賢亦不過將其心之所養所得者寫
出以爲世訓耳故觀伊川補緝遺書不然爲天地一靈之
言使人知警惕觀象山六經註脚之語亦使人知自開太
但使人人頓悟皆象山則可而天下後世之人心豈皆象
山乎如象山所論則孔子可無六經于春秋孟子可無七
篇于戰國矣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是
實理彼宜有此

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開學源流

入卷之五

集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道
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阜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祠或問何以致人歸

鄉如此答曰只是賞罰不明見象山文集語錄上俱同

邵康節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形可分神不可分

不我物則能物物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冷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

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聖人貴未然而防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
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聖人所以能立于
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學不際天人不以謂之學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時
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

之事當如何哉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開學源流

入卷之五

集

智哉晉侯善藏其用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

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

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

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矣蓋死其有正也

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

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

氣也無非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見終則有始始則有終終始無窮地之所存乎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誦之風行焉

聖人利物而無我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春秋盡性之書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聖者人之至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

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曰代天

千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觀天時下

入卷之五

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

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

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標其

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惠家貧未嘗求于人

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歎不至醉收天下春

歸之肝肺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又曰圖

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

中矣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

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

己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

胡五峯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

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

仕進相招徠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達古

先矣

蔡伯靜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見語類

詔按嘗誦晦庵東萊所譏近思錄見其中不及邵康節書

必有未滿焉者及觀劉子澄續近思錄又擬取程門諸公

之說晦庵亦謂其有未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

入卷之五

子附入余因校雠閩儒源流見蔡覺軒亦有近思錄因

據輯晦庵南軒東萊象山四先生語又康節中粹言數十

條與橫渠五峯所遺者名曰續近思錄附于後恨寒學淺

識不能博採榮集畧舉其端以俟後之君子其必有終吾

志者

文肅公久軒先生

字仲節號久軒紹定進士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奏對論正心

及內降糾封之弊又言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為

其言實祐初由浙東提刑召為國子司業學憲端明殿學士參

知政事落職踰年後復殿學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抗家學淵源當時號為君子通志

遺事二條

抗司著作効參知政事別之傑蓋於史嵩之不叶物議為國子司業又論京尹余晦凌辱三學及奏權奸丁大金不可用即見幾不待報而去在州郡所至祀先儒旌忠節舉遺逸表行義居家孝友四時祭祀仍遵伯父節齋先生遺制遇井功經麻之喪必表衣以終月數及治喪母得用浮屠法

勅建應寧書院前左立遵道堂祀孔聖四配十哲像以識道統所由始右立思敬堂祀周程張邵楊游羅李胡呂及曾祖敬堂公等賢像以別道學所由傳後立傳心堂祀祖西山伯父復齋父九峯三賢像以報其著述之功也又雲谷山下建大明堂祀伯父節齋像後以兄素軒覺軒靜軒及公

微言

蔡久軒徽州朱子語類後序云論語一書通聖門高弟所集學而一篇所記多務本之意里仁七章所記皆為仁之方八佾之論禮樂鄉黨之記言行公治長辯人物之賢否微子載聖賢之出處亦何嘗不以類哉又曰理有可以類通而非可以類止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學者因其類以究極使此理融會不悖于一事一物而止則無愧于吾夫子觸類而長之訓矣

朱子語類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十五終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十六

熊禾

建安後學 楊應詔 纂集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一號退齋建陽人咸淳二年登第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堂以講學其徒數十人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相磨礪於文公諸書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從者衆後歸故山復創龍峯書堂以為周程張朱五賢為道統之的傳因祠之以侑聖師而邵馬不與焉日與四方學者講肄其中大肆其力於聖賢之書如易詩書春秋四書小學皆為之集疏又取文公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為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張呂及朱氏門人之說為附錄又為文公

閩學源流

卷之十六

尚書口義凡三十卷今行於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義書說四書標題諸書通志及府志

遺事三條

勿軒志宗濂洛之學廼訪文公門人輔氏從游焉因其家塾為雲谷書院生徒雲集當時目為書廚草廬吳公聞其所作序書院記以手加額曰江南有人

甌山謝氏忠義人也嘗自誓曰不見南朝不着鞋聞先生名不辭遠涉自江右而至及會其訃宋亡之恨因相與抱持而哭既而曰今天下皆賊也所不為賊者惟足下與我耳

勿軒嘗與胡庭芳論學謂秦漢以來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也

學不可得而誦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
詩書春秋四書小學皆為之集疏而以三禮傳義為之廷芳
走卒府志

徵言

熊禾重修武夷書院疏曰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
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朱子實紀

劉彌邵

習靜先生

字壽翁劉夙之子中歲棄科舉務向上事業行義為鄉先生
貧食子學晚舍去并學俸却之郡守楊棟即學創學德堂以
彌邵僅一至後棟使本道又論薦子朝未報卒有易

開學源流

入卷之十六

十一

遺事二條

以洙泗濂洛之語為法事必求道理實踐自童至老確然不
真西山跋劉彌邵讀書小記曰蒲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
予讀之歎曰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為好
學顏子所問前曰為仁後曰為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為仁者
成己之極而為邦者成物之極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
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
學者始多端子屏居八年呻吟書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
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
也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
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

其極乎真西山文集

黃績

字德遠涇之後初游淮淪編參諸老已而從陳必潘炳游及必
炳卒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而請田于官祀之讀約聚講如必
初規約由是學者皆就正於績郡守推入尊德堂以繼劉彌邵
又辟文涵江書院山長績以獨不懼名齋所著有四書遺說近
思錄義類興化府志下同

遺事二條

晚間趙以夫作易通典上下其論績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
日績兄績曰愛友績曰畏友為作不懼奮記平生不喜作韻
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趣云年七十一卒前日有星

開學源流

入卷之十六

三

古樓西

子仲元字成淳弟陸秀大為克溢王府撰述官宋亡改其姓名曰
淵天叟不仕窮居稽古深入理奧率以向上自處不忝其父
年八十二卒有四書講義經史辯疑四如文彙通志

林希逸

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希逸師事陳藻藻之學出
於林亦之亦之出於林光朝其授受遠有源委一時才名與甫
人劉克莊相軋而評者謂希逸理學實優之初為平海軍節度
推官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秘書省正字因對乞休信給諫又乞
早決大計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為司農少卿言亦之藻
及林公遇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褒贈以厲後學從之官終

中書舍人號儒齋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書行于世通志

遺事

昔綱山之事文軒也死則要經忌則哭墓樂軒之事綱山也亦然至侯則慨林陳之後微絕既祀樂於家廟又白尚書併禁二墓樵采歲時若遠游而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以告及牧斯上復倡邦人嚴奉而蒸嘗之彼背師而從許行與諱稱京房門人者視侯宜少愧矣見文軒文集

林岩

字玉順連江人從林之奇游於呂祖謙為同舍生祖謙少慕數歲其手抄其詩文默誦之及祖謙講學受徒墓趾首受業從諸

闕學源流

天卷之十六

四

生後惟謹祖謙曰此閩中瑞物也後又參謁朱文公以年且老不得時見聞鄉人有從學於文公者雖晚輩亦造門扣問郡文學以禮延置之數日而歸曰向者違親而赴金華為道故也今又安能舍親而為人耶八閩通志

孫調

龍坡先生

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文公之傳以排摺佛老推明聖經為本所著有策府五十卷易詩解中傳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

三卷學者稱為龍坡先生卒祠于學八閩通志

高順

拙齋先生

字元齡寧德人祖確邑稱善士嘗與陸游為詩友順慶元中進士其學以中庸大學為宗其治身行事以誠實為主故其施於

居官臨民之際卓然有聲嘗語學者曰吾身任大責重無天地生物之功而有天地生物之心無經國子民之位而有經國子民之志又曰學者學為聖人事非止讀書作文求仕進而已所著有鶴窓叢覽一百五十卷詩集解傳各三十卷學者稱為拙齋先生子伯璵字汝諧嘗魁漕舉學問踐履皆醇正有會粹古今字類二百卷集關洛諸公語為傳心直指十卷及一得錄愚

徐幾

字子與號進齋崇安人通諸經尤長于易自朱熹後理學之傳幾獨得其妙景定間臣僚交薦與何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有經義行世

闕學源流

天卷之十六

五

丘富國

字行可建安人嘗受學於朱氏之門人淳祐中登第為端陽令判宋社既屋遂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經世補遺三卷易學說約五篇發明朱氏宗旨八閩通志

黃鎮成

存齋先生

字元鎮邵武人甫冠即厭棄榮利事慨然以聖賢踐履之學自勵延祐科目行再試有司不合遂築室城南名曰南田耕舍部使者聞其賢相繼論薦不應後以執政薦授江西儒學提舉命下而卒所著有尚書通考十卷周易通義十卷中庸章指二卷性理發蒙四卷秋聲集十卷自號存存子學者稱為存齋先生集賢定謚曰貞文處士邵武府志

劉應李

字希必初名榮建陽人炳之孫咸淳甲戌進士建陽主簿入元不仕退與熊禾胡廷芳講明正道於洪源山居十有一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苦潭聚徒講授學者雲集八閩通志

翁易

竹林先生

字舜翁崇安人通六經尤長於春秋嘗預計借從劉燾游因得蔡朱文公蔡西山之門講明義理往復辯難悉究其旨晚歲授徒于竹林精令言行有法人稱竹林先生通志

鄭儀孫

建安人號翠屏從丘富國學易咸淳癸酉應賢良舉又明年少帝北行儀孫退而著書易圖說解大學中庸章句史學家求變

張泳

張泳

墨莊先生

字潛夫福安人蚤有志滙洛之學家居受徒門弟子多有願者慶元中禁偽學大比試天下之言性論有司讀其文驚喜以為坐側場屋策問偽學泳抵排異端力主朱文公正學之傳有司賢之號有齋學者又稱爲墨莊先生有文集傳于世通志

陳尚德

石堂先生

先生諱普字尚德別號懼齋閩寧德石塘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初淳熙間晦庵過石塘異其風土語人曰後數十年此中出儒者當讀天下書十八九聖宗淳祐甲辰先生先生有鶴鶴百數繞屋之祥十神秀異性資英特稍長入鄉塾有

大人志問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游韓

慶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淵源所自屹爲嫡派故其學甚正

在韓門嘗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秦九韶令人不知肉味

故其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肯文詞不急祿

仕惟真知實踐求無愧古之聖賢蓋其的趨孔孟上嘉唐虞秦

漢而下漠如也宋鼎既移決意卷藏朝廷三使辟爲本省教授

不起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館里之

仁峯僧舍至不能容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番講

龜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華

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丞相劉文簡公修考亭蜀爲記復命

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并晦庵所纂爲三十卷傳於時尋講

廟學東流 一表之六 七 廣在德興初庵書院者尤久嘗與游翁山范天啓謝子祥極論

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著字義一卷授門人凡百五十三字
藏者目為百五十三顆驪珠風胡非之巨眼然是珠也將照千
里奚特十二乘顧常著之掌中耳先生少壯銳然有經世之志
謂三代之治莫善於井田作書數千言欲上於朝獨不仕而止
世以其書為可行所著有四書句解鈴鍵學庸言要孟子纂圖
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渾天儀論天象賦詠史詩斷
凡數百卷元延祐乙卯卒于家年七十二今祀鄉先生祠嘉靖
乙未知縣葉稠別建祠置田於里中

微言五條

周自后稷佐唐虞盡心稼穡公劉繼之視民如子傳十五六世
而福德聖賢會于一家太王仲雍王季大賢也泰伯文王武

入卷之十六

王周公大聖也四世之中三賢四聖一一康寧壽考復開八
九百年大業此雖元氣之會而其一家之際值亦甚奇矣
聖人動靜如天地細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句可見此惟孔
顏承當得不得游夏由求諸子所未能到維伊尹伯夷柳下
惠亦恐未能盡到十分此事無難實非小小意必因我四哲
著毫髮於其間便當此二句不得

太公八十遇文王不知遇後又幾年文王始登天武王立又十
三年始伐紂以太公為大將太公其時當百歲矣武王有天下
又六年始登天太公又相成王與周召同列其壽當百二
十餘歲

泰有道則扶蘇不死晉有福則無夕陽亭之事唐太宗之不仁

也其子孫歷武氏祿山朱泚韓建朱溫之手剪戮殆盡載之
青史與石勒一日滅晉八十四王無異讀史至此股慄心寒
不忍正視其文也

石堂先生詠史詩四首

朱文公九野寒威開六陰一川風月伴瑤琴鼓樓巖下人如王
說與漁郎子細尋

商鞅此天此地此經文學者何嘗溺所聞盡道李斯焚曲籍不
知吹火是商君

郭林宗饒郭林宗數千輛哭陳太丘三萬人河上紛紛皆折角
不知一一足黃巾

司馬溫公矩步規行範古今山樵野牧共謳吟荷衣蘭佩通身
是却看誰能不入心並石堂文集

入卷之十六

三徵辭不起視許文正吳臨川二公何如耶夫儒者貴下
明體適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石堂于隱而無所用
之中克充其節以風後世有真用矣

韓信回

字伯通韓德人幼讀語日誦萬言工文賦尤精駢儷語既壯受
業陳尚德之門遂列落華藻晝夜究心於外洛閣閣之說尚德
嘆曰吾老矣得斯人飲水俟命復何憾哉延祐四年淮江浙鄉
舉不合而歸即杜門不出自是四方書幣日至而弟子無衣請
後者餒滿戶外矣且教人為學次第規模皆本於尚德遊其門

名多知名士著書經講義三禮易經旁注書解集史類
文十餘卷行于世八閩通志

劉子珩

字君錫號立齋砥之子也父卒乃生鞠于外家六歲哭其叔父如成人既長從黃餘學非名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類列先賢矩範參之已意以教戒其子姪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使求名利非吾志也平居退焉若無有及其見義必為不類流俗則有人之所難能者嘗還田數百畝與諸子姪以成母志一日忽謂人曰吾夢與先君遊於武夷九同之上吾其止於是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年四十八而卒人未嘗見其曠於禮者通志

詔按自劉鼎受業延平之門劉世南復與林之奇游與呂

國學源流

卷之十六

十一

祖謙厚善其子劉砥劉礪皆從學于晦庵至其孫子珩迭起以禮教自範四世一轍為鄉邦所敬仰劉氏于閩于道義其亦可謂知所重者哉余故先後表列而出之

陳沂

字伯漂光祖之子篤志崇陽之學以父命從北溪陳淳游而又徧參當世名儒碩士嘗名其書室曰貫齋淳為之記官至新州推官著大學論語說讀禮記等書

蘇思恭

字欽市晉江人祖尊已以學行著思恭嘉定中登第從陳淳蔡和游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然後言除興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華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為變陳必諸賢推重之調詔州

教授有省齋文集通志

康永

字仲上號平巖父賀孫味道括蒼人師事朱文公遂居建陽之石山為朱門高弟米從蔡淵學又與李果齋游學造益深居武夷八曲鼓子書堂講讀暇遊觀賦詩往往見陳安卿以其好獵尚射屢受之遂循序就實攝小軒扁曰漁隱精舍與友聚論三發解淳祐初始登第調邵武軍以學行稱及轉景獻府教授集近思錄表呈上悅遂為秘書監論郡守貪刻上納之累官翰林侍講乞歸景定初起病不能赴旋卒所著有集解近思錄西銘性理等書行世建陽縣志

微言

國學源流

卷之十六

十一

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以之為惡見性理

蔡和

字廷傑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去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貸之居白石村喪祭酌古今禮鄉間化之真德秀守郡李方子為僚議創書院于東湖延和為堂長會易與不果號蔡白石八閩通志下同

黃必昌

字景文晉江人從陳淳學又切磋於陳必潘炳二賢有中脩大學講義嘉定中登第

呂大圭

字主叔同安人居樸鄉因以為號少師事陳淳門人工昭復得文公道學之傳

右自其西山而下三十七人所學皆私淑晦庵者或往來晦庵之門或受業晦庵之徒或間晦庵之風興起而儒聲道望軒倬傑出者西山一人而已由宋末歷元不以時有升降而道隨之升降歸然靈光之獨存故特別列之于此以見其私淑一時及將來之盛而晦庵道澤之遠于是益可觀矣

明 陳其成 布衣先生

布衣諱真成字利夫福建漳州人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

卷之十六

主

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成焉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輯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上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為敬字見程子切實工夫批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口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至論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墓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嗣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

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立石官道旁題曰

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批學副使姚鏐舉入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為文字之學有雜藁藏于家名存稿云漳州人物誌

遺事

閩中陳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陳白沙與胡愈憲書

卷之十六

主

子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思布衣陳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羅倫與張即憲書

蔡清

字介夫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林見素序云溫陵蔡介夫虛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源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家引之間闕發幽秘粹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其剛善晦而問亦取大旨者之志在禮也三原王公引入為吏曹竟復為禮部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歿矣 皇明名臣言行錄

遺事二條

介夫蚤歲壁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不啻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履如吾介夫者絕不多見也楊月湖集先生自歲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標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又題云命好德不好上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皆以自萌焉並虛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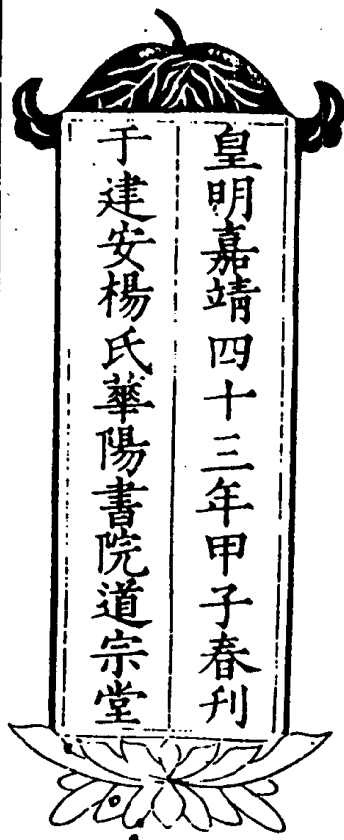
右閩之學自宋楊龜山朱晦庵來黃勉齋其西山繼其後至明始得陳布衣一人然楊月湖明理學名臣錄所載又有

閩學源流

卷之十六

市

蔡虛齋周翠渠黃仲昭三人或謂學貴聞道而言非所尚虛齋所著易四書蒙引類偏于纂輯訓詁中少心得之語居官抗寧濠大節可觀而反躬實踐清心寡欲古聖賢根本工夫處未盡周黃二公行者具在余學問聞知者統亦附列于此以俟他日知德知言者考焉或又謂蕭中有林學道者質直好學安貧不苟仕終邑文學所著有原教錄立齋語錄集呂氏鄉約諸書此亦庶幾者余亦恨弗獲盡見嗚呼閩自龜山晦庵迄今寥寥焉五百餘年矣黃真之後不絕如綫然斯文天地元氣所鍾求其繼龜山晦庵勉齋西山而起以一身任萬古斯文之寄正學之傳者余又敢曰無人乎余又敢曰無人乎



閩學源流

卷之十六

市

閩南道學源流卷之十六終



閩學源流十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楊應詔撰應詔建安人嘉靖辛卯舉人是書歷
載楊時以後諸儒終於蔡清各誌其言行詳其傳
授凡百九十五人

道南源委錄十二卷

〔明〕朱衡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南源委

錄十二卷》提要

道南源委錄叙

明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濟南後學李邦珍撰
道南源委蓋今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
時錄以詔博士弟子者也後十年予以按
部行請所從政畢授是編卒業焉竊三嘆
曰此非一方文獻之徵乎余不佞方代
天子觀風海上於是蓋得其風之大者乃屬
建州守楊子傳之而叙其事夫司故無諸
裔土自宋儒揚龜山氏此學二程夫子載
其道而南以有羅李之派至朱文公又集
諸儒之大成以有蔡黃之派家傳戶習友
漁洛而師鄒魯逮入我

朝郁郁乎文物大方矣今閩之博士弟子
履諸儒之故土而景其遺風誦法其師說
其興而至於道也非復有裔土之俗難革
也非復有北學之勞且遠難卒至也少宰

公有感焉嘗進博士弟子而詔之曰凡此皆閩產也其學術源二程而委諸子孟氏不云乎夫道若大路然夫二程者告楊子以適於路者也楊子朱子者又告諸儒以適於路者也然路可告也進止我也迷覺我也其一日而至千里終身由之而莫知所嚮我也非夫告者之得與也爾博士弟子舉諸儒所嘗由與今人所得共由者寧委而棄之將復別啓一竇乎抑柴立其中而已乎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諸儒學術之源端有在焉博士弟子舉而約之身心由源及委庶幾其有與哉是編之大意蓋如此故今博士弟子又多聞諸儒之風而興起者則少宰公之功也夫七閩之風自龜山一變文公再變今少宰公三變之余故謂得其風之火者將來而上

之

天子藏之秘室使少宰公繼往開來之心不局於一方而諸儒之澤益賴以不斬以是從政或不肯於道與若乃諸儒所造雖有異同要皆不詭於名實而可述則少宰公述之矣余何佞

道南源委錄後序

嘉靖壬戌秋

巡臺李公持繡斧按閩政尚德教務倡正學以風人心首遷建陽黌序以故址爲大儒書院一時青衿士嶽然前奮偲偲然嚮於道矣既踰年按建州出一笑示黜曰此道南源委錄今

詮部右丞朱鎮山公督閩學時所纂次者也公倦倦以道甄閩士重修文公年譜及復薦山西山諸祠具有記旋輯閩儒之聞道者邇源分委而成是

道南源委錄

序

卷一

錄未鐸梓以擢行予拜

命按閩以公曾觀察是邦請所爲觀察者公手是錄諭予曰閩兵燹極矣孔子謂脩文德服遠人而疆理南海卒歸於矢文德之頌蓋正學明文教張士脩孝弟忠信卽干城函矢在人心矣嗚呼閩學之不講舊矣矢德脩文其在茲錄乎行梓之令青衿士人挾一冊庶幾其有興也余三復之悚容嘆曰道源於天而委於人心流行布護於東西南北非封疆之所能域限者自龜山負笈於程門明道乃

云吾道南矣蓋先此閩人未之傳聞也按閩中至洛甚遠邈而閩人又寂無談正學者龜山奮然獨倡不遠數千里以就學於伊洛始開閩學之源使其時閩有倡之者吾不知龜山之歸依探討何如也自龜山載傳而羅而李以及文公彼其時皆當李宋道術湮蝕宰執臺諫皆闇不知學甚且擯指爲偽以銅之而師友淵源自成自道冒諱枉危而不渝使上之人有崇之者其發明洋溢不知又當何如也今

道南源委錄

序

卷二

聖明久道作人以銓部官天下之賢才巡臺論賢不肖而上下之率注念正學閩之士先得

鎮山公以甄鑄之今又得

同川公以表率之其賢者在

同川公方以薦之

天子而

鎮山公將以服之庶采矣此時視季宋爲何如也諸士幸生於諸大儒之里稽其譜系且半其後裔凡所從入於道者諸大儒皆已爲之疏浚其淤滯

而示之朝宗自委而泝之源豈待求道於數千里之外哉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無文王猶興昔歐陽詹躬絕學之後興起於觀察常公之教亢迹自樹至與韓子相頡頏此獨非閩之士耶道南之源流如是

上之人表章如是諸士所生之時所居之里又如
是顧使歐陽詹得專美於前而不以豪傑自將者
非夫也又攷龜山載道而南至繁高麗之仰每遇
中國使者必詢先生安在者儒偉問非直式邦人

道南源委錄

序

三

而寄治教道德威望有足以聳外夷而銷其他志
者今島夷甫創海壖戒備士誠仰脩大儒之世業
毅然自任由委之循不極其源不止文德脩明遠
人自服干城函矢信未有堅且利於人心者豈但
高麗知有龜山先生耶焉不敏敬承
巡臺公之命以是鐸梓附大儒書院而附申脩文
威遠之意以告多士多士懋哉懋哉

曲梁後學楊一鶚頓首書于建寧仕學堂

道南源委錄

吏部右侍郎前福建提學副使萬安朱衡編述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肥城李邦珍詮訂

凡例

一圖以龜山爲宗次豫章次延平次文公此正
派也其他從龜山文公遊者淵源所漸異支
同原則各圖于其側游廣平王著作並龜山
遊程氏之門及再傳三傳庶幾不詭於程學
者皆以其序列於圖左其不及圖者不錄

道南源委錄

卷一

一錄稽之伊洛淵源錄續考亭淵源錄不具則
稽之宋史稽之閩通志府州縣志稽之遺事
行狀志銘要之期無遺於大凡

一道學之傳蓋未有盛於閩者惟盛則不可勝
錄姑於附錄著其學要數言尚有事實不能
盡見則所錄者邑里姓名或并其邑里無稽
則止姓名而已從闕文也

明興四公則列之續錄

一錄以道南爲主故其文例遵朱子伊洛淵源

錄等書節約其繁詞即語錄語類等書不敢
聚舉

一諸儒之學雖皆本道南一脈考其歸宿或未
盡同要之不詭於名實足繫一方元氣而樹
之風聲者皆入錄

一凡家庭自相師友者各以世附於傳附見曰
附提起者則不曰附如方道輔與伊川最知
劉屏山與籍溪白水並稱朱子先友皆以師
授無見姑實附錄故此編之脩重統也必以

道南源委錄

全例

二

龜山爲宗也

傳大傳

陳伯謙名沂道朱

方道功

傳方道功名沂道朱

劉屏山

陳去非

方道功

先朝

陳去非

補

終

道南一派圖

王著作	游察院	延平先生	龜山楊先生
胡適之	鄭秘書	豫章羅先生	胡文定公
方正學	林文節	延平李先生	籍溪
劉正字	劉著作		

李西山	陳宗正	劉白水	蕭清流	曾宗丞	廖中丞
郁	淵	勉之	頤	恬	淵
		朱章齋			

<p>陳龍圖 宏</p> <p>揚至之 至</p> <p>王近思 力行</p> <p>許存齋 升</p> <p>潘瓜山 柄</p> <p>林梅塢 學</p> <p>李經略 閑</p> <p>林草堂 用</p> <p>劉商公 煥</p> <p>陳北溪 淳</p> <p>黃公 餘</p> <p>蔡文節公 元</p> <p>晦菴朱先生</p>		<p>廖吏部 德明</p> <p>李觀 方子</p> <p>劉存庵 砥</p> <p>林蒙谷 葉</p> <p>楊考功 方</p> <p>陳秘撰 孔</p> <p>楊信齋 復</p> <p>黃壺山 士</p> <p>鄭六部 可</p> <p>方遠庵 士</p> <p>方迪江 未</p>		<p>已上王六俱將幕門人</p>
---	--	---	--	------------------

附源委目錄									
卷第一									
龜山楊先生 子迪									
游察院 酢									
王著作 蘋									
卷第二									
豫章羅先生									
胡文定公 安國 子寅 宏寧 從子憲									
卷第三									
道南源委錄									
鄭秘書 轅									
李西山 郁 群從閭祖相子									
陳宗正 淵									
劉白水 勉之									
蕭清流 顓									
曾宗丞 怙									
廖中丞 剛									
何通判 允 子鎬									
卷第四									

延平先生	林文節公	光朝	姪成季附
劉正字	鳳	弟朔	子彌邠
方正字	翥	族士繇	未士大壯
朱韋齋	松		
卷第五	晦菴朱先生	子塾	塾在
卷第六	黃文肅公	幹	
道南源委錄	不日錄	二	
蔡文節公	元定	子淵沉	沉子杭模
陳北溪	淳		
廖吏部	德明		
卷第七	劉文簡公	烜	弟炳
林草堂	用中	弟執中	
林蒙谷	夔孫		
劉存菴	砥	弟鵬	
楊芳功	方		

陳秘撰		孔碩		林梅塢		學蒙	
黃壺山		士毅		楊信齋		復	
潘瓜山		柄		鄭戶部		可學	
卷第八		許存齋		升		王近思	
力行		楊至之		至		陳龍圖	
必		兄守定		群從字姪址		卷第九	
真文忠公		德秀		熊勿軒		禾	
黃不懼		績		子仲元附		卷第十	
附錄		方道輔		元宰		○	

吳國華	儀
練質夫	繪
游執中	復
余隱之	允文
吳公濟	輯
蔡牧堂	發
劉屏山	子暈
林拙齋	之奇
劉德稱	嘉譽
道南源委錄 不目錄	
邵季山	景之
羅宗約	博文
游文靖公	九言
魏國錄	揆之
楊仲思	道夫
林文介	亦之
余占之	隅
范朝奉	念德
虞復之	知方

陳直講	士楚
詹大卿	體仁
余正敘	大雅
童蜚卿	伯羽
江建寧	默
許子春	景陽
歐陽慶祠	光祖
許子順	履正
黃季野	易
道南源委錄 不目錄	
葉文脩公	味道
黃季全	補
蔡廷傑	和
陳後之	易
蘇欽甫	思恭
傅忠簡公	伯成
任宣獻公	希夷
楊吏部	輯
吳大年	奇昌

劉潛夫	炎
陳齊仲	
鄭文靖公	昭先
鄭知院	性之
林農卿	湜
王子正	遇
葉秘撰	武子
高兵部	禾
楊料院	仕訓
道南源委錄 八目錄	
鄭穀叔	耕老
傅大博	誠
石洪慶	子餘
張知縣	彥清
李伯諫	宗思
李亮卿	唐咨
劉縣丞	剛中
饒知縣	幹
黃直翁	寅

梁文叔	琢
馮作叔	允中
蔡仲寬	模
沈莊仲	澗
林若時	得遇
游子蒙	開
龔雲伯	郊
鄭齊卿	師孟
林貢士	基
道南源委錄 八目錄	
林存齋	憲卿
鄭進士	文通
潘立之	植
葉知縣	湜
陳縣丞	範
葉通判	文初
陳縣尉	總龜
陳白翁	枅
劉正之	學雅

丁復之	堯	道南原委錄	人
李縣丞	尤	目錄	
胡季隨	大時		
劉壽翁	彌邵		
蔣元肅	雖		
陳伯濬	沂		
丘行可	富國		
翁粹翁	易		
卓廷瑞	琮		
黃景文	以翼	道南原委錄	人
呂圭叔	必昌	目錄	
傅君遇	大圭		
陳石堂	天驥		
韓古遺	普		
蔣仁叔	信同		
吳朝宗	海		
卷第十一			

朱門附錄	季克	道南原委錄	九
呂勝已		目錄	
鄧邦老			
鄧衛老	綱		
李公謹	文子		
祝和父	穆		
李子賢	東		
余景思	元一		
熊端操	節	道南原委錄	九
詹景憲	淵	目錄	
張敬之	顯		
黃德柄	謙		
吳茂實	英		
魏元壽	椿		
游和之	倪		
游連叔	敬仲		
周元興	明作		
吳和中	維		

劉圻父	子豪
黃仁卿	東
陳孔夙	仁仲
葉任道	
蕭長夫	
饒克明	
黃升卿	杲
俞夢達	開中
劉叔光	鏡
丘玉父	珏
江文卿	
朱濬	
黃令裕	孝恭
林巒	
曹晉叔	
朱魯叔	
王春卿	
陳彥志	士直

傅夢良	公弼
林仁實	
上官安國	謚
許幼度	儉
陳敏仲	駿
黃尚質	榦
曾誠叟	逢震
程深父	
程寶石	若中
蔣彥禮	康國
劉瑾	恪
魏元作	
祝癸	
劉子禮	
劉叔通	
黃仲本	
朱飛卿	
傅樞密	

卷第十二

續錄

陳布衣

其成

周方伯

瑛

黃督學

仲昭

蔡祭酒

清

孔子沒後千五百年而周元公兩程夫子

出講業濂洛之間聚天下豪傑約之於心

性於是閩人龜山楊子廣平游子著作王

道南淳孝錄

本目錄

主

本

子咸登其門游之學與楊埒獨龜山致程

子吾道南之語歸閩一傳而得豫章羅子

再傳而得延平李子三傳而為朱文公皆

以濂洛之學造閩士若胡文定安國李西

山郁陳默齋淵劉白水勉之蕭清流顓曾

宗丞恬廖中丞剛俱從龜山遊者惟文定

發揮漸裁之之學尊信先覺嘗自謂於游

楊義兼師友且以其子寅宏與其從子

溪憲各以洛學顯蓋其尤也清流之學得

朱韋齋益著韋齋子熹是為文公文公本

其父韋齋疾革之語師事父友籍溪劉屏

山子輩已乃更學於延平得所謂靜觀喜

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語蚤夜孜孜尚友乎

濂洛探其閫奧於是蔡文節元定與其子

淵沉黃文肅韓陳北溪淳廖吏部德明劉

文簡煥與其弟炳李觀察方子林草堂用

中林蒙谷夔孫楊信齋復李經略閩祖弟

相祖陳秘撰孔碩林梅塢學蒙黃壺山士

道南淳孝錄

本目錄

主

本

毅潘瓜山柄鄭戶部可學許存齋升方遠

菴士繇連江朱楊至之至陳龍圖宓黃不

懼績彬彬然見於世真西山德秀熊勿軒

永皆私淑文公學不詭於聖門者鄭秘書

穀何通判允林文節光朝並生豫章延平

兩先生之世而或師謝上蔡或師馬時中

或師尹和靖門人傳之劉夙與其弟湖造

就雖殊均之與聞乎聖道矣其方道輔諸

賢但各存姓氏標邑里間摘其學之要語

次于篇俾後之學者參考而折衷之取其
所長皆我師也至于我

朝名公碩輔勳業炳炳不爲不多而其潛心理學
得與斯文卓然爲後學所宗者代有其人
庶幾哉濂洛之流裔上應星象矣孔子曰
文不在茲乎閩故無諸之國濱東海屹武
夷諸峯鬱爲奧區其分野在牛女之墟元
融融液發于人文駁駁然與鄒魯並稱豈
地氣更運然耶可以爲文矣後有興者猶

道南源委錄
八目錄
有待而錄

莆田縣儒學教諭王翥

興化府儒學訓導陳懋儉

建寧辛酉解元趙秉忠

諸生鄭應旂

吳大陽

方慶中

林士升

林文

張天爵

鄭日休同校

道南源委錄

八目錄

十五

道南源委錄卷之一

龜山楊先生 子迪

墓誌略

公諱時字中立南劍州之將樂人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種學淳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深精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惟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一

一

杜

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城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通英殿說書遂陳論十餘事執政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一

二

杜

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托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轍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此金帛又遂賂以三鎮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

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令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又言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

道南原集錄

本卷之一

三

昔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爾而安石獨為此說後

蔡京章爭以奢俗相高輕費妄用窮極奢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終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除閑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急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適造已仕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閑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

道南原集錄

本卷之一

四

四

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專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諸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木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厦屋皆若可以托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生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寮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

道南遺集

卷之十一

五

自

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寢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嘗小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哉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胡安國撰

行狀畧

先生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

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以名聞遂以秘書郎召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微亂先生即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

道南遺集

卷之十一

六

自

容物人不見其涯淡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開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呂

本中撰

明道先生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見程氏外書下同

謝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
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
自涪歸見學者雕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
進

吾於謝游楊三公義兼師友實尊佔之若論其傳授
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
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胡康侯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

道南志

卷二

七

本

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謝顯道語

胡文定公與先生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
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衆蒙衆足不
俟屢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
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況迹同塵知之者
鮮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免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
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
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明應仲書云楊先生
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褐裸程不以爲浼見胡文定公集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

得已勉強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

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己處自飲食衣服居處

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

衆多之口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

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

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

道南志

卷二

八

本

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
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即見得遺佚既窮不憫
怨之意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所謂
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
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爾
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
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爾當
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安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具
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

段狼狽也世人不察其川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故龜山之赴召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爾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

胡康侯答陳繼史書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一

九

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筦庫為貧爾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毘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爾五年秋末果退闕因傳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書辭者坐罪乃不允

免先是傳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以經由三路凡

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

西浙淮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

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

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

秘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

陳繼史語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

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

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朱晦庵語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一

十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者來是如

此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

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大學者學聖

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愚慤不為

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

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開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貴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以下俱先生論學要語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未至故其德有差焉

道南原錄

卷之一

十一

一 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爾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同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以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夫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道南原錄

卷之一

十一

爲已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俟俟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

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曲鑊陷罪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曲鑊陷罪者以其知之審故

也置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禹餓陷
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
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爲不
善邪若夫物格而知至則自全牛游刃有餘地矣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
勝窮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
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十一

五

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
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托天下顏淵之可以爲
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
以學矣

知合内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
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
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
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可也茲乃禹稷顏回之
所以同也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
仁而已

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
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
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
何也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
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曰萬物
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二

十二

五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
物皆備於我矣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
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
也堯咨舜舜咨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
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

自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
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
義曰行吾敬而已

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覽者廣矣
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
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
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
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取予適於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主

義而已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

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
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
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
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
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僥倖科第而已
果何益哉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

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
相尚

詩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
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言語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
之意得矣

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
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物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
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主

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
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
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
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
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君正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求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求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道南源委錄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一

七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於餘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誇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消搖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消搖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爲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迪字導道爲翳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真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一

八

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未解的
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
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
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遊太
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
藐然少年周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
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今子名於
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速器
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
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問論近世學者至公曰吾不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一 未

游察院

墓誌略

龜山先生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
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
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以時所交皆天下
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
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
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

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徃從之
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子
徃見之伊川謂子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
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
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
錄政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
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清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
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學教授未幾還朝復來
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除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一 未

簽書齊州判官聽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
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
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
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大碩人憂服
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
廬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
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公
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
到不為世儒之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

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入樂於自盡而無放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村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

道東游集錄

不卷之

主

日

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搗擻揀握損撻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渾然資質溫厚南

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意便道一作中庸矣見外

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

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食

俗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知恐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友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

道南游集錄

入卷之

主

日

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辯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王著作

墓誌略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頴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

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
微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
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
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
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
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
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
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
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
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
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
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
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
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過世務使
司獻納必有補於聖躬

道南源委錄卷之二

豫章羅先生

行實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劔浦之羅源人父神繼先生自
幼穎悟不爲言語又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
道初從吳國華遊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
往學焉乃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
過了一生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兼問伊川
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
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樞
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初龜山以孟子饑
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
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
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曰
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
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
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
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

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先生清
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
聞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
游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先生極
好靜坐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
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
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所傳之奧先生少
然可亟稱許焉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
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
道南李錄
人孝三
斷氣象呂舍人以詩敘諸廟壁先生山居有顏樂齋
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龍白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
嘗著遊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
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甲
唱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又
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
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
年六十有四子敦敏早沒無嗣
龜山為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

子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弟子千餘
人無及先生者
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
龜山游撫衣侍席二十餘載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略曰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
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
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
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
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至
於典論之人因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
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
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
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
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
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
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雖知真儒有作

聞風而起因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口擊而意會也

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

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

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

見其有不是處爾

李延平語

仲素先生都是着實行細去理會

朱晦菴語下同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道南李錄

卷之三

四

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

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

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

出

羅公從彥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充篤而同郡李

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

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

公發之

陳協謚

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

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

周坦覆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

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

道南李錄

卷之三

五

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

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

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

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以下俱先生論學要語

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

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

亦易乎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爲孔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邪夫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爲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辯也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木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愛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胡文定公子寅朱寧從子憲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少長入太學晝夜刻

會有穎昌新裁之嘗問伊洛程先生之學獨許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紹聖四年登進士第特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諸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七

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都逾告期不歸爲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爲民害學校其

二也公獨擢飾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嘗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已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托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贍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道南渠錄

不奉主

八

通

成移北路再鞠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旣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辯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寢高卽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遂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

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嘗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旣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道南渠錄

不奉主

九

卽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則天下之華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

固守雖詳言異訖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夷狄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脩政革攘夷狄之風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已不同者即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泰愠懣形於詞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污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將角論今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

許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案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臬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駭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近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翔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珪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游說珪坐貶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者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

本珍議論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欲珍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群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漸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漸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臬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道南原委錄

卷之三

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殲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良於心意益戾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會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

職守必以慙愚妄發于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脩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旣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道南原委錄

卷之三

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費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注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一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瀾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江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徇致渡江南符之初又下詔令專用

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公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

道南李錄 不孝之

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皆為朋黨可矣然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為助而據公奏擬進貴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

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璪及齊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為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為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頤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荊公盡屏先儒以為淺陋獨用已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道南李錄 不孝之

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嘆或遂指以為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少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辯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

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
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令符節
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
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脩德之方導君
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
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
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今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
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
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
道南原委錄
未卷五
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脩有用之
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剛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
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
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遽論
公學術頗僻行義不脩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
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實文閣直學士
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没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

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
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
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邪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
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
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
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
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
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俸舊錢行于渚宮呼樂戲
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其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
道南原委錄
未卷五
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士
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
令出奉卮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隍豈
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捨一
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
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有怠容
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
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事當至於聖
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嘖蹙曰流光可惜

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
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
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
性而按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
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
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
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賴川曾幾
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
道南源集錄 大卷五

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
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
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
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
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
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
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
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
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
道南源集錄 大卷五

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
免物物致察非一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
也四端固有非外繇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
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
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
竟也故其說流通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
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
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
外合也故自脩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

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人行皆
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醉也顯道者謝學士
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
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
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獨挺
其秀然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
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
獻公爲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
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

於止中有蕭然可親近之意年歲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為饗之用造麴菜治林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於其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廓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道南潘季華

不卷之平

親故問非惟口所不遘固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減自登第速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為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潘察公心意

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為文定云

寅字明仲本安國弟淳之子安國取而子之寅早聞道於家庭與弟宏磨礪薰炙所學粹然長從河東侯師聖遊卜九入辟雍宣和三年中進士甲科歷校書郎從場時遊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洪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僭立寅棄官歸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以張浚薦為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寅上書乞按行淮襄絕和議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効去虛文任君子斥小人反覆數千言疏入宰相惡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十事曰脩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遣使請和寅專以復讎為請乞罷使命以與張浚異議乞罷便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改集英殿脩撰復

以待制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
易月寅上疏言禮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
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
丁外艱服除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
許致仕檜憾之不已坐通李光落職新州安置檜死
復元官卒謚文忠寅志節豪邁初安國頗許秦檜靖
康之節及檜擅國寅遂與檜絕在新州著讀史管見
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於世又有斐然
集三十卷學者稱爲斐堂先生

附志

道南李錄

大卷三

卷三

宏守仁仲安國長子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
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
拭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累數千言有曰
徽宗欽宗切於難敵遠適窮荒願陛下加兵敵國猶
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哭
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茲夫以疎賤痛心于此
尚欲有爲况陛下當其任乎末言陳東馬伸以直諫
正論死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是雖當時輔相之
罪然以天子威靈乃不能保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

自輔助領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
已也司業高閣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其略
曰閣下日視忘警滅理北而敵國既不能建大論明
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求舉太平之典欺
天問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
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書辭甚厲人
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
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訂其言約義精道
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
道南李錄

卷學者稱五峯先生

大卷三

卷三

寧守和仲安國次子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
出寧手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

籍溪

行狀略

先生諱憲字原仲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
也稍長從文定公學始學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
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
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于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

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不見
唯學乃可明耳先生于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
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與諸生
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于人力田買藥以
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
從之遊日以益衆行義聞于朝詔特徵之授左迪功
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矧
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
加先生不得已乃出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教之
以古人爲己之學秩秩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
越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是
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
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群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
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
所傾避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
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于是向之
純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錡浚
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平居危坐植立

然後言望之楊然如枯木之槁而即之溫然如
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
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
以已說與他文章稿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惟白水
先生旣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
更相切磋以就其學云

山源系錄卷之三

鄭秘書

事略

鄭穀字致遠建安人鎮之子也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邪穀拱而對曰讀書止於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書也既冠入國學嘗執父喪火延喪室穀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火焚喪室柱至其半而止鄉人驚為止火村

未第嘆曰

道者尚友於古人

賢之門其

佐之門而學焉政和六年以八行舉第進士

史臺主簿秘書郎出守臨江軍丐祠歸自號九思

府志

李西山 群從間祖相祖世祖諸孫方子

墓表略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于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

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于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于餘杭則具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其言退求其說以進愈而愈不合于是獨以子論語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于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于群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也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宰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于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妻以女中年游太學紹興初天

予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者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官及免喪會泰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當時賢士大夫益爲仰慕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

道源李錄

卷之三

三

闕帥幕府以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恐失日訪民情休戚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千爲列肆酤酒以要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形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愠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子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馬賊死公事其嫂如母教孤姪遺遺子皆

如已子其于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策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學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徵幸于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闕祖號綱齋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闕祖

道源李錄

卷之三

四

蚤受庭訓已而登文公門篤志問學強立精思論議切實文公留之家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第嘉定辛未進士不遂時好調臨桂簿提刑方信孺漕使陳孔碩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詣學訓迪諸生士習丕變終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卷

弟時可名相祖以文公命編書說三十餘卷當時稱其辨析詳明用心精切

處謙名壯祖與闕祖同年第進士調閩清尉真德秀

經之稱爲人物典刑

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

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

濟事耳

文公答中約書下同

所論克己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

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史論大槩亦甚

正也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

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

道南源錄

卷之三

五

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文公語錄

同下

閑祖書問致中和之說更欲先生著一語以明之極

其中則心無不正而天地之心亦無不正極其和

則氣無不順而天地之氣亦無不順先生答云看

得甚精章句已改定多如所論

方子字公晦呂生正已正已生方子少博學能文爲

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

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齊長遊太

學官李道傳折管位華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

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

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

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

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

將選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

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

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

加詬詈然嘗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同學雖未能周

道南源錄

卷之三

木

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

漬爾其亡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

出宋史

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先生曰開闢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

著嚴謹這是人自去做

公晦得諸心傳親切超詣

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

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

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

而後行

陳宗正

事略

陳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更沙縣人璵之從孫得聞家學復從楊時游而與羅從彥爲友時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紹興初近臣薦充樞密編修官胡安國繼以直言極諫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謂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道南學錄 本卷之三 七 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蓋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淵願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

然和之備章五上益鯁切檜患之復論其姻黨鄉億年坐解言職除宗正少卿有默堂集三十卷八閩通志

劉白水

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闊達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母得挾元祐書制師生牧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道南學錄 本卷之三 八 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囊下帷燃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擇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村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

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嘖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于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處荒頽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夫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悟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劔之文以祝之其祝之辭曰寶劔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母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泰丞相檜已顯國柄為其事非已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已和戎之策惡聞天下至論意山公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

道南錄

卷之三

九

蕭清流

事略

蕭顯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朴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之異與李郁陳彥羅從彥同受業楊時之門嘗答范某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為哉唯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舉為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松嘗師事之

曾宗丞

事略

曾恬字天隱公亮曾孫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為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至大宗正丞泰極當國恬自守不為諂求外祠得主管

廖中丞

墓銘略

公諱剛字用中順昌縣人布衣時嘗從其鄉人陳公
雍游又嘗從侍講楊公時問學故其後立身行已具
有本末蓋非偶然者初登五年進士五任除國子錄
擢監祭御史足跡未嘗及權門靖康中除工部員外
郎以母疾辭上方向儒學公奏帝王之學不當如文
士所爲願去末學之無益尋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奏
道南遺集卷之五

乞罷高麗國使又條陳屯田便宜皆切當時事宜遷
給事中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迷國本末追貶其身且
詔其子若孫不得官于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
州蔡僅自寺丞提舉江東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
豈足以示懲有言悉與之祠明年遷刑部侍郎又明
年力請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郡人素以侈
靡相尚婚娶例踰制公下車首立條約且親爲文以
訓告之風俗爲變在郡二年應詔以封事乞早以建
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

今意雖有偶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詔
書趣行至闕則有中丞之拜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
當思大體若乃撫拾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
臣之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
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且曰天下之弊蓋不一而其
原則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已臨照百官則是非不
紊邪正洞見天下之弊可以次第革矣又奏人君之
患莫大於好人從已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惟大
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矣又論當遠佞人且劾從臣
道南遺集卷之五

何通判子鎬

事略

父字太和邵武人宣和進士調廣西提刑司檢法官
東平馬仲撫諭廣南見父賢之奏爲獨因授以所聞
於程氏之說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既而仲坐
論時事貶死父歸守其學不少變紹興中爲辰州通

判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謂他人莫預也徑取所轄伸事狀達尚書省以明伸移書偽楚斥使避位之節檜惡其分已功下兌荆南詔獄削官貶竄檜死始復官所著有易傳學者稱龜津先生

儲字叔京兌之子少承家學以聖賢爲師一意操存言行相循毅然任道不惑長就外傳與文公爲友講習論難必詣于極致而後已文公遺公書云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聞見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三

三

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又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末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又云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又云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附于集解中矣公自得之學有曰耳目之官即心

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表自然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教人以專心致志爲始有根本之說心說持敬之說皆出自家體認精語文公皆曰甚善築書堂于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公初用父致仕恩補安溪簿未赴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專用寬仁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部使者鄭伯熊名爲好士行部得公甚喜顧郡事不理檄公佐其守共理之公入幕悉取文書閱視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夙夜究思其所以均之者其說甚詳守顧不悅公即謝去學者多尊師公惟當道鮮知公者公固不求亦不怨悔後調漳州善化令將行而卒文公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二爲銘其墓稱其清吏恬曠庶直惠和云

志

道南源委錄

不卷之三

四

道南源委錄卷之三終

南源委錄卷之四

延平李先生

行狀畧

先生諱侔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父漢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待伊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屨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

道南源委錄

卷之四

十一

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卒年七十有一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子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

折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隣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

道南源委錄

卷之四

十二

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深淺誘之各不同而要之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爾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

說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

道南錄

卷之四

三

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通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情者或寡矣蓋常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

有以故未嘗為詳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詳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

道南錄

卷之四

四

世然愛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庶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誠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憲先君子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憲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

道南錄

卷之四

五

先生自言其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見

問
平答

問行狀云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

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是舊日下

得語太重又曰只是夢見氣象朱晦菴語下同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存心目間未常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

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

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

卷之四

本

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案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逮矣

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

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爾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常有灑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未易以口舌爭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與說

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

道南錄

卷之四

七

八

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道南錄

卷之四

八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晬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灑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

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認真當時
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
廣說須窮其言也初前頭如何要得一步進處

嘉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
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
切要處後舉以質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
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
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
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
道南溪錄 卷之四 九

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
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
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
矣始有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
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為學其心造之妙蓋
有先儒所未言者趙師

韋齋記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脫脫其仁

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
盡性能然若如此者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
第恐無甚氣味爾其竊以謂脫脫其仁以下三句
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
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大率論文字切
在深潛鎮密然後踐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起直入
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以下俱先生
論學要語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論語一部只是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道南溪錄 卷之四 十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
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
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
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天理無所不
備具若合而言之仁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
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
如胎有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
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發洩觸處貫通體用
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惟擴衍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夫之性牛之性則不待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

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枯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

終不為已物也

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

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川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

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

道南錄

不卷之四

七

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將來作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說不濟事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道南錄

不卷之四

七

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上蔡先生語近者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等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為何而來就本原處推究涵養之令

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

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卽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

處事擾擾便以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以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卽漸漸可就道理矣

昔常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學問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卽是自得處

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灑落卽此心廓然太公

道南源委錄

卷之四

五

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卽涉固滯皆不可也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卽

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

不違如愚人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靜

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

顏子於聖人祇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

乃枝葉之助

古之德人言語皆自肺腑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言語所不學者則不能爾

林文節公姪成季附

事略

先生諱光朝字謙之號艾軒莆田人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役以得失爲意聞吳中陸子正嘗受學於尹焞因往從之游自是遂專心聖賢踐履之學

道南源委錄

卷之四

六

出入起居必中規矩稱爲南夫子平生未嘗著書其於聖賢微旨有得於師傳者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逾遠矣又嘗語學者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註脚學者須求之口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孝宗隆興元年先生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司戶參軍未上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觀以潛邸恩倖進先生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先生改左承郎知永福縣

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六年四朝會要書成遷著作佐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不往賀遂以直顯謨閣出為廣西提點刑獄淳熙元年移廣東茶寇自荆湘飄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先生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

道南源委錄

卷十四

七

太

人兼侍講為諸有古風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年六十五卒謚文節先生老儒通練世務負士望其重所著有文集奏劄五十卷姪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文公遊文公深器重之所與筆札甚多趙忠定公禮之為上客每事必咨亦屢貽以書帖劉克莊跋云井伯文仕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仕終興國軍判官

正獻陳公薦克學為館職劄子云林光朝明經博古

通練世務行為一郡所推文為多士所服居鄉教授從游者常數百人郡守監司項以孝薦舉于朝屬多事未行文集

晦翁云這道理易晦而難明真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雲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為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無能繼其學者

劉正字弟朔于彌邵

事實

道南源委錄

卷十四

太

劉夙字賓之甫自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第調吉州司戶參軍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府教授以弟朔為溫州司戶迎母游氏就養因乞與溫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陳傳良以諸生見夙賞重之果以文名孝宗即位前文林郎俄召對論薦之弊乃執政大臣為惠而不為政所致是克紹興府教授尋令閤門引對明年春差禮部貢院考官降秘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以親老養求去無

而得乎力辭不就者作佐郎輪對旨論馳射近侍
備准三事又以江浙水奉詔陳得失乃上疏凡六事
丐外章再上以爲荆湖北海安撫司參議官以興化
猶刺米病民請盡蠲之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管
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轉奉議郎奏劄論舒民
力罷貢獻辯君子小人在州期年政平訟簡會曾觀
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夙不納復求去徙知温州明年
引疾歸甫一年卒是歲王龍學龜齡爲司業燁俱卒

道南志卷錄

本卷之四

九

而夙復繼之呂祖謙憚以詩曰諸老收身盡佳城又
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旋捲莆田兩簫橫雪
水風吹簫給喪事見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惟林光
朝答士友慰吊之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
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之所
推重如此雜出各公
事述等書

第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中科調
温州司戶參軍與夙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輳其門孝
宗初立與林光朝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收

言之士而聽計者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
且及曾觀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虛免文
贊孝宗恢復後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爲宜選兵將廣儲
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不可憑虛蹈
空過爲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免試除秘書
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官朔與其兄
夙皆爲時望所推夙性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則濟以
和易至於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
於朝盡心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雜出各公
事述等書

道南志卷錄

本卷之四

十

彌邵夙之子以洙泗濂洛之語爲法事必求道理欲
實踐自童至耄確然不移

方正字

族士錄未士大壯

方藹字次雲元宋之孫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閩清
縣尉到官未一載歸闔戶十八年無于進意計一第
三十年所書裁三考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初藹
與林艾軒俱在錢塘艾軒喜李太白曼卿之爲人又
愛晉人風度不入俗調藹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
著脚不得艾軒遂愧悟以藹爲先聞道凡事之蓋楊

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監官施廷先與
廷先居最久至是艾軒亦定交焉及翁歸益與艾軒
講明道理以淑後進朱文公嘗過莆見其論說喜躍
不寐出興化府志及艾軒文集

連江

朱字耕道號困齋元宋曾孫少孤其弟于和未皆自
教之家貧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
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第調善化尉復因文公
謁張敬夫官終宣教郎知福州連江縣

連江縣志

卷之四

主

耕道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邁遠之志但其所探
太高所存太簡又每有自喜已材獨任已見之意
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慎窮物理而進之以
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
德之進不可禦矣先生答書下同

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亦
嘗相勸直得朋友之道

張敬夫帥荆南辟朱及游九言爲屬曰是二人者能

攻臣過失

南軒集下同

耕道天資耿介

敬夫語其弟子曰天下文章之士以百千數可與共
死生同禍福者予之兄一人未感激公知己遇事
無隱或因盃酒輒發或欲搢笏願誦往往有攻排
之益行狀下同

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
祭名曰樂神未始至牒諸保聚藁于祠中遣吏酹
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同
窮之操皆足爲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檜弗獲究其

連江縣志

卷之四

主

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助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
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矯節莫如呂紫薇夏卿胡衡
麓與橫浦張九成澹菴胡銓數君子困齋皆從之游情
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識矣真

士字若水元宋曾孫文公守漳請壬主學市上條上
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令屬邑皆倣其學前志

遠菴

長略

游九言

公名士繇一字伯休莆田人中歲移居崇安五
溪之上從文公游紹興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
致惟恐後伯謨在遠聞之曰異時為學者之禍已而
果然氣貌蕭疎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溫
溫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絕人特以
謙厚士懷利祿營貨產不掛口故其襟度不期自高
涉世若甚踈者至講明治道援古斷今大抵瞭然彼
近功小利時號通才特不屑耳為人大略如此

墓誌略

陰游

道南彙錄

卷之四

重

伯謨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嘆曰老子
之言蓋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
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苛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
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
掩所長如此亦足以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
也

伯謨初投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為主敬之說須
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祭以求當然之則又云
近乃微測為學功用知此中乃切已事所係甚重

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文公語錄下同

伯謨論北虜引曲端所言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
方可取先生然其說以阿骨打繼得幽州便死又
云靖康之禍心腹壞了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為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
下大勢方定疊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
謨曰惟其好善所以嫉惡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

道南彙錄

卷之四

重

些子事無道理

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
可發大綱

先生問吳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
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晚些義理午後即念
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木
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
便好

伯謨胞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文公語錄下同

可惜後來一向磨字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以
遠過今日詩流也

伯謨詩溫潤可觀

向見頗有因循之病以上俱文公書問

大壯字履之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文公至莆

大壯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旨通志

朱韋齋

朱松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中同上舍出身為政

和尉父森卒于官鄉貧不能歸其喪因葬其邑服除

道南源委錄

卷之四

章

調尤溪尉紹興四年除正字趙昉為相除校書郎累

遷吏部員外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

其不便檜怒諷御史論其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赴

本祠松自初筮入闕後遊宦往來閩中從羅從義蕭

顯學晚寓建州城南終以子熹貴贈太師太保太

靖其寧

道南源委錄卷之四

道南源委錄卷之五

晦菴朱先生

行狀略

先生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號韋齋因仕入闕生
先生於南劍尤溪之寓舍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今
居建陽之考亭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
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
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嘗從群兒戲沙上獨
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年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一

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
泉州同安縣簿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
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歷
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
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阻之
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
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
未有關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
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明年

獲召辭不許卽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
剴切焉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
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
於奏對復申言之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
職旣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
克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
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覲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
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旣不行雖擢用決至不敢
就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

道東李錄

太卷五

三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庶退可嘉特
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并祠皆進
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待之求退待進於
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
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
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貧困不以爲心涵養克積
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肅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
已隱憂興利除害唯恐不及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其

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
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
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
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
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
湖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明年詔監
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遽上疏大意言天下之大務
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臺諫言劄子非舊制遂奏

道東李錄

太卷五

三

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
五將清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詔以脩舉荒
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
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
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
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偬
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聲
竭忠惓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
交家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先生常

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第至
乞推行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斷其征
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
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
廢寢食分晷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推
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
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
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
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置悉知南康時而用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四
心尤苦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
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遭饑民自
効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
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門
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
自省改其失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
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臣遵依條
限檢放租稅宰臣沙汰被災路小州軍監司守臣之
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

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
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
也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
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
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賄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聞
章至十上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
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
所學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
年自是海內學者專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
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
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
疾入奏首言刑獄不當又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
科罰之弊末篇乃詳言擴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
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
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
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
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

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生行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官未踰月再召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凡六事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東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詞言講學道南源委

卷之五

六

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逮便倭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嘗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二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則心術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

道南源委

卷之五

七

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日月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咸經摠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以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立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知經界不行之害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其多有肯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綱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

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官俄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廣南京鴻慶宮米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舁得賢重會洞獫狁蜀郡遂拜命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中教令嚴武備賊姦更抑豪民湖湘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之講說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兵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退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益憂懼遂申省乞歸

道南原稿

卷之五

九

田里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先生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請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待親懂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必有所係匪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

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補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遂拜命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辭不許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為熟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陳于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盡用力焉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韓侂胄謀之侂胄因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於所奏數事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延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云閣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竟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實文

門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
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趙丞相誣謫求
州朝廷大權悉歸佐胃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
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以明
其冤詞肯痛切諸生更諫以釐決之遇進之同人先
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以朝議不合乞改
還職名王以疾氣休致不許沈機祖為監察御史上
章誣詆落職罷祠五年致仕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
寢葬建陽縣唐石生之大林谷先生平居惓惓無一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十一

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
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一
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勸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
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
也初韋齋病亟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
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崇學焉

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李先生於草齋
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
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
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
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
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
和平心不待操而有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
窮歲月有限常歎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十二

能自己者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
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
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饒拜於家廟以及先
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
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
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
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
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
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

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雖跡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賻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祭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於論

道南集

卷之五

七

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尚書春秋禮樂雖未著於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通以春秋之法。綱舉目張。理亂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

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而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則撫其言行。又可畧歟。先生三子。塾先卒。楚迪功。郎在承議郎門人黃榦

撰

先生年十八中鄉舉。考官蔡汝謂人曰。吾取中一後

道南集

卷之五

七

生三葉。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見

臣錄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頓悟。力行可畏。講學直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聞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

而論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先生嘗自言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有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

道南錄

卷之五

而

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見延平答問下同

嘗謂趙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為龐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與呂伯恭書云道間與李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

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見朱子大全下同

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條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

道南錄

卷之五

五

語必三款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李公晦語

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粹乎伊洛洙泗之緒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綿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陳安卿語

先生畜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貫精粗合內外幽

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
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
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
慕乎高偕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

魏華甫語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
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闢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又當知其何所
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

道南遺稿

卷之五

本

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
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

爾以下先生
論學要語

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湏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
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
消磨今湏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湏是光明正
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
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

儘有工夫可做

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湏畧見義理大槩規
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
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
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為此也
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而便謂可以如此
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
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
效也

道南遺稿

卷之五

七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何難惟有志不立直
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
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湏反覆
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
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
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遽遷向上去
大有事在

近者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欠缺

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包涵若見不着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雖工終終事不特

道南遺集卷之五

五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爾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者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卽是此

設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指出矣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得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實茫茫無把捉處也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哉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操而存之格物致知亦是

道南遺集卷之五

五

五

因其所已知者推之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功夫也

學者須求收放心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緒自見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齊王愛牛孺子入井此二章反覆指示最爲深切但此只說得感物發見後一段事其徹頭徹尾涵養根本一段工夫却不曾說得以今觀之若平日都

不致養則人欲勝而天理微其發見之端亦絕無而僅有爾雖或時有發見亦何由察而識之雖使幸而識之亦何由操存得往擴克得行故學者要當如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所間斷察識操存克擴皆不難乎用力矣如是而造次顛沛無時不習則此心之體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斯其所謂仁歟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此運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天本推之達爾爾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工夫揠閑慢要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善惡不難辨矣或謂方思所以求其放心而思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足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

有心者非拘執繫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心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約束而自入規矩間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並立但恐心中無箇主若王邪自不能入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已無主之說甚好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安泊處又曰靜坐則本原定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問如何是靜中有物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

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箇見處只是常惺惺
在這裏靜不是睡着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
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
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
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

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

如履薄水曾子也只須這道理常常存他地捉去

人之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天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

在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捨

死向前而已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如其頽惰則當涵泳

振作氣象

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

大抵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

已

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
之者貴專而不貴博唯專爲能知解其意而得其
用徒博則又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且精致
一書優柔厭飲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
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
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以而皆爲吾有矣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

能存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

矩廣大曲折之詳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

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

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

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

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

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

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謂此也

聖賢之言平鋪放着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

然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

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賢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已體察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

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

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三

處即先生人謂其學於平挺之事有扣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他大意只要待自思量得

之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看文字只要虚心滌去舊聞以來新見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無疑到這裏方是

長進

讀書有不曉處割出將去問人便且讀過去有時讀

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者便自曉得

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

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

聖賢言語大約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只如夫子言

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言忠信行

篤敬這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

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子

又專發明一敬字若止恁看似千頭萬緒其實只

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兼攝在裏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味自見道理

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

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

則無以待之也

看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

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

先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

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

是隙隙也

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
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應酬分却
向裏工夫

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畧有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
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如乾
之四德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貞不以分配四時
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難曉者某恐盤庚周誥多
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面教者之自

傳

金卷之三

手本

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再命微子之命君陳
君牙罔命之屬乃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
姓都曉得者有今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
不曉者未必當時之人不曉其義也

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所謂清廟之瑟一唱
而三嘆方有意思

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世及漢儒
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
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

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
閑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
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荀子史記似一套
怕只是荀子作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
提起一事使人讀者常惺惺地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
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

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

孔有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

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只道孟子有闢揚墨

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中發明六功如此闢揚墨

是打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體認得

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活潑潑地

讀史要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盡吾德非以

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

自有不能已者

何蘇師友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缺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

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家庭之訓又以父命從呂祖謙

學用蔭官將仕郎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承直大

六湖

領

楚守文公次子用蔭補官監德清縣新市鎮

九部游八酒庫贈朝奉郎子鉅南康尹餘監登聞

鼓院

在字叔敬文公季子用蔭補官歷將作司農簿遷丞

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

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

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府序言此甚詳因

奏閣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郎侯

乞與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

張載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太部侍郎
外除實謨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鉉通直郎兩
浙運管

東坡志林

道山源委錄卷之五

延南源委錄卷之六

黃文肅公

宋史道學傳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爲行直道著聞瑀沒幹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可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幹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幹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必必則微坐以待熹

原委錄

卷之六

延南源委錄

卷之六

至是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苦之處世益益諸東萊呂祖謙以所聞于熹者相質正及廣溪張栻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與幹寧祖即位熹命幹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道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案成熹見而熹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以深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

衣及所著書受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在此吾無憾矣計聞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時幹佐胃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鎮訪以事幹曰聞議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川今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攻知州淦縣吏民智知監州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

原委錄

卷之六

延南源委錄

卷之六

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攻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其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于我我悲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爲服果于廢井得尸乃知漢陽軍值歲飢糶客米發常用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衆而禁其糶報以乞欲餘罷然後始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兵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得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歟至以重庠序

表其在漢陽郡治後鳳栖山爲縣西方士之
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宿乞祠主管武夷冲祐
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驚安
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
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
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主民兵五
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田起丁夫通役二萬
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中休一
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管官入聽
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付某料使
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
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
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
料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
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姬百歲二子與之諸
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姬曰老
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

是歲大旱餘祈輒雨或未出晨與登邵閣望
山雨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開淮東
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
城屹然無虞士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
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玘爲參議者再辭不受既
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處令先赴制府稟議餘即
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傲至吾郡
鞠死囚感夢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餘移書
玘曰丞相誅悍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
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
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
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
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
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
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
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
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
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脇息有棄田

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同變竊然向
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為之圖則
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
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偕行餘言敵既退當思
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議斷金
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
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某州官吏三人
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
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
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
長吏張宴無虛日餘知不足與其事歸自維揚再辭
和州之命仍乞祠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
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
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
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
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
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十千人
盱眙東西數百里奔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

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
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
四方賢士論討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
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川妓樂又聞總領運
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
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
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
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
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
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主縣之衆
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
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割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
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
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決不可保斬黃不保
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
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抵排之厥後光
黃斬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

不就不入廬山訪其友李燭陳宏祖與盤旋王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虎岩廬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輸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開與江淮豪傑游往往顧依餘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餘調億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餘入見必言邊事以無上意是辭起擠之輸遂歸里弟子口盛越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者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塵壘不倦借隣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舊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受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閨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蔡文節公 子淵沉沉子抗模

墓誌略

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姓蔡氏其先弋陽人上世仕

建州建陽縣者因家焉曾祖允祖太學生公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妣詹氏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日瞻仰焉先生生而穎悟異於常兒八歲能詩十歲日記數千百言牧堂示以西銘等書又示以程子語錄張子正蒙邵子經世且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先生幼而沉涵其義長而辨析益精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次序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爲多年四十不就科舉淳熙戊申中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律曆差於朝廷郡津遣赴行在先生以疾辭紹熙癸丑西遊襄漢循淮渡江道經建業趨京師朝之名勝無不傾倒常與太學生黃滋諸公遊西湖聞諸公欲薦之於朝而留行者卽日命舟而歸慶元乙卯築室西山將老焉文公貽書有臨風引領俟已聞采薇歌之語時僞黨論與先生知不免簡學者劉黶曰化性起偽惡得無罪明年命下親故送別先生酒酣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見兒女悲方自里中赴道衆皆疑懼或曰緩行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至營道末

幾學者漸眾先生憂之曰神人惡眾至始不免乎
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命訓其自脩則曰獨寢不愧
衾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
遂懈焉明年八月寢疾醫曰脉平可治先生曰是謂
脉病不相應非藥可爲也先生雖病接朋友不倦一
日謂其子沉曰合謝客且安靜還造化舊物凡九日
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傾之而逝享年
六十有四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十一月六日始窆
墓于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先生天資高聞道早
道南集卷之六 九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
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
方伎曲學與異端邪說悉拔其姦而辨其非凡古書
許辭與義人不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
難李通讀難書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得之
吾與李通言未嘗厭也及墓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
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可復得而見
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先生居家以孝弟忠
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

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
字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道衰微邪說交作
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
年接引後進亦無隱焉者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
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八
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脉書及詩求雅說若干
卷傳于世獨易春秋雖發其端緒諸子能承業焉
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
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
道南集卷之六 十
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
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志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
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慤然者矣
元定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
就道書與從遊者數十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
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
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元定同其子沉走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
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

陳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謂
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
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
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寒窗所能避也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誠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
大原固以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
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
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
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
道南源委錄 本卷之六 上

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

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顧曰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
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
微辭奧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
答問之辭曰翁繼錄者蓋引以自匹也

先生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
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
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
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再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說

一 文之由是益奇元定晦菴人生曰蔡神與博
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
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理正源流皆
有成法

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

伯靜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爲比
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

劉晦伯跋元定訓子帖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

真德秀文集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

主

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
儒所未發

伯靜易解大槩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又大細碎
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終不能脫莊列
之習豈真知易之所以爲易良可嘆也

北溪陳淳

沉字仲默元定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
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言未及爲
理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矣

此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
也若既受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
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
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
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
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
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
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
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而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
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
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
失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
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率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
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
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
真不愧父師之托哉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
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

道南學錄

卷之六

三

四

楚粵窮僻居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
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湘縈之思
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
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
殞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
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瞭然有以見
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友求諸躬衆理俱備信前聖
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
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
人洒然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
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爲歸
宿卜居九峯遂與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
用君君不屑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
韋社中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
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

道南學錄

卷之六

四

五

歸藏集續近思錄

陳北溪

墓誌銘

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耻間取漁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墻闔門未身其奧吾心慙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又真得漁洛之傳者羸糧願從厄於無資天啓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

道南遺集

墓

發之謂屬義理必尋究其根源如爲人子何故止於孝道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爲喜士友疑問不令夫子意獨稱安卿爲吾間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胞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夫子夫子有喟然興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六

道南遺集

墓

墓

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生以曾哲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推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幾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疎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上徹下貫該精粗無復遺恨矣夫子沒先生僻處南畝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間諸老童在

朱門者皆已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弟刺嚴陵招致學官坐臯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舐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道南源錄卷之六

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適聖門踐徑者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維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胞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已及人心甚於饑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生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爲法也衣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道南源錄卷之六

非邪先生詩學安卿漳之龍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妻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桀能讀父書而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

近得陳淳書亦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與黃

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

北人也

答李堯卿以上二條俱文公書問

安卿論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

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

文公語錄

在昔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

幾人矣窮鄉孤陋未能徧求高弟弟子遺書而盡

觀之但見端的固守其師說而接引後進敷暢演

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為可敬勉齋辭嚴

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為淵奧北溪辭暢義密

剖析精微而字義為楷皆所以為後學之津梁

以達于紫微之室者也

金華王栢跋二先生文集

道南錄卷之六

朱門惟勉齋繼述理本原其次北溪於細碎字義亦

不差

臨川吳澄文集

廖吏部

宋史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

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

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願者欲取邑

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

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

漳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狗

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

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

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

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

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

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

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

遠斥候明審實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

道南錄卷之六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

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

之如其棠在南學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

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

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

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德明學有根據

文公集

德明間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載記

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

論更華處語乃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

管就外邊文字走支離難撥不濟事

文公語錄下同

季亮卿云子晦嘗謂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先生曰不怠地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

德明稟辭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

再請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切要工夫

道南源委錄

卷之六

五

德明赴潮卒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黃直卿云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作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這裏也不是

廖潛老學有守最罕其匹

陳安卿北溪集下同

立脚得住不為時論所變

道南源委錄卷之六

道南源委錄卷之七

劉文簡公弟炳

墓碑略

名燦字晦伯乾道八年第進士歷知閩縣累官兵刑二部侍郎以通奉大夫致仕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晚躋禁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轉對言願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七

一

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為司業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累聖相承以為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門大學中庸為準慶元以來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以為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又言舍法兼取行藝今但考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

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頒下兩學爲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從之初公既與宮僚即丐免祭酒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宮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

道南錄

卷之七

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爲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爲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多慾則慾爲主寡慾則心爲主然人有形色卽有慾非可絕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無非慾也惟君子之慾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爲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

忿慾爲甚人能於忿慾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嗜慾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 曰人之情慾皆

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 是正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脩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之德諸侯脩身正家之效也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衽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

道南錄

卷之七

三

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爲法戒矣公每讀講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及是敷陳尤力平生論著有奏議史策經筵故事東宮故事詩解禮記解講堂銘在莊外藁

第炳字翰仲淳熙戊戌第進士歷應城令官至朝請大夫號悠然翁大全集載其答問甚多

晦伯人來知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願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爲疑可更

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

與晦伯

劉氏兄弟同預薦送翰林其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

從甚熟知其嗜學可教

與呂仲恭

縉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也

得子澄書盛稱縉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

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如此老朽無復恨矣

與縉仲

劉縉仲蔡季通諸人近日皆長進

與劉子澄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七

四

縉仲相聚想互有滋益

與蔡季通

居晦才力有餘晦伯縉仲恐不及然意趣則皆可喜

與劉子澄

縉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

直是使人煩惱也

以上七條俱次公書問

趙汝愚計至先生與縉仲父子走寒泉聚哭之

縉仲居官不苟

劉子澄語

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問之先君子云昔晦菴之講

學于雲谷也我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從游

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凌絕頂

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

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

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菴及雲莊皆谷中書

室名也舊藏雲莊所抄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燹之

餘其存之者蓋千百之什一耳

雲莊孫經書新安胡正齋所著易啓

義通

林草堂弟執中

事略

道南源委錄

卷之七

五

用中字擇之號東屏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既而曰

吾當求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畢吾志聞朱文

公授徒建安遂棄舉業往從焉文公嘗稱其通悟脩

謹謂為畏友與蔡元定齊名張栻守潭州文公偕用

中往訪之有南嶽唱酬集石塾宰尤溪延掌學政僅

為一往後不復出終身不求仕進趙汝愚帥閩日常

親造問政焉卒子孫能世其文行邑宰洪天錫嘗扁

其門曰道德

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比徐又曰到他地分事事皆

公語
錄下同

通悟脩謹嗜學不倦

溫厚謹敏知所用心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

段先生云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可以治

燥心擇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

矣答擇

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嘉華今只是見

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

道南原委錄

大卷之七

六

夫則豈敢望渠也答許

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相與討論其人操

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答何叔京

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

密答石

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其間却實不

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常歲

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

非也答丘子野以上五條俱文公書問

字擴之與九擇之從文公遊稱其晦外而明於

內樸外而敏於中熙之大春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

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充之文公嘗常於日用之

間為仁之本者深加省察師魯號芸谷文公稱其文

學行義克世其家

林象谷

事略

公名夔孫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傅

君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贊之歷謂之曰道理

道南原委錄

大卷之七

七

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為某

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

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

之者性却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

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子說方始

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著先生曰

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踈略只是說

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

方說得分曉文公語錄下同

初謁文公公問黃義剛云何處安下曰未曾移
入堂長秀曰他便是有思量底及包顯道等來遂
命夔孫作堂長後竟不改

劉存菴弟稿

事略

公名砥號存菴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
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率
其弟礪登朱門文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天太極
圖傳公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

遺南源委錄

卷之七

八

弟礪號在軒幼穎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從文公
游而最善黃幹偽學禁興志尚愈篤蔡元定竄道州
兄弟饋贐特厚

先生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
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
是細碎

文公語
錄下同

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終身焉及聞文王善
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
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

而去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蔡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

禮書直須黃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
之日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
志尚愈堅察其家居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
不改畔絕墨

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工夫

答陳才卿以上四
條俱文公書問

遺南源委錄

卷之七

九

楊考功

事略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號澹軒清修篤孝行已拔俗平
昔心慕朱文公隆興初登第調信州弋陽尉還特取
道崇安參請數月一而授所傳而歸趙汝愚帥蜀辟
王常機宜文字汝愚尋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
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為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
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偽學
禁興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

知撫州至官方五閱月力乞祠廩以歸嘉定更化
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然操履剛正終與時忤
未盈季復去國越二年以鯁介老成除廣西漕使加
直寶謨閣兼庾事至官循歷所部不憚瘴鄉深入象
州發責姦貪以疾卒桂嶺稚耄聞之皆隕涕有寒泉
語錄臨汀志

陳秘撰

事略

孔碩字膚仲候官人徙居懷安祖僖父衡皆嘗爲朱
道南漢書錄

本卷之七

十

晦庵所稱重孔碩少卽立志力學好古道以聖賢自
期嘗往從學張南軒呂東萊歸後偕其兄孔夙拜晦
庵於武夷甚爲所器重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婺州戶
曹暇卽詣東萊講學東萊沒心喪三年教授處州以
所聞於三先生者訓學徒多有成後歷知邵武瑞金
縣在瑞金創壇壝新文廟置社倉除吏部駕閣累遷
將作監丞禮部郎中知惠州提舉淮東常平嘉定間
叛寇湖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韓募死士合鹽軍迎擊
於清梁破之移曹廣西後丐祠主千秋鴻禧觀累

下是除直龍圖閣進秘閣脩撰素性嚴毅沈靜有守
利祿不動其心與楊澹軒葉水心友善莊官所至有
古良吏風在朝數以忤史彌遠不容自廣西歸杜門
著書書工篆隸卒以子韓贈太子太師金紫光祿大
夫候官縣開國男所著有中庸大學解北山集三十
卷行于世學者稱爲北山先生

林梅塢

事略

公名學蒙字正卿一名羽從中公游後卒業於黃幹
道南漢書錄

本卷之七

十

之門築龍門菴講學幹爲之師陳宏始作道南書院
于延平聘爲堂長有梅塢集行世正卿問夫子答顏
淵克己復禮爲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
是大綱說如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大不
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
者却是大綱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
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違先生曰是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
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曰是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

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
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
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
至悔吝矣曰然

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意甚善
其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為不信其大者
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以為易之作本為卜筮而

道南要錄

不卷之七

主

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作本為垂教而
義文借之以卜筮此其旨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
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
失亦不得為小誤也

林公從學晦菴最久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懦貪
必假守延平屈至書院朔望設講席執經帖然座
下者常百餘人如是者一年安官將滿浩然引歸
諸生挽而留之不可

行方義理識趣高明

北山

事略

黃士毅字子洪先世自興化徙吳中士毅知向上為
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闕迎朱子命日
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
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於斯號稱有得著述
甚多譏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
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為
買宅以居稱為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公遂又謂之
道南要錄

不卷之七

主

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故以壺山自號

楊信齋

事略

公名復號信齋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餘
之門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
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注
二卷

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

同下

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脩禮書具有本末若未

卽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黃勉齋文集下回

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傳示朋友無不嘆服但恨不得

相與欵語各究所蘊耳

志仁謙之孜孜不息

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動

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

志仁問學精深服膺奉陳集

道南源委錄卷之七

潘瓜山

事略

公名柄字謙之年十六有志於道文公悉以所學授

之平生多著述如易解尚書解之類學者號爲瓜

山先生卒祠于三山書院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

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川工方可曰只是君

元不曾放得下也陳公集下回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

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

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

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相近見如此不

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

此也

柄常謂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

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

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呂氏鄉約聯括繼其後凡

存心養性之道律已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

道南源委錄卷之七

行不出於此陳宏文集

鄭戶部

誌銘略

先生諱可學字子上幼而文冠而孤撫諸弟教授生

徒以自給聞朱先生傳道之統遂裹糧千里跼門求

見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蓋特

肅先生窮理盡性持心守身一以聖賢爲法其所未

達於聞奧者一聞耳故見其師若曾子之於夫子師

視之如夫子之於顏子道同氣合卒終歲一歸歸則

以實所疑有問斯答循環無端皆前聖所未發之
旨朱先生之守臨漳也虛子第之師席俾先生西鄉
而坐既歸富沙則又虛席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
向不忘之意其所往復之書有曰此間難得人每深
懷想又曰近日朋友少看得如此深慰鄙懷又曰斯
道不絕如綫唯與勉勵以副所望嘗以大學一編晚
所剛定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惟子上足以當
之故四方學者至即有問必使先生正之而士之來
南者命必見先生而後行與交氣和而清竟自端

道南源委錄

卷之四

末

坐不見息容誠信溫恭其所誦誘皆為名士晚與士
靈先生之孫故廬州太守朴遇於湖南興致合浦率
五鼓危坐聽先生講書一篇然後就事逾年不輟有
以見先生師道之行於人也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
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郎中為廣帥招致邵齋
明年方公信孺時守春陵屈以偕行至則湖南漕曾
槃留攝衡陽戶曹還其檄至豫章卒於豐城前春陵
守徐公祀解組歸遇於道買棺以殮其弟伯仲護喪
哭泣逾時而哀服心喪三年蓋師之也明年甲戌當

廷試不就就可以知先生之友愛矣有春秋博議十卷
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頃年時事
一變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先生獨相從於寂寞之濱
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
吾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淑斯人銘曰惟朱先
生續道之真反已教子實難其人先生脩家本與道
合一見而契如虛斯納壺山而下朱紫則多得道之
傳其人幾何我作銘章刻之幽室四尺者封千載一
印

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七

可學稟性太急

力於懲忿上做工夫

文公語
錄下同

因赴省經過問左傳事先生以為未逮

可學從大學語孟中亦上窮究

可學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
見歸必學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道南源委錄卷之七

行狀

公諱升字順之號存齋天性恬澹靖退切問近思篤學力行雖在髫髻之年視紛華勢利無足動心生長華宗獨有志聖人之道晦庵先生簿同安時公年十三遂厭科舉之學從遊講道洋厲五年秋滿從之北歸宦學于建陽先生監潭州南嶽廟公甫弱冠與俱先生著存齋記復大書存齋二字授之扁書院後著

道南錄

卷八

二

順之說自是侍先生者若干年思研精學力大究嘗臨別宿雲際寺公以詩求教先生次韻酬之詩曰薄暮校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扉清話欣無致離懷悵有違勉哉疆毅力千里要同歸告期南旋先生餞詩兩絕曰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慙慙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幾年江海事幽尋偏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歲寒猶恐雪霜侵別後有懷復耐律林子擇之敘其感傷之情用黃山卽事之韻曰十年身卧白雲堆已

公之歸斷往回不是幽人遺俗去肯尋流水度關來三秋風月從頭說萬里湖山靚面開本欲過逢須一

快豈知勞結倍難裁初公方至家時先生兩書來惠微示養氣修齋之意在衰經之中動聞禮度擬古自裁尤留意禮記喪禮先生嘉之報以三書多所論難邦人程舶求程氏語錄遺書鈔諸梓先生貴公與徐柯諸賢分校公曲折訂正論量先生答書甚悉先生領湖南之命公遠勸止之書先生首肯平生問答及書問往返論難詳載朱子語類大全等書不可殫述

道南錄

卷八

二

其居家偕同志陳齋仲聚首雲隱寺肄業又與石子重徐元聘柯國材陳汝器王近思等友善迭相從上下議論復遍交四方材識之士若范伯崇廖德明林擇之許敬之等輒相過或致書往來論道不衰所著有孟子說禮記文改易解等書並湮滅無傳然淵源所漸咸不越窮理居敬反躬實踐之功雖百世之下猶可想像不待遺書而後顯也

許生學得於內

陳齋仲許順之失之太幽深

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未有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

順之所寄孟子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

於平易明白中理取不必如此打逃也
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為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為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考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矣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先生云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極是

文公語錄

王近思

事略

公名力行泉州同安人苦學善問深得師旨著朱氏

仲文派圖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人之為學亦不專為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為

己之學亦當致意否

文公與方行書下同

吾友明敏有餘而少持重輒吻氣象此是大病問曰

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

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恠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

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

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

道南遺錄

卷之六

四

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文公語錄

楊至之

事略

公名至泉州晉江人蔡元定妻以女有文公語錄二

卷

至之近日講論儘精細

文公語錄下同

至之少精深

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澹治之

功否

近者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却是作
時文采發越粲然觀之浙間士大夫又却好
就道理上壁角頭著工夫如某人革滿恐也
是風聲氣習如此

至之云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大高僻處大僻朱子曰
是

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
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
于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

斯可以見矣仲子之操斯而後可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辭曰曰成餽贖可
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
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
安頓

至之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云中節
自覺亦無甚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發
便有過差處也不覺所以貴於窮理

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為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圖兮為一截
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開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
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恐未穩
先生大以為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處說

至之新作二圖一曰天道至德圖從太極兩儀五行
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天
道至教圖說標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
霜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為
說於其後大意說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

善如雷擊以便是知為士而終為聖盡乎
人而合乎天卓安卿與
陳龍圖凡守定群從字經

宋史列傳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
器其長從黃幹遊以父任歷知安溪縣嘉定七年
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必上封事言官中
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若能交飭內外
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

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早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皆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諫官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遣使問國體近而侍從遠而生徒莫不力爭華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昔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達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三言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弊事視前疏尤剴切焉竊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令流民群集必就役之禁江陵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政知南

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如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密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密爲請而歿已閱月矣初密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徃使金密歎曰世雖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開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望之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密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蜀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密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文彙數十卷藏于家

有傳而後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歎使臣子

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為致意甚恨相

識之晚也

黃直卿與
潘謙之書

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待陳師復書亦然此二

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直護法大神也先師沒

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喜

直卿與李
敬子書

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

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幸吾道之有

傳也

直卿復書
下同

黃直卿

卷之八

九

日進

陳守胞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

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

直卿與胡
伯量書

守字師中丞相俊卿次子從文公游文公題其書室

曰敬恕且為之銘

定字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

節節處

守字允初守定安之群從文公簿同安守往學之公

為銘其敬恕齋

守字康夫安從子

卷之八終

真文忠公

宋史儒林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登慶元五

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

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

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

之福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紀

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

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

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唱為偽學之論今日改絃更

二十

張正當葉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

正字兼檢討王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恭風兩電

熒惑蝓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浙王府教授學士

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

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抗群盜方張之銳

四年遷著作佐郎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觝之德秀

力辭兼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

力辭兼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

力辭兼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

乃令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
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
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力以
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今欲與陛下言勤
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巳時鈔法楮令行告訐
繁興抵罪者眾莫敢以上聞德秀奏白自此籍沒之
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
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
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
道南源委錄一 天卷之十 二十

日為朕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
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誅荒政而自
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粟
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
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
入此矣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
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論租令民自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
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
道南源委錄一 天卷之十 三十一

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及今大脩墾田
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
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為精
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將祿縻天下士德
秀慨然謂劉燾曰晉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脩撰江東轉
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
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德秀之言
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

十五年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勸
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
罷推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

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勸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勸其同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賻給有差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樑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遺事源委錄 卷之四 四 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頃討論雍順追封泰王舍葬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雪川之獄未聞察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

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桶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改邊常人主之奉今宮閣之義設備以一心而受衆政未有不侵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曰臣聞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哀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道南源委錄 卷之五 五 釋哀服惟朝會治事雖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低首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奏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收發給事中王傑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世宗王隆官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脩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村有歲老人亦扶杖入境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齋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海外宗道南原委錄

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甌上親政以願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屬縣苦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貪殄之未幾聞金城京湖帥奉露布聞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川之望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固立

見世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求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是害敬上忻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建論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解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振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矣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悉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郡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

之學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又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議端平願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菴錄清源雜志星沙集悉既薨上思之不

置謚曰文忠

熊勿軒

道南源委錄

事略

熊禾字去非建陽人咸淳十年登第授寧武州司戶叅軍入元不仕束書入山築洪源堂以講學其徒致十人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相磨礱於文公諸書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從者衆後歸故山復創菴率書堂以為周程張朱五賢乃道統的傳因祀之以配先師而邵馬不與焉遂與四方學徒肆力於聖賢之書如易春秋四書小學皆為之集疏及取文公諸書譯其至精且要者為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

黃績字德遠沿之裔孫也兄績寶慶二年進士績少凡三十卷今行於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諸義書說四書標題諸書府志

黃不懼子仲元附

事略

黃績字德遠沿之裔孫也兄績寶慶二年進士績少疑重稍長力學舉子業慨然有兼道之志始遊維浙遍參諸老中年還里開陳宏濬從黃幹得朱子之學遂師事之與同志十餘人集陳氏即止堂有句一講窮極乎績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於望仙門外東畔請田于官春秋祀馬讀約聚諸如二師在時向之同門友又皆相與就正於績故績雖布衣然為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錄牒以數十百計邵守佐博士皆加敬禮先是邵守楊棟仰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彌邵暨彌邵卒後虛其室無敢居之者至是邦人相率推績繼之酒江書院始賜額又以績兼其山長然皆非其所好也晚間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以夫謂為益友年七十一卒績兄弟皆與劉克莊善

方輅目録曰安友績曰畏友績以獨不懼名譽元
爲記所著有四書遺說等書藏於家平生不喜作韻
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趣云績前卒有星隕書
樓之西及卒又有雷雨之變君子謂績匹夫而垂死
之際天變若是殆異於衆人耶子仲元深入理與不
忝其父云

興化府志

附錄卷之十

附錄

方道輔

名元采莆田人少與伊川同遊潤學至老書
問不絕家藏伊川真跡十餘紙其三紙朱晦
翁已刻石白鹿書院其語曰此得上書皆有
與世背馳求合古聖賢之語蓋稱爲志道之
二三

吳昌華

名儀南平人清脩力學

嘗師事之自號審律洪審律先生

練賢夫

名諱浦城人少同楊時遊程頤之門甚器之

不除軒冕而以名教爲樂

游執中

名復建陽人篤實純明後進矜式龜山誌墓

深悼其德學不尤顯平時

余應之

名父文建安人嘗作道釋二十餘條以聞
諸說入公是之又為訂定云

吳公濟

名楫崇安人紹興末試不第退居田里與文
公西山往來講明性理之學

慈牧堂

名發字神與建陽人宋文公嘗稱其所以教
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

劉昇山

道南學錄

名子學字仲幹李

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語門人朱熹請入道
次第子學告以易之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

也

林拙齋

名之奇字少穎候官人呂東萊嘗師事之所
著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

劉德稱

名嘉譽長樂人嘗授業延平李侗之門子世

南從林之奇遊

邵季山

名景之古田人授業於籍溪胡憲之門

羅宗約

名博文沙縣人從延平遊學有涼委年未三
十屏遠聲色一榻蕭然大為文公所敬信

游文靖公

名九言字誠之建陽人始學于拭拭教以求
放心久時有得嘗嘆太極云欲知太極先

道南學錄

識盡心

魏國錄

名拔之字子實建陽人除台州教授歸日居
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

楊仲思

名道夫浦城人從文公遊文公嘗云所論
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玩味就實加功道

夫從兄與立子昂同時受學于若海

林文介

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林光朝之高弟也光朝嘗講道於莆之紅泉及卒學者請亦之繼其席或勸之著書亦之作詩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受生徒學者稱網山先生

余占之

名隅從文公游嘗與呂祖謙黃榦往來講明義理有克齋集

范朝奉

名念德字伯崇建陽人從文公游文公嘗得

通南溪錄

卷六

其所著雜說讀之曰持守有基見理漸明

虞復之

名知方蔡元定次子出後虞氏

陳正講

名士楚字英仲莆田人從林文軒游

啓大卿

名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從文公游穎邁特立

博極群書其學以存誠慎獨為主

余正叔

名大雅順昌人與第大猷及同郡游敬仲同時從文公游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

林竹溪

名希逸字肅翁福清人師事陳藻之學出林亦之亦之出林光朝授受遂有委源

童蜚卿

名伯羽甌寧人好讀書嘗師事文公所著有四書集成及諸經訓解文公題其堂曰敬義

通南溪錄

卷六

學者稱曰敬義先生

江建寧

名默字德功崇安人從文公游文公稱其無他嗜好一意詩書

許子春

名景陽同安人從文公游文公云子春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議論

許子順

名履正晉江人從文公游文公云至之粗

不如子順細審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歐陽慶祠

名先祖崇安人從劉屏山朱文公學屏山甚稱重之文公亦遣三子師事焉

黃李野

名芻莆田人少從艾軒學志行高古同遊七自劉夙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

黃季金

名補莆田人其學專用心於內時艾軒講學城南補在城東幾與齊名

陳師文

名鎮字德容羅源人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對策獨以正心誠意為說俱見黜後以時對進第及廷試對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之旨

葉文修公

名味道字知道溫州人寓建陽習舉業於心

不安後得文公所編論孟精義讀之不覺以書求見輔漢卿云味道煞篤實

蔡廷傑

名和晉江人心慕文公以親老不能去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貸之

陳後之

名易永春人從文公學文公嘗稱易及陳序為學頗得蹊徑次第

蘇欽甫

名思恭晉江人從陳淳蔡和游為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

傅忠簡公

名伯成字景初晉江人文公云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

任宣獻公

名希夷字伯起其先石州人寓邵武從文公游文公稱其有志於學守官不苟

楊吏部

名耕字通老長溪人從文公游文公謂其誠

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

吳大年

名壽昌邵武人從朱學者問答略

劉潛夫

名炎邵武人游朱門

陳齊仲

同安人從文公游文公勉其務實

鄭文靖公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八

九

名昭先字景紹閩縣人初筮浦城簿嘆問學未悉乃游文公之門西山稱其書無不讀而

尤喜聞義理之說

鄭知院

名性之字信之候官人弱冠從朱學唐璘劾

其懦而多私黨底姦庸

林農卿

名浞字正甫長溪人從文公游文公既謫士

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

王子正

名過龍溪人蚤受業朱張呂氏之門而與廖

德明黃幹陳淳友善所著有文集論孟講義

號東湖先生

葉秘撰

名武字誠之邵武人與李方子同游朱門雅

志恬退掛冠日久年高德粹

高兵部

名未字穎叔晉江人陳復齋誌墓謂其學問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九

月開日益卓然蚤茂

楊料院

名仕訓字尹叔漳浦人文公守漳興學校明

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致賓

賢館以處之尹叔與焉

鄭耕老

名穀叔莆田人讀詩易庸範語孟味其精微

皆有例釋榮利澹如

傅大博

名誠字至叔莆田人從朱學至叔嘗云伊洛諸公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

石洪慶

名子餘臨漳人游朱門文公以強毅方正稱之

張知縣

名彥清字叔澄浦城人從朱子游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李公呂游造詣日深

李伯諫

道南源系錄

卷之十

十

名宗思建安人從文公游文公稱其教深好脩篤志問學為靳教專以古人為己之學教人

李堯卿

名唐洛臨漳人文公延于學為諸生楷式稱之曰持循雅飭

劉縣丞

名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從文公游築室名琴軒從學者甚衆所述有師友問答

饒知縣

名幹字廷老邵武人為長沙令適文公為守幹夙興治事暇即聽講文公稱其孝謹敦實能自立學問

黃直翁

名寅邵武人登朱門問學精詣鄉人敬之

梁文叔

名琢邵武人從文公刻志勵學所論為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文公多許可之

道南源系錄

卷之十一

十一

馮作叔

名允中邵武人游朱門朱子以見名其齋所論懲創及敬義心性之說文公多許可

沈莊仲

名憫永嘉人寓建陽

林若時

名得遇仙遊人至武夷拜文公令日讀論語集註頓悟

游子蒙

名開建安人從文公游文公稱其議論文
皆有餘在此爲可與晤語者

龔雲伯

名鄭寧德人從文公遊晚與楊志仁論辨理
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

鄭齊卿

名師孟寧德人從文公游所著有洪範講義
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林貢士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七

名暮字不顯連江人從文公游文公稱曰此
閩中瑞物也每舉其立志用力者以誨諸生

林存齋

名憲卿字公度懷安人從文公游晚得之稱
其忠信勉以學文公沒其嗜學益苦

鄭進士

名文通字成叔閩縣人聞勉齋得文公之傳
遂受業焉既與俱登文公之門嘗親周子太

極圖而悟性善之旨

潘立之

名植懷安人從文公游文公稱立之有說得
到處

葉知縣

名從字子是建安人壯歲游文公之門得以
直養氣之說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
以語妻子

陳縣丞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七

名範字朝弼崇安人初爲崇仁丞縣令羅必
元見而敬之曰與相從講論

葉通判

名文炳字晦叔浦城人調晉江簿致書請益
於文公及至官文公自漳還以居官臨民之
法告語甚悉

陳縣尉

名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文公隣壯老相
從遊於學無不通貫

劉正之

名學雅觀文子羽之孫學文學古學博珥之
子屏山之孫學東學雅之弟知撫州刻規約
于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為解說義理之學

丁復之

名充崇安人從文公游而與蔡李通友善早
卒文公誌其墓

李縣丞

名元字子能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

清南源委錄

大卷下

古

然一儒生無纖毫華胃氣文公稱之

指謙

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文
公公曰舉業者書自不相妨

胡季隨

名大時五峯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又講學
於晦翁大全集問答甚多

蔣元肅

名雖仙遊人以南方夫子稱

陸伯澡

名沂莆田人篤志紫陽之學徧參劉倫廖德
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陳淳又沂終
身所卒業者

丘行可

名富國建安人嘗受學於朱氏之門人以宋
社既危遂不仕

翁粹翁

名易崇安人從劉焞遊因得登朱文公蔡西

清南源委錄

下卷下

主

山之門講明義理往復辨難悉究其旨

卓廷瑞

名琮永春人嗜學堅苦能暢陳淳所授之旨

黃宗台

名以翼永春人陳淳蔡和門人也莊毅有立

析理精詣

黃宗文

名必昌晉江人從陳淳學又切磋於陳必清

柄二賢

呂圭叔

名大圭同安人少師事陳淳門人王昭復得
文公道學之傳

傅君遇

名天驥建寧教授與諸生講伊洛書不專課
以程文理學由是益盛

陳石堂

名晉字尚德寧德人學出慶源輔氏其用功
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利惟真知實踐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主

求無愧於聖賢

韓古遺

名信同字伯循寧德人劉文簡諸孫招長雲
莊書院信同以爲精舍講學之地去詞賦以
四書六經爲課試法平生手不釋卷

蔣仁叔

名惲生福州人所著有五經蠡測五卷於
義理多所發明

吳朝宗

名海園縣人心師聖賢務爲踐履之實平生
嚴正不妄許可有聞過齊集行于世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主

道南源委錄卷之十終

交錄卷之十一

朱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呂勝已

尚書杜之子字季克往來朱張之門官至朝

請大夫知沅州

鄧邦老

名欽將樂人

鄧衍老

名綱將樂人陳安守延平以邦老道德隆重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而且耆年延入書院

李公謹

名文子光澤人方子之弟

祝和父

名穆崇安人

李子賢

名東邵武縣人丞相綱族孫朱門號精敏

余景思

名元一興化軍仙遊人

熊端操

名節建陽人

詹景憲

名淵崇安人

張敬之

名顯父順昌人

黃德柄

名謙光澤人嘗遊朱呂之門皆為高弟

吳茂實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名英邵武人

魏元壽

名椿建陽人

游和之

名倪建寧人

游連叔

名敬仲南劍人

周元興

名明作建陽人

吳和

名維建陽人中一作仲

劉圻父

名子寰建陽人

黃仁卿

名東翰之兄

陳孔風

字仁仲孔碩之兄

葉任道

道南源委錄

一八卷之十

三

味道之弟

蕭長夫

福州人

饒克明

名缺邵武人

黃升卿

名果三山人東之弟

俞夢達

名聞中邵武人

劉叔光

名鏡惠安人

丘王父

名珏邵武人學禁嚴王琢謝塲屋

江文卿

建陽人

朱宇缺

名浣興化軍仙遊人

黃令裕

道南源委錄

一八卷之十

四

名孝恭邵武人

林巒

泉州人

曹晉叔

建安人

朱魯叔

名缺仙遊人

王春卿

名缺建安人

門志

名士直閩清人

傅夢良

名公弼莆田人

林仁實

求福人

上官安國

名謚邵武人

許幼度

道南原委錄 卷之五

名儉閩清人

陳敏仲

名駿寧德人

黃尚質

名幹長溪人

曾誠叟

名逢震閩縣人從文公遊一意齊學

程深父

古田人

程寶石

名若中古田人躬行無偽終身不違於禮

蔣彥禮

名康國古田人文公楚辭集解凡所集皆實之學者稱鼎山先生

劉瑾

建陽人公之甥子翔之子

魏元作

名恪公之甥

道南原委錄 卷之六

祝癸

穆之弟

劉子禮

建州人

劉叔通

建州人

黃仲本

邵武人

陳廉夫

名址莆田人必之從子

朱飛卿

漳州人

傅樞密

名伯壽字景仁晉江人

程良弼

名伯榮古田人與同邑蘇龜齡黃有開傅子

淵皆游朱門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七一

道南源委錄卷之十一

續錄

卷之十二

陳布衣名真歲字晦德改字剩夫其先福建泉州人

州人

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籍

莆人泉人來為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剩

夫後遷龍巖晚定居漳之王洲嘗詣

闕兩上書卒年六十四自號布衣學者稱陳

布衣先生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二

一

布衣丰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

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靈心而棄之惡異端

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為業初時謂今世取

士寔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

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以察過嚴無待士禮

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

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

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

其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
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
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
念不復作矣動而上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
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
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
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
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
樂其行甚順然其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二

事甚順而易者及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二年用伊川
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
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
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
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先生疏
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

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君讀提學憲臣頒行

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
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
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
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
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
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
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
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 三

若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携其兄之子一
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
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
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
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也吳謂草藍許謂魯齋如聘君者不可
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創戎壘諸人雖多讀書
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諸人李文舉
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于鎮海
遷于龍巖晚定居于漳之王洲卒年六十有四後十

年學會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
以表題曰大明

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
使姚模表章先哲舉入漳州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為
文字之學有雜著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為編
次名存蔡云同項誤漳州人物志

寄懷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卧至今武
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為累念
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

道南源委錄

六卷之五

四

託於呻吟而廢裁答川布匪朝之忱於左右也陳

書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
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
分毫之助也仕者為通隱者為高皆非中庸之道
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不時請看床頭易敢
為執事誦之羅倫與張都憲書

閩中陳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
雖未面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等向

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
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胡僉事書

比者妻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
有往復內翰倘以愚言為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
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
之極又失此人可嘆可嘆陳獻章與張元禎書

栖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嘆索居端嘿沉潛
慕回如愚特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語

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箴屢揭示我室盧楊

道南源委錄

六卷之五

五

贊

周方伯名瑛字梁石莆田人中成化己丑進士

授廣德州知州轉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

轉撫州府知府調鎮遠府至四川右布政

使致仕初號蒙中子又號翠渠

期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觀斯道大全而求見夫子所
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汨沒仕途而初志始為奪云初
在廣德念民惑鬼神著刊山雜辨又念民不知葬祭
法及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在南京與人講邵民黎

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承乃博采諸說爲字書管鑰其他詩文有水雲集金華集金陵集桐川集臨川集共若干卷藏於家居官行已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年五十七故莆倅張公哲過臨汝謂在莆日嘗禱兩壺山絕頂上有地不食可卜葬予疇昔號愛山每躡屐登高往往有翹視八荒塵穢下土之意聞倅言喜曰是可以授我矣因自敘履歷以授諸子曰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六

我他日即葉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葬我此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自撰生墓誌銘

承諭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卒德僕以不能默然而竊喜周侯之有爲又喜先生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克恭與僕之間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蓋未之知也陳獻章與丘太守書

李氏義學曰承箕字世卿嘗取鄉第矣近游南海從陳白沙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經束縛欲撒去之白沙子友也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也二十年前日和從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游不知其說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則吾當盡己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人心無

道南源委錄

卷之十一

七

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爲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

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
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
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
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
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
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
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
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
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
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
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執不無遷
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理亦樂
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為之此聖學
之大略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體用之學
吾見其難矣

出翠

詔見有辯訓民有錄鄉有保伍庠有教育仕多善政
不一而足公心隆古人心未淑越雪蜀日或以

目邵蔡之書廳滿簡牘志在旁通求之頗為楊
黃督學名潛字仲昭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天順
己卯鄉薦第六人成化丙戌中二甲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丁亥授編修諫預作禁
山烟火詩左遷湘潭知縣用給事中毛弘
言改南京大理寺評事乙未相繼丁內外
艱己亥即乞休致家居十年弘治改元
御史姜洪薦庚戌陞江西提學僉事丙辰
乞致仕以歸正德戊辰十一月初一日卒

于家年七十有四號未軒復號退菴居士

公十五六時遂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一言一行無
不究極淵微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韓
柳歐蘇諸家下至農圃醫卜之學無不通曉其為詞
則專宗朱子焉

孫希護撰事述

公授編修甫三月有
旨命翰林賦烟火等詩預為元宵賞玩之具仍出舊
詩令擬述進呈辭多不經特以代非俊者之言耳
因與同官編修章懋檢討莊永議以為翰林固以

俱未為職若鄙藝之詞豈宜進於君上況吾人行國厚恩恒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又何敢為此鄙辭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因上疏極言不可冀以開悟

上心禁止其事川事者大怒取

旨逮至午門命衛士各提二十斤補外得湘潭縣

知縣時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

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

道南源

卷之十

十

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

特旨改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南京諸司直堂守門隸

卒皆八月錢公謂既以直堂守門為名而收其月

錢以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

無有以為非者其於心安耶悉却不其獄獄務

以抑豪強伸冤抑為主有御史錢子榮強取人財

物子女者刑部曲為隱蔽公卒駁之有強盜共掠

一婦而復轉賣與人刑可止以強盜為首一人

公必欲皆坐之卒從所駁公連居父喪後四年不

離官現食惟蔬果酒不入唇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為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

詔起川赴京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至則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凡經識拔皆一時名士弘治乙卯遂上疏乞致仕至丙辰再疏始得

乞家居惟以著述為事撫巡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公手筆云

道南源

卷之十

十

道南源

挾策治道藝焉為事獨於名理蚤所耽嗜翰林供奉

豈專文字誰生鴈階曲學阿世席未及溫三已三

仕經濟胸中多未展試何以見之閩中諸誌楊廉

蔡祭酒名清字介夫晉江人中成化丁酉鄉試

第一甲辰第進士授禮部主事三原王端

毅公為吏部尚書舉以為屬丁母憂服除

仍禮部乞南改南京吏部未幾乞終養尋

丁父憂服除時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

學校尋引去繼起國子監祭酒朝命及門
而介夫卒矣寔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
日卒年六十六號虛齋

溫陵蔡介夫虛齋鎔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
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節爲其派平生精力盡用之
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
易深矣究性命之源通幽明之故四方學者宗師之
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
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
道南源委錄 入卷之十三 主
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
貞剛善晦而亦間取大名者之志在禮曹三原王端
毅公引入爲吏曹竟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
察副使督學江右宸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
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
呼介夫之不爲龜山非幸耶京尚遺德姚英之諸君
子爲立祠葛石厓志貞爲輯遺文梓之一時交與予
在也 林俊撰虛齋文集序

平生所志惟在儒術舉業理學會粹爲一蒙引之作

藩垣置筆辯如江河守則以訥朱之於呂管諫其
沒酷類成公辭寡人吉閩學中興公多倡率揚旌
以上四先生事俱出理學名臣錄

道南源委錄

入卷之十三

主

道南源委錄卷之十二 終

道南源委錄敘

鎮山先生之學本於超悟沉潜於江右師友之間
蓋積累有年矣比拜

命我閩閩士欣躍相語曰是昔爲尤溪藝源果於行
文公之政教者縉紳故舊貽書戒子弟曰祇有勤
學遵正教不可干以私也先生既至端範肅條士
有定志舉足揚聲皆準繩矩度人皆知先生以聖
學自期且以望二三子也曰洙泗嫡派在伊洛伊
洛嫡派在閩也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開我閩學由

道南源委錄

不敘

一

是

是而羅而李而朱閩之學大成矣士生其鄉可忘
所自而不知學乎有進而言者曰歲在庚寅一所
先生肇祀純公配以四子先生曰禮也以義起也
集其緒論合爲一書明所傳也前輩之猷遠矣敦
不在茲乎曰學以聖人爲歸而進步取諸近當自
鄉先正始予爲尤溪藝源皆文公之鄉也宦其
鄉景行其人尋其學之源委也每以告諸生而未
及夫八郡也今非吾輩早蚤夜以思欲以世系同
譜之例以正其宗而明其派竊比於伊洛淵源之

道南源委錄

不敘

十

是

抑乃不計歲月博訪窮搜細簡精擇由是詳其世
定其統節取其言載其同門及門之士要皆所傳
之一致而不詭於聖人之道者久之而道南源委
之錄成矣天衢小子索居久日益荒陋不得與於
校讎之役庚申之冬乃聞命于帥府獲領授讀閱
徧而作曰茲不有以見先生篤道之心乎茲非閩
學之光來學之幸乎不棘于旦夕而其功可謂勤
不混夫本支而其統可謂正不遺夫幽眇而其仁
可謂周不勞于繁漫而其義可謂嚴不漏夫顛末
而條貫可謂全天下後世之人苟無志於學則已
如有志於學安得不求統於閩求統於閩安能舍
此以論世此必傳之書也先生自庚戌下車久不
以藝較閩士曰閩士今日所少者非藝也養正廢
講久矣蓋使圯者脩絕者續生者有所考而相師
死者不泯滅以爲憾乎二三先生不同時而作人
同心也能無念乎肆予二三子相與從事於斯也
能不惕然以省無虛此生乎能不奮然以勵國所
謂不朽乎能不循予之規繼予之志求無忝於

昔之緒無俾專美於前又從而容予之所教乎先生欲人一意以靜爲學今自體驗於身心性情之間致謹於言行樞機之始而印証乎傳授之法從容涵泳振作鼓舞若有所獲也而後廣之以聞見課之以脩辭文質競爽彬彬一時蓋其周旋提醒無時不用其心無處而非教也先生之所以望于二三子者可謂殷矣計今而後苟有興而登斯錄者皆先生至誠感動之一機將蕃衍昌熾以復海濱鄒魯之盛而先生得志以大行其道者有太史

道南源委錄

不敘

三

門人相繼備書之矣而有誨于書院者將必有錄於此以詔後也先生曰吾欲二三子爲學不願徒爲彌文也吾願繼此而東和錫類相因於弗匱庶不罪我而道可一也先生盛德大業固非小子所能窺其際而深仁厚澤不解於心休戚存沒各酬其願先生於閩之鄉賢存者沒者必皆精審以表之樹風聲也至於學官弟子亦不靳三致意懇懇然惟勵俗之急又提學道舊有學田稅令有司掌之毫釐不入私篋盡給散省下貧生生員林應期

高物故爲之祭葬表墓士類莫不有父母之感正謂師保而父母者計今而後苟有興而登斯錄者謂非先生造就之子孫不可也流派不亦遠乎兄洙泗伊洛之邦又皆先生方伯連帥時所過化陶成其施普恩洽人頌家傳善政流風永矣則所以斟酌乎大源者益深而流行于衆派者益遠矣豈特道南源委云爾哉且先生之相業又天下所注望指日者也策其偉才殊勲當必掀揭天地輔佐

道南源委錄

不敘

中

中興以振古之治也無惑矣而其素養之泊然者必謂於所性無加而其樂英才之育者當不改焉此謂百煉之本色孔顏之真樂堯舜君民皆分內子在川上之嘆如斯者也先生莞爾而笑曰達甫古之狂也言吾志亦近之矣蓋識于錄後庚申長至日門人晉江張天衢甫謹敘

道南源委錄敘

道之在天下也如日中天輝光遠映四出而旁及南也者固聖人之所面以聽天下者也聖人身斯道之統其化理之光被宜於所面之方尤為昭燭而焜顯果待儒者之傳始得與於斯乎哉任道之君不數弘道之臣亦不數非其交會之盛欲無遠之弗屆不可得已唐堯周文所謂道之宗者非耶史贊放勳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詩稱江漢汝墳漸濡乎穆穆之風丕顯而較著斯道之微於南

道南源委錄

不敘

五

國如此豈獨二聖之德茂哉伯禹皋陶呂望宜生應聖人之昌期身承而心受之是以宣昭令德而流逮於無疆使非四臣為之都俞流輔其宣毫乎休美者鮮克奉乎上而究之下曷以烜耀炳朗而窮乎照臨之所至嗚乎君臣之遇亦難矣龜山生宋之季世其所聞固不謬於四臣也而其所際則於四臣較相越矣彼其接程門之傳載之而南與諸賢哲問詰咄諾以講明乎心秘雖有契悟領畧之人未必恆靡而逮布即羅胡數公各建明於宣

道南源委錄

不敘

六

和靖康間視乎跡見知之列以承休光蓋亦不能無憾斯道之在南也其果於無所待乎哉仰我皇上敬一建極陶成群生祖堯舜之安秉文王之純已不待夫聲色而儀刑適於四方薄海內外靡不齊緝周浹而一於德教由斯道之統推之未有盛於昭代也一時名公碩輔奉宣至意恍若周唐之廷謁謁以濟讓吾師朱夫子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心涵乎道德之微動弗喻於性命之矩矱荷帝心之簡在以大行於樞軸而沛及寰宇蓋普天率土將席乎斯道之暉者炳如矣况閩之譽髦舊冰作育之化夫子之易其口耳之習啓之以不慮之知者已非一日宜不待稽儒先之空言始覺悟而感奮然而夫子追前開後之心尤弗能忘於昔出所次道南錄以嘉惠諸士豈不以居其鄉思其人則當求其學以稽其遺範之所存乎抑亦以得其學當益講其人以追其流源於不泯乎夫子之託於載籍以導其嚮往既班然可考而親承乎敬一之旨以發揮於端揆者又若是其彰彰則由聖天子

所都之國及夫所面之方作其震曜而興其濯磨者當何如也計必有幡然於是錄之表者矣讀是錄而苟有幡然之心必將曰周程張朱得龜山而傳道之明也於宋足徵也禹臯宜望得吾夫子而彰道之行也其見於今日乎琦辱寵誨甚深而多自慙負敬以俟同門諸君子吏部觀政進士門人許天琦謹敘

通南源委錄者何錄宋儒載道而南源於伊洛而盛乎閩者也何以錄錄死者於前聞將以啓生者於後也千古之相傳者道千聖之相傳者心心不息道亦不息曷爲而稽之前聞也曰讀其言則思得其心繇其道則思見其人情之常也夫錄亦信其心如見其人也古之作者皇羲黃帝堯舜周文孔其至也錄之作舍六經遺六聖而樹表於宋儒其故何也曰錄以閩作也古之名書者或以世或以地或以人此何以道南稱颺知言也昔者楊龜山北學於伊洛比辭歸先生知其能以爲吾道南也歸於閩果能以閩人學先生之道終於宋世世稱知言然則雖名以道南而廣平諸先生樂之矣然則附

明作者四人何從而覈之也曰覈之楊劍江名臣錄也楊龜山游廣平羅豫章李延平朱晦翁此五人並能發揮乎師說儀刑乎宇宙而胡文定春秋傳蔡文節律呂新書黃文肅儀禮經傳通解蔡節齋易訓九峯書傳洪範皇極真西山大學衍義胡明

仲熊勿軒史論胡五峯知言輝煌炳耀雖百世未
泯也而錄因載損其文詞何也曰善學易者裁書
為傳心不善讀春秋者三傳為臆辭吾懼其逐於
辭而遠於心也司馬遷文人也紀孔子於世家而
敘七十子於列傳雖六經論語之文固不盡載也
於乎吾懼其逐於詞而遠於心也堯而上其相授
受者心也默而識之不言而信下此則入於言矣
然君臣師友之間其相授受者語以心也心得而
義黃堯舜文孔之道在我矣不得則語言皆迹也

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凡欲求諸心也夫錄亦欲求
之心焉爾矣孟子不云乎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又曰去聖人之
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噫爾
多士其亦當知 鎮山先生斯錄教人之意若此
乎

嘉靖癸丑六月甲戌莆田縣儒學教諭王翥謹識

閩故南陬也入唐時雖有耆友文章登龍虎榜如
晉江歐陽詹者為韓昌黎所愛重嗣是而後科第
輩出篤行織學代亦有見史志皆不乏書求其登
堂入室與開道統者蓋鮮矣迨有宋楊龜山氏始
泝源伊洛載道而南豫章延平承之至于朱子菟
括前賢陶鑄來匠錙銖然集大成矣其間砥志研
真之倫或受業於當年或私淑於后代究厥指歸
雖未得其宗旨要之不外於聖人之執信海濱之
鄒魯也已伊洛已有錄獨闕中焉為我鎮山朱夫
子江右先覺海內儒宗以正己而在學於八閩而
尋其正統之由來及其由盛也而漸成全統
名之為道南源委錄二篇是錄之作豈徒徵一方
之文獻哉四海之遐六合之入千古之上萬世之
下理原會於齊致奧妙弘之至人故龜山南而道
遂興之俱南况南方位離于今文明之氣蒸蔚為
中州冠觀斯錄者允宜委以事源師而踐迹有
不諸儒其人也邪八道之泰岱也而鎮山夫子
為書之心慰矣雖然登茲代者循崖而躡其巔則

無不升矣景

先哲者因是而致乎遠

矣如遠有所

有也者此其

以揚言諸多

心清儒學以導陳

道南源委錄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衡撰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
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河漕事迹具明史本
傳此書乃其督學福建時錄道南源委以示諸生
托始於楊時附以游酢王蘋凡閩士之沿波而起
者則載焉明代惟錄陳真晟周瑛黃仲昭蔡清四
人蓋時代既近其餘尚未論定云

東吳名賢記二卷

〔明〕周復俊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吳名賢

記二卷》提要

叙東吳名賢記

周復俊曰子言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
英我未之逮也而甯志焉嗟乎子之志念
深矣廼今棲棲皇身不遂揖遜之美目
不窮韶箏笙鐘琴瑟之盛猶與其徒子游
徘徊而觀之上愾然其懷仰睇千古咨嗟
不足而復不忍觀小康之事故知其有
慕于古者皆其有感于百世之公者也吳

東吳名賢記

一

國於天地左臨溟右具區厥名臣浸苞幽
陰陽迎迓日月藩以山陵林麓鍾之緯之
而又扼以城郭束以溝池橋梁環矚宵悵
故二儀靈秀之氣千古不歇穎秀奇瑤宏
碩之士接踵生焉為商六臣之亞咸暨矣
虞山乃得其二輝然典伊傳齊衡矣非子
之顧見者耶泰伯讓王子孫至德此其入
吳治似不交越數十傳而裔孫札翺翔上

國流觀周樂風雅頌密加品藻衡雅不失
非明哲天人洞深禮樂疇能到此故子稱
曰有吳延陵君子聖人不可見得免君子
斯可矣札其君子耶或以稱名譽之誤矣
胡不觀魏子周班之辯而悟也子游因
吳人也綜析禮制勅意機宜群公咸折衷
焉不獨文學之華可以流芬於百世也嗣
是以束敷文機藻之英樹廟秉烈之臣戎

東吳名賢記八序

二

流聲蘭室積曜天漢或羽翼王朝宣猷方
國隨代而省為夫嬰情白駒結誼紫芝則
谷冥川隱之士有不勝次載者焉僕射顧
公儀儀同陸公納侍中張公敷常侍簡子
張公緒太常陸公慈暉常侍溫子顧公協
名行不齊皆醞藉醇明雅量遠邁漢貞傳
類矣愚不意晉齊梁濁世而斯人乎車
事陸公元方文貞公蒙先繼絕變立皆外

襄鯁不仕女主克負厥志情餘也已太
傅手車張公臨守道嫉邪暴主立室乃為
奸祀所陷國形凌烟名高嵩岱矣主宣陸
公贊以王佐之才勇忠制誥宏濟時艱而
不負其所學吏侍沈公傅師僕射丁公公
著皆愛知人主要路伊邇力辭半避退守
漢約富貴不能屈斯人見之太師文正范
公仲淹少以天下為己任雖繫韓范之詔

東吳名賢記八序

三

雅肅憂樂之志相之罪也君何尤焉忠宣
公純仁力行忠恕終身持以事君親善繼
善述世濟忠直矣秘閣李公晦端明學士
李公紹淑芳洙泗言行交孚東南道德淵
流於斯而在文蔚公汪忠忱靖於為寧
友順物於家庭為大節不磷不緇其魁
星之芒耀乎中丞吳文恪公鈞安曾守正
斥退華靡矯乎東吳之壽侯也御史陳

公非古也動操九死不回君子以劉元城
方之吏倚文莊葉公威鏗轡車奏忠義駭
殺穉狂誘風位不滿德故曰文正不相古
今所惜又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豈浮誇
哉太子太保文宣吳公寬考有為譽喜在
廷試皆第一出入著作之庭雍容閒雅舉
動若山臥澄若海人莫能測以身負天下
重望垂三十年而竟不升槐鼎城眉招姑
今之謂矣大學士文恪王公恭幼穎悟不
凡鄉舉正官皆第一忌者擢之第三我聞
池陽許公觀三舉奪標一忠死節其志
於科名彼忌者何為也公既承機務進退
屈伸以禮提身而權奄自不能即其明哲
者與少傅毛文簡公澄家宰朱恭靖公希
周皆醇德元老清忠絕世無間諗矣太中
魏恭簡公校少即游心希王之術雅意以

濟斯世于三代而志不獲遂也蓋研精于
六經核言緒論世所未發而不詭於聖金
曰魏公之德淳一不祿也蓋當論之東吳
地方五百餘里一郡而財賦之雄為天下
半人材濟之馬昂馬昭然殷周風烈而
謂其為予之所志非若人耶詩曰里皇多
士生此王國王國克寧維周之禎言樂育
也子謂子賤君子哉為人魯矣君子者斯
馬取斯言多賢也以斯郡也而有斯侯也
可以風矣昔有嘉荆楚之材葦華陽之志
君子取焉則攬是綱者寧無懿德乎動於
東已乎
萬曆二年孟夏二十四日

東吳名賢姓氏目錄

商

商相巫咸

周

吳延陵公子季札

吳公言公偃

漢

角里先生周術

龍丘先生長

尚書令顧公綜

東吳名賢姓氏目錄

戶曹史陸公績

三國

偏將軍陸公績

荊州牧陸公抗

父湛 子機雲

丞相顧公雍

晉

東曹掾張公幹

光祿大夫尚書僕射顧公衆

開府儀同三司陸公暉

開府儀同三司陸公紇



宋

侍中張公敷

散騎常侍顧子張公緒

齊

太尉公亮

梁

散騎常侍溫子顧公協

參軍陸公慶

唐

驍衛侍郎平章事陸公元方

子象先景倩景融

東吳名賢姓氏目錄

目錄

太子少保充國陸文貞公象先

太子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張公鑑

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忠宣公贊

吏部侍郎沈公傳師

尚書右僕射丁公公著

宋

太師楚國范文正公仲淹

太師楚國范忠宣公純仁

參知政事王文恭公紳

大理少卿王公葆

從閣脩撰李公衡

資政殿大學士吳國范文穆公成大

端明殿學士李公韶

太師泰國衛文節公涇

皇明

戶部侍郎高公啓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傳敏公鑑

禮部尚書楊公肅

禮部左給事中黃公鉞 制政彙編附

禮部侍郎劉文恭公鉉

東吳名賢記卷上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陳公祚

大理少卿仰公瞻 賴惟敬附

吏部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吳文定公寬

大學士王文恪公鏊

太子太傅少保禮部尚書毛文簡公澄

吏部尚書朱恭靖公希周

太常寺卿贈禮部侍郎魏恭簡公校 王應龍附

東吳名賢姓目錄終

東吳名賢記卷上

皇明南京太僕寺卿吳郡後學周復俊輯

商

商相巫咸

公諱咸吳人也按越絕書虞山巫咸所出周公旦曰我聞在昔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賢咸子也太戊時桑穀並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太戊用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商道復興國用長久漢張衡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其墓在平門是為巫門巫咸山或云平巫字相近平門蓋誤也史記正義曰

東吳名賢記卷上

咸墓在虞山蒙賢亦葬焉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

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屈原離騷亦稱巫咸此又是一

巫咸也

贊曰商有六臣繫邦之扞趾美虞廷啓先周亂維咸伯

賢奕世蟬嫣嘯噪虞岑萬祀瞻焉

周

吳延陵公子季札

公子諱札吳王壽夢之諸公子也壽夢四子長謁次餘祭次夷昧札其季也壽夢以札為材也欲立之札辭焉兄弟亦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近而與

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進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欲授札札逝國人乃立謂之庶子是為王僚於是謂之適子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乃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猷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其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終身相殺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先是餘祭四年季札聘魯說叔孫穆子請觀周樂為

東吳名賢記

卷二

二

之歌國風雅頌及舞箭箏大武韶濩大夏皆有美切焉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大哉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聘于齊說晏平仲聘鄭說子產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說蘧瑗史狗史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丁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衛獻子及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札初使過徐徐君好其寶劍口弗言及還徐徐君已死札解劍

東吳名賢記

卷上

三

繫之塚樹而去其長子死於麇博之間因葬焉孔子使子貢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其壙左袒右旋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札卒孔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後於江陰黃田季子祠中捐得孔子書開有董穀黃田碑辨求未得也札讓國而耕于野封于延陵故稱延陵季子俊按或問春秋吳子使札來聘直書其名何太常魏公校曰吾嘗見先儒解此各為一說然不足惟只緣不考周禮儀禮不知周班故耳曰周班如何曰使於上國本卿大夫之職也無職而使者謂之攝季札本非有職以其賢故攝也凡使於上國者曾為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不曾為卿大夫者只書名不書公子公孫札不曾為卿大夫故書名此凡例也非有褒貶於其間也曰曾為卿大夫者書其官矣何謂書公子公孫曰公子公孫就見其官也據周班非襲爵者豈得稱公子公孫乎俊謂自獨狐及詆札稱名而後人沿洄不改由太常魏公斯言出如發矇矣

贊曰太伯三遜孔稱至德後胤公之玄風追憶世儒拘詆札稱名一字褒貶義測聖經

吳公言公偃

公諱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周室東遷王教陵遲秦楚
吳越相尋于戈鏞公乃千里命車開闢適魯得大聖以
為宗而服膺其禮樂之教百世而下南方文學精華實
自公始故其宰武城也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
爾而笑也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也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子遊之宅在常熟縣治西
世稱言公巷吳地記云偃宅有二井人呼為聖井井眉
有浣衣石其墓在虞山與仲雍墓並列唐開元中進封
吳侯宋咸平三年進封吳公

吳公名賢記

卷上

四

黃曰帝車南國首塗北征古埃擁篲弦詠揚聲喪宜致
哀學唯敦本雙井泓澄原泉混混

漢

角里先生周術

先生諱術字元道泰伯之後也居震澤西山號角里先
生莊秦墓不事王侯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同
志並隱商山後應呂澤之招出從太子遊酒間見漢高
帝高帝異而敬之遂不易太子四人者皆龐眉白髮故
世稱四皓今震澤有角頭村是先生所居處也

贊曰述時常侶淪跡巖崖紫芝流咏抗志玄虛昔何鴻

吳今何鳳舒羽翼橫厲功存佐儲

龍丘萇

公諱萇隱居吳門志不降辱樂府有龍丘引因慕公德
而吟也時任延為會稽都尉聘請高行董子儀蒞子陵
子陵者新野人梅福婿也與福同隱會稽故與萇並敬
待以師友之禮掾史白請召萇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
表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
可違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
長乃詣府門受備錄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

贊曰俗之敝矣道壞迎逢胡不自好禮尚先容陽喬致

東吳名賢記

卷上

五

解易戒憧憧董嚴形往龍丘景從

尚書令顧公綜

公諱綜字文緯明帝時辟有道應御史中丞尚書令殿
上三老帝舉三代之禮以正月上日踐辟雍設杖几從
綜乞言焉董在吳門外塘北顧况撰廟碑有云刊石婁
門德輝不滅

贊曰尊事黃耆顯儒植上代玄規明王懿則首開三
雍昭示萬國文緯老成帝師共德

戶曹史陸公績

公諱績字智初祖閔選尚寧平公主辭疾不應為潁川

太守下鳳皇甘露建武中為尚書令續幼孤仕郡戶曹
史歲饑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餼與問所食幾
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謬興異之
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明帝得其錄有
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駟勲及
核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
太半唯續宏勲考掠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至京師
覲候消息獄事時急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吏
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詞氣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
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恠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

東吳名賢記

卷上

六

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
續曰因食餽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
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
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陰嘉之上
書說行狀帝乃赦興等續以壽終于家
贊曰楚獄既濫淫及善人續忠所事感分遺身方寸
意聲聞于宇慈覆垂風君子攸哉

三國

偏將軍陸公績

公諱績字公紀父康少為孝弟勤備操行太守李肅舉

康孝廉肅坐事誅康為歛送還鄉行服以義烈稱績年
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隨地術
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
之孫權建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
加偏將軍績志在儒雅雖有軍事著述不廢比歸無裝
升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亦號廉
石云

贊曰官方失德黷貨同流苞苴弗取金珠則求爾索斯
盈我民斯瘠過者停車駐此廉石

荆州牧陸公抗

父遜 子機雲附

東吳名賢記

卷上

七

公諱抗字幼節父遜少孤孫權為將軍遜始仕幕府累
盪賊寇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言次稱式佳吏權
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在養民是以白遜
若遜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
未幾代呂蒙為右部督駐陸口陰圖雲長雲長破拜撫
邊將軍封華亭侯黃武元年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
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先主夜
遁加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劉禪嗣位諸
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
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

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其信任如此黃龍二年拜
上將軍右都護是歲權巡建業留太子及諸子徵選輔
之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開鴨欄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
經典以自新蓋作此何用慮即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
公子中策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嘉禾五年權
升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擊江夏新市等克之其所
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侵擾將家屬來者厚給衣糧
遜遣令還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領武昌事如故先
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不
從及太子不安遜上疏陳元儲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
東吳名賢記 卷上

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書三四上及求詣都口論不許
太子太傅吾粲坐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使讓遜遜
憤恚卒家無餘財初暨造營府之議遜陳戒之以為
必過又謂諸葛恪曰君氣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
基也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人服其先觀
追謚昭侯抗承父業仕吳與諸葛恪換宅竺來抗臨去
皆更繕完城園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宅
儼然若新而恪榮榮故宅頗有毀壞深以為慚太和初
就都治病瘥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說言
與汝父大義不為以此負汝前後所奏一切焚滅之毋

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
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偏將軍
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孫皓即
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拜都督信陵西
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因都下政令多關抗
陳時宜疏十七條時何定弄權閣官預政抗上疏請隨
才授職抗黜羣小為皇元年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
江陵諸將憂之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即歆沒
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
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
東吳名賢記 卷上

陵卒如抗議祐引軍還加拜都護二年拜大司馬荊州
牧三年夏有疾上疏以西陲國本為屬願陛下思覽臣
言秋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軍天紀四年
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
慮吳亡機雲退居舊里閉門勤學太康末機雲俱入洛
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偽
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
洗馬尚書著作郎雲吳王郎中令出宰凌儀甚有惠政
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以機為平原
相雲為清河內史會羣小所譖穎信之遂並遇害機雲

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開昏迷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謫緣虛而見疑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于後矣

贊曰矯矯昭侯樹庸西陸國本馳情鱗然素絲忠跡動專時哉幼節瞻茲箕裘二俊世指

丞相顧公雍

公諱雍字元嘆德宇淹深夙播人譽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雍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常嘆曰顧君不言言必

東吳名賢記 卷上

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後改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選用隨材授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轉密以聞若見納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呂壹典校文書作威福排陷無辜雍等皆見糾舉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臨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尚書郎懷叙而雪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為相十九年耳七十

六卒子邵邵字孝則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

靜皆亞焉邵子譚譚字子默薛綜為選曹固讓譚曰譚

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達代綜祖父雍卒代雍領尚書事時魯王霸與太子和奔衡譚上疏曰有國有家者必分嫡庶之嫡異尊卑之禮使上下有差階級踰遞則骨肉之恩生覲覲之望絕與蜀有隙後坐徙交州

贊曰元嘆嘆邕人亦與嘆酒御弗樂王侯啟憚爰有孝則偕舅薛芳子默申義乃爾投荒

哥

東曹掾張公翰

公諱翰字季鷹大鴻臚儼之子也有清才美望博學善

東吳名賢記 卷上

屬文詞義新麗造次立成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賀循赴洛經吳開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歡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征便同載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奉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會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幾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遠一時獨不為身

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性至孝
遺母憂哀毀過禮

贊曰李鷹希阮神情自遠胡然往洛胡然疾返卷舒清
息清源任真秋風之思豈繫魚草

光祿大夫尚書僕射顧公衆

公諱衆字長始吳郡吳人父祕為交州刺史有文武林
幹衆出後伯父養終事伯母以孝聞州辟主簿舉秀和
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參軍以
討華軼功封東鄉侯祕卒衆往交州迎喪值杜陵之亂
崎嶇六年乃還祕曾遊義興與衆以聚經履難共遺
東吳名賢記 卷上 十二

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祚徵拜都尉轉尚書即大
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會詔除鄱陽太守衆怪之鄱
陽不過敦敦甚恠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
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為動容時
陸玩在坐出謂衆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
仲山甫何以加之敦欲以衆為吳興內史衆固辭敦平
為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衆還吳潛圖義舉乃
遣告蔡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越趙期
效節謀殺衆為奉國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衆要擊
峻將弘微于高詐大破之未幾誤便去郡衆遣從弟威

遠將軍颯也無錫賊率張健攻之颯大敗衆自海虞由
婁縣東倉與賊別帥戰破之義軍又集時賊黨方銳人
咸勸衆渡浙江衆不從會臨平人范明率宗黨五百人
合諸軍復進討健健退即斬吳令錢弘衆進往吳城遣
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逆擊健等大破之峻平
論功衆以承檄者義推功於謨謨以衆思謀非已之力
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入為侍中咸康末遷
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辭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
位復徵衆為領軍不起服闋乃純時何充執政崇信佛
教衆譏其靡費每以為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
東吳名賢記 卷上 十三

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年老踈乞
骸骨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年七十三追贈特
進光祿大夫謚曰靖

贊曰喪辭醜貶鬱鬱令舉溫冠樹勳表讓弗居何充佞
粹俗靡風澆浩然挺議千載英起

開府儀同三司陸公曄

公諱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
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
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
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

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
望亭侯大興元年遷太子詹事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
用南人聯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明帝即位代紀瞻為
尚書左僕射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下為領軍將軍
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聯與王導等入內
溫鸞都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遺詔曰聯清操忠貞歷
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
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成帝踐祚拜左光祿大
大開府儀同三司蘇峻之難聯隨帝在石頭舉勅方正
不以凶威變節峻以聯吳士之望不敢加害峻卒

卷二

十四

將軍以勳進爵為公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
節制假六十日侍中顧黃門侍郎馮懷駁曰聯山岳
至德清一其心受托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
省墳墓大臣之義本在忘已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
之聯因歸以疾卒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大將軍諡曰穆
賢曰孝矣士光殆幾滅性清操忠貞后錫顧命石城扶
翼弗墮正爰歸維康令終源咏

謝安傳同司陸公納

謝安字伯言侍中玩之弟也少有清操貞厲絕俗王
雅敬重之引為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出為吳興

太守至郡不受奉掾徵拜左民尚書外白宜裝幾紅納
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披襪而已餘
並勅還官使吏部尚書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措辦
兄子恢家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俶遂陳盛饌
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
之四十其舉措皆此類納恪勤貞固始終不渝陰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

贊曰祖言醜藉有類清狂樽多美酒舸舫豐裝素業自
持匪騙匪達傲陳盛饌居然受捷

宋

東吳名賢記

卷二

侍中張公敷

公諱敷字景胤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曰
死生之分數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數歲母復
物而散地已盡唯有一蠶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
扇流涕性慈貴風韻甚高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
談繁象復往數番少文每欲屈膝磨尾嘆曰吾道東矣
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
世子中軍參軍遷秘書郎父為湘州去官敷侍從太祖
版為西中郎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父在吳興以報以
疾篤敷往奔省自數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

張繡畢不進益菜遂幾瘠成疾世父湛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後續未期而卒年四十一類延之書帛湛曰足下門教敦至垂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為懷孝武即位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喪毀滅孝道淳至可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贊曰少失厥恃懷瞻靡及彩筆徘徊屢形於邑孝不滅性人亦有云嗟嗟景胤仁殫其心

散騎常侍簡子張公緒

公諱緒字思勇祖裕晉光祿大夫生子演鏡永辨位俱知名時稱張氏五龍緒演之子也少清簡寡欲從伯敦

及叔父鏡並貴異之舉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

卷上

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轉中庶子尋兼侍中出為吳郡太守王儉嘗云緒過江新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時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但南士由來少居此職緒淵曰儉少年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兼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嘆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

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嘗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緒吐納風流聰之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帝以植于太昌靈和殿前嘗賞玩咨嗟曰以揚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愛如此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問坐見緒餓為之辦飧然未嘗求也卒之日無宅以殯贈散騎常侍諡簡子

贊曰思勇紹舉閒情甚高吐納琳琅聞者忘勞曠然塵表鳳止鸞飄蜀柳埭前可與道遠

齊

太常陸公慧曉

公諱慧曉字叔明玩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才行曉伯父仲元亦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張緒稱為江東裴樂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養十餘年不仕齊建元初以太傅東閣祭酒遷太子洗馬何點嘗稱慧曉心如懸鏡遇物觸形無不朗然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柳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以木便是交讓武帝子

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曰烏熊庭如熊
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何以歷一州乃使慧曉為長
史帝問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
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
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曰我恐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卿曰皎皎叔明與物無競池即醴泉木稱交遊江東裝
樂可與茲遊佐治為熊靜約交脩

散騎常侍溫子願公協

卷上

十六

公諱協字正禮晉司空和子也幼孤適母育于外
氏外從祖張永嘗為內外孫姪進廟丘山協年數歲永
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欲飲梳石漱流永嘆曰願氏
興於此子及長好學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
尤推重焉舉秀才沈約覽其策而嘆曰江左以來未有
斯作除按郡令未至縣遺母憂送喪還于峽江遇風同
旅皆漂溺唯協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感服關還
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與琅瑯顏協職名俱同才學相
並府中稱為二協湘東表薦之曰臣府兼記室參軍吳
郡顏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遠達安貧

守靜奉公抗直劾缺知已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
子臣欲言于宮人申其屈滯協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
謂東南之遺寶矣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
尉守鴻臚卿大同八年年七十三卒無余以歛武帝悼
惜之詔送柩還鄉并營塚擢贈散騎常侍諡溫子協初
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
許口在道六十載器服飲食不改于常自丁艱憂終
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未成昏而協母已免喪後
不復娶至六十餘歲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遇
合卒之胤嗣

卷上

十九

贊曰貞志安貧體抱冲素沈石漱流夙稱爽悟冬寒授
衣單噓法度六十為耆室家始顯

參軍陸公慶

公諱慶吳縣人徧通五經節操甚卓為梁武陵王國
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妻令以善政聞陳天
嘉初徵為直散騎侍郎不就太守承陽王聞其名欲與
相見慶辭以疾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
微服往榮宅穿壁觀之嘆曰觀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
敬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鄰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之
不起

贊曰世祚移革由梁入陳不取二姓流仕終歸陳廢恬
安高尚不起微服往窺永陽退軌

唐

驚臺侍郎平章事陸公元方

子象先景倩景融

公諱元方字希仲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
史武后時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
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息還除殷中侍御史權
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為東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還驚臺
侍郎兼衛尉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
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

東吳名賢記

卷上

二

警部又薦崔元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驚臺侍郎
同鳳閣驚臺平章事後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
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
進文昌左丞率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聲臣后必
先訪問外祀莫知臨終取奏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
當有興者有一柙鑄祀後後家人發之乃前後所撰詔
赦諸子皆美才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贊曰希仲諤諤不比女圭舉賢遠能直行踴躍密晉陰
持靡有作忒贊贊後昆世載令德

太子少保交國陸文貞公象先

公諱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為揚州刺史
項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項權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
肯當項曰為官擇人豈以使部子廢至公邪卒授之
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暹為相暹曰象先人望重
拒近若否者暹敢辭主不得已為信之遂並知政事象
先性恬靜議論高簡為時推尚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
之象先不附崔暹及謀逆至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
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
德安可不廢對曰主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

東吳名賢記

卷上

十一

失安得廢主怒更與實懷貞等謀事覺皆被誅象先生
為主所進將加刑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也初難作肅宗御承天樓群臣稍集帝麾曰助
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投名自驗者玄宗詔象先收按
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賴首謝曰赴君之難忠
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仁義之人故臣違命安
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罷為劍南按察使為政尚
仁恕司馬韋抱直諫之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
樹威乎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
不治所至吏民懷之累遷太子少保封交國公卒贈尚

書左丞相謚文貞弟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罪構復州縣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其許清唯景倩曰真清仕終監察御史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答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感人多其友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

贊曰文貞靜正權門不登歲寒松柏亡愧令稱世本無事俗乃作朋爰有扶溝清芬克繩

太子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張公鎰

公諱鎰字季權崑山人也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官者令齊說撰東吳名賢記卷上

盧樸罪鎰按驗當得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然則負官言則為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樸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居母喪以孝聞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信州蕭定常州蕭復并鎰為理行第一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思擠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乃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營家資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侍朱泚夜率其黨作亂公遂遇害詔

贈太子太傅大初中園形凌烟閣鎰五經徵旨孟子音義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奸賊所乘躬可殞而名與蒿艾等矣

贊曰季權簪華謚持風紀出牧于漳治平政理槐鼎隆名見城藍杞貝錦繁文忠良傾圯

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忠宣公贊

公諱贊字敬輿吳郡秀州人唐時秀州屬慈州年十八

第進士調鄞縣尉刺史同郡張鎰有聲于時一見大加賞識瀕行餉泉數萬悉辭之惟受茶一串德宗居春宮已聞其名召對翰林即拜為學士朱泚亂從狩奉天機務填樞書詔繁沓公灑翰即成初若不經思慮成皆曲盡事情懸中機的他學士閣筆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帶本職拜諫議大夫兼中書舍人小心精潔未嘗有過上或譙語弟呼陸九而不名初韋梁泮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次山館公不至恹然號于禁旅曰得陸贊賞千金既至太子親王皆賀丁母憂服闋復為學士春遇彌屋天下屬以為相而實參忌之貞元八年乃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公以少年特蒙知遇事布可否皆極言無所回諱帝察物太精動與贊違奸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或有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東吳名賢記卷上

子三

不惟其他時其貶於以何得幸也其公獨力陳其不可與通也公先遣每切中使上言其為太子賓客尋貶忠州別駕上怒臣淵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公寓南賓常關戶考校醫方郡人稀識其面順宗立賜環詔未至卒後反葬於蘓蒙在齊門外六里今地名陸墓云權德輿翰林集叙曰數其道則伊說爭衡考其文與典謨接軫蘇軾進奏議謂曰贊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

下之志二臣之言可謂知公之深者乎

卷上

員曰文辭遠博經緯融深識數帝薛忠誥詞林晏年訓錄未嘗論贈匪降自天彼學所棄

吏部侍郎沈公傳師

公諱傳師字子言吳縣人也父既濟經學談明為左拾遺德宗立詔置待詔官權公錢收子瞻度既濟諫以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負少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推制非經治法事逸暇傳師材行有餘能少為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權德輿於門生中推為類子復登制科累遷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因稱疾出房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

相臣自知必不能煩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傳師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出為湖南觀察使即官下備憲宗實錄寶曆中入拜尚書右丞復出為江西觀察使使宣州傳師吏治精明人不敢罔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所蔽以廉靜聞入為吏部侍郎太和初卒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宰相款以姻托幕府者傳師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等極當時選治家不尚威嚴閨門自化屬無親疎服食如一比李希無儲錢萬宅以葬

東吳名賢記

卷上

贊曰雖隨子言比質類淵世祭內補外辭外還要路權門書賂不即垂橐無金千古仰德

尚書右僕射丁公公著

公諱公著字平子三歲喪母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稍長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父喪負土作塚貌力癯慨見者憂其死孝親察使薛平表上至行詔刺吏吊問賜粟帛旌其閭權右補闕遷直學士克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幾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謨牢切乃擢給事中時上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嘗謂公

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穢穢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俱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內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太和中以病白歸卒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間四十喪妻終身不娶及卒天下惜之

贊曰平子有懷蒙稚哀結親喪負土親殯色愀堅辭避

卷上

陝西興安州知州男泉校
雲南道監察御史孫玄暉訂

東吳名賢記卷上

東吳名賢記卷下

太師楚國范文正公仲淹

公諱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也少即以天下為己任常稱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讀書於長白山攻苦食淡舉進士禮部第一遷大理寺丞母憂服除以晏殊薦為秘閣校理公汎通六經尤長于易四方進士執經問難者推轂奉贍之諸子至易衣而出嘗感論時事奮不顧身大夫士聞之皆矯厲風節仁宗時為右司諫郭后廢公率諫官伏閣諍之出知睦州復徙蘇州

東吳名賢記卷下

自興校序明胡瑗為師旋召判國子監推知開封府公火簡為相惇進多出其門公乃上百官圖夷簡不悅異時論建都公曰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陽夷簡對上以為迂公繼進四論以譏切之以張禹方夷簡夷簡怒黜知饒州韓績承風請書仲淹朋黨于朝堂余靖上言仲淹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願從降黜歐陽脩移書責高若訥不言三臣坐皆貶明年夷簡亦罷而朋黨之說萌矣再徙越州會趙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副使夷簡復入相帝諭仲淹俾擇懷仲淹稽首曰臣鄉論蓋國事

於夷簡吳憾爾延州諸紫失守公請自行乃無知延州
至大閬州兵城青澗興營田聽民互市復請肅承平諸
紫招徠移止菟漢之民繼踵歸業任福好六川之敗元
吳移書語不遜公對使楚之大臣以為非是乃從慶州
慶西北馬鋪岩居賊腹中公築大順城以蔽之夏人不
敢迫葛懷敏敗于定川賊大掠至蒲原公率衆六千由
邠涇援之帝聞大喜曰朕固知仲淹可用耳進樞密直
學士辭弗許乃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二公號令嚴明
邊人歛之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
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未幾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歐
陽脩等言仲淹有宰相才遂進參知政事公辭願與韓

東吳名賢記

卷下

琦出行邊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上方銳志太平特開天
章閣召二府入對賜坐給筆札俾具疏于前公感上知
遇乃疏十事天子方嚮信仲淹悉采行之公又言周制
三公兼六官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判六曹今
二府唯進擢差除檢用條例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
六卿佐王之職請倣前代以諸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
兼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
刑法不果行初公忤夷簡放逐累年及夷簡罷召還天
子倚用為治中外喁喁想望風采仲淹毅然任國事裁

削倖溫考覈庶官夙夜圖惟興躋平理而羣小不便誹
訕潛行適有邊倣請偕富弼視邊遂以為河東陝西宣
撫使公既去國言者益急乃自請罷政事復以資政殿
學士知邠州載使青州病甚至徐州卒贈兵部尚書謚
文正御書隧碑曰褒賢進贈太師封楚國公仲淹學以
忠孝為本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一不動心事上遇人表
唯自信不擇利害為取舍有為必盡其方曰自我當如
是爾成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以母存時方寔
後貴非對客不重肉妻子不免饑寒初義田贈姻黨於
賢嘉善士多出其門政尚仁厚所至有恩其居過也諸
東吳名賢記

卷下

三

蕃質子縱之出入無有止齒長召入卧內徹衛與語
夏人尤畏愛之呼為龍圖老子相誠曰此老胸中有數
萬甲兵非若他人可欺也公既不得於夷簡而夏練奸
邪忌之尤切蓋薰蕕異氣自昔稱之矣曾鞏曰事有天
下非之君子非之而公獨曰是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
公獨曰非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
之守是也則公之於道何如哉呂本中曰有宋人物以
仲淹為第一

贊曰海嶽英靈間代一生先憂後樂伊呂之情夏練實
夫碧駮狂誓白壁輝輝千秋光起

太師楚國范忠宣公純仁

公諱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皇祐元年舉進士調官以
遠親不赴日與父門下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觀從遊
肄業夜置燈帳中頂如墨色父沒始仕以著作佐郎知
襄城課民植桑稱為著作林治平中召為殿中侍御史
濮王議與韓琦歐陽脩與王珪議異純仁言上受命仁
宗而為之子與前世策入繼者不同宜如珪議不聽
公乃還告勑家居待罪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為皇夫人
為后純仁言上以長右臨御何為命出房闈尋詔罷追
尊起就職公力請外通判安州歷陝西轉運副使召還

東坡志林

四

神宗問陝郊城郭甲兵糧儲純仁以粗完對上評之對
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無惡意遠功倘過人觀
望將留他時意外之患并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
知諫院力言王安石變法民心不寧獨不見之怨上
曰何為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
敢怨是也上喜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右今治亂可為
監戒者乃作尚書以進加直學士院同脩起居注時
新法流行公言安石以富強之術啓迪上心尚法令則
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都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派
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又云道遠者理當馴

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
欲事功速就必為檢校所乘宜亟退安石答中外之望
不報遂求解諫職公前後上疏反復剴切無所諱避上
意留中至是公盡錄中中書安石見之大怒乞加厚聚
口彼何罪乃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公戒州
照新法不得輒行安石遣使廉公過不能得後坐失察
除任燕遊淺事左遷和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入
對上曰卿隨父居慶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稔公慮上有
喜功心即對曰臣儒家子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
幼不復記憶且今時事勢宜有不同命使繕治城壘愛

東坡志林

五

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上曰卿才何
所不能第不肯為朕用心耳指宗立召為天章閣待制
除給事中時安石后世廉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豐法
公謂光宜去其甚光不從公曰藉款猶公何如少年
時猶安石富貴可立冀耶公素與光同志比臨事不阿
如此元祐初進吏部尚書尋同知樞密院事初神古因
譴奏純仁停任至是公累薦古知隰州三年拜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公為相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
風章惇鄧綰得罪公皆請薄其責蘇軾以問策被糾而
韓維亦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忠國家不宜因讒斥黜

及王觀言事忤旨公慮朋黨將熾於簾前辯曰朝臣豈有黨第善惡邪正各以區分文考博呂公著皆累朝舊人詎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時柄用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臣相繼補外訪者相慶此事未遠願今日戒之吳處厚傳致蔡確車蓋亭詩執政欲寘之法公持不可及確貶新州公於簾前感言不宜以言語文字屏竄大臣此風浸不可長復上疏辯之劉安世等論純仁黨確公遂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召還復拜右僕射會宣仁上賓哲宗親政時用大臣皆由中侍從諫官多不從

東坡志林卷下

進擬公言陛下新服厥位天下安危實係于斯用人誦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公奏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蘇轍嚴試策問引漢昭帝武帝法上震怒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公從容中校上色為少露轍平時與公多不協至是謝曰公真古人也上既相章惇公力求去遂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上曰卿不為朕留爾身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惇意款終身勿徒公聞而憂憤乃疏論之惇詆為同黨落職知隨州明年永州安置江行舟覆衣盡濡公顧謂諸子曰

此豈章惇所為哉徽宗即位召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公乞歸養疾上不得已從之疾革口占遺表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佐之憂勤不顯卒年七十五諡忠宣御書碑曰世濟忠貞建炎四年配享哲宗廟庭追贈太師封楚國公性夷簡不以聲色加人遇義挺然不少阿屈凡薦引人才必依公議而人不知所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奉賜皆以廣義田前後任子多先疎族嘗曰平生所學得之忠恕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

東坡志林卷下

辱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何患聖賢不至也兄純祐有才舉蚤卒弟純禮純粹皆知名至大官贊曰忠宣克家其道何廣皇極建中惟刑惟賞既不黨確亦非惇黨月麗皆霄塵霽澄朗

參知政事王文恭公絢

公諱絢字唐公密州五世孫也家于崑山建炎初為御史中丞金虜入寇具陳攻守之策時宰不能用高宗南巡扈從至丹陽奏曰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里閭也帝即命周其家官其子三年拜參知政事紹興三年出知越州會韓世忠邀擊虜于楊子江絢議遣兵追襲與世

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綱為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依附比居政府每以祿不逮親自奉甚薄不營產宅晚寄薦嚴寺僧寮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寒素天性仁孝調恤族惟恐不及生平無他唯以誦讀為樂揆述甚富卒年七十四謚文恭墓在崑山金龍橋之陽

大理少卿王公孫

公諱孫字升光岷山人也祖申以學行推于鄉父億樂

東吳名賢記

卷下

道好善孫早負志識弱冠通諸經舉進士紹興改元上疏陳十弊末言儲嗣尤切直謂仁宗時中外晏然而然鎮等為國遠計汲汲在此况今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強虜未靖群盜陸梁天下之勢危如綴旒而甲觀之崇夫聞流慶中外惴惴以為最急執政之選知宜與時兩准用兵浙亦盜起縣當孔道僚吏懼之軍興相繼駭竄孫自父母曰食君祿無憂死理弟可終養無以孫為念也遂取空籍印軍餉之請將求輒而折力拒乃稍自貶歷遷司封郎官兼國子司業秦檜嘗謂孫曰吾欲乞休如何應曰此事不當問孫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直

故問爾孫曰果爾不問親仇擇可任國事者俾居相位威天下之福檜默然時百司莫敢可否事孫為考功御史彈劾王滯柱當官不避出知廣德累遷池州孝宗召為大理少卿以疾辭改浙東提點刑獄屢行帥事嫉惡彌厲權要皆不樂乃請祠歸孫學行兼優潛心古道誘掖後進猶大子弟少隨程迥嘗從受經李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歸之周必大未遇亦妻以子范成大蚤孤廢業孫論勉詰責留之席下程督甚嚴後皆為名臣孫所居在邑東南迎薰門外百武有石橋人至今呼為王官橋云

東吳名賢記

卷下

諱曰疏陳十弊雅念皇儲祗命煩已弗寧厥居正言奸輔聿志歸歟行學兼美煌煌令譽

以閣僚擢李公衡

公諱衡字彥平其先江都人也衡娶于岷山始家焉少博學力行舉進士隆興初知溧陽為政強敏務以誠心化民金人寇淮堽官公江者多送其子于公地衡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在官四年民不廷重與百對陳十事除知温州未行拜監察御史過馬嶺言權貴避出知婺州召為司封郎中加直秘閣上章引年除和閣備撰致仕孝宗思衡懷忠復拜御史張說非度

使簽書樞密時給事中龔漸不書勅直學士周必大不
草制衡與王希呂上疏謂不當以母后肺附掌兵柄廷
爭移時俄遷衡起居郎衡曰進而負君孰若退而合義
章五上除知台州復力辭上知不可奪乃仍以秘閣脩
撰致仕四臣同時去國衡歸崑山圓明別墅日與其徒
誦明古學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衡宣和初入太
學同舍生洛人趙孝孫勸公熟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
章學為聖賢爾不可有絲毫偽公心佩其訓雖博極群
書而以論語為主本中歲絕欲清脩唯蒼頭給侍臨終
沐浴冠櫛作手書數十別親知戒子孫脩然而逝年七
十

東吳名賢記 卷下

十一

十九墓在邑東南迎薰門外圓明村公所著易說論語
說易義海撮要樂菴文集子應祥起宗皆登第
贊曰彥平清脩厥志維嘉淮壩避寇公則携家六莖傳
心四賢去國考槃中阿蕭蕭一室

資政殿大學士吳國范文穆公成大

公諱成大字志能吳縣人也襁抱中已識屏間字年十
二徧讀經史十四能文詞父亡讀書岷山薦嚴寺十年
不出登進士隆興初除樞密院編脩官復歷著作郎吏
部郎官罷奉祠起知處州作通濟堰民食其利隆興再
講和失定受書之禮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

充金祈請國信使上臨遣之曰卿器宇不群朕親加選
擇聞外議洵洵官屬皆憚行成大對曰無故遣使近
於求數不執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為不還計心
甚安之上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殄
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成大至燕山密州疏隱之
以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曰兩
朝既為叔姪而受書之禮未稱臣有疎措笏出之金主
大駭厲聲令起者三成大不為動再習曰疏不達歸必
死寧死於此金廷紛紛大子欲害成大其兄越王止之
既還館金主遣使取疏入其報書略云抑聞附請之辭

東吳名賢記 卷下

十一

款變受書之禮出其不意要以必從使還上知公忠勁
可大用除中書舍人上用知閣事張說為簽書成大留
詞頭七日不下俄請對良久乃出制草納榻前王色遷
厲成大徐奏曰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閤門官日
引班乃今州郡典謁使耳執政大臣倖貳比也州郡
一旦拔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抱愧首
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說命竟寢後成大丐去上
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嘉納卿乃爾耶尋以集賢殿
脩撰知靜江府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教閱州兵
脩置堡砦蜀中名士孫松壽樊漢廣皆掛冠不仕公表

其節微之由是遠近歸心進敷文閣學士入對除權吏部尚書淳熙五年除崇知政事出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奏罷獻海物尋擢江東安撫使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石以賑饑民累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平府尋納祿以歸封吳國公卒謚文穆追封崇國公公立朝多樹奇節所歷名藩興利除害不顧劇易去思遺愛所在歌聲之有石湖集學繼錄虞衡志吳郡志吳軼錄後兄成家紹興進士成大事之知嚴師焉

贊曰文穆不凡夙抱冲襟國書懷愴旆表忱心蜀嶠來宜吳航載汎石湖游燈芳聲永鑒

端明殿學士李公韶

公諱韶字 吳縣人也父文饒台州司理多陰德嘉定中韶與兄寧同舉進士官起居舍人上封事數千言皆切政要出知漳州累遷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吾郡吳公子游生于虞山長于虞山東方之人也知先覺道慕聖不遠數千里負笈香壇禮樂之風遐哉流矣匹夫雄世奚足以云何其絕飛塵而駕流品也嗣是以降吳中尋鼎鴻烈之臣敷文景鑠之秀朴茂淵穎之儒孝弟忠信之士雲蒸林立而以道鳴者徵諸前牒米之繼聞胡聲之希而和者寡也迨于有宋文正范公默

識橫渠張子手授學庸二書時未經表章而公瑋見綜淵然定識當是時理道之宗其在吾郡有若端明學士李公韶其在吾邑有若秘書備撰李公衡國史炳然矣端明夙承門風孝友毓質昆弟師友講明古學以道義相劇寡欲簡淡萬鍾千駟藐不動心靜退不遜權倖門無祿客歸然儒宗遠近尊慕焉

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

公諱涇字清叔崑山石浦里人少有異操常從李去智東吳名賢記

學李卒為制服執喪人咸義之淳熙元年舉進士第一孝宗御筆殿試上三名欲觀其政事可特與添差授涇承務郎添差鎮東軍簽判涇以對策嘗陳添差之弊三上表乞待次上以涇力踐所言知重始進特從其請故事狀元初任垂滿必通謝于宰執始頒召命時王淮秉政涇不通謝雖被召三月不得引見十四年除秘書省正字輪對言上臨御之初即銳意事功痛憤以圖興復而二十六年之久無一事少稱上意頗堅自強之志振紀綱以強國勢作氣節以厲嬖倖則靜可以強根本動可以復土疆而事功可立矣光宗立涇以著作佐郎賜

劉今日風俗頹廢百度維弛人才凋弊國勢日蹙
汲有為尚恐不濟若猶因循其故將至於不可為久
中國與北虜其勢決不兩立名為和好實則仇讐名為
息兵實則觀釁而奮發斷規恢遠圖卧薪嘗膽不忘
比鄰聖志先定然後與二三大臣講求大計委任而責
成之內治外備則大無可復中興可期時臺諫給舍多
不得人公言上氣向衰風采銷落今宜長養振作而反
陰消潛沮之將使群臣上懼九重之威命下虞群小之
中傷苟且成風諛說充位脫有大奸巨惡誰為陛下
之紹熙元年遷著作郎兼司封郎官正月震雷雨電大

東吳名賢記

卷下

十四

雪繼作公應詔上封事曰雷陽雪陰陽氣方升而陰制
之此雪所以降也以象數而求則君欺于臣夫陵于妻
夷狄謀中國小人害君子皆陰勝陽之證時佞幸漸肆
李后悍妒故澄以為言出為淮東浙東提舉慶元初白
為尚書右郎官上殿言太上於陛下親父子也雖太上
疾勢未平若未容於進見然陛下孝心純篤豈以吾親
之不可見而遂已乎臣聞察天地變化有曰誠而已金
石無情鬼神至誠猶以誠而能動矧人子事親誠極其
至焉有不能感動者乎三年以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
使金還言虜有危亡之兆而我無自治之策使我治具

非張備禦無關敵雖強不足畏倘偷安歲月僅辦目前
一弱虜滅一強敵生猶未足為喜也初汪之往寧宗諭
使規其國勢而虜為蒙古所攻涇深懼其輕動故遣奏
如此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旋罷是時權
奸用事汪不為勢林斥去十年不調於石浦關西園以
水竹林石自娛開禧元年召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應詔論北伐非計不聽三年自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
諫韓侂冑汪之功居多復論罷陳自强拜參知政事封
岷山縣開國伯時史彌遠專恣淫欲去之彌遠知公謀
諷御史劾罷之五年起知潭州八年知隆興府上以汪

東吳名賢記

卷下

十五

二仕同居卿書友頓二大字賜之九年知揚州十七年
除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致仕進封吳郡開國
公寶慶二年卒贈大師追封秦國公謚文節公仕三朝
出入內外四十餘年憂國忘家始終一節謀深慮遠不
徼近功其進退之際與時升降嘗語人曰官職自有定
分名義千古不磨故其在朝孤立自守不畏強禦以賢
才為立國之基薦進搜舉恒如不及在潭時與朱熹有
交承之好侂冑誅公熹召熹還朝會熹率乃請取熹諸
經四書傳註刻以傳四方復請為張栻賜謚表章正學
蓋惓惓焉

贊曰魏峨文節性與天通祠靈啓兆儼侶示終承家友
順憂國朴忠扶搖梓里箕穎齊風
皇明

戶部侍郎高公啓

公諱啓字季迪長洲人也少孤力學至正間張士誠開
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為咨議參軍事介
有文學士啓時年十六或薦於介介見啓詩驚嘆待
為上客啓不屑去隱吳淞江之青丘吳武初以廷臣薦
與修元史授翰林編脩命教功臣子弟擢戶部侍郎
啓以年少未習理財且孤遠不敢膺重任力辭

東吳名賢記

卷一

賜內帑白金放還復樓青丘先是啓以史事為國子祭
酒魏觀屬雅相知契及觀守蘇為徙居城邱延問郡中
政事得失接見甚密會觀以郡廳事災改建啓為上梁
文遂同日被收坐死年甫三十九門人呂勉痛其師死
非辜徙居城外絕口不道文事永樂中時禁稍弛乃曰
吾高棅軒弟子也出其師諸稿以傳公有文武才書無
不覽為文馳驟上下精采與發詩尤號名家思致玄密
與象蕭遠謝宋人之枯砢絕元氏之浮縹為國初駭
人第一觀蒲圻人再為郡守多惠政民到于今歌慕之
贊曰高子嵯峨清裁雅調本無宦情丘中長嘯正鳴鳬

藻千首新詩開元正始今復見之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僖敏公鑑

公諱鑑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陞按察
副使遷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慈厚清慎悉
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輯綏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
有經畫正統元年與于肅愍疏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
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懼迎
父老或走數程父早公至即雨雨父公至必霽人益愛
戴之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尋轉左太子太保景泰四
年致仕卒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東吳名賢記

卷下

十七

贊曰古有仁臣曰召曰杜廼公為政嚮仰嚮俯雨陽隨
與老稚懽舞尸之祝之式繁宜璽

禮部尚書楊公素

公諱素字仲舉吳縣人宋和恭武王存中八世孫也少
孤貧與兄戊武昌為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素若不聞
或以告素曰豈無同姓名者人服其量楊文貞公士奇
漂寓武昌偶憩素館以無資告素遂讓其塾自教授他
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比文貞當路乃相引拔
仁
宗素知素名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脩陞備撰遷成王
府長史
景帝即位素朝京師命為禮部左侍郎

壯仕又二年復朝進禮部尚書仍賜歸公篤行不欺仁厚絕俗隣人作室簪簪滴公家人不能平公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老得子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驚驢徒步入朝先子懷金入市為人攘去以告公不答或請理于官公不許文貞落新第亟邀公登堂曰舍初成得吉人首臨之其為人景重如此年八十五卒

贊曰暮夜不欺仁厚絕俗栖栖羈旅清貧讓讓晚陟天闕慰此吉人里間輿謠溫如可親

禮科左給事中黃公鉞 劉政 龔如淵

公諱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負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

東吳名賢記 卷下

十

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轉禮科左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因薦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恐不足定亂孝孺因寓書善勸以忠孝期戮力王室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率兵勤王以書授鉞鉞即日募父罪遂至善所靖難後詔捕善急許百戶者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鉞曰善歎服已得甯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

且少俟善事定死未晚脫善不死吾將下報希直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

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

希直同死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

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妄傳抄沒鉞家家人悉竄伏鉞友

楊福古行人也獨具棺衾日夕泣于橋側尋覓其屍更

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不漬福便抱持易衣禮葬于隱

處焉同時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建文元年秋

孝孺試圻府士乙千五百人題命托孤寄命節不可奪

章得政老孝孺嘆曰此烏中孤鳳也當虛左處之遂拔

為第一建文君遜位孝孺死政慟哭不食亦死龔訓字

大章崑山人也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

門訓大哭後還鄉安貧績學巡撫周公忱兩薦為崑山

太倉校官辭不就曰訓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

慟耳竟隱終身所著有中吳紀聞

贊曰矯矯叔揚抗姿瓊玖九原不作詎負良友仲理孤

鳳懷德捐軀大章銷聲潛抱玄珠

禮部侍郎劉文恭公鉤

公諱鉉字宗器長洲人也少孤篤學冰炭中以善書徵

入翰林舉順天府鄉試授中書舍人陞兵部主事改翰

林院侍讀正統戊辰命教庶吉士詩文手自改竄一字
稍不安閱旬猶為易之明年陞侍講學士景泰中大旱
遣祀濟瀆有司餽遺皆卻之少傳高穀薦為國子祭酒
嚴立規條風勵多士時 景帝議建儲百司皆上表
勸進後 英廟復辟料檢國子監獨公無疏 上
心重之擢少詹事少欲柄用而公卒 上聞嘆曰安
得學行醇篤如斯人者耶公介特自持言行不苟與人
交一以誠信權門要路跡不一及馬官位已崇猶儼居
陋巷楊文貞公士奇揚文定公濟相嘆以有古君子之
節公耽嗜書史至老彌篤成化三年贈禮部侍郎諡文
恭

卷下

黃曰公心古朴鮮有其儔勸進續紛却立不詣宮詹
登陞卷寒癯人亦有言彼君子儒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公諱訥字敏德常熟人也七歲暗誦五經父遵道為沅
陵簿被逮公徒步從至京乞自代事未白父沒公篤行
好古魚精醫理永樂末以明醫辟 仁廟時監國聞
其名命教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出巡浙江表陸宣公
里脩岳武穆王墓斷秦檜碑輒以扶植綱常為務次巡
貴州恩威並施夷獠畏悅將代夷相率詣闕請留宣德

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在臺十餘年昌
亂義色風采凜然然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
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推沮請老歸吳年八十六卒公
端厚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操家居環堵蕭然周
文襄巡撫江南欲為創新第公曰訥素不愛華靡何為
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為文根據經書出入還固手不
釋卷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性理羣書補註行于
世諡文恪

黃曰第嶺虞山維潤之阿肇生壽俊守道不頗屏斥華
靡匪公則那明明纂述公也多手

卷下

都御史陳公祚

公諱祚字永錫吳縣人也永樂九年舉進士選庶吉士
成祖御筆授河南右叅議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與
夫人王氏躬自耕鋤勞役十年宣德初召為御史按江
西馳疏劾 上御經筵大略以帝王之學在於明理
明理在於讀書而知要 陛下備有聖賢經籍未
甚脩舉講學少有程度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
豈能周知洞察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凡聖賢之格言
古今之實跡靡不具載明白懇切 陛下欲致太平
合是書不可煩於聽朝之暇 命儒臣進講非有大

公諱盛字與中崑山人與衛文節公同里舉進士授
兵科給事中正統己巳車駕蒙塵公帥同列請誅諸
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討虜復讐如
此則大綱既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批宜虜退請
明賞罰若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滄韓清宜賞以示勸
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不可不罰以示懲從之陞都給
事中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
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
土木紫荆白石不被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
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
東吳名賢集卷十

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車駕將入紫荆關有技匠名
書言迎復事大臣不敢以聞公具疏言之詔令封進
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三年陞山西右叅政都御史
李秉舉公協黃獨石馬營軍務時獨石馬營八城失守
殘毀殊甚乃列上利害八條得次第罷行公以邊人不
知書奏置社學推文學為之師給書史字帖一時軍中
子弟紛歌相聞赤城鵬鶚雲州龍門長安諸城相去連
甚無邱舍風雪寒雨行旅病之公於道旁每十里為垣
屋一區爰卧芻秣具守以邇卒過者如歸諸城部腹
壤皆為權右所侵公釐出之得田五千餘畝將帥卒伍

量授以耕人均其利初軍中百需皆斂於軍公請官帑
銀五千餘兩鬻牛俱奪世家所侵屯田責成卒不在戰
者給牛種俾耕之課其餘粒以給軍費自是邊人豫悅
歲亦屢豐外報天順二年召為右叅都御史巡撫兩廣
守將不和統攝公奏梧州建帥府以征蠻將軍鎮之兩
廣各設副總兵及叅將分守要害悉從征蠻將軍節制
公私稱便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
改左叅都御史移鎮宣府公遠屯堡皆廢公議修復邊
人初不悅公力主其役不數月完七百餘所民富收
東吳名賢集卷十

得免寇掠人始歎服焉公在兩廣時丘文莊海不喜以
故李文達賤而藉公遂有謫公殺降至李公勢極南
者成化二年賢卒上欲得入入內閣勅生忠肅公慎
簡忠肅薦柯潛等洎公五年四年陞禮部侍郎五年改
吏部八年北虜入河套或請大舉搜索馳虜出河外沿
河築城堡拒東勝使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
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
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助
守便從之九年轉左公在吏部留意人才務求實行
論恒守經義朝野方冀其大用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

莊尚書公韶曰希文不相古今所惜世以為知言公博學宏才清修苦節言行相孚文學兼濟居詠垣諒事持大體不激不隨勢利紛華澹然無欲俸賜金帛屏去不視曾不問其出入宦遊過吳微服輕舟不使邦邑知之饋遺亦不受嘗暑月詣郡城公握無蓬蘇樹花揮其持一簞獻之公重違其意受之晚涼偕親故移舟盤桓山寺僧出供茗公即以簞與之家居巡撫某來謁公具盤飧唯鴨卵三菜肉各一巡撫出歎曰葉公之清一至此哉今人弗如矣既貴還鄉猶徒行嘗謁撫臣于石湖書院撫臣以所乘輿強公乘之行經東禪寺公托故下

東萊名賢記

卷下

卷下

與入寺竟徒步而歸初公投金夫人朱娶家寧盧氏耿清忠公知公謂曰典中未娶吾有二女君可娶之公謝唯唯便呼二女出俾自擇公第俛首圖促之公曰從長清惠嫁女絕俗公能以禮自防皆今世所未見閭里至今猶歌道之也

贊曰數辭言垣樹績雖鄙密勿計謨不震不喜希文不相名賢所嘆斗南一人謠非謬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吳文定公寬

公諱寬字原博長洲人也成化八年舉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為諸生時有文行負重名徐武功

嘗稱吳生館閣器張汝弼
陵東官官中宦豎不欲太近儒臣數移事間諱讀公率官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外傳欲難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親傳於外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反復朗誦冀開悟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附葬廟禮議不能決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從容揖衆臣議曰魯頌姜嫄閭官春秋考仲子之宮皆

東萊名賢記

卷下

卷下

別廟漢唐來皆然系統始有茲附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致仁宗傷痛始追尊附祭非禮不足為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中室賀解元恩公友也得疾臥旅邸京師俗待旅病者氣未終輒屏戶外公洒掃一室迎致之比恩卒止柩中堂製服履客唁者躬為答禮撫其二孤返柩於鄉當是時大夫士識與不識皆曰吳公盛德其他事或可能之如止柩製服不能為也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少壯至

老人不見其有過立朝守官毅然以正自持遇權勢榮利退避不暇

憲

孝問負天下重望壽三十年

及位尚書掌制詰衆屬望柄用忌公名高者輒沮公益冲適無少望兩為吏部侍郎皆充實錄會典通鑑纂要副總裁領誥勅內閣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整稱公文不事追琢體裁具存外若簡淡意味雋永處士沈周詩悼之略曰天子重傷麟注魯魯人私幸鳳鳴岐嗚呼此日延陵墓不愧當年有道德羅壘峰現曰世之矜持門戶者多矣任學術名文章談詩論史其所以自待者可謂厚矣而世卒莫之

東吳名賢記

卷七

十八

許者皆是也惟公於是數者不自以為名而名歸之不自以為是而人師之世卒未有異同者蓋實不足而外自飾者終不可以欺天下而實大者雖欲自揜而卒不可得若公其人乎公宦邸在崇文門內表巷中堂室幽雅槐竹娟潔灑然林丘之氣其海月菴尚存後嘗登之嘯咏焉至今都人士尚識之曰吳閣老宅也

大學士王文恪公整

公諱整字濟之吳縣震澤西山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

會試復第一時商輅三試貴楊及讀卷姬公埒已遂寔第一甲第三人公幼穎悟不凡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公盛提學御史陳公選皆奇公天下士初授翰林編脩開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陞侍講學士無日講公學問瞻博有識鑒為文春容爾雅議論決暢試士南宮專尚經術險巇奇袤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公有力焉東官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公九年兼諭德十一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三年陞吏部右侍郎會虜火歸入寇公上

東吳名賢記

卷十

十九

籌邊八事一定筭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遂薦泰紘起陝西總制又請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而脫去諛聞之陋矣其選將才亦然十六年慶長正德初元復除吏部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公遷東退薦公自代當是時八倉上遊狎中外洵洵臺諫交論不聽戶部尚書齊公之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倉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傳諭

甚厲衆相視莫敢言公對曰八人者不去亂本不除
竟不能去八奄遂分布要路劉瑾入司禮監充用事
逐韓公繼逐劉謝欲引焦芳入內閣廷議推公瑾恨公
迫公論不得已公遂與芳同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逾年加少傅改武英殿上時政四事曰講學
曰延下曰用人曰節用時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
執繫死公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可乎
瑾恨韓公不已必欲置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
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劉公大夏遂詔獄坐激變上官
罪死公曰土官未叛何名為激變或惡楊文襄於瑾

東吳名賢記

卷十

謂築邊大費瑾又欲罪之公曰楊總制高才偉略為國
修邊豈可以功為罪初瑾見公開誠與言亦強聽之焦
芳專事嬖倖而瑾胸中甚公無可奈何居常戚戚四
年夏力求去瑾每念公相忤輒發怒故中傷公公歸瑾
敗得免嘗自贊略曰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補於世自
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杜下之工
知希止足之跡而不能為應變之崇者事居閑中餘年
論薦交車嘉靖初還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跪謝
勸上講學親政辭皆根柢體要深切時弊辭多不錄太
懷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顧起公未及病卒年七十五

巡撫吳廷舉上言鑒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達雲間望
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袞卿贈太傅贈文恪
費曰其區決濟三吳之紀萬生偉人龍鵠鳳起黃扉清
息屈伸有以疏乞勤拳心精治理

太子太傅少保禮部尚書毛文簡公澄

澄字憲清崑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入方正端數有
濟務十初授修撰預修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山東
宮講讀官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織
席陵即位預修孝宗實錄瑾矯奪官仍侍讀尋以
侍講學士日講正德十二年為禮部尚書公在部持正

東吳名賢記

卷十

三

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恭默靖慎諸貴倖亦不恨
公康陵崩奉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迎

世宗於興邸以功勅廢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力
辭免總制裁修武宗實錄未幾大禮議起公守濮
議請以益王子崇仁王子後獻皇帝上不從

章慶太后至京公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
所生不得稱父母即不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

漸不喜或勸公將職者尚書霍韜再移書於公論今日
主體議非是公不從嘉靖二年三月病請致仕加太子
太傅今為吏議行至興濟卒贈少保謚文簡公心術平

受學識正狀貌抑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贊曰吳公厚德廣平持正侃侃不阿司禮之柄謙謙連時內積忠敬荷嗟異宋后先交映

吏部尚書恭靖朱公希周

公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宋睢陽兵部郎中贊之後

祖 卜葬母西山得謹齋林太守陸公績墓穴祀而築之疲勞紫衣金帶者謝曰日承護持家室願為子孫

公生自少岐嶷端雅舉動不凡七八歲時丙夜讀書夢有喧囂者習誦自如心目弗撓識者知其大器士

書 卷下 四補縣學廩生二十四舉弘治丙辰進士第一性醇樸

勢要門要請跡不一入自前樞密侍讀及侍讀學士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皆得年終或期限無有繼任

假借倖得為吏部時弊察庶官採與論黜陟惟明惟公事後上疏抱璞而歸其先墓在陽抱山乃密邇立廬結

宇闢室報以山水文自其日暇則小史進錫進立戶外觴乾復進餘酌習以為常諸其好也先是公居

京師皇考計聞自放鄉至張家灣後號行百餘里時以為難皇考諱文為名御史推按察副使官亦進矣雅不

尚產業公宦餘四十年田廬一仍先舊末有加焉可謂

棲情玄素流光先烈者矣自錢夫人下世即不嗣娶而

室亦無姬媵生平念慮貞一無細大過舉聞巧詐狂惑淫佚悖亂事輒疑然不信曰世間安得有此等事邪吾

不知之也後嘗宦滇蜀每接成都楊公慎必曰近世狀元吾所見德行淳至者惟朱公俊亦以今時大夫士年

尚尊臺而爛乎不失赤子之心者惟公及布政使顧公慶也顧公見他人所為微有可恥即面赤狀若莫能容

其與公同心者歟公嘗命其子曰吾身後倘 朝廷賜謚乞免文字以父諱文故今追謚恭靖從遺令獲

請也年八十有四而終

太常卿贈禮部侍郎恭簡魏公校

公諱校字子才崑山真義里人幼穎悟絕倫讀書一目四行下弱冠舉弘治己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時江

右余子積夏致大書江胡永清湖廣李之卿山東王經夫數公海內英傑公皆朝夕遊從上下其議論相與為

嚴師益友而終身無少懈焉繼遷員外郎郎中召為職方郎中江彬竄庶人有反謀遂移疾家居講道星溪之

上柱門不出者八年忽大有所悟似若有脫然持言語

史 92-419

文字之外者嘗自言自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人自孫提以來聲臭日增一日寒天聰明何由而得指席中批學副使其俗尚巫鬼稍廢錢淫祠遠廢所遺衣鉢歷代傳之為世大胸公取而焚裂之丁外服服闋改命督學河南上蔡有伏羲畫卦臺輟為荒墟且為淫虐所占乃畫撤佛像而一新之表曰太昊伏羲祠又中書後任三月遷大理寺少卿尋改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初以先瑞忌之遂改太常寺少卿陞本寺祭酒尋又遷分祀因讓郊祀論大略以上帝至靈正如我心人心之靈只有一個主宰天理之靈安得自二哉

代作惟趙子常屬辭有義例可尋只是將來當一部史書無聖人經世規模乃為作聖人經世一卷曰吾聞其端而已謂詩不可以美刺言猶春秋不可以褒貶論謂書乃堯舜以來羣聖學問策的確處欲以精義口授弟子傳述之謂周禮周公格王之功其建官精義人鮮能得之謂禮記頗有格言而煩雜為甚欲條列之謂學庸乃曾子子思所自著句句有精義為作大學指歸一卷中庸未就六書精蘊發揮聖人心畫成都楊公慎嘆曰吾惜心字學久矣所著書亦不下十餘種未及此書之明且與也公生平所與交遊手札洎門人語錄精采充溢飽之使人躍然興起真後學之指南也惜未終刻耳門人無慮若干人皆信守師說不銜于道而王君應龍尤知名應龍邑人也字昭明少岐嶷有出塵之思年去舉子業歸魏公之門三十餘年冥心默會蓋得魏師之髓者師終遠矣中兵變遂尚友四方而尤薦好周禮思行周公之道作周禮傳注中允吉水羅公洪先曰王君善釋經能經緯諸說連貫比義學位以今世謂其為表為範動輒舉數千言不窮周禮舊法其聖人之旨乃更覃研累千數寒暑凡為言三十萬餘其間原制度之由起究利害之攸歸因與而遂指其微即細而

并繹其大推五官離合之故雖諸家脫誤之說亦多
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其言如盤根柢枝而不可斷
鏤刻繡色理數分即今白席諸儒肆其巧言而莫能
搖其中而凌駕其上也家宰游陽胡公松以問禮問公
輔相天下之典法經制後世解者紛如多而錯誤以致
讀者承訛或因循人家國遂使後世搖手相戒絕口
不談至成冗編長物深可慨嘆近見王右所撰周禮傳
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而深淵古聖人參贊彌縫使萬物
各得其所之意殊有益於治經學經世務者宜刻以永
其傳而楚人吳璠瑞山曰右所著其土流難滯泊而猶
東吳名賢記卷下

擇地而蹈擇人而友雖饒遺常禮必酌諸義以為辭受
其高氣遠度不受羈絆其志芳其行潔故其中靈通微
悟先求聖人之心而邇斯禮之源據通理以攻羣疑依
聖經而詰衆傳蓋其法自道生言由心出君子謂禮注
自欽而而下鮮及焉王君隆慶間由泰和來歸于岷未
幾感疾率遂葬于馬鞍山前祖墓嗟乎君可以不朽矣
賢曰魏公克念超悟精敏靜以求仁仁惟立本機智清
融良知皜白王君注禮千古昭晰

萬曆二年孟秋二日 邑人金景初寫 唐尹雕
東吳名賢記卷下

序東吳名賢記後

太僕周公之謨吳名賢記也始自滇中間
以其草示楊君用脩而題之曰孟陳諸梓
公辭未核也逮致其任歸葆真之餘討厥
故實又數年而就是編以是知公尚古之
力而用心之勤也文柱不佞嘗讀昔人稱
吳之言曰家無不孝之子朝無不忠之臣
文為儒宗武為將帥豈非山川之奇發之

東吳名賢記人後序

哉而瓌璋尊碩之士相望于茲地亦重焉
迨荆吳自泰伯以來為名郡首者一口也
然所謂瓌璋尊碩之士要歸于立德與功
而已不能顯見其蘊以附于德與功之後
于是以其所歆顯見者託之乎言而昔之
表之能文詞者或跼地自廢以入于性命
之鄉彼其有託而焚而非所以示教也則
夫言之為浮也古記之矣此公謨諸名賢

德足以風錄之功足以昭錄之非此二者
不錄也文柱少也習先君子所譏崐山注
哲錄而心鄉注之既又觀楊黃二家記吳
中注哲非不斐然而注、類馬令之叙事
其致則稗官虞初談謔之資也公茲編既
廣且核諸賢重吳矣而公吳人也又有以
發潛德之光覽之靡不興已今有一二先
賢事得諸父老之睹記者轉相傳語不忍

東吳名賢記

卷序

遺之矧茲鉅編灼如國史之所不脩家乘
之所不及者哉時易矣毀其廬而徑脩然
以先正之所履也委其墟而林翳然以先
正之所跬也歌其墓而封塊然以先正之
所藏也居而熟其平生出而證之能使先
正不亡者將是在是矣雖然顯貞揚烈以詔
將來觀風者之事也公優游林下慨以無
忘老成典刑之思乎夫大道之行興賢在

朝大道之晦徵賢在野今

天子聰明御宇陶鎔天下瓌璋尊碩之士
又彬、出且用以媲古之盛則茲編也百
世之下有後公而續之者矣萬曆二年歲
在甲戌五月郡後學張文柱謹書

東吳名賢記

後序

三

東吳名賢記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周復俊撰復俊字子籲崑山人嘉靖壬辰進士
官至南京太僕寺卿是編記吳中名賢自商相巫
咸至明太常寺卿魏校凡四十七人各爲之傳贊
附傳者又十人前有自序歷舉所載諸賢而議論
之蓋畧倣華陽國志之體

國朝列卿紀一百六十五卷

(一)

〔明〕雷禮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徐鑒刻本

國朝列卿紀序

國朝設官分職在內莫重於
列卿之署二百年來名公
鉅儒所以矢謨陳力圖事

聖
策佐

國朝列卿紀

一

王

上統攬萬幾毗贊六典者不可
勝紀夷考其人有以刻厲
而永終譽有以建白而奏
膚功脩諸已奉爲典刑守
諸府存爲故事又或得失

一時是非千載音徽未往
法戒具存誠舉其遺事而
臚列之固考政者之樞機
當官者之著蔡也第金匱
之藏焚草

禁林祕不傳外而官之志錄
析在列署家之譜牒散在
四方遽未易睹卽吾學憲
章諸書網羅云備其於列
卿之業沿革創承遷代首

尾固未詳也若野史稗官
雌黃馮臆昂抑失真盡信
不如無書矣士大夫欲咨
故實以爲法戒其何繇哉
豐城司空雷公在

肅皇帝朝與海鹽鄭公同以練
習掌故著聲一代垂意典
述旣總

本朝因革用舍之大政次而
爲記又取開國以來中書

省輔臣六曹諸司以下其人與事論而列之取材於志錄稽世於譜牒日月披尋排績成集系牽繩貫比事屬詞正纂而外旁及羣

書凡有所關悉從採掇其或事無可攷亦具存其姓名名曰

國朝列卿紀於是漸鴻振鷺依日月而近星辰者履歷

犁然如與身遇煌煌哉真昭代之鉅觀也隆慶而後公謝政家居所紀第書名目以俟後之君子而公亦尋逝矣顧編摹雖究釐校

未終就中一人一事迭見則重複宜刪傳信傳疑兩存則冗蔓宜汰以至魯魚帝虎之字訛舛宜糾疊床架屋之書參伍宜備侍御

徐公公同邑人也視學南畿志先景行念此紀僅有鈔本未普流傳圖所以表章之者乃刪汰正補反復校梓行之自是雷公之盛事得侍御公而愈彰此紀所著真有揭曦曜而不刊垂琬琰以不朽者矣刻成侍御公以序委余敢僭爲論次若此余又竊因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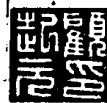
有感也

國家以官授人以人業官旣設其官必求其人旣得其人必備其官故槐棘無闕員鴛鴻無失序其制如此然而前之君子固尚有位不配德才不酬用者至今有遺論焉以方今日何如也或闔署而空之或越俎而治之上旣不專課以功

能下亦不能精求其職掌
浸淫之久恐後之視今謂
治朝無可書之績賢士大
夫有難得易失之才蓋攷
攬已事不能不有望於

當宁矣侍御公之行是紀其所
爲廟切者意固甚深遠也
豈徒爲西臺廣柱下之藏
東觀侈禁中之副云爾哉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南
京國子監祭酒右春坊右
庶子掌司經局事江寧顧
起元撰



國朝列卿紀序

粵稽唐虞建官唯百內有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用是庶政和而萬國寧然
二十二人寅亮天工未嘗

國朝列卿紀

叙

十

王世貞

無一二儉壬如共驩輩者
帝降而王夏商官倍亦克
用又周官勅制顯庸立法
詳備則有若以天地四時
馭六曹而統百符於冢宰

以趣馬攜僕隸罔正而慎

選於綴衣虎賁以百司庶

府承長伯而坐論於三公

三少倡牧阜民太和臻治

率是道已西漢官多襲秦

國朝列卿紀

序

十一

猶為近古建中以還乃以
吏事責鉉台而古意寢湮
晉陽夾馬換名易局慮無
不中外相統大小相維畫
成一代規模大都承紐解

之後者議亟脩迄觴濫之
餘者議亟舉耳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塵一洗勝
國之陋萬化內瑩諸司外
蔚若若置星列然屈指訐

國朝列卿紀
三
謨靡靡一一中程暨

成祖文皇帝祖述憲章日討官
制而訓定之必底夫盡美
盡善而後愉快嗣是

別聖以守無創二百餘年名卿

碩輔遞不絕書而董德如

出一人遵執如出一口累

累若若咸得奉法循理有

譽當官即一二舞文翫法

不旋踵而飭典是以脩之

家獻之廷罔有隕越以為

明時羞猗歟盛哉莫可及已

竊嘗思之治而隆也蓋入

與法參焉者也故有治人

無治法則俗媮而良亦情

有治法無治人則制敝而
署亦空若夫人法兩得軼
輓迨而祖周官卿各有銜
年各有表行各有實又不
得不有所以紀之矣而為
之紀者則自我邑之雷司
室始夫列卿載在竹冊彰
彰著矣烏用紀頌不繼其
人之生平恐驪珠魚目混
也不衡其人之品格恐錨

黍鎰朋酒也不曲折其人
之顛末恐鯨浪夷庫半鼓
半歇而梗概又溷也夫是
司室有憂之秩必以爵年
必以表采輯諸家記籍詳
以歷履據率直書俾列卿
各貢其所優劣而殿最之
者得寓目而指掌焉豈非
典而覈贍而有體者耶是
紀也頭憑綜核默寄激揚

旌別泚慝昭示勸懲是士

大夫之著蔡也夫主爵者

能升沉人而不能必列卿

之皆賢與不肖秉政者能

埏埴人而不能必列卿之

皆遠不肖為賢載筆者能

磨勵人而不能必賢無滄

於不肖不肖無廁於賢是

紀行而崇勛茂烈炳日星

而光徽瀆即或披褐自恣

亦判若蒼素而不得以虛

詞借其裨於

聖天子陶冶之仁蓋不少也矧

感而興者不啻世世其名

卿夫非彰往昭來之一助

於於戲我江右夙號材藪

而鄉縉之懿行尤卓若司

室者衣不重采食不重味

橐無饒資家無副婢至其

經理

大工殫精瘁美迄有成功勲

業灼然表著則是紀以司

室重而司室更有以重是

紀也爰授殺青公之海內

俾考鏡得失者有所藉云

國朝列卿紀

九

提督應安等府學校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徐鑒撰



國朝列卿紀引

我

明混一區宇設官分職初襲宋元舊制設

中書省秩正一品御史臺秩從一品與

大都督府爲三大府省設左右丞相及

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臺設左右

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其六部尚書屬

國朝列卿紀

十一

中書省秩正三品自洪武十三年革中

書省丞相等官陞六部正二品衙門各

分職掌不相混壓又改御史臺爲都察

院秩同六部并定通政司大理寺俱秩

正三品號爲九卿又定詹事府太常寺

京兆尹俱正三品光祿寺太僕寺俱從

三品鴻臚寺正四品國子監從四品翰

林院尚寶司俱正五品十五年又倣古
置殿閣大學士秩同翰林學士永樂初
年又設內閣備顧問其品秩不拘惟其
人歷宣德以後因各處事關糧儲軍務
河道等項窒礙難行又設總督巡撫等
官初部院堂上官各以才遣至景泰四
年定爲都御史其內閣并各部尚書及
左右都御史有勲德茂著者加太子三
少進三太至三孤而止蓋
昭代命官之制非漢唐宋以下可比擬而
名德老成相與摠忠殫慮建鴻鉅之業
者亦前後相炳耀雖間值懷奸挾私者
有所軒輊而體統相維終得以更化善
治需泰來之慶於無疆於此仰戴

聖祖規模宏遠綱紀丕振真與天地同其
久長也予叨祿於朝思景前修以盡職
守因查自
國初啓運至嘉靖四十五年終凡文臣歷
任中書省御史臺及殿閣部院府司寺
監各堂上官并各處總督巡撫循世系
錄爲年表俾居其官者鑒已往之得失
知所以勸懲焉庶仰副
朝廷建官之初意而於治道所係固不小
云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
雷禮撰

國朝列卿紀凡例

一是書輯自司空雷公始於洪武初年迄於嘉靖末年其總自內閣及九卿等以衙門大小爲次其分就各署以履歷先後爲次列爲年表紀爲行實年表原書嘉靖末年至隆慶及萬曆初年係其子湊瀛孫條補入行實原書於嘉靖末年尚在任者亦未入今仍其舊總俟續增

一是書原止抄本中有差訛脫落者今悉校

國朝列卿紀凡例

正入梓

一是書間有重複引入及引用無大關涉可

刪者今刪之

一是書所輯外間有它見可參互觀者不能

盡紀略採入一二其末註一增字

一是書八卷至十三卷司空存日已刻爲內

閣行實行於世今仍其卷次梓之

一年表及傳中有列姓名而無籍貫者在司

空原本則空書在王元美弁山別集及鄧

端簡吾學編等書則書不知何許人今得

查諸典故凡有可補者悉補無遺其諸書

不載無可考者姑從司空例仍空書

一列卿事蹟惟司空所輯年月次第歷歷不

差足爲諸書準則間有空闕者止末後數

卷耳今攷諸書亦不詳確除破的者一一

補入尚有一二卽查題名碑記中反多舛

錯掛漏至於他籍訛謬尤甚今一從司空

之舊

國朝列卿紀凡例

一是紀各叙中稱其有行實茂著者表爲列

傳凡內閣及部院大卿悉有之惟太常少

卿內多由樂舞生僅書到任年月而已由

甲科者有傳

國初光祿少卿二人無傳又以後光祿少卿

皆無傳南京光祿少卿年表缺者甚多細

查諸書補過二十三人亦無傳

國初鴻臚少卿無傳鴻臚寺卿年表行實多

缺尚寶司卿及少卿無傳南京尚寶少卿

年表補過二十六人無傳悉仍其舊以俟續補

國朝列卿紀

凡例

丰

國朝列卿紀輯校姓氏

纂輯

柱國少傅工部尚書雷 禮

補次

姪映

孫條

穀

曾孫文炯

校梓

國朝列卿紀

姓氏

十

王貴九十

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徐 鑒

督校

應天府儒學教授黎祖壽

句容縣儒學訓導李 進

分校

京庠張一儒

傅汝舟

劉岸先

黃應登

國朝列卿紀目錄

卷之一

中書省左右丞相年表 左右丞相行實

卷之二

中書省左右平章政事行實

卷之三

中書省左右丞年表 左右丞行實

卷之四

中書省叅知政事年表 叅知政事行實

卷之五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弘文館學士年表 學士行實

卷之六

國初侍臣四輔官年表 四輔官行實

卷之七

開國侍臣殿閣大學士年表 殿閣大學士行實

卷之八

直內閣元輔及同直輔臣年表

卷之九

內閣大學士年表 大學士行實

卷之十

內閣大學士行實

卷之十一

內閣大學士行實

卷之十二

內閣大學士行實

卷之十三

內閣大學士行實

卷之十四

國初詹事府詹事年表 國初詹事府詹事行實

卷之十五

國朝列卿紀 目錄

詹事府詹事年表 詹事府詹事行實

卷之十六

詹事府詹事行實

卷之十七

國初詹事府少詹事年表 國初詹事府少詹事行實

卷之十八

詹事府少詹事年表 詹事府少詹事行實

卷之十九

國初翰林院學士承旨并學士講讀學士直學士年表

翰林院學士講讀學士直學士行實

卷之二十

翰林院學士講讀學士年表 學士講讀學士行實

卷之二十一

兼學士兼講讀學士年表

卷之二十二

南京翰林院學士附署印行實

卷之二十三

國初吏部尚書年表 國初吏部尚書行實

卷之二十四

吏部尚書年表 吏部尚書行實

國朝列卿紀 目錄

三

卷之二十五

吏部尚書行實

卷之二十六

吏部尚書行實

卷之二十七

南京吏部尚書年表 南京吏部尚書行實

卷之二十八

國初吏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二十九

吏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三十

南京吏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三十一

國初戶部尚書年表 戶部尚書行實

卷之三十二

戶部尚書年表 戶部尚書行實

卷之三十三

戶部尚書行實

卷之三十四

南京戶部尚書年表 戶部尚書行實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四

卷之三十五

國初戶部侍郎年表 戶部侍郎行實

卷之三十六

戶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三十七

南京戶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三十八

戶部總儲尚書侍郎年表 總儲尚書侍郎行實

卷之三十九

國初禮部尚書年表 禮部尚書行實

卷之四十

禮部尚書年表 禮部尚書行實

卷之四十一

禮部尚書行實

卷之四十二

南京禮部尚書年表 禮部尚書行實

卷之四十三

國初禮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四十四

禮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卷之四十五

南京禮部侍郎年表 禮部侍郎行實

卷之四十六

國初兵部尚書年表 兵部尚書行實

卷之四十七

兵部尚書年表 兵部尚書行實

卷之四十八

兵部尚書行實

卷之四十九

南京兵部尚書年表 兵部尚書行實

卷之五十

南京兵部尚書行實

卷之五十一

國初兵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五十二

兵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五十三

南京兵部侍郎年表 兵部侍郎行實

卷之五十四

兵部提督團營後改協理戎政年表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卷之五十五

國初刑部尚書年表 刑部尚書行實

卷之五十六

刑部尚書年表 刑部尚書行實

卷之五十七

南京刑部尚書年表 刑部尚書行實

卷之五十八

國初刑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五十九

刑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六十

南京刑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六十一

國初工部尚書年表 工部尚書行實

卷之六十二

工部尚書年表 工部尚書行實

卷之六十三

南京工部尚書年表 工部尚書行實

卷之六十四

國初工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目錄

七

卷之六十五

工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六十六

南京工部左右侍郎年表 左右侍郎行實

卷之六十七

工部總督易州山廠尚書侍郎等官年表

總督易州山廠尚書侍郎等官行實

卷之六十八

北京行部尚書侍郎年表 行部尚書侍郎行實

卷之六十九

國初御史臺左右御史大夫年表 左右御史大夫行實

卷之七十

御史中丞年表 左右中丞行實

卷之七十一

國初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年表 左右都御史行實

卷之七十二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年表 左右都御史行實

卷之七十三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行實

卷之七十四

國初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年表 左右都御史行實

南京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年表 左右都御史行實

卷之七十五

國初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年表 左右副都御史行實

卷之七十六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年表 左右副都御史行實

卷之七十七

南京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年表 左右副都御史行實

卷之七十八

國初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年表 左右僉都御史行實

卷之七十九

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年表	左右僉都御史行實
卷之八十	
南京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年表	左右僉都御史行實
卷之八十一	
國初通政使司通政使年表	國初通政使行實
卷之八十二	
通政使司通政使年表	通政使行實
卷之八十三	
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年表	通政使行實
卷之八十四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國初通政使司左右通政使年表	國初左右通政使行實
卷之八十五	
通政使司左右通政使年表	左右通政使行實
卷之八十六	
通政使司提督騰黃右通政年表	提督騰黃右通政行實
卷之八十七	
國初通政使司左右叅議年表	國初通政左右叅議行實
卷之八十八	
通政使司左右叅議年表	通政司左右叅議行實
卷之八十九	

南京通政使司左右叅議年表	通政司左右叅議行實
卷之九十	
國初大理寺卿年表	國初大理寺卿行實
卷之九十一	
大理寺卿年表	大理寺卿行實
卷之九十二	
南京大理寺卿年表	大理寺卿行實
卷之九十三	
國初大理寺左右少卿年表	國初左右少卿行實
卷之九十四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大理寺左右少卿年表	大理寺左右少卿行實
卷之九十五	
南京大理寺左右少卿年表	大理寺左右少卿行實
卷之九十六	
國初大理寺左右寺丞年表	國初左右寺丞行實
卷之九十七	
大理寺左右寺丞年表	大理寺左右寺丞行實
卷之九十八	
南京大理寺左右寺丞年表	大理寺左右寺丞行實
卷之九十九	

總督南京糧儲侍郎都御史年表 總督糧儲行實

卷之一百

巡撫應天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應天行實

卷之百一

勅使淮南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淮南行實

江北巡撫侍郎都御史年表 江北巡撫行實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行實

卷之百二

總理河道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總理河道行實

國朝列卿紀

目錄

主

列大

卷之百三

勅使江西左右都侍郎等官年表 勅使江西行實

江西巡撫附鎮守巡視侍郎都御史年表

江西巡撫附鎮守巡視行實

卷之百四

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左右副僉都年表

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行實

卷之百五

勅使并巡撫浙江尚書侍郎都御史卿年表

勅使并巡撫浙江行實

卷之百六

勅使并巡撫福建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年表

勅使并巡撫福建行實

卷之百七

總督兩廣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總督兩廣行實

卷之百八

巡撫廣東侍郎都御史等官年表 巡撫廣東行實

卷之百九

巡撫廣西侍郎都御史等官年表 巡撫廣西行實

卷之百十

國朝列卿紀

目錄

主

列大

總督川湖貴州右都侍郎年表 總督川湖貴州行實

卷之百十一

勅使湖廣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湖廣行實

湖廣巡撫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湖廣行實

卷之百十二

勅使鄖陽尚書都御史年表 勅使鄖陽行實

撫治鄖陽少卿副僉都御史年表 撫治鄖陽行實

卷之百十三

勅使四川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四川行實

巡撫四川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四川行實

卷之百十四

勅使貴州侍郎年表 勅使貴州行實

巡撫貴州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貴州行實

卷之百十五

勅使雲南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雲南行實

巡撫雲南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雲南行實

卷之百十六

勅使畿輔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畿輔行實

勅使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總督勅使行實

卷之百十七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十三

同仲仁

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左右副僉都御史年表

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行實

卷之百十八

巡撫保定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保定行實

卷之百十九

巡撫遼東附勅使左右副僉都御史年表 巡撫遼東行實

卷之百二十

勅使河南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河南行實

巡撫河南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河南行實

卷之百二十一

勅使山東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山東行實

巡撫山東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山東行實

卷之百二十二

勅使山西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山西行實

巡撫山西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山西行實

卷之百二十三

勅使宣大尚書侍郎年表 勅使宣大行實

總督宣大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總督宣大行實

卷之百二十四

勅使宣府侍郎年表 勅使宣府行實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十四

同仲仁

巡撫宣府左右副僉都御史年表 巡撫宣府行實

卷之百二十五

勅使大同侍郎左右都御史年表 勅使大同行實

巡撫大同左右副僉都御史年表 巡撫大同行實

卷之百二十六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行實

卷之百二十七

勅使陝西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陝西行實

巡撫陝西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年表 巡撫陝西行實

卷之百二十八

勅使延綏侍郎通政年表 勅使延綏行實

巡撫延綏左右副僉都御史年表 巡撫延綏行實

卷之百二十九

勅使寧夏侍郎都御史年表 勅使寧夏行實

巡撫寧夏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寧夏行實

卷之百三十

勅使甘肅秦坊都御史年表 勅使甘肅行實

巡撫甘肅尚書侍郎都御史年表 巡撫甘肅行實

卷之百三十一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十五

劉汝思
二百四十

國初太常寺卿年表 國初太常寺卿行實

卷之百三十二

太常寺卿年表 太常寺卿行實

卷之百三十三

南京太常寺卿年表 太常寺卿行實

卷之百三十四

國初太常寺少卿年表 太常寺少卿行實

卷之百三十五

太常寺少卿年表 太常寺少卿行實

卷之百三十六

南京太常寺少卿年表 太常寺少卿行實

卷之百三十七

四夷館卿年表 四夷館卿行實

卷之百三十八

四夷館少卿年表 四夷館少卿行實

卷之百三十九

順天府府尹年表 順天府府尹行實

卷之百四十

順天府府丞年表 順天府府丞行實

卷之百四十一

國朝列卿紀 目錄

十六

劉汝思
二百四十一

應天府府尹年表 應天府府尹行實

卷之百四十二

應天府府丞年表 應天府府丞行實

卷之百四十三

國初光祿寺卿年表 光祿寺卿行實

卷之百四十四

光祿寺卿年表 光祿寺卿行實

卷之百四十五

南京光祿寺卿年表 光祿寺卿行實

卷之百四十六

國初光祿寺少卿年表	卷之百四十七	光祿寺少卿年表	卷之百四十八	南京光祿寺少卿年表	卷之百四十九	國初太僕寺卿年表	太僕寺卿行實	卷之百五十	太僕寺卿年表	太僕寺卿行實	卷之百五十一	南京太僕寺卿年表	太僕寺卿行實	卷之百五十二	國初太僕寺少卿年表	太僕寺少卿行實	卷之百五十三	太僕寺少卿年表	太僕寺少卿行實	卷之百五十四	南京太僕寺少卿年表	太僕寺少卿行實	卷之百五十五	國初鴻臚寺卿年表	鴻臚寺卿行實	國初鴻臚寺少卿年表
												目錄														
												十七														

卷之百五十六	鴻臚寺卿年表	鴻臚寺卿行實
卷之百五十七	南京鴻臚寺卿年表	鴻臚寺卿行實
卷之百五十八	勅使國子監行實	
國初國子監祭酒年表	國子監祭酒行實	
卷之百五十九	國子監祭酒年表	國子監祭酒行實
卷之百六十	南京國子監祭酒年表	國子監祭酒行實
卷之百六十一	國初國子監司業年表	國子監司業行實
卷之百六十二	國子監司業年表	國子監司業行實
卷之百六十三	南京國子監司業年表	國子監司業行實
卷之百六十四	尚寶司卿年表	
卷之百六十五	尚寶司少卿年表	
目錄終		

國朝列卿紀卷之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雷 禮纂輯

提督應安等府學校監察御史同邑徐 鑒校梓

中書省序

夫中書之官舊矣自漢武帝遊宴後庭命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蕭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不報成帝建始四年更以士人爲之屬少府東京省中謁者令官至魏武帝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歷文帝黃初四年改爲中書令置省掌機密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其權重矣沿晉宋梁陳凡國之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唐承隋制列中書門下

政事並由中書省而尚書惟聽受而已唐承隋制列中書門下尚書爲三省中書令與侍中尚書令唐眞宰相之位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二品入宋朝位益尊叙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我太祖於甲辰年置中書省設左右相國正一品平章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政從二品并置左右司郎中都事等官洪武元年改相國爲丞相除官仍舊至十三年監丞相胡惟庸等陰謀不軌特革中書省丞相等官分任六部仍禁後世不得輕爲更變敢有建言奏請欲復丞相者本犯處以極刑是聖祖立法垂訓獨運乾綱無偏聽專任之弊蓋高出千古遠矣使世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

枉臺諫得糾正諭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豈不萬世無弊也耶故追本沿革之由使後之人知所以世守云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二

國朝列卿紀卷之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雷 禮纂輯

提督應安等府學校監察御史同邑徐 鑒校梓

中書省左右丞相年表

李善長

直隸定遠人元末從龍吳元年拜左相國洪武元年拜左丞相加至太師封韓國公四年致仕

徐達

直隸鳳陽人元末從龍吳元年拜右相國洪武元年拜右丞相加至太師封魏國公十八年卒封中山王謚武寧

汪廣洋

直隸高郵人元末舉儒士洪武三年拜右丞相封忠勤伯四年陞左丞相六年謫廣東泰政歷左御史大夫十年復

拜右丞相十三

胡惟庸

直隸定遠人元末從龍洪武四年拜右丞相六年陞左丞相十三年伏誅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三

張一鳳

中書省左右丞相行實

李善長字

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當元政稅亂避居東山

至正辛卯盜起汝穎壬辰江淮大亂善長知天命將改思得明

聖者出而輔之相與除暴救民而未有過甲午七月

上自濠如定遠將南略滁陽善長謁於道 上以其長者禮之與

語竟日皆合 上大悅遂留幕下俾掌書記預謀議贊軍機畫

饋餉甚見親信 上嘗從容語善長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

者不可與謀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

士弗得效其能以致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汝宜

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是年七月克滁州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四

蕭奉

上駐師焉時滁陽王自泗還欲拔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涕泣

訴於 上止曰主帥之命不可違也善長終不可往久之弗復

召乃止乙未正月謀取和陽王命張天祐耿在成等以往復命

上率善長等助之既克城 上總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不

悅善長委助諸將使不為異元兵數來侵及太子亮堅樞密副

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屯兵新塘青山等處善長佐

上禦之甚嚴 上嘗出擊雞籠山寨聞知和陽有兵亟還未至和

陽三里有卒持矛至言賊來攻城善長督兵戰却之殺獲甚眾

上喜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善長曰今吾眾已數萬方艱食

以舟楫未備姑少俟俄而巢湖水將俞通海等以舟師來附

顧善長曰吾遲渡江病之糧與舟耳通海等此舉良機也
長曰此殆天意也遂於六月朔與諸將期上渡江向牛渚拔
采石乘勝取太平初上之發采石也先令善長為先鋒軍
梯即張之及入城士卒欲剽掠以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城
中肅然置太平與國翼元帥府以善長為都督府中三月
從克建康籍軍民凡五十萬上欲發兵取鎮江慮將不能
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實之法善
長懇救乃免七月善長等奉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以善長為參議時上保有江左命將四征凡供億皆善長
傳給之丁酉昆陵寧國等處皆下戊戌冬上征婺州善長留
守建康庚子夏陳友諒既僭號約張士誠侵建康上與康茂
才議速諒來茂才曰吾家有老閹嘗事諒與書令齋以往約為
內應必信來無疑以問善長善長曰吾方以來為憂何為更速
之也上曰使二虜相合吾何以先破此虜則東寇應落矣
善長曰善遂遣行友諒見關者建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曰見
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還謂曰吾即至至則呼
老康為號歸具以告善長乃易江東橋以鐵石通宵治之友諒
至見橋非木橋呼老康無應之者惶惑失措遂及於敗其將張
志雄等皆降辛丑二月始議立鹽法錢法茶法皆從之三月改
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善長兼司馬事四月陞中書省為行中

卷之一

五

事八月上親征江州壬寅取江右癸卯援安豐討廬州大賊
彭義征武昌善長皆留守建康甲辰正月率諸臣奉 上為吳
王陞右相國時猶尚在二月武昌平漢亡上表稱 賀遂議
康山忠臣以報死事有功者已春承詔歸江西軍中所掠
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稅是冬上言湖廣邊務兼議
江右湖廣魚課歲可得穀一百餘萬石以資軍餉宜歲差官以
按欺隱時淮東泰州等處次第降附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為
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善長為書招之反覆數千言曉譬利
害甚切濟得書猶豫未報丙午四月濟降上發建康往濠梁
省陵善長留守八月議發大兵伐張士誠十月建宗廟社
稷上諭善長等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
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
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
寶節儉是寶官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窮極雕巧乃以殫天
下之力歟既而新殿成皆樸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
可為監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間曰
前代官室多施繪畫于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踰於丹青乎
吳元年六月率諸臣勸上即帝位上不之許善長等力請
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
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卷之一

六

上曰我思功未報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議於後言豈得重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時刑獄太繁上謂郭長曰法有連坐之條不已重乎善長因奏自今民有犯拘獄宜從欽卹無更連坐上可其奏參議李欽冰楊希聖弄權不出執政善長劾奏上皆黜之九月大軍破姑蘇執張士誠送建康昇至中書省善長問之士誠言涉不遜善長怒罵之已而言於上欲全之士誠竟自縊死上諭平吳攻召善長於戰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七

薛平

門封宣國公降勅褒諭十月乙巳上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其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每終夜思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爲左相國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以善長爲總裁官是月議遣將取中原取福建取廣西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刊布中外賜資優渥癸丑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於庶物用光建於鴻名由

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開在晉運際當今欽惟殿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之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秉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束身而就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有金城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歸御於宸居上以答於天心下以符於人望伏冀俯從衆請早定尊號臣等爰合羣情躬身勸進對明庭而虎拜仰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恭贊兩間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上曰始吾即位不能拒勉從衆言今卿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羣臣長等復頓首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爲民殿下之卽王位天命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八

王錦

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羣下勸進亦不違其情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諫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於四友感於神明願爲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累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辛酉善長率禮官以卽位禮儀進甲子上御新宮以善長等推戴之言告於上帝皇祇以明年戊申正月四日卽位至日乙亥上祭告帝祇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親爲告文有帝賜英賢李

善長等爲臣之輔遂擬定羣雄等語禮成卽位於郊壇南善長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北面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禮畢具儀導從上率世子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爲帝后奉上玉寶玉冊祭畢上顧謂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於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蕙高愴悽若或見之善長對曰陛下誠孝感通達於幽顯遂詣社稷壇立主行祭上還御奉天殿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上受賀畢命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爲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以善長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國公辛巳命兼太子少師賜諡命國朝列卿紀

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上曰通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氏胡人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豈可取法以太子爲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官官制觀之曰朕今立東官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人動有典則夫舉用賢本立國之本崇德上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本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前善長等兼東官詹事等官仍諭以兼官之意及輔成之道二月善長率禮官進郊社宗廟議先是上賜勅曰自昔聖帝明王之

於祭祀以交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

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時大將軍徐達方伐中原上復遣都督康茂才率兵參同進取命善長祭告江河漢濟之神然後師行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五月上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善長留守京師軍國重事皆決焉八月車駕還京師善長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官制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各有定品以分理庶務至爲要職十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司朝賀東官儀二年正月奉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祭禮定翰林院官制二月丙寅詔修元史命善長爲監修乙亥奉詔立皇陵碑四月奉詔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八月定大祀受誓戒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及守禦有功諸將三年正月議出師征沙漠二月議定朝臣服色悉准所授散官四月定官民書札儀式禁革民間名字有犯先聖先賢大國君臣秦漢晉唐宋國號等字者議置司農司初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善長議置是司開治所於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二員從之五月奉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

物故無子孫承襲

及妻無俾失所六月奏禁淫祀凡

民庶祭先祖歲除祀

想春秋祈上穀之神有災患禱於

先祖若鄉屬邑屬

則里社郡縣自舉之其間道建齋設醮

不許奏章上表投拜

可詞亦不許塑諸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

尊教白雲巫覡持

何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

不興民無惑志

詔從之又議定文武官朝服之制七月元史

及大明集禮書成

賜文綺及鼠集禮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

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項爲之綱其目則吉禮十四曰祭

天地宗廟社稷日月先農太歲風雲雷雨師歡鉞海濱山

川天下城隍三孔子旗纛馬祖先牧馬步馬社祭厲祀典神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石金

祇嘉禮五曰朝會前拜冠禮婚禮鄉飲酒禮賓禮二朝貢遣使

軍禮三親征遣將大將凶禮二吊喪喪儀樂律三鍾律雅樂俗

樂其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凡陞降儀節制度名數纖

悉具備通十五卷授徐一夔董彝周子諒以官惟梁寅劉宇等

賜帛有差是秋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

左丞相楊憲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放肆爲奸

命羣臣按治之憲伏誅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等平虜師還

明日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大封功臣

上御奉天殿召諸

將諭之曰朕自起兵以來爾等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夷戰

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報以爵賞凡今爵賞次第

皆朕所自定至公而

恕如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

久給足軍食其功甚

乃授開國輔運推誠

書左丞相封韓國公

曰朕聞古之帝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

於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萊提三尺劍率衆數千居羣雄

肘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於是

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况朝

繁治和輯軍民無有怨謫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其

人求必盡知也昔者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

比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

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

之典禮茲與爾贊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勲於戲慎終始始以仁義忠孝訓及嗣人必圖後

輔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愛豈不偉歟仍賜文綺及帛一百

匹賜封公

善長其首也是冬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

官官罷善長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

臣與官寮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坐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

若江充之事可謂明矣。今立此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上曰：凱言為戒，當致誠因諫。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檢點。心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心，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齊整，心志對越神明。善長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四年正月，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地若干頃，守墳人百五十戶，餉戶一千五百戶。仍詔董建臨濠官殿，既數月，上念其久遠，外遣使以米酒往若往勞之。七年，上謂善長曰：濠州昔年兵革之後，人少田荒，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取起數十萬，散居濠州鄉村，給與牛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乎？江南民十有四萬，請添命官監開墾田畝，以善長總之。八年秋，聞南安侯監事弗勤，勅諭善長謂為開國老成，付以督責之任。善長督田及董役留鳳陽者數年，十一年定祿制，其子駙馬都尉祺每歲給六百石。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謀逆事覺，解連善長。惟庸既伏誅，羣臣請併罪善長。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善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戶二十家，皆京民。上從之。既而詔曰：以京衛軍士充公侯儀仗。

仍給善長二十戶。五月，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善長理臺事。九月壬子，長率羣臣表請今年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詔不許。曰：善長等又以天下太平，上復春秋高，因請稱賀。上不違羣情，手詔答許之。十四年，議遣將征漠北，征雲南。十六年三月，上表賀平雲南，是月奉詔定嫡姪封贈。例頒示中外，復議定文武封贈。歷叙之例，封贈之例，十廢叙之例，五皆從之。十七年十月，河南水稼稽蕩盡，命祺往同有司驗民戶口，預為賑卹。賜勅遣行二十三年春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猶前善長未幾有以黨類為言者，詔勿問。御史復劾今按得惟庸所遣封續往來沙漠私書，有善長手跡。大逆不道，不報言之不已。上不得已，下其從子佑伸獄。會善長家奴盧仲議發其事。上曰：太師果有是耶？廷臣訊責得其實，詩誅。上弗究，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上疑之。是年五月十日，羣臣復請正法。上曰：法如是為之奈何？善長大慚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矣。乃撫遺歸。善長遂自縊。卒年七十七。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疏諫其寬。上命以禮葬之。吾學編曰：善長卒之明年，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當貴無復加矣。藉令

自圖不軌猶未可知。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金之富此其必不倍。倍萬一之富此善長。胡惟庸則猶子親耳。陛下則親于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者。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懷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死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五

鄭名

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徐達字

直隸鳳陽府鳳陽縣永豐鄉人元至正癸巳天下

大亂我

太祖集義旅達來麾下年二十有一初授鎮撫周旋

二年

上視其動靜語默悉起疑於是拔諸將上凡有微征

皆以代行乙未以躬脫

上於危難已而從渡江下采石定太

平

命為將東取溧水溧陽擒陳也先於太平城下丙申二月

破蠻子海牙舟師三月從征入建康

命為大將浮江東下取

京口

一日克其城授鎮江翼元帥府總軍大元帥未幾轉江南

等處行樞密院同僉

將數萬人攻圍毘陵張士誠遣其弟九六

盛兵來援迎擊破之擒九六既而厄於牛塘與常遇春夾擊敵

衆擒其將張德復圍毘陵敵食少戰不支丁酉二月遂克之

金院繼克寧國宣城亦附八月取馬駝沙戊戌十月克宜興十

一月上親征婺州守建康已亥四月池州捷聞陞奉國上

將軍同知樞密院六月上自浙還遣西征皖城既旋自無為

登陸至浮山裴擊敗趙普勝部將胡總管因克潛山庚子五月

陳友諒寇池州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張士誠兵寇

宜興城陷率師復之獲其衆三千餘皆戰死辛丑三月拜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八月上下令諸將暴友諒弒主竊號侵

我太平阻我名將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

減不已爾等其勵士卒以從達口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焉有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六

鄭名

不克及攻江州陳友諒棄城走武昌乃屯兵漢陽之夏口以遏

之回守江州尋召歸次中途令復守江州比至陳兵已入達遣

兵與戰陳兵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千而下豫章命征

武昌豫章內變旋師討平之癸卯三月張士誠北寇壽春從

上往援為前部張兵敗北轉攻廬州將下屬友諒大率兵寇豫章

遂罷圍歸整舟師從上討之七月師次彭澤友諒逆戰達身

先諸將敗敵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命還守建康自是諸將效

勇竟殲友諒由達作其氣也甲辰正月陞左相國二月武昌平

遂取廬州江陵常德夷陵衡州等處乙巳十月取淮東泰州丙

午三月克高郵四月克淮陰安豐八月總甲兵二十萬東取吳

越鑿戰於湖州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蓋赴京師
十一月師抵姑蘇營於封門分遣別將於墓旁開諸門又築長
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築臺三座名曰敵樓下瞰城中
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礮陽燄着物無不糜碎賊風着人
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丁未二月遣人自軍中請事上勞之曰
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王以爲輔佐成周伐異虜揚奮興
炎漢仗義舉義舉所以克集大勳肇隆祚者也將軍自昔
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
消弭羣惡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
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何所請事多可便宜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田文 十七
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家邦之福然將
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時姑蘇
城堅難猝破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
水天祐遣爲偵邏卒獲茂送達釋而勞之待以心腹於是累遣
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遺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
困乏乃親督兵攻破之九月縛士誠送建康待兵二十萬論
攻召見於戟門封信國公賜資優厚降勅褒諭十月命爲征
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取中原上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
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
持重而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達專

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十一月克沂州降王宮
取益都克東郡縣相繼款附十二月下濟南所過輯兵守禦規
畫足食兵不民擾洪武元年正月上卽帝位加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誥曰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能臣仗斧鉞而
成顯攻秉鈞衡而居右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乎在朝廷誕
宣綸綽達剛姿英傑遠量雄深巖巖山嶽之重矯矯虎狼之猛
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
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四塞而推恩撫民按堵
牙旗指顧淮海澄清雷電鏗轟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
有征則總水陸之兵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
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疊奏蘇湖之捷
俘其臣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尊尊崇相府仍加開國之褒
功名特列諸侯之上用頒寵數尚克欽承二月克樂安三月引
兵上黃河汴梁守將李景昌遁父老壺漿以迎四月下洛陽長
驅峭直抵潼關守者拒戰命馮勝拔之五月車駕幸汴梁
詣行在謁見七月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趙州由臨清上德州
取長蘆至直沽獲其海舟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副將常遇春都
督張興祖各率舟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

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走克河西務通州元主及其后妃太子
北走八月庚子進取元都至齊化門命將填壕登城而入遂登
齊化門樓執其監國示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
相慶童平章迭木兒必失和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
滿川等戮之并獲宜鎮南威順諸王于六人及玉印二玉璽一
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官殿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令
其官侍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人謂曹
彬下江南仙顏入臨安不足過也既而順德守將吉右丞相胡
恭政等皆自西山來降復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恭政等乃
遣使赴京獻捷上大嘉賞是月永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

終猗氏平陽等處皆平二年取鹿臺河中關中進克鳳翔合
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
洮欲先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
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得之其人足
以備戰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威之思齊不西走胡
即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克隴州
秦州至鞏昌降其平章梁子中總帥注靈真保乃遣右副將軍
馮宗異征臨洮李思齊果不戰出降獻銀印等物張良臣聞而
懼亦以慶陽降達征平涼良臣復叛達怒趣至澤州諸將咸以
師會達命顧時陳德傳友德俞通源率精騎抄其出入之路以
絕其聲援復令馮宗異湯和等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開城恣
人馬馳騁城下達麾兵擊敗之久之良臣志不得逞戰復不利
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平章姚暉
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
陝西悉平十二月上大賞定中原諸將以達克敵制勝振揚
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軍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
三年復總兵征沙漠太破王保保軍於定西遣將取興元復西
平土養征哨極於西北始還冬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
公叅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賜誥命鐵券其文曰朕開自古帝王

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創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莫能
統率而成大攻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有中原
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
功者乎爾達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清江漢淮楚電
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連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
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大今天
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
承朕本疎恩特導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等若謀逆不宥
其餘若犯死罪免爾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高而不危
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
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仍賜文綺及幣一百疋四年賜
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復
賜第京師表其里曰大功坊五年北征還命沿邊轉守歲鎮於
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生養休息海內無虞十七年召還至冬
疾作上遣使馳召名醫視之及禱於神祇弗瘳明年二月二
十七日薨年五十四上慟悼罷朝親為文祭之近封中山王
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
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陳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
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
其命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

王

王

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
耳但著其勲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
勲也遂親製神道碑既備其功又稱其平昔言辭處精當提
兵之時今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無虐凡
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官
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復命
配享太廟勲像祭於功臣廟位皆第一
弁州外史曰大將軍廉靖仁武沉幾策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
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
女侑配英主兩都二公光表后裔龍冠羣辟夫豈幸哉
汪廣洋字朝宗直隸揚州府高郵州人少從余問學通詩書游
寓太平乙未歲上渡江首召儒士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
下從下太平權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
酉除照磨兼知諸全州事己亥置正軍都練司拜都練官辛丑
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
騎衛指揮司事會常遇春鄧愈會兵圍贛州命廣洋諭遇春曰
天瑞困處孤城猶籠會牢獻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
當要保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降者勸
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此可為法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
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於是遇春乃浚濠立柵困之

王

王

天瑞懼乃降遂命守之五月 上御白虎殿與廣洋論真宗崩
曰初用李沆日聞災異厥後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臣曲
意迎合圖媚悅論元祐則曰君臣朴厚政事簡略然昧於先
王之道吳元年陞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洪武元年夏置山東行
省欲得廉明持重者安輯之以廣洋少健可以經理諸務調任
山東至卽撫納新附民咸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二年
復調陝西參政是年 上欲相楊憲中丞劉基直言憲有相才
無相器不可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器局褊淺觀其人可知
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拜左丞相時楊
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爲右丞廣洋至憲惡其位軋已每事
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
以爲嫌欲逐去之族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爲
不孝 上初未之知因以劾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
炳奏遷之海南 上覺憲奸乃召廣洋還憲坐是誅冬十一月
進封廣洋忠勤伯詔曰朕觀往古俊傑大能識真主於草昧之
初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成功業可謂賢智者也漢之張子房諸
葛亮獨能當之朕提師渡江入姑孰中書右丞汪廣洋同諸儒
來謁就職從征剿繁治劇屢獻忠謀驅馳多難先見之哲可方
古人今天下已定爾應爵封特加開國靖運守正文臣資善
大夫護軍忠勤伯食祿三百六十石於平爾尚益堅初志克茂

忠貞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
拜廣洋爲右丞相又頒詔曰朕聞自周至今凡有天下創業之
君其間能保全功臣使得安養而自老者惟漢之光武後世稱
之朕今天下已定有功臣文武各受爵封雖有遐荒之夷必欲征
進不煩上將之勞况大將軍收戈解甲於武備之庫息馬家庭
從善樂遊功名兩全古何過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事朕以來
朝貢而至暮戍而歸今十八年勤勞多矣朕見其年高驅馳侍
立心懷不忍五載於茲近因其上表告以致政朕已許之使遂
其志亦功名兩全漢之何參奚過於此乎中書出納百司庶務
不可一時缺人今命中書右丞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參知政
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總理軍國重事於戲任賢使能乃前王
之明哲除讓去佞亦歷代之英君朕雖不敏必須施爲而後見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七月 上謂廣洋曰觀前代人君多喜諂
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作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重戒朕
聞於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
懼厥後澶淵盟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臣曲意迎合苟
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之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
事惟在於誠况於天下國家而可僞爲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
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時報奏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
天勤民莫大於此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

謨訓也臣謹奉 詔宣五年九月 聖壽節廣濟率百官請行
慶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
王顯道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書林院賀
王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蓋龜玳瑁 詔中書論其王繼今 聖
壽節千秋俱免慶賀禮自是如歲 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
朝賀但廣洋在相位畏懦迂狃於用仲寬聖相略不留心以致
公務廢格 上察其狀於六年三月黜為嶺南行省參政七年
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加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知軍國事 上遇之特厚有疾在告 賜勅勞問然頗耽酒色
荒於政事以故多稽遲又與胡惟庸同在位惟庸所為不法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五十五
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勅以洗心補過
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
引見 上以其遲遲遣人下勅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
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
問廣洋廣洋對曰無是事 上頗問基方病丞相胡惟庸換
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坐視廢興遂
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
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無所諫朕以相從之久未忍督過及居
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疾病皆不能知問命爾
出使有所相視還而噤無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意況數十年

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為選
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為之諱前與相意同在中書意謀不
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
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示爾
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廣洋善篆隸大書尤
工為歌詩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默無所可否由是以庸
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知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於
覆敗云
胡惟庸字 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太師李善長弟婿也歲
乙未事 上為元帥府奏差轉宣使丁酉授宣縣主簿陞知縣
甲辰遷吉安府通判丙午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元年入為
太常寺少卿二年陞為卿三年拜中書省參政初 上欲相楊
憲汪廣洋問於誠意伯劉基皆對不可 上曰胡惟庸何如劉
基對曰此小將將傾軋而敗矣 上曰吾之相無以愈於先
生者基曰臣非不知但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
太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
其可也會四年太師李善長致仕命汪廣洋為右丞相拜惟庸
左丞詔告天下初劉基屢乞歸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鄉
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毒括有淡洋斥而不肉蒙酋數輩即為
之場竄私養海販利聚為大盜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

司其地而籍其酋爲薩下令于尚質理上之 上納其奏遣理
歸將見施行惟庸聞之怒謂中外章奏悉由中書劉維翰舊
官已休閑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 宸覽言
於 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曾
知之相結爲奸通於惟庸走闕下言劉基善相地以此土踞山
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攘爲已存則將
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可爲巡司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
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爲手書諭劉歷言古之君子保身
之福作辟之禍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攻姑奪其
祿而存其節先是劉雖閒居猶給祿劉得書即請闕謝 恩訖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張十

遂居京師不敢歸六年汪廣洋貶廣東命惟庸爲右丞相掌中
書省事詔曰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身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
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來庭皆由德政所致
非昏君邪臣所可及也朕平定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
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懦迂拙於其仲寬理枉略不節
心以致公務失數乃黜爲嶺南廣省參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
今中書久缺丞相御史臺缺大夫稽古揆今誠爲曠典特命中
書左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御史大夫且惟庸
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省臺協誠匡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
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與

畏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爲先以勤爲後各盡乃心以臻於治
欽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月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
孔子惟庸與中丞劉基恭政馮冕不陪祭而收昨 上聞之曰
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學者何以教既不與祭而享其
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禮道者不足責 命停惟庸等俸各
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一月自是不與祭不頒胙初劉基因惟
庸專相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
生何遂憂憤而薨疾愈增惟庸既總政以 上信任之重也專
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
取視之如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懋爲巡檢營其家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一

張十

事出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官諛佞多附之遺金
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嘗從容言於
上惟庸忌之達有闕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已賜冀得其力以圖
逆爲福壽所發又知劉基嘗爲 上言其奸恣不可用由是恨
基甚及基病詔惟庸探醫往以毒藥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
上以基病久不瘳及基死惟庸益無所懼與太師李善長等相結
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貪賄弄權無所畏忌諛者言其祖宗三
世塚上皆有火光夜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
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
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民苦甚矣使皆効爾所爲民雖盡焉

子女買馬走避不能給也責補役於代縣平涼侯爵劉晉命往
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使往西北招降達
達又無功上亦責之一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賄誘之二十八
烈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發營過惟庸
家飲酒屏去左右因言若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一
人從之與御史大夫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
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
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惟庸令李存義陰說善長同起事善長驚惶曰爾言何怪耶若
爾九族皆滅李存義懼而往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
動後餘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
為王善長雖有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伴驚不許然心頗以為
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
後計乃歎息起曰善老矣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因過善
長善長延入惟庸西而坐善長東而坐屏左右致語良久人不
得聞但見領首而已惟庸忻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
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舊臣封續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
皆未發會惟庸于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轡中傷死焉惟庸
即殺是輓轡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

不許惟庸懼乃與善長及御史中丞涂節御史大夫陳寧等
不軌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文武之從已者上一日與善長
等舉措有異怪之涂節恐事覺乃上變告時商鼎謫降為中書
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
羣臣雜問惟庸辭窮不能隱遂吐實戊戌羣臣奏惟庸等罪狀
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
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以戒人臣之知死者乃并誅餘黨皆
連坐頒詔天下革中書省分為六部以發其奸詔曰朕膺
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
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都督府御史臺六部
外列都指揮使承宣布政使司指揮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
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紀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
書使刑賞務賞不期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
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典以致丞相胡惟庸
結構羣小賁緣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執法以誣賢因發覺人
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廢都府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
歸庶不紊煩前後以胡黨殺者凡數百人
野記云洪武十一年戊午元旦朝文武已集鳴殿上金鐘始數
扣忽斷為二上怒甚欲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
又云已未丞相胡惟庸并中生石筍日夜漸長出水有礙取汲

使人取之爭旁復出三枝次年及禍

國琛集云太監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遇胡惟庸第朝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鑒與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衝躍勒馬啣言壯氣方勃屹舌駛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蹕左右搥亂下雲垂斃右管將折犯齋擗賊臣第太祖乃悟登城眺觀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樓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悼奇賜贈葬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之西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

國朝列卿紀卷之二

中書省平章政事年表

常遇春 直隸懷遠人元末從龍吳元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洪武元年封鄂國公兼太子少保二年卒封開平王諡忠武

俞通海 直隸巢縣人元末歸附吳元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洪武元年封越國公諡忠烈

湯和 直隸鳳陽人元末從龍吳元年拜任壽改御史大夫

廖永忠 直隸巢縣人元末歸附吳元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洪武三年封德慶侯後卒於蜀

胡美 湖廣沔陽人元末歸附吳元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洪武三年封豫章侯後卒於家

李伯昇 直隸泰州人元末歸附吳元年拜平章軍國重事三年食祿不署事後卒於第

李思齊 河南羅山人洪武元年歸附三年拜平章政事食祿不署事後卒於第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 陳忠宣

中書省平章政事行實

常遇春字

直隸鳳陽府懷遠縣人世爲農賦性剛直

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年二十有三爲羣

雄劉聚所得聚觀遇春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每出戰

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遇春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佐

乙未間太祖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

爲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絕糧故就食耳爾自有

主我安得而留遇春請之再三至涕泣上曰爾姑從吾渡江

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朔上先抵采石磯元兵

陣於磯上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猝難登岸遇春乘快舫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二

周德

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遇春即指舟楫先登衆皆披靡遂

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

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璽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而

北不通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

致命遇春統兵攻之遇春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

之合及戰則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

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徐達克鎮江夏四

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新軍叛去璽僞

吳張士誠合徐達被圍於牛塘遇春與諸將力戰大敗之擒張

士誠吳將張士德冬十一月陞統軍大元帥丁酉三月遂克常

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達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駝浚冬

十一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

帥冬十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

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

院十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達攻安慶

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

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果來攻城伏兵四

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共謀擊敗之而上

整舟師襲友諒留遇春守京師軍民無敢譴辛丑春三月拜江

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一

商祐

灣冬十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

命遇春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修安慶城羅友賢構

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欽震動令遇春往攻之癸卯

春正月擒斬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

豐遇春從上擊之將戰遇春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

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達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

諒攻南昌遇春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

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遇春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

不一當日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烈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

將張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

其去遇春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遇春應之諸將迴流而止舟於湖口
湖口者旬有五曰友諒食之出江求戰遇春遣火舟火復寒之
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酣戰自辰至未和解上聞乘舟及
遇春舟膠於沙遇春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勝於
是友諒中流失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
武昌冬十月遇春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卿壁出
降荆湖之地風聲所至皆附陸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達
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
攻熊天瑞於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案南雄韶州上
國朝列卿紀

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遇春擒之直趨湖州之昆山與
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僉
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統
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
士誠知事急出親軍兵拒圍遇春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
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復擊敗烏鎮堡寨冬十月舊館降
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聞之益急士
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
誠來獻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
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同徐達奉命北征戊申
春正月上即帝位改元洪武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兼太
子少保與達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河南敵
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迎戰遇春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
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
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梁謀取燕都
秋七月達與遇春渡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
克元君北奔九月下保定中山十月取真定十二月師次太原
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曰我驍
集而步卒和至何以能戰莫若遣驍卒其衆可亂衆亂
主將可縛也達如遇春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

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追擒之河東又西入秦張良
道李思齊迎降奉先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
侵通州有旨命遇春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擄永平進遵化
度鹿兒嶺獲江文靖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
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
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金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是
年七月七日也年四十一計開上為之震悼龍輿在庭之臣莫
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曰忠武
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親製文船往祭之日自胡元季世
天下大亂生民塗炭未知所止朕奮起臨邊駐師和陽乙未之
春爾來依我同渡大江先拔采石即取太平建江東之地次第
皆定自是以來汗馬未乾甲冑未解南破二衛西圍金斗遂與
偽漢鏖戰鄱湖九江之上射死僞主陳友諒攻其武昌降其子
湖湘悉平南取贛城撫南雄南安北定襄陽旋師淮東自泰至
徐盡有其地東平浙右破姑蘇執吳王以歸長淮東西大江南
北功甚著焉丁未之冬俾爾副大將軍北征中原首下齊魯院
取河洛旋定幽趙晉冀長驅入關撫定秦隴戰勝攻取吳當其
鋒近因北平有警乃與偏將軍又復北向轉戰永平大寧至於
開平悉皆抵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

全有中國爾功懋焉雖古名將未有過之者天下克下朕方將
定功行賞共享太平少副報功之意何其未遂遠爾云云易謂
柳河之川失我長城之將喪今南還哀痛切心與誰言哉將軍
在時朕實所倚將軍既往將誰與謀不過臨風興慨想其音容
耳靈輻之至朕親臨奠思爾之情言豈能盡祭畢慟哭而還
命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墓建祠既葬上念其功不置且曰
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
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七八豈可無述以示
永久乃召儒臣撰為神道碑文配享太廟肖像祭於功臣廟
位也第一生榮死哀可謂至矣遇春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
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能運籌
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
施之各得其宜其在上前或時有直諫無不嘉納嗚呼此豈
非開國之殊勲哉長子茂洪武三年以父蔭封鄭國公賜諸券
次丹封開國公次森皆上所賜名長女許為皇太子妃
宋太史曰昔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葉劉武
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為多於是生有鄂國之
封歿有忠武之諡今遇春之攻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遇
春者封諡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
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于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

俞州外史曰封鄂而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

三

俞通海字碧泉其先濠州浦塘文賢鄉人父廷玉以至元戊寅
遷巢縣業農至正壬辰天下兵亂汝穎盜起有金花小姐者以
妖術惑眾江淮人多應之通海父子從其部屬李善勝為軍中
午金花小姐事敗泊舟巢湖與妖黨左君弼有隙戰不勝遭其
囚乙未間太祖開闢和陽稟命於父遣使問道來曰通海父
子與諸將率舟師來歸強敵阻道未遂誠款乞發兵為援上
大悅謂幕官李善長曰吾率步騎駐和陽通江東今士馬之糧
即欲渡江之舟楫通海父子以舟師全附良應我機是年五月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

八

俞通海

親率兵至桐城聞已脫敵險然未入江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
塞馬腸河以諸兵受阻屯黃墩將號雙刀趙者陰畜異志通海
父子與諸將軍廖永安桑世傑張德勝華高咸傾心以附密露
趙機上謀脫身歸聲言和陽取舟載兵同攻蠻子海牙實欲
以兵勢挾之遂得歸乃集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其兵
攻蠻子海牙敵船高大我舟與戰小勝通海與永安德勝操舟
如神勇不可犯猶未得入江值大雨連日水勢滔天諸將乃得
縱舟從上直趨和陽既至通海即於裕谿河攻中丞水寨獲
孫二等船二艘賊眾潰散繼攻鱗魚洲鐵長官水寨及新沙
寨大獲入馬而還授萬戶六月朔上大率舟師渡江明日克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

九

俞通海

采石乘勝徑取太平皆如通海謀擢管軍總管遂率水寨大軍
攻取邊湖水慢八月攻行廊山涇縣克小花圩寨溧陽九月克
銀渚東壩及固城湖民寨復取太平河三汊口與蠻子海牙戰
克獲一船十月於灌渡橋河口獲快船擒賊帥屠子花等二十
餘人時蠻子海牙悉驅戰艦結寨采石元帥陳也先子兆先合
淮兵數十萬屯管方山相為犄角窺伺太平丙申正月通海攻
采石寨二月復從上擊之以舟師進矢石如雨仍令軍士縱
火焚其軍艦遂大破之獲首目王興祖雷福舒壽等船俘其兵
眾蠻子海牙僅數舟遁三月從平陳兆先營獲賊首宋永福等
軍馬甚眾是月十日克臺城功石諸將遂領兵歷沙港焦門克
阿魯者林苗軍水寨獲船及首目二十餘人十七日逼
鎮江城西滅牌灣寨盡掠戰艦遂拔鎮江十八日撫定藤料沙
竺家等寨追康元帥至第二港降之置秦淮翼元帥府以通海
為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三月常州平以功陞行樞
密院判官宿帳衛下尋克江陰州宜興劉家河四月克宣城寧
國長鎗諸軍復與樞判趙誠等乘勢趨水陽下之五月克太浦
口遂以舟師入太湖馬跡山衝突賊舫軍聲雄震敵騎風靡降
張士誠守帥王貴鈿津盡獲其眾經東洞庭山賊舟施以偽左
丞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西退通海曰不可我欲退則情
見彼益集其眾遂諸險以擊之我何以當不如與之戰於是身

先士卒矢石左右交下通海不爲動徐令從者披已甲立船上督戰賊以通海不敢進遇珍戰不利乃去克吳江與張冠遇敵血戰中矢近右目傷劇矢鏃不出右目失明鼻且鼻致上軫念親爲祈禱戊戌正月同樞密院永安討江陰石牌海寇盡獲偽官朱州判等船回奉馬駛沙以其帥樂瑞歸四月攻雙刀港復取黃橋通州十月克太湖宜興等處戰敗張冠水寨獲風快船三艘銃手四十餘人時雙刀港據據陽已亥四月擊其柵江管通海先俘趙牛兒等船士衆更乘勝追殺賊大敗棄舟岸走獲巨艦蒙衝數百艘進復池州擒偽帥洪鈞等先是池州爲雙刀所陷至是復之上時親征浙東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一

陞僉樞密院事七月攻安慶獲黃旗斗船十月與趙賊戰敗之獲其帥孫四海船庚子閏五月陳友諒重兵犯龍江上命通海同諸將擊之走通海追戰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獲偽帥喻國興李智高等樓船數艘及甘張方王陳五帥海角俘賊人八十餘人追至采石復與賊臂中流矢回賞銀袍錦段辛丑陞樞密院同知上謂友諒殺主盜國又開兵費擾我邊疆親討其罪八月大會騎步水軍船艦連屬通海率其部以從遂克銅陵操同安又擄九江僞都運破新州黃州等郡友諒遁入武昌以勲賞彩段六十疋壬寅四月取武昌與敵戰於黃鶴樓間祝宗叛南昌回軍擊之復其城上喜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之

一覽況其地實楚之重鎮乎癸卯三月張士誠兵圍劉福通於安豐從上援之大戰其衆回攻廬州時友諒憤國威財力率所有兵數十萬空國而來圍南昌期必拔七月丙戌上大發兵師通海等討之至則友諒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通海等進兵薄戰徐達身先諸將擊敗前軍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常遇春射中定邊舟始退通海復來援與廖永安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已丑復與友諒戰自辰至酉奮擊敵不能當殺死者無算復以七舟載葦蓐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一

湖水盡赤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平章陳普略等皆死軍士溺者萬餘人賊鋒盡挫明日通海等復以六舟深入鏖戰敵聯大艦擁蔽悉燃及以死拒我師既而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已陷沒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通海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明日賊移舟欲遁我師先至壘子口及左濠橫截湖面阻其歸路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於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賊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賊計窘繞江下流欲由禁江口遁回通海等退軍追擊之友諒中

流矢貫睛及顙而石通海俘其御舟其平章姚天祥蕭壽興
陳榮等悉以樓船將校軍馬降附張定邊以小舟載友諒子門
理奔武昌九月上還建康諭功行賞賜通海田及金帛甲辰
二月攻武昌陳理出降三月陞中書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港
進迫通州戰勝獲偽院判朱璣元帥陳勝千戶葛吉戰船十二
艘四月廬州平元將樓兒張歸附收元肅政廉訪司立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命通海往攝省事守禦廬州時兵戈後民心未
寧通海綏定以慰復業者衆郊野間稱通海者舉手加額慕
如慈父修築城郡週迴凡四千七百餘丈惟西北濠經來龍岡
石灘淺淺而易過通海募人疏鑿通二丈五尺由是壘浚壟深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一

備禦嚴矣丙午四月從取濠州五月平安豐攻鎮陽九州征湖
西克湖州拔舊館烏鎮堡寨十一月太倉民獻羊酒香貨迎降
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偽帥陳
仁等乘大艘百餘已避入海聞通海仁等復回鄉里稽首麾下
願爲編氓者凡數千人番舶商帆由是皆還至崑山崇明嘉定
松江聞風亦降吳元年三月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相國檄通
海於滅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以四
月九日歸自軍中上幸其弟見其病革顧曰平章知予來問
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去明日薨年三十八車駕復臨
哭之慟從官衛士莫能仰視是月望葬金陵城南聚寶山上

親爲文奠於墓又哭之慟贈光祿大夫追封豫國公洪武元
年冬命築壇於京師祭之二年正月配享太廟六月祭於
功臣廟三年大封功臣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
上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改封魏國公六年三月謚忠烈通海
當世運草昧羣雄競起能識太祖爲真主委身來歸用其智
勇佐成大業名載元勳功垂國史可謂豪傑之士而又沉幾簡
重出言合宜勞不矜能和不踰節取軍以嚴而政不苛恤民以
惠而勢不撓非獨戎略精強匹休古名將用於朝廷亦輔弼
之良也顧年不滿其所施惜哉父廷玉征安慶沒於陣贈河間
郡公妻於氏封豫國公夫人弟通源通淵俱有功封侯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一

湯和字鼎臣直隸鳳陽府濠州東湖里人幼喪二親卓越有奇
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七尺偏儻饒智
略元至正間豪傑竄起兵據郡縣和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歲
壬辰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十餘人仗劍從王以
和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濠
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太祖處王甥館和
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紅山寨得兵八百陞掌萬夫復攻滁州
降其首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乙未正月上
自將取和州諸將多王舊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和以所領
兵聽命甚謹上心嘉焉會元兵陳也先復攻和州和與將士

擊走之六月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和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達寧河王邵愈率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和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上定建業三月和偕徐達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偕達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寇常州和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千匹賊勢為之少阻上賓同徐達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於錫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遂其別將吳瑄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四

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和率部將吳復與會常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僞丞相周安等籍士馬歸於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上命與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於舊館降僞將呂珍等得兵六萬人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縛士誠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降榮祿大夫賜諡曰虎臣翊戴久弘勘定之勲烏府登庸爰任肅清之露出捍戎機於閭外入振風紀於朝端位並鈞衡職兼將相時咨實當倚任倂深前中書平章政事湯和才氣老蒼天資重厚動合輜鈴之法

練成節制之師麾精騎於滁和渡義旗於姑孰金陵地關明開日月之衝鐵甕城環險據江山之境爰登樞府廷下昆陵守津要於邊疆措黎民於衽席出迎敵陣奪姑蘇之船千艘保障東郊靖陽羨之區十載任於左轄陞以平章直道不阿維威愈奮克永新而勦其餘孽指姑蘇而滅其僞邦載嘉骨鯁之貞誠究若鷹鷂之搏擊禦生風於臺閣兼論德於春官於戲總四海繩違之綱既允資於耳目佐一人止戈之武尚思賴於股肱茂植顯功用躋盛治時方谷珍據台溫慶元三郡與士誠北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怒和督諸軍征之谷珍益懼棄大船逃匿海島中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五

和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和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上即大位改元洪武和略定閩中諸郡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副將出降觀望持兩端和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五月上幸汴梁和實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二年同徐達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龍甘平明年與徐達馮勝至定西襲元將擴廓帖木兒營西北取靈夏至察罕備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是冬還京論功行賞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諡命鐵券其文曰朕思猛將助興王運如雲之從龍於太虎赫然布滿於兩間神龍造化於其

內人莫能窺頃刻霖雨天地通和民物皆遂其生此雖龍之
實雲之助也朕起自草萊將多鄉里爾和以英毅之資
虎自朕定居江右以爾列守毘陵時姑蘇未下其兵銳
當之彼欲知我所為爾能巡捕謹嚴防禦周密國之事
莫拋故我得施其運用豈非如雲之從龍乎自是西克
取姑蘇皆顯著勳績授以征南將軍兵至浙東八閩悉
及副征山西陝右所至效勞熊虎之將可謂稱矣今天
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
本疎魯魯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
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於感秉忠效為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

於邊陲際遇方今實千載之一會尚其宣爾勳勞訓及子孫以
保祿位於永久仍賜文綺及帛四十疋四年正月 上以明王
珍之子昇尚借號都重慶詔和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
州鎮羅塘峽以退和和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趨陽都并不能
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徐達北征窮追和林明年覽
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覽其城是冬追元通臣伯顏帖木兒
於察罕憐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 上念和之功加
號推誠位特進光祿大夫職為左都督勳為左柱國進爵為公
國於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和益恭畏不驕
盈繼而與岐陽王李文忠練卒鳳陽明年巡撫河州繕完其城

郭管令十四年偕徐達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
副使文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壩壕飭士馬十八年五開
山嶽為亂率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及入朝和以春
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為言 上嘉之賜寶
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
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
四下取其一為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成率妻子 陛辭賜
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
千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白金一千兩黃金二百兩鈔五
百錠彩段三十端俾降手粉褒嘉之二十三年賀元旦於京師

忽感疾疾且失音不能言 上聞之大驚即命輟賀臨視歎惋
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和之子將命召至京賜以安車入 殿
庭燕勞備至復厚奉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和疾彌甚不能
興 上思見之特詔輿入觀手為摩撫語以舊勞對之雪涕錫
鈔六百五十緡預為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
年七十計閏 上感悼輟御朝三日追封東歸王諡襄武親王
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於其家棺槨明器塚壙皆官為
之十一月十二日葬曹山之原詔像於功臣祠復配享 太廟
祥禪必賜祭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和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
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於左右行師受任有 詔即行不少

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蓄勝妾百餘募年皆資遺寧家得賞賜多思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等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和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哉

廖永忠字直隸廬州府巢縣人先世家黃州元大德中始徙巢父涼國公生子五人永清永寧永安永忠涼國親戚太祖渡江卽還鄉不仕永清以子昇貴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永寧蚤卒永堅初仕陳友諒爲叅政後歸太祖亦卒永安以開國功又死節封楚國公永忠少豪邁有大志智勇過人值時兵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

十一

前

亂欲起而平之而未有遇也至正甲午彭祖事敗隨永寧永安率戰艦千餘艘屯巢湖爲水寨以觀時變會左君弼據廬州出兵相勸永忠爲其所竊乙未五月從永安諸將迎上於巢湖上見其年少謂之曰汝亦欲圖富貴乎永忠對曰得事

明主効展尺寸掃除寇亂垂功名於竹帛是所願也上大悅卽

以水將屬永安而以永忠副之六月從渡江永安先諸將拔采

石取太平蕪湖擒陳也先丙申破蠻子海牙水寨陳兆先陸寨

乘勝定建康克鎮江金壇宣城等處丁酉平常州池州戊戌討

江陰石牌海寇奪馬賊沙取爛泥洪諸寨及太湖宜興無錫常

熟攻通州復宜興永忠皆預有功永安陷於敵戊戌十月十二

日也是月二十七日上授永忠樞密院俾總永安兵爲水

將已亥四月攻趙普勝柵江營追殺賊衆克復樅陽十月復與

趙寇戰敗之庚子閏五月陳友諒重兵襲太平直犯龍江上

命諸將分據險要以張德勝總兵擊之兵既交永忠率所部大

呼殺入諸兵皆奮擊友諒敗走遂復太平陞同知樞密院事辛

丑八月上親率舟師伐友諒永忠從行戊戌至安慶敵兵固

守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永忠乃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

艘獲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次湖口未至江州五

里友諒始知之勢窮舉妻子棄城走武昌我師遂入江州獲

馬二千匹糧十餘萬永忠復分兵攻下江西瑞州臨江吉安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九

前

郡壬寅正月從征南昌兵至彭蠡南昌降四月祝宗康泰據南

昌叛復從徐達討之復其城癸卯三月拔安豐張士誠兵四月

攻廬州久而未下是時陳友諒發國兵圍南昌音問不通六

月大都督朱文正告急於建康七月上復親帥永忠及徐達

常遇春俞通海等討之友諒聞上至卽解圍東山鄱陽湖丁

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命遇春永忠等進兵薄戰敵兵大敗永忠

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翼日友諒私舟近湖

以永忠率師橫截湖而邀其歸路既而友諒欲逸出上麾永

忠等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

天祥等得士卒五百餘人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

子璽奔武昌復稱帝九月上還建康論功行賞賜永忠殊牌
鏤金字八日功起將智通雄師以旌之是月上復率永忠
等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命永忠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
於江中聯船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上還建康命永
忠等守管樞密與陳甲辰二月上復親征武昌視師督永忠
等攻城城中力不能支理率定邊等出降武昌既平以功陞湖
廣等處行中書左丞四月從攻廬州左君弼敗走遂克之復拔
安豐其年續取江西未下州郡乙巳十月從徐達常遇春等總
馬步軍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未幾克海安進攻泰州時張
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識
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謀今觀望猶豫不
敢即沂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窮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
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
江山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日必克泰州既克江都瓦解不戰
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克泰州丙午三月克高郵四月克淮
安等處八月從伐張士誠九月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
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及叛將晉德成十月攻昇山水寨
克舊館降其將呂珍十一月下湖州具有浙西進圍蘇州與諸
將各軍一門四面困之架塔築樓置弓弩火銳於上又設襄陽
砲以擊之城震恐敵兵屢出屢斃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就

擒師還召見戟門賜彩段表裏七疋陞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
事降勅褒諭有今日之攻無忝古之名將等語十一月征南
將軍湯和既下溫台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島上命永忠爲征
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和討之初國珍遁海中尚冀少延及
苗永忠兵威益駭感失批遂率昆弟子姪請軍門乞降得其兵
械舟楫以萬計乃以谷珍及其降表送建康十二月帥舟師自
明州海道徑取福州戊申正月上卽帝位改元洪武諸功臣
進秩詔永忠以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時福州已下略定閩
中諸郡兵至延平元泰政文殊海牙以城降執元守臣平章陳
友定先是永忠與湯和招定定不從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
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伺
間而動勅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
不已友定乃疑其屬有携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
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威乃退於省堂仰藥飲之賴正
孫等夜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懸遠械繫送京師聞地悉
平二月癸卯上命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
師出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在順天應人所以
除暴亂解倒懸以慰生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
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
以待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友彼此割據民困久

矣定亂安民正有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潮湘已平中心發憤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仰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丙辰永忠自福州遣人以書至廣東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略曰迺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割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吞食一方生民塗炭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以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人諭之使相告惟足下其留意焉三月壬午永忠率舟師趨福州航海趨廣東壬辰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以廣潮惠款附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四月辛丑朔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乙巳師次虎頭山門小張元帥以所部來降戊申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款得海舟五百艘軍士二千五百餘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乙卯遣兵攻破偽參政邵宗愚山寨獲宗愚等斬於廣州市初宗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

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愚遲延累日竟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愚據三山寨兄弟皆殘暴嗜殺近境被其害嘗再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唾其面遂與其弟皆棄市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連州廖仁等復聚眾作亂自稱元帥永忠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覺魅蠱毒殺人又捕斬之民大悅服由是諸郡相繼來歸永忠一一勞而撫之乃馳檄往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不敢或後廣東既平遂進取廣西六月丙午兵至梧州境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廣西行省平章林文之亦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永忠兵至即募兵欲迎賊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翔赴水死於是潯桂等州郡以次咸附七月甲午兵至梧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暨普寧縣達魯花赤間買等皆率父老迎謁丁酉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同知王楚金降於軍門永忠遣亮祖會平章楊璟收米下州郡八月壬戌亮祖與璟合兵攻克靖江執元平章也兒吉尼戊辰永忠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朱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參政那海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

京九月戊子元平章阮思蘭以象州降初思蘭自全州之敗率其餘衆退保象州永忠兵至梧州遣指揮耿天璽以討之師至賓州境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迎拒天璽擊敗之思蘭勢迫乃以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二年八月戊子永忠亮祖率師還至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比入見上撫慰懽甚既退復命皇太子送永忠還第十二月上大賞諸將謂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比至南海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

來附朕得爾兄自視湍流如履平地遂東渡大江取采石克姑孰定金陵獲朱鏡下毘陵身先士卒屢建奇勳奈何復宜興之舊城與張氏鏖戰太湖及其事急永安兵先退爾身獨當之雖士卒獲全而爾永安被執當時復勝張氏俘獲其衆萬人欲以三千人換永安而張氏不從後數年永安殞命朕憫勞追封爲楚國公然失此勇將不勝哀痛爾永忠乃能世濟其美非獨戰陣有勇而智謀不下於羣衆至於取安慶拔九江戰巫子門平八閩定廣東南海爾功著焉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庸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嗚呼滿門熊虎之資兄終弟及爲朕良臣雖古亦罕見爾當以心膂之言訓及子孫永保世祿豈不偉歟仍賜文繡及帛二十四疋推恩榮其三代十二月上以僞夏明昇尚據巴蜀有阻聲教親祀上下神祇告伐之命湯和爲征西將軍永忠爲副將軍率京師精銳由秦隴趨成都諭諸將友德爲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諸將略曰今天下大定惟蜀川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有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四年三月友德連克階文等州和與永忠克歸州四月欲進攻瞿鼎

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和駐師候水平方進恐其
逗遛誤事適友德隆州捷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精銳冒險深
入克諸州今次於平川無險可恃正宜水陸並進使彼首尾
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
失機誤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永忠
聞命即率所部先進五月己卯兵至舊夔府先是僞夏丞相戴
壽等守瞿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留平章鄒興與副樞飛天張守
城至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陳前軍既接
乃麾後軍兩翼旁出與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
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辛卯兵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五

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
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檣纜帶小筏以禦饑渴蜀
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
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
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鐵裹頭船置火器而前黎
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
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
擁舟前進發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
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
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

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金
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丙申乘勝抵重慶次紅崖
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
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且久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
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女若
驅之拒賊所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塗炭
昇遂遣使詣永忠軍門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至龍
卯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叩壁
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
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向大亨戴壽等家令其子弟待書往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五

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併降表於京師表略曰乾坤正
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不冒四
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及堯舜運乾元不息之
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
施仁義於拯溺之時景運維新 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亦
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左懵無學識既靡寶融先幾之智又
乏錢俶早達之宜見同井蛙計窮穴鼠懦罪實由於已啓蒙用
匪其人自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迎俯
拜道倭猶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
馬錢糧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會傳友德克成都及崇德保寧

諸郡蜀地悉平十月永忠及諸將還京師上所佩將軍印綬并所得蜀金寶玉冊金虎符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卡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凡五萬九百九十人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十二月論平蜀攻詔曰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功最大賞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復賜第於京師初蜀中捷至上嘗親製平蜀文備紀其實以旌之洪武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卒永忠以豪雄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以許深宏遠之略而成夫光大奇偉之功觀其委身血戰殲彭蓋之強兵曠歲攻圍縛姑蘇之僞主薄海而討國珍齊降恐後陣水以擒友定授首莫逃平南之師見於廣海者霆擊馳夷落妖氛頓息征西之捷著於瞿塘者神施鬼設蜀人心膽俱寒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奪旗於談笑之頃其入重慶也威懾德懷兵有紀律秋毫無犯市不易肆農不輟耕大慰民望雖曹彬之下江南伯顏之入臨安亦不是過收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勳實亦千古之名將也

胡美初名廷瑞避御字改今名湖廣沔陽州人至正間仕陳友諒為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歲辛丑八月太祖率師征友諒直擣九江為都友諒走武昌時兵威震疊美知天命有歸乃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上賜書慰諭壬寅春上至南

昌美迎謁於新城門外上撫勞之俾仍故官癸卯八月友諒戰死於彭蠡其子理奔武昌復僭號九月上復率諸將及吳征理於武昌甲辰二月理出降武昌悉平美有功焉乙巳湖廣江西諸郡縣皆附乃規取淮東十月命美同相國徐達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是冬克海安泰州丙午二月克高郵四月五月淮泗壽穎俱下八月統兵從大將伐張士誠十一月下湖州進圍蘇州吳元年九月破其城執士誠遂拔無錫州以歸論攻召見於戟門賜彩段表裏九疋加榮祿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降勅褒美有今日之功無忝古之名將等語十月命為征南將軍率步軍圍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上諭美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江西左丞相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隨征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不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十一月帥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師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至建陽降其守將曹俊囑命指揮沈友仁守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帝位功臣進祿詔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

事是月壬午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恭政附子瑯集條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皆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美等進兵數與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壬辰克建寧時美督兵攻城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請降美乃整軍入城嚴號令秋毫無所犯執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餘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餘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二月

理晉崇報咨爾胡美以漢沔之英當朕經略江右簡能肅清歸版籍以保全人民於是任以中書平章之職屢從大將征江夏攻壽春平淮東克浙西遂取邵武建寧其功甚著朕巡符分省北京兵有紀律民得撫安況爲國之勲戚而著勲於當世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等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慎守祿位以光勲業篤親親而厚風俗更以忠貞訓及子孫傳於永世豈不偉歟仍賜文綺及帛四十疋六年正月美收集江州沔陽舊將士一萬四千四百餘人以舊校六十三人爲百戶分領之人賜錢三千士卒人二千戰衣各一襲十三年正月改封爲臨川侯諸券文與前同六月遣使齎勅至湖廣諭美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時美董建潭王府於長沙故以是諭之二十六年卒

李伯昇字直隸揚州府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伯昇與士誠突圍出走士誠據姑蘇以伯昇守湖州屢引兵侵毘陵長興新城皆爲我師所取後爲浙江行省平章歲丙午十月徐達帥諸將攻湖州伯昇固守十一月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徇於城下伯昇遂出降上命仍其官洪武元年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仍兼同知詹事院事一年征守陝西

三年十一月大行封賞賜文綺及帛十六疋。上欲優待之命食中書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僉事。五年命爲征南右副將軍統兵討靖州五溪等處蠻寇功與江陰侯同。上甚嘉之。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之數伯昇每歲給七百五十石。於官田內給與。十三年春命往漳州理軍務未幾遣使齎符召還尋卒於京。

李思齊字世賢河南汝寧府羅山人至正壬辰汝穎兵亂江淮諸郡皆殘破元兵致討卒無成攻思齊於義起兵邑中子弟多從之破賊事聞遂以思齊知汝寧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數萬人丁酉二月破宋將崔德李武於同華等州陞四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三

三

四

川左丞壬寅正月攻張良弼於武功不利明年夏李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思齊與擴廓帖木兒合兵攻良弼降之乙巳六月加平章政事郊國公丙午春與擴廓帖木兒有隙擴廓遣兵西擊張良弼思齊與良弼連兵拒之時元遣禮部侍郎滿尚質持詔加思齊爲太尉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事不奉詔洪武元年間王師取河南即與張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等守關都督馮宗異進兵攻思齊棄關走鳳翔方其在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

大丈夫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非勅諭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臣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矣使兵威人從尚云可也儻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此足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

三

四

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基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寶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者與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及二年三月馮宗異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十餘萬與琦等俱奔臨洮四月大將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蕃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其地土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促之思齊不西走胡京乎就降矣諸將然之達遂遣馮宗異將天策羽林驍騎雄武金

吾豹韜等衛將士征臨洮思齊窮威遂舉臨洮降至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籌算之良視元將偏強北奔者為優深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右丞不之官食祿於京師時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等尚為邊患三年五月命思齊率兵同大將取道潼關出西安以擣之四月大破擴廓軍於定西俘獲不可勝計保保等絕塞遁去又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汴州又遣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還軍西安是年征哨極於西北至冬始還論攻賜文綺及帛二十四疋尋命為中書平章子孫世襲指揮食事上欲優待思齊命食其祿不視事九年卒上親為文祭之曰卿昔為民中原時逢世亂獨能仗義施仁挺身奮義旅以保關中臣元有年矣何元綱不振社稷陵替卿尚能固守臣節軫我行人忠臣之義可謂盡矣然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米幾胡君遁去中原之地復我漢人朕遂為生民主當是時漢人棄丘壘從胡為我中國仇讐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惟卿退守臨洮心思父母之邦義忠族類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年矣夫何久疾不痊以致長往噫嘻六六一世又得新卿亦人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朕聞卿沒不勝痛悼今遣官以牲醴致祭卿其享之復命其子世昌為指揮誥曰昔君天下者賞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為歷代相承永為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

之職者何蓋為爾父遭時大亂能率眾以保關內是以民安而地闢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者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丘壘從胡人復仇我中國者無所成惟爾效寶融之事帥一萬騎及步兵之眾助朕成功至今關內之民時思之爾當習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備武特授爾某官永為世襲爾惟懋哉

國朝列卿紀卷之三

中書省左右承年表

湯和見平章吳元

王溥江西安仁人元末歸附吳元年任右丞相

吳宏江西餘干人元末歸附吳元年任左丞相

趙庸直隸合肥人元末歸附吳元年任左丞相

楊憲山西陽曲人儒士洪武二年任右丞相

汪廣洋詳丞相洪武三年任左丞相

胡惟庸詳丞相洪武四年任左丞相

殷哲山東膠州人洪武初貢士十二年任左丞相本年致仕

國朝列卿紀卷之三

陳忠宣

中書省左右承行實

湯和詳平章癸卯年任左丞

王溥字江西饒州府安仁人仕陳友諒為平章建康

著聲望弟漢名漢二亦為友諒守將太祖南征命師取建

昌不克歲辛丑正月院判朱亮祖率兵擊溥於饒州之安人港

溥以兵拒戰我師不利六月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引

兵來援擊破之擒明道并漢二等十八人因送之朱文忠文忠

令二人招溥復送建康上命皆仍舊職八月上帥師討友

諒取江西以為鄉道江州既拔友諒奔走武昌溥遂以九月已

酉朔遣使來降俾仍守建昌已而龍興守臣胡廷瑞亦具書納

國朝列卿紀卷之三

上

孫李

款壬寅正月上至龍興溥率眾來見上慰勞之遣率兵

取撫州及江西未附諸郡是年元張昶之來潮實遣人報於

上甲辰從克武昌遷資善大夫中書右丞相洪武元年諸功臣進秩

詔溥兼副詹事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一年克陝西屢

有戰功賜文幣七表裏三年十二月天下既定論功行賞陞河

南行省平章上欲優待之令食祿而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

同知十一年定諸臣歲祿之數刻石官署溥每歲七百五十石

於官田內給與與平章李伯昇潘原明祿同五年五月溥遣人

來言近督取林木建昌蛇舌巖眾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

蟠虎踞勢岩巖赤帝重興勝大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

繼唐其聲如響歌已忽不見上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緯可干漢之文成武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也後卒於京龍飛記云溥以僞信干戈假擾奉其母葉氏避兵貴溪倉卒間母子相失凡十八年葉氏所在不可知而溥思母亦切是歲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者命上者筆之其辭辭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及是溥言於帝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弟漢寶而臣不天父也棄諸孤豈所恃者吾母以長以教故臣兄弟稍有成立而母亡已十八年微臣無似獲事

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其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倘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帝爲惻然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三

三

四

有制與之所以撫諭之者亦至仍命儀曹具祭物給之溥即日回家躬率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向母舊時避兵之處伐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得夜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居人吳海能言賊兵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溥又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井汲井索之葉氏遺骸果在溥哀號益不自勝乃具衣衾棺槨卽其地葬之

吳宏宇 江西饒州府餘干人仕陳友諒爲江西行省參政

守餘干至正庚子七月鄱陽院判於光取饒州以其城來附

上命僉院鄧愈往鎮之屢賊友諒舟師威震境內宏深懷疑沮辛

丑愈以江南參政行總制事推誠結納撫以恩信宏大感激會

親取江州友諒奔武昌遂全城請降上嘉其誠命招諭龍興壬寅正月上至龍興宏率衆來見上慰勞之遂改命爲江西參政移鎮龍興宏代守饒州尋遣率兵取撫州等郡調守撫州又從征下武昌以功拜中書左丞後遷親軍指揮宏涉獵經史能詩工書奉母至孝見重於士大夫後卒於京

趙庸字老哥直隸廬州府合肥縣人僉院趙伯仲弟也元季兵

亂伯仲集義旅屯巢湖觀望時變會俞廖諸將歸於和陽伯仲

亦率所部舟師及庸來附乙未六月從渡江拔采石克太平丙

申定金陵累立戰攻陞僉院行樞密院事陳友諒陷太平誘殺安

慶守將趙普勝上遂克安慶命伯仲守之友諒遣兵復破安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三

四

四

慶伯仲遁走直至龍江事聞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失

陷遠遁宜照失城池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翼

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戒後人竟處以死令其子孫戴

庸以兄故上特授僉院辛丑從破安慶九江壬寅下南昌及

分兵取江南諸郡陞參知政事癸卯四月陳友諒發國中兵

圍南昌期必拔圍且三月守將告急七月丙戌從上率諸將

往征既至友諒解圍出鄱陽以迎我師大戰於康郎山戊子已

丑庸與諸將連擊敗之庚寅庸及俞通海廖永忠等以舟師深

入搏擊之敵兵大敗庸等遁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

也八月友諒欲自湖口逸去庸等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

顯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其子理奔武昌復稱帝九月上還建康論功賜庸金甲辰從平武昌回克廬州拔安豐乙巳十月上以淮東偽吳之藩命徐達馮勝等率步騎庸與葉高率舟師水陸進取十一月克海安十二月克泰州丙午三月破高郵四月下淮安庸皆有功八月從伐張士誠克昇山水寨拔舊館下湖州并兩浙西進圍蘇州與諸將分門而軍各嚴所部四面圍之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就縛師還上詔庸於戟門賜采段表裏各六陞資善大太中書左丞仍降褒諭爾等今日之功無泰古之名哉且謂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十月從大將徐達取山東十一月克沂州益都十二月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三

五

王士達

下濟南戊申正月上卽帝位改元洪武諸功臣進祿詔庸以中書左丞兼太子副詹事二月克東昌取棣州三月克汴梁四月率步騎自中灣進取河南又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渡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戰敗將散卒走陝州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遂克河南達命關守之七月達既拔關陝擢將鎮禦遂班師謀取元都庸與諸將各領軍衛分布士馬渡河徇取河北州縣閏七月克衛輝下彰德取廣平至臨清趨德州克長蘆直沽河西移通州八月庚午克元兵九月克河間守之大軍尋下保定中山真定十一日徐達至真定會常遇春於柳亭調庸守保定令收詣未附山寨十一月

從克太原二年從下陝西鳳翔鞏昌臨洮諸郡走張良弼呼魯思齊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上命庸從常遇春率兵東還拒之遂搗永平敗元將江文靖於錦州獲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羊五萬師還燕時慶陽未下上命庸副李文忠率師往應徐達合攻之八月癸亥庸自北平行至太原聞元兵攻大同文忠謀於庸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聞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此急若候進此豈不失機庸曰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邏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前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三

六

王士達

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命遷之復前五里計是元將脫列伯悉銳來攻我師先以兩營誘敵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縛於軍門降其衆萬餘獲馬足輜重無算遂進兵東勝州莽哥倉而還先是元主北走屯益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當是時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未幾慶陽亦平十二月上大賞平定中原諸將庸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又從開平上自陝西復取上都後充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將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三

七

劉汝忠

十九表墓。二年正月同文忠領兵征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備見擒其平章祝真三月甲午同文忠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刺等於白海子之駱駝山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五月十五日同文忠率師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省院諸官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歿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以數騎北奔追之不及而還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及奧魯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大軍所至朔廷遂空十一月師還京丙申大封功臣上諭諸將曰今日定功行封皆至公而無私如趙肅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然有小過止封爲侯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南雄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令子孫世襲賜誥命鐵券其文曰朕聞自昔佐興王業之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心實嘉之世常罕見也當朕創業之初師駐和陽爾兄趙伯仲以所部舟師從人來附東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采石定金陵從征安慶侵其城因非命自却罷職而逃念其初附之誠授爾庸以宣督府中書歷任樞要比歲從大將軍下淮東平浙右復任北伐以取齊魯汴洛燕翼秦隴勳績著焉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三

八

劉汝忠

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攻於戲爾能鑒兄之不謀番志超羣多建奇功而雲中之捷威聲尤振際遇今時可謂千載之一會尚其益宜勤勞訓及子孫享祿位於永久仍賜文綺及帛二十四疋尋命視都督府事四年伐蜀克歸州李遂泰烽火山寨取桑植容美洞攻茅岡覃崖寨平之十四年秋閩南廣東羣盜爲亂勢猖獗上命庸率師討之十月漳州南靖民亂掠鄉邑庸遣兵擊捕其黨盡平湖州海陽民亂調兵平之擒賊千餘并其家屬二千七十八人十一月程鄉盜竊發麾軍破其衆擒賊首僞萬戶饒隆海等一百五十人斬首四十餘級十五年正月討東莞諸盜凡克寨十二擒賊首二千級招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進兵攻破石鼓赤嶺等寨擒僞官百餘人其黨潰散由是四會縣滿白沙長岡太冲口山河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諭而遣之是月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即發兵捕獲賊五百七十餘人閏二月率兵討陽山歸善等縣蠻寇平之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生擒賊首萬戶營長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百八事聞命賞將士有功者綺帛各有差三月廣州盜賊人爲水軍時蠻人附海島無定居或寇盜故藉而用之討平廣東羣盜俘賊首號鍾平王者凡獲賊黨一萬七千八百

五十人賊屬一萬六千餘人斬首八千八百級招降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七人。詔庸班師至京入見。上慰獎殊至。賜綵幣上尊良馬。十二月。命山西理軍務。賜鈔遣行。十六年春巡撫北邊訓練士卒。至冬召還洪武二十六年卒。庸與伯仲初為分路揚鏢。既而監兄之覆轍。範我馳驅。卒以致遠西擊秦關北衝燕壁。無不如意。至感吳路。漢如出一軌。其功烈當與傅頌公。廖德慶並驅而爭先。若餘將瑣瑣者當之則驚。驍乘十駕莫及庸之所自立者固卓矣。或者不稽其然。徒從人妄議其所終不幾於侏儒觀場者乎。是故與功者不徇名論人者必考實。楊憲字希武山西大原府陽曲縣人。初名慈少從父寓江南丙申年。王師克集處以儒士錄用。留左右參議。憲美姿儀通經史有才辨。本年使僞吳張士誠。拘留不遣。踰年放還。除博士廳諮議。擢江南行省都事。時軍國多事。征調日發。文書委積。憲裁決明敏。然深刻猜忌。有不足於已。輒中傷之。出為山東行省郎中。庚子年又使方國珍有口才善諷諭。國珍以寧紹台來附。還奏稱。上陞按察使。遷中書省參議。癸卯年出為江西行省參政。命總理饒州軍務。召入為司農卿。時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增其賦。前加為二倍。徵其稅民不堪命。皆怨之。上不之知。有揚州人陳敦禮者善滑稽。號憲加賦為桓困吳元年。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意在上下左右既久。熟於典故。市權要能輕

視同列人莫敢與抗。嘗頌上功德。日勸行督責之政。上曰。欲使我失人心也。不聽。與張昺同在中書。以昺和昺不稱。昺相坐誅。自是無憚專恣。日十月。詔定律令。命憲為議律官。上謂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以為鞠獄當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犯者連坐。參政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重。上曰。民之為惡。辟如衣之積垢。加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法也殘矣。洪武元年命兼詹事府丞。改今名。本年改署河南行省參政事。二年調山西。是年召陞中書省右丞。三年遷左丞。憲欲盡變中書。凡舊吏一切罷黜。更用已所親信。欲持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其從違。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去之。以示編修陳桓。桓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憲大悅。數日奏陞桓翰林待制。以奏對敏捷。為帝所信任。會。上欲以憲為相。問於中丞劉基。基與憲素厚。謂其不可以相。憲不悅。桓相。桓相者持心如冰。以禮義為權衡。而己無所忌。今憲不然。寧無敗乎。又問汪廣洋。胡惟庸何如。對不可。惟二年李善長病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為右丞。和憲因劾廣洋陰事。免廣洋官。又不以為憐。使御史劉炳奏徙之海南。上不從。又教

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入人罪 上覺者下獄徒善長奏應
排陷大臣放肆為奸 上命羣臣按治殺之

汪廣洋詳丞相洪武三年任左丞

胡惟庸詳丞相洪武四年任左丞

殷哲字 山東萊州府膠州人洪武初以貢士入大學有才

識授翰林應奉歷四川重慶府知府時寒忠定始從其社師一

見器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是兒將來遠到吾所及

當成就之十二年任叅知政事改左丞本年致仕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三

十一

國朝列卿紀卷之四

中書省叅知政事年表

李善長 詳丞相國初

趙庸 詳左丞國初

張昺 順天宛平人元末歸附

蔡哲 湖廣武昌人元末歸附吳元年任洪

楊憲 詳左丞吳

傅璵 人元末入仕吳元

汪廣洋 詳丞相洪武元

劉惟敬 人洪武元年任大理寺卿十二

國朝列卿紀 卷之四

睢稼 人國初舉文學洪武

陳寧 湖廣茶陵人元末府學士

胡惟庸 詳丞相洪

丁玉 直隸人元末入仕洪武

馮冕 河南孟縣人洪武初舉儒士

殷哲 見左丞洪武十

中書省參知政事行實

李善長詳丞相國初辛丑年任

趙庸詳左丞國初壬寅年任

張昶字順天府宛平縣人仕元爲戶部尚書辛丑年來附

江西行省平章王溥遣人報於上命仍其官甲辰年陞中書

右司都事丙午年陞中書省參知政事外示誠結內懷陰計與

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智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凡國

家建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自以元臣失節

謂不能無議已者心常快快特擴廓帖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

昶私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仍不失富貴也間陰使人上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四

頌功德勸上以時娛樂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爲

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上不欲窮治但斥之

焚其書後復勸上重刑法破兼財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夫人陰爲元計上皆不聽昶懼不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

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長壽丑的

等至京師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託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

寄書其子詢存亡會昶臥病憲往候偶於昶臥內得書彙遂奏

之上今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於昶曰身在江南心思塞

北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奏書讀訖曰彼叛意決

矣是不可赦遂伏誅

蔡瑋字思賢湖廣武昌府武昌縣人元末仕陳友諒爲御史主

寅附王師授江西行省理問陞右司郎中命往察詔詔諭熊

天瑞天瑞遂遣使人朝上嘉之擢中書省參政詔諭吳元年

改授江西按察司僉事尋陞浙江行省參政本年復入爲中書

省參政命往四川報僞夏明昇聘因校諸士同往其山川險

易以獻洪武元年出爲福建行省參政臨行諭之曰君子立身

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

惟利是徇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

異於常人也福建地瀕海民物庶富番舶往來私交易者衆往時

官吏多爲利怙陷於罪戾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罪戾誓

國朝列卿紀 卷之四

對曰臣以非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帝曰公卽無私義

之謂也私卽無公利之謂也要之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

止水明鑑其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探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

中微有芥蒂卽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誓頓首受命二年召爲

侍御史三年十月以所舉御史犯法爲廷臣所劾坐免官尋卒

上深惜之命賜棺歸葬鄉里

楊憲詳左丞吳元年任洪武元年兼詹事府丞

傅斌字人初名斌元末入仕曾侍左右吳元

年陞中書省參知政事本年詔定律令命爲議律下諭斌曰汚

染之民以善道之則可以復生求生於重典是索魚於釜也及

律令成付按察司巡歷州縣使內外知所遵守洪武元年正月
命兼詹事府丞二月同左丞相李善長學士陶安進郊社宗廟
議八月京師火帝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四方水旱相仍朕
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
致陰陽乖戾而然邪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
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
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
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實監之顧臣等待罪宰府有垂調燮貽
聖衷憂咎在臣等帝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
盡心力以匡朕之不逮二年改禮部右侍郎三年以年老致仕

國朝列卿紀 卷之四

四

謝科

汪廣洋詳丞相洪武元年任二年出叅陝西

劉惟敬即惟謙 人吳元年以才學舉仕大理寺少

卿洪武元年擢大理寺卿定律令本年設六部改刑部郎中十

二月遷叅知政事二年改廣西叅政詳刑部尚書

睢稼字 人元末入仕以文學侍左右多所啓

沃擢翰林應奉洪武二年陞中書省叅知政事冬十月十三日

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光潤如酒凝結如脂文

如珠助白飴甘彌布松柯聲冽氣達左右勸鬱淋漓肅肅人蘇

丙子日李善長率羣臣稱賀帝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朕休

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爲朕明言之稼對曰聖

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民則膏露呈瑞陛下敬
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寶使嘉祥徵顯也帝推而不居
三年改弘文館學士餘詳國初侍臣

陳寧字 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元末爲鎮江小吏以代武

人單師言事上覽之甚喜召見擢江西行省掾史已亥陞廣

德知府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改按察司僉事甲辰陞浙江

按察使己巳拜中書叅議降大倉市舶令洪武元年入爲司農

卿遷兵部尚書二年出爲松江知府陞中書省叅知政事三年

坐事知蘇州府詳右御史大夫

胡惟庸詳丞相洪武三年任

國朝列卿紀 卷之四

五

周祥

丁玉直隸 人初名國珍元末仕韓林兒爲御史

國初用爲九江知府彭澤山民叛王聚鄉兵敗之事聞賜鞍

馬以其有武略轉爲指揮更名王屢立戰功陞都指揮使洪武

六年遷中書省叅知政事九年陞右御史大夫十二年轉左詳

左御史大夫

馮冕河南懷慶府孟縣人洪武初年以儒士舉授樂城縣丞歷

春坊贊善六年陞中書省叅政詳國初刑部尚書

殷普見左丞洪武十二年任

國朝列卿紀卷之四終

國朝列卿紀卷之五

開國侍臣序

國初稽古右文設翰林院職官以文學承顧問出入侍從因得
 參謀議納諫諍其職清而地禁至洪武三年又法唐永徽之制
 設弘文館學士十二年又法古四輔之義設四輔官至十五年
 又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設大學士凡一時耆舊乘運而奮或
 拔自科甲或徵自薦舉或錄自亡國類以所學利見於世故能
 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

國朝列卿紀卷之五

弘文館學士年表

胡鉉	武三年任六年致仕
劉基	浙江青田人薦舉歷御史中丞洪武三年任尋封誠意伯
羅復仁	江西吉水人歸附洪武三年任本年致仕
危素	江西金谿人故元學士承旨洪武三年任本年請和州
雅	自參政洪武三年任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下

三

弘文館學士行實

胡鉉字

學士六年賜還鄉

人洪武三年四月初置弘文館以鉉為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授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至正癸酉舉進士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侯斯見之謂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為濟時器也基在燕京時閱書肆有天文書一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二

四

帙因閱之經夕翼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之基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及丞高安有進賢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適以其學授基焉之官以廉節著發奸摘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小民自以得基為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有人命獄府委基復檢案實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倚蒙古根腳欲中基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基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謹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文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

時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

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

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

族滅乎悉去之基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

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其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

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海上元帥原兒只班被其誘脇省憲復

舉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基即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城

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相招諭方寇復辟為行省都事

議收復基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

宜捕斬之餘黨脇從誅課宜從招安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四

四

基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基所議請於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其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基於紹興基發憤慟哭血嘔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阻之門人密里沙曰今是非混淆豈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兩越皆從亂如歸基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基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復以為樞密院經歷與

行院判石抹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都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國鳳巡撫江西諸道探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基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勅書至基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以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基居青山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而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基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士誠所為今用于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定括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五

蒼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問之遂亡去基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即如棄此之世不輔真主誰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基曰天下之專在吾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業性朱佑等恭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第 上從之會陳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入內基奮擘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

至誠以國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其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

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其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

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甚厚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

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

何為卿不拜通 上召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

討之計復將討友諒於九江基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克之必

矣 上大喜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為宜還拔江州

上遂率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

軍攻 城命基授方略基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其所見

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即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六

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郢枝躡其後擊之可

盡擒泉初莫肯信至夜半請所拍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為

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二以饒信降 上命基撫之

陳氏洪都守將胡廷美使其子納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

難色基自後踴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廷美遂以城降初基

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基不得

已遂從征代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帛紼恩禮甚隆

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州或謀

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損會基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即

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榮諸軍克復處城

擒苗帥何仁德李佑之處州平基至家營葬時與所親論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近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

溫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

其德也方氏素畏基名時遣人致書奉禮不敢受使人曰於

上因今基與通問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拜上時使

人以書訪軍國事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赴京道經建德

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

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

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

莫敢輕動基通使疾進兵至則皆空營擊鼓者乃所掠老幼耳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遂窮追賊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基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

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

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游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

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彭蠡

湖勝負未決基密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

北基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基所屏人語時乃去雖至親密

莫知其由命爲太史令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

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基見上上方欲刑

人基曰何爲上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是衆字頭上

有血以土傅之乃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夢後三日當有喪也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軍以城降果如基言提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基縱之樊賊守心羣臣皆震懼基密奏於

上宜罪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卽以其語諭羣臣衆心始安

後大旱上命訊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因

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和欲亂政乃使人

上書稱誦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基基曰是欲

爲趙高也上領之顏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嚴等伺

察其陰事未及發而利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異嚴因爲書言

之於上其事多平日基密聞於上或上使爲之者嚴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利通

謀狀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更凌悅因彈之基爲上

言李公勳舊且能憐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

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譬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

可若東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任者如

臣焉能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於

南郊基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尊拜御史臺中丞兼太子

贊善適中丞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祇加五合上

特命青田縣樹止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因使劉伯溫鄉里

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慨然曰使

我任其責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太
居。基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
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基素剛嚴
彈劾無所避凡中書內府閹人吏胥有犯即捕治宦者監工不
肅及府衛舍人奕棋基啓皇太子悉實於法案劾中書省都
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不
聽遣官齎奏詣行在。上從其議處彬刑基承旨斬之由是與
李善長大忤。上回京李善長懇之基乃求退。上命歸鄉里
基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
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九

陳伯

手詔叙基勲化且召赴京師同盟勳昭略曰爾從朕於羣雄未
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
之光華發蹤指示無征弗克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
武昌平處州爾多力焉至於彭蠡鏖戰砲聲如雷鬼神悲號星
日晦冥自旦至暮如是者四爾時在舟中備嘗患難今久而未
至朕心慊焉命駕一來朕心良慰比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
贈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
知其至誠不强也。上欲相楊憲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
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

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
基曰此器局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憤將
債轅而破軀矣。上曰吾之和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
但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上嘗與論兵曰
克敵在兵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
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曰臣每
觀廟算初謂未必皆然及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將之
勝又不若主之勝然。陛下不拘古法而勝尤人所難。上曰
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戰陳之事固關奇正頃刻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十

石介

變化如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爾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
士十一月進封誠憲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
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是年八月蜀平復遣璉進賀平蜀表
璉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基悉
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日宜少濟
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稿併已前奏請諸稿皆焚之
莫能得其詳也初基言於上既居間有隙地曰淡洋抵福建
界之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
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
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適者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

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還詣上。前而不先由中書。時胡惟庸爲左承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之。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老吏計基方謀以基欲求淡洋爲基地。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以爲案。奏賴上素知基置不問。省部逮其長子猷。上時已勅璉歸及奏。上曰。既歸矣。免之。基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注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基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病。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如卷石。遂曰。於上。亦和之。有也。自是疾遂篤。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十一

三月 上以基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鄉里。居家一月而薨。享年六十五。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集所遺文稿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基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使。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謹之。語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特有聞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相連絡。幸聖主留意。基平生剛毅慷慨有大節。每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遊開心見誠。坦蕩無間。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忘之。蕭

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基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嘗贊上成大功。上嘗臨朝稱之。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以天下蒼生爲憂。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諫。不以其害怵其心。上亦甚禮之。嘗稱爲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達者常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詰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言也。居鄉里守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初與同郡葉瑁胡深章。金華朱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基與宋公又文章爲當代首稱。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十二

傳信錄云。京師自夏至秋。不更司禱求不應。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御史按察司。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遣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細於馬房及論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當居佳陰氣鬱結。二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市。太祖恚曰。劉基若還鄉爲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友欲用舊人。乃謂楊忠曰。

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詞林記云予觀誠意伯集慨然激歎以為有子房之風

聖祖之言亦曰吾子房也夫子房椎擊沙中何異伯溫之憤方氏

其受天文於鄧祥甫又何異於圯上老人之三略哉漢之元功

大封子房子房願封留足矣乃辟穀導引明哲保身始神黃石

之術終從赤松之遊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何其智也而伯

溫乃徘徊容與雉罹於羅象以商焚豈其忠於國而弗智於身

耶

遼聞錄云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與伯溫皆在御

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十三

高廟

見伯溫雙手摩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聽其言而

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免後勝負未決伯溫密言

於太祖曰可移軍湖中以金木相尅日決勝太祖從之

遂平陳氏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機公勲業造邦文章

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建事胡元專門策數何異此伏戎

之屢就恨公之多才也

羅復仁字

江西吉水人初從陳友諒為編修甚見禮遇歲

壬寅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復仁來降命侍左右癸卯從

破友諒於鄱陽湖命齋蠟書招諭臨江袁州諸郡甲辰除中

書省諮議性率直每論事指陳得失無所隱避益親信之及武

昌久圖不下上以復仁友諒舊臣令往招諭其子理復仁

至城下號慟不理怪之使召之入復仁曰今不降大兵且屠

城諸民何罪早為之所則族可保也理由是遂降復招諭江西

還為國子助教以老賜車馬人每宴見賜半飲食丙午奉

使山西招諭元將擴廓帖木兒前使多被拘留復仁議論慷慨

獨還洪武元年擢編修二年冬齋詔諭安南命毋侵占城阮

至曉以大義安南王悅服還贈以黃金吉火復仁辭不受歸奉

之上多其廉讓適安南使者至仍令持之以歸改翰林檢閱未

幾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諭事復仁多直言質樸上以其率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十四

直多見聽納尋乞休賜大布之衣書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嘉

賜爾布衣放歸田里仍賜玉帶名馬鐵柱杖坐墩諸物

其第復仁方操塗具急呼其妻取焚故上每呼為老實羅

云

詞林記云為援有言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夫中原鼎沸醜虜

羶江羶雉角力未知鹿死誰手復仁乃能辭其故主胡戴真龍

推心置腹直見本真綸綍之褒非溢美也

危素字大朴江西撫州府金谿人年十五能究五經大旨與同

郡葛將曾堅黃學更相策勵乃從吳沉范梈遊遂知名

為檢討歷陞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奏請加封朱考

楊龜山李延平真西山蔡九峯從祀俱從其論。國初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修黃昇誓死於難。有報國寺僧梓者救之乃免。而嘔竟死。遂乃以素歸。上雅聞素文學。仍命為侍講學士。因進言宋朝諸陵為元西僧所發。以理宗頂骨為飲器。上聞之惻然。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讐。既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是耶。即命守將吳勉訪索頂骨得之僧廬。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紹興亦以永穆陵圖來獻。命掩瘞故處。冬十月時值甘露降宋源為頌。上問素此何徵也。素曰王者愛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葉受之。今甘露降於松是陛下養老所致也。宜以制幣冊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休閑。尋坐失朝免。三年四月起原官。命素及胡鉉睢稼王大中俱為弘文館學士。鉉告歸素撰皇陵碑以獻。上念其老賜小車免朝謁。時從論說經史質証疑義。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縣。五年二月以疾卒。所著有宋史稿元史稿文集五十篇奏議三卷。

詞林記云素仕元秉文衡都樞要學有仰之如星鳳及徐達收燕薊命仕元者投告身素與編修黃昇約死於難昇死而素背約焉。及至躋顯榮陟清華愧東閣之履聲憐南徐之汗顏自經於溝瀆而不知恥壯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素之謂矣。

餘冬序錄云危大朴對黃殷士嘔背撫之金谿人少同學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輪於侍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相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為獻。歎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置酒殺使家人歌舞為勸環守至日晏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午喜出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入殮。僧相與營葬。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臣景濂云皆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乃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無愧齊太史者。僧梓拯危何如送黃之為義雖然梓非所責黃固梓之人也。濂作大樸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並與銘殷士者觀之死榮生辱自霄壤矣。

睢稼字

人國初入仕任監察御史以文學侍

左右多所啓沃授翰林應奉洪武二年陞中書省參知政事冬十月十三日甲戌帝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丙子日李善長率羣臣稱賀帝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

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為朕明言之稯對曰聖人之德上
及太清下及大寧中及萬民則膏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軒
和人民故天不愛寶使嘉祥徵顯也帝推而不居二年改弘
文館學士日與劉基羅復仁危素胡鉉王本中同居館中時資
獻納年致仕

王本中

人薦舉洪武三年任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五

十七

國朝列卿紀卷之六

國初侍臣四輔官年表

安

然河南祥符人元左丞相洪武十三年任十四年卒

王

本官兼太子賓客本年犯極刑洪武十三年任

李

幹山西絳州人故元編修洪武十三年任本年調蘇州知府

杜

敬山西壺關人著儒洪武十三年任夏官兼太子賓客本年致仕

李

祐任春官兼太子賓客本年致仕洪武十三年任

龔

敬江西鉛山人著儒洪武十三年任春官兼太子賓客十四年以疾歸歷國子祭酒

趙

民望直隸藁城人著儒洪武十三年任夏官兼太子賓客本年致仕

吳

源福建莆田人著儒洪武十三年任夏官兼太子賓客本年以老歸起國子司業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六

何顯周

直隸內黃人著儒洪武十五年任本年致仕

國初侍臣四輔官行實

安然字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徙居直隸鳳陽府懷遠縣

季為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眾歸附洪武元

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參政立心平正撫綏勤

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年召還為工部尚書三年正月奉

命於社稷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建拜殿五間以備不測風雨祭祀

八月建議功臣守墓人各以本官封爵品級為差其公用石

碑石獸之數亦令有司依品級成造上從其議尋詔功臣故

不建享堂墳塋葬具皆自備惟戰沒者官給之五年調河南參

政九月改行省為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六

右大夫十三年革左右御史大夫改左中丞夏五月癸巳坐事

免官還鄉未幾復召為四輔官每論事賜坐多所裨益十四

年秋八月庚申以疾卒年五十八上念和歸之誠親製文遣

官祭之其略曰爾中土之士當元季從事義旅效力於元及元

運既終我師長驅齊魯是以棄胡歸我其來甚誠朕用爾嘉數

授重位皆干於法朕特釋之昨為朝無舊臣復召爾來所望加

誠事朕何其遽以疾終朕思初歸之義以性體致莫爾其享之

王本字

人洪武十三年以吏部尚書

范敏薦召至京勅曰朕觀上古君臣必正直無私心同氣合方

乃上悅天心下忻地祇致海嶽效靈於是乎經邦論道永安社

稷利濟生民臣亦昌焉朕本布衣遇天更元運偶與君舉並

逢多難遇深艱率英俊自中土渡江東造基於此君天下

民十有三年矣永惟致治必在得人乃訪近臣而求士得爾諸

儒來朝朕其欲與賢者周旋以安寰宇然知人之道甚難爾雖

苟面從志異無利濟之誠則不惟昊天昭鑒實有孤於朕懷朕

勅爾羣儒若志秉忠誠則可交於神明與朕同遊以安天下豈

不偉哉乃以本任春官兼太子賓客既而上坐武英殿西廡

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為士者貴幼學壯行然求之

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於

世如此人者豈不惜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六

足以經世誤蒙 聖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

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故授以是職告於太廟十月勅本等竭力忠誠以感格天心

十四年正月命刑官聽兩造之辭果有贖罪正以五刑議定然

後人奏既奏錄其所授之旨逆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奏無

效然後覆奏行之有疑諫官四輔官封駁之者為令九月上

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而降祥

以應之不德其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不君

而警之安敢不懼益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戢

豈能免當然之責朕與卿等皆當慎之後坐極刑

李幹字

山西平陽府絳州人元翰林院編修改國子監

士退居於鄉

國朝洪武九年授本州儒學訓導十三年遣

勅召之曰朕即位十三年夙夜孜孜思得賢才共安天下何期大

臣不職朋比爲奸雖四凶之罪已誅而求賢之意未稱今御史

薦爾博學洽聞特遣使齎符臨召有司禮送至京副朕虛懷至

授四輔官十三年調蘇州府知府改國子博士兩聘爲考試官

後以老致仕

杜敏字

山西潞州府壺關人年十五華屬文勤慎好學精

通易書詩三經元末省院屢辟不起入國朝洪武十三年以

尚書范敏薦其學行特勅徵之論曰昔之御宇內者無伴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六

四

五

無道賢致時和而世泰蓋由善備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人者

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於民上則伴位道賢亦備

矣今朕才疎迷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隱民未康世未泰今

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

爲加以顯爵與朕同遊比至京陛見上諭曰昔有耕莘者爲

政社稷永安樂歲者在朝君仁民康斯二賢登出於殷商致君

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山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然

朕政未施訪近臣而求士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

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必欲抑諫四時德令入天卿等慎之同

安盛世及蒞任上又諭曰受斯重任朕與卿等民生係焉可

不重乎且卿等昨爲庶民今輔朕以掌民命出類拔萃以顯父

母豈不天人文慶於戲慎哉一儀之敬事理無垂心常格也言

常履道故茲再諭想宜知悉未幾命敕司夏季三月皆上節十

日每入見賜講論治道上嘗幸第及累賜珍饈襲衣又

嘗賜遊東苑上親與展讀後以老病告歸卒於家所著有時

時集

李祐字

山西平陽府安邑縣人以孝行重於鄉爲時宿儒

洪武十三年以吏部尚書范敏薦其賢召授四輔官兼太子

賓客未幾命祐司春季三月皆中旬十日太祖諭曰古以

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然當是時間有陽順陰乖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六

五

四行卷五

陰順陽戾者有之是由逆理而使然也且任三公職四輔非數

人不居凡數人使居是任豈不善惡半之善雖格太惡能違帝

是故人事不齊天亦如之而應此其所以陰陽駁雜也當陰陽

駁雜之時所當理者三公四輔宰既多各無司定節度期其

時而究將問誰假使上帝以一賢之善不致斑駁其時則惡

人偷光飾已又小人效之所以斑駁其時雖在上帝不得不

如是也其天道人事疾如影響爲此也朕今設四輔恐上帝

艱分善惡累時序之不常特以四季均職於四輔以以上中下

三節各司之設若上帝福善禍淫易爲殃善所司者比之

混殺豈不利哉特以四輔所司明述於後以驗雨暘時若也祐

同杜敦等侍食殿庭。賜衣三襲。後以老疾還鄉。中于丁卯庚午三科考本布政司鄉試。衆稱其得人。未幾以疾卒於家。

龔敦字文達。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學問該博。德行敦實。洪武初。以明經任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高其學行。薦至京師。十三年。會雷震謹身殿。欲調和陰陽。拜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之次。諭令德合天。人以臻至治。未幾。命司春。季三月。皆下。旬十日。敦同杜敦李昫吳源趙民望並以耆老人侍。屢荷養養。十四年。因春令頗愆。還。歸。後起博士。歷司業。祭酒。詳國初國子監祭酒。

趙民望字直隸真定府藁城縣人。洪武四年。有司以儒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六

六

舉因疾還歸。後遊學山西澤州陵川縣。十三年。太祖特賜勅

徵之。且獎之曰。朕惟才疎。以致賢隱。善。民未康。世未泰。爾可策杖來朝。與朕同遊。比至。拜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未幾。勅司夏三月。皆下。旬十日。與杜敦等親侍左右。講論治道。裨益良多。後以老致仕。

吳源字性博。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洪武初。舉明經。授興化府學教授。十三年。召徵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三月。皆中旬。尋以老病告歸。十四年起國子司業。本年卒於官。

何顯周字直隸大名府內黃縣人。以文學老成。重於鄉。洪武十五年。以薦舉召爲右正言。兼右春坊右諭德。尋進四輔官。

賜坐講論治道。賜襲衣。命工圖其像。賜待漏院記及誥命。以旌之後。以疾致仕。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六

國朝列卿紀卷之七

開國侍臣殿閣大學士年表

劉仲質	江西分宜人薦舉歷禮部尚書洪武十五年任華蓋殿大學士本年坐事降御史
吳伯宗	江西金谿人狀元洪武十五年任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降御史
宋訥	直隸涿縣人薦舉洪武十五年任文淵閣大學士十六年監祭酒
吳沉	浙江金華人薦舉洪武十五年任東閣大學士次年降御史
鮑恂	浙江崇德人薦舉洪武十五年任文華殿大學士國子監丞
全思誠	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薦舉洪武十五年任文華殿大學士國子監丞
全鈺	浙江安吉人薦舉洪武十五年任文華殿大學士國子監丞
張長年	直隸高郵人薦舉洪武十五年任文華殿大學士國子監丞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七
朱善	江西豐城人薦舉洪武十八年任文淵閣大學士本年以病還鄉卒
權謹	直隸徐州人永樂中舉孝行洪熙元年拜文華殿大學士本年改通政司左叅議

開國侍臣殿閣大學士行實

劉仲質字文質江西袁州分宜縣人敏而好學博通經典洪武初為宜春訓導被薦入詞垣奏對稱旨授文林郎歷遷禮部尚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增學校及師生禮賜上諭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未遍天下豈非闕典耶卿與儒臣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是年十一月戊午敕宋殿閣大學士之制以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吳沉為東閣大學士上親製詔文賜仲質曰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廊廟且當時諸儒皆以賢德輔景運三百有奇焉今特倣宋制殿閣之名必期近侍有補文並歐蘇爾仲質才頗稱任授以華蓋殿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往欽哉未幾質坐事降監察御史質為人篤厚文多質實如其人詞林記誤作邵質不知即劉仲質云詳國初禮部

吳伯宗名祖以字行江西撫州府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伯宗生而岐嶷十歲通舉子業識者奇之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試辛亥廷試俱第一是時初議開科取士命國子祭酒魏觀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儒為讀卷官高皇帝親

製策略略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舉
人為盛今特延子大夫於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難
伯宗條對稱旨上擢為第一賜袍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
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日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
性剛直不屈惟庸卿之八年坐貶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
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害辭其切此
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獲馴象方物以歸獻
之改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
太子嘉納明年改興籍御試以十題命賦詩伯宗援筆立
就風格峻整上大稱賞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遷太常丞不拜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七

三

十五年又以為國子司業又不拜忤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行至
淮召還以為檢討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至弟仲安為三
河令薦舉不以實坐是復降檢討卒伯宗為人溫厚貞諒而不
苟姘姘故屢獲罪所著有南宮集使文集成均玉堂諸稿
詞林記云喬木之枝風折之殘當衢之蘭物踐之傷若伯宗者
以忤惟庸竟坐貶斥其直氣勁操屢折不回誠者以為開科第
一人名德俱非耶
宋訥字仲敏直隸大名府滑縣人訥博學強記動遵矩度性遲
重不妄言癸登元至正癸卯進士任鹽山縣令遭世亂隱居求
志入國朝文名益昌洪武二年中書省徵纂修禮樂事竣不仕

而歸十三年徵為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得
歸嘗同諸儒應制撰諸勃文操筆立就雅稱上意遂寵
院學士十五年五月命撰宣聖廟碑文賜衣帟文綺鈔錠秋
七月庚戌上謂訥曰朕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
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益彼臣訥宗廟
民作事我相分所當然故威嚴臣重而恩禮難薄所以然者視
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瀆離散不難矣惟能知
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
元后何戴后非衆固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
下長久者以此而己是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上覽之謂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七

四

訥曰此人不識道理竟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太欲
朕一人自理可乎蓋自知而用則所見者狹知賢而用則所及
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下人主豈知之必賴君臣薦舉然得賢
與否係所舉任何如爾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
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可知其人賢否矣十一月以訥為
文淵閣大學士制曰朕觀古今賢者遇君有遲速名與有先後
昔呂望於渭濱有飛熊之兆而乃與周八百訓年雖高邁特授
是官爾往欽哉未幾以為國子祭酒訥初祭酒
吳沉字洛仲浙江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博學有文
累徵為縣庠訓導辭不就洪武十二年薦授待制十一月甲午

朔 上觀漢紀顧謂沉曰入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敗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 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太喜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入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其切事也沉曰求之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七

五

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與治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焉十二年十二月以事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爲待制沉薦教授童蒙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 東官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 東官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等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 東官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乃以爲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 上將享太

廟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 命沉撰序三月沉因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殷沉進曰書言去邪勿貳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爲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人中懷邪邪而言似忠信似信而實不然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七

六

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降侍書革改博士十九年七月丁丑卒沉富蓄遠覽嘗因奏對誤遷渭源教諭未行改典籍陟大學士考功監劾其怠事降侍讀終博士三仕三已無喜愠人以此多之 鮑恂字仲孚其先嘉興人元至治間始遷崇德之千乘鄉恂沉悟淵穎受易於臨川吳幼清深有所得著大易傳義奉定元統省試第一人至正中由鄉薦授溫州路學正改教婺州州御史劉彥博薦其學有原本爲世儒宗洪武初以明經徵爲文華殿

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暨皇太孫固辭歸隱與貝項結詩社所著有西溪稿云

殿學記云漢高欲立趙王如意留侯乃為呂后畫策招致四陪以輔翼之矧洪武建極師創大本堂以教 太子乃蒲輪玄纁聘諸耆儒視古帝王之禮三老五更何如耶不知何鉉長年將何以界之耶

全思誠字希賢直隸松江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武十五年以耆儒授文華殿大學士十六年四月 賜勅致仕其辭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有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迫衰暮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七 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鄉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亦悅乎

全鉉字 浙江湖州府安吉州人與張長年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薦鉉等明經通達治體 遣使徵之鉉長年至

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終日俱 命為文華殿大學士鉉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早朝日晏而人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鉉等復固辭 俱放還

張長年直隸高郵人見上

殿閣記云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思誠

賜教何鉉被寵寵眉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固盡所傳以加焉

朱善字備惠江西 昌府豐城縣人少聰穎十歲能文通五經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杜門絕跡以聖賢近學為己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復全人謂孝感所至 高皇平一海內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常州府守強憲中南昌守許方俱延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於 朝授郡學教授洪武八年 廷試諸儒善為首乃除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復改典籍放還十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七

八

諸君

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善還京以為待詔七月戊戌 上御東閣謂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蓋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嘗奏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議律不粘其禍乃至於此成周之世為婚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國之君當備陳鄭秦晉莫不皆然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族朱陳

之好罔不以世婚爲事今宜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祫

上從之十八年命主考禮閣撤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淵

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上御華蓋殿命善進讀心箴上曰

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人仁愛之心生則枝害之心息正直

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蓋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惡之心

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

自無物我之累矣八月丙辰善復言曰古者人君致治重在任

人蓋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爲計慮則私澤

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任人之

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

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

知能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始忌終者亦有過於前改於

後者故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

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姦似忠者決不可任也是年

九月忽遭危疾上遣醫調治其子逢掖請告還豐城卒年七

十有二屬繼正冠危坐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也諸

畢而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其舍所著有詩經解題輔翼史輯

諸書正德間賜謚文恪

權謫字仲實直隸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頓絕復與洪武似爲

知樂安縣清慎平恕其民懷之凡載考績遷光祿署丞迎母就

養母疾額天所以身代母卒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

蛇馴擾不去有司以聞太宗嘉之扈從皇太子往南京諸

臣皆獻方物不受至徐州謹以孔門聖賢道統圖獻特賜留

隨洪熙元年三月拜文華殿大學士閏七月改通政司左叅議

致仕謹實有操履而文學非其所長又年老故也仍旌其門

曰孝行

國朝列卿紀

卷之七

十

毛一遠

國朝列卿紀卷之八

內閣諸學士序

夫學士之職非古也漢魏以來祕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唐自太祖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輩草諸文殿嘗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其館學自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爲昭文館開元七年復改爲弘文館鳳儀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正於是有弘文館學士之職其殿學自開元初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懷素等總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限
楊海

其事於麗正殿安置爲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銳等宴於集仙殿乃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爲學士於是集賢殿書院學士之職其翰學自開元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殿學士分掌制詔書敕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內命於是翰林學士之職其講讀自開元三年命馬懷素褚無量更入侍讀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講直學士於是翰林學士之職其承唐制昭文集賢兩學士皆宰相兼之其翰林學士無定員資淺者爲直院暫行者爲權直惟眞爲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豈可以比肩臺長齊武

政路其講讀學士自咸平二年並置以後或不帶學士字

兼官而已大中祥符中又建龍圖閣設直閣學士故天章寶文等閣之類遂以所掌閣呼之於是有閣學士之職又有所謂資政殿大學士者眞宗特置以寵王欽若至皇祐元年又詔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臣於是有大學士之職國初已亥年置禮賢館命陶安劉基章溢宋濂葉琛王禕等居之甲辰年設起居注乙巳年設太史監吳元年設翰林院俱爲侍臣洪武二年定翰林官制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讀學士正四品侍講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三年又置弘文館學士改劉基與羅復仁危素胡鉉雅璩王大中居之九年罷不設十四年章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楊海

旨直學士定學士爲正五品講讀學士爲從五品十五年十一月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以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吳沉爲東閣大學士十六年禮部主事劉庸薦鮑恂全鈐張長年張紳等明經通達治體遣使徵之恂鈐長年先至俱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皆辭不拜而全思誠亦以耆儒拜文華殿大學士之職然大學士之職階不過五品特以崇重文儒備顧問而已況國朝監前代連殿之禍中書省罷丞相使政歸六卿分理不相混雜所以重之祖訓者甚嚴而殿閣大學士亦不久設固未有相道之責也文廟入正大統注意文學士於壬午年肇建內閣於東角門內召

解縉黃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吳欽之
事雖令講讀纂修與議機務然七人始以翰林史職入直講
讀等官及仁廟正位東宮又陞春坊等官以後解縉以罪誅
則謫廣西恭議胡儼以國學缺人則推陞祭酒而楊士奇等五
人終永樂之世亦官止大學士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
官大之例至洪熙初年以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又添設講學殿
大學士於是楊士奇陞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陞太
常寺卿兼謹身殿大學士黃淮陞通政使金幼孜陞戶部侍郎
俱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陞太常寺卿仍兼翰林院學士緊後
委任日隆置三公三孤之官又加至三孤領尚書職隱然有鈞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衡之事禮與百僚殊矣自此官制一變陳山以左庶子張瑛以
洗馬各陞侍郎兼大學士入閣然龍飛殊恩非可爲例亦未有
由蒞部事而復入者故正統年間陳伯高殺苗衷馬愉曹鼐以
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攷也自景泰
初年俞剛江淵王一寧以侍郎改兼學士入蕭鎡以祭酒陞侍
郎兼學士入王文以左都御史陞吏部尚書兼學士入於是天
順成化弘治以來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者日久因襲不可復改
矣然計資叙遷亦未有 尚書已理部事而復入內閣焉者
自正德初年逆豎劉瑾 吏部尚書焦芳首以附瑾取入內
閣於是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入劉宇由吏部尚書入曹元

由兵部尚書入而 祖宗官制大壞極矣及逆瑾伏誅而後之
改正者何哉夫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聽獨斷之弊此 太祖
垂訓立法高出千古者也但政權必有所屬則設內閣而擬議
以成其變化者又 成祖勵精求治之初心固並行不悖矣況
政歸六部權在人主而內閣參謀猶不得專制外事歷 列聖
如一日也使居內閣者仰體 聖祖之心輸忠宣力守憲奉法
於六部有違失密裁抑之與天下順流而治萬世無弊矣如或
陰持宰相之柄使六部受風旨而後行於罷丞相置內閣之
意不既盡失矣乎今詳各官年表於後其行實見於事紀其勲
德茂著者表爲列傳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四

國朝列卿紀卷之八

直內閣元輔及同直輔臣年表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成祖文皇帝即位七月
初建文淵閣選文學臣解縉等七人入直令講讀纂修與議
機務

解縉江西吉水人進士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由翰林侍讀陞
侍讀入直為元輔歷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至永樂四
年三月被丘福譖洩易儲出為廣西叅議凡四年後改交趾叅
政又被李至剛訕其怨望下詔獄卒

同直黃淮浙江永嘉人進士由中書舍人陞編修進庶子兼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五

讀

同直胡廣江西吉水人狀元由修撰陞侍講進右春坊右庶子

兼侍讀

同直楊榮福建建安人進士由編修入進右春坊右諭德兼侍

講

同直楊士奇江西泰和人薦舉由王府審理副陞編修入進左

春坊左中允

同直金幼孜江西新淦人進士由戶科給事中改檢討入進侍講

同直胡儼江西南昌人鄉舉由桐城知縣陞檢討入歷左諭德

兼侍讀永樂二年出拜國子祭酒後加太子賓客致仕

胡廣自永樂四年三月以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為元輔歷文

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至永樂十六年五月卒於官凡

一十二年零三月贈少師禮部尚書諡文穆

同直黃淮歷翰林院學士永樂十二年閏九月繫錦衣衛獄

同直楊榮永樂六年六月憂去七年正月詔起復歷翰林院學

士兼庶子

同直楊士奇歷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學士

同直金幼孜歷翰林院學士兼諭德

楊榮自永樂十六年五月以翰林院學士為元輔進文淵閣大

學士兼翰林院學士至永樂二十八年八月以楊士奇居首凡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六

六年零四月

同直金幼孜文淵閣大學士

同直楊士奇仍左春坊大學士永樂二十年九月繫錦衣衛獄

尋釋復職

楊士奇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巳仁宗昭皇帝即位進禮

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為元輔歷洪熙宣德正統三朝凡

二十一年終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至正統九年三

月卒於官贈太師諡文貞

同直楊榮進太常寺卿兼文淵閣大學士歷少師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至正統五年二月告老展省七月還朝卒於浙

江杭州武林驛贈太師諡文敏

同直金幼孜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洪武元年正月憂去尋起復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至宣德六年十二月卒於官贈少保諡文靖

同直黃淮釋白獄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直文淵閣歷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於宣德二年八月致仕家

二十餘年卒諡文簡

同直楊溥湖廣石首人進士永樂二十二年八月釋白獄擢翰林院學士入閣洪熙元年正月以太常寺卿兼學士直弘文閣宣德初復還內閣四年十月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至宣德十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七

七

年正月以禮部尚書兼學士仍入直

同直張瑄直隸邢臺人鄉舉於宣德元年正月以禮部左侍郎

兼華蓋殿大學士入直二年進禮部尚書兼官如舊至宣德四年十月出為南京禮部尚書九年八月復召以原官仍入直至

正統元年九月卒於官

同直陳山福建沙縣人鄉舉於宣德元年以戶部尚書兼護身

殿大學士入直至宣德四年十月以干託外舉出致小內使書九年致仕卒

同直馬愉山東臨朐人狀元由侍講學士於正統五年二月入

直

同直曹鼐直隸寧晉人狀元於正統五年二月以侍講入直元年正月進翰林學士

楊溥自正統九年三月以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為元輔至正統十一年七月卒於官凡三年贈太師諡文定

同直曹鼐歷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同直馬愉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同直陳循江西泰和人狀元正統九年四月以翰林院學士入直十年十月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同直南表直隸定遠人榜眼正統十年十月陞兵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八

八

同直高穀直隸興化人進士正統十年十月陞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閣

曹鼐自正統十一年七月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為元輔至正統十四年八月扈英宗睿皇帝征胡沒於土木心三年贈太傅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忠

同直陳循戶部右侍郎兼學士

同直馬愉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至正統十二年九月卒於官贈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諡襄敏

同直苗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同直高穀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同直張益應天江寧籍直隸吳縣人進士正統十四年正月以侍講學士入直八月扈駕征胡沒於土木贈翰林院學士謚文僊

陳循自正統十四年八月以戶部尚書兼學士為元輔歷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天順元年正月謫戍遼東凡七年

同直苗衷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至景泰元年八月致仕後卒於家贈少保謚文康

同直高穀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歷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至天順元年正月致仕後卒於家贈太

廟朝列卿紀

卷之八

九

保謚文毅

同直彭時江西安福人狀元由修撰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入閣進侍讀至景泰元年正月憂去服除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

同直商輅浙江淳安人狀元由修撰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同入直歷兵部左侍郎兼太常寺卿至天順元年正月削籍

同直江淵四川江津人進士由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於正統十四年十月入直至景泰三年與易儲加太子少師仍兼

前職尋以憂去五年起復撫安山東河南尋還京入直七年正月出為工部尚書至天順元年正月謫戍鐵嶺後石亨敗復其

官

同直俞綱浙江嘉善人坐員於正統十四年十二月以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直六月出理兵部事進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調南京禮部左侍郎

同直王一寧浙江仙居人進士景泰元年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加太子少師至景泰三年七月卒於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

同直蕭鉉江西泰和人進士以祭酒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於景泰二年十二月入直歷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至天順元年正月削籍

廟朝列卿紀

卷之八

十

書兼翰林院學士於景泰四年二月入直五月憂去九月起復歷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至天順元年正月死於西市後贈太保謚文愍

徐有貞直隸吳縣人進士天順元年正月由左副都御史與奪門功進兵部尚書兼學士入直四月封武功伯兵部尚書兼華

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為元輔本年六月忤曹吉祥石亨降廣東參政凡半年尋下獄編金齒為民

同直許彬山東寧陽人進士以太常寺卿於天順元年正月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

同直薛瑄山西河津人進士以大理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於天順元年正月入直四月進禮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至六月見幾乞致仕

同直李賢河南鄧州人進士於天順元年二月由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入直四月進吏部尚書仍兼學士六月同徐有貞忤曹石降福建參政

李賢自天順元年七月復原官入直為元輔歷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至成化二年三月憂去五月詔起復十二月卒於官凡十年贈太師諡文達

同直許彬以衰老於天順元年 月改南京禮部左侍郎諱降陝西參政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十一

邱日修

同直呂原浙江秀水人榜眼以通政司右叅議兼侍講於天順元年六月入直歷翰林院學士至天順六年八月憂去卒於家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

同直岳正順天涿縣人會元探花以左贊善兼修撰於天順元年六月入直至七月忤曹石降欽州同知諱諫戍甘肅後起修撰陞興化知府卒贈太常寺卿

同直彭時以太常寺少卿進兼翰林院學士於天順元年九月仍入直至成化元年進兵部尚書

同直陳文江西廬陵人榜眼以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於天順七年二月入直至成化元年三月進禮部尚書

陳文自成化二年十二月為元輔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成化四年四月卒於官凡二十年五月贈少傅諡莊靖

同直彭時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同直劉定之江西永新人會元探花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於成化二年十二月入直三年八月進工部右侍郎兼學士同直商輅以為民於成化三年二月起復原官兵部左侍郎兼學士仍入直

彭時自成化四年四月為元輔歷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至成化十一年三月卒於官凡七年贈太師諡文憲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十一

邱文憲

同直商輅歷兵部尚書兼學士

同直劉定之歷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至成化五年八月卒於官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同直萬安四川眉山人進士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於成化五年五月入直

商輅自成化十一年三月為元輔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諱身殿大學士至成化十三年六月忤大監汪直加少保致仕凡二年四月卒於家贈太傅諡文毅

同直萬安加禮部尚書

同直劉珝山東壽光人進士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於成化十

一年四月入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兼學士

同直劉吉直隸博野人進士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於成化十一年四月入直進禮部尚書

萬安自成化十三年六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以人言奸媚令致仕凡十年零五月卒於家贈太師諡文康

同直劉珣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至成化二十二年九月令致仕卒諡文和

同直劉吉於成化十八年正月薨去七月起復歷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十三

同直彭華江西安福人會元進士以詹事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於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入直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至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以疾致仕卒於家贈太子少傅諡文思

同直尹直江西泰和人進士以戶部左侍郎兼學士於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入直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至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以人言令致仕卒於家諡文和

劉吉自成化二十三年十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弘治五年八月以忤權令致仕凡五年卒於家贈太師諡文穆

同直徐溥直隸宜興人榜眼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於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入直加至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同直劉健河南洛陽人進士以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於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入直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同直丘濬廣東瓊山人進士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於弘治四年十月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直

徐溥自弘治五年八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弘治十一年十月以老乞致仕凡六年三月卒於家贈太師諡文靖

同直劉健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十四

同直丘濬歷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弘治八年二月卒於官贈太師諡文莊

同直李東陽湖廣茶陵人進士弘治八年二月以禮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同直謝遷浙江餘姚人狀元以少詹事兼學士於弘治八年二月入直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劉健自弘治十一年十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元年十月力主誅大監劉瑾被構去致仕凡八年卒於家贈太師諡文靖

同直李東陽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同直謝遷歷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正德元年十月同劉健被劉瑾構害致仕

李東陽自正德元年十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七年十一月以年老乞致仕凡六年二月卒贈太師諡文正

同直焦芳河南泌陽人進士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正德元年十月入直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正德五年五月致仕尋削籍為民

同直王鏊直隸吳縣人會元探花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於正德元年十月入直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正德四年四月見幾乞致仕卒於家贈太傅諡文恪

同直劉宇河南鈞州人進士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正德四年五月入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至正德五年六月致仕尋削籍

同直楊廷和四川新都人進士正德二年十月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直進少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同直曹元直隸含山人進士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正德四年五月入直至八月致仕尋削籍為民

同直梁儲廣東順德人會元進士正德五年九月以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直加少保

同直劉忠河南陳留人進士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正德五年九月入直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正德六年十一月以疾致仕卒於家贈太保諡文肅

同直費宏江西鉛山人狀元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正德六年十二月入直

楊廷和自正德七年十一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正德十年二月憂去凡二年五月同直梁儲

同直費宏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正德九年五月忤權倖錢寧致仕

同直靳貴直隸丹徒人探花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正德九年二月入直

梁儲自正德十年三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正德十二年十一月起楊廷和仍讓居凡二年零九月

同直靳貴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正德十二年四月以人言致仕卒於家贈太傅諡文僊

同直楊一清湖廣巴陵籍雲南安寧人進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於正德十年閏四月入直至正

德十一年八月致仕

同直蔣冕廣西全州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正德十一年八月入直

同直毛紀山東掖縣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於正德十二年五月入直

楊廷和自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再起原官為元輔至嘉靖二年二月進太傅辭不拜十一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凡六年尋削籍為民

同直梁儲至正德十六年四月致仕卒於家贈太師謚文康

同直蔣冕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七

同直毛紀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同直賈宏於正德十六年四月起為少保兼原官仍入直

同直袁宗皋湖廣石首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入直九月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榮襄

蔣冕自嘉靖二年十一月為元輔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至嘉靖三年六月致仕凡八月

同直毛紀歷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至嘉靖三年六月致仕卒於家贈太保謚文簡

費宏自嘉靖三年六月以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嘉靖六年四月致仕凡三年

同直石瑄直隸藁城人進士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嘉靖三年六月入直歷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嘉靖六年二月致仕卒於家贈太保謚文隱

同直賈詠河南臨潁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嘉靖三年八月入直

同直楊一清以原官於嘉靖四年十一月仍入直

同直席書四川遂寧人進士嘉靖六年月進少保兼太子太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大

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未任卒於官贈太傅謚文襄

楊一清自嘉靖六年四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嘉靖八年九月致仕凡二年六月卒於家贈太保謚文襄

同直賈詠歷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嘉靖六年八月致仕卒於家贈太保謚文靖

同直翟鑾山東諸城人進士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於嘉靖六年四月入直七年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同直張璁浙江永嘉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嘉靖六年八月入直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至八年八月致仕九月召還

同直謝遷嘉靖六年十月起原官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至

七年四月致仕卒於家贈太傅諡文正

同直桂夢江西安仁人進士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命

兼武英殿大學士於嘉靖八年七月入直八月致仕九月召還

張璁自嘉靖八年九月為元輔九年改名孚敬至嘉靖十年閏

六月致仕凡九年十月

同直桂夢至嘉靖九年十二月致仕卒於家贈太傅諡文襄

同直翟鑾仍原官

同直方獻夫廣東南海人進士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十九

命兼武英殿大學士於嘉靖十一年六月入直

方獻夫自嘉靖十年閏六月為元輔至嘉靖十一年二月起張

孚敬仍讓居凡九月

同直翟鑾仍原官

同直李時直隸任丘人進士於嘉靖十年九月以太子太傅禮

部尚書兼武殿大學士入直

張孚敬自嘉靖十一年二月起少傳入直為元輔至本年八

月尋見被人言致仕十二年正月三起為元輔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嘉靖十四年四月致仕凡二

年九月卒於家贈太師諡文忠

同直方獻夫仍原官至嘉靖十六年六月致仕卒於家贈太保諡文襄

同直李時原官

同直翟鑾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至嘉靖十二年夏去

費宏自嘉靖十四年四月三起原官為元輔至嘉靖十五年十

一月卒於官凡八年八月贈太保諡文憲

同直李時進至少傅

李時自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為元輔歷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官凡二年十月

贈太傅諡文康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二十

同直夏言江西貴溪人進士由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命

兼武英殿大學士於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入直

同直顧鼎臣直隸崑山人狀元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於嘉靖十七年八月入直

夏言自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至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以日食開仕凡三

年八月

同直顧鼎臣歷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

嘉靖十九年十月卒於官贈太保諡文康

同直翟鑾嘉靖十八年五月以輔臣起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行嘉靖十九年正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仍入直

翟鑾自嘉靖二十一年七月為元輔歷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至嘉靖二十三年八月以二子中進士被
人言削籍為民凡二年二月

同直嚴嵩江西分宜人進士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於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入直

嚴嵩自嘉靖二十三年八月為元輔進少傅至嘉靖二十四年
十二月起夏言仍諫居首凡二年五月

同直許讚河南靈寶人進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命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三十一 劉汝恩

兼文淵閣大學士於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入直加少傅至嘉靖
二十四年十月乞致仕忤旨開住後贈少師諡文簡

同直張璧湖廣石首人進士嘉靖二十三年八月以禮部尚書
命兼東閣大學士入直加太子太保至嘉靖二十四年十月卒

於官贈少保諡文簡

夏言自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再起原官入直仍為元輔至嘉
靖二十七年正月主復河套落職致仕凡二年二月尋下獄死

於西市

同直嚴嵩進少師

嚴嵩自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夏言得罪仍以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為元輔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以子
擅權納賄令致仕凡十四年五月削籍為民籍沒家產

同直張治湖廣茶陵人會元進士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於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入直加太子太保至嘉靖三十九年
十月卒於官贈少保諡文隱後改諡文毅

同直李本浙江餘姚人進士於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以少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入直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至嘉靖四十年五月憂去

同直徐階直隸華亭人探花以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於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入直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三十二 劉汝恩

同直袁燁浙江慈谿人會元探花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學
士於嘉靖四十年 月入直

徐階自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至隆慶二年七月致仕凡六年三月

同直袁燁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至嘉
靖四十四年二月以病致仕卒於途諡文榮

同直嚴訥直隸常熟人進士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命兼武英
殿大學士於嘉靖四十四年 月入直至嘉靖四十五年 月

養病去

同直李春芳直隸興化人狀元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命兼武

英殿大學士於嘉靖四十四年 月入直

同直郭朴河南安陽人進士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學士於嘉靖四十五年 月入直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隆慶元年 月養病

同直高拱河南新鄉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學士於嘉靖四十五年 月入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隆慶元年 月養病

同直陳以勤四川南充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學士於隆慶元年 月入直

同直張居正湖廣江陵人進士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於隆慶元年 月入直

李春芳自隆慶二年七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至隆慶五年 月致仕凡二年 月

同直陳以勤

卷之八

主事

元年 月入直

同直張居正湖廣江陵人進士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於隆慶元年 月入直

同直張居正湖廣江陵人進士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於隆慶元年 月入直

同直張居正

同直趙貞吉四川內江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學士於隆慶三年 月入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掌都察院事至隆慶四年 月致仕

同直高拱復原官於隆慶四年 月仍入直掌吏部事

同直殷士儋山東歷城人進士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隆慶四年 月入直進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隆慶五年 月致仕

高拱自隆慶五年 月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為元輔仍掌吏部事至隆慶六年六月奉旨致仕凡三年三月

同直張居正

張居正自隆慶六年六月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為元輔至萬曆十年六月卒於官以專權削籍抄沒凡十年

同直張居正

同直高儀浙江錢塘人進士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隆慶六年六月入直至 月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文端

同直呂調陽廣西臨桂人榜眼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隆慶六年 月入直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至萬曆六年 月致仕

卷之八

主事

同直張四維山西蒲州人進士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於萬曆三年八月入直

同直馬自強陝西同州人進士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萬曆六年三月入直至本年 月卒於官贈少保

同直馬自強陝西同州人進士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萬曆六年三月入直至本年 月卒於官贈少保

同直馬自強陝西同州人進士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萬曆六年三月入直至本年 月卒於官贈少保

同直馬自強陝西同州人進士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萬曆六年三月入直至本年 月卒於官贈少保

同直馬自強陝西同州人進士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於萬曆六年三月入直至本年 月卒於官贈少保

謚文莊

同直申時行直隸吳縣人狀元以吏部左侍郎兼東宮太僕寺卿於萬曆六年三月入直

張四維自萬曆十年六月以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為元輔九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至萬曆十一年四月以憂去凡十月十三年十月卒於家贈太師謚文毅

同直申時行

同直余有丁浙江鄞縣人探花萬曆十年六月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直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主

高

申時行自萬曆十一年四月為元輔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至十九年九月致仕凡八年五月

同直余有丁歷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曆十二年十一月卒於官贈太保謚文敏

同直許國直隸欽縣人進士萬曆十一年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歷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曆十九年九月致仕

同直王家屏山西山陰人進士萬曆十二年月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直至十年月以憂去十六年十二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復入

同直王錫爵直隸太倉人榜眼萬曆十三年月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直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九年六月給假省親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主

史

按內閣政本之地而輔成聖德扶持國是使君子道亨則元輔實司之成我 文皇以上聖之資恢無前之業崇性學以興文教犁庭以飭武功諸所設施動與天合解縉胡廣楊榮輩不過仰贊其成而已然終永樂之世閣臣官止五品亦不得專制諸司事於此仰窺 聖謨神算爲萬世慮深且遠也楊士奇贊政二十餘年上守 祖訓下軫民瘼凡事以正道倡之而楊榮楊溥亦協心一德故洪熙宣德及正統初海內莫安號稱太平及曹鼐等才器尋常不能抗王振之橫恣致有土木之變豈能迨其責與陳循立景泰之朝依阿苟祿不秉大義以自裁坐視易儲貪受官賞及于不中式甘同王文構陷考官志滿樂生而國朝列卿紀 卷之八 三七

事將順無以充拓德意清釐內府積弊亦坐失其期矣正德初逆暨劉瑾等導 上遊逸廢棄萬機劉健倡九卿科道請行誅反罹竄逐將衣冠之禍有數存乎劉與謝遷去國李東陽獨留時有中立之譏然逆瑾竊柄引焦芳劉宇曹元朋禁廢亂成憲桎梏臣工天下岌岌然而東陽以元老調護其間使國脉不至盡斬其功不可泯也楊廷和梁儲處濁亂之世內有義子朱寧江彬等與奄翫張忠輩表裏爲奸跋扈不恭外有江西四川之巨盜搖吻平民而志存裕蠶才亦足以應變卒之叛藩驕帥相繼殄除非天啓 世宗中興者歟初 勅下議尊本生廷和與蔣冕拘泥舊聞不能申 上罔極之恩固失之矣而嘉靖改元一詔盡洗正德敝政爲天下所傳誦可泯沒之乎禮部莊誦嘉靖四十五年間仰窺 世宗聖神天授獨秉乾綱嚴束中官悚惕不敢與政紀又裁革天下鎮守除累朝所欲除而未能者可謂千載一時矣前後輔臣有才可用者任之不疑及以罪聞者量罪大小或致仕或削籍或議死或籍產赫然如雷霆在上孰有能逃於 明照者乎大抵輔臣之職不過代言備顧問雖文淵閣有印止於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自居此任者無丞相之名陰竊其實擅權自專使部院稟受而後行是不惟悖 太祖之訓亦失 成祖設內閣之本意矣今聖祖無疆與天地同其悠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庸輔臣之

任者其尚知所以永鑒哉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三

國朝列卿紀卷之九

內閣總論

論曰相道有關君德尚矣天造不論文廟入正大統其有密之臣悉出親權固皆世之良也解大紳以妙年奇才受知高廟舉施政所宜直述以聞援證不下萬餘言皆天下之大計晚遇成祖參謀密勿承御注蹇義等十人品論確有定見其陰殺丘福等邪謀以定仁廟有功社稷大矣而竟爲漢唐人所誣惜也胡若思入閣逾年出掌成均然以身率教人才翕然從化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亦云不負所學矣及車駕巡北京征北虜則胡國朝列卿紀卷之九

文穆金文靖楊文敏是從輔儲監國總理庶務則黃文簡楊文貞是屬未幾胡以年奪黃以罪困繫洪熙以後文簡文靖文貞文敏皆職官保文簡陰忌胡解蒙解死有力之詔不容於時文靖堅立名節溫裕有容而方用謝世厥施未融惟文貞文敏二公歷事四聖爲國耆龜其在文貞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止朝親官領馬之非減惜薪司炭庫之費請復戈謙之朝疏免仲成之獄表暴饑智之賢存恤呂隆之後甄別中外之才處置南北之成與夫封識啟白之謀易服用樂之辨亦幾於以道事君者矣其在文敏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止老的罕逃歸之師全驢駒河乏食之卒解夏原吉柔荑之誣見李時勉賣車之謗發

都御史劉觀之貪平漢庶人背叛之罪諫調江西之民兵處置甘肅之降虜與夫邊將之強弱才否四夷之順逆委曲邊境之遠近險易靡不備知亦可謂文武兼資者矣之二公者勤業之大亦既焯著海宇而或者乃謂文貞正而不諱文敏諫而不正是未可知也張瑛陳山以舊寮入相然瑛學多欲昧於大體

宜廟薄而出之其人不足云也楊文定起困踣之位謙虛好學保太以貞其所上疏請早開經筵預擇講官論發成悉從南北所宜誠老成體國用能與文貞文敏齊名蓋自永樂以後正統以前宇宙晏然坐臻太平者三公不為無力也三楊物故王振竊柄陳芳洲高文毅苗文康馬義敏曹文忠張文僊諸公不能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救其間遂有已己之變將時運使然歟抑委任權力殊耶景泰監國陳高當軸商文毅彭文憲江淵蕭鉉王一寧王文相繼入相然彭以憂去江蕭無所建明王一寧進由內豎王誠所薦踪跡鬼昧王文阿附王振久玷司憲乘國是未定復責陳管進江迎復而不遂敢易儲以無君使鍾同輩不得其死罪冠諸臣矣陳芳洲初疏陳諸事力救張楷陳祥暉有時名及易儲之事不能乘國之是豈所謂患得患失者耶且怙權剛愎不能容物其子瑛入試不第與王文誣奏考官劉儼黃諫峻文深詆又何險也高商二公雖模稜其間小枉安焉然都御史楊善迪 太上皇歸高文毅奏禮宜從厚抗顏不屈商文毅正救南內事而捐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揮盧忠不得煽其禍是所益已多會 景泰不豫諸公慮左右生變密謀俟時復立 茂陵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徐有貞當國步危疑之秋首倡南遷為清議所鄙既乃易名昌薦以治河功進職司邦憲遂附石亨輩食天功以封爵入相殺于謙并貶陳芳洲等十數人于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經月不息未逾稔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古云山爾及爾其然乎哉許彬老不足恃 英廟燭之明矣薛文清學有淵源多所自得岳季方抱負經濟有古豪傑之風遭曹石不靖薛以幾去岳以直竄豈往來昭昭者不可測云李文達之際遇千載一時也呼俞等輩動中事幾槩其大者如消忠國之權靖曹欽之變禡迎駕之暫停采柴之征罷官校之緝邏杜遠臣之貢獻止汪后之殉葬赦建庶人之幽內煌煌盛美未易枚舉亦中興賢相也哉呂文懿彭文憲與文達同相陳莊靖亦繼入相然文懿早世厥施未究迨 憲廟嗣位文達以元臣在朝謨謀毗益故成化初政如指揮門達之謫成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之奪爵少保于謙等之復官賜祭改葬一時反正之功卓矣莊靖政體多達而勲德未昭文憲代文達首相多所修陳其論正名分均恩愛崇正道謹命令清理三營草場退減勢豪庄田請宜見大臣詳議政治乞 成勵各官勉修職業許太監劉永誠之封伯定 慈懿皇太后之祔廟亦無愧於補衮之缺者劉文安輩聲翰死三

進讜言援古證今理明氣壯及入相再上密疏皆濟世宏猷而
未及設施以沒將造化斬其才而奇之也耶商文毅既廢復起
懲文思奮其所建白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門四方常貢
不得外受玩好曰許諸色人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以理寬抑
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
撫悉剴切時宜他若撤去西廠力諫皇莊罷造王皇殿閣停採
楚蜀木材復 景帝之位號定儲貳於西宮亦庶乎社稷臣矣
既文憲物故文毅去位於是汪直凌橫威擬至尊中外縉紳固
不貼席時萬文康首相巧管如冒籍成曉嫉侮忠正深於仇
讐保養茲回切於骨肉結萬通繼曉李孜省輩以陰爲之援而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四

詩洪

又斥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權雄禍人家國不是過
也佐以劉文和劉文穆彭文思尹文和相燭以騰洪恣希世矧
責其翼德秉亮光昭大業者哉 孝廟登極更化圖治文康文
和革斥不復畱特起三原王端毅柄政銓府故耿廬氏張華亭
李襄城馬鈞陽彭莆田何吁江周陽曲倪金陵皆豐邑數世之
培植海內所慕望者而皆引列政府雖文穆尚畱內閣挾私懷
忌每有所軒輊而王公亦不少屈益得人之效在六卿矣徐文
靖天資寬厚行應表儀賴 聖 上名卿協力坐享太平之
休丘文莊博極墳籍潛心著述所補大學衍義諸書亦既登之
大內權衡百度矣而見於功業者僅若此何哉劉文靖李文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五

毛士遠

謝文正中年入相遭逢 孝廟宣詔咨訪政治時劉謝二公
重不倚李文正文學淹貫時咨獻納不幸天不純祐 龍馭上
賓海內士民至今追思遐味而不能已 武廟嗣統劉瑾等依
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倒置威福虐焰橫空縉紳凜凜時司徒
韓洪洞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請劍必殛劉謝二公亦
力主之幾悟 上心而焦芳希圖入相反爲內地用是愈無忌
憚手握口銜恣其播弄而正人盡竄復矯詔指劉謝二公與韓
洪洞張安福林闡縣諸公爲朋黨班示天下而焦芳遂由冢宰
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
芳導之時有劉宇曹元者媚竈續貂成涸政本芳爲之與援緊
後公卿歛避靡靡難觀論者咎李文正累朝元老不免中立之
譏然逆瑾狎視公卿每陽敬文正則正人有賴亦多矣王文恪
博學宏詞蔚然人文所宗顧政歸帷幄倖倖而奉身勇退大臣
之義固如是哉及逆瑾伏誅天下更始若楊石齋劉文肅梁文
康靳文僖以後諸公其得失著於一時者昭不可掩其是非定
於萬世者固自在也今 聖天子在上敬天法 祖納諫求賢
凡可以生養斯民者無所不用其情中外士民喁喁然思見唐
虞三代之治苟簡自當寧有一心一德以贊嘉靖之治寧不
負 聖明委任之意哉夫自設立內閣以來至於今日數十餘
年三楊以後文達中興然律諸聖賢尚有遺論由文達而下

數也嗚呼惟其艱哉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六

國朝列卿紀卷之九

殿閣大學士年表

解

江西吉水人進士華除四年由侍讀入閣歷翰林院學士
兼右春坊大學士末樂五年謫廣西右叅議改交趾叅政

黃

浙江嘉興人進士華除四年由編修入閣歷少保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宣德元年致仕卒諡文簡

胡

江西吉水人狀元華除四年由修撰入閣歷少保戶
部尚書左春坊學士十六年卒贈少師禮部尚書諡文穆

楊士奇

江西泰和人薦舉華除四年以編修入閣歷少師兵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統九年卒贈太師諡文貞

楊榮

福建建安人進士華除四年以編修入閣歷少師工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正統五年卒贈太師諡文敏

胡

江西南昌人經魁華除四年由檢討入閣歷左諭德兼
侍讀末樂二年出拜國子監祭酒後加太子賓客致仕

金幼孜

江西新淦人進士華除四年以檢討入閣歷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諡文靖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七

楊

湖廣石首人進士末樂末年以翰林學士入歷少保禮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正統十一年卒贈太師諡文定

張瑄

北直隸邢臺人鄉舉宣德元年由禮部左侍郎入閣歷
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四年調南京禮部尚書

陳

福建沙縣人洪武癸酉鄉舉宣德元年由戶部尚
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入四年罷政九年致仕卒

曹

直隸寧晉人狀元正統五年由侍讀入直陞吏部左侍郎
兼學士十四年死於土木贈太傅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馬

山東臨朐人狀元正統五年由侍讀學士入直陞禮部
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十二年卒贈禮部尚書諡襄敏

陳

江西泰和人狀元正統九年由翰林學士入閣歷少保
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天順元年謫戍

苗

直隸定遠人進士正統十年由兵部右侍郎兼學士入
歷兵部尚書兼學士景泰元年致仕卒贈少保諡文康

高

南直隸興化人進士正統十年由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
士入歷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天順

元年致仕卒贈
太保諡文毅

張益 應天江寧縣人未樂乙未進士正統十四年

商輅 浙江安福人狀元正統十四年由修撰入閣

彭時 江西安福人正統成化間入閣

江淵 四川江津人進士正統十四年由戶部右侍郎兼學士

俞綱 浙江嘉興人正統中進士出拜工部尚書天順元年

王寧 浙江仙居人進士景泰元年由禮部主事入閣歷太

蕭鉉 江西泰和人進士景泰二年由戶部右侍郎兼學士

王文 直隸東鹿人進士景泰三年以吏部尚書入閣歷少保

徐有貞 直隸吳縣人進士天順元年由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許彬 山東寧陽人進士天順元年由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薛瑄 山西河津人進士天順元年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李賢 河南鄧州人進士天順元年由吏部右侍郎入歷少保

呂原 浙江秀水人進士天順元年由通政參議兼侍講入閣

岳正 順天府人進士天順元年由通政參議兼侍講入閣

彭時 詳前 天順元年再入閣歷少保兼吏部尚書文淵

陳文 江西廬陵人進士天順七年由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歷

劉定之 江西永新縣人進士成化二年由太常卿兼學士入歷

商輅 詳前 成化二年再入閣歷少保兼吏部尚書文淵

萬安 四川新都人進士成化五年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贈太師諡文康

劉吉 直隸博野人進士成化十一年由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彭華 山東壽光人進士成化十一年由吏部右侍郎入歷少

彭華 江西安福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由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尹直 江西泰和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由戶部主事入閣

徐溥 南直隸宜興人進士成化二十三年由禮部尚書兼文淵

劉健 河南洛陽人進士成化二十三年由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丘濬 廣東瓊山人進士弘治四年由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詹

李東陽 湖廣茶陵人進士弘治八年由禮部右侍郎兼

謝遷 浙江餘姚人狀元弘治八年由少詹事兼學士入歷少

焦芳 河南泌陽人進士正德元年由吏部尚書入閣歷少

王鏊 南直隸吳縣人進士正德元年由吏部尚書入閣歷少

楊廷和 四川新都人進士正德二年由戶部尚書入閣歷少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十年丁憂

劉宇 河南鉅州人進士正德四年由吏部尚書入閣歷少傅太

曹元 尚書入閣歷少傅太師正德四年由太子少保兵部

劉忠 河南陳留人進士正德五年由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

梁儲 廣東順德人進士正德五年由南京吏部尚書入閣歷少

費宏 江西鉛山人成化丁未狀元正德六年由禮部尚書入

靳貴 南直隸丹徒人進士正德九年由禮部尚書兼學士掌

楊一清 湖廣巴陵人進士正德十年由吏部尚書入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十 丁文

蔣冕 廣西全州人進士正德十一年由禮部尚書入歷少傅

毛紀 山東掖縣人進士正德十二年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少

楊廷和 見前正德十二年再起原官進

袁宗皋 湖廣石首人進士正德十六年由左長史入閣歷文淵

費宏 詳前正德十六年再召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

石瑄 直隸藁城人進士嘉靖三年由禮部尚書兼學士掌

賈詠 河南臨潁人進士嘉靖四年由禮部侍郎改吏部侍郎

楊一清 詳前嘉靖四年再召入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翟鑾 山東諸城人錦衣衛籍進士嘉靖六年由吏部左侍郎

謝遷 詳前嘉靖六年再召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

席書 四川遂寧人進士嘉靖七年由少保兼太子太師禮

張孚敬 浙江未山人進士嘉靖六年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少傅

桂萼 江西安仁人進士嘉靖八年由吏部尚書入閣歷少保

李時 直隸任丘人進士嘉靖十年由禮部尚書入閣歷少傅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十一 丁文

方獻夫 廣東南海人進士嘉靖十一年由吏部尚書兼學士入閣

張孚敬 詳前嘉靖十二年以原官三召入閣加少師十四

費宏 詳前嘉靖十四年三召入閣

夏言 江西貴溪人進士嘉靖十五年由禮部尚書入歷少師

顧鼎臣 南直隸崑山人狀元嘉靖十七年由禮部尚書兼學士

翟鑾 詳前嘉靖十九年再召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

嚴嵩 江西分宜人進士嘉靖二十一年由少保禮部尚書入閣

.....

果閣大學士入閣歷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佐興

大興十萬曆十九年九月

致仕奉贈太傅文穆

王錫爵 直隸太倉人嘉靖壬戌進士萬曆十二年以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王家屏 山西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二年以吏部左

郎兼東閣大學士丁憂十六年十二月以書復入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十四

王

內閣大學士行實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自幼穎悟絕人五歲教之

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

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宿老不敢難也而文思溢

發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第七建試

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

金華同登第太祖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司主

事緒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

人議論考其所學一日寓大庖西室諭縉曰爾試舉今施政所

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漢唐宋所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十五

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

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主矣惟願

善惡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奉奉

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

之本又言今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大繁大繁則國玩

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

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

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

隸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祠以底善治又言進入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定官名易服色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於衆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於一體大臣不施辱罰屬官不加撻楚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一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十六 尚書

涵養未召紹父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預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紹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朕大用爾未晚也紹待父歸感思所造益深矣高皇升遐紹趨赴臨權臣構害謂紹非詔許遂謫河州未幾曹國公李景隆錄其詩以聞召還入爲待詔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以來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紹編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靖難師起過江約周是修死節不果往會文皇正位雅聞紹名召置左右授翰林院侍讀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紹爲首論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於心爾等亦當謹終於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紹對曰陛下不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上喜各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卽令赴柔儀殿見之本年復進侍讀學士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上御謹身殿閱高皇御製文集諭紹曰皇考文章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朕於宮中徧索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意者其有逸帙乎紹對曰國初佐命之臣理當有之於是遣書前潘崇之二年八月己丑紹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

必勝理君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
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此心為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
成賜宴禮部是歲文華寶鑑成上賜皇太子論縉曰朕皇考
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
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
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
之道廢而不識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
宮從容閒暇亦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
主嗣後纂修洪武實錄及永樂大典悉命縉為總裁官先是

上與洪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煦有扈從功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十八

高煦

上不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立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
加縉為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議大夫五年福等
初議泄於外高煦知之憾縉獨深遂譖於上曰藩邸舊臣無
泄者其縉泄之乃坐縉廷試讀卷不公罪出為廣西右叅議院
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趾八年入京奏事時車
駕北征皇太子監國縉伏謁歸高煦聞之又語縉私觀儲
君無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州檢討王偁在謫所邀與同趨廣
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輸江上大震怒徵建詔
獄拷掠備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
紱檢討蔣驥潘綬蕭引高經歷高得陽及李志剛十三年縉死

獄也年四十七子禎應禎亮舉家俱戍邊仁宗登極特宥還
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

縉襟宇曠略絕無城府喜引拔士類如曾榮等二十八人俱所
獎進太宗嘗命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寒義曰其資重厚中
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儼曰雖有才幹
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志剛曰誕而附
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奸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
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尤馴僉之心既奏上以授仁
宗曰李志剛朕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十九

高煦

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問尹昌隆王汝玉曰
昌隆君子而量不洪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爾縉卒後
十餘年仁宗出所評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乃今
知非狂士也所著詩文散失不全
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
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
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其教孝友
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
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為變
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

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又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興侍寵而橫。嘗督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與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還俛首。敘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謬公在。上前率引為已過。其文雄勁。奇古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石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亦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輩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道像畢。自為贊繫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二十一

宋文

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健。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有所論諫。豈下於魏徵若留於仁宗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又云。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仁廟居東宮時。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庶漢遂侍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諫得罪。宣

廟初漢府東發交趾南叛。悉如縉言。

瑣錄云。太宗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為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決。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為也。

畜德錄云。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主

四

傳信錄云。北京宮闕成。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日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上大嘉賜。資甚厚。

又云。宋樂年八月中秋節。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之歡甚。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縉負奇器。抱偶才。意典所到。肆筆成章。水搏蛟蚪。陸剝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若有餘。其自視何如者。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雖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瀝如。觀如。素雷。雲所繫。固不震。縉以一少平

上庖西萬言疏批鱗逆心固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受才難之數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露餐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而獨幹運廟謨指神器於磐石祀古英哲何以加諸然諫沮交趾力抗權倖卒罹於譴莫之敢自悲夫

黃淮字宗豫浙江温州府永嘉縣人自幼抱鉅人志年十二鄉學師命賦荷花詩十四補邑庠弟子員臬司官命賦挑燈杖詩語皆出奇驚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年靖難師過江同百官歸順文皇入正大統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旨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尋進侍讀一日有告黨逆者淮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三

言於上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上從之而大獄遂息吏部以南人官北土不效順者例編伍淮曰近勅凡征討官員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是示人以不廣也上即罷之永樂二年上命解縉與淮為主考得曾榮等四百七十八人撤棘入觀上以得才之多為之甚喜三月上欲立東宮預問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王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仍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輔導皇太孫七年上巡狩北京命奎泰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南京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卿等其識朕意八年車駕親征胡虜適長

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謂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遣之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果如淮策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十一年西域烏思藏大寶

法來朝上命王工以全璞製印界之淮曰朝廷賜諸蕃制勅所用勅命廣運二寶亦有限制今此璞大如璽書恐非所以示諸夷也上嘉納之再命留守南京陸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潛書異志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禍諸淮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三

尤力值進表行在稍滯上怒逮繫獄中凡十年淮在徑行惟賦詩引咎名曰省愆集又即人情物變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會仁宗嗣位釋之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時夏五月上不豫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遣使召還既而宮車晏駕羣情洶湧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及皇太子還京即命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率師親征仍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庵先生八十有九淮年餘六旬恪供子職弗懈父沒上命以一品禮葬既喪事淮并恩闕下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乘肩輿登萬壽山賜宴山之麓

翼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仍命宴饌於太液池且諭之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龍錫有加九月辭還歸臣叩門不接世故者三十餘年至正統十四年乃卒於家壽八十二諡文簡准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命獄疑獄而疑獄無冤命議鈔法而鈔法無弊其識見尤爲人所不及嘗請廷試卷於上前同列有不直准正色直之於是人目爲大認其者有介庵集歸田稿

縣簡瑣探云 文廟喜任文學特於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親課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悅時奏言願入選然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凡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朱榮

二十九人又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公准領之一日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者亦日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階下臨揭頗逼真因問卿嘗持所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乃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後也上素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者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伙食給筆劄俱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云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准忌胡廣解縉之死准有力焉再觀省憲錄乃知准之不容於麻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

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而同事七人縉既雄偉廣亦雄天年貞秉鈞文敏謀幅准之蒙諫亦未可知也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榮解縉又詔徵惟西楊秉政最久東楊惟樞最密並總修景朝實錄而公團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詔簡廣君子弗信也

胡廣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幼孤力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已卯以詩經領鄉薦革除二年廷試吳溥等一百一十人王良當第一上以貌寢不及胡廣且策有宗藩陸梁人心搖動之語稱旨遂擢進士第一易其名曰靖授翰林院修撰靖難兵至廣與周是修解縉楊士奇金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王五

幼孜諸人約死難及廣歸家解縉使人問之知其志不果及期是修縊於應天府學銀杏樹上廣不往 文皇假極以萬幾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裁決庶務特命解縉黃淮立御榻之左以備顧問已而開內閣命解縉黃淮入典機密又遷廣與楊士奇胡儼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遂進侍講仍復舊名踰四月改侍讀廣小心敬畏出入禁闥目不忤視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 旨制勅視草卽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末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命侍 皇太子與縉等分閱講義解縉閱書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廣閱詩每有疑處 皇太子必召解胡

四人相與辨析暢而後已未樂四年七月 上一日問曰昨有
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刈稻已畢何獨太旱對曰臣鄉民多勤
且多種早稻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家爲然至於人君亦當
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果當於天理合
於人情則心安矣否則中夜必思命左右記之俟旦改之蓋一
事失當民受其弊故不得不勤爾廣對曰誠如 聖諭未幾命
撰神木山碑文五年遷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
大夫諭吏部曰廣等侍朕日久繼自今秋滿勿改外任六年七
月命同洪國公丘福等輔導 皇太孫賜之勅諭略曰宏材之
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璫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懋簡德藝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主木

毛士達

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推廣仁
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本源恢弘智量以成其
德器庶國家有無窮之聞本年冬廣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善
問曰黃淮不滿於楊士奇何也廣對曰淮有政事士奇有文學
蓋因解縉重士奇輕淮故併及於臣 上曰知汝不容於淮惟
朕不爲所惑廣頓首謝七年正月扈巡北京二月甲戌 聖學
心法成諭廣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要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
由唐虞至宋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帝王
之學惟得其要篤信力行足以爲治朕惟皇太子天下之本今
當進學貴在知要朕因幾暇采輯古聖之學如執中建極切於

身心家國天下者類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曰 帝王道德之
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八年扈征本雅失里

上大閱誓師聞瓦剌使者言諭廣曰國家無所用兵今日此舉非
得已也廣對曰孔子所慎齊戰疾願致謹焉 上曰孔子又言
我戰則必勝祭則受福誠敬之至效可必也三月丙子 上北
征次凌霄峰諭廣曰諸將比來不進一言何也廣曰成算在上
莫之能裨 上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雖聖人咨於蓍莢朕曷
敢任已以掩羣策暨旋師廣等頒賚有差九年督罕提吉并女
直野人來朝 上諭廣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良以此輩貪殘數
爲邊患宋歲賂以金帛剝民膏血若餌虎狼今既畏服授官賜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主七

毛士達

賚捐小費以弭大患可也十月乙巳重修 高廟實錄命廣同
楊榮胡儼等爲纂修官十二年十一月甲寅諭廣等曰五經四
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
等采其精語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
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爾等亦別類成編務極詳備
庶幾可垂後世命廣爲總裁官十三年書成廣等撰表進呈
上親製序文十四年擢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時禮部郎中周訥建
請封禪羣臣多從之廣撰却封禪頌以進上大嘉賞會丁母憂
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奸惡外戚爲民厲
上詔罷之永樂十六年癘疾不起尋卒於官壽四十九 上諭侍

臣曰天生人才難得廣遠折乃爾憫悼久之 命有司治棺斂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文穆國朝文臣有諡自太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仁宗登極加贈榮祿大夫少師仍賜其家金鈔文綺官其子種爲檢討廣博學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談亦皆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爲文援筆立就頃刻百千言奉 勅修 高皇帝實錄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尤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時所著有寬菴集凡從集若干卷

塵談錄云胡文穆公廣初名靖建文庚辰科狀元也初讀卷時翰林擬吉水王良爲首選 當于覽之而易以胡故良止爲榜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王

眼後 文廟靖難起良家居不食而死廣被知遇入內閣拜台輔雖有主觀之功而罪過之矣知人惟帝其難諒哉

閣學記云 國朝選士擢冠於庭者自吳伯宗任亨泰輩受知

皇祖至廣益大以舉表章六經及性理諸書可謂有大造於後學

者觀其履歷惟懼之籌與夫典樞綸綍之文蔚然炳矣視文貞

以下鮮與其儔云

楊士奇名過以字行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幼孤力學越章貢

浮琴江繼鄒渚登黃鶴樓與蔣隱溪子立恭遊慨然有幽人貞

士之志已而應奉翰林赴試吏部將官之尚書張統讀其策喜

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而已列名第一授王府

審理融會 成祖即位遂擢爲翰林院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

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士奇七人處其

中此七人皆歷侍讀 上嘗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

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士奇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

修其職永樂二年 仁宗爲皇太子又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

允益見寵任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義於 上前覽

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因奏

二帝三王所以脩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道 上復曰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證庶幾易人

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爲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王

奇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

常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

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

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

關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本志剛翰林

學士解縉侍講胡廣及士奇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

民莫甚於此志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指斥四裔士奇

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

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

友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論其罪而登

以示罰惡索其所著盡焚之。上復諭羣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毀其所著書最是。五年，廣東布政使奇朝京領南土貢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視，無士奇名，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舉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佩。臣不與名者，以常時和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上意解，命中官毀其目，一無所聞。本年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時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和所間憂鬱感疾，勉強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士奇進曰：臣親賜病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三

三

仆地旁人怪賜無人，氣遂絕，命其屬官掖出午門外。上問士奇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備私與士奇曰：請以有字易白字。士奇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備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由是亦屬意用之。七年，車駕巡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職輔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惟據理而行。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兼知仁勇。日今議事擇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三

三

當理者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時，東宮專意文字，因覽文章，正宗稱其德秀學術純正。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爲君者不可不知，爲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知大學衍義，爲治皆苟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命贊善陳濟校正。因諭士奇曰：廬陵有君子，爾其勉之。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后主皆淫靡不足道。

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上悅十二年正月日食先數日上前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官行賀禮平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宰相呂夷簡不從耀曰萬一昇升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昇升還者言房是日能宴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士奇問曰昨問塞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三

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見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遠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眾疑未有言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

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然下有六字和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遣鴻臚寺丞周昇持赴陵俾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至今存焉皇太孫勤於學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士奇與塞義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者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十五年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皇太子悅賜名周易直旨踰年輯成又名曰周易大義本年陞翰林院學士仍兼諭德會上巡北京命輔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三

皇太子監國十二月有疾皇太子賜諭并以寶鈔酒米給之十八年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以歐陽修勉之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皇太子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士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今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卽進納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田與且曰朝廷事卿與塞義當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也士奇

曰殿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惠從征行之臣漢文卽位首進朱昌史書以爲慰○不應先及土初卽位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戶爲香炭之用士奇入奏曰詔下甫二日而卽有此雖云歲例得無過多上曰數日事叢脞蓋急遽中遣之不暇致審耳卽命減其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時未左答震退徧語羣臣明旦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國朝列卿紀卷之九

大理寺少卿而陞楊時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賦官領牝馬太僕寺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陪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士奇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念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卿言而罷今有名矣示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審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命禮部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蓋震主之士奇與黃淮

等入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勅禮部設而不作求報乃復進奏侍廷中至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士奇言越三日召士奇等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以能直言爲賢如川震言今悔何及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士奇請辭俸上曰卿於朕勞勤二十年故賜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廉潔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廷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卽命都察院逮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有之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遽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曰卿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有卿如此朕復何憂洪熙元年二月上以田二頃賜士奇時蹇義先已受賜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

豈可不知止足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士奇曰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與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賊吏乎四月人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士奇及蹇義夏原吉楊榮等皆曰陛下卽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歛徭役可謂治世矣士奇對曰陛下恩澤已敷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湏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從所言三卿未有一言豈朝政果無關抑生民果皆安乎卿輩吾所倚任事有未當皆湏直言勿有所隱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竇直沽名上頗厭之士奇進曰謙雖昧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以衆言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實者不加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怒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言能使之信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由是天

下知聖德謙虛之實、上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重書其略曰
朕膺監國之命而卿待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
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子思黎
元朕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
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難思
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彌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
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是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
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
也 上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例祇其姓名請於外書南
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手入

石印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科目進
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往與禮部計議以開議定未上而宮車
晏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
得尚書陳山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趙王則朝廷無憂
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
其間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勅詰趙王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
神其可欺乎今當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
何患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義及復言不可
狀蹇夏曰即如公言當若何士奇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
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

係吾輩可否也士奇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

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

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

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士奇二人繼之門者

不內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士奇言白之 上不憚而止直駕還

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

士奇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

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

趙最友愛且吾嘗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

羣言示之自處士奇曰更得一重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手入

石印

容都御史劉觀持勅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
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因薄陳
山竟疎斥之久之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
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
孫暲表乞立為陳氏後詞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
言此黎利之請當發兵誅之或以為與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
召士奇與楊榮謀之榮曰未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
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
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
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

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三年十月下都御史劉觀於獄士奇舉通

政使顧佐代之臺紀遂振五年二月 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

下寬恤之令獨召士奇議之 上曰被災之處稅糧自當免民

間有欠犂畜馬驟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有所當恤凡爾所知

者當悉爲朕言士奇曰百姓積欠薪薪及採買諸物官府但知

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棄業逃徙者當量

與減除部府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取辦民費價

十倍不能完惟當於產有處取之無者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四

四

旱澇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

男皆徵集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

妻孥失顧未免怨嘆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老

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爲匠者察實除之今軍民苦

漕運而倉廩無關防姦盜相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巡察

上稱善即書勅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三月清明 上奉 皇太后

謁陵士奇扈從 上曰母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言不避

忤意 先帝能以不敗事又論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 皇

太后盛德之言也願 陛下念之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微行

至士奇宅傳呼范太監來士奇叩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

稷之身自輕至此擾擾塵埃誰識至尊若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謂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明日遣太監范弘問曰海內平靜

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士奇曰 天子尊居九重恩澤未洽幽隱

萬一有冤夫怨婦竊伺竊發誠不可不慮也後果獲盜如士奇

言 上歎曰愛朕莫若卿朕自今不復微行矣七年二月 上

諭曰士奇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知又有可恤者乎

士奇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 聖恩而戶部不行追之如舊此

循習之弊 上喟然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爲首如再有

不行必罪之因問事之當寬恤者士奇曰逃移之民朝廷旣赦

使復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通私債之擾所在官私不能恤則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四

四

必逃聚山林相結爲非請下有司凡逃民願歸者郡縣善撫恤

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給以開田爲經營居處免

徭役三年庶使得安 上曰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

士奇又曰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行加倍徵收蓋一時權宜今

鈔法頗通宜減倍徵之額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

商稅魚課舊皆納銀請裁爲一例 上命納銀一兩折鈔百貫

又言小人之不安皆原有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 上曰然若

有廉能者亦令以名聞將用之士奇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

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

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贓犯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校

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
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於
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識才勇
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罪弗及嗣今極刑之案有賢
子之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舜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除謀
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用士奇又奏臣見
間不廣願命大臣謹厚者一人共議之得推廣仁恩徧及天下
上以胡濙謹厚命與士奇密議可行者悉以進事皆施行 英廟
卽位之初惓惓以天下爲心率同列首言當整肅軍政飭邊
防以奠安百姓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四十五

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畱心不幸大行上憲臣未
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
條奏惟在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
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 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
此疏奏 上與太皇太后皆嘉納焉遂告諭士奇等專以擇講
臣爲務尋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士奇又念
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
補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
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調習南人死於寒東北人死
於瘴癘且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道路遙遠困於無資多致
死亡深爲可惜在 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
就近衛服役之今兵部以文移煩勞憚於改發不念下人艱苦
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而率同列上之且
曰臣愚欲以今後清出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
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
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
衛所待補足其缺有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
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
湯之民不致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餘
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

因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以備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介盡毀凡諸水利亦湮廢或被占奪稍遇旱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加心事雖若緩關繫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理糧課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開闢皆令修復其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考滿兼以此之廢舉爲殿最風憲官各務稽考遇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歷所至不服問理聽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時有言方面官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聖四

聖四

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思出於下欲如洪武末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士奇與楊溥等議之士奇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益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至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自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祖宗相承爲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

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鑑在前可無疑也 聖上所諭保官則思出於下切緣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 聖恩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廢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進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湏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詔如士奇議五年士奇開四方雨澤不足率同列上疏曰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徵一切停罷官府通欠悉皆有免生民既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聖五

聖五

安天休當應然今猶旱災者豈刑獄或未清歟 聖心憫切惟在施仁恐理刑官奉行未至乞令三法司精選其屬清廉仁厚公正無私者一人賜之以勅公行天下審錄囚犯親詣州縣召集里老親臨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輕罪有疑者卽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六年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希太監王振意主征之士奇爭之不省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士奇因贈詩有懷忿忽遠圖之句益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爲南方之大叛初 胡后賢以無罪廢爲仙姑是年痛哭 派太皇太后而殂 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之儀時士奇曰

病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後禮殯葬其陵衆曰此非內中所欲
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畏太后議以殯細柳
葬言雖不行人多直之八年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
史陳昌輯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上優旨
留用九年士奇不自安英宗賜之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定
惟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于國紀
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毗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
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士奇久在朝廷處嚴密之地言動以理
不苟爲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所言周
王求藥等事與啓太后命史官修建文一朝實錄及弛收方
廟朝列卿紀 卷之九 聖宗 四十六

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
不得於士奇者怨誹忿興不卹也直道而行不爲阿徇求樂宣
德中有同列諸士奇於上者皆類上聖明不聽士奇聞之
亦不爲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解縉尹昌隆之死言於仁宗
皆存其後尤矜細行擇友善一日新修廳事門成戒兒曹亟治
其邀楊仲舉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仲舉蘇州人官
至禮部尚書又嘗省展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不受耿九
疇時爲兩淮運使餽難四翼如一盤卽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
揚之義默寓於交際如此所著有沙羨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
志東里集

廟朝列卿紀 卷之九 聖宗 四十七
三朝聖諭錄云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謁陵士奇與
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進見勞問
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
考往年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
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言蹇重厚小心但多
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卿然
終從卿言始不敗事常有小失甚悔不用卿言太后又謂朕
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士奇對曰太皇
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威德也願陛下常奉聖訓
野記云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

事未辦者文貞首對有三事其二建庶人雖已減曾臨御四年
常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
之豈可復用對曰曆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索洪武之年以
亂賈后領之其二云 后亦首肯其三万孝孺得罪已誅 太
宗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
者聽今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三公即趨下叩頭言臣等謹
受顧命遂出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
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
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窑匠以一文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聖人

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
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救圉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
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知
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文士令尚不知耶永年慚
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
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於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及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跼蹐魁岸視天
下莫已若及親國史暨 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
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視諸詭隨無良者不侔矣然而輔亮

中官保全趙即歷事四朝始終如一非謂社稷之臣歟或者乃以
周是修之死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寧府建安縣人天資英異父伯成嘗遇異
人得吉地遂生榮初名子榮鄉薦魁八閩革除庚辰會試中第
三名廷對擢二甲進士入翰林院爲編修靖難師過江同百官
歸順 文皇履極更其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惟榮
齒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
已出惟榮赴命 上不憚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
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
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勒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城堡預備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聖人

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
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詔榮以報書示之諭曰何料之
審也喜見於色又吉安鄉民嘯聚先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
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嘯聚
者悉已復業 上以奏章示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
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信任益重時
四方之事方殷榮與解縉等七人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 旨
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閣中親閱
其所治成稱 旨皆進官榮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階承直郎
永樂二年春二月修古今列女傳書成賜紵絲衣鈔幣夏四

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
九月庚申 成祖謂榮曰朕即位以來爾朝夕在左右敬慎勿
懈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思保全之道爾亦宜益謹厥
終庶兩盡其美榮對曰 陛下不以臣愚陋特加委任敢不勉
圖報稱 上大悅賜象笏頭公服尋賜二品金紵絲衣榮入
謝且言恩禮太過 成祖曰卿在朕左右機務所屬贊翼之功
不在尚書下故特賜二品服以示旌異豈爲過哉三年乙酉秋
九月召榮評議諸司事宜以奏對稱 旨賜二品金織紗羅衣
及鈔幣四年丙戌二月榮得疾疾不能進朝 成祖聞之亟命
中官偕御醫將用文視之還奏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
時奏報至痊乃已及榮入謝重加慰養仍令休息旬餘乃出五
年丁亥夏五月奉 命往甘肅規畫軍務所過覽山川形勢察
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回京奏對武英殿 上大悅時
盛暑 命取瓜親剖賜榮且遣中官賜以羊酒 勅命休息十
一月朔陞奉議大夫右庶子仍兼侍講六年戊子六月間父計
告歸 賜以鈔幣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檢鄉黨平日有條貫
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無不舉者悉爲葬之孤弱
不能自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剖已業界之 詔
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去抵京未閱月 命榮等
輔導 皇長孫賜勅曰朕惟今德所成本平天賦養正之學宜

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
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
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道之篤夙
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
實 宗社之靈 上天賜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
無窮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
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濟宜協心同志輔
導於成廣推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 太祖高
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
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爲 宗社生民之福
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
母訃當去職時 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慰從 賜錦衣狐裘鞍
馬三月抵京賜宴榮辭以母憂弗與特命中官以珍饌送至家
嘗 命從遊萬歲山亦辭弗與特召之行復蒙賜資秋七月甘
肅總兵官都督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往
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賜以米鈔九月復 命持節詣亦
樂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俾經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
務既抵亦樂乃封福還至甘州福盛陳饋遺一無所取冬十一
月還京復命及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嘉納之賜以襲衣鈔幣
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途次命光祿給酒饌于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五十五

戊戌 成祖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與諸良久奉 制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 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 成祖甚嘉之未幾譟知虜酋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台警殺東西奔通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滅如前日之詩安知不為識乎榮下馬叩首且言曰 陛下德威廣布賊若不散旋當殄滅安敢拒天兵 成祖喜命賜羊酒三月壬午 車駕蚤發凌霄峰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而去榮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羸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憚疲勞翼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慰問良久嘉榮之義復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詎能免乎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當然 成祖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三月乙未 車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清冽可愛命榮同胡廣往觀遣中官以銀瓶汲取 成祖親嘗之味甚甘美復賜榮等飲士馬爭趨之皆給足 命之曰神應泉又明日榮等應制撰神應泉詩銘 成祖覽而嘉之是日寒甚特賜上尊以勞之五月丁卯 車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五十六

至是稍逼賊境 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令衛護不以隸諸將特命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乏食榮力言即日召之糧者赴中軍以 御膳所儲糧炒散與之且下令軍中凡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酬其直由是獲全者眾秋七月丙寅至開平中途召榮還南京計事至南京 皇太子賜鈔幣金織麒麟衣銀箱鏤花香帶及石刻蘭亭兩賜宴於翰林命降平侯張信尚書蹇義款待且命諸儒臣陪之及還北京賜綵幣鈔米羊酒等物冬十月扈 駕南旋賜鞍馬錦衣裋褐及路費屢賜珍饈嘉果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伴送且勅速來抵家拜謁墓下如初喪還京 成祖召問閣中民情咸豐歡榮條對詳實命光祿寺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 命考應天鄉試取舍精當眾悅服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且諭諸皇孫曰此 皇祖近臣汝輩當體敬榮講授有程度 諸皇孫多所進益 皇太子召諭切至且曰他日學成即汝訓迪之功榮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 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皇太子每稱其忠直十月重修 高皇帝實錄命為總裁十年壬辰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厄將為邊患 勅守陝西豐城侯

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略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勅彬旋師叛者尋附十一年二月復扈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卽以經史講說庶知古今成敗得失之迹可以鑑戒也榮每遇駐營伺間進講皇太孫甚嘉重之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晚涼成祖坐御帳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忠兵食不足上是其言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成祖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發明者爾等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卿等宜類聚成編務極精備用垂永久命榮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於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其豐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鈔有差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鈔衣九月已酉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命宴於禮部并賜鈔幣十四年丙

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賜錦衣鞍馬鈔幣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榮悉以實對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庚戌朔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曰庶幾少副朕心尋賜宴并鈔幣紗衣會學士胡廣歿榮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榮在衆中詞色嚴厲諸大臣往往忌嫉陰欲疎之屬北京國子監乏師因薦榮可爲祭酒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之密與榮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日悔改怙終者不赦凡所改皆益國利民之事十八年庚子正月元霄節成祖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御製詩榮奉和以進成祖覽而悅之尋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特賜宴於禮部先是成祖以四夷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大學士聰俊少年者習之諸生多不欲輒生謗議上怒將罪之榮力救得免遂命榮掌之榮訓厲得宜自是帖服不放妄有所言率皆有成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成祖念榮日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五十六

張

侍左右竭效心力時密加賞賽他人非與焉四月庚子夜奉天
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當身
直入應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至
東華門河次明日成祖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日前幾人卿
能收拾圖籍不避艱危可謂歲寒松柏也榮謝曰職分當然
成祖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壬寅降勅訪求民隱
榮首陳利國便民十餘事上嘉納命悉入詔條頒行之時翰
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言所中成祖怒欲罪之榮力
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
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愴卹誣罔上
益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極言其無他
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檢邪未
之見也由是上怒稍釋實而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
漠賜衣鈔鞍馬每軍中命公侯大臣議機務密令榮參決無不
稱旨特召榮於御帳中同公侯大臣坐飲凡有賜資榮與
之俱其特賜榮者公侯或不與俱而諸扈從文臣亦皆弗與秋
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食上最賜鈔幣
并二品金織袋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方以士馬糧
餉爲艱有以建文間江西梁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
用爲言成祖以其奏示榮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今復業復徵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五十七

邱

之是失信也成祖笑語榮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寢其奏二
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賜羊酒帳房等物八月駐劄
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之自晝至夜或三接宣詔每以楊學二
稱之而不名冬十月次天成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
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旨賜以御饌慰
勞甚至冬十一月旋師賜鈔一萬貫米十石紵絲金織衣二襲
靴襪二雙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
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成祖曰卿言
深合朕意遂勅中官伯力哥及所護謀者往虜中諭其部落歸
來遂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
和山寇周叔光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漸至滋蔓請發兵捕
之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指揮張蕡所領勁兵三
千并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總於蕡而捕之榮從容進言謂彼
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
朝暮耳何敢爲亂若寬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爲盜之心
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成祖曰卿言
是也可勅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兵勦滅未晚也既
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
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成祖御武帳中憑几而坐
顧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已乃諭榮

曰東宮歷歲滋久政務已熟吾還京之後悉以軍國之事委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何如榮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成祖喜命太監馬雲以羊酒賜之辛卯次榆木川成祖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眾倉卒莫知所指榮一遵古禮欽舍如度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眾是之復條畫軍中事宜嚴號令人皆莫測時議者有欲假他事作勅川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峰榮奉遺命馳討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退而復以軍中所宜施行者陳之皇太子嘉歎賜

南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五八

劉汝恩

以白金鈔幣召吏部尚書塞義謂曰卿其識之他日吾將大用焉翌旦復承命同義等議即位事宜榮首條民間不便二十餘事上進皆嘉納之命入詔條頒布丁巳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綵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總憲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於東宮練達老成今嗣位須卿等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愼毋憚煩朕將采納君臣之間兩盡其道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重榮頓首受命而退遇事屢有所陳仁宗

皆嘉納之十月皇太子正位東宮榮以師傅之重朝夕侍側悉心匡輔丁巳大理寺奏決重罪仁宗特召少傅楊士奇及

榮至御榻前諭曰比歲法司濫刑往往出於嚴譴先帝嘗

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後決自今審錄卿與士奇同之自

是寬抑者多仲理十一月丁亥仁宗皇帝御西角門閣廷臣

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塞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

朕方以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

觀前代人主一般尊位輒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威順

旨諛悅取容或有忠良進一言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

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至覆敗卿等當以此爲戒君臣一體終始

南朝列卿紀

卷之九

五九

劉汝恩

協心庶幾可以共圖末久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榮對曰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茲爲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違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能知惟卿盡忠爲國報先皇帝恩德獨爲果斷致有今日國家寧謐宗社奠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重資養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束裏寶

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仁宗聞計之時不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賜白金鈔幣洪熙元年正月仁宗御奉天門朝羣臣撤樂止行五拜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皇上新卽位天下文武之臣以暨海外諸國悉來朝賀宜設鹵簿作樂如大朝之儀以稱瞻仰弗聽既而震固請仁宗曰山陵甫畢忍遽卽吉明且朕亦不欲臨羣臣震復進曰四方萬國遠朝新君皆願一覩天顏雖聖孝有所弗忍然宜勉徇輿情仁宗顧榮等國朝列卿紀

曰禮過矣奈何榮等對曰誠如聖諭必欲受朝不宜備禮從之翌日諭榮等曰爲君以納言爲賢爲臣以直諫爲忠如朝會一事若從震請追悔何及賴卿等直言幸免斯咎自今有弗逮卿毋惜言之各賜鈔幣丁丑榮懇辭尚書俸仁宗曰卿居侍從之職勤勞多矣矧皇考賓天遠在外卿獨在側盡力綱維每瞻奉几筵念茲弗忘今與三俸亦豈爲過卿其勿辭榮復曰臣等祇承先帝職分當爲過受厚祿實所未安終弗允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勲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乃可以長保富貴顯宗孤子其篤意訓之五月庚午朔勅修成祖

皇帝實錄命爲總裁每朝退仁宗還宮遇有機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榮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規畫榮條對詳悉皆如聖意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榮進言曰中外臣民翹首以俟遂兼程而進既至民心大定六月庚戌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榮承事尤謹屢沐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甲辰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命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乙卯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命總之且諭榮書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榮處之適當人皆悅服八月辛未漢王叛僞命指揮王斌爲太師知州朱恒爲都督奪民馬爲戰馬放囚徒爲卒伍以金帛結京軍爲內應差百戶陳剛齋本指斥乘輿聲言犯闕皇太后憂之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難之榮曰彼謂陛下新主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皇太后壯之勸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知不敵遂開門出降詔討王斌等同爲謀者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

氏勉仁且面致訓戒以表眷待之隆又親御翰墨作春山詩
牧牛三圖題詩其上裝成卷賜榮并賜端硯御用筆墨及白磁
酒器茶鍾瓶罐香爐之類十月文正黎利遣人進前安南國王
三世嫡孫昂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以示文武大臣寇義及原
吉等皆勸發兵擊利 上召榮及楊士奇定計榮曰交正在荒
服外唐虞三代不有其地不失為君漢唐以來雖嘗為郡縣然
叛服不常棄之可也時楊士奇亦贊榮言當從 上從之十一
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飲并賜白金鈔
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花詢訪政務賜酒饌銀箱椰杯臘
日賜繡衣二襲三年戊申正月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李

高

萬歲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賞鈔三千貫二月甲申命榮同
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 萬歲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
攜從者一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賜茶及
蜜漬珍果從至新 圓殿俄頃 宣宗乘黑驢馬召士奇與
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醪醑酒人各令盡一甌復 命遊小山
看西域所貢二獅復過閣諸景日將西令中官侍 松林之下
各賜鈔三千貫鸚鵡一連從者賜鈔三錠并給酒飯且傳 旨
免謝明日入 見復各賜椰子慰勞甚至三月癸未奉 命持
節冊 中宮禮成賜白金絲幣秋七月辛酉賜遊內苑賜以金
銀絲幣玉杯酒饌等物未幾賜王帶瑪瑙鶴頂冠筒琥珀花犀

合香諸帶及龍骨等繫腰皮裘黑貂鼠帽八月戊申恩 駕巡
邊給以內殿良馬 命榮先從出塞日賜 御廚酒饌乙卯師
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
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凡十篇各立題意 宣宗皇帝
覽之喜屢沐白金鈔幣之賜十月乙酉不欲煩榮以有司之務
乃 賜勅獎諭曰卿祇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謨議積勛勤
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勤善始終益以春秋高尚
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傳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
乃副倚毗可輟翰林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
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李

高

眷注老成之意一日 上問今日之食誰甚者榮對曰莫甚劉
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及楊士奇薦顧佐可代榮曰佐亦
嘗為京尹能禁下吏政清幣革有旨令劉觀巡視河道拜顧佐
為右都御史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
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
繫腰等物七月建議鈔法 上以榮有益國利民之心賜紗羅
羊酒果物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 旨曰服此可以
延年益壽可以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 御製詩一章尋
給賜河南男婦六人十月癸未 駕兩至文淵閣賜詩文鈔并
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累枉人重罪不聽詰理者

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正人不可不究治及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償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正月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凡遇時節必賜以詩章及內珍羞異果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尋賜鈔一萬貫并猪羊海魚等物二月乙未宣宗侍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以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佑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殽及金織紵絲表裏辛丑進詩謝恩三月己酉回京賜青紅毯子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李四 高梁

駝褐四月丁巳皇太后千秋節賜鈔三千貫甲申陞少傅仍兼前一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宣宗親待焉賜鈔一萬貫六年二月甲辰聖節賜宴恩養甚厚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褒嘉之榮昔有賜養必奉親及親歿而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為歉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卹親戚故舊朋友之貧乏者七年壬子正月元宵節賜觀燈於內苑仍賜白金綵幣遣中官送於其第秋七月優賜御製祖德詩招隱歌荷蘭操重陽節賜宴及內臨珍羞十一月丙寅皇太子千秋節賜綵繡麒麟襲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

三載賜宴禮部降勅獎諭曰卿以博通之學明敏之識遠之才歷事皇祖皇考踰三十年多効勤誠以懋績朕承祖宗大統亦惟資先朝舊臣以匡以輔共圖康濟益自朕卽位以來卿秉誠心躬勤夙夜撫其嘉謀嘉猷贊助不逮朕飭武事緩懷夷狄而軍旅之政四裔之清明習周知莫踰卿者忠言讜議裨益惟多肆特陞弘化之職今滿三歲嘉念良渥特宴勞於禮部仍賜勅獎諭於戲自古人有言人惟求舊惟朕以至誠任卿惟卿以至誠事朕同務戒微以令始終庶幾允釐天工用光祖考欽哉九年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北還恩養甚厚十一月甲戌朔賜詩褒嘉詩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李五 高梁

曰武夷巍峩青挿天丹山碧水相連延扶輿磅礴之所產往昔奮起多名賢只今繼績揚華芬漢清白吏有遠孫明經策第登詞垣皇宗承天御天下竭職論思靡餘暇懷忠秉誠履堅貞臨事果達智識明禁中頗牧材卓犖風雲驟足千里輕顧予匪德嗣天位肝食宵衣急圖治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安危休戚繫於一人大厦之興藉梁柱為邦必資輔弼臣卿事文祖兼仁考歷年固多身未老方茲倚重傳子保士有大抱負堯舜其君民易哉弼違補闕輔吾仁齊芳昔賢耀千春十年乙卯正月甲戌宣宗晏駕榮與少師蹇義等會議卽位事宜舉慳奉情壬午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

有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戊申命護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山陵畢復賜白金鈔幣九月庚午勅修宣宗皇帝實錄命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辛亥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十一月丁丑以聖節賜絲繡雲鶴襲衣寶帶明年丙辰改元正統榮與太師英國公張輔等二三大臣建議間經筵以緝熙聖學詔可其奏且命精選儒臣充講官降勅勉諭曰朕祗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卽位以來弗遑夙夜未惟厥道以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大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盡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天與祖宗之命欽哉故諭三月丁卯朔上臨軒策試進士榮讀卷殿中勞以羊酒庚午宴禮部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榮講堯典克明俊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絲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尋復賜金織紗羅襲衣金箱玳瑁香帶各一榮以累朝舊臣親受顧命被皇上眷寵優異慨然以身任天下之重精勵而不懈遇事雖繁劇應之常若簡而有餘凡所論建動協人心夏五月

甲申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戊辰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己巳宣宗實錄成上御奉天門慰勞再三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絲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丙戌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先墓詔賜允降勅書諭進曰卿以宏才碩學事我祖宗居密勿之地者四十年小心恭謹簡在惟深朕嗣承大統仰惟負荷之重倚任老成用圖康濟講學以明治道而克啓沃之崇敬以監成憲而克欽承之修政以安黎庶而克相成之肆海內寧一庶幾小康卿以先寵久違請告展省朕惟孝思名教所關特從所請於戲古之大臣君子體國如家令聞長世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未諧寅亮之功以副朕之倚望賜白金紵絲鈔幣上尊羊豕凡諸饌具稱之且命內侍阮江伴行水陸給驛公卿大臣出祖都門外觀者填道朝野榮之至家省先壠饋奠惟謹大散賜金幣帛遺諸宗親故舊無不及者賓客過宴洽累月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計聞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墳以葬榮在郡庠時外祖家自母兄子和歿後貲產日替養其遺孤俾有成立春秋親奠墳下閭里有困於賦役而流竄者竭心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六

張

力營護招其復業俾父母妻子咸得聚處無離散之憂或有忿爭者輒求判正無不悅服及來京師鄉人有因繫輸作謫戍者皆憐憫資給之不令失所其有疾病死喪者或施以醫藥或給棺衾蓋所濟益廣其在 朝廷薦舉惟賢無間親疎人有因事註誤而囚繫者則從容爲之解釋 上知其忠直固不聽從而陰受其惠者多矣三十四年間日侍 四聖左右參贊機務惠澤及人不可勝計人莫能知榮亦未嘗言至其往還兩京辛勤勞悴從征胡寇乘危蹈險人所弗堪亦未嘗告勞 朝廷有大慶會分獻南郊遣祭孔子持節封拜宴待遠人無有弗預進退起居皆有常度凡所存所履務協理道絕不爲戲狎之言聚玩之事論事 上前詞氣溫厚委曲至與僚友分別淑慝審辨邪正則凜然不可犯暇時接見朝士大夫及方岳牧守從容咨訪時政人才以備顧問嘗於所居東偏構屋若干楹環植花木扁曰靜軒退朝之暇衣冠正坐焚香煮茗與所知談論經史每至夜分又於朝門之東南築室十餘楹樹以槐柳退食則燕息其中或邀翰林諸公宴會爲樂少傳楊公名其堂曰聚奎并爲文記之東里稱其爲人闊疏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刑辟卒歸寬恕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勇怯知愚靡不通知故忤量事勢卒稱旨說者與其相業有姚崇之風焉所著有默菴集雲山稿靜軒卷退思集北征訓子

編

水東日記云錢侍郎習禮吉水族本練子寧跋遠姻親一時脫禍而恒爲鄉人所持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無可奈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單即以事問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之 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又云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讒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以問楊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君其小費而遠慮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天順日錄云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下閣來議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六

丁

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疑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乎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歎服

又云 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人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齊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惟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益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言也豈天之降才爾殊哉非其才之罪也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搆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帖深念張良借助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記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七

丁文

已英祖既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

野記又云仁廟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爲儲諭意於東楊楊卽對以趙府面鼻欹側不正遂宜趙府熱視頃之意頓罷仁宗聞之卽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傳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傳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兼工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假以爲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尚帶此牌可卽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後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野記又云正統末王振謁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圖報死而後已文敏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卽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輩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指幾箇名字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野記又云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手先入廟乎上亞然曰固當先謁陵還從之既而

國朝列卿紀

卷之九

七

丁文

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

內閣大學士行實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自幼好學若背琴詩文皆有傳授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亦通曉其說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閣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 文皇入正大統間儼名召試之稱旨特授翰林院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及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敷陳以圖裨益永樂二年陞左諭德仍兼侍講本年秋出拜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時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高勳武鄉

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成邊儼爲言其情有可矜者乃得免四年 文皇幸大學御藝倫堂賜儼坐講經賜資優厚蓋曠典也八年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儼雖掌國學朝廷有制作若纂修 太祖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去館閣洪熙元年以疾辭加太子賓客致仕并 賜璽書褒美復其子孫頒寶鈔爲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還開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嘗表許遜章丹廟請春秋致祭修白鹿書院人謂其處退閒之有道云正統八年卒于家壽八十三詳國子監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南昌府新淦縣人自幼嗜學問從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高勳武鄉

進士聶鉉受春秋經得其微旨未第時與同邑練子寧俱爲名練嘗自許爲忠臣以良臣期幼孜章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及靖難師過江練死節幼孜不果往會 文廟正位遂改翰林院檢討簡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日講經史幼孜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永樂七年扈從 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之次永安甸雪初霽諸峯奇絕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上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壑因壑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耶次鳴鑾戍 上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出其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也至駐蹕凌霄峰 上召至帳殿夜分乃出次環壇圖指示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唐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本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至此南望北斗矣經瀾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麻胸凡七河注其中遂更名爲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充總裁官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充兼六部
德階奉議大夫賜緋金襲衣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還北
京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充兼學士二十
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
好生者三是何祥也豈天謂茲寇乎勿汝請班師上曰卿言
正合朕意即命草詔回鑾次長樂鎮勿汝侍上曰漢高祖過
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
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也次清平
鎮上宴羣臣命內侍歌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
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醕之失也朕嗣洪業惟恐失墜
尚相與勉之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
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勿汝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旣旋師中道官軍晏駕初喪至欽皆楊榮與勿汝據禮行之
旣楊榮先馳歸報道中之儀皆諮勿汝而行仁宗嗣位進戶
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
士尋典內制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是歲持節冊梁王及趙
王妃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
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
夏冊安化貞寧二王妃歷覽周秦漢唐之墟悉見賦咏所過兵
民休戚事竣上封事上嘉納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緋金襲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

周許

及金騎馬三月命同楊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爲庶吉士
十月壬午扈從巡邊度鷄鳴山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
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間忠烈所緣建也上曰山
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
不崩國亦必亡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
繫乎君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六年遭疾屬纊子姓有干澤者正
色斥之曰君子所耻正襟危坐而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勿汝爲人簡易沉默溫裕有客居家敦孝友之行既仕事上
以誠待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憊者太宗皇帝知
之以問羣臣未有對勿汝直對宜遂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
處同僚能讓於人汎愛無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
性四方求者無虛日靡不酬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
廉工真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不伐善不矜名初陞
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爲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菴所著有
北征錄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稱述文靖古所謂金玉君子者乃其人也
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蓋不多見也
野記云太祖崩於榆林川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良寢擾
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
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爲牌牌成權飲而銷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四

周許

之殺工以減口命光祿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爲遣詔入朝一召東官於留都俾星馳卽位比喪達京師無有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金文靖鎮定之功邇不可及也已楊溥字宏濟湖廣荊州府石首縣人夙稟醇質刻苦學草除已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童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官陞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一日東官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皇太子嘉納之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官遣使奉迎積緩漢王高煦譖之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官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淹禁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上命巨測日與死爲鄰溥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食饗患難介於中仁宗登極釋溥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已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瑾侍直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

廿文

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俱論班對上親握閤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卽用封識以進十一月丙申溥密疏言事上褒答曰覽卿所奏爲國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贊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酌報賜寶鈔絲幣卿其領之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爲總裁官宣德元年高煦反既獲陳山請襲趙王溥與楊士奇執不可趙邸獲全十二月上召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練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聖諭四年正月上御齋宮召溥諭曰朕卽位以來今四年常念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忘今幸百姓初安皆賴天地祖宗數佑蓋亦羣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於不虞朕未嘗不以爲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聖心如此是以膺天眷福蒼生也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爲君不求資於臣爲臣不克輔其君欲其善治未之有也比來入臣多進諛辭殊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上曰卿覽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卽爲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六

廿文

受諫言爲難 陛下樂聞議論臣敢不竭愚衷是年秋以爲去任詔奪情起復居宥密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不與機務十月 上幸文淵閣諭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備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制詩一章賜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絲幣十二端六年十二月 上御文華殿溥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朕念 祖宗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迅掃姦回再安宗社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 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 揭之座上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七

明倫彙編

朝夕覽之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溥頓首受賜九年秋滿陟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命溥復入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溥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學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望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成厚重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時之人用輔養本原皆見嘉納又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兩入

苦於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而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溥爲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初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後儼爲祭酒溥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八

明倫彙編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撰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解已之又云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爲縣纔八月而已

瑣錄云宣朝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

應制南楊思遷陳芳洲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
渺南極今一星燦祥光今八紘兆皇家今永齡我懷思今治平
賴忠貞今漸成宜壽域今同升南楊以指園畫壽域二字欲易
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以賜
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
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
曰先生指壽域未為好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於端
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贊其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後正
統間朝鍾一日不受符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
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

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

皇后當題主祠廟南楊執稱 皇太后眾不能止及後奉命御
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客
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上之碑進呈遂用之
南楊又執用其題西楊具論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
廟學前元所建非 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
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廷議雖違西楊
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學識如是可知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謂薄與士奇榮相繼入相時稱三楊士奇
有相業榮有相才薄有相度雖兒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

改其操秉軸不渝其忠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言已矣

餘冬錄云 英廟之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
后指裁為多 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
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繼佩
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
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
相見也 仁宗監國於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
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
遂為大學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
貽 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三楊總論

天順日錄云宣廟時三楊任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勅方
面風憲郡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且薄吏部尚書郭瑾不
學無術尋又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
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眾尋
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
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
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
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置矣
又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

得人乃今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母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於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耻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聽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一

張文忠

能盡知其入却出於公道故也

水東日記云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焉

又云文淵閣有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陸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貞間遇知已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舉子入考文學又甚而造

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幕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斯理至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見焉瑣綴錄云國初章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對參決政機隱居而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故久當是之時下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宣殿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出以昔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二

張陽

有司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 太后遽之自是振日拾撫內閣之誤裁決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辨解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觸冒瘴疹卒於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遠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所爭荒夷之境竟何益於國家乃致九溪苗徭乘機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丘仲深雜著云一時

賢相比稱三楊燧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連乾龍易位勢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乎

慶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而責成之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有擁護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問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下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乂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三

增

吾學編曰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文定爲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南楊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

又曰西楊王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醲醑忝合成名並稱賢相

又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略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其力也

張瑄字子玉直隸順德府那臺縣人洪武丙子鄉貢授陝西寧州訓導調武德衛學再調宿遷縣學所至嚴教條責效生多所成就永樂戊子秩滿九載擢吏科給事中積考封駁京其職十一年冊立宣宗爲皇太孫瑄與選爲侍讀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中允尋進左諭德本年復改司經局馬洪熙元年三月錄瑄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元年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閣二年丁未加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五年正月總裁兩朝實錄成賞白金六十兩金織羅衣一襲綵幣十端本年因瑄行事與陳山相類于外議調南京禮部尚書七年十月瑄上言天下儒學廩膳生員計三萬有奇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四

增

歲食廩米不下十數萬石朝廷養士之隆自古鮮儼洪熙定制舉額人數應天歲取八十人宣德以來稍加增益凡諸省皆然臣愚以爲人才與氣運相爲消長不可預爲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臨矧今各府州縣教官多員缺學政廢弛士習多未正請自今副榜中式悉補教官其鄉試額數量爲加補疏入下之所司九年甲寅丁憂奪情起復賜御詩十餘軸楮萬緡正統元年卒於官年六十二

殷學記云子觀國史謂瑄儀觀魁梧持已莊重文章政事非其所長于切感焉夫渾朴多木強老成類遲鈍遠遼若不能言者藏辯於訥蹇蹇若無能爲者晦巧於拙然則子玉其若是班乎

跡其所言豈其然乎

陳山字汝靜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人永樂初年授奉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八年丁憂十年起復到部擬陞廣東右布政使特留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瑄侍宣皇講讀二十二年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陟行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入閣詔領大學士日侍文華殿充兩朝實錄總裁嘗墜馬傷足上親調藥酒賜之時高煦反形已具上親征

命山留守師旋山迎謁請間謂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肅清虞也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曰山之言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五

陶見

國之大計請先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擒也楊士奇楊溥執不可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任四年十月朔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貽禍也遂命改山輟機務專授內監習書九年疏陳休致卒於塗年七十有詩藁奏議藏於家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謂山存心險刻臨事垂方趙邸之謀終身蒙實信乎擇術不可不慎也

曹鼐字德恒直隸真定府寧晉縣人鼐幼有遐志日誦數十言

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

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訥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至郵無虛日鼐處之裕如公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貞公一見奇之明年廷試宣帝策以義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上親擢第一賜宴於禮部永為定例授翰林院修撰從楊文貞公遊所得益深正統改元英廟初御經筵揀選講官鼐首預焉數納明暢聞者聳敬三年預修宣廟實錄轉侍講五年

命入文淵閣辦事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為第一是歲陟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鼐學贈行端內剛外和議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六

陶見

達政體才智出人為英廟所眷注國朝制母止封兩人正統十二年鼐陳情乞將前母孟氏一體追贈詔允之不為後例蓋特恩也十四年巳巳五月戊申鼐奏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堪教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鄒瑩等及鼐與侍讀學士張益庵從巡邊是月壬寅車駕次鷄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樂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寨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崖壬子次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

肆追挾進兵成國公朱勇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
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
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權輿之曰臣子固不
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天
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
南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
死者十餘萬人孳及諸臣五十二員皆死之景帝聞之贈孳
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
其子恩爲大理評事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
孫爲錦衣百戶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七

丁文

閣學記云予觀李文忠公及劉文安公奏疏謂自古夷狄之禍
未有甚於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築賭方張唐之安祿養
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又中國偏安勢匪其敵我明當全盛
之時王用三驅高壩射隼而乃受制關陝親勞六飛至使全師
覆沒善人殄瘁如孳者哀然爲廷魁首元喪犬羊身營草野不
亦可悲乎

天順日錄云予榜狀元曹孳爲人疏通爽俊初爲校官不樂願
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
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秉政士林榮之自東楊
沒後議大事多決於孳明敏之才相類焉雖王振恣橫而亦齒

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馬愉字性和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人自幼篤學文思迅發宣
廟嗣位之二年擢進士第一名初國朝登科以來南北並試未
有北人居首選者有則自愉始也是年立石題名大學士楊士
奇奉旨撰文備叙其盛識者已占愉爲遠到之器正統元年
以修撰同考禮闈會經筵缺人楊士奇薦愉學行進侍讀與
苗衷高穀曹孳四人同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講學
士五年命同曹孳文淵閣辦事乙丑主考會試得商輅冠禮闈
及廷對仍賜進士第一名人服其識鑒本年陞禮部右侍郎兼
學士入閣愉在內閣性資淳篤論事務存寬厚嘗奏獻疑獄經
年不決者多所平反愉爲英廟所簡注常因父病上察其
情特賜歸省蓋希濶之賜也十三年忽晨起趨朝仆不能語事
聞卽命醫往治越四日卒年五十三上聞嗟悼賜棺槨賜錢
萬緡命有司管兆域贈禮部尚書兼學士舊例贈者無兼官兼
之自愉始所著有潛軒集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八

丁文

閣學記云予觀山東志謂愉淳雅寬厚行義可式及讀國史則
又云端重簡默自處澹如門無私謁於平使居台揆者其門如
市其心如水何愧於愉哉

陳循字德遵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蚤有文名永樂甲午舉鄉
試第一名十三年乙未會試當第一考官果潛以鄉曲避嫌改

取林文結又以積字罕見改取洪英曰此洪武中英才也而循
第二及廷試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太宗時重儒臣賜第萬
寶坊十六年駕幸北京命循往南京取載秘書自一部至百部
以上各取一部誦行在遂留用之十九年三殿災循上疏多見
采納洪熙改元轉侍講宣德初年命與楊溥專直南宮備顧問
又賜第於玉河西五年庚戌擢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
時政忤旨循力救之獲免六年辛亥御史陳祚出按江西即按
所上疏勸讀大學衍義書左右讒嗜欲邪佞等語有意譏訕
上不悅遣官校逮繫并籍其家會問翰林儒臣循對曰是書述帝
王修己治人之要誠所當讀俗士迂濶且處遠外不知 聖上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九 蕭本
嘗讀之矣怒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也 上意稍解竟
緩其法正統元年命兼經筵官七年壬戌擢翰林院學士甲子
命入閣乙丑遷戶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十四年陞戶部尚書仍
兼學士循首相奏復近侍翰林官於早朝時當立於金臺左側
於午朝時當先諸司奏事悉從之本年土木之變也先擁駕入
開索大臣于謙胡濙王直出迎衆知其詐循奏請勅各邊精騎
入衛京師又多發榜文招諭回達以疑其心也先計窮於遁景
泰元年四方多事兩京降災六科十三道給事中等官葉盛等
各奏修省循與苗衷高穀等自劾 景皇悉宥之方 聖駕未
迎國是兩在循模稜無定見及也先遣使請和 上諭循等於

文華殿曰也先背逆天道邀留 上皇不共戴天之讐如何可
和循等請勅諭阿剌并賞來使令回以緩其誦許之情仍勅在
京各營各邊關整擐軍馬以備從之未幾虜侮過送 上皇還
京循等因吏部尚書王直等奏請遣使迎復還居南宮景泰二
年陞少保兼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年 上欲易儲先啖
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循輩惟知感惠遂
以太子爲可立而 茂陵竟廢命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循既獨
寵任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典上之甚見嘉納七年修震
宇志凡例一準方輿勝覽有以戶口爲言者循執議不從曰此
非造黃冊子何用戶口惟詳列進士之名一一書狀元及第識
者鄙之嘗成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循子瑛與王文子倫俱
順天鄉試主考劉儼黃諫等不爲錄循與王文奏劉儼不公欲
抵之罪有旨令翰林科道官覆考於是有阿附者以瑛等文章
合式得特賜舉人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不報景泰八年
正月 上染疾不朝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
官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循等會本請復立 茂陵未及上而奪
門之兵起矣徐有貞以功入閣助石亨除循輩謫循戍遼東鐵
嶺衛未幾詔還鄉以壽終循久在詞垣深知先朝典故應酬抑
筆立就入內閣掌機務典冊制命皆出其手屢爲考官去取精
當所著有芳洲集

天順日錄云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鑑並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至天順初重修通志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顧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職無不斥逐翰林爲之一清

名臣錄云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請老至京閣老陳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謂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

瑣綴錄云景泰中纂修寰宇志館中諸公多不至閣老乃令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十一

劉汝恩

門吏每晨會後具報至否揭不至者職名於東閣上芳洲因揭一對云朝參未到荷聖朝恩有單時纂述不來奈志閣書無成日人以爲得斯文相規體

瑣綴錄云景泰丙子劉宣化黃廷臣考順天鄉試時王千之陳芳洲二公之子不偶適譯字劉淳卷已經翰林考中送入場不及填榜故二公因劾以違制并撫所命題雖欲自絕有無正統等語請如洪武間坐三五等罪例重開科考試朝廷止命翰林會同多官校閱衆謂去取差錯題犯嫌諱考官不能無罪二主考甚懼不測惟高先生素厚黃同鄉翌日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門上說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遂釋

主考不問且許二公子會試二公復上疏內批致再打點大臣擅法論於是士論不避之然是科小錄亦不足觀踰年二公坐誣王死陳成宣化亦疾卒時宣化同年陳汝言用事言於英廟遂得謚文介蓋二公竟以此失名宣化偶以此得名事固有幸不幸者

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卽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立之卽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十二

劉汝恩

七人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楊揚自以爲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媿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苗衷字秉彝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學術醇正舉應天鄉試永樂己丑會試中式時車駕巡狩北京詔中式舉人陳瑾等八十四人寄監讀書越辛卯車駕還京廷試擢衷第二名宴於會同館授翰林院編修屢典文衡宣德五年預修實錄成陞侍讀正統元年內閣楊士奇薦衷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與高穀馬

愉曹鼎同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十年壬戌命
主考會試得姚夔與劉儼呂原韓雍程信項忠白圭諸公後俱
爲名卿十年陞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閣十四年陞兵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景泰元年兩京多災與首列陳循等上
疏自劾 景皇悉留之未幾東乞致仕 景帝賜之勅曰卿以
科目高第發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於朕幾四十年歷官翰
苑寅畏小心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院長官冀有倚毗曾
有幾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來舊之美固不能忘而士大
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劍金綺給舟以歸以副朕懷賢
念舊之意後卒于家壽八十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康官子銓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王西

爲監察御史

閣學記云子觀中都志載苗文康素履弗得其詳及讀國史稱
其爲人溫厚簡重外和内莊諳於世故樂道人善條然有塵外
之志予始知文康之風遐哉歟矣

高穀字世用直隸揚州府興化縣人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
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入邑庠卽能奮力於學弱冠遂領鄉薦
登永樂乙未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
辰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熙改元授勅階承務郎未幾以學行
獨優陞翰林院侍講丁外艱服除還任宣德乙卯主考順天府
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春 英宗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

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
與苗衷馬愉曹鼎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穀每進講敷衍
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修 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
主考應天府鄉試士無間言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
入內閣知制誥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十四年乙巳秋 聖駕北
狩命穀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 景帝卽位虜
情叵測邊境日嚴選使虜者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遂陞大
理寺少卿穀嘉榮之奮忠卽解所束金幣與之景泰元年都御
史楊善迎 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穀欲從厚涉疑未定有干
戶龔遂榮投書於穀言奉迎當重之意穀卽袖其書以進且曰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王西

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陳循見之恚甚穀執議如初已而
朝廷以遂榮非分得譴比 聖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
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辛未朝廷以穀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壬申易儲不敢爭命兼太子太傅尋賜階榮祿
大夫穀上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况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
得人遂薦少卿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鼎都御史王文大理寺
卿蕭惟禎疏上命詢鼎侍經筵文入閣甲戌南京災朝廷念
祖宗陵寢所在以穀大臣中清慎者特命往祭祀事竣被災者十
餘家悉發廩賑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中林聰忤執政王文
等執政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不王羅織其罪穀獨持正議

從輿典士論題之乙亥星變疊見上疏謂臣濫居休傳不能盡匡輔之道宜謹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懷宇通志書成進兼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順天府鄉試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劉儼爲考官執政陳循王文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於法乞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穀時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卽強起預考考畢穀然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因閱卷止黜林廷一人餘俱從儼所選由是儼得釋穀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啗之穀屢求退避不允天順改元英皇復位首召穀慰諭而留之其餘誅斥殆盡穀卽上疏辭保傳二職時機務填委穀亦衰老弗堪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楊海

懇乞骸骨 上憫其老特允所請賜白金指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家復賜勅諭有曰日與親戚故舊徜徉丘園展契闊之深懷道朝廷之盛事清風高致足以勵廉而革貪夙德雅望足以教化而道俗則鄉人永有終譽焉士林以爲榮越四年庚辰以疾卒壽七十贈太保謚文毅穀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而交人不泛視義所在勇於必爲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慥慥乎篤實之君子者有育齋集八十卷

正齋錄云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拾以貽之今按宣德中李時勉爲講官學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撤之於地令諸臣拾之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曾講到使臣以禮一章否

瑣綴錄云景泰三年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劄 寵任乃疏請內閣增人實欲援知已自助意屬錢原博方私託商先生贊之良久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不相得若水火然及疏下內閣推舉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若則吾所知者蕭惟禎也意實不在蕭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遂改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蕭於是千之遂有人間之命後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甚不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謂高先生自生一敵然千之好惡固不私也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王本

殿學記云子讀國史稱穀爲人高簡廉靜不比匪人觀其白劉儼之公救林聰之直嘉趙榮興遂榮之忠推是心也天日將爲昭焉

張益宇士謙應天府江寧縣籍直隸蘇州府吳縣人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中書舍人轉大理寺評事正統元年三楊薦與修 宣廟實錄三年書成遷翰林院修撰博學強記見稱於時十四年正月陞侍講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本年八月北虜犯邊太監王振力主親征益同學士曹鼐扈駕時西寧侯朱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大同守將定襄侯郭登因 駕將

旋欲有所陳論不能自達乃告曹纂與益官從禁刑還益曰然即當入奏即行管入紫荆復折而東才四十餘里益竟從居庸也八月十三日駕至土木旁無水泉又當廣衍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纂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嶺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遁勢莫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計其數相蹈藉死敵野塞川官持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益與曹纂俱沒陣中及景帝即位贈學士謚文僖益為人清淳端謹文章固熟雅健有法對客數千言援筆立就楷

書亦工初益與夏景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竟各以其所能名世

守溪長語云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甚印馬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

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紅沙馬一疋夜來無病暴死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嘗騎紅沙馬云

商輅字弘載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幼穎敏卓越游邑庠時學論王端最名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以狀元宰

相期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太學李文忠

公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復舉第一入為翰林院修撰丁卯英宗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巳車駕北狩邸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邸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兵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管購虜酋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於虜營虜得榜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伏謁命草詔稱旨賜酒果馬匹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欲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有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眾皆無累三年壬辰初議易儲輅謂此國家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令官議附和者眾竟易儲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五年甲戌鍾同章論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輅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震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官輅略陞兵部尚書稿定少保陳循屬輅繕正遂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尚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寺卿眾愕然不滿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

增二語云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毅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勅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與安爲輅和解 上愈怒與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耳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賞與姚夔效力東官最多可惜其去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召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十九

廿文

憲廟卽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輅於次年春至京以野服見懇辭不允復舊任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備將才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之戊子以地震乞休不允是夏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輅與彭文憲時力言附葬祔廟以體 先聖駕夫婦之懿昭今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率廷臣伏闕泣請 上爲感動卒從之尋因慧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欲加譴輅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兵

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又番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輅與彭時執不從未幾捷至 上喜賜輅等停奴各一已丑冬煖陳時政之弊辛卯冬慧見復上八事一曰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賢臣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八曰 言極懇切多見稱納 上一日議及邸王監國輅親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聞者皆泣下上聞之亦泣遂復景帝號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歛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勅修資治通鑑綱目乙未夏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賜冠帶一品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十九

廿文

時禁中建玉皇閣於宮北將有事焉輅上疏曰 皇上爲此無非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官觀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上是其言卽罷之夏月皇子薨 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嶽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內外稱贊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久居久不得見

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居住幸以平貴
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至情願衆
人之公論逾月東宮母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如欲悉
如禮尋因黑青見條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待重給符券
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
者慮囚以理寬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綠邊關
監曰增置雲南巡撫又宮門災工部請命中官樸木蜀楚帑爭
以爲不可 上皆嘉納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
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
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惠曰川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壬子

劉大

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嚴厲輅正色曰
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
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備渠一日擒械數入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
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徹去西廠
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滌曾孫聯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
直從中主之輅亦決於求去遂加少保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
卒贈太傅諡文毅輅手儀山時襟度淵澄詞氣溫徐居平敬慎
不懈接人恭遜早擅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爲已任以薦賢爲
首務問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臧否不依文牘盈案裁決

如流中遭誣罔夷然不較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切建明
良多一時儉士構傾舉無能爲卒之身退名完德業於當時
風聲聳於後世視古名相碩輔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口之沉
靜亦何忝哉先後蒙賞資全帑冠服書錦鞍馬飲食之類頻賜
而自處泊然一主考會試五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
所不讀爲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乃嘆曰其與公
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應之
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壬子

劉大

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
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
彭時字純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自小端重寡言不與羣兒
狎戲惟奮勵讀書治春秋從叔父憲副彭琉學屬文輒有驚人
語琉喜謂他日必爲宗工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尤以
公輔期待之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
夜坐久誤入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索而已蓋 聖明倉
卒應變而保全愛恤儒臣之心至矣及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厲
色詰其誤事之由時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人以是服其
量已巳秋 英廟北狩 邸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

循諸老遊時雖晚進積學素履爲、上所眷注時繼母余卒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員泰元年賜金帶及五品服復上疏力求終制從之三年壬申服除遷左奉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仍兼侍讀 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陳鑑第三名是岳正對曰然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事出外與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有事數召面議賢退必謀諸時則竭忠據理以告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十三

王錦

有不可者不肯說隨初或意相忤久之心服其諒直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戊寅春二月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 詔草已進訖時謂李賢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 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數赦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斯與上微號相稱李賢喜曰是卽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 命卽行之是年十月十日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闊四門繚以周垣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雉兔而內閣三人比諸人差厚乙卯四月六日 賜時等遊西苑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於後苑七月賜時同內閣學士三人及尚書馬昂遊南城俱宴畢而回庚辰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以後數日

上召李賢論曰永樂宣德中成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止常者二千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大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今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爾二人其補時比便於時者亦甚多也玉笑曰上意未定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十四

孫本

是日賢與三人同請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四月六日 上御南薰殿召王翔李賢馬昂呂原與時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 上起人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海閣將臣騎射召時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指揮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鏗都督趙輔具名籍進呈令

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或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弓發矢可觀者比中例試畢賜寶鈔有差仍賜寶泊時五人各鈔一千貫是年十一月試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畏威知所奮勵天順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日見寵任忌文達與相軋陰中傷之 上曰李且得罪行專用彭某中貴以語時惛然曰李公何遽至此因爲力辯其誣語聞文達得釋又河南有衛官頗強橫凌人用事者誣其謀反門達煅煉成之時曰人可輕殺耶具言於 上竟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人一日病咳 上遣太監牛玉視疾牛嘆其居室朴陋入言之 上欲爲營第適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

五

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 駕遂崩馬次日早 憲皇披髮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泊時并文武執政大臣至前諭曰 父皇賓天爾等盡心輔佐因泣下羣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 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傳奉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書王翱李賢年富馬昂侍郎陳文并時爲議事會衆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宣德十年例也預列者皆荷銀幣之賜及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合尊 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爲此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

五

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 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知事不成因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亦助其言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爲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詞曰你每偏會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

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
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邑少怡
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命允矣時
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
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寓尊卑於其間也
衆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同議懼逆夏意有後患隱
然不言惟李開端時極力繼其後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
能委曲勸諭 仁壽宮以成大禮 仁孝之德於茲可見矣後
數日太監單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
親母有難言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於其間非二先生力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七

商祜

爭幾誤大事爲大臣正當如此彼默然者徒享厚祿何爲時同
僚有未發言者而聽單語深有慙色至營造山陵時與同僚李
賢陳文計曰前日事費周折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日
後兩全其美李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內臣傳 聖旨曰所言
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易仍令諸大臣同議
及議夏太監堅言不可衆顧望不言乃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
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月 上行耕籍禮時在九推之列三月
幸大學行釋奠先師禮用大臣八人分獻時分獻西哲二年丙
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謹送
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丁亥二月至京 上慰勞之六月以

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規切時政八月總裁 英
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夏陳莊靖卒時上疏言臣才識迂陋今冒居閣首僚何以下副
羣望乞妙選出衆才賢擢居前任 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
成何以辭爲會 懿太后崩 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
先發時曰 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其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
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其至當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在廷
百臣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亦將
有言之豈得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十八

商祜

之意未允時與在廷文武羣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爲之感動卒從禮制是秋彗星見越三台時上疏乞痛加修省
而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分均恩
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宜
專任臣下如平昔察知其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
權出於 上皆嘉納之七月間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
四糾衆劫掠四出勢甚張皇時疑此徒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
不得已者請 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將劉清禦賊
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投賊已而聲息
益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

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其所得報至京師輿情驚駭是時賊雖再勝開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山劉項領兵近山分爲七路圍之戒前兵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有副將毛忠時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之復敗斬京師士夫聞失副將益危懼以爲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不勝任輒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命已下撫寧難其事奏定賞格謂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然難於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知賊被圍已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宜令總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三十九

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比奏至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取時言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涼亦不可知何謂爲圍守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曰彼分布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終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矣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

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問請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入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間中相知者咸爲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靖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河洧益甚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鞠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上喜賜俘奴一人改吏部尚書五年已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四十

災皆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倍尅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佔值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而爲奸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上是其言京師爲之踴躍七年辛卯十一月雪復見上疏言德政之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於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庶事出於一而無詐僞其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之休戚訪人才之賢否察治體風俗之得失其四言近聞嬖倖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故而冒官職者衆是賞太濫也或罪不應謫戍而謫者或罪不應死而死者是刑太深也宜節賞慎刑以遵成憲其五乞以上

之聖賢爲法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當理者宜卽行之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近多主於奉承而嫌於違覆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勵各官慎修厥職任股肱者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而行司耳目者遇事爲民盡宜卽劾奏毋徇情而默庶百官知勵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莊田嚴有司掎釐之禁庶軍民得所邦國永寧上然之且曰卿等宜益勉佐理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伯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八年壬辰天下水旱相仍時復上疏言時政關失乞放歸田里不許十一年乙未正月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聖一

四

陞少保尋復病薨自巳丑以後凡七在告 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猪羊雞鵝酒米之賜踰日不出則必再遣焉三月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問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贈太師謚文憲時輿輿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開居無情意行則兩手常端拱飲食不聞七飭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資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畫和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時處之泊然終歲不一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人接有和色無疾言無喧笑諸謹聲至於論辯事

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唯恐其不章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其人常一典應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大臣間爲新進所嫉藥者必反覆辯折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或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菽園雜記云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今所謂皇莊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一歲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爲 乘輿供奉然 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地府庫倉廩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爲已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聞大臣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聖二

四

有議乞革罷者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尚無之聞學記云子觀可齊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嚴慎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溫室之對可爲永鑒也已

江淵字世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人天資明爽才學充裕中宣德五年庚戌科進士時 東官已建 上欲選進士之尤者使積學以備官僚之選勅禮部尚書胡濙選年少美質者三十人入試 上在齋官親授題曰用人何以得其方命大學士楊溥拾次得三山薩琦與淵等八人與列 詔賜襲衣冠帶有司給

燈油房屋皂隸命太和玉直率之讀中秘書正統元年續成
翰林院編修十年乙丑同考會試尋陞侍讀十二年選入東閣
進學士十四年陞刑部右侍郎土木之變徐有貞倡議南遷被
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左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
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會虜至京城西北關外都督孫錦營
於城西命淵參其軍及虜退尋改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入閣典機務景泰元年大理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懇乞致仕
淵上疏留之以慰人望二年命主考會試得吳匯等二百人如
余子俊馬文升秦紘楊守陳河潛王俱林鸞高明輩俱為時名
卿本年尋命巡視淮徐諸郡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
運儲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會鳳陽
為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原之要地北平為
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三年與易儲
事加太子少師仍兼前職七年丙子春于少保病在告上諭
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淵在內閣每為同事者沮抑常垂涎
代於諸閣老窺其意乘此謂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
淵欣然不辭乃屬商輅具擬內批陳循王文入商所指畫掌中
作江工石兵四字商輅悟領之明日告出調工部石璞於兵部
淵補工部大憲失望明年英廟復位與陳循輩俱謫戍鐵嶺
後石亨敗復其官淵清勤簡靜善文詞但入閣未有建明每沮

抑於同事者黃竑易儲之奏人謂出於淵筆史館多以爲然惟
丘濬獨曰聞當時竑殺其兄爲此覲免罪耳且廣西書奏用土
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所著有觀光錦榮
鳴玉全生休子等集
閣學記云予觀景泰時陳循柄國凡厥有爲者咸程厥能
效厥用然而任怨太深操權太重怨叢則衆怒權踰則生疑如
江時用等才固可取而志亦可恤也循之明於知人暗於知己
又胡足恤乎
命綱字宗立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改隸順天正統元年舉楷
書修官廟實錄三年授中書舍人六年卿王受封簡輔導
紹綱侍講歷審理正十四年卿王即位九月以輔導恩陞太
僕寺卿十二月進兵部右侍郎入內閣景泰元年侍經筵二月
命出理部事二年陞兵部左侍郎綱爲人和恩縝密無疾言遽
色謹身率職人稱爲長厚君子云詳南京禮部
王一寧字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幼負異質十三歲能詩
父峻任國子監丞一寧以奇童薦仁廟在青宮時召賦銀河
詩并令鼓琴嘉之送國子監肄業登永樂戊戌進士授工部主
事尋改吏部稽勳司主事供奉文華殿宣德初年秩滿改翰
林院修撰正統三年實錄成進侍講四年己未同考會試十三
年陞禮部右侍郎同曹鑑薦教庶吉士萬安等十四年命督湖

廣軍餉被劾召還景泰元年以中官王誠曾受學力薦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與易備議加太子少師仍兼前二職一寧在位以軟熟希世不能自立末幾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

閣學記云古之英傑之起也固不拘其類後世則不然乃若王任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儔或以他技進卒敗其身而動搖宗社故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恐不由其道王君始由狎客射策甲科終由佞倖司綸秘閣君子奚取焉亦以寓勸戒焉爾

蕭鑑字孟勤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幼失怙恃成童穎悟絕倫登宣德丁未進士需次於家初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續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四十五

毛遠

以備官僚既命楊溥倫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列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於文華殿取二十人鑑為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修三年與修 宣廟實錄成陞侍讀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乞休命鑑代陞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辭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如陽城故事 景皇可之仍復舊尋命充經筵講官二年 景帝幸學命坐講鑑講書經畢陶篇天聰明一章稱直尋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羣臣議易儲鑑曰無易儲子伯者所禁況天朝乎不聽尋加太子少師時 上已立已子為皇子鑑因天變上疏

指切時政自是不復召見七年會修天下郡志通鑑綱目續編成命兼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明年 景皇不豫太監興安詔羣臣請復立東宮會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陳循輩知之侍郎李賢因會議問鑑鑑曰既退不可再於是人疑內閣有異謀而奪門之兵起矣 英廟復位削鑑為民退居八年築別墅於南阜號曰尚約人因稱尚約先生所著有成均集詞垣集尚約集藏于家

閣學記云子觀丘文莊贊辭謂鑑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藏及讀國史稱鑑言動溫雅性多猜忌遇事亦多退避方景泰易儲時則顯言以爭及加官秩則視顏以受是遵何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四十六

毛遠

德哉

王文字千之初名強直隸保定府束鹿縣人永樂中由鄉薦計偕於京師 文皇帝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胄監文與馬辛丑登進士權監察御史有能聲宣德中與同官王翱于謙咸為都御史顧佐所稱許時彰德妖寇張普祥謀逆 宣廟簡命往治事平還奏稱旨欽改名文擢陝西按察使正統四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兼理軍務五年入為大理寺卿七年夏大旱 上命中貴與安審成獄文片言折之眾皆輸服未幾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理院事時家宰郭璉貪墨文疏其罪人皆憚之及大理寺少卿薛瑄忤太監王振文希振意誣瑄出入人

罪繫獄處以死及見振跪門外俛首向北以是爲公論所斥十
年代陳鑑鎮陝西十四年也先犯順當國者移文沿邊歛民入
城以避其鋒文謂黠虜逆天神人共憤不宜驚擾以惑民心關
中安堵如故尋召還轉左都御史 景皇蒞祚優禮有加遂膺
權怙寵不能容物景泰元年也先遣使請送 駕還京朝議未
定有一揭帖語多文而切直大槩言今日奉迎禮意從厚 主
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禮部尚書胡濙得之大學士高
穀因與吏部尚書王直等議封進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及給
事中葉盛林聰等詣禮科草疏同上得 旨繳進文有憂色曰
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其量隘如此及 英廟將旋禮部議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聖七

胡濙

迎復文復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真不索金帛不索
土地孰以爲來耶衆畏文不敢言多忿恨之卒主迎復三年見
濟生廣西奸人黃竝建易儲之議祈免死罪命廷臣會議文首
云當立衆唯唯因其疏令羣臣署名給事中林聰曰太子已立
無過當置何地文怒瞋之林不得已亦署而見濟竟立易 茂
陵爲沂王未幾御史王溥希文旨構林爲錫教官其營美地詔
多官訊之文抑林受賂不承乃入以大臣專擅選法律斬賴州
溪以言語 上獲免本年大學士高穀以陳循獨見寵任引知
已自助值文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議增員穀遂薦文
入閣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恭預機務文疏舉官張民數

事悉納行之五年蘇松大水民饑貸粟富室不與遂焚其廩舍
蹈海以避罪命文廉之文以謀叛族其家賴大理寺卿薛瑄抗
章辨之獲免者衆事竣陞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七年
夏寰宇通志成命兼護身殿大學士秋八月順天鄉試文子倫
不第與大學士陳循計奏考官劉儼不公欲抵之罪於是阿附
者得特賜舉人八年 景皇不豫羣臣請復立茂陵文曰今只
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於是人益疑之 英廟復辟言
者有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儲官廷鞫文力辯謙不言遂
同戮於市後其子倫改名宗彞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訴雪父冤
詔復其官加太保謚毅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聖八

胡濙

殿學記云子觀國史謂文爲人深沉剛果屢鎮大藩兩總憲政
每廷議百官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與陳鑑交代一揖之
外未嘗接談及入閣毅然欲有所爲即茲以觀其志果其情深
其才充其氣溢迺若私詆考官廷詰獄吏誣薛文清以死又何
險也
瑣錄云景泰五年御史鍾同郎中章綸合奏復正東宮下獄
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竝進易儲之說以
迎合 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
而略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奈清議
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

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
天順日錄云初景泰不豫國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官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
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官會謂 上皇于固宜復之惟王
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鏊乃
曰既退不可再賢即逆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
官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
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王文于謙已
遣人賁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
請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日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
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擊斃人掌兵者共
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將見輩曰於 太后躬勅旨與章輩成
此事遂以爲王文輩爲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
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爲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
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
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
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爲社稷之功 上益
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
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
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

有貞亦爲章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章復遭惡禍
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可齋雜記云東鹿王公自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晚與中
貴王誠厚相結納欲入內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蕭江商伍人
矣而王難言私以語高遂爲具奏請添入有不拘煩劇開散
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謬曰我於煩劇中舉蕭維禎高遂曰
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人皆駭愕多咎陳欲私鄉人故激
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商以
語于如此云

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玉世爲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幼從父震以

間右徙京師性穎異年十二三已能古文詞卓然出諸生上少
長再學於都憲思菴吳先生學益進文益奇已有用世意其議
論所發往往出人意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
酒顧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顧菴以事稱病不出坐卧一土
床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頗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試一
詩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顧菴爲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
遂以其業授之學未幾月卽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十三中順
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 宣廟慎簡進士以備官僚勅通取
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文華殿取蕭鏊與瑄等爲翰林庶吉
士其數上視列宿後績成 宣廟御便殿悉召試之擢瑄第一

即日授翰林院編修既入翰林不屑專以文凡軍政刑獄之數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爲理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吾恐辱之已無及矣聞者壯之宣宗崩預修實錄纂述之際多所補苴尋簡命修玉牒五倫君鑒等書再遷侍講思英宗之世承平日久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上嘉納之及十四年土木之變北虜犯順京師戒嚴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人珥素善錦衣劉揮使薦於太監金英召至左順門問計珥妄占天象倡議南遷兵部尚書于謙斥之於廷又爲太監金英所鄙遂懷恨惻惻本年假監察御史分守河南彰德府得民兵數萬人虜退召還復侍讀景泰元年選充經筵講官二年珥因累薦不允一日爲陳循推命伯以玉帶曰推先生命玉帶至矣故敢以獻循受之乃教珥曰汝當更名毋使內家習知也即更名有貞本年祭酒員缺有貞勸意補之時用人決於少保于謙有貞托門生楊宜爲請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景皇帝上諭于謙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于謙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有貞不得知遂劾于謙三年以易儲事轉左春坊左諭德乃兼侍讀四年河決山東張秋衝開堤三百里饑道阻絕有詔朝堂舉能治者有貞請行特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視水災有

閩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十一

五十二

貞奏曰凡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三者天時既經地利亦緯人事庶可施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勢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宜一曰置造水門二曰開分水河三曰挑濬運河於是命督軍夫三十萬修築至則作渠起張秋至衛沁凡河流傍出者堰之凡作堰九長袤皆至萬丈障水北歸漕河於是始築其缺作水門大堰虹堤交相扞禦比七年成功陞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八年丁丑正月景皇不豫大學士陳循等共議請復茂陵因節假本未上會都督張軫張軫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會有貞曰太上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獵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軫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軫等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軫等云謀必在今日軫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軫等肯之後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軫等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軫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軫等莫知之時天色晦冥軫等惶惑有貞輒行軫傾問

閩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十二

五十三

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鈴閣齊地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墮門啓城中懸無燈火帆等入見英廟燭下獨出呼帆曰爾等何爲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前掖英廟獨登舉有貞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光輝上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其官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欲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上陞座鼓鐘鳴羣臣入賀於是朝野僉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未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

五

踰時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以翊戴功依舊職兼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兼學士掌內閣事初廷詰迎立之蹟無實可驗左都御史蕭維禎等則謂于基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舉爲無名由是議決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爲民陳循等編戎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上前乃錫以奉天朔運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賜券子孫世襲指揮使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有貞既錫爵權寵傾朝始凡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官寺手至是有貞復請歸閣閣豎浸失權迨曹石干有貞以事輒不從去自陳請

於上有貞復諫止每節縮恩典益卿之會御史楊瑄訪

不法事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憾上與有貞多屏人語

曹石乃令小豎竊伏聽之以聞上果驚疑有貞實直下有貞

及李賢獄是日雷電雨雹大風拔木乃被放有貞有貞爲廣東

參政行至德州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養病給事中

李秉彝名以貌類者持奏入接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

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不語豎觀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

日朝召其人則亡之逮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示小豎豎

曰非也昨肥而瘠今瘠無鬚乃復大捺常熟張廷端以寫作遊

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

五

秉彝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及某官某吏共爲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煩死數四竟無狀馬尤毒雷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行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爲此以惑朝廷士權顯建計某某執筆作狀楊某書牒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爲堯舜之君今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不成乃命取諸券出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乃有之緇雲雲南金齒爲民及曹吉祥

石亨張軫相繼伏誅 上御奉天門論及人材謂李賢曰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乃石亨張軫革害之耳茲若不有後世其謂何特命戶部移文還其家成化元年復官帶九年卒於家壽六十六所著有史斷文集若干卷

天順日錄云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竈已發內帑銀三萬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貞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佛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尤勝於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十五

先生誤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於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於已也後 上亦覺有貞之非常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野記云武功方被疎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

罹其咎

項綴錄云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喉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等以召立外藩不執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下多官會問于俛首不辯但言辯也死不辯也死 朝廷赦得我衆人亦不

肯惟王于之條折析辯衆莫能難蕭都憲維祺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難免總兵張軫即封太平侯者順昌與蕭都御史云此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蕭若不聞時刑部侍郎劉清芳欲回語張軫怒叱之曰看你這等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軒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擢臂奉踢王于二公且謂此二奸臣正好毆識者含笑越明日有貞等遂陞旻通政司叅議後有貞敗王于事亦昭雪旻頗慚悔掩護不及矣又云武功奮志疾惡湯都閹胤績謂曰省齊誤矣公曰東宮亦爲是言耶湯曰公身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公自立庭下乃欲扼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十六

寓圃記云馬士權泰州人讓官於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與學士先生遊劉元博徐有貞輩凡疑必往質士權故與徐尤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爲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拉疑有貞文臣不時見上將爲所間遂構其事自武功伯降廣東叅政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造奏本毀謗朝政石曹因譖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爲之 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追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於廷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過嘗幾死者數數終無一言若少詘辭及有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灑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甯歸蘇

士權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辭曰貧不能當侯家女有白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略無快意將行余偶見士權於劉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言辭雄偉氣節凜然無一言以及徐真信義士也

菽園雜記云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太監曹吉祥構讒等之非也聞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內者以于謙輩迎立外藩爲辭故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督張軹封文安伯張軹封太平侯公由左僉都御史封武功伯楊善由鴻臚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以下陞職有差者幾慈烈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英宗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十七

四文

悟其寬而悔之又常以問李文達公公曰天下陛下之所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圖富貴安生事端耳由此削奪諸封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耳

寓圃雜記云天順五年七月十三日余與劉宗序同詣武功徐先生日已午尚未盥櫛坐久方出即問曰二子曾見夜來天象否吾二人對無所見先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尤甚於我也二人復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果反誅連及祥焉

殿學記云予觀吳志謂有貞短小精悍其學曰天文地理兵法

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及讀其所爲漕河碑因博爾雅當時詞臣無出其右然其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議謀奪門比昵奸回屠謀忠良金齒之行亦天道也

許彬字道中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人初以文學名在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授檢討宣德中秩滿陞修撰正統十四年曹鼐推舉提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寺少卿十月陞太常寺卿景泰元年英廟北還議遣近臣迎駕沙漠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酉也先爲土臺設座於上率衆首拜奉辭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彬謁見太上命書罪已詔勅論文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十八

四文

武羣臣仍遣彬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英廟景泰末年景皇有疾都督張軹張軹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鴻臚楊善主復辟以南城之門扣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盡圖之徐元玉軹等說其言就徐議徐覽步乾象遂成取日之功英廟復辟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彬既入相鄙劣放曠一朝朝退上東閣堦峻雪滑彬失脚傾仆倒流門剗復上徐有貞俛首側上嘿然而笑殊失觀儀徐鄙斥之天順元年會試又囑考官私取其子許起一時浮議詩評競起有閭老賢郎真慷慨之句益刺之也會英廟用岳正入相乃謂正曰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矣未幾石亨憾岳正忤已

并及於彬訓南京禮部侍郎尋謫陝西恭政五年石亨敗乃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閣學記云予觀天順日錄及袁彬李實楊善紀行記乃知許道中之大節亦不可誣也夫晉之懷愍宋之徽欽樂與并播於龍沙衮藻蒙塵於狼胥良以中國諸臣徂於細節閣於遐覽拘於瑣務暗於遠圖未有若我朝英廟之全福而諸臣建策遠山晉宋之上如許道中者其亦詞林中之翹楚矣乎

薛瑄字德溫世爲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並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五十九

賈

百言及貞改榮陽教諭瑄待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奇之既而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大以爲憂瑄乃補鄆陵諸生遂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瑄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瑄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燃燭記之或通宵不

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六年丁繼母憂二年服闋正統

紀元曾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首薦瑄提調山東學校瑄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曰鹿洞學規開示學者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以爲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皆王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對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六十

賈

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曰然也私語不傳也作大理箴以自警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事多罪自是啻之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其冤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諧之於振振喉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繫獄當死人皆危之瑄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憾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及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囚不服問理詔押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李一

劉汝忠

素謙厚不預事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為泣曰聞今日
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告其賢提意解兵
部侍郎王偉申救傳 詔赦之放歸田里瑄居家六年閉門不
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
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瑄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
言論遂訪策焉瑄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北虜必宵遁既而果然
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往征之瑄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
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宦蒙
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瑄曰死者何辜竟抵於
法明斷之舉播於民謠刑部尚書楊士奇與瑄初以才力

相尚及與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八中求之中官金英奉
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三言於衆曰南
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有草場火朝
廷欲置典守者罪瑄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各而
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訊之文以
謀叛連及五百餘家衆皆畏勢莫敢發瑄疏辯之文亦悟其
非獲免者甚衆是歲瑄年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召入內閣
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諄諄然沃旨有關於
聖學君德者尋命主考官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瑄見將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李二

劉汝忠

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
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瑄懷德以復性爲教習
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
讀書窮理須識見得然後驗其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
櫃而還珠也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
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瑄之學
以踐履篤實爲本嘗曰格物只是格個性吾於終日之間必體
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
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其所寓圖書
箴規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其不安其受取乎必
探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歟
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於貧無大小衆寡
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身鑿奇僻之說
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
家門人間禹錫撰云先生平日奏疏削其彙皆不存一日檢閱
舊書及讀書錄東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
性天通
張鼎撰云先生遠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
釋手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
篤實益至純熟

損齋備忘錄云少保李文達公嘗謂今日士途出能商理學者
纔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所著讀書二錄皆其體驗而有得者
信非高才能文之人所能造也故其教人舉業以復性為事可
謂知所務矣方其幼時手錄性理大全一書其書不下數百萬
言是非立志之高大能無厭心是以卒能誠身以及於人而一
時之死生利害略不能動也彼淺見者乃病其言之不華是以
相如楊子雲為勝於曾子之一唯爾

縣司所探云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詩書錄二十卷多自得嘗
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呂蘇皆未嘗有
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

則予不敢知耳

孔門傳道錄云薛瑄謚文清隆慶年從廷臣請從祀孔子廟稱
先儒薛子增

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一

內閣行實

本賢字原德河南南陽府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舉止嘗
得疾劇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也幸毋以為憂
言已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爲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爲州學生
學業騰起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
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酬曰將必
有名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
薛公瑄以御史家召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爲英
悟淳確非流輩可及 孝宗皇帝嗣統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一

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
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
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
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之者
寡此豈俸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
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 宸衷爲萬世計 勅兵部
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
之患蓋賢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畿
內韃官羣起扇亂亦應虞賢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
事會有 旨文武諸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者賢以職守所

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賢言賢以人才暨大學而大學因元之陋上疏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發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外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効後數年詔新大學實自賢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葉夫人憂久之轉文選郎中候終制赴京賢官吏部更三任率公暇手不釋卷尚書王文端公直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識賢為歉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要賢往見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

引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一

四全

兩賢之已已秋虜寇大同時中官王振用事力主 親征吏部侍郎當危從以疾告賢代之行師潰於土木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賢瀕死而還景泰初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 上之心者或略臣以為 陛下 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信宜賜覽納乃復取奏入 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虜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今廷臣共

議長策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以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用得其法行可以退敵驅之出境止可以衛民使得耕作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者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 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為 國家復讐雪耻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乞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言果取而行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壬申奉 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賢以虜欲無已不宜終徇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

引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

王

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茂敬順之誠增數員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食求醜類日見盛強中國日加罷敝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 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必自逸觀燭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 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賢言誠為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鑑錄於羣臣賢釋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鑑古錄上之蓋深有意効忠於上為孝友恭儉之事而力莫能與 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八月開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

后殉葬者 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仰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 上撫然以賢言為是山東秦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德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無益德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 上深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眾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為已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賢宜協心輔朕賢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其敢言命吏部議其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懇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 旨言官劾賢等并下獄其日風雷雨電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甚異 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天亦怒賢等雖強解釋然不自安明日言於 上釋之詔俱謫外任賢得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將辭吏部尚書鹽山王翔是日得專對語有間 上曰李賢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王翔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 上領之即日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承天門災 詔復賢尚書學士賢上章懇辭不允二年戊寅春賜玉帶以優寵之 皇太子將出閣請擇學術端良之士

備輔導乃上劉誦等數人為春坊官 上仍命賢總之日授書正字於 文華殿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至京 上喜其來問賢曰與弼當授何官賢曰以弼之純儒必能成就若德授春坊論德專輔 青宮為宜與弼固辭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檄驟然 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巡撫者益都御史李秉丙劄白圭王宇陳昱皆賢所薦一時號稱得人尋命賢督修大明一統志賢偶患足病不能造朝 上遣御醫來視又數遣太監安寧以政務問賢旬日方愈入謝御史劉滂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間滂言豈不解體將遣人繫之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乘間譏賢以為阿護文臣會 上知賢已深諫卒不行而大悟賢言為是滂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 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諭言官廷劾之奪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及天順二年如期來集賢言於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俟十年一度著為令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問四

方素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

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

大同諷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同問賢迎復事

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臣不敢從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

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

先覺何等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

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

減省與民休息所致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木

杜

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

身殉國不避仇怨莫敢發者前此榮祿公以封贈恩詔闕

謝至是陞辭上特賜寶鑑三千貫因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

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陛下之賜是

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

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遷居之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

成之費賢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虛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

於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上命賢與

尚書鹽山王翔主之四年庚辰虜酋學來寇大同守將失利遂

深入鴈門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遁不可止賢請急發兵遣兩都

督將之出鴈門倒馬二關旬日始定五年辛巳虜寇寇

浪賢知上以虜人為憂陳邊事五條上從之遣懷寧伯孫

鑑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而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

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創卷諸

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

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與吉

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

乘機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賢傷首及耳且

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譏問不得已為此請入疏以申救賢曰爾

既殺仇愆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七

薛

既脫於難上急召之入官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

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

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

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

以開言路殿焉上念賢忠勤下勅加太子少保賢上章懇

辭不允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

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

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為壯久

則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

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赴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

議率從賢言 聖烈慈壽皇太后崩 上見賢所服新衰與衆

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合古即以賢服著為法令宮中悉易之

孟冬享 太廟適大喪禮未終 上以問賢賢言宜代釋服後

庶人情事理兩安 上曰微公言幾殛於禮七年癸未春 上

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

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召賢曰朕

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

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二月晦夜賢聞空中有聲明日

容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而有此異惟 陛

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人

傳元

覽之即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

恤事條密封以來賢遂疏十事一請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

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米之徵六罷虧損馬

匹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察貪吏

十禁外官因事科歛 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

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

邊守臣進貢已下布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

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為賢

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較然安

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爲忤也 上以

母后胡氏因疾請間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 皇后尊諡而

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

臨之然臣之愚必須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名 上即舉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

寵於 上專理詔獄且兼緝事於中外交路洵相視以目賢

嘗以爲言達卿之會指揮袁彬爲其誣下獄有楊暄救之 上

命達逮訊達欲并傾賢林暄使誣賢爲草奏狀狀牽捕數十人

勢危甚上命廷鞠之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賢以事白上

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

用介意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官以遺詔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九

張一明

示賢十七日 上賓天後五日 憲宗嗣位有欲專致隆於

上生母者賢曰 天子新卽位四海順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

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 母妃爲太后於 皇后爲

太后再加二字以別之卒如賢議尊 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

妃爲 皇太后尋進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未幾

門達以附中官謫遠方又爲言者劾其欺罔故殺諸罪謫戍嶺

表不知者以謂出賢意其黨相與爲匿名文書指賢姓名欲中

之賢不自安懇乞退休 上不允下令禁謗者時災異屢見

賢請出官人以昭 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之主若行

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

然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望即日退出母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爲宗社生民至計不以不竭忠盡言惟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上及郊壇賢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常如對越之際不可一毫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何以修朝政何以舉念茲在茲頃刻不忘仍爲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庶回天意賢以疾在告詔免早朝羣降勅命知經筵事及總修英宗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國簿已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一

得旨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駐息未久奈何復爲此上即日寢其旨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賢者益甚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遣衛士夜宿賢第護賢以行有內直將軍想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懇不已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公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不諂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洵

洵者袁忠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二月閣榮祿公之喪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賢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詔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賢復疏言陛下必欲起臣以爲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今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臣贊之亦不爲大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不得已故也臣之蹤跡似亦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駑鈍以報皇上固有日矣詔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爲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賢聞故鄉歲役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不從既抵家裏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賢退即疏言陛下謂臣可以委託堅使奪情而不

知臣實驚鈍不堪有類折足之鼎且古之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實以此爲榮姑陳奏意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詔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故違君命豈得爲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賢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捧誦恩旨

涉泗交順所以不能遵 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況
日追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 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新恩臣
之罪 詔卿言之再三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
再言又遣中官至第道 上意乃供職賢因上道中往來所得
軍民利弊八事大約乞重守令之選毋拘常格以免墮政留河
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饑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蜀江
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役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榮
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 上
即命所司議行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
仰惟 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
銀不肯妄費遊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
於 祖訓一書尤為明備惟 陛下逐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
祖武以幸天下 上方虛已以聽而賢感疾浹旬不愈 上遣
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御醫日夕診視報疾狀凡三閱月疾亟
語弟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 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為念以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諡文達
賢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督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
道當如周子言繼之為德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史曹
遍書箴銘於座右與學士薛瑄交厚善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
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學益克立朝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

誠蓋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知 英宗遂
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天下亦倚之為重雖遭讒謗處之
泰然登對之際氣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正之力甚多 英
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
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
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
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
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尤見
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
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皆
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賢曰誠如 聖諭凡帝王修身
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
行之 英宗每為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屬名
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輓皆以廉介聞首舉耿為都御史軒
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又
屢言於 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力言
富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為戶部尚書 上嘗謂賢曰左右多不
悅富者賢曰不悅眾見其賢禮部侍郎缺員禮部郎中李和求
近習薦陞 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

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資緣以求進如若戶部請於
補廩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命下之日頗
愜然其後任事大臣賢多所薦矣其人不知之反有嘗賢者或
以告賢賢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知督
教如愛子弟與學士呂文懿公原陳公文彭公時相處十餘年
未嘗失辭也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
人有善若已出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丘濬實廣人具啟
南事宜告賢賢繳奏言可用請付軍中為平賊之助遇天變民
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為本謂內帑財物非
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賢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四

政前後發內帑銀救荒卹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身助
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
上不悅以章示賢賢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
中列可見其公 上意方解言路屢開屢闕而不至於銷鑄
賢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官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
補外而或咎賢不申救者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
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弼陽王前後為逆事
者發其陰事已而多涉虛因 召問賢賢曰觀此則其陰事
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辯乞 明詔理官不許畏避嫌
實傷和氣 上乃召三法司面加戒飭中外咸悅凡 朝廷大

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賢議而後決唐曹學來近邊有言
傳國璽在其處石亨請發兵乘機掩取之 上為之動賢曰頻
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休息且虜近邊而未嘗犯塞
無故伐之必買穀况秦壘亡國之物亦不足寶 上更然罷之
內府奏乏金用 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
折金五萬兩賢曰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
折金價必湧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
充國用松潘寇亂已勅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賢曰三司頗
頗牽制自不能成功若 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
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 上問可將者賢薦都督謝貴

遂用之而松潘寇始靖凡冊后妃與諸王大喪大祀婚冠之禮
及 憲宗之初親耕親學諸大典禮悉命賢與禮官增損其儀
式而後行白金文綺上尊珍饌與夫四方貢獻內帑圖書賜賚
無虛月賢每以盈滿為戒取小晏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
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為學務實踐
不為空言因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能者所居闕
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
錄三卷所備顧問有天順日錄三卷作文章理為主不為艱深
靡麗之詞每教人以晦庵草廬為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冲澹
溫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族譜

若干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澤曉者爲之自失陰狡者爲之中沮蓋其所稟者厚所養者深故其言得有大過人者如此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植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賢之力云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泰情事謫臬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上疏論元日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六

南岳

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有之實出朝廷勉強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又云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部尚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章示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度忠邪太明白置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七

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又云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聖上宜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人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有事可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寓園雜記云楊暄景和者北京人善彩漆亦智謀士也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陷害人同時袁彬指揮者隨

宗北狩有護蹕功爲達所間久在散地 憲宗初立達恐其已令選卒發其陰私欲致之死地暄素不識彬因抱不平之氣爲彬訴屈遂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方與太監輩增擊毬遽令達逮問暄至其解達陳諸淫刑恐暄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本使暄投進亦不知中所言何事達聞之甚喜方飯至因以酒肉賞之值早朝直以其情復奏一命申官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欣然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忽驚訝暄即曰此達以酒肉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八

羅倫

多能道其事

雙溪雜記云國朝天下方面布政使按察司官及知府皆由吏部查各衙門官歷俸淺深奏請銓奏內云查得其官歷俸年深相應陞除某官而已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楊之門後亦革去不用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舉二人請

其用至公爲例

瑣綴錄云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誹之久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嫌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公爲人恭莊嚴重得時行志不爲小康曲謹平居號崇正學能納人言容善類無南北之分天順庚辰會試罷于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願先生留意又請選庶吉士英廟諭公專選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會選於吏部元禎初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九

羅倫

羅倫第一 憲廟卽位進公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踰年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公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 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亦未爲無理 又云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爲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 御前時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既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呂原字逢原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

小學稍長爲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嗣芳兄俱爲教官誠
于殆賴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於長州原尚未成
不能歸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原泐然出涕不從還
東曰他日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家益
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中呂生
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嘆郡中乃
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試之
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
不受會理葺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然
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之當是時太守得觀補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仍兼中允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丁丑與
修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
輒有寶璽白金文綺之賜天順改元 英宗復辟轉通政司右
叅議仍兼侍講春三月主禮部會試夏六月徐有貞既黜薛瑄
請老乃召原與岳正入內閣知制誥尋進翰林學士庚辰春主
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杯梭服貂帽使番之
祭歲無虛月原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老母病在牀躬調
湯藥髮形於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卒原哀毀踰禮啓父
視歸西而葬之詔有司營葬命原襄事即還朝原懇乞終制不
允抵家未及定期忽得風疾於是歲十一月不起年四十五計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生懋卽道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正統辛酉年也明年中禮部
會試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院編修得入秘閣讀所
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修五倫書賜寶劄丁卯 朝廷思用
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經筵原居其一景
泰初遣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有饋送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
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時選內侍
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於文華殿之側命原與左中允兼侍講
倪謙教之秋九月上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原講堯典講
罷問二人何官各以實對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 上曰二官
同品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原同倪謙俱進侍講學士

聞特贈禮部侍郎諡文懿命工部爲營葬事遣官諭祭於其家
仍命其子憲爲國子生皆異數也原天性孝友事母得其懽心
撫育兄子皆底成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
之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賞資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
僚友而自奉甚薄爲人沉毅有醞藉悃悃無華內端外和與物
無競處已待人不立崖岸事有不可則據理諍之未嘗諛言媚
色以徇人取悅三爲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到
善於警發故四方之士及門者衆其造詣益深作爲文章議論
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麗
之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

大及入內閣與大議所見出入意表而爲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惜其享年不永云

閣學記云予觀楊文懿公誄原之文有曰繫構李之鍾秀兮挺碩人其碩頤植仁義以爲本兮橫自行以爲枝獨文安公慨原

有曰君子非始之難而終之難若公之終孝不忘於其親則無愧於其君矣蓋嘆原之學所從來者遠矣及國史所載則其爲人寬厚不立崖岸事母撫孤克盡孝友其在內閣多所裨益郡志亦稱其內端外和與物無競程篁墩文肅遺事謂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爲學務實踐不事多言蓋皆實錄也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主

附錄

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奉忠文公時勉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彭文憲王端毅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奈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宗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遽曰好既既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鄆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

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

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

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

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輩

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齋絡繹於道正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肺腑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

異謂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正正曰奸臣未聞若求之將人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主

附錄

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覲非分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令給賞朝廷遽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勅上出榜募能捕告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格正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自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泰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欲窮治其

事緩則人情息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念及輜輳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帝從之 彪舉人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感懷戰戰兢兢首無寧言於林木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曰其地至其地四面皆沙漠泉於何所其人驚伏正問爲 上言曹石勢太威慮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達亨凱令稍自飲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下詔責躬實正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 天神有未盡歟 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實資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謫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川歟抑爲軍衛有司聞甘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非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鄒以母老留閨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遷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爲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楷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爲祈哀解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楷有封印奈何正教之曰可燒鑒令熱以酒噴封紙紙炙之紙得燥皆昂起乃

去釘脫楷刺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移時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乃得至戍時大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 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達公賢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旌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正在院供職充 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應有恩者僞爲正劾文達疏章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謫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正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闊遠計興化地平不足用正察民間利權而操之府於是建涵江書院及孔子廟鑄祭器下諸縣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堊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他如通津鐵河候溪諸橋多修治而白堊功最鉅復購穀實饑民倉出美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剋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省其半費士大夫家食利於官弗得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橫不可遏惟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保其無他有參政陳憲者按閱其事皆有據乃止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李

鐸已收 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熙刑遜之二公爲祭門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註忘者因爲嫉讎皆得罪去彭文憲勸正請代之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絕忽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其爲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遠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葡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僅存十卷行於世深衣纂疏一卷藏於家

本東陽蔡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才者之難也我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主六

五十五

皇明一區夏幾百年至於宣德正統之世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之初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奸所構又厄於媚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英宗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訓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補國史之闕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

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上

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君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

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寫陋容遂

驛括爲其辭題於上曰岳 剛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

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野記云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草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言

好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諧於上上命杖岳百

下謫戍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卒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七

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苛辱待之未幾 上有岳得還適鐸

得罪 上曰卒鐸家盡是奇物可悉取還之岳乃往據鐸門搜

括如鐸亦復昔怨初岳爲儒臣貴無幾何鐸奏稱不肖皆歸於

岳

陳文字安簡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自幼秀拔異常兄七歲即

知向學說書大義鄉老長莫能難父祖咸喜曰大吾門者其在

是乎年十五遭游邑庠既而憲司諭秀陞補都庠弟子員夙夜

淬礪學業大進同輩咸讓其能宣德乙卯以詩經中江西鄉試

第一明年正統丙辰中禮部會試入對 大廷擢第一甲第二

名授翰林院編修時翰林三楊公負天下重望目文儀觀偉然

遇之甚厚文貞公其為易其字安固曰安簡云一考最賜勅
命進階文林郎即日奉乞歸省重慶在堂鄉黨榮之幸西復任
癸亥丁外艱歸丙寅起復與修五倫書丁卯有詔簡翰林之
臣才器優等者十人俾進學東閣蓋期以大川文其一二日
修撰商輅侍班上諭學士曹鼎曰商輅著展書宜選一人為
對初選修撰王玉弗稱旨再選文乃允尋侍經筵與商輅為偶
已巳秋滿陞侍講景泰庚午秋考順天府鄉試去取公明防範
周密輿論稱之辛未少保高穀上疏言文才識兼優內可居六
卿之佐外可任藩臬之正特陞雲南右布政使雲南地遠民
每歲供餉貴州勞費尤甚乃畫策令商賈代輸而增值以給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主夫
於是商民兩便歲省民費十之五所屬課鈔近百萬為典守侵
欺者多即痛革其弊謀以美溢他如按籍均徭興學勤士葺貢
院修地誌與凡益官便民之事靡不興舉逾年政教大行一考
滿巡撫食都御史鄭顥言其政蹟卓異天官請賜誥命示旌
勸焉丙子冬入覲至京師丁丑春還會英廟復辟見商輅曰
彙經筵與卿為偶長而僚者為誰其人安在輅曰文也今任雲
南右布政使廣東左布政使以丁母憂不果赴戍寅驛召授廣
事仍食從二品祿乞終制弗允入侍東宮癸未學士呂原亨
上問大學士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吏部尚書王翱問
內閣之缺為誰曰已於上前舉潛矣賢曰潛固好然陳文平

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默然曰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
上言之何妨明日賢見如翱言上乃陞文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參預機務及文入閣與賢爭事曰吾非汝所薦也士論短之甲
申英廟上賓憲宗嗣位一時禮儀政令皆文與二三大臣
裁定以舊恩陞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是時詔下罷貢獻停造
作以及開言路賑貧養老諸事多文等弼成之尋命同知經筵
事纂修英廟實錄為總裁官成化紀元乙酉侍上祀南郊
耕籍田幸大學屢蒙厚賚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尋進階
資政大夫正治上卿丙戌三月充廷試讀卷官逾月奉命持節
為副使冊封賢妃八月冊封親王復命為副使俱賜銀幣寶鈔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主九
有加丁亥八月奉命釋奠先師孔子會實錄成陞太子少保兼
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錫宴禮部并賜白金綵幣衣服鞍馬
戊子二月釋奠先師孔子是月晦吏部以文三載滿聞上遣
中使齋賜寶鈔羊酒於家是日遽得疾上復遣中使臨問賜
予加厚仍命太醫院官視療再踰月竟不起年六十四訃聞命
工部具棺殯墳遣禮部尚書姚夔致祭贈榮祿大夫少傅謚莊
靖文為人志氣豪邁才識通敏自入翰林雖專文學然於時政
弛張輒能言其當否故每以治才自負人亦以是稱之無異辭
其自方伯入為官臣職清務簡名其燕居曰需軒賓客過門輒
置酒款延相與賦詩論文談笑以為樂比入內閣甚自矜持正

色鮮言不少假借又篤於故舊有在患難者必極力拯之聞有一善必稱道獎與惟恐其不著惟忌嫉過甚取予不辨人多議其失守其爲詩文敏妙雄健似其爲人所著有聚齋稿需軒稿若干卷藏於家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自幼天資絕倫過目成誦父石潭公日授以書不令作文字定之每私爲之一日病石潭公於床褥間得所作祀龍文詠桃漿諸詩大驚異然亦未嘗口許之自是稍敢以文辭進然每進輒斥之一日又以所作文字進石潭公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中鄉舉正統元年丙辰會試第一名賜進士及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四年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已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其一曰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其二曰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曰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曰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曰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曰守令宜加詳察其人曰宜鋤富恤貧其九曰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曰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十年秩滿陞侍講十四年己巳北虜犯驛適 景帝登位定之上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減火槍增刀斧其一言守禦宜繕亭障塞隙隊三言簡用使臣四言選

移降虜五言兵十月錢六言戒守令虐民七言選賢充將八言

武臣濫爵九言總攬權綱十言經筵進學 上嘉納之景泰三年壬申陞司經局洗馬時北虜遣使來朝固邀廷臣往報居言職者以爲虜懷觐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乃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爲宜暫遣使以騶靡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由 宣重云七年丙子陞右春坊右庶子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選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修實錄充副總裁官成化丙戌簡入閣叅預機務明年秋陞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定之明習練達備嘗世故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處事公正而操履嚴謹視昔有加一日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定之據凡不停揮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惜未究其所施云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大學士彭時云公襟度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法儒然至其居官辦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弗及尚書劉宣云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猶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爲文數百千言

授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逼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略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鄉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不惟公卿輔相與士林中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曲爲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爲人所瞻炙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卽授徒於鄉資束修以養親每暮夜歸侍盥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拆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益如此既入仕卽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爲居侍從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

四

復齋日記云永新劉文安公作宋論論宋徽宗崇尚老氏反覆言釋老之不足信而極言世之人君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以侔其賞而不免於危亡之禍可謂深知其害者矣既知其害胡不一言以悟乎上以去夫生民之害以弭夫危亡之禍乎文安在翰林十數年執政數年非不得言者夫不知而不言與不得言而不言猶之可也今既知之又得言之而卒不言其何用托之於空言乎

閣學記云予自見時五洪家君嘗誨以文安之受教於石潭君也雖古人亦無踰焉乃取臬齋諸稿讀之郁郁乎感矣及閱國史乃見其昌言直氣卓不可撓沛不可禦昔人所謂此皆節義

文章可相屈耶惜乎用之既晚未究厥施西涯其知言哉

萬安字循吉四川眉州眉山人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刻刺骨正統戊辰進士時英廟命純選北方及蜀士爲庶吉士凡二十人安與選授編修景泰三年以易儲陞左春坊司直郎仍兼編修四年陞右中允七年改尚書司丞仍兼編修天順戊寅改翰林院侍講侍皇太子讀書六年陞翰林學士成化二年丙戌主考會試三年預修英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學士初安同年在翰林者八人各爲黨友惟安無所交李泰內臣養子也安專與泰相結爲腹心已丑內閣閣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遂薦安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未幾泰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日以囑託食賄爲事又多結宦官爲內援見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則用之十一年彭文憲公時卒加禮部尚書十三年商文毅公格去位安進首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孝宗出閣改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八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一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初昭德貴妃萬氏侍憲廟於邸儲其父貴爲諸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兄通亦爲錦衣都指揮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喜同姓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於家爲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時江右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

四

李汝省亦以小吏幻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驟躡津安北汝省鄉宦學士彭華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拔之異已者計去之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耶讓祭酒陳鑑而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泰紘皆相繼斥逐雲南土酋暴卒弄與木邦爭據寶林以叛賄於安唱其利即授以安撫而邊疆日積時內閣三人劉翔劉吉珙狂躁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方昭德好奇說中外有結內臣進寶說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商賈三人不出一語爭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沈聖公尚書之謠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劉翔為一黨安與彭華為一黨互相詆傾久之安以計排翔斥去之越與又亦相繼罷去山東人國朝列卿紀

監宣入內令跪聽命確曰令確跪者果聖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確乃跪久之疏留中不出太監曰可歸矣確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為不見施行孝宗在東宮稔聞其惡及嗣位至是於宮中檢獲所進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遣太監懷恩携至內閣示之每展一卷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而復跪哀泣乞憐無去意思令摘其牙牌曰讀出矣安乃惶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風之咎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又如此安貪賄至鉅萬安死妾滕子弟懷以奔人家無餘者卒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異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俱淫恣不檢類其父後相繼而死絕嗣

瑣錄錄云戊申歲縣丞徐項上疏請理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讐疏下內閣擬旨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俱在萬劉皆不欲行只請上自處內臣將本去尹復謂曰非不准行只請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前尹語萬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來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臣將本來擬尹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部尹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即依劉擬禮部復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

經出入宮闈者究問安實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曰我與萬家多不往來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大獄株連豈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頃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旨萬曰如何劉曰先帝存日云云覃搖首不然久之曰尹曰先生如何說尹徐應之云宮闈往事朕承皇太后洎母后官慰明白你每說的都是外面浮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云云覃曰好遂如所擬不行

雙溪雜記云成化以後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部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密裁抑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仇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李本

四四四四

銓衡者十八年選法公平士有定守萬安為內閣首相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倣然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壽光劉詡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並於安能持正論安雖害旻為詡所梗不得行及詡因易儲為安所讒間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託所私道士李孜省讒譖旻罪下旻子侍講龍於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侶鍾張海章亦在貶謫之數成化丁未孝宗登極李孜省下獄死尹直罷黜臺諫交章論劾萬安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附安因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相繼貶卒

殿學記云予讀國史見成化間保陞乞陞冒濫名器者無慮數千固已訝之及閱萬氏本傳安據內閣二十餘年嫉侮中正深於仇讐保養奸回切於骨肉觀其結萬通李孜省輩以陰為之援而又斥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權奸之禍人家國類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鑒哉

瑣綴錄云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尋見廷臣建言皆為君臣懸隔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可齋亦對司禮監官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難於辭拒乃約一二日請上御文華殿召見眾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決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約將入復約如初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七

杜詩

既見可齋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可齋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條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慰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先生連呼萬歲三人皆同聲叩頭復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正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無所言反見譏諛然先是御史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恟恟成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救及此召見得旨兵戶二部遂請裁處卒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惜諸公為中官所

謝未及盡言所以相見之後益悔無及予在閣時常欲語而見萬猶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答門四頭而萬不取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勝於面對是亦有理

劉羽字叔溫別號古直山東青州壽光人幼穎悟氣識豪邁甫五歲時有一老人相曰是兒面有紋類永字後必為相八歲能文過目輒成誦正統甲子科年十九以壁經赴省闈道經臨淄適河水泛溢僕馬俱溺水行半里餘神色自若人大以為異既而果高第乙丑會試弗利卒業成均大司成李時勉喜其才思敏捷每試居優等登戊辰彭時榜進士選入翰林進學改庶吉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朱榮

朱榮

士鄉先達許彬嘗謂人曰此子文有氣焰異時必為社稷臣已授翰林編修景泰丙子修寰宇記成陞修撰天順丁丑陞右春坊右中允侍 東宮講讀八年甲申 憲廟登極以舊寮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 英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五年已丑主考會試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十三年丁酉陞戶部尚書仍兼學士十四年加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文華實訓成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珣在講筵甚久受知 憲廟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謨贊明性剛直決天下大計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然積思傷人為士大夫所短二十

二年或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珣遂乞休歸去之 和

問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珣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尚在珣與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堂即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耶於乎孫子之為國有榮矣劉吉字祐之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號約菴自幼勤履異常長讀書從江右劉御史克彥學穎敏勤勵其見稱許正統丁卯登順天府鄉試戊辰第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尋授編修景泰元年庚午充經筵官預修君鑑七年再修寰宇通志成陞修撰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命祀漢文帝唐太宗諸陵已卯預修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朱九

朱九

大明一統志庚辰鄭世子及涇陽王以事召至 命侍講讀時憲宗為皇太子因 命侍講讀於青宮癸未丁內艱成化元年修英宗實錄起復至以吉舊官僚進侍讀三年丁亥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仍充 經筵官侍講讀 賜金帶等物五年已丑進禮部右侍郎八年壬辰轉左侍郎明年夏旱遣祀東嶽等神十一年乙未始 詔以本官兼學士入文淵閣參預機務十三年丁酉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明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丁外艱去位 上特起復之因降 勅遣官召還視事時孝宗在青宮 命儒臣修文華大訓以資講讀書成進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舊尋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二十年

甲辰轉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二十二年丙午進少保兼太子太傅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即位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知 經筵事吉自入相以來阿附萬安欺上罔下漫無可否故庶吉士鄒智輩劾安必及吉至於臺諫指摘極其醜詆安既去位吉爲首相盡逐排已者中傷之又善取名陽爲正論以蓋陰私弘治二年己酉二月吉會同官上言邇者奸徒欲效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乃奏請祈禱幸而留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月麗於畢俾滂沱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作門一開爭言祈禱啓釁召亂咸基於此所有祝文臣等不敢奉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十一

命庚戌又率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杓曰近宮室考之圖史爲兵爲饑爲水旱矧今南海修垣汝河修橋俱非急務宜停止以答天戒 上俱納之三年 憲宗實錄成以總裁之勞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冬秩一品降 勅獎諭勲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 賜資甚厚五年壬子修撰張昇上疏論之吉至是以老數上章求退 上允之益加 賜養令有司月給米五十石歲撥僕夫八名仍降 勅護吉還鄉踰年癸丑疾暴作不起年六十有七吉容貌魁偉舉止凝重性善記憶能歷道往事爲文章平實不浮凡考鄉試一會試二廷試讀卷三或 朝廷大禮輒持節爲使益入仕四十五年居 內閣者十八年當

榮顯已極爲尚書時尤及封其父如其官而忌害忠直世多斥之

治世餘聞云劉閣老吉博野人屢于清議言官論之輒得溫言人謂之綿花以其愈彈愈好也

雙溪雜記云弘治初劉吉用事威權熾赫無敢少忤其意者劉論德張昇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諫聽其指使害人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謂南京工部員外郎吉初報復言官論已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爲鷹犬不愧昇江西人中狀元後官至禮部尚書爲劉瑾所逐致仕又云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指斥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十一

萬安必連及劉吉至於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劉吉舉李東陽謝遷等吉深啣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劉吉代萬安專政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丘龍吉以爲私故舊票旨云留邊方用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向等劉吉報前劾已恨貶謫殆盡給事中周紘御史張嵩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刀蹬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奏紘嵩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票旨云周紘張嵩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刀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

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者之官，後求何以使人哉？吉不聽，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票旨張昂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絃調南京光祿寺署丞，後姜洪巡按湖廣，令布政司抄案轉行漕運都御史秦絃論湖廣稅糧絃奏洪北分刑科都給事中陳璘等駁論絃數目不明，十三道御史論絃剛愎，吉票旨俱罰俸以事。于大體令禮部會議調洪知縣，其果於報怨類此，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寺卿。恕又薦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敢明言為吉所沮，但屢疏辯明求退，票旨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十一

田文

云不必深辯，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皆得京堂美官云。

又云：孝宗封張后弟伯爵劉吉，不從言，必盡封王。周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上惡吉。權令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上皆塗之，止留不允。所辭四字發出，及再陳遂致仕。當時好事者以為吉前票王恕辯本曰不必深辯，今吉自陳本曰不允所辭四字對也，相傳以為笑談。蓋劉吉嫉害六卿，雖未至如徐有貞、萬安之狠毒，而怙權挾詐，蔽上行私，排抑忠賢，亦自來所無者也。

殿學記云：予讀國史謂吉沉毅能斷，但所與遊者多讒夫，以故

不聞其過。廷臣不協於已者，陰嗾言官劾之，乏休休之量。及諸月畢天津之疏，又有不可撓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彭華字彥實，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生負異質，年十九領鄉薦。景泰甲戌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十七年修家宇，通志成授編修。天順元年奉使靖江王府，還覲實與修。

大明一統志以多支廩餼，坐除名。煥大學士李賢救免。八年，憲宗嗣位，入侍經筵。成化三年，一亥，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

功遷侍讀。四年，戊子，充講官。五年，己丑，遷侍講。八年，壬辰，擢侍讀學士攝詹事府事，賜金幣。十二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遷翰林院學士。孝廟出講，儲宮華首講大學、尊學院事十五。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十一

田文

年用內閣萬安薦，超擢詹事，仍兼學士。十八年，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講。儲宮加從二品祿，嘗主考兩京秋闈，再典會試。文

衡兩充廷試讀卷官，藻鑑詳明，得人最多。方復考會試，有貴

家子在選，殊墨卷不合，華黜之。失志者欲中傷之，竟不能為害。

二十二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預機務。制誥冊命

多出其手。本年驟得風疾，上疏辭，不允。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辭亦不允。賜麒麟服，丁未，懇辭得。命旨歸就醫，藥與疾出

都城過闕，門甸旬積，額泣下沾臆，歸未至以上。太皇太后

徵號恩，誥贈祖考如其官，贈祖母妻俱為夫人。華才識超

邁，而深沉嚴重，人莫窺其際實。則坦亮可親，平居不妄語笑，及

論畫國是從容應酬有餘裕窮計極慮者殆未之及焉然阿附萬安與妖人李孜省相比以故肆讒投間亟亟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馬文升秦紱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相繼斥逐華之力居多未幾卒諡文思

閣學記云予觀吉安志謂華才識超邁望重一時及讀國史累千百言皆極其醜詆又謂羅倫之逐張元禎之劾皆原於華予不敢盡信姑存其著者

尹直字正言別號簪齋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直在孕齋夫人夢巨螭入室其將誕也族祖仲玉仲謙見其紫氣騰上以爲失火既聞直生相顧賀曰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兒時穎異過人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

稍長爲文奇逸傳單皆出其下景泰癸酉領江西鄉薦明年甲戌中禮部第二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與修纂宇通志丙子五月除編修天順改元奉命祭南海戊寅與修大明一統志憲宗御極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廟實錄初景皇帝名號未定或欲從昌邑更始例直力辯不可成化丁亥實錄成陞侍讀上言典章制度必大備於文明之朝著述纂修當不廢於承平之世我祖宗神功聖德雖登於秘史其儀文法制未載於全書雖有諸司職掌然遺略尚多更草不一欲示永久曷華大成乃若通鑑綱目起自周威烈王迄於五季茲宜續修以成巨典上是其言是年與校貞觀政要已丑春祀四陵

以秀王主祭陪祀官循舊分行直言往者南太王主祭陪

祀者可分王今編詣四陵陪祭者尚可分耶禮官怙然從

之壬辰陞侍講學士所講必傳時政辭意誠懇上每爲感悟

乙未陞禮部右侍郎南京地震廷臣疏請修省局直其爲所陳

多觸時忌同列頗難之直請獨任其責帝夷人宜慰往年有遺

賞數以萬計咸謂夷情宜勉徇直言給賞據當時名籍置有遺

者若一墮小人欺目之計將來何以繼之未幾果果踵前

衆益服其明決宣府左衛請度僧行百餘人直曰是皆在邊副

卒豈可空什伍以充梵刹手議通行諸邊禁止之內中以父憂

歸已亥服闋改南京吏部甲辰陞南京禮部左侍郎請法出欽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五

天監生徒之冗濫者值歲旱命大臣會法司獄獄過刻立異者往往猶欲復勸直謂深求淹繫豈緣旱卹刑意耶由是多從輕宥蓋直所存平恕在兩京一再審錄閱情有可矜輒爲辭救得減死論者數人丙午召爲兵部左侍郎會貴州守臣秦叛苗勢甚猖獗宜合兵亟勸之直言此必貪功生事者與有所指取苗勢未必然也力贊大司馬公請遣御史往勘卒以撫定是年九月改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兼典機務加太子少保陞兵部尚書賜麒麟衣一襲直以首相萬務繁加已遇事裨救爲多一時制語典冊亦多直下上未嘗不記萬氏覺上諭欲欽以黃且用后葬直與同官力爭乃止時直

城王千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至廣求援該部議令守臣送之還國直言遠夷爲強國所侵其來愬者恃我能爲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無所處是棄之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

勅責安南致睦隣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馬部御史屠謝往由是安南歛戢古來得領封還國邊情綏急直臨事以意處之多中肯綮夏不雨直與同官疏致旱之由上爲輟建寺工役省禁中齋醮放宮女三百餘人逾二日雨各賜官局一上給魏徵像書御製良臣賦蓋旌其言之善也尋以皇太子冠爲宣祝使遂賜玉幣八月憲廟上賓遺詔中有欲加一二語者其所關甚重直取天順甲申舊章示之乃止孝宗既嗣大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

寶知直附萬安一日有旨欲召用內監舊臣懷恩之在南都者直謂此非初政急務而其機已不可遏乃上章引避不允懷恩既至直與萬安蓋不可復留矣直歸老於澄江之上猶日以講學爲事士大夫過者必被容接未嘗厭倦晚年氣體益壯步履如飛少年或不能及蓋居休下者二十七年八十有五而卒諡文和直身長偉貌望而知其爲台鼎之器際宇開略議諸英發文章豐蔚雄抱其氣充然與丘文莊公彭文忠公舉進士爲同年以博雅更相推服嘗同考會試者二考南京鄉試及會試者各一鑑別精確得人最多若謝文莊羅一峰程章敬吳文定尤號稱魁傑之士平生著述甚富其傳者有澄江集名相贊南

宋名臣言行錄皇朝名臣言行通錄明良交泰錄續錄或謂江右李孜省用事直密與通爲時所譏但其斥中使李穀之誣辯御史吳珍之寃人又稱之

立齋錄云初直爲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部侍郎缺員歷城尹公素不滿直他有舉薦上皆不允內批以直爲之翼日廷過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已而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司馬馬公爲兵部侍郎被宦者汪直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所宜爲請補南京禮部未幾寵榮驟直經營再入歷城久不許直凡詩文詞語率寓嗟怨不平之意後既與李孜省黃景章擢罷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

是錄者異日有服大僚亦斷斷焉休休焉好惡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俾無一賢不効於用云云世爲有光於科目設或此町彼哇妬賢忌能且朋比嫖娼自抵償僂爲斯文玷亦何賴焉說者謂至此猶未忘情於歷城也開學記云子觀直所撰瑣綴錄力詆吳與弼之爲人及諸勝已者悉加媒孽心竊疑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所撰者不爽也徐溥字時用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景泰甲戌進士及第二名授編修天順元年丁丑兼司經局校書侍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充經筵講官兼纂修英宗實錄九年

陸翰林院學士十年甲午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一年乙未主考禮部會試十六年庚子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十七年辛丑再典會試陞禮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丙午改吏部二十三年丁未孝宗登極簡入內閣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裁憲宗實錄同知經筵弘治三年庚戌復典會試四年辛亥加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岷藩討秦知州劉遜詔建嚴言官救之俱下獄羣議洵洵溥力救之七年甲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進光祿大夫柱國乙卯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國朝列卿紀

守溪長語云徐溥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誠信中外咸寧海內和平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足用人不必由於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置義田以贍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之田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治世餘聞云丙辰進士未開選時忽傳要選一十一人同薦進士一人分撥五府錦衣衛修書人皆不測其由復訪知乃一上科進士以養病應外選欲求內補百謀未遂聞徐自相溥好古貨可通其人素雄於貲乃購古琴古畫并珍品投之首相遂誨乃與大宰屠公瀟謀今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衙門武職恐未輯不備不若於在部聽選進士內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書成皆准受京職居以爲然初進士登科不樂外選多幹公差或養病因回以爲後圖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憂外凡養病公差回或外選皆以下手一人爲主其手下手實在外選者故謀如此可謂巧宦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累經彈劾固不足深論但宰相如此可謂亦將焉用彼相者也殿學記云于觀李文正公年譜見弘治間所上章疏皆出其手而溥能用之及讀國史稱溥立朝四十餘年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委曲溫言寬裕乃知曹參丙吉雖不踰於陳平魏相而培養國家元氣入不在彼而在此也十八

年之治固有由哉

人夢一偉人致 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猶有見也
時曰夫人有身比瘠則報生男生而頭骨隆隆起相貌奇甚教
諭公大異之性聰慧又絕嗜學自幼所與遊皆洛陽老生知名
者於是洛陽人長幼無不知名也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
登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翰林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
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凡三任皆職
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胡騎夷奴戊申改元弘
治 上始御經筵初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南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五

王貴

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住
園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庚申健率同官
上言曰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
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事或至昏黑四夷
朝貢奚示觀瞻庶府文移多致稽遲爾知今各邊警報四方海災
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
嘉納辛酉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幡修
舉齋醮命臣等撰勅并祝文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修
官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

餉供餽猶恐不及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郊安以過無畏報
罷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中書左
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欲於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臣等竊惟人主
信佛莫梁武帝為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為甚卒困苑
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祖宗開傳
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當肅感眾所聞於
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今撰真人杜永祺等
誥命及封號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
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千
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
能封號多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給與
儒臣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俱報罷蓋自戊午以來
孝廟之御極十餘年矣益明習機務勵精治平而健亦身任天下
無所私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必反覆密喻侃侃竭忠惻而
上亦推心委用未嘗不嘉納也時又引李謝二公同輔政 上數
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奏對至則屏左右左右莫得聞時編
從屏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性至孝雖望治切甚而
守憲承法不變易尤惡慘嚴健等善將順德意每議及政令及
積弊興革必却顧遠謀省機而發使天下隱然受其福 上又
時語及官府欲創抑近侍權復 太祖舊然未暇輕動也乙丑

南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五

王貴

弱病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歎歎令 太子侍立不言
軍國重事命健等匡輔健等官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於史
中外人弗詳也 武宗即位改元健以顧命大臣具新政示
先帝之後舉故事勸 上耕籍田幸太學冊大婚御經筵惠天下
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政日就廢弛率
同官自劾上奏曰臣等俱以愚庸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安以
腹心 臨終 顧命慙慙以 陛下為托臣等痛心刻骨誓以
死報及當初政竭力主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
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彗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日
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
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頹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
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
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
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奸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
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
而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
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
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
謂之再擾查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五

王錦

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被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
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
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
論列多不見 允比為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
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
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
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
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求
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思一日業乎
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
至於斯若謫 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
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不但取譏當時亦將貽諸方來用
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
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 陛下優待舊
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宮上奏
臣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
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居之無愧若徒
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目託孤之寄斷乎
其不可也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 乾清宮
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五

王錦

禮監太監陳寬等實近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
啓沃多見施行少仲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
聞有所議擬徑自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切冒寵
榮憂慚無地今不敢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置景清等附
托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換
制朝廷播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皇后之德德論其
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罷退矣其子弟而人者
已不相干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帝室虛聲而而不顧
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衛鋒破敗三三官先二項撥
之舊制俱不該陞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勛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一
辛酉
得功無顯跡查無明証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獎政
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
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食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
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
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
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
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幸之臣况
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實錄傳陞奉詔裁革纔不幾時遽
以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爲常行視詔書爲故
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按官查數又復

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勢所必有
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
拿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近因皇親家人奏懇議民
侵占田土抵惡一面之辭輒爲出給提解來京飭撫司打問情
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速且累次家誘
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章典齊玄懣惑先
朝益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貪緣分守累勦不退一則奉請追
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管執事
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庫斗俱經奏准查赴開營及各衙
門乞留仍復照舊磨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一
壬午
內庫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庫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
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遷延
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鑄二年又令起
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
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退思
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
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况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
身去位自求便安但患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
竭日甚於前頃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有
未行今奉聖諭云待斟酌行事必言無可採又使之仍舊輔

不遇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雷霆在上豈欲以
其冒昧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於此哉臣等再三審度夙
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
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懇求再申前請乞 聖明俯垂洞
察 諒臣等爲 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 賜
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 天變下慰
民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根業之重矣疏上 上付
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
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內應健等亦助之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
遂力攻之又希求入內閣反爲內地致 上震怒傳旨捕岳等
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內閣專主大事
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形於劇戲上久信之
至是遂令劉健與謝遷自陳准致仕惟李東陽獨留不出又榜
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劉米復遂謝遷子丕而不言者
悚息受禍矣久之瑾誅復原官還所罰米 上數待邊又幸江
南健每聞必嘆息不飲食曰嗟乎使 帝暴衣露蓋目苦如此
而吾安處家食吾死無以見 先帝矣輒又憶弘治時事復不
語淚漣漣下也 今上嗣位改元詢謀遺老欲召用而健年已
九十不可強起乃 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傾
羊上尊酒成化年健嘗掌 制勅比又修 兩朝實錄成又續

通鑑綱目總裁會典皆直質宏雅無溢詞又嘗主文獻所第皆
海內名士卽不第者不怨也教子務依儉嗇忠厚鄉里信而化
之無間言賦性剛正理學深邃以伊洛爲宗任天下大事未嘗
迂曲翊運 三朝夷險一節終輔 孝宗位冠羣臣天下想望
風采卽所建立聲施後世至今雖深山窮谷語及弘治時事未
嘗不太息流涕也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太史氏曰 國
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 人主道 文
皇帝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 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
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
嗚呼慮深遠矣然自設立內閣以來稱賢相者前有三楊公
宣宗皇帝垂拱承弼同心君逸臣勞庶幾代天之吏弘治間 帝
卽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
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
一時也迨 敬皇帝遽崩 武廟卽位逆瑾以黠悍竊政搆去
公等入罷諸大臣朝政反覆盡矣比其時內閣 顧命元老猶
知敬畏其誅瑾時卽人不私報瑾 上不聞交構言無先疑又
重違公等必誅瑾瑾誅公等未必去守法順流承 先帝之後
上雖好遊豫於政無損也此豈非天哉此豈非天哉或者謂公受
先帝命當以身殉國乃卽引身去爲公歎嗟乎蕭望之固漢元臣
且帝傳也計去恭顯竟誣望之下獄死其於漢事何如哉卽使

公不歸復抗節不諛瑾公必罹禍即罹禍於瑾無侵也廷重環國體耳公既諍不從義惟有去即去後亦落職公益執志之矣嗚呼文靖始終之義備矣哉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則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健雖同鄉而不阿比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與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今文升回話認罪許進劉宇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嬰城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以為愧李燧為鴻臚寺少卿年深止轉太僕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五

寺少卿又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故舊僅見健一人又云河南洛陽劉健自官翰林潛心理學不事華藻立心亦端正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以公平為主絕無言議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處之若不知誠可爲君子人矣

殿學記云弘治間予從先大夫遊京邸低聞梅菴劉公當國正色率下凡諸僚案謁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幾千言不輟及子登甲科列史館公尚無恙卒無一言于求恩

選豈古人所謂大臣與

大學士楊一清云公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爲師非正不窮發爲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於醇厚作舉業亦以理爲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多知進退其主者試同考會試廷試讀卷皆以爲的故所得多名士

又云國朝名臣得諡文靖者尚書書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興徐公溥廕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謂爲古今之僅見者非邪

近峯聞略云公罷政歸西涯李公祖儀嘆吁泣下公厲聲曰何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五

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得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者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深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舉於鄉爲廣東鄉試第一名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鐸深器重之爲之延譽鐸是名益重景泰甲戌復試於禮部名在前列廷試爲二甲第一名及選庶吉士凡十八人游居前命讀書歷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深究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

求者咨至碑銘誌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卽代上之英宗嘉嘆付所司舉行八年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實錄成進侍講學士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泰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六十一

國朝列卿紀

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本年會祭酒缺食謂非濬不可乃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承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遺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嘉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修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在位務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

萬餘言大繫論上政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於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李在三垣三台尤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爲危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邪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六十一

國朝列卿紀

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上命諸司議行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觀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蓋用其言也醫官有療疾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怨家宰王公

想奏計其短衆疑奏出濟意科道以爲言 上察其語時時
厚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
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諡文莊
官其孫贊爲尚書司司永濟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所未安必
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姑阿取悅無歲不求
歸前後凡十三疏 上皆不允問勞賜資之使隨相接於門初
經生文士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游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
凡怪辭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
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德者或過爲譏諷之行以微名
游因考會試發策言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爲至詭異不足貴也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六十一

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
公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
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
傳註語錄學者罕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爲二十篇做魯語
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博學爲我朝之冠云

程敏政敘其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有學的之編懼學者
之不知變也有史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於用也有大
學行義之補其言鑿鑿可行行之可以與治致吾君於堯舜使
吾道不爲空言蓋其志如此

蔡清曰先生博極羣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其才

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取其所著書六
以廣聰明權衡百度矣其道尊爲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矣
瓊以來所鍾人物未有如先生於乎其不爲虛生也已

守溪長語云丘濬閣老於子史無所不聞而尤統於 國家典
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
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語滾滾不休人無敢難者
其論兼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
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
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
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六十一

士 孝宗卽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 上因
之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
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爲濬嫉之也以是尤爲衆所恥
理學名臣錄云公穎悟絕人私淑於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爲已
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
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端 國朝大臣律已之
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乃不得預名臣之列議者
惟以與三原王公晚年相軋爲嫉計開始於內宴坐列丘以
內閣王以冢宰各執已意致隙適御醫劉文泰授例求進事下
吏部議格因嫌王公疏摭其短以丘密授風旨王亦尋致仕

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此直陶靖節之閒情賦寓情文墨耳宋洛蜀黨禍亦自戲謔之一言失以東坡固失矣伊川豈盡爲得乎則二公是非判然矣

殿學記云國朝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闕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克之醇正方孝孺之爾雅永樂宣德間時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金文靖之沉渾正統景泰間時則有若李文忠之朴茂劉文安之該嚴然皆麗澤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卓然爲一代之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文正諸公益開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於乎豈知文莊者哉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六古

百全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二

內閣行實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衛遂居京師東陽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益授爲惟荒廢土功一段大義命肄業京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劉文安公見閣試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僅有者觀子之志殆欲爲世用吾老不及見矣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

寵東陽覆會同官上疏曰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
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觀 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
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
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
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
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求
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
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毒致疾雖杖殺方士神必竟亦何
益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
靈何不目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二

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
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
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
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達繫科道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
復同上疏救之 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國營總兵
九月 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
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
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
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災惑 聖聽若此

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不混淆一受策與軍
民困敝下情不達上澤不宜愁嘆之聲上于和氣災異之積正
此之由越二日有為奉廣乞紀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又召能仁
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 上俱從之已未程敏政
典試給事中華景劾之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
年癸亥改兼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甲子 命祀孔子於闕
里還朝上時政疏上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 孝宗不豫
召入玉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凡詔冊謚議諸大制作皆出其
手是歲之詔興革利弊禁治姦宄最為嚴正天下誦之尋加光
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丙寅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

上係於政皆近侍誘引為馳騁荒淫等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
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
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
於 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使正人不親直
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忽風雨飄蕩
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折燒燬
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憫人國家之福也
不聽復同劉健等上疏曰 先帝顧命慘慘以 陛下為托臣
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
貫日羣災叠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經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 上付諸司議蓋之令府部科道疏請誅逆瑾不遂逆瑾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卿崔濟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選卒誣執枷號於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廐牧廝役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懼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庶祿養士將焉用

驟然民不堪命又強盜日衆欲并其家屬終遣充軍又連坐親屬禍且益甚皆極言稍得寬解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奉風旨梟坐籍沒充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昭徇臣上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寓主鄰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皆極言之得免查究即此一二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瑾欲巧取橫歛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於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是破家者衆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罰納者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今於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輪邊之苦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者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籛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

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 王府宜慰皆其綜理夫以 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隙隙必生又如舊有章定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 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一自擅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不許餘如所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能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賊遂至大獄必欲寘之死地乃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能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六

四

劾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 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輩罷陳瑄不曾廝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 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輩熊爵五年庚午六月旱霰東陽上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條上一曰寬逃軍拐馬之罪二曰寬貪養職員之罪三曰寬查

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遷職之罪疏上不報會其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罪華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自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寢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且言其事多不軌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日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 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七

四

曰須傳 旨行之東陽乃援筆擬 進 上降旨瑾罪幾百餘言皆應死律末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翌日科道列劉瑾罪惡三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鞠於 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期起手罪狀明白坐謀反於是降 旨極言惡逆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於是時籍瑾書籍得 泰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行更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

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從之其意雖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礙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人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逆瑾既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除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薄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東陽盡被屠戮卒至底定加座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

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各大臣至閣議東陽力辨以爲不可大用等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當先入之言年不可破盡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恭等職在諍思預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往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具請降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况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爲勞擾亦難濟事 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惡傳聞四邊未免驚疑臣等不敢輕議如謂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郤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更令擬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淫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

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違者并托素心而武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輕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資費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應實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會集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宜見中國之卑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九滿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一

十一

朝之臣皆有爲 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采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內降行之遂乞休賜之勅曰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卿資稟神異慧悟夙成爰自召見中禁應制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斐英藝苑資歷既深開望稱重逮我 皇考握居政府朝夕獻替便殿延訪平臺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比顧命付託感激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而部院風雨河清賊廟謨勝算多所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學育人才明揚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一時正朝五十年輔政

十八年清慎之操始終不渝自古大臣兼茲美善代不數人屬時艱方切倚仗乃以止足爲念章數十上直達聖聽賜之俞於乎功成身退卿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而問焉仍舊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所著有懷麓堂集

尚書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悉爲所陷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夷狄國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衆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峯聞略云少師西涯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者

大學士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欽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持不易所守益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 於世首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上召至...
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實工本必昂竭
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策不可
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處鹽商徒有其
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
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
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
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親從所請常
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二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
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
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
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
臣遵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
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
閒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
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屬精思治如此

殿學記云子觀楊遂菴叙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
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砥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

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敘續稿云盛德...
內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
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
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耶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
也

國史實錄云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坐...
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押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
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理炳虐東陽隨事順避去其太甚增
鄭端簡公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最明暢雅
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 泰陵稱忠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三

勤 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
寺人顧思之

謝遷字子喬浙江紹興府餘姚人自幼穎慧異常見且志趣不
凡皆以遠大奇之成化甲午鄉試爲第一人乙未會試爲第三
人 廷試爲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奉詔入館進學勤而
且謙爲諸元老所重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爲文以賀
峻拒之衆服遷正直不可妄干辛丑同考禮部一甲三人其二
皆遷所取士人咸服其精鑑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
尋同考禮部 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丑元
經免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官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 經筵奉 郊為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內侍郭鏞者請選妃嬪以備六宮選言 上方諒陰豈

宜有此侯山陵既畢徐議之未晚也 命禮部議如選言 上

方勤學遷移積誠以開悟 聖聰每先期輒焚香莊誦如侍

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 上意庚戌以省親請 上其孝

聽給驛往且 賜金帛為道里費 實錄成陞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冬十月母鄭宜人卒祭壯

父簡庵又辛計開皆蒙 特恩賜葬祭蓋 上念遷春官舊臣

且在講筵 眷注甚切思有以稱用之矣乙卯春 詔以下官

入閣辦事時曾未終喪八月服闋赴京疏辭不允且陞詹事兼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四

秩如舊蓋 皇太子將出閣讀書欲重儲端之任故以輔臣領

之丙辰 命主會試所取多知名士是歲累有鶴袍犀帶之

賜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為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 勅

陞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遷因上疏以親賢遠佞

勤學戒逸為 皇太子勸 上嘉納之清寧宮災上疏請修入

事以應天變詞甚剴切且引咎避位不允已未 賜一品服太

監李廣死欲例加 恩典遷力陳其不可辛酉房犯大同遷疏

安邊機宜以進 上即行之本兵慮軍興或國用之款加南方

折銀每石三之二遷曰 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寬

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蓋節用以紓用之平易歸還國用

不乏其事遂寢時 視朝稍晏諸司章奏或有不報者以工

役頗繁遷累言之皆見 采納且有玉帶蟒衣之 賜以衣

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同鑒等 賜

俘奴一人甲子以災異再乞避位不允 孝肅太后崩上平

禮官預擬與 孝莊太后並祔 太廟至是遷前 命其與

以正典禮尋別議如周姜嫄之禮立奉慈殿祀之議者多其

襄之力時承平既久政漸寬弛而近習怙侈尤甚有齊玄音奉

使武當山欲載激濁揚清便宜行事等語於 中遼東首將

張天祥妄殺冒賞近侍欲曲庇之遷皆執不可至 聖怒不

卹也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莊事內臣多作奸索賂民不勝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五

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本兵虛兵冗食莫敢誰何

其弊尤甚一日忽 召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投剔弊端嚴

立科條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遷請也遷知 上圖治甚切委

任甚隆思盡革諸弊以肅政化若軍匠之曠缺戶口之衰耗以

及屯田鹽法馬政等事將漸次修舉以復於舊事方有緒而

官車晏駕矣憂世者有遺恨焉時乙丑五月也 上大漸 召至

御榻執遷等手諭之曰朕在位十八載所命相惟卿等數人皆與

朕相知朕今弗與 其善輔嗣君嗣君聰明仁孝可勸之進

學無忘朕今日之命也遷等悲慟而退 武廟登極 勅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纂修 孝廟實錄充總裁官初開

賜冠帶衣履蓋追念 先帝遺命付託之重藉遷等其厚
但近習蠹政漸不可長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官伏閣論之願遷
等主張於內將竄諸犯於法會事預泄遂不克遷等皆不能安
於位矣十月再引疾乞休 允之賜 勅給驛馬廩五百石歲祿
八名仍 賜金幣襲衣遷等既去吏部尚書焦芳人謂謂太監
劉瑾擅柄於內芳急於倖進憾遷嘗舉王鏊莫寬而不及已瑾
又以遷等先嘗裁抑其黨及今廷論之故尤切齒焉二人乃深
相結納欲甘心於遷因遣偵卒四出伺察遷事竟無所得會郭
人有以賢良應薦者瑾謂遷 詔格以為遷件與劉公健俱礙
職又矯 旨令遷第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不除名且欲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六

追奪 誥勅會瑾敗而止遷之去位也臺諫交章奏留皆逮繫
詔獄備遭慘毒至死不悔遷既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遷曰天
佑 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客
圍碁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歲嘗大饗出粟以贖貧乏
族黨鄉閭賴之祠堂成每旦必具衣冠率子孫焚香恭誦忌辰
必茹素茶物豐潔其儀一遵文公家禮俾世守焉庚午疏請
詔復職致仕辛巳 今上登極臺諫連疏薦之遣行人齎 勅存
問復其官廩與隸如舊而增其數焉廸起參議不復任辭休選
遣子正入謝 溫旨褒答蔭為中書舍人時徐夫人卒正乞終
制仍 賜祭葬如例癸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

人陳侃齋 勅起遷於家且 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進十月抵
京 勅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初大學士賈宏襄病
將乞休曾具疏舉遷自代宏去而遂庵傷一清又以遷意若
虛元佐以遜遷者天下皆相慶遷復入而賢一清之能讓及遷
至京而一清以官尊不肯處遷之下乃竟違初志與論頗少之
遷在舟中嘗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為本及入 朝自度衰
年且難徇時力求生還遂不果上然 上待甚隆嘗以天寒免
朝參以除夕 賜御製諸詩以郊祀 賜錦織大帶以疾在告遣
太醫視藥餌道中官 賜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趣出視事而
遷竟以疾辭乞休辛卯二月以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十七

大學士賈宏云公器宇豐厚風神秀朗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
所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如 聖諭也
其學以明義理為先為文正大溫厚不事雕琢可以垂之不朽
在 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長於為文而
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輔成盛治
者端在是也
尚書朱希周云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百莫可數計而混無名
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為慮每與戶部議思有
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於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往經理其
事公撰 旨令隨地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終得所

縲戶已三十餘萬復有阻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

焦芳字孟陽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廣吉士成化元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年陞本院侍講十九年陞侍讀學士時大宰尹旻在吏部久權勢所趨又子龍爲侍講遂深相結納以擠南人且席其勢要市於人爲清議所斥二十二年尹敗大學士萬安惡之坐比尹降桂陽州同知弘治初年遷雷州知州歷四川湖廣提學副使五年上號奏辨請雪其愆陞南京右通政本年丁憂八年補原職再以憂去十一年起復召入爲太常寺兼侍講學士十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十五年轉左十六年改吏部左侍郎芳希進用建言禦虜四事內開大學士劉健票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八

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以爲恨益結閣賢以自固會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晉逆瑾遂召吏部尚書凡陞遷除拜惟有內援者則進之未數月銓例悉廢公論益闕值逆瑾亂政號八黨大學士劉健謝遷會同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預爲之所緣是劉健謝遷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變紊成憲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芳用事時有曹元劉宇者頗能續紹成滄政本芳爲之與授辟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肆醜詆授意檢討段吳以快其忿書成以舊恩例濫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初在吏部時郎中張綏與瑾同鄉故事任之太許不宰芳屢請託不遂積成仇恨遂力薦張綏與共謀除瑾今仕緣驟致太宰實官鬻爵名器壞亂又忌兵部尚書劉大夏造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實之重辟諸大臣嚙舌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滂曰劉大夏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芳及吏部尚書劉宇宇素嫉大夏者乃若劉輕議夷人還從與滂尚書權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戍肅州其子黃中尤狂誕恣睢方廷試畢芳欲處以魁選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芳謂請執事抑之遂入言於瑾改編修顧清等二十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九

餘人爲部屬官授子黃中爲檢討及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黃中尋陞編修踰年陞侍讀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妹色殊甚芳聞求得之後卧病黃中聚庵人咸鄙之瑾伏誅言官交劾其罪父子皆褫職爲民中原盜起有趙鐃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衛之曰使吾誅此賊以謝天下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云

雙溪雜記云劉瑾既奪內閣權自東陽外焦芳等皆瑾所引用芳前爲萬安所惡自翰林調除外任深恨之與南人相處如水炭及得柄用遂附劉瑾愛舊章革時弊多陰助之瑾自以內閣

官職已用不復短之矣

王勣字濟之直隸蘇州府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咸有重望於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晉侍講學士奏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

附錄

左右諫不聽整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官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整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關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上驚遽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見內閣謝遷引咎求退遂舉整以自代武宗在諫閣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洵整協司佐韓文舉文武大臣伏闕以諫上大驚怒有旨召整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諸臣相視莫敢發言整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自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

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文遂逐自國朝

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家宰焦芳與議推整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制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整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即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劾閣二公整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將生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整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整曰楊有奇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罪平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三

附錄

迹曰不可以成服整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整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整然見整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嫉阿議彌不協而瑾驕倖日甚毒流縉紳整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整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整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整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整之求去成以爲異數云整既歸吳屏謝紛囂儼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

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貴親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雖給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晝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今其非有也育今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昭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大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齋疏湖上講學親政二篇其講學大略言經筵固為盛典但停撤頗多上下之情未洽日講體分過嚴小有疑未嘗問下有見未敢獻徒為文具太祖初定天下即開禮賢館與宋濂輩講論故聖學高明諸語皆出御製

仁宗設弘文館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外每給朱筆大其白銘等書嗜學士沈度書日數臨陛下府賈天授宜於便殿學義著明者數人更番入直命閣臣領之陛下時造館中異去侍從特察天威從容訪問或經史傳集或論古今或論民間利害疾苦間或遊戲翰墨詩文之類則日新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其親政大略言上下交則為泰否則為否永樂間閣臣日造展前承領問商確機密洪熙宣德時楊士奇蹇義等嘗奏對便殿或議事榻前天順間李賢等時或召見弘治末屢召大臣便殿議事望於文華武英殿令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啓奏據所見決之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令皆得陳奏仍虛心問之和顏導之俾人得自盡則天下事皆燦然於前豈徒革近習之弊上曰卿輔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已知卿覽奏具悉忠愛之意宜善順養以副朕懷將復起之而鑒已沒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士大夫惜其用之未竟云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為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問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公婚徐學士子雲其文

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諸公而尤奇而不涉於怪雄偉俊傑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若清動得音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末之能斯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閣老在翰林院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學言其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時之弊略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中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手

原

人主動靜逸不相及政事行移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紳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嘉和字介夫四川成都府新都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四年歷侍讀九年

進左春坊左中允弘治十二年丁憂十五年補周歷十六年陞

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與

學士張元頤爲會試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其榜得人比諸

科最盛嘉靖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本府

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左侍郎武宗御經

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

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

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陞

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注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

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主

原

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喜廷和而疎忠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年正月廷和上疏請早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歸市肆等項奉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二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兵部尚書陸完乘內閣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奏先於十四日覆寧王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疏

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果旨云既王太夫人使
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十年二月廷和等跪請重親朝禮
官禁 上答以知之三月以死去年十一月起原官仍內
閣辦事大學士梁儲遷居已上十二月 上時巡廷和言北
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之事可為明鑒詩 同輩不報十三年
六月 上復諫北征廷和諫 萬乘不宜輕出不聽會 上自
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 勅廷和等諫不聽十五年廷和同
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
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祭上請未奉定各官離任既久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六

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
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 聖
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
事務久稽至生他虞請回鑒不報十六年三月 武宗不豫廷
和等密請 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定策迎 世廟嗣位會
世廟至京城御行殿廷和請由東安門居 文華殿上 勅勸進擇
日 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口中 登極初儀
制郎中具儀注述啓 上知此係楊廷和謂案宗廟自遷詔以
至 皇帝非為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 典禮上祀
稱流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漢王

李校之曰是足為據異論者即奸邪當斬七日進士張璁疏論
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 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為太子知
國家事體復持入頂之 召廷和等人 論曰至親莫如父母
因授以 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與前得報
今尊父為 興獻皇帝母為 興獻皇后況母太皇太后廷
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
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願首仍封還
手勅既 御批加 興獻帝后尊號廷和等復上言恐宗一代綱
常拂萬世公論敢封還 御批若加皇字是恐所後而京生
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曰卿等所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七

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
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邪說願罷斥之不報嘉靖元年
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歷一子為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
錄磨五月有 旨免日講午奏廷和上言人君一心關係最重
養之以善則智若聲色貨利一動於中則妨政害事其患不可
勝言伏望 皇上宮中無事不廢讀書以涵養此心其大學尚
書等臣等接續前所講讀者量進起止有疑召臣等詢問暇則
時臨古人法帖一切聲色貨利不使少接於前 上喜其言二
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 手勅楊廷和輔翊朕躬勸勞
懋著特加大傅兼官仍舊還寫 勅獎諭賜宴禮部時上於欽

久殷修設齋醮廷和等上疏言臣嘗極言異端左道亟宜痛絕
及條慎始修德十二事具書殿廡今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
此皆先年亂政之徒艾鋤未盡妄引番漢僧道詭符 上心夫
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同一虛罔昔梁武帝宋徽宗敬信尊奉無
所不至一餓死臺城一囚繫虜庭近日劉瑾錢寧崇信佛教建
造寺宇極其華美皆殺身亡家求福未得反以速禍其無益有
損明矣然行香拜錄之勞孰若移之以御講筵設醮修齋之費
何不移之以周窮困乞留神斥遠左右奸人僧道罷停齋醮清
查目濫恩賞 上納之又以直隸江北水災異常疏請集議賑
救併蠲一應歲派錢糧會內織染局奏乞依成化弘治年間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十八

差本局官二員請勅往蘇杭五府提督織造廷和等上疏言今
年直浙水旱異常稅糧向冀蠲免若更差官織造工役何能措
辦非惟逼勒逃亡抑恐激成他變況經過淮揚邳徐諸府縣見
今高低一望皆水房屋田土緊被淹沒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
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只可得錢數十母子痛哭投水而死官
司議賑而錢糧無措自今抵麥熟時尚數月饑民豈能重官俸
腹空以待獎必起為盜近傳鳳陽饑民喧聚劫掠莫敢誰何將
及事勢尚不可料所有勅書決不敢撰 上以織造累朝事例
令再擬執拘時九卿六科十三道皆極陳其不可延和等復
上疏曰臣等備員大臣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固當引避以明

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思惟不無庶幾改之之意臣等恐非
敢瀆擾誠恐窮民不堪羣起為盜以擾天下亦非固執違均
執者祖宗之法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宗社勿與公議相違
取譏後世況考洪武永樂至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
之 憲宗 孝宗美政非一獨此非美者 陛下他不必法
取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乎且特旨雖出御批不知撰寫進呈
果出左右何人之手 祖宗朝批答俱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
間權奸亂政始擅自收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私 陛下何忍
隨其奸計復敗壞祖宗之法度 祖宗天下至正德幾傾覆賴
陛下再造軍民始獲甦醒今日豈堪更自敗壞報口卿等所言具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十九

見忠愛恤民至意但業已差官第寫勅令安靜無擾三年二月
以議大禮忤 旨力求去令致仕尋削籍為民
國琛集云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閩漫無所建白人易之 武皇
南巡天下洵洵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
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頃刻禁從兵
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
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逆迎 世廟禮下
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奉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十六萬餘
鄭淡泉曰 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陽公撥亂反正
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為大臣或曰公之議大禮也可以

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公文忠公二人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一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即安則公所係何如哉

劉宇字志大河南開封府鈞州人成化壬辰進士十一年授上海知縣有智術善炫風迹獵聲稱大宰尹易擢蓋察御史弘治元年陞瑞州府知府居官無善狀歷遷廣東副使山東按察使俱僅情市交而人不知其險詐十三年大學士劉健薦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地方十四年陞右副都御史仍舊任十八年宣大缺總督吏部尚書馬文升以同鄉薦總督宣大軍務兵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

部尚書劉大夏素薄之因孝宗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屬饋送權貴上密遣錦衣衛百戶邵珙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後又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不宜大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召閣下并執政大臣而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言內閣亦未可盡託及馬文升屢欲引進之竟不可得正德二年逆瑾勢傾中外宇附大學士焦芳結連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又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逆瑾日與兵部說關節四司官不附宇者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

言於瑾必傳旨令外補故四司官公然於附矣時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又大學士楊廷和弟宇利其文學又圖結廷和凡章奏皆令廷儀草之廷儀主議武舉改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為主考宇欲因議以自顯遂令廷儀具草欲依倣唐之增直宋之詳定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會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戌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并巡按御史共南北二京亦令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隸巡按御史帶管考試所考人材如果謀略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會奉數目請於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并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官分理衆務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俱於京營將臺前較同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於文場席舍內試之照依文舉梓其姓名錄弓馬策論之優者裝演成帙題曰武舉錄進 睿覽上准行之至今以為例戊辰會試宇子仁與焦芳子黃中各燭考官取中式廷試又欲規一甲會翰林衆官取定呂柟景陽戴大

賓不肯易遂列黃中二甲第一仁第四欲選為翰林直學士
自仁三名以上俱為編修又陰警嘗人陰異已者先御史王
中巡按大同宇為賊吏所宥不從憾之承璫言誘詔逮之令侍
重枷露立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監臣方救乃釋遣戍鐵
衛及欽改吏部值吏部尚書許進公直不附璫而實不與抗朱
瀛謀逐進以宇代之因進薦雍大為南京戶部尚書來問言於
璫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太平日剛暴為山西
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參將朝廷屢貶
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於外曰公因大同部用之非吏部本
意璫大怒立召郎中張綵入內詰問雍太貶謫來歷如何不備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

士為人卑瑣柔佞矣梯滑稽素無善狀初授戶部主事歷工部
員外郎郎中璫不飾素結閣臣又與逆璫親舊自通璫侍
武宗於青宮極力維持於弘治末年驟陞浙江右叅政河南右布
政使山東左布政使俱有祿媚世及逆璫可柄進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正德二年改撫陝西遂召入兵部為右侍郎璫在
年尚書劉宇改吏部復陞元兵部尚書兼督閩粵尋加太子少
保時紀綱紊亂賄賂公行文事則委劉宇武事則委元凡大小
文武官員陞遷除拜皆以賄求及抵任各官凌削民膏以償債
負至總兵將領又毒刻軍士慘不可言而國家大權敗壞極矣
未幾劉宇與元俱入閣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卒之寧夏亂山
東河南四川江西等處盜賊蜂起雖璫為首惡於五年伏誅而
劉宇與元猶倖脫天罰僅黜為民君子猶有餘憾云
劉忠字司直河南開封府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
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
亦力抑之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十八年進翰
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為講官每附經義規 上闕失及諷
時政不得在內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其高節
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兩部大率閑佚居官者自
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閭胥人革役者貨縣胥覓名吏籍中
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接代凡

韋能千人雖仕者亦迫論除名庶寮滿秩爲賢考必當資御史
某恃勢驕橫人皆憚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祿私昵者也
乃署考曰守已無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憚
憚焉縮其縱恣少師焦芳亟薦其賢瑾傳 旨徵改吏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一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閣永
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忠臨政持重申法同事者忌而擠之永令
其黨廖鵬來謁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忠畏其內外怨在位不滿
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乃託祭掃請假始得歸
杜門不交世事 世廟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健存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四

開錄云公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
知克己最難蓋龍泰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于平生
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爲師訓
燕對錄云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復 召至暖閣叩頭畢
上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內有白紙票
粘於錄上者三處指摘所刻文章錯誤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
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生輩知之耳臣東陽捧錄
叩頭出至暖閣門外留寶案上少頃永令內臣送至閣是年大
學士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事出院後即省墓已得
請是日 陛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上疏乞休致蓋已有先入
之說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五

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輕裝冒險兼程以進至南宣布德威竣事亟反安南利盡南海故多琛貝犀珠之饒公一無所受安南國人相顧動色曰中朝多與士一至此邪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院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 詔教庶吉士造就之功居多與修 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 詔修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為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 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為吏部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十六

附見

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猶憾公不置摺撫嫺孽欲中公以危禍而難其辭俄有 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實厄其進也公處之裕如五年瑾敗 召復官兼文淵閣學士擢居內閣參預密勿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襲千戶公辭改尚書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藻鑑精審防範詳密所取士號稱得人六年考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左驛驛公首 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於 武宗勅遣行人慰諭 命有司即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出其下士論多之 詔褒

安 孝貞皇太后梓宮於茂陵公捐益會通一裁之於禮 武宗之將幸宜大也楊公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洵洵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極諫於左順門內繼之以泣既而毛公亦在告公獨 廷爭累日不得 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為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為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 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 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求懇為朕念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十七

丁文

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候度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強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母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眾謂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會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勅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不出至是 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 上曰何不啟對曰 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敢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索命良

久一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等廷議建儲居中央宜隆之
寧王宸濠賂謀入寧王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落
各陰有所主梁儲屬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
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璉王鴻儒亦助言之
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
給 誥命褒諭 賜宴禮部會江西兵變 大駕南征公與將
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 鑾不報且郊公與蔣公謀曰既
郊則返無日矣遂疏言兩都 郊祀 祖宗配位不同典章位
置不可紊且 天子主粵廢北而南 神必不欲乃不果郊遂
定議北歸公復跪請於 行宮西階中使傳諭者再四公弗起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

得報乃起時師行所過經騷有司供役勞費公悉散遣之民得
少息弗及於亂中道既自劾罷抵京師再疏弗允公乃疏言老
病宜免且妻喪未葬先隴未修辭旨懇切竟優詔勉留而遣使
爲治葬修墓且 賜之祭未幾與羣公受遺命定策 世廟自
興邸入正大統奉迎勸進公與有力焉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
復護衛不知主之由楊廷和非儲也儲默然不辨攻訐者繼縶
儲亦不較固申前請 上可其奏 賜勅馳傳遣行人送歸
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隸仍官其子鈞甫爲中書舍人益異數
云公歸日以詩酒自娛與弟恭議君德徜徉山水間所居肅然
如韋布士田宅一無所益嘉靖乙酉秋 上念定策功 詔贈

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公疏辭 上重違公懇誠報可而遷約甫
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且謂將有言以裨 聖政 溫旨慰勞
勉其盡言且 諭內閣撰 勅召用公歲丁亥三月公卒享年
七十有七 上聞嗟悼爲輟 朝贈太師諡文康公沉重朴雅
惻惻無華接人和易無所乖忤雖賤士亦必下之以禮有善則
爲之延譽有過輒掩匿之博交汎愛而越否自別尤善調御無
問賢不肖皆稱爲長者立 朝四十餘年議論持忠厚者不
出口且不爲矯亢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雖位極人
臣而賓客過從輒治其款飲無不歡而罷至其用人國政要目
有不可奪者爲文章冲澹平雅不事剗剗而自合程度所著有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三

鬱洲集藏於家

費宏字子充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生而秀異年數歲書過目
輒成誦不忘稍長卽負文名與季叔雪峰瑞相下上祖喜曰允
吾宗者必二子也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
不利卒業北雍時保相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補菴費公爲
司業皆重之宏益肆力於學居常茹澹服素節縮經費爲購書
資蓋自六籍歷代史諸子莫不旁通而鈞擷其芳雋爲一書
用是月奉試每據首列丁未舉進士爲 廷試第一人授翰林
院修撰初宏上春官也祖復菴公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宋貽
之書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訊之曰伯

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人北監耶復笑曰此謂其
之兆也蓋吾嘗夢汝入監領班籤錄乃保相彭文憲公之勳也
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人咸異之是歲
八月 憲廟上賓預修實錄丘文莊公少宰楊文憲公同總
裁甚推重之加委任焉庚戌同考禮部試少師徐文靖公伯
汪公爲主考程文多屬稿焉而得人尤盛辛亥以疾請告時史
事將就緒敘勞當遷總裁之勅公者或止之曰蓋需請宏曰君
豈以身徇祿耶遂決南歸壬子庚戌有白金文綺之 賜乙卯
疾愈復任丙辰 廷試充執事官是年 皇太子出學書官
詔簡肅又正人以裨勸講首改左春坊左贊善己未春開母喪守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甲

制南歸明年父卒癸亥服闋將起復會有 旨召修通鑑纂要
給驛北上乙丑九載考績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五月 武
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丙寅與修 孝廟實錄
且爲 經筵日講官丁卯擢禮部右侍郎己巳進左侍郎又以
特旨得贈祖父如其官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莫敢吐氣宏獨
憚不爲意會瑾敗得無他瑾既誅所變更者悉心釐正以遵成
法惟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稍增於舊意也議者欲
裁損如舊宏謂求賢 國家盛典且開科迫期請今科姑聽
後復舊 上可之時服其公且恕云九月以逆藩真鐸平錄
諸公卿贊畫功受白金文綺之 賜爲特厚十月陞禮部尚書

力辭不允故事九卿之長皆得侍經筵 上以宏爲首
禮部皆兼日講官如初尋復 賜玉帶皆異數也十二月恭上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慈壽皇太后徽號賜白金文綺又以覃恩
得加贈祖父如其官辛未正月 賜麒麟衣一襲二月會試天
下士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
而民不堪用且不給乃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資其餘請俱令
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如舊額之 旨用以足備
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前補授者
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宏於食糧二名
之外又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千數
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迹二事俱著爲令吏部以大臣卒
贈官屬驗封司而於廕子及祭葬事皆欲併司之奏累上執不
可竟如舊魯府鄒平王當襲爵爲庶兄奪且數年矣既而來奏
辨乃據倫序謂宜改正事下廷臣議皆如宏言 上從之十二
月內閣員缺以廷薦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與先
輩文正李公石齋楊公厚齊梁公國惟密勿協德同心實一時
之盛焉四川江西河南山東羣盜延蔓流毒生靈廟堂爲之肝
食命將出師指授方略內閣諸公之功居多壬申冬羣盜聚
諸功各賜厚資又廕子一人爲錦水千戶宏等三疏辭 特改
授六品文階又三疏辭乃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甲戌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甲

月賜蟒衣一襲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賊匪
戢而復叛遣總兵李鑑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鑑以疽死本其議
遣劉暉往代鑑鑑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
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與某謀索執下可竟
用暉寧因叩之既而寧當得誥贈三代欽此交歡乃具百
金飲器二遣所親寅夜入謁宏拒之既又謁焉又拒之如初寧
益慚悲無何濠來請護衛賂寧巨萬金寧為內授且通結納
諸當路獨憚宏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之
者宏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為羽翼其不臣之便明
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本兵陸完過於闕下問所以覆奏者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四十一

宏曰某護衛冒兩輩之矣今可復與乎完曰第恐不能不與也
宏粲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宏沮濠
而錢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撼之乃遣偵卒日夕伺門冀有所
得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宏而思窺其位者
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引咎自歸力請休退遂有
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案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
又陰遣人於舟中縱火行李皆為燬燼寧使人尾舟窺之至
是見舟焚而無餘貨遂以是復寧寧乃已抵家杜門謝客足
跡不履城府惟築樓一區額曰至樂日課諸子讀書其中焉郭
縣去會城不下六七程濠雖憾之然以人望思得見宏乃使所

親來諷宏屹不為動濠憾愈深丙子會慈從有與鄉人為仇者
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入助以費令搗搥瑣屑事入奏且加
厚誣欲以箝動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人抵如劍下都
察院時大司馬彭公澤方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駭且怒即罪
焉濠知計不行丁丑春乃嗾羣兇嘯聚奸細以漁念於室廬積
聚焚掠殆盡又侵毀其先墓慘不可言宏恐與羣從避處縣城
濠復嗾羣兇攻城掠其兄若弟各一人以往兄竟死自是羣兇
知法不容遁而勢且不可解遂用猖獗時贈禮部尚書孫忠烈
公方巡撫江西乃疏上請兵擒捕下兵部看詳得如請成寅奏
孫公乃令藩臬關帥率兵臨之得渠首二人并其黨數十人宏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四十二

乃有寧宇然濠勢日益熾吏於茲土者皆畏濠莫敢造門矣已
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孫公及副使許公達遂擅兵反隨遣數十
騎趨信國宏過進賢為令劉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北向無暇
東顧遂無他或勸宏避之者弗為動且謀與弟宋起義兵勤王
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
率兵往皆為之替畫方略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
王公欲以功聞宏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陽明紀
功乃竟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案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
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意勤王之義既
而巡按漁石唐公給事中祝纘齊之驚易璫御史章綸寧欽皆

連薦其事下吏部題覆時 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 勅起宏而宋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 及其疏辭 溫旨褒答有卿輔導 先帝累效忠謀遵護去官 輿論推重新政之初特茲召用等語尋復遣行人趙璵捧 勅敦速行乃促裝以十月末旬抵京 上慰勞再三賜以酒饌 勅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越月 賜蟒衣三襲玉帶一束又以贊 畫平逆濠功加厚資前所得 誥命之燬於火者皆 賜重給 且有 溫旨褒答焉時 上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圖治而宏 益切篤業壬午春 上視太學謁見先師孔子侍行 親耕籍 田在九推之列三月以恭上 四宮徽號 恩得贈及三代又 以 登極翊戴功加內閣諸公皆伯爵廕一子為錦衣衛指揮 使累疏具辭得 旨改為正千戶又辭又得 旨改廕從七品 文職一人然宏以罔貪天功終謝不敢受五月以知 經筵事 又 賜玉帶襲衣癸未四月一品滿三載又荷寶鑑羊酒之 賜是歲淮揚大水山東河南旱且蝗條上救荒數十事 上嘉納 俾所司施行戶部以各省通賦甚多自正德元年以後通者皆 如數徵之乃上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擬自正德十年始上嘉 納之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於畿郡列縣者大為民累而又不 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乃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 解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

舊皆貯京通二倉乃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動輒力以供京軍 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 上皆從之其經國遠 猷類如此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大禮未定 上心未安諸公相繼去位宏以受 國厚恩未忍遽去請凡奏曲 調護 上心漸安縉紳倚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七月 獻 皇帝神主至自安陸奉 命同惠安伯張偉駙馬都尉鄧景和 往迎於定與八月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勢頗洶洶議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宏曰變出於激不叛 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 實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 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 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算矣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 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提督率京邊官軍數千騎宣府傳諭天祐 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瓚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 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 十人賴故將遷勇至其家勇獲免衆因願命某為帥衆議不可 宏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 命下某果奮擒督勇 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乙酉郊祀賜大紅蟒衣一襲世廟規 制規畫為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餘秩如故 賜白金八十兩文綺六表裏羅衣一襲鞍馬一匹副 賜宴禮部

時弟案從子樵中皆編修預史事案進左贊善中樞修撰賜衣及宴如之金帛有差蓋一家一時之盛云翰林檢討唐春劉鑒纂修實錄加恩以係改除陞僉事春兄書因是歲宏上疏言歷稽累朝實錄陞官未有調外任者上特降詔修撰陞鑒編修已而張璵桂夢求去語亦倣宏宏辨前陞春副使御筆改爲僉事實出宸斷因乞休上優詔慰留之時上念歲災欲暫止仁壽宮工役宏等言昭聖久處仁智殿意或未安須以漸修且方有旨難再更改上曰災傷朕欲暫停以恤元命仁智亦宏厥但奉孝不可遲之一日仍即修復上以四方災變異常命撰旨令上下同加修省宏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行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六

賈三

不以言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留心於政事加意於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徵工役不能停減則民力勞於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之管領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者收充未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倍撥不休忠直之臣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屢經審錄而不加處決無寬可辯或以優旨而仍令有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于天和臣等深憂極慮而不能已於言者又皇上前憫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工臣等不能將順今因災暫停未爲不可疏入上曰覽卿等奏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四七

周祥

聖心甚悅賜純白玉帶一東大紅蟒衣二襲白金五十兩自是日有聖製皆命和之三月以子懋賢廷試請迴避讀卷上不許四月詹事桂夢張璵奏宏實受陳九川所盜貢玉及納輝璋彭襲之賄并居鄉不法事宏疏辨九川之玉已奉旨處分可以勿論鄧璋總制由九卿會推彭襲廉平故公議擬留先堂以逆深悲發上以事已明白令勿辨六月十一大雨上御平臺召對令旨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入賜宏御製七言詩有應詩一首良副簡牘未讓前賢專令名之句士林榮之欽此宏錄以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賜白金文綺襲衣鞍馬是月又賜御製律詩一章以酬史勞時上以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福善禍淫字示輔臣宏等疏言 皇上奉治道難於無不留心真可比隆唐虞三代時上政暇頗事詩詞間與宏討論桂夢謂詩詞小技勞聖躬且使宏窺意指竊恩遇以壓朝士假是結納以救過 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且宏居輔導有疑亦必諮問十月 御製敬一箴及註心箴視聽言動箴賜宏等宏言此帝王傳心之要乞立亭刊行天下學校 上如議 賜獻皇御書四幅有投匿名帖者鴻臚寺以聞 上以宏言令燬之命都察院嚴禁桂夢張璠屢疏極力劾宏至五上 上不聽諭朕自有公處無再濫奏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 上允之令馳驛以還時子懋賢已登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因疏乞歸侍養疾 上并允之且令痊日照舊作養恩至渥也既而懋賢家居數年則又促之行居常焚香祝天以早生 皇嗣為願癸巳八月 皇嗣生聞之喜躍不自勝馳疏入 賀荷 溫旨褒荅鄉嘗大旱里人禱而無驗乃虔誠具禱輒得雨如澍人皆異之乙未四月忽有 旨起用且遣行人王獻之捧 勅促行時方溽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辭宏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於進取者哉顧惟 聖恩隆重豈可徐徐況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遜讓之虛名而忘事君之大義哉遂於六月初日冒暑以行至中途具疏謝 恩溫旨褒荅有卿可兼程早來以副

朕眷朕仲侯卿見等語七月十二日至京未及 陛見當東門房翼日即荷 御札咨訪政事遣中使勞問賜以上章以慰恩數逾前時弟案方為南祭酒適北員缺 上欲用宏 吏部推舉成命已下矣有相知者謂宏初入朝而案即北請恐涉於引用寵竊之嫌宏深然之即上辭疏 上亮其誠案不調既逾時竟擢南京禮部右侍郎蓋 上之注念未忘也八月二日既陛見入閣供職午復 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又白銀五十兩大紅織金麒麟紗衣一襲且 諭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凡百宜盡心輔導以稱朕懷宏稽首謝自是日承 顧問 御書稠疊且數 命代祀先師孔子帝社帝稷及時享捧 主廟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構諸別殿每至一所必 駐輦顧問 天顏和粹溫旨綢繆奉於大臣之進退朝政之得失皆天下大計也抵暮始出且有酒飯之賜一時恩禮益益至云宏感激知遇矢竭報稱又得少保序養李公協心匡弼引用者俊光復化幾一時縉紳喜見元老天下忻忻想望太平第以累月積勞脾疾復作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十月十九日以陪祀歸一夕奄逝訃聞 上用震悼旋命禮部議卹典云享年六十有八性孝友少以宦遊未得侍 一親為嫌 皇弟完訓之學華望其成正德癸酉登鄉薦乃躍然曰吾二親亦含笑地下矣生平二同考禮閣一主試應天四充 廷試

官門生半海內尤精識鑑一經稱許輒如其言雅尚儉約衣食不厭粗朴至於施仁舉義則爲之不少新舊四給以供諸墓祀其餘以贍族之貧者家居殖農遇歲歉即減租或有逋負卽焚券不復問幼出補菴公之門見其子若孫貧屢厚恤之嘗至濟寧見有旅櫬在舟覆溺者厚助俾之歸其志在利濟類如此所著有自慙漫錄若干卷藏於家

靳貴字充道直隸鎮江府丹徒縣人少穎悟捷出時廣東憲副丁玉夫號深理學貴從之游又從少傅楊一清游其學益遠以博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 皇太子將出閣講學 詔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五十一

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翰林舊學多不預戶部尚書侶鍾以貴名上遂兼司經局校書未數日官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貴問左右曰非靳先生耶固已目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加獎異有文綺玳瑁之賜庚申又進春坊右中允癸亥會典成進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貴每侍講延敷奏雍容儀觀修倅武宗登極以舊學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充日講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驛歸治葬戊辰服闋還職尋掌翰林院事授庶吉士業進禮部侍郎時逆瑾盜政常因事諷貴密書翰林官殿最以進貴不從卿之時翰林多外遷貴亦左遷爲光祿寺卿已乃復舊庚午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管誥勅掌詹事府事

仍充日講官辛未主考會試言事者發其私以定簡可動受則題實亦不辨尋命再授庶吉士業又進禮部尚書甲戌進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貴在內閣人望不歸又屬時多事居常色憂不遑時上講武禁中視朝稀晚同楊廷和等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官閣之禁以備不虞 儲嗣未定海內寒心又同請 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係海內人心 皇太子誕育仍歸邸皆不報丁丑 上以郊祀畢將還田南海子貴時卧病卽上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饑饉洊臻四方多儆 樂與豈可輕動遂乞告 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問又上疏乞致仕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五十二

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 詔以屬貴貴力疾以往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賜勅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祿米與皂且廕子懋仁爲中書舍人貴雖得謝而居常悒悒不解顏人莫測其所以越二年庚辰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在翰林時同考會試主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爲多西夏賊平 賜賀功牌一尋又 賜麒麟斗牛服玉帶罪人家屬蟒衣三襲及歸又 賜襲衣白金指幣貴喪溫粹可望而親寡言爲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故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統綺侈麗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已終無違居喪致毀而動遵儀禮自初括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爲

終式晚以故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祭器作惇敘堂以合族章去近世焚楮之弊初卒未葬武帝南巡過鎮江幸其第親臨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世廟入繼大統贈太傅諡文僖但居鄉為里人所惡在位屢遭醜詆士多非之

大學士楊一清云正德乙亥奉命入內閣實與充道同事時權奸竊柄每動搖國是予章力不能救同抱深戚明年丙子予得請致仕充道驚憂不能出以書別予曰先生善自愛貴亦行且歸矣及歸憂常不釋已卯逆藩構亂駕親御駐蹕南都累數月有識者慮不測充道憂加甚忽疽發背卒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五十二

又云充道為文務根理道見世俗矜奇衒異作虛詞險語者則斥之曰此文之賊也其典試黜浮崇雅力變士習得人為多武宗嘗命一清輯其詩文分類以進蓋軫念舊學意也

雙溪雜記云內閣劉忠去楊廷和欲引門生靳貴代之朝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貴憾之後譏斥罷宏仍以貴代宏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湖廣岳州巴陵縣籍後占籍鎮江府丹徒幼讀書過目不忘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之風登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文舉籍甚

從遊門下者皆海內名士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會事力祛

弊學政肅清會丁憂去任服闋補陝西提學進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辭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以為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每試八府三邊學多士廣必歲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遺士也愈久愈嚴士唯見有不測之威及楚之用若無虛日方試時威稟守法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所誦又刑以發

蒙略無姑息及巡歷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以上可貢可舉之士未嘗一朴其身又命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諸禮久之絃歌盈於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誦諸所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於貢院繼於正學書院躬授經傳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五十三

使轉相傳受故遐方之士咸於親炙明於知人如一邑品第十人為優或鄉舉五人率不出七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處冠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久之召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歸入寇馬政廢弛乃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遍訪諸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其所知復請擇材任使旌別淑慝故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又處置牧馬茶馬鹽馬實濟邊用十七年清山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

四百七十三項二十二畝有餘本年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
揀用憲臣一員於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司按
三司官三員軍候委任及填註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
十八年又與御史李璣請復金牌舊制後以檢查未出事案仍
止於輪年招易是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不買茶葉雙轉運茶
司每一千斤給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買馬不過千匹
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其事
例至今以為便甲子虜賊大舉邊軍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大
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
邊事勦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
宏使自效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
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
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一清率帳下五十餘
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
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
原選新兵軍容甚盛賊駭之又聞一清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
城下一清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就我大兵至遂擊衆
北走一清發平涼時道無行人聞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擊賊
見虜相類在陝未逾年百務具舉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萬五
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新舊五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七萬引

納銀二錢五分及收卧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
固原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
皆可行之永久者止德政元 朝廷以邊患方熾兵糧大分命
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賊由以
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牆壁
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
曰綏土人曰處額地曰廣招募曰薄賞齊復謂河套晉周之朔
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
北正統以後喪失其險既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
綏河套為虜脫脫巢穴其中水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
患無窮乃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進東邊其二修復寧遠塞
邊進西屯堡其三議就花馬池立寧夏後衛及興武衛營所其
四防禦靈州土達改為守禦千戶其五整飭鞏州官軍其六增
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丁卯歸休丹徒逆瑾柄國建詔
獄賴大學士李文正公救免庚午慶藩竄鑄叛起為總制鍾鏞
仍晉總制靈州土人苦漢官科虐一清昔時革之轍去等作至
是告訐以大亂之後為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城科徭十之二
禁泛濫接通以恤人馬閱土漢官兵巡視各邊堡開舊築邊牆
高厚堅完嘆前志未遂有老去寸心猶未死仗誰經略了餘忠
之句入城督同鎮巡訪求將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約法定令以

從人便以邊軍之困由科差繁重而私役買辦為弊居多屯軍地處糧存通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屬將領及軍卒採取首先舉行於是鎮守總兵遊擊監鎗退革二千餘人退草灘湖地三分之二仍行巡撫查馬步軍士實數造冊凡有任調全隊以出差撥循次無得奸脫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餘陳地方急務十事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卹困窮請恩賞以安反側旌忠節都指揮楊忠李唐百戶張欽應卹其男以勸臣等改調管糧參政復設理儲倉事等官極論糧儲缺乏請發內帑召買以免派買之患謹敗部覆皆報可又奏取回總兵楊英薦副總兵仇鉞參將保勳遊擊史鏞皆可大用又條陳河西事宜欲調延綏寧夏陝西兵分道而進驅逐出境修復沿邊墩臺以圖經久莊浪告急選靖虜蘭州健兵一千令指揮陳松統領援之兵至而賊遁自固原至蘭州所在缺乏糧草河西尤甚軍多枵腹生怨乃量發各帑藏令兵備守巡二司官分道招羅酌量城堡大小緩急分派運納以舒目前隨將議處儲蓄教事馳奏効固原守備趙洪貪婪洮州守備高謙柔儒舉趙濟路美代之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河套一清上疏以漢中流賊猖獗兵多邊城空虛儲缺之河西達賊日肆搶掠又恐河東大虜入套正當蓄鋒養銳乃舍門庭之寇而尋伏蟻之賊所得不償所失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劉瑾素憾一清不為起

用尋悔之乃矯詔令專在寧夏撫馭實除奉總制之權無何瑾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為永所發不知永受算於一清以遂成之也逾月召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戶部自逆瑾查盤禍作守臣不復儲積故邊一空一清行各邊巡撫將見在官銀多方召糴公私稍備辛未年順天應天山東河南並起一清上十一事曰裕民增軍定賞格有脅從聯鄉保充賞者嚴罰禁治退縮察蒙蔽禁奪功防奔突上嘉納之復改入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援幽凡瑾所排陷連茹以起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薦副使吳廷舉宜委用山東盜熾又陳戰守撫馭實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清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著令有能擒斬三名者陞一級內閣李東陽票旨褒美悉從所言行之及舉都御史馬中錫提督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同征所領京管人馬皆不習戰馬張又不知兵主撫而賊益縱大肆劫掠會渠魁屯兵近圻要朝廷有罪廷議將從之一清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煽亂罪在不赦必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侍郎陸完提督賊至鎮江復貽書於完以恠消救焚為念令星馳帶勅兵半駐江北以為聲援半駐江南以備截殺彭仇人馬於南都東屯住以保障金陵以防瓜儀又恐奔遁海二州以趨山東令勿撤淮鳳兵寇平加少保七年朝審一清

當執筆閱其詞翰其人多不直許原問者不能答也
時為刑部郎中具以實對用是出可矜若于入因起陸遂甲戌
乾清宮災上疏其一視朝大遲其二祀郊廟大慢其三創梵宇
於西內其四調邊兵於禁地其五謂皇莊事及織造等事言
多切直是年命入內閣以時事多非言不實乃同吳興上疏
自劾曰近日紀綱縱弛風俗頹頹月全違官制異體官制空
虛浮費冗食不能華民方困敝求新民不能除實功太濫刑
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聰臣等以格圖是禁庭維介胃之
夫京師無藩籬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災天鳴日食
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視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近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五八

不得盡言而中有忌諱不敢進講或隨時作輟不免一暴十
寒惟日臨便殿時屢召問務曉暢大義援古證今求體認而行
曰聖政願時召閣臣商確機務諸所建明論列亦親加贊問容
其盡言曰聽言謂諸進諫之臣每加斥責械繫非從諫弗弗之
義乞賜優容以作敢言曰有過乞勅部臣將議禮諸臣按其謫
成者令生還落職者敘用死者優恤曰和衷自大體議與大小
臣工各欲求勝務矯抗喜攻訐願諭在位以半遜母貽叔季猜
忌之習 上曰覽奏俱見忠愛俱見之施行卿宜盡心匡朕不
逮六月疏乞罷差官織造上諭已有旨令安靜行事毋擾地方
會求直言疏舉賢才收人心求直言 帝嘉納之尋賜一清詩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五九

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
為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大獄已獄 上怒欲置焉
錄死罪一清極言論救錄得戍邊 世廟成 章聖太后欲謁
廟一清奏對以為今制無 母后謁 廟之文累朝亦無謁 廟
之事遂止初張孚敬桂萼二臣恣肆著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
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行時即私謀於霍韜霍懼有尚寒之
勢遂上疏毀一清於朝 上始疑之遂再疏乞歸霍復諷言官
論劾乃奪其官眾謂其當辨一清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
辨哉後卒於家十二年十月命復其官贈太保諡文襄一清急
於進賢而明於知人故若援仇鉞於列校而竄鍾就擒舉王守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六十

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
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
於無事之時應用於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於社稷
亦大矣
制府雜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習習陣者公謂子誠書生
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曰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
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哉
李元陽撰公墓表中云正德初年閩人劉瑾有寵於 上竊弄
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野翕然稱之

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
詔獄首相長沙李 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
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
禁中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指危亂之機已在其夕時公家
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
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等處軍務
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
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
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
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璽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旁不離 上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六十
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彼彼手目
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計賊不付他人付
公 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山二秦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
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
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
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
可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
狀殺奴餒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謹誅公大用益矯所
為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
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責誅瑾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懣懣震天摘璫肉而嚼者如市水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

蔣冕字敬之廣西桂林府全州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庚申兼司經局校書遷右中允乙丑預修通鑑纂要轉右諭德兼侍講正德丙寅預修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丁卯進侍講學士庚午主考應天鄉試辛未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是歲擢吏部侍郎甲戌兼學士典誥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本二

附錄

勅掌詹事府事是歲陟禮部尚書仍兼學士丙子兼文淵閣大學士賜玉帶辛丑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勅見上疏言內閣之職其大者口代王言凡手勅旨意俱從撰擬今事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當關言益齟齬聖駕已出條已淡旬延頸盼時無策可施仰惟陛下受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不尊稱大為大稱日為日孰敢擅稱朱壽號為將軍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已卯駕南巡至金陵大學士儲同昆扈從十二月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邇覓力請回蒙從之辛巳正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廷和

枋國冕與協心奉迎世廟於藩邸入繼大統改元領詔與

天下更始多冕所裁定壬午賜金織襲衣及玉帶勅加伯爵冕具辭奏未見上疏論災異及禮儀甲申聖諭令冕撰勅差官織造冕以南直隸災傷重大具題請止至是以久不進稿上命司禮監促之且謂冕忤慢冕引罪得旨宥之尋乞休不允五月再乞致仕內稱臣所論大禮節奉御批朕於大宗之義未嘗有聞今又加稱聖母尊號前項禮儀乞免臣等會議疏入上書冕牽大禮災異為由歸咎於上有負重托遂准致仕還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人稱其清謹得大臣體

毛紀字維之山東萊州府掖縣人父教舉鄉薦教授杭郡紀幼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本三

附錄

侍父於杭篤志力學弱冠舉成化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弘治二年授檢討同考弘治丙辰會試已未陞修撰充經筵講官選侍東官講讀賜五品服癸亥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省再同考乙丑會試武廟即位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賜金帶正德元年丁父艱四年服闋值逆瑾竊政削其春坊銜本年孝廟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尋陞翰林院學士五年擢戶部右侍郎本年陞禮部左侍郎六年丁母艱十年服闋改吏部左侍郎本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賜主帶時遣使西域齋番供紀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祖宗朝雖許入貢

明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今不爲過恩已膏洪涓
之失天朝體又以儲嗣未建疏乞早定大計十一年以學
士司誥勅仍掌府事賜麒麟服蟒龍衣銀帶等物牛
二年勅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供事隨加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
士賜蟒衣十牛服錢寶等數導上巡幸會通漢之亂倡親
征議上御文華殿宣內閣九卿科道官於左順門傳旨促令
撰親征詔紀等力言不可免冠伏地泣諸司皆泣上諭各
官退復降手勅欲出師自稱威武之號紀奏言人君爲天下
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上意稍悟十五年三載考滿加少保
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車駕幸宣大駐蹕居庸紀力疏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六十四

列傳三

請還十六年以征濠議兩幸紀等奉勅居守憂勤備至懇請
回鑾章數十上武皇晏駕紀等密疏請於昭聖皇太后決
策奉迎世皇入承大統於時逆彬統京營邊軍及錦衣官校
威炳特盛禍機叵測復密請懿旨先擒彬黨令邊軍官校各
散歸中外始安皇上入登大寶開經筵勅同知經筵事纂修
武宗實錄命充總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上念定策功勅封紀
等伯爵疏辭改廕錦衣一職世襲又改廕文職五品上引前代
漢文加封平勃等功及我成祖封尚書如瑞故事俾他承恩
命天語懇至皆力辭免嘉靖三年六載考滿改授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上召紀等至平臺議廟號稱謂累久不決紀以

疾面陳乞退上知其志決疏入乃允致仕命有司給月米
夫役陞辭賜白金綵幣寶鈔紀歸寧諒累疏乞歸山
撫按官奏紀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仍加給夫米等數
辰太僕卿渠以紀年高乞假歸省上特許之居無何而紀
至年八十有三紀器宇凝重燕居無褻容素不令人過不妄交
際士夫至萊者必造其廬第以刺答之而已平居手不釋卷
而愈篤作文渾厚典實一振於理著有著錄類稿密勿稿辭
榮錄聯句私抄歸田雜識藏於家卒贈太保諡文簡
袁宗臯字仲德湖廣荊州府石首縣人弘治庚戌進士任興府
左長史正德十六年四月世廟龍飛臯扈從至長鄉上覽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六十五

王貴

禮部具儀知係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所擬謂宗臯曰遺詔
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此所具儀何謂也五月諭臯從功進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九月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榮襄
享年七十
石珪字邦彥直隸真定府藁城縣人父玉山進士歷官山西按
察使珪自幼穎異莊重爲諸生時年未弱冠與兄戶部尚書公
玠俱有文學名以公命謁大學士楊文襄公以文爲貴文襄公
甚奇之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同兄玠登進士被簡爲庶吉士
弘治己酉授翰林院檢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羣館閣重之與修
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少師李文正母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

文者其石氏季方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九載遷修撰同修 孝廟實錄正德丙寅 武宗初開 經筵充講官 賜宴及銀幣因士風漸漓多巧宦作媒說以諷導還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已已擢南京國子監祭酒教法嚴遠濟之以恕時閣瑋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南京禮科因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瑋力主之南京戶科因晒賂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畫西瑋以 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洶洶瑋拘集至班惟令通增一歲綴冊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庚午改北監八年八月瑋言正統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六

六

副總裁官壬午遣祀闕里及東萊少吳陵既還朝復主祭未會試事甲申奏 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儀終乙酉 武宗實錄成 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八十兩衣四襲鞍馬一具尋賜玉帶蟒衣丙戌 上帝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詩一章於瑋稱許尤至進 恭睿殿早常寶錄加少保宴賜如前以吳興自紡所絕不允丁亥錦衣官有攜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之遂逮下廷鞫臺諫皆曰瑋無他大學士楊一清三上章爲瑋等力辯之瑋不自白惟求去疏再上許之既入謝僦民車歸私第自是閉門不出邑人稱其節而人望益歸重之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 武宗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六

六

其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其遺祀事竣便道歸藝城以疾請老 上優詔褒答吏部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不宜許退 上命撫臣覈請其家以禮致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多為忠諫 上優容之再求退不允有勳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 旨矣畿民大惡璫言於上曰百姓為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性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樞中即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間人或謂其過直或歎於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為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李八

之一變自為文亦稱是詩歌冲澹沉着成一家言少師李文正公曰邦彥詩詞皆中矩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脫凡近眾所不及博極羣書而根於理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竭力詆之曰微考亭吾輩莫適為學非之一何所見第好名耳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諡文隱

讀書續紀云公初居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及官家宰黜陟公明弗為權勢所奪然緣是見忌改知 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

諫閣從不濫交與謁者以怕為儀受則還辭致歸行李登記不滿一輿

賈詠字鳴和河南開封府臨潁縣人初舉弘治己酉河南鄉試第一丙辰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充 經筵講官詠觀秀偉長身玉立識者知為公輔之器正德四年為其修事忤逆瑾改為兵部武選主事五年遷禮部祠祭員外郎瑾誅還編修六年遷左春坊左中允兼修撰九年轉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十一年拜南京國子祭酒故事諫官御史皆由國子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每不得選詠疏以南北一體宜擢以勵有志詠可之十三年轉北祭酒以父樂菴翁年九十有五詠便道歸養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李九

其親於頤上頤人榮之遂留頤擬草疏終養而父以疾卒十六年服除會 上登極擢為禮部左侍郎奉命詣奉天恭上 皇考獻皇帝尊號賜白金文綺嘉靖二年改吏部左侍郎三年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專管諸勅纂修 武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四年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五年復修 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光祿大夫柱國屢被鞍馬金幣實錄成衣主帶麟蟒飛魚之賜 召見諮問平臺燕對親灑宸翰賜詩褒諭詠在內閣端坐持大體然數抑貴侍如奏止中侍奪牧馬草場不得與貧民爭利勸貴請劉州莊田復奏罷之皆以詠有古大臣風然當是

時方更化與治士皆喜趨事功好紛華而詠更醇德度學綱
整紀納之太和不為聲聞其所匡維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
其惻愷誠厚卓然稱鉅人長者而落落不肖合六年竟以老致
仕雖不究厥施而脫屣榮名田野詠歌有洛社之風焉詠性恬
介初在翰林惟局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為文章醇雅暢達無
艱深險僻之語嘗同考會試主會試主應天鄉試及武舉試各
一又主考會試比程文一出天下誦之所次士得列中外至今
稱得人雖老猶著作不倦耳目益聰明四方來文者踵至揮毫
運思酬答如平時居鄉謙抑真坦若未嘗居顯者人稱為篤行
君子歸二十年癸卯之冬年八十河南首臣以聞 詔遣官存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七十

文靖
翟鑾字仲鳴其先山東青州府諸城人曾祖吉勝起隸錦衣衛
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正德四年逆瑾竊柄
一時文館多被逐斥以會典事改刑部四川司主事五年瑾誅
復編修十一年陞本院侍讀十六年 上涖極選侍講帷幄首
吐清暢 聖心簡在於嘉靖四年特陞翰林院學士本年十月
陞禮部右侍郎仍舊日講六年三月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七年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屢
召對平臺命遊後苑并沐銀文圖書之賜十一年改兼武英殿大

學士十二年以母憂解官十八年 聖駕幸起駕居長樂殿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十九年正月遷學士 勅以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十二月加少
保兼太子太傅二十一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鑾在內閣久屢沐恩眷但無所建明人譏為伴食中
書至二十三年甲辰嗜寵食榮通詞臣取二子汝儉汝孝俱進
士高第被言官交劾俱褫職不敘卒於嘉靖丙午年七十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性剛持不屈人下弘治庚
戌登進士授刻城知縣操履峻潔片楮不苟取科徵檄下務從
寬雖督責不為動有干法者每緣情求出必不可出乃罪之久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七十
之陞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漕船於清江廠著漕船志具綜理之
才兼通變之術已著名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
員外郎益留心國計杜利孔有經世之志又憫憫敢言會雲南
書晦五日 朝命考察雲貴官員具疏致災之由係 朝廷而
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
覽帖置座右十八年出為河南僉事益喜裁決持憲體不輒撓
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夷方士鮮知學書立教約迪以正
道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每學擇秀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延陽明
為師士始聞古道趨正學六年陞河南參政尋丁憂八年起復
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

右布政使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所在賑卹窮民至五年
教恤荒歉問民瘼疏吏壅覈錢穀酌科差皆得濟故體十六年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省城三虎者楚府寃任軍人
納級都指揮甘玉海武昌通判張某衛使劉某皆青承上官大
肆貪虐軍民苦之皆置之法人心稱快長沙知府宋卿者窮極
貪酷恣意科罰郡人側目重足悉發其贓巨萬緡捕奸惡數十
人辨大冤卹數十事皆極明允嘉靖元年以大禮解號事開綱
常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間詔下乃止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二年會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
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七

七

狀議遣大臣往賑書適上賑粥要議眾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
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饑旱塞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
書被 命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
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
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饑民趨之至活者若干萬眾
盜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甦
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沾實恩尋陞兵部侍郎甲申春南京
刑部主事桂夢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 上下其疏議特
陞禮部尚書書再疏辭不允至京 陛見初廷臣執議以為人
後者為之子謂 今上宜考 孝皇母昭聖太后稱本生叔父

母 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為疑事及張璠等請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 尊號宜其
實以稱庶合古經禮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書等及
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眾論既定卒如書等言
合請 大禮始告成焉四年二月書薦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南
京兵部尚書上守仁文武兼資堪任將相且云今大臣多中材
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不許尋加太子太保內成會試書知貢
舉舊 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
官爵為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其疏言 廷試以收人望以
服士心請 明旨痛革 廷試第一大弊 上是其言士論避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七

七

之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與
機務未任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
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媿 上若問遺言第曰願 朝
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密於取舍而已言畢而逝訃聞
上深悼贈太傅謚文襄書才識敏決風裁凜凜文章政事卓然可
稱服御儉約不逐時好近世之名卿也
張璠字秉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人別號羅峰既晉輔職 皇
上賜名孚敬字茂恭嘗蒙 召對 上有張羅山之稱更號羅
山早有異質克勵問學氣度端毅不與眾同少遊郡庠弘治戊
午以詩經中省試正德內貢建羅峰書院於姚溪聚徒講學造

請益充七試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上初登寶位即臨軒策士賜恩進士出身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衆論紛紜上疏爲 皇上明父子之倫辭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 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進 廟銜議疏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 經筵講書如舊時璵請告省墓已陞辭 上命鴻臚寺卿魏浚諭旨留之會吏部推堪任兵部 上命別推以璵名上遂用之即日三遣中官宣令治事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神主禮儀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欽明大獄 勅署都察院事振肅有條 賜勅獎諭及二品服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四

色金帶仍給三代 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仍奉勅照舊纂修兼管都察院 命兵部侍郎周倫佐理院事 諭勅銀圖書二一曰忠貞貞一曰繩愆彌違 賜玉帶一理院事未久而釐正爲多論邊務審邊將明憲綱革食暴并奏革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勸近京 皇親庄田宿弊戊子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 上享太廟回侍道側 上屢顧之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形端志氣伸之句又曰子喜荷天恩賢任邦珍再賜玉帶進姚溪書院集 賜書院名賢義堂名抱忠 命有司於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註范氏程氏五篇 命註冠服圖成賜粉并金幣蟒衣以災異辭免修書院 恩諭不允本年六月明

脩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代 誥命詹一子爲中書舍人 章聖皇太后賜諭詹一子金綸撰 孝潔皇后冊文及哀冲太子墳志皆有 賜建禮言宜論杜私謁重制詰平潞賊定服制應 制陳言曰審幾從專委任惜人才求民瘼皆見 嘉納勅所司舉行已丑 命主會試天下士尋 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降旨安慰命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督有司治葬事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 遣行人周釋齋 勅守取復任慰諭再三仍 賜銀記一枚庚寅 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知建造四郊丘壇事修祀儀成典進郊祀議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十五

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皆 允行 命正孔子祀典一遵古制以一品初考 賜勅褒詹一子爲國子生會議郊祀成 賜玉帶尋以名音同 御名請易疏再上 上稔知其忠謹親爲撰名字賜之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 上以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裴演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手澤以扁其堂 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并銀幣 御筆又大書字敬茂恭字二幅以 賜以繼助告 遣中官賜羊酒銀幣以資禮用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 賜牙笏公服比抵家西苑工完 遣布政使以平齋賜銀幣 上念不置遣行人周文燭齋 勅往取便任于辰命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歸矣未幾少卿

陳璋齋 勅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 誥命贈封如制賜銀
印二顆是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為作樓於府城
以藏 御書文劄賜額寶綸 命工部製鼎差署丞米守宣齋
送以榜於堂乙未兩考 賜勅獎諭給一子為中書舍人以疾
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差選齋 勅送還鄉月給原米
八石歲撥車隸八名 命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歸衣衛千戶
劉昂齋 勅視疾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
疾又作遂歸調理己亥 章聖皇太后哀詔至慟哭於家繼而
疾益革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五 上幸承天閣計誥贈太師諡
文忠庵一子為尚寶司丞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十六

支大綸曰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上獲
孝廟近庇 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掖門伏闕哭聲震地以一
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辭嚴義壯卒破千古之謬成
聖主之孝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雖屢蒙嚴責而劄切益
堅在閣日十年不進一內侍不容一私謁不濫給一子姪武
二選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也渡
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霍文敏劄仇
直不輕與人而獨重公余故祖其說而論之如此 增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二

列卿紀卷之十三

殿閣大學士行實

汪萼字子實江西饒州府安仁縣人自幼從兄輩私淑吳與弼
胡居仁之緒論其學以收斂身心為主本以孝弟忠信為實踐
以經綸康濟為事業而天文地理禮樂名物師田水利以及醫
卜農圃之書靡不究心期於致用正德辛未舉進士授丹徒知
縣歷武康成安所至敦古行明教化抑豪強有聲獨性剛執不
能與時俯仰動以此見戾嘉靖癸未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
時 廷議大禮統嗣二字未明部中山西司主事張公璵先有
二疏為執政諸人沮斥天下洶洶莫識誰何而張孤立聞公至
喜曰是可與明禮者比至語果合遂上疏明繼統之公辨立嗣
之私三年同張被 召至京與廷臣辨論 上意始決六月禮
成進翰林院學士四年陞詹事兼學士五年正月萼與刑部尚
書趙鑑爭論給事中陳洗罪犯攘臂相加南京戶科給事中林
士元劾之章下所司六年陞禮部右侍郎建言清言路以定國
是乞如成化間令科道互相糾劾部覆並無事例得 旨既先
年有行違着他互相糾舉萼復題除奸欺以通壅蔽得 旨令
部查明隨該部疏覆查得成化間因糾劾因而奉 旨非考察
拾遺旨下既有 憲宗聖旨萼所言不為無據何不早查明覆
奏且不究還着他互相糾舉來說本年改吏部左侍郎陞禮部

尚書七年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八年七月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八月致仕九月召還上深禮眷稱以俊彥宿學賜銀圖書二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公亦奮勵凡改沃

君心揚薦士類與夫軍國生民之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九年十

二月致仕卒於家贈太傅諡文襄有奏議八卷

國珍集稱粵家學懋修少負奇志動以古人為慕常謂事必有

法必豫為理會以儲經世之具三任縣令所至政善民安會議

繼統禮羣疏不伸公哀衆論以上謂權臣執國柄欺天子幼

冲上奮乾綱大禮立就乃眷注公擢冢宰入閣公引拔才賢

溫裕識治體然國史歷載公為學士與張璁極力詆訐內閣石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一

張璁

珩費宏及阻王守仁之用則引拔才賢殆虛語也

李時字宗易直隸河間府任丘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

嘉靖三年進侍讀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四年三月纂修獻

廟實錄命時與吏部右侍郎溫仁和為副總裁四月時言頃者

仁壽宮災詔加修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禮者幾

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趨權倖之門在位乏羔羊之節

習於世祿鮮克由禮抑於冤獄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

凡此皆足以召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為諱忠鯁

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乞廣求直言令指實敷陳

以祛時弊章下所司尋轉左丁憂七年起戶部左侍郎復改禮

部八年陞禮部尚書九年時會張璁桂萼議姚廣孝在文廟

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削髮緇流配享太

廟實所未安乞移祀大興隆寺從之八月生員張紳薦舉大學

士翟登及時科臣夏言上言祖訓陳言大臣德政者斬上從

之逮紳獄拷訊十年加太子太保三月時言各處鄉試巡按不

得收取遺才不得與主考較禮儀不得徇私聘取房考官從之

會浙江巡按李佶請經房閱得雋卷仍發監臨察閱公同去取

時言若令參閱去取則失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救弊補

偏之初意上深然之九月召為武英殿大學士叅機務十一

年御史馮恩條陳舉邪正極論張璁方獻夫汪鉉之姦謂時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王

張璁

為太平宰相鉉疏當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斬長繫十二年帝

幸南內召孚敬時等閱馬觀花賜蟒服上製古樂府七言二

章命各和以進復召孚敬時獻夫鑒同遊西苑製古樂七言五

言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上幸南內召孚敬時同閱青鸞

尊賜扇及酒食復畱閱宣宗輿地圖詩及御和詩十四年三

月復召同遊南內時等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帝亦作一詩

命曰御製記樂同遊命刊示羣臣本年加少保進少傅兼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五年端午召時同夏言郭勛

泛舟西苑命湯藥近龍舟被顧問賜宴無逸殿翼日時等表謝

以為自宣宗賜養義同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迨此乃

再見云七月皇史宬成加時兼太子太師九月又以重書 寶訓實錄成加少傅華蓋殿大學士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官贈太傅諡文康

方獻夫字叔賢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禮部祠祭主事正德五年改吏部文選司六年陞驗封司員外轉文選養病嘉靖二年時大禮未定獻夫有大禮疏曰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於羣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與獻爲 皇考則合於人情當於名實矣不果上三年主事桂萼併錄其疏以聞以獻夫爲侍講學士獻夫疏辭言大禮之議乃天地間不可泯滅之理故不得不言初未嘗有一毫希合于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四

郭名臣

求之意今論劾者無慮數十而 陛下果以官授臣使論者前言皆驗乞容臣之去 上曰此疏所言甚明不允辭即出供職以副朕意時御史王時柯言宜從其辭以全節 上切責之時盡下諸司大禮疏之留中者 詔禮部與璵等獻夫會官詳議九月大禮始定獻夫上疏求退 上優答不允獻夫將璵等五臣所奏編成二卷請刊布天下從之四年以大禮成陞少詹事兼原官五年南道趙元言席書方獻夫張璵桂萼等大禮之成出自宸斷不足爲功今驟致清階未及一載更加遷擢宜並聽辭免上切責元六年以獻夫爲禮部侍郎尋轉吏部左仍爲經筵日講官八月命攝大理寺訊李福達事遂與璵等綠帝意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五

陶仲仁

出之七年六月遷禮部尚書八年改吏部加太子太保獻夫上言任用守令之法其弊有五一日選任太輕二曰選轉太數三曰旌舉不嚴四曰體貌太卑五曰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禁制度主恩可以下流 上深然之九年獻夫上疏輸罪言前主合祀非是 上曰爾職列大臣不能考議正禮既知罪姑不問初廣東人彭澤爲吏部郎以不檢黜乃實緣張璵得內降畱用以爲左諭德士論駭之至是太常卿缺獻夫以澤同枌榆補澤太常卿又有黃芳者亦廣東人獻夫以補南太常而彭澤之故識吳爵以吏胥由濮州判擢延平判人猶駭異獻夫又誤聞廣東僉事劉喬死遽以員外吳种代後知其不死乃擢喬爲副使附註又浙江叅政黃卿以骨鯁見銜於張璵而副使党以平温州知府丁璿皆善於璵獻夫阿璵意調卿陝西以平代卿璿代以平各得命旨相代去都給事夏言劾獻夫媚悅政府蔑視名卿黃卿党以平歷任未久丁璿貪聲大著乃因璵銜而調卿因璵悅而擢以平璿私其鄉人澤芳並爲太常而澤之陰媚爲最是以澤爲赤幟而籍天下之口獻夫任意行私犯議有四而璵擅易命使專橫難掩宜切責懲有 旨黃卿等俱仍舊官彭澤姑依新命今後用人務協公論已給事孫應奎劾獻夫私其鄉人洗光及澤獻夫乞罷不從八月時給事中饒秀劾給事中薛甲阿附大臣反噬羣寮明爲璵獻夫杜塞言路不忠章下史

部獻失知衆論不與乞罷 上從之十平六月召爲武選殿大學士初獻夫歸葬遣行人蔡穀召之還部穀及門獻夫入西樵山以疾辭 上復遣官趣之來朕將別用之獻夫始然道及抵潞河疏乞旬日攝養 帝知其意故有是命已而東愈事龔大稔奏獻夫在鄉強奪民山獻夫疏辨大稔罷去十一年七月吏部尚書王瓊卒 詔獻夫兼領部事獻夫薦王道張珩可大用 上命量予翰林春坊官十月御史馮恩因陳言悉數張孚敬獻夫右都汪鉉之奸且謂孚敬之奸久露獻夫鉉之奸不測又謂孚敬爲根本之慧鉉爲腹心之慧獻夫爲門庭之慧又謂孚敬鉉獻夫適子也恩孽子也焉有適子逆父孽子猶持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木 陶仲仁 晉六主

敬兄之理乞斬三奸以正不孝父之罪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 藏繫恩十六年四月 上幸南內召孚敬時獻夫共閱焉 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一章命各和復召遊觀西苑各賜酒食詩扇花 上製古樂府七言絕五言絕各一命各和六月罷本年卒贈太保諡文襄

夏言字公謹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人正德丁丑進士十六年任兵科給事中上疏謂正德年間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得 旨命杏華因疏 太祖開天建功元臣封公者六人封侯止二十八人 文皇帝時封拜亦不滿十餘人中官弟姪封拜之濫未有如先朝者實錄

構逆實逆瑾結情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陸閻魏彬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加都督都指揮者不下數十人今遵詔俱查革合行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凡正德年間巧立名色陞授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部覆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嘉靖二年以查勘莊田畢陳四事其一言各宮原無莊田以宮監與閭閻爭利不雅請以附郭改爲親蠶版公桑園其餘一切改爲官地歲收子粒銀兩戶部轉解分進各宮其二勸農奏討無厭請定爲中制量給其三言查勘各項田土俱退還侵占開豁荒蕪釀覆覈實之數一準新冊所司出給由帖以便徵收其四言山東河南奉例開墾之地多被奸徒投獻王府及勢家宜一切差官查勘禁革戶部覆議得 旨各宮莊田子粒銀兩仍解部年終類進項止照新田改爲官地不必稱皇莊皇親侯伯及在外王府除見年管業不動外以後不許受獻侵占民業禁革事宜如擬曉諭懲治其親舊處所禮部議處時傳旨以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錦爲錦衣世千戶管事言以大違祖訓爭之不報 年陞禮科左 年陞兵科都給事中八年改吏科命嚴河南巡撫潘瓚平潞州盜功奏青羊以險固宜剗壺關潞城黎城爲平順縣升潞州爲府從之六月溫州逃兵縛永嘉主簿脅通判強索庫金三千兩府衛不能制又海寇掠寧紹諸郡

浙東大擾而江陰寇侯仲金聚沙礪礪殺主簿言設都御史
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許控制九江安慶淮揚蘇松
從之十月雲南巡撫歐陽重嚴衛軍員伍者弊餉致眾怨譴譴
巡按劉臬劾之併及太監杜唐黔國沐紹勳上令重致仕臬
劾太過補外言疏軍卒一呼而撫按皆能紀綱法度人將謂何
賈生尾大不掉之憂唐季藩鎮跋扈之患所當預防上切責
之十二月北虜寇大同諸關本兵推左都王憲討之憲抗言峻
拒言劾之削籍九年言疏古者祀天於南郊祭地於方澤兆於
南郊瘞於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
壇之從祀合祀之不經乞賜集議以求至當上嘉納之賜四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八

計文

品服霍韜見言郊蠶議合疏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素朝政
遺言書謂祖宗定制不可改周禮為王莽偽書宋儒為夢語言
得書飛章劾之上怒韜懷奸蓄詐械送院議罪命羣臣條奏
郊典言又以各科缺人奏請補足本年以言為協院左僉都御
史疏言貪緣上責御史言辭不拜時甘肅有巡撫督儲二都
御史會巡撫乞休而寧夏亦缺巡撫部欲以督儲趙載兼之言
疏甘肅孤懸河外災傷叠見難容兩都御史寧夏扣去一千里
機宜無兼攝理宜以載巡撫甘肅兼督儲寧夏另推從之十月
勅修祀儀盛典以言為少詹事兼學士兼都給事中纂修十年
七月太常卿彭澤觀吏部左侍郎徐緒缺計去緒吏部以澤名

上上意屬言不允澤欲傾言會行人司正薛侃草疏云祖宗
分封宗室留親王一人司香名曰守城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
迎取入京澤見給歸以白張孚敬曰此侃疏夏言所草也孚敬
愕然澤復侃曰相君深羨趣上之孚敬密疏出言所畫上怒
逮侃召孚敬問狀對如初以試言問可否言對前星方耀此論
不可行上猶疑詐命出對訊言不知仍就列聽訊時右都汪
鉉司寇許瓚方杜門孚敬趣出助已首詰侃曰孰使為之侃曰
我自為之孚敬曰聞夏言主畫侃曰言不知乃彭澤云相君今
上耳鉉大噤曰言實主之何得謂無吾與爾矢諸神言不勝誣
大誓曰奸賊爾主此反以陷忠良也與孚敬同入奏聞者弗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九

刊大

各草疏上項之命逮言諭勿拷掠侃訊迫但曰言實不預見此
草惟歐陽德黃宗明及吾弟僑科臣孫應奎葉洪曹汴面斥孚
敬愴壬劾之孚敬乃奏逮德等及奎洪汴同訊侃備嘗諸毒乃
曰必欲扳言當矢諸天尚書梁材等知言不預明日彗出東井
上知言冤命司禮太監張佐訊之而令孚敬勿至訊所澤見孚敬
不至不敢復誣言侃對簿云鍛鍊非聖朝美事萬死惟侃為之
聖明為太傅所誤侃愚宜為澤所賣佐等以聞旨下言不預
知何為擊案喧詬念為誣陷所激特赦不問澤戍邊衛餘處分
有差本年陞禮部左侍郎未幾陞禮部尚書十一年正月上欲
復古大禘禮以尊德祖言曰祖廟固以德祖為始祖矣今又

爲大祫以統羣廟之主矣大禘之祭又可以德祖爲所由之
帝乎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既無所考如李唐之祖唐尤
屬不經臣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恭太祖始有天
下實昭代之始祖也 上深然之廖道南曰我明始姓爲顯項
之後宜祖顯項乎敬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顯項者失之謹惟
禘德祖爲當言復辯之不決復議秋殺大雩禮二月 上幸南
內睹世廟有感作詩賜言 上召韓臣議復古七廟太廟寢祔
如故惟度地以建羣廟言以地不能容即廟成而冠嚴佩玉循
迂曲之途遍歷羣廟日亦不足或謂羣廟可攝則終無對越之
時間日一廟則十四日方遍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四十五

給事中楊傑請加恩建文死節諸臣言覆諸臣誤國悖正文皇
所討俱新進未諳大義上怒其狂率原之霍韜與壽有隙劾言
與李允燭共爲奸黨受費完賄排擠劉淑相爲費宏請說增減
名實文憲謚犯 憲宗廟號應斬言辦云成周之世晉文衛武
我朝宋濂彭時諡忠宣許進恭毅所犯何居上慰留之 上欲
擇壽域奉皇太后謁萬壽山陵李時言郭勛等恩從言懷火延
助時俱燼言所收奏章五通焚翼日汎舟西湖上製賦命和言
失謝上責之五月上循先朝故事汎舟西苑李時郭勛與言侍
行主客郎中陳箴精膳員外楊儀銓司以劣補外言疏留之上
命仍原官順天通判費完凌轅府尹劉淑相相効完因及言上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四十六

上曰朕於天地百神皆正祀典而太廟乃不復古乎言惶懼從命
四月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舊典備載今土魯番
投檄幾二百人以索牙木蘭爲詞要賞不貲宜勅撫臣查酌定
數勿貪納款之名失禦夷之策上允之十二年大同兵變 上
用言議靖之十三年二月進少保六月南京太廟災 上欲更
建言曰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廟災皇天監德之意 聖祖
啓後之靈可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悅令南廟但周以垣時祀
從奉先殿十四年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
建文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 上從之幸南內召學
敬時鉉言助同遊各作奉制記樂賦獻上亦作一詩一序刊示

我朝開創止祀武臣仁宗以後雖無武功而治平豈無李之儔乞下廷議有功在當時澤及後世者以俟上令不許十七年十二月李時卒進言為華蓋殿大學士十八年正月加少師初上命言選官察以被劾中寢時言草草而歸至回鑾日方進上曰爾所職何事今日方呈草耶及案奏上不以賜印緘之上怒曰言自小臣不次擢用乃欺慢不恭日選官察不愜人望密疏不鈴賜印其歷年論劾印意終未遂言奏聖劉皆親履宸翰印記特賜褒嘉乞仍賜臣願上曰言既實君命不以自呈必有壘壞禮官其括進革勲皆少師以尚書致仕言乃括送禮部行至潞河召還為少傅復入內閣二十年大計有參政王慎申以江西督學見惡於言銓司置之落級旨下竟削籍八月以議皇太子為其母服誤上罷之十月奏禦虜十四策且曰臣甫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之寇不敢避嫌上曰言既有忠謀何乃堅於自適復命以少傅入閣二十一年言以九載考滿特進上柱國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宣大總督翟鵬奏請遷餉言謂繼祖買積芻粟尚存豈得遮贖令嚴之因罷鵬官華總督七月日食時上以香葉巾皮帛履賜言不受上怒之令開任二十四年十二月復召言入閣門下士有諷之勿出者言不應二十七年正月言以位望居嚴嵩上再入大不相得而錦衣陸炳嘗為言所持因相結以圖言因山崩之異疏言言銳開

遷啟慶禍不可測言從中主致候國是上心動言力辯不聽命廷臣集議謂言輕信謬計擬旨復奏上怒奪師使以尚書致仕時仇鸞知上言言銳謀國不忠往年延慶定遷失律行賄萬金介蘇綱通言得免鎮撫司鞫上具如鸞語及逮言至上疏自理為嚴嵩所陷刑部以議貴議能言上怒當銳所犯符同律言妻蘇氏請代死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噫遺之十月竟斬於西市言家適辦博果於有為文章政事卓有可觀以驕傲致禍後詔復其官顧鼎臣字九和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弘治乙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未幾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再轉春坊諭德歷十餘歲世廟即位之六年以病痊起復原職首被知遇簡侍經筵日講進翰林院學士上慈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經史鼎臣因進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上注聽嘉悅諭輔臣曰鼎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為正心之助上廼親灑宸翰自註釋心箴又註視聽言動四箴及製敬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立碑鐫刻五箴以示學者上又曰洪範一書於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實為親切今鼎臣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為務學求治之助復慮詞訓繁多命鼎臣撰次節略以進舊例每寒月免講上以洪範未終篇乃不輟講詔免鼎臣常參專直講讀上奉先聖

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室而數 御西室召鼎臣等十臣令敷
奏經義鼎臣撰中廟首章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
功化之極不可安於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殿成
命輔臣及鼎臣坐講周書無逸篇七年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
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桂九年命掌府
事十年陞禮部右侍郎十一年晉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禮部
尚書俱掌詹事府事尋加太子太保兩被 旨教庶吉士於翰
林院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鼎臣始也戊戌八月 勅鼎
臣以太子太保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眷遇彌隆被
賜 宸翰經籍銀幣玉帶麟蟒飛魚之服多不可悉紀已亥三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十四

杜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 車駕將幸承天
勅鼎臣居守京師鼎臣條奏軍國重計七事 上悉從其請 賜
印記一其文曰經緯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
重寄宜欽承之鼎臣不諳事體多出告示爲士夫所訕笑明年
感疾久不瘳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計聞附太保諡文康遣行人
護喪還鼎臣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奉其祀大同軍變請誅止
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
使賑卹而鼎臣生長東南見財賦日蠹民力日屈則三稔矣焉
但素行不檢屢經給事中丘九仞等劾訕晚歲履政府不能有
爲奢淫縱樂以終其身云

廬山字惟中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幼以神童名世治乙丑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退居林下十餘年博稽羣籍印正於心正
德十六年進侍講學士署南京翰林院事嘉靖四年陞國子監
祭酒七年陞禮部右侍郎八年轉左十年改吏部左本年陞南
京禮部尚書十二年改南京吏部十五年改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掌院事本年出理禮部事十六年九月應天進鄉試錄
嵩與大學士夏言劾共策問郊祀語多譏訕且同考官不書名
大不敬 命逮典試江汝璧歐陽傑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許應試嵩又摘廣東試錄語多不經聖謨帝怒混入無別稱
陳白沙倫遷岡等號非君前臣名之義文詞詭異尤甚 上怒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十五

梁

逮巡按余光詔獄餘行巡撫卽訊十七年通州同知豐坊言宜
建明堂尊 皇考爲宗以配上帝嵩言明堂闕丘皆以事天今
大祀殿應古方位明堂不必更建侑享之禮詩傳云人成形於
父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唐宋莫不由之錢公輔司馬光又
主祖宗之有功德者今以功則宜 文皇以親則宜 皇考若
稱宗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上以示夏言言不敢對 上曰明
堂秋享宜奉天殿行之 皇考稱宗烏在其爲不宜嵩乃言考
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 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
納之秋七月上以太宗功同開創當稱祖以別之高曰古者祖
有功宗有德漢有二祖皆以開造我 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

焉稱祖聖見允當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者唐十一世而九室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合祭同位今 皇考孝宗宜同一廟蓋四時之廟猶爲獨親 太祖卽位 仁祖以布衣享天子之祀 皇考可獨缺乎奏下臣工僉然 命各擬廟號進上十八年四月 上幸太峪山召高論曰大峪地勢空濶豈如純德山完美謹奉慈宮南附以禮書護從時御史桑喬劾高選譯字諸生皆以賄成高之罷 上曰卿疏云今日爲人臣者皆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獨勞此言已盡不必更辭可盡心贊理以副簡任科臣胡汝霖復劾高飾詐強辨有傷大體 上令大臣勿得自辨十九年雲南巡按湯瑜劾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十六

高爲桑喬所論不思自咎佞詞巧辯謂贊議明堂忌譚南幸爲諸臣所嫉以揚已功激聖怒高之可論若選譯字生宗藩陳乞入賄始覆齋詔官役亦索重賄收買童女歌舞或時價轉沽非宗伯體報聞二十年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以重賄僞嵩謀襲嵩爲題覆已得 旨選者得其籍以問鞫實言史各成逸時永壽王庶子惟億與嫡孫懷禧爭立賂嵩亦爲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臺臣因劾高奸貪狀 上曰表相惟億令所司覈之嵩妄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八月進少保兼太子太保二十一年八月以原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機務科臣沈良才劾嵩貪淫僭惡南科王燁御史陳紹等各疏劾不報二十二

年三月嵩以陵工完請以清明日詣陵行春享禮從之時閣臣翟鑒以位望先嵩構卻科臣周怡言大臣有動色之言則下有攻闢之禍鑒嵩憑藉寵靈市恩修怨在閣則違言失色見 帝則私陳背詆安能協恭以事上而風下 上曰怡謂羣臣不和負君兆禍良是第立心訕上謂朕不能和德於上耳下怡獄會吏部言鑒嵩囑託事 上皆不問二十三年加少傅二十四年晉少師十二月夏言以原官告歸 嵩讓居首二十六年科臣馬錫劾戶部尚書王杲御史艾文 嵩司賄收納銀色不足 上下果獄科臣厲汝進等劾嚴子世蕃等有請託宜竊治嵩疏汝進欲以贓污蟻臣故借臣子世蕃巧詆 上批汝進等意欲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十七

釋杲杖貶外二十七年時貴溪當國位嵩上大不相能又錦衣陸炳嘗爲言所持銜之遂深相結以圖言因山崩之異疏曾銑輕議復套開邊啟釁言從中主致誤國是 上心動言力辯不聽令廷臣會議奪言師傅以尚書致仕復逮言至當銑所犯符同律會虜人宣府寇居庸嵩乘間言虜以復套故報復不休 上怒竟殺言蓋異寃云二十九年 廷試唐汝楫係太宰龍子以嵩力得占一甲第一人情大駭四月刑部尚書劉詔會都御史屠儵大理沈良才奏王聯以死囚奏許誣罔繼宗詩詞無誇訕嵩許云認以同里故黨繼宗 上曰既頌美何云湘竹英星廷杖繼宗與認俱削籍以嵩對制平獄公忠可嘉命兼支大學士

俸刑部郎徐學詩言外攘在修內治而內修在正本源大學士
嵩政本也陰險貪黷內結勳貴外比羣小機械足以先發制人
勢利足以廣營自固投隙乘機足以立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
強辯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門失私
交密會令色甘言足以結人歡心而滅其口舌論之者往往陰
中於陞除考覈之間如王燁陳瑄謝瑜童漢臣者皆 聖恩所
寬而今安在哉 上以乘機報復下獄削籍三十年正月錦衣
衛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夏邦謨承受賄指通賄狀
上以鍊在縣不檢被調自揣考察黜肆詆沽名捕治爲民九月
上諭嵩悉改仇黨所置戎政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八罪 上怒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十八

其狂率謫之兵部員外楊繼盛劾嵩顯政十罪一謂嵩偃然以
丞相自居二謂以擬旨竊弄威福三謂 陛下有善卽播之於
衆曰自我成之至刊 御劄以掩君上之治功四謂擬旨皆于
世蕃與義子趙文華共議縱奸子之僭竊五謂令孫效忠妄冒
邊功以歐陽必進總督平江伯陳珪總兵黃如桂巡按吳泰首
功得錦衣千戶六謂逆黨以貪虐論革嵩薦居大將及將敗始
排之以飾前愆七謂虜入內地嵩令丁汝襲勿戰恐敗不可掩
阻誤軍機八謂郎中徐學詩科臣厲汝進以劾嵩奪官謫降又
以大計報復專黜陟之大柄九謂吏兵選除以賄爲低昂故將
官多股削有司多貪酷十謂嵩諂媚以事上貪污以率下天下

化之以守法爲固滯以彌縫爲通敏廉介爲矯激奔趨爲諂達
壞天下之風俗又有五奸以濟此十惡 陛下左右皆嵩之間
謀故 陛下之愛憎言動嵩皆預知逢迎奸一以趙文華爲通
政疏至皆先上副封王宗茂疏截之五日方上爲嵩之鷹犬奸
二懼緹騎緝事則與帥結姻奸三畏臺諫有言非出其門并通
賄者不得與徵取而登拜差發則飲宴餞遺有愛憎則授意論
列緘默苟同者皆得華顯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
四嵩慮部臣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才望者結納之鰥介者斥
逐之是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 陛下察其奸或召二王使
之面陳重則置之憲典輕則令致仕 上命執訊何爲引二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十九

盛曰非二王誰不畏嵩且二王懼敗家事當盡言耳 帝杖之
百論死時歐陽必進奏辨嚴効忠冒功狀下兵部世蕃自具草
遺武選郎周冕令奏之冕以聞 上以冕挾私逮獄三十五年
十一月 上諭元輔嵩年逾七旬免廷賀惟入直西苑賜腰牌
蓋異數云三十七年正月御史路楷勘上去秋虜犯應州總督
楊順率胡鎮等擊敗之乞敘順等功以失事委之守臣乞治諸
臣罪盡反前奏顛倒是非蓋嵩父子主之也三月 上以邊報
告急財用缺乏以問嵩嵩言今帑藏雖匱然天下之財大有可
通變足用者若革冗裁費追補折解呻吟間可得數百萬顧司
計之臣束手無策不能措畫請下令羣臣各言生財之略會議

承行臣聞大同鎮守怯懦而督撫不和外間咸謂巡撫易
直下戶部兵部行之時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劾總督宣大侍郎楊
順賈財冒功損威受侮巡按路楷受賂欺罔尚書許論雷同附
和 上以問嵩時來之疏是與非與嵩對順在大同亦曾任事
近日右衛盡力支持但處夷婦一節初焉周章解京既又取回
要黃台吉縛送丘富富未得而本婦逃此順之罪其意恐恐事
端殊不知與之亦捨不與亦捨所據果失當故言官風聞論之
其路楷受賄有無未可知順指俱當革任但今虜事方急順宜
姑戴罪防禦格華任所劾事情行勘問 上曰時來之言未可
盡謂聞風即夷婦可例之聞順亦常才將既更督者當同之今

填發萬家爲文管家方祥爲武管家採木劉伯躍提督趙文華
侵盜官銀歲時浸潤藩臬諸司効尤 上怒令究主使俱謫成
烟瘴萬乞罷 上優詔不允時大同右衛圍急 上以問嵩
欲棄之難於發言以本兵知彼中事對許論爲難詞欲 上自
棄之 上爲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將吏卒保無虞六月時給事
中劉祐劾福建提督阮鶚十罪 上命械之嵩言於刑部尚書
鄭曉爲之解請薄其罪 上怒解黜爲民八月嵩言近大同頗
熟銀一兩可得米九斗於此時發銀糴買備下年軍餉一倍可
得三倍之利若延至春米貴銀三兩纔得米一石今年右衛可
鑒也從之九月 上因薊鎮專事徵發不行練兵致兵馬缺弱
因問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人建白嵩對祖宗時只有調土兵
赴各省殺賊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七年始調許太卻求
領邊兵殺流賊繼而江彬統宣大邊兵扈南巡識者謂使此輩
輕京軍單弱必生驕橫隨有大同叛軍之變禍實 此庚戌後
逆鷺奏遣御史分往各邊調兵入衛每歲十八枝鷺自領防護
京陵未曰守薊鎮也至何棟奏練兵未完暫借二枝待練完即
撤後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擺又將遼東全鎮盡調入關以致
賊乘虛入遼搶掠一空調邊兵又由此始年復一年調之不已
由薊鎮邊備廢久因循今 聖諭及此仰窺 睿恩深遠矣
上以光祿寺歲用三十六萬疑有乾沒下禮部問狀以諭內閣嵩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一

賈

對祖宗時光祿寺除未豆等項徵解本色外歲額銀二十四萬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貯四郊典工曾借至數十萬節年加添至三十二三年用至四十萬近減至三十六萬先年茶飯及上供膳品各減省其花費欺隱可知臣聞自光祿寺弊端而大者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實收究其真偽一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或事已完而尚支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今須令該寺將節年歲用之費冒濫之件明白具奏悉加釐正既光祿寺括一歲費出之數上之內列上膳及皇壇供品上復以無細開之數且皇壇之用并日辦品物俱是朕前銀兩不係該寺國朝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一

賈

宴禮部萬壽伯祿部宴曰臣前蒙支二俸龍祿踰涯况該寺缺乏尤宜節省上溫詔聽辭舊支二俸及宴已從部請如靖遠伯王驥例歲給祿米一千二百石本色八百於太倉銀庫關支折色京庫支詔可二月萬壽昨令御史覈光祿寺儲糧二月之間省銀二萬二千二百餘兩計歲可省十七八萬然在直諸臣日賜酒饌三章計銀二兩餘臣等各有常祿常供請悉停罷上曰卿等奏省自近始准日減三之二四十年二月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監言即同不食上以禮部不合救護禮科失參住科首俸餘奉俸半年嵩言乃部臣之罪不當專責言官上曰卿此言敬天慎禮正法之謂本在尊官科首改罰兩月餘有之部罪姑記閏五月夫人歐陽氏卒上賜葬祭遣官護送時嵩子世蕃不欲歸嵩以情言謂已老耄一日不可離世蕃上待旨留侍養不必守制令伊孫鶴護歸嵩辭謝上曰卿宜以國事為重勉抑哀情嵩因言謹遵旨留侍不敢任官報聞時工部歐陽必進已改左都嵩令吏部題缺會推欲用所私上怒曰雷禮見任尚書何又更用私人令太監黃錦取工部本批看雷禮掌管十一月萬壽官災上以成祖受命之地諭內閣徐階此地不可一日延必作新仰承天命且謂此居朕安處二十二年非乾清日驚恐比令示工部拆舊命黃錦擇近殿房與尚書禮宿直督工嵩大言曰無命而宿大內無旨而拆除何大膽若

此文書房日出上命乃語塞復諭揭我取某日與工部司可禮親督高回奏 上矚其情惡之四十一年二月 上急工尚書禮請分工責成以高孫紹庭巡緝高謂不派伊孫工請以男世蕃協理 御批孫已巡緝又加何差伊男避吉務且日疾亦不宜工作當自惜焉因勝訪 上不聽會工完 上令開効勞本上高批該部查例來看 上大怒問嚴嵩我朝燒香宮幾次五月御史鄭應龍劾嵩子世蕃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一聞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選法大壞市道公行主事項治元以萬二千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三千二百金而得知州以司屬末職其賄若此卿尹方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三四

岳又何所涯浹交通關節者不下百人而子鶴鴻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甚年世蕃之腹心士夫稱為鶴山先生每賄年率十取其一遇高生日輒獻萬金僕价尊大奢侈若是主當何如嵩田宅遍南京儀揚以僕嚴冬主之怙勢肆害民怨入骨猶有異者世蕃居憂狎客曲宴擁姬歌舞日以繼夕為鬼神所厭扶其目鵠侍祖母喪有同奇貨騷擾需索諸司望風奉承民窮財盡實由於此請斬世蕃首懸之高竿以戒不忠不孝罷高以清政本 上曰嵩小心忠順祇順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久矣却一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有司歲給祿米一百石疏內有名

人犯送鎮撫司拷訊先是 上聞世蕃居喪淫縱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得幸 上神之一日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為箕仙言嵩父子弄權 上疎嵩日親大學士徐階廷臣多知之故應龍疏入稱 旨下世蕃等於獄謫戍雷州四十二年南道御史林潤初考選時以貌陋鄒懋卿鄙之不得與選以千金于世蕃得南道及嵩收欲以自別托袁州府推官郭諫臣廉其事會入謁奴匠單僊塞不知畏諫臣銜之據拾其侵占強橫以告潤奏之指為謀逆命潤逮之至京法司擬以謀叛處決籍沒株蔓及於一省嵩削為民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三五

許讚字廷美河南河南府靈寶縣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毅進之子也進生八子伯曰詔鄉貢士次誥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諡莊敏次即讚次記詩工部主事次詞鹽運使次誌青城尹次論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焉讚生穎異弱不好弄十歲通戴氏經力學強記平時手不釋卷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五明年舉進士戊午授大名府推官以明法舉職有夜殺人者取其首去比曉劉姓者負薪告諸市途拾其血刃置新中邏者執以告拷掠之遂誣服讚獨疑之曰豈有手刃人而不秘形跡者乃榜市曰劉某殺人已服罪有能得其首者重賞遂得殺人者一訊即服乃釋負薪者郡稱神明焉方士妄以妖言誣讐家詞連開州民李志且旁引十餘人

李志素俗者讀曰志且寬矣況濫及其他乎執捕細究已而方士果坐誣死壬戌徵拜陝西道御史乙丑以疾歸正傳入爲御史戊辰襄毅公入位冢宰以例改翰林院編修闕璉王鈇鉗織士類襄毅素不附璉璉銜之遂矯旨罷襄毅莊敬公全州判官讀調臨淄尹庚午丁襄毅憂璉誅起復陞浙江僉事孝豐寇湯毛九集衆陷城邑乃分地畫籌元兇就擒戊寅陞副使巡視海道會宸濠及兩浙戒嚴藩募丁壯扼險要待之民恃安焉已卯改山西提學校士先理道而後詞章每試畢必進諸生於庭下論身心之要晉人士自是斌斌焉知向道矣辛巳陞四川叅政西陽土酋構兵累歲不能平往出數語折之二酋皆服兵罷靖癸未陞按察使平反冤獄脫死籍者數十人甲申陞浙江布政使乙酉轉左布政使浙賦繁重吏胥緣爲奸乃摘發其尤者置於法宿弊無藏焉一應織造顏料發銀府縣擇大戶給領限完不由本司其府縣文移註爲號數循序散給杭人有許不解担之謠丁亥陞光祿寺卿瀕行以羨銀三千付汪公鉉汪私歎不已至比之於楊公四知旣而陞刑部右侍郎尋爲左侍郎時勳貴郭勛恃權寵擅繫巡官取充戍人犯爲密諫所論劾下刑部鞠之勳貴人恃勢無敢決者讀上疏曰明法所以重王章申天討也今不能行法於貴近可爲尊朝廷乎上特允之獄乃成戊子陞本部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讀上疏曰

分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衷請慎茲大典先是揚州商袁英者武廟前侍錦衣指揮施恭佑權璫章彩之勢矯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聞屬訊理權者日偵伺鼓釁爲挾持計讀不爲動竟奏恭重典梏徙重原李糾挾詐張皇親不遂奏張空斷萬壽山龍脉諸違法事及奏內閣并即置官員數十人受張賦計數萬公辯析其賦諸臣賴焉當是時復有總旗相虎等奏太監張永弟指揮張容交結輔臣楊遂菴潛通賄賂軍人李福奏太監崔文姪都司崔昂誣騙商價大壞鹽法合餘羅佑奏張祿交通內臣陳德范果等混賴沒官贓物及勦衛徐光祀威力制人生員張紳目薦大臣監生錢瀚妄議朝政薛侃迎親舊之議詹啟鈺銓部之詞皆事關國紀讀悉據法獻之不少徇庚寅改戶部尚書河南軍餉舊允於大名府小灘有奏改他鎮者讀曰利不百不變法乃今增役創置勞費且十倍勿改便又有議今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最者讀曰預備既有倉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斂勿從便會諸省類報災傷公條議救荒便宜因條鹽法在減價革勦罰量地免搭配以寬報邊之商餘鹽不過正數下商免其附帶以制餘鹽之濫兵部議與甘肅中讀三十萬兩讀曰兵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及論戶部供億海戶冒濫宗室祿米十餘事俱報可御史郭弘化疏請止採珠公

且覆以憂矣變憫民窮廣 聖心乞 俯從其請太監奏各馬房香火地土不敷供支乞照舊增添四十頃公指撥循例積弊請 旨戒飭竟未增一畝凡所規措務循舊例數報罷新議曰毋徒徇名貽害也壬辰以二品考滿應子俱爲國子生甲午聞高太夫人病疏乞終養不允令給驛歸省高卒哀毀踰禮十五年丙申吏部缺尚書 廷推數人 上皆不許特召起之候服闋蒞事既至乃上疏決滯滯公薦舉復久任停無故改調之法抑奔競濫陞之習 上皆嘉納丁酉六年考績加太子太保已亥冊 大禮成加少保扈從 聖駕南巡疏節程途以保 聖躬 上褒答勞錫之舉人盧綱許知府孫存張一厚詞連部院

廣可厭者擬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爲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前後薦起十餘人善客人過釋私怨或以言犯公如南科給事中曾鈞等以其資深敢言不次敘陞其甄別流品南北各定所宜除日一下人人稱平方面以上或以儀通問舉人監生謁選或由私徑營美缺必當衆發其私竟抑壓示懲每大計吏治雖憑考語猶跡行履若官常素守爲上官所刺必留之存心險詐干清議雖考無貶詞不曲貸甲辰春考察外官有一二巧宦竊虛稱公欲懲之都院不從公指而言曰今爲公等開此人異日害人誤國爾善類雖悔無及後果如公言丙辰以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乙巳 太廟成加少傅歲冬銜公者復起柄政意欲搖公公嘗以盈滿爲懼連疏乞休忤 旨令閑住歸出賜金遍惠鄉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孔廟山川壇歲旦暨 聖節必扶掖北嚮稽首祝賀不少廢疾革謂諸子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卿吾以涼德受 主上寵甚渥知甚深故數履危機卒賴保全今已矣爾輩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達卒年七十有六讀歷官五十餘年晚荷隆遇凡大典禮多 遣命將事其錫予飛魚服銀狐彩帶及白金綬幣不可勝紀讀德性溫粹意氣凝定坦夷康樂而涇渭不淆直率徑情而寧謐無窮蒞官翼翼小心以不欺不怠爲主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

憑臆決每過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同者注錄於心不拘
疏逃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
量之舉司公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足人德之子
姓祇嚴訓閉門息言無敢以私入僕從穿短衣如農家粧士夫
義公家法不釋口平生寡慾於古稀之年猶作細楷政暇閱經
史典籍老而不倦所著有松臯集續集諸史私論五經臆說諸
曹奏議若干卷卒贈少師謚文簡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三

清江石潭有聲詞垣璧皆師友切磨二公每語人口是當鳴世

張璧字崇象湖廣荊州府石首縣人祖子言由進士歷廣西僉
事父維舉鄉薦歷山西叅政璧蚤擢省闈屢試南宮不利益肆
力問學晝夜探索備寓京邸起居服食人所不堪時學士劉五
才也辛未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文望益起甲戌乾清
宮災壁上修德勤政講學三事壬午世廟龍飛首開經筵璧
進侍讀每進講器貌端肅儀矩偉然敷陳古訓明聖剴切時司
寇林見素以事待罪璧講君使臣以禮有耆德舊臣當加敬禮
之語上爲之改容四年六月內陞左春坊兼左諭德出典南
畿文衡六年十月陞侍讀學士管撰文官誥勅兼修御札充經
筵日講官欽賜四品服色七年十二月丁父憂九年八月接服
十二年五月復除翰林院侍讀學士照舊管撰文官誥勅兼修
御札充經筵日講官十四年主考禮闈五月陞太常寺卿兼翰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三

三

林侍讀學士堂管院事十五年九月欽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佐理部事日講等項照舊十六年二月陞本部左侍郎十八年
二月奉欽依兼詹事府少詹事三月降俸二級庚子南京大
宗伯員缺詔下廷推至再凡得四人以請上特授璧庶幾
自持於凡宿弊剪除而振飭之二十二年癸卯召還禮部適議
建太廟羣論紛紜璧酌議以對制遂定欽天太醫院學士允
員順天鄉舉舊多冒籍璧奏嚴去五十餘人宿弊一清二十三
年甲辰會內閣員缺璧與河南許公讚一時並用進兼東閣大
學士二十四年加太子太保頃之病瘡不能視事上遣御醫
診視中使齎賜粥米牲豚諸物存問疾竟弗已卒於宣里第享
齡七十有一璧德性醇厚器宇凝重恂恂與物無競天下稱爲
長者期其大用以弼成休養傳大之治而溘然以逝士論惜焉
自講筵迄於拜相其間白金文綺銀瓢錦袋及經籍之賜多弗
可悉紀累荷遣祭分獻代拜陪祀之命而賜見皇太子於臨
保室尤爲異典云卒贈少保謚文簡

張治字文邦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其先出江右永新自公高
祖播始徙茶陵公之未婚也母譚淑人夢大鳥覆雲下朱顯玄
吭編羽止其庭忽縮化入姪已而驚寤公父伯誠曰此鶴祥也
將不有徵乎齡年公生神采異特甫七歲擅墨成巨字稍長偶
辭對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構所及者知非會稽董豫大奇之

徑白督學官補充州校弟子員學官示以經書大旨即曉諭及諸史百氏靡不綜貫發爲文蔚如也及鄭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劉坦齊李西涯匹耶正德丙子舉於鄉丁外艱庚辰舉南宮第一州有龍化湖舊有識云龍湖坵榜元出公嘗憇而樂之因號龍湖及計偕北上湖忽驟瀾龜裂果符應是年車駕南狩辛巳始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文息營充養益盛五年起授翰林編修會兵部主事霍韜奏稱兩京堂上官及翰林臺諫履任半年各舉一人自代公以知人爲聖哲所難請改官便養且曰道苟可行則兼田委更不爲約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爲豐識國朝列卿紀

者知其志存經濟不徒文章致身也七年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養善公以未滿考地封格於例願守舊職待封疏再入上特昇封不允辭益異數焉其冬奉冊使榮藩歸拜譚淑人堂下不數日譚粹疾不起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紹紳先生以大義勸之適起尋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餘風並崇彫琢日入於弊公崇渾樸浮時稱爲得人十四年同考會試十五年重書寶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篡臣逆命絕譯貢乞師征討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略者令宣諭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

不煩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以往公喜盤錯自矜乃躍然應詔曰丈夫志在萬里如安南如履堂與耳詎料守一職爲章句儒耶未行有言小夷非兵不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復主南畿試南士益知所宗不迷趨向明年拜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召改吏部右侍郎公遇事斤斤自信收斷決銳然以持正自明升黜爲大務及計吏治貴人嫉忤已者欲擠之持不可竟不能奪惡人趨競有京朝官解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下且甘詞申款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矩唐汚人之詩耶其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瓦合於持正自立爲世積斥者雖疎遠必欲延致之屢薦於太宰不以爲嫌嘗薦一二謫官太宰擬常調公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何以勸後太宰悅從之時直隸中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効罷不下千餘數少能以一告全者公言於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命著爲令二十二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事二十五年提督四夷館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於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長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委習爲之少也

庚吉士每喻以立身大節其爲學期備古識世務不墮應奉有

一二浮靡不自振濯對泉稍摘不少恕故諸吉士多知省改二十七年拜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八年二月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南渠奉公入閣預機務夏四月又命公與南渠及大宗伯徐少湖咸直禁中未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珍物亡算公遭際聖明日夜憂思納善道以興太平誓不營私不好法不阿權貴有拘俗以贊通及以倖徑干者嚴詞峻拒不假色遜自是諸司肅飭者憚憚焉縮其贖承平日久中外戰士離落車馬凋弱又連年饑兵樂棄未乾公憂已虛公對當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轉輸旦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思以爲痛癢而慮慮其可久乎及見士風凋倒如水決防而

四日章宰長安西第嚴公命子治其喪先是公在任夜夢乘鶴遊戲飄飄若出九閩覺而占之曰斯吾始歸之祥也始將反化以歸乎已兆之矣計開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少保諡文隱公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實自見雖博學君子以文學爲下科雅不嗜尚間著於文若詩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奮嘗奉詔修續會典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更胥故牒并條例無稽不提綱要其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之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死馬今昔殊紀漫不可核與吏部雷考功郎夜分商確欲以事始爲糾後之舉廢爲目昭聖制於上附臣下建明載其節略以備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既汰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時其他如稽覈數辦歲供考虛實之類毅然以身行之竟尼格不果立朝持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能屈然胸中無畛域不喜爲逆億又不宿怨有犯而不校之風平生引薦善類如嗜飴然拯厄雪誣雖忤時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所爲多與願違至年僅六十有二及究蘊蓄以沒平生奉制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不出乎正脫腐遠俗歸古典則凡存稿若干卷

呂本即李本字汝立初號南渠晚更期齋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系出宋中丞諱之後諱孫億始居新昌八傳至貴義始居餘

姚子德王當 國初定籍以聲訛為李遂姓李至隆慶三年始
疏復姓呂公幼而岐嶷謝文正公一見奇之曰此兒峭健有氣
力異日遠到倍我遂留讀書於汝仇湖命子學士不課之與鄉
公絢諸公爰同業世以是稱文正為知人嘉靖甲申謝學士攜
之北上鉛山費文憲一見大奇之留與子同學乙酉歸以儒士
高第試於鄉不第充弟子員戊子以遺才舉於鄉已丑游太學
大司成魏公校少司成林公時咸器重公壬辰第春官西回進
士出身是歲之十月 肅皇命李文康選吉士比 上聞卷見
有淵封不密者心疑和報罷編修程公文德請 親試於文華
殿乃得呂懷等二十一人公與焉 上嘗問李公曰吉士誰可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卷之十

三六

大用者李公以公對當是時 肅皇已識公名矣比散館留為
檢討乙未充會試同考官持節封 汝寧潁川二王便省其太
夫人暇與其門人講經義根極理域絕當途之文其冬奉楊太
夫人如京師丁酉充 經筵展書官校對 列聖御製文錄戊
戌充 廷試掌卷官已陞南國子司業當是時翰林外國子而
遠南畿次及者不欲行言於李文康請汝立願往文康召公面
問焉對曰百官惟 朝廷使耳理無自擇且吾師在弟子雖南
猶宇下何爾遂取遂拜而南所歷大司成關中馬公汝驥安福
鄉公守益懷安龔公用卿南海黃公佐金華程公文德五公者
迭用寬鑒而公濟以中和所育材以千計人人自以為得師至

其正講席定序單傲情修絕倖謁至今著為殿式王寅公以考
滿當赴京留太夫人於家太夫人病瘳公侍湯藥不能去左右
以簡書故不得已一北上而歸踰歲不赴官同官促之遂適孤
身之官會 太廟成因捧表入 賀覲太夫人於家公時業
者戊戌至於公人詔以為最公而公無幾微止於色公之期
益重已乃改右中允視南院篆中允與司業皆六品得過考再
滿赴京五月改左中允掌篆八月 上命公及右侍善吳公山
典試於順天公首命題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稱 肅皇
錄文一一手疏又甚典 上大善而字標之竟篇乃已於是彌
心嚮焉丁未充 廷試受卷官戊申陞南京祭酒隨改北已酉

卷之十一

三七

內閣請益置輔 上命廷推時推擇冢宰聞公淵等六人 上
誌其事百十口不下 特簡南冢宰張公治及公 命以少詹
事兼學士入閣辦事公疏辭不允居閣中附閣無事不欲過優
巡手檢故應作館閣漫錄續修大明會典充總裁官隨 召直
無逸殿賜銀兩彩幣庚戌充 廷試讀卷官取桂林呂公調陽
禮部上恩榮宴圖擬公坐次分宜擬坐於三品上 上特命
於二品末蓋三品旁坐二品上坐 肅皇優禮備極而折衷典
禮之精如此其秋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會大府通
張羣臣請見 上御未壽宮特目本與閣曰二卿久失相見禮
公與徐公各致辭謝公因條禦虜之策 上稱善傳諭舉行虜

退後復上言前昌等處暴骸可念乞掩埋賜賑以收人心又乞整飭營兵以善後圖上趣所司議行辛亥禮臣請建儲上問公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以正國本國家東宮諸王年十五則選婚制也願東宮諸王異禮今二王已長讀書選婚正其期亟宜正名如禮臣請上以已酉春事爲難已酉春事者謂莊敬太子早世爲不利於儲也公又言天授元良自有定數不可以槩論上置之是歲考察京官上問考察及邊事公條對且言連日風竄虜情巨測要在豫備爲急時咸寧侯驍用事虧餉都御史商大節分其軍大節訟驍上怒謂秋防近而巧推避下詔獄及法司治當輒公言大節可原

明朝列朝紀 卷之十 壬午

律稱調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者斬而上議大節不過謂推避耳不宜常臨陣失機律不納驍又言虜且入寇請身領京兵禦於內而出邊兵待於外又請載軍糧以自贖恐虜因糧聽將士食民禾公言調邊兵以衛京師也而今待於外臣不識營何意軍之所至有督餉存而復載糧行徒滋煩擾古之善軍者卒擅取一物立斬而欲縱軍掠稼尤非所聞也又議與虜市兵部爭之急上問公公對曰虜日變不可以互市狎也今徵兵四集正宜決戰以挫狂鋒彰天討不可任其要挾徒示弱於是上決意以戰守爲事十一月以平其賊錫銀幣羊酒及人口一疏謝云逆妖伏法功莫効於贊襄賊獲隸官

賜幸同於勳戚故事有賜奴功臣無及大臣者及文臣特恩也因陞禮部尚書兼官如故王于禮臣上二王冠婚儀以東宮未定不敢請出府乞暫舉於宮中上曰諸王出府成婚例也豈宜於宮中公對曰先年五王出府以名位等他日皆當之國故爾今冊禮未行事非前比處分不可不慎上曰可分別令一體禮成詔以八月吉出閣講讀九月選婚是歲有詔許大臣僉直禁中者得乘馬及船侯驍敗更定戎政癸丑再議戎政擬議多出公徐邵被水饑民相剽劫疏請大司農議賑司空議漕渠上嘉納之又言春明景和二王宜及時婚如留內則保護便此天下臣民所瞻仰且儲貳未定而居外使人貼危先朝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故主上體勢增重而尊安今骨肉唯二王耳聖躬不可不慮疏三上報曰卿所慮皆不足鄙人無能勝天其俟後命徐邵河塞請遣官祭河岱沂金龍廟等禮癸丑上納給事中朱伯辰言議築外城且曰不四面非王制也公言築外城亦一勞永逸之計今先築南面併力可完此天下財貨湊集所亦足以杜非覬矣他東西北三面俟更議可因進助工銀兩上報允而城竟止一而允其冬上言臣奉密對屢以建儲爲請聞歲淹久未即命允公內外臣民謂此大事置而不議臣等何以辭責請及開歲諏吉舉行上不報甲寅以外城成歷一千中書舍人八月加太子太

明朝列朝紀 卷之十 壬午

保進文淵閣大學士遺視 天壽山還秦言山水衝決之故復
廢一子中書寧安公主葬選子弟可都尉者 上命送無逸殿
屬輔臣元輔推公往取李和時司禮已受賂別屬奏上竟用和
丙辰充會試考官時家宰缺 上命公暫署不秦事奉 旨上
勿推又令公分別內外大小諸臣為三等以聞母畏自候公言
外吏之考察比於在內小臣衆多臣亦不能周知皆可勿考惟
大臣者小臣之侶也敢不奉詔 上許之迺悉錄兩京部寺科
道及在外督撫等官次其去留以上百僚罔不感服者 上曰
輔臣本暫署鈐務奉公忘私甄別既明宜加恩獎其加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餘如故丁巳 殿門災又新作 明堂各進助

工銀兩秩滿一品三年考賜鈔錠羊酒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
廢一子入監讀書給予 誥命八月加兼太子太傅賜蟒衣銀
幣餘姚民夾江居江北有城然多圯江南人十倍城中而無城
倭至其誰與守請於督撫胡公宗憲檄郡守視之諸少年更以
爲厲已也倡衆以譁焚公所聚材數千章公聞之歎曰吾以衛
民而人反誑我難與慮始如是哉其未奉 成命采乃令子元
及正郎邵公德久侍讀陳公陞凡居江南者二十餘家共疏於
朝得 俞旨而城成譚者更來德與縣三老相豆公於龍山事其
徐少師新城記及袁少保生祠記中已未充讀卷官得清河丁
公士美庚申一品六年滿官子中書兼支大學士俸予 誥命

賜羊酒鈔錠公請移已封贈本生曾祖父母 上並給不穆八
月加少傅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建 二王並居外邸前發
善郭希顏疏請建帝立儲廟 上怒見法公密奏曰 皇上萬
壽無疆而小臣稱建帝死固當雖然 二王並居人各爲其上
矣希顏請令一住京一之國語亦當省且 上嘗謂天倫之序
默定已久第鑒已酉之事爲愛元良不欲冊其今若因其序而
或留京或遣國則人心自定亦可無庸冊也 上大感悅十月
諭內閣景王府成已數年何久不今之國卽示所司舉行當是時
肅皇諱言儲言者輒不測二耦相疑矣揣摩窺伺者不少而公獨
以危言衷論悟 主上光啟隆萬之治功不細哉辛酉五月楊
太夫人卒邸中 上念公銜恤不可留給傳符遣行人護行仍
賜札存問公束髮升朝十七年超拜相相十三年遣祭方澤者
社稷者六祀先師者七分獻南郊者四讀禮之後遇 朝廷有
大慶則修賀遇大典則修助居鄉以賦庸獎澤方主清丈均則
平徭之議鄉民受其利祖墓之在新昌及餘姚者皆修葺之置
祭田因梓里後進不識陽明先生良知白黑乃構書院與王公
畿及趙公錦時往復歲萬曆癸未公年八十守臣以謝文正公
諡稱增德偕年 朝廷特命撫按官存問月給米四石歲六
名丁亥六月七日卒年八十有四撫按以聞 賜祭九壇遣人
行營務贈太傅諡文安性夷粹醇厚平居無疾言進色觀人無

少長齊禮不修人之鄰故內外無惡好施于內外親睦皆一節者無不受其賜戊辰邑饒出國粟千石為賑時緹騎貴寵求饒公公謝絕卒免於後之批繩文章春融渾厚所著有期齋集奏謝稿館閣漫錄等書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四

詹事府敘

夫詹事秦官也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二傳其太子家令丞率更僕中后衛率等七詹事後漢省詹事而太子官悉屬少傅魏復置詹事晉不置自咸寧大安以來又置歷宋齊梁並總官朝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至唐復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內外眾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又置少詹事一人以貳之歷宋而下並因之我朝初建大本堂延名儒以教儲官與藩王此東宮輔導之始也洪武元年乃設輔導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勲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又改贊善為贊善大夫設贊讀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儲官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於是諭以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意遂止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十四年三月丁未設左右司直郎十五年置左右二春坊設大學士又設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各衙門無管攝置詹事院以統屬之二十五年七月丁未改院為府定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首領官主簿一人七品錄事三人正九品二十九年十一月壬

戊戌增設屬官清紀司諫通事舍人二人從九品改錄事亦爲從九品其堂上官與翰林院官互兼職事而凡講讀纂修考試等官皆與本院同坊局雖各有印然事則詹事統之自永樂十九年定鼎北京以後南京詹事府不設官止設主簿一員然詹事之爲言省也給也省給太子之家詹事之職於內外事皆無所不掌少詹事則貳之丞則掌文書以贊之通事舍人掌通講贊贊禁令之事主簿掌勾者錄事傳達其詹事輔導日聖祖有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且論老成人動有勲則舉用賢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蓋見聖懷宏遠昭如日月使任是職者有愧名德不有負於此官矣乎今詳各官年表於後其行實見於事紀其勲德及著者表爲列傳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二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四

國初詹事府詹事年表

李善長直隸定遠人功臣洪武元年以左丞相兼詹事府詹事封韓國公四年致仕
唐鐸直隸鳳陽人功臣洪武二十二年以兵部尚書致仕
義兼四川巴縣人進士未幾二年以吏部尚書致仕
金忠浙江鄞縣人儒士未幾二年以兵部尚書致仕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三

國初詹事府詹事行實

李善長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元末兵起從太祖渡江平定天下歷中書左丞相宣國公兼太子少師洪武元年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上曰通聞中書及都督府議擬元舊制中書太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豈可取法以太子爲中書令乎乃命詹事府取東官官制觀之曰朕今立東官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勲有典則夫舉用賢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善長兼詹事仍兼以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四

官之意及輔成之道二月善長率禮官進郊社宗廟議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時大將軍徐達方伐中原上復遣都督康茂才率兵參同進取命善長祭告江河漢濟之神五月上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善長留守京師軍國重事皆決焉八月車駕還京師善長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官制部設尚書侍郎中員外主事各有定品以分理庶務至爲要職十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司朝賀東宮儀二年正月奉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定翰林院官制二月丙寅詔修元史命善長爲監修乙亥奉詔立皇陵碑四月奉

詔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八月定大祀受誓戒

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及守禦有功諸將三年正月議出師征沙漠三月議定朝臣服色悉准所授散官四月定官民書札儀式禁華民間名字有犯先聖先賢大國君臣并漢晉唐宋國號等字者議置司農司開治所於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二員從之五月奉制給存恤之祿以奉國初所設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無俾失所六月奏禁淫祀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先祖若鄉屬邑屬之祭則里社郡縣日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五

青詞亦不許塑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降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與民無惑志詔從之議定文武官朝服之制七月元史成賜文綺及帛是秋善長病上召汪廣洋爲右丞相時左丞相楊憲恃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放肆爲奸上命羣臣按治之憲伏誅十一月壬辰大將軍達等平虜師還明日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大封功臣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叅軍國事食祿四千石賜誥命鐵券仍賜文綺及帛一百疋時封公者六人善長其首也是冬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善長

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動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思廷臣與宮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 上與陶凱論齋戒當致誠因言善長等口人之一心極難檢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失所以常自檢心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齊整心志對越神明善長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四年正月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地若干頃守墳人百五十戶佃戶一千五百戶餘許中書省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六

高麗

唐鐸字振之直隸鳳陽府虹縣人自幼有遠略初守涿州庚子從 上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除中書管勾出知延平府洪武三年召為殿中侍御史四年正月己亥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謂鐸等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皆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鐸對曰臣聞元朝遣使宣撫初出之時四方驚動及其至也畧無能為民為之語曰遣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迅雷去若敗鼓至今羞之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也未幾復出知紹興府七年陞刑部尚書本年改太常寺卿內艱家居

賜食半俸十三年服闋轉兵部尚書十五年遷諫議大夫十七年

四月己丑 上謂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同故其言有邪有正

正言務規諫邪言務阿諂諂言近於忠諛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

謗言則聽日聰而謗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知益明而佞自絕

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為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謙佞自遠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

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諛諂

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尋以事左遷監察御史十八年陞右副都

御史十九年復陞刑部尚書十月兼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

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

審情辭用事者因而非禮虐虐 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

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假

煉耶而乃非法如是愈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

理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

人咸愛之 上嘗曰都御史詹徽掌刑部事鐸二人性行不同下

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

不異羈囚亦不得肆其食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

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

陷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滿朝

鐸重厚無疵又謂撫而無為一切文移討稟皆舞文弄法愚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七

王貴

賄賂公行鐸無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德海濤者以為愚人之不古有此邪二十一年奉 旨凡中外臣民犯罪有大誥俱減一等科論本年復改兵部尚書 太祖諭鐸曰各衛所軍有逃故者令本管編成圖冊送兵部照名行取不許多差人各府勾撥州縣類造軍戶文冊遇有勾丁按籍起解其民匠充軍者月支米八斗牧馬軍士支一石及後復令民丁邊軍操練者月支米一石二十二年四月丙寅置詹事院秩正三品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傅而李綱之徒直言正議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六設眾務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八

無所統領兵部尚書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本年致仕二十五年起詹事二十六年兼太子賓客二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四月癸未 上謂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天壽卿與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師以為言使知所警毋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惓惓如此臣雖老悖敢不奉命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恭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綏蠻獠

事竣還京三十年卒於京年六十九鐸重厚縝密不妄取于太祖起兵即在左右每以故舊遇之雖僚屬罪數連鐸 上念鐸篤行皆不問故始終保全云

蹇義字宜之四川巴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累官吏部尚書永樂二年冊 仁宗為皇太子命義兼詹事時師傳皆勲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益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義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 命輔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 行在餘悉啓聞處分義熟於典故又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九

而事賴以濟 賜詔以其官秩封贈三代滿九載 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 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有 詔起復請北京謝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十八年詔定鼎北京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間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陞黜之義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便當與者具奏行之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進少保詳更部 命忠字世忠浙江鄞縣人洪武末年靖難師起以儒士入見命署紀善遂從征伐歷陞工部侍郎永樂二年累官兵部尚書

令兼領詹事府詹事忠事 上敬慎小心每被顧問無不言退

未嘗泄以是益見禮遇而委任益篤焉輔導儲君以正其身持

言無不盡尤見優待遇同列論事徑情直發不肯持兩端依阿

更虛已服善兵部機務繁劇嘗推讓同官之賢能其或一事失

常則必自引咎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忠異意者其人亦

他善未嘗不稱也尤好獎掖善類士有得一官而往見者必戒

之曰國家待士厚所望為民造福耳所至一以濟物為務聞人

出片言語涉暴刻輒慨然色變博於史學每論當時成敗治亂

之故娓娓千數百言不竭其源委折曲如身親觀之者十三年

卒於官年六十三訃聞 上為文祭之有曰殫竭心膂克勤夙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四

夜小心慎密始終無間 皇太子為文祭之有曰能盡乃心知

無不言助益多矣又曰老成忠厚方資之為輔而遽沒焉觀忠

君臣之際始終一德生榮死哀亦可為奇遇云贈少師諡忠襄

詳國初兵部

紀卷之十四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五

詹事府詹事年表

吳中 山東武城人監生永樂二十二年以刑部尚書兼

向寶 江西進賢人進士永樂二十二年

黃福 山東昌邑人鄉舉永樂二十二年以工部尚書

俞士吉 浙江象山人鄉舉洪熙元年

郭璉 直隸新安人國子生宣德元年以吏

胡濙 直隸武進人進士宣德四年以禮部尚書兼任

習嘉言 江西新喻人進士正統十四年

儀銘 山東高密人官生景泰三年以兵部尚書

陳文 江西廬陵人進士天順元年任兼學士七年

李泰 順天香河人進士成化三年任兼

彭華 江西安福人進士成化十五年任兼學士二十

丘濬 廣東瓊山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以禮部尚書兼學士

費閏 直隸丹徒人進士弘治三年任兼

汪諧 浙江仁和人進士弘治四年以禮部右侍郎

陸簡 直隸武進人進士弘治七年任兼

謝遷 浙江餘杭人進士弘治八年以內閣領事兼侍讀

程敏政 直隸休寧人進士弘治十一年任兼學士加禮

傅瀚 江西新喻人進士弘治十二年以禮部侍郎兼學士

學府事十三年陞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穆

吳寬	山隸長洲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以吏侍兼學士掌
張元禎	江西南昌人進士弘治十七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忠
楊廷和	四川新都人進士正德元年任學士本年卒
劉機	順天大興人進士正德二年以禮部侍郎兼
梁儲	廣東順德人進士正德二年以吏部尚書兼學士掌
劉忠	河南陳留人進士正德五年以吏部尚書兼學士掌
白鉞	直隸南宮人進士正德五年以禮部尚書兼學士
靳貴	直隸丹徒人進士正德五年以吏部侍郎兼學士掌
蔣冕	貴州全州人進士正德九年以吏部侍郎兼學士
毛紀	山東海陽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兼學
卷之十五	
李遜學	河南上蔡人進士正德十二年以禮部尚書
劉春	四川巴縣人進士正德十六年以禮部尚書
石瑤	直隸藁城人進士正德十六年以禮部尚書
賈誅	河南臨潁人進士嘉靖三年以吏部侍郎兼學
吳鵬	直隸長洲人進士嘉靖三年以禮部侍郎兼學
董玘	浙江會稽人進士嘉靖四年任
張學敬	浙江永嘉人進士嘉靖四年任兼學士五
桂馨	江西安仁人進士嘉靖四年任兼學士六
徐縉	直隸吳縣人進士嘉靖六年任兼學士
溫仁和	四川華陽人進士嘉靖六年以吏

霍輅	廣東南海人進士嘉靖六年
黃綰	浙江黃岩人官生嘉靖七年任兼學
顧鼎臣	直隸崑山人進士嘉靖七年任兼學士加禮部尚
溫仁和	詳前嘉靖十七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諡文忠
霍輅	詳前嘉靖十八年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諡文忠
陸深	直隸上海人進士嘉靖十八年
張邦奇	浙江鄞縣人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以吏部左侍郎兼學
張潮	四川內江人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以禮
費家	直隸山陰人進士嘉靖二十三年以禮部尚書兼
孫承恩	直隸華亭人進士嘉靖二十三年以吏部侍郎
卷之十五	
歐陽德	江西太和人進士嘉靖二十九年以
孫承恩	詳前嘉靖二十九年致仕
程文德	浙江永嘉人進士嘉靖三十二年以吏部左
閔如霖	浙江烏程人進士嘉靖三十四年以吏部
李璣	江西豐城人進士嘉靖三十四年以吏部右侍郎兼
郭仆	河南人進士嘉靖三十九年以吏部尚書
董份	河南新鄭人

詹事府詹事行實

吳中宇司正山東東昌府武城縣人洪武戊寅由國子生授詹事府詹事賜以白金綵幣賜誥命褒崇推恩及其親考洪熙乙巳扈從東宮至南及回上賓大宣宗廟登寶位命董獻陵事賜養優渥既竣事以久違先皇奏乞歸省上允之賜以路費馳驛而回未逾月復召還京嬰疾上遣醫調護命中使賜以珍饈疾愈持節寧府行冊封禮適交趾警報及堂二司事兵部尚書陳洽累疏乞福復鎮遂驛召還京上命仍領布按二司事累官少保南京戶部尚書詳南京戶部

向寶字克忠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庫部試員外郎累官通政使奏改應天府尹請廣西茶焙甲申復前職庚寅降兩淮通判未幾訟繫南京乙未有復職命督運漕餉併總督漕運材木甲辰八月仁宗即位驛召還以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翌日入謝陞右都御史階資善大夫未幾復命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五

四

四

兼詹事府詹事特賜楮幣半酒實饌雖屢見挂抑而志於有為到官不數日即條陳八事以進其一曰錄用勳舊二曰設置諫官三曰選舉賢材四曰簡練將帥五曰責重有司六曰考覈吏員七曰監生資格八曰疏通鈔法其言皆懇切有裨時政上命次第行之宣宗即位之初以南京都察院缺人特命往蒞焉餘詳南京都察院

黃福字如錫山東萊州府昌邑縣人洪武甲子鄉貢授項城主簿累陞金吾衛知事戊寅陞龍江衛經歷是歲上章論國家大計超陞工部右侍郎壬午調左未幾陞工部尚書掌文紐布按二司事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驛召還京父老不忍舍去

泣送於塗者千萬人至遞道不能行及抵京仍為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賜以白金綵幣賜誥命褒崇推恩及其親考洪熙乙巳扈從東宮至南及回上賓大宣宗廟登寶位命董獻陵事賜養優渥既竣事以久違先皇奏乞歸省上允之賜以路費馳驛而回未逾月復召還京嬰疾上遣醫調護命中使賜以珍饈疾愈持節寧府行冊封禮適交趾警報及堂二司事兵部尚書陳洽累疏乞福復鎮遂驛召還京上命仍領布按二司事累官少保南京戶部尚書詳南京戶部

俞士吉字用貞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人洪武丙子鄉舉授兗州府學訓導革除中拜南院監察御史壬午年文廟入正大統

改廣西道監察御史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未樂四年生事謫為辦事官尋復原職命賑卹兩浙饑荒五年回京降襄陽知府十五年陞山東左叅政洪熙元年召為詹事府詹事未幾宣宗即位改刑部右侍郎詳南京刑部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五

五

四

郭璉字時用直隸新安人國子生永樂初年為戶部主事以勤敏為文廟所知歷陞福建叅議山東叅政俱有政績五年進工部侍郎督湖廣武當山宮觀十九年命安撫江西考察官吏二十二年改吏部仁廟嗣位命兼少詹事宣宗登極命掌詹事府四年進吏部尚書詳吏部

胡濙字源潔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革除庚辰進士授兵科給

事中遷右給事未樂元年以奏對稱 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以訪異人爲名 命巡遊天下還朝陞禮部左侍郎 仁宗嗣位聞曾有密疏疑之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宣德元年召留行在禮部進尚書四年己酉命兼詹事府事夏五月扈從北巡時常民有豪橫者既抵於法悉以田宅賜之五年庚戌 宣宗一日召湊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酒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奏比年糧餉多稽差部屬官動數員民擾事誤湊得重臣則民安而事集 上曰爾等試舉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等若干人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復言湊等侵越殊不知 上惟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五

六

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辛亥命兼行在戶部事八年命同楊士奇等遊西苑倚任益隆每宴見 上虛心問曰卿有何言得其奏章即施行之時有芝產於公署人以和氣所召英宗踐祚惟圖任舊人待之尤厚凡軍國重務皆與聞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每考績必有養子甲子乞致仕 上以其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已巳 上親征北虜命留守京師會 車駕北狩 邸王嗣位進太子太傅詳禮部習嘉言名 以字行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人未樂戌戌進上改庶吉士時留翰林者惟嘉言與吉水周敘尹鳳岐高郵童瑄上海楊珙華亭陳詢六人授編修餘皆授諸司官有差官德間轉

修撰正統初與修 宣宗實錄三年書成陞侍讀五年陞南太常寺少卿七年改太常十四年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爲人沈毅莊靖爲 上所眷重嘗進封六事皆切時政每有章疏悉嘉納之景泰二年卒所著有尋樂集

儀銘字

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人以恩廢入太學擢戶科給事中改編修正統三年陞本院侍講侍 邸王講讀五年陞

邸府長史景泰卽位以潛邸恩陞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南京禮部尚書三年召改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及廣西奸人黃竦議易儲立見濟易 憲宗爲沂王加太子太保卒贈太師諡忠襄詳兵部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五

一

四

陳文字安簡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正統丙辰進士第二名授編修丁卯年 英宗簡翰林之臣十人俾進學閣中文與其刻一日修撰商輅侍班 上諭學士曹鼐曰商輅着展書宜選一人爲對再選得文乃允尋命侍經筵陞侍講少保高穀薦陞雲南右布政凡益官便民之事靡不興舉丙子冬入 覲至京師以卓異旌丁丑春還會 英廟復位紀元天順間問文何在近臣以實對遂陞廣東左布政使以丁內艱不果赴戾賓驛召至京特拜詹事府詹事兼學士仍食從二品祿懇請終制弗允乃就職屏朝罷入侍 東宮講筵退與諸儒臣議所以勸講之方後沃貝多奈未春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參預機

務詳內閣

李泰字文通順天府香河縣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間遷左春坊司直郎兼編修再轉右中允 英廟復辟改尚寶司丞兼編修既侍 東宮講讀轉侍講成化改元陞侍講學士兼 經筵官尋侍 文華日講預修 英廟實錄三年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未幾進詹事兼職如故五年卒年四十三 賜祭葬贈禮部侍郎太監李未昌泰之伯父也正統中掌章奏有寵泰為其後初應鄉試京尹進錄 英廟問左右李泰中否見其名甚喜及官翰林頗知向學矜已自足性狷僻與人寡合而所與者則相朋比汲引士類是以薄之

國朝列卿

卷之十五

八

毛主通

詞林記云予讀小說家見唐有皮思謙者冒中常侍魚朝恩之寵登尚科歷顯仕未嘗身為其後復居賓客如李泰者也嗟乎翰林清要貴重匪宿儒不可以斯人踐斯地豈非子殿國師齊之辱乎

彭華字彥實江西安福縣人景泰甲戌進士第選庶吉士七年修家字通志成授編修天順元年奉使 靖江王府還戊寅與修 大明一統志八年 憲宗嗣位入侍 經筵成化三年

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功遷侍讀四年戊子充講官五年進日講八年擢侍讀學士攝詹事府事賜金幣十三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翰林院學士 孝廟出講儲宮華首講大學華掌

院事十五年用內閣萬安薦詹事仍兼學士十八年 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講儲官加從二品祿二十二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預機務詳內閣

丘潛字仲深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七年授編修天順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三年進侍講學士五年丁母憂九年復職十三年陞翰林院學士本年陞國子監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進大學衍義補 上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 命錄其付刊行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詳

內閣

卷之十五

九

陶純

費閻字廷言直隸鎮江府丹徒縣人成化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丙申充經筵官丁酉遷國子司業丁未轉左諭德仍理司業事弘治元年陞祭酒 孝廟初開經筵充講官 車駕視學賜坐講彝倫褒諭宴賓士林榮之二年直日講改少詹事兼侍讀修 憲廟實錄三年書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越月擢禮部侍郎卒詳禮部

汪諧字伯諧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以春秋舉順天京闈被革歸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庚辰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壬午授編修成化丙戌同考禮部會試丁亥 英廟實錄成以纂修

功遷修撰 賜宴及白金文綺襲衣丙申滿考擢右奉坊左
德丁酉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右庶子戊戌侍 孝宗
讀於東宮己亥以母艱去壬寅復任丙午典南畿鄉試丁未奉
詔授翰林諸吉士素是年 孝宗即位以侍從恩擢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掌院事弘治戊申請奏將本院侍講等
官并內閣書寫誥勅等項署正等官會同內閣學士考察奉
旨吏部會同翰林掌印官考察尋開 經筵承 勅充講官庚戌
典禮部會試時方修 憲廟實錄為副總裁辛亥疾作在告三
月上疏請停休給不許每時節珍味即賜於家書成勅陞禮部
右侍郎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附嘉議大夫 賜養九厚壬子
國朝列卿 卷之十五
復上疏辭乃許之仍 詔疾愈當復用自是獨處一室右臂猶
持杯作書間為文以應購者皆不失恒度越九年卒於京年六
十八贈禮部尚書遣尚書徐公瓊 諭祭仍給驛歸其喪 命
有司營葬事諧簡重寡言笑儀度整潔博弄音樂皆絕不好事
母孝當家中衰力供甘旨竟貽祿養喪居枕塊得痺疾終其身
與人恭遜嫺友有急輒加關貸漢陽知府蔡洪濟客死時邸其
孤博涉強記尤達經學門下士經指授多取科第歷閣情密每
典試事輒稱得人所著古文歌詩醜藉有法有言 集卷千卷
藏於家慮事周密晚益慎密雖居官久不涉世務優游終樂間
為疾疾所困而卒論者多深惜之

陸簡字康伯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先贊金氏祖任奉化訓導
徐宜人夢吞絳桃覺而生簡於奉化學舍生甫六七歲聰穎出
類為奇對語意卓犖聞者知其不凡父為戶部郎中與吏部尚
書莆田陳公俊同僚因遭從學居數月陳辭曰公才異才吾不
能為若師也還歸入郡庠為諸生天才駿發不可制復從郎
中公於京師遭徐宜人喪扶柩南歸自滬及河七十里徒
跣號泣足破血流不自知觀者益奇其少年學行不可及成化
紀元服闋舉南畿鄉試第一明年上禮部人為尚書姚文敏公
所鑒賞 廷試中一甲第三名 賜進士及第始奏復其姓授
翰林院編修與修 英宗實錄年才二十五是歲叔弟任刑部
國朝列卿 卷之十五
主事卒於京邸憫其幼子弱女移疾乞恩護其喪歸葬家居三
年不出其學益宏以粹及郎中公得謝養母從北上時 憲宗
垂意稽古禮文之事 命館閣儒臣重勘宋子綱目時應制詩
賦無虛月簡所進多稱旨未幾詔取宋元兩代史續綱目遴選
史官十四人簡在選中總裁少保彭文憲公一以元史付之元
史修於 國初僅七月而成事多舛復簡受繁要於闕閣
為力最多以九載考績陞侍講丁酉春續編成世宗有諭
德 孝宗在春宮講讀官八人簡與其一與子應 府卿
試癸卯丁郎中公憂襲事已即闔門謝客城南有地龍阜治
別墅讀書其中因號龍阜子而題其常所居曰治齋大率慕述

以爲謫補錄爲已任宋季元兵寇城時刺史趙普等九人死其難者秩祀典乃言有司立忠義祠以祀之又以蘇文忠公卒於常亦欲立祠不果值 憲宗上賓修實錄至則 孝宗即位以輔導舊臣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經筵官又命簡等四人日直便殿三年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時王牒久未編纂復 命領之癸丑春主考禮部會試七年甲寅上念侍從之勞特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八年卒於官贈禮部右侍郎年五十四簡天才超邁姿貌秀偉苦不堪世故其輔 儲極奉 經唯長吏局必盡心力實錄垂成而十館所修不能歸一簡等四人受委總勘彪分彙次始克成編主考南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五

十三

試得人爲多至於議禮論事必歸於至當有所不合正色昌言人莫能奪與人交緩急周至尤樂汲引後進觴弄笑談終夕忘倦爲詩文力追古作縝密峻潔一字不苟尤致力於諸經手自校勘至疾革猶朱墨不離左右有文集數百卷但恃才不日檢晚益矜誇自負當達到既久滯不顯多抑鬱齋志以沒論者謂其氣益萬夫蓋志大而術疎云

謝遷字子喬浙江餘姚縣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歷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僉德谷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 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官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 經筵

奉 勅爲 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庚戌以省親請 上嘉其孝聽給驛往且 賜金帛爲道里費辛亥 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冬十月母節宣人卒其年簡菴公又卒計開蒙特 恩賜葬祭乙卯春 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時猶未終喪八月服闋赴京疏請不允且陞詹事兼秩如舊蓋 皇太子將出閣讀書欲重儲闕之任以簡爲之丙辰 命主會試所取多知名士是歲累有儲闕之憂簡領賜丁巳 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甫開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詳內閣程敏政字克勤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徵之諸程皆出陳開府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五

十三

儀同三司重安郡公靈洗至敏政曾祖杜壽坐累謫戍河間居三世至父信始以河間學生舉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既貴復還休寧十餘歲隨襄毅公叅政蜀藩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之朝 英宗召試出題命對曰鵬翮高飛搏扶搖之九萬敏政云龍墀獨對陳禮樂三千 上首肯之且喜其拜起如老成人 命賜食詔館閣試之即日賦 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授筆立就文未終諸閣老翰長嗟異之暨進呈 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俸時大學士李陽春賢安成彭時學士嘉興呂原中元詩光劉珣皆當世碩儒皆就之講授李公尤愛之因妻以女嗣冠軍

進士中成化丙戌科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同修
宗實錄已丑同考禮部貢舉時欲刊布 大明一統志洪武正
韻資治通鑑綱目皆同校勘正韻先後出有二本一為永吉宋
濂序一為待制吳沈序乃請以沈序者為定本議者欲除去新
安汪氏綱目考異事已施行乃請大學士彭時以汪氏考異多
本於朱子不宜除盡請 上稱制臨決就於綱目之上隨修正
其舛誤彭公從之尋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如宋石守信王審
琦不預陳橋之謀周韓通李筠李重進書死節開寶八年李煜
降始罷分注書正統張世傑死之下始書宋亡之類皆出其手
書成遷左春坊左諭德且以宋藝祖太宗授受大事也當時史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五 四

臣不能詳記遂乃啓千古之疑乃取宋李燾宋史長編元史臣
歐陽玄等宋史本紀以為正而考訂發揮之餘黜陳涇胡一桂
之繆別著宋紀受終考三卷乙未春 廷試進士充受卷官俄
詔侍講經筵尋兼 皇太子讀講未幾丁襄毅公憂服闋入朝
丙午秋主考南京鄉試丁未 孝廟踐祚敘進官臣遷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時 茂陵工將訖詔議
憲宗皇帝升祔當定祧遷之制 孝穆皇后神主當有奉享之禮
太傅英國公張懋等上議以 德祖比周之后稷 太祖成祖
同周之文武俱百世不遷宜奉祧 懿祖一位別建祧廟奉藏
歲暮則奉迎 神主祫祭於 太祖之廟 孝穆皇后比周之

姜嫄及宋之章獻章懿二后皆別廟奉享宜於奉先殿旁近宮
室改別廟太保襄城侯李瑾等復上議以為宜於奉先殿 憲
宗神主几筵之右別設幄殿以安 神主勅內官監於宮中相
度吉地候明年春營建別廟奏 上皆從之俱蒙出其手弘治
戊申同修 憲宗實錄尋詔敏政率其屬侍 雅王講讀及
上將視學時禮儀簡略不稱 詔議儀注敏政倡議預齋一日加
帛一段樂設不作改分獻為奠從之初開 經筵詔侍講仍日
侍文華殿講讀 上初即位雅重講幄儒臣呼先生而不名嘗
因講罷 賜講官冠服敏政得金織緋袍一襲金帶冠履各一
慰勞甚至徽州府儒學訓導周成進治安備覽 詔有詳敏政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五 十五
摘其中多竊宋趙善瑤自警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或襲用其
標目或全剽其語言然此之猥不及彼之精況以治安為名而
不及君德心學謂秦商軼有見於孔門立信之說則又踵王安
石之故智其息異端等說亦非板本塞源之論鄙俚而無雅馴
之言迂妄而非經久之策 詔以成狂妄置不問責還其書時
詔議從祀孔子廟庭諸賢上疏曰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皆以祀
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
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
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
於天下萬世則其廟庭脩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

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若非其人則豈唯先師之神不肯顧然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矣若戴勝身陷賊吏子為賊徒劉向喜誦神仙方術謂黃金可成不驗下吏賈逵附會圖讖以致貴顯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注風角等書班之孝經論語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取老莊之言以為易注王肅女為司馬昭妻佐昭篡魏杜預所注止左氏集傳其守襄陽則招剋以饋遺洛中諸貴破吳則盡殺江陵譏已之人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不小而議者謂能抱遺經轉相傳授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遺經者若左丘明

國朝列卿

卷之十五

十六

鄭文選

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爾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論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自甘於效尤曰先賢亦若是爾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請黜戴勝等八人祇爵罷祀而加后蒼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及考孔門弟子見家語者頗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資成註廟碑畫多選瑗林放申根三人刑爵論語注疏謂申儀在家語作申儀史記作申儀重複無稽一至於此況索隱子路以沮

孔子而孔子嘗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故雖嘗問禮諸家皆不載之子弟之列秦冉顏何疑於字畫謬誤臣請於張寬位號宜存其一索瑗冉何放宜罷其祀請進隋王通宋胡瑗加以封爵列之從祀且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以傳道配享坐於堂上而回之父無繇參之父皙偁之父鯉皆坐食廡下恐諸賢於冥之中未必安於心也宋大中大夫永年伯程珣嘗不附王安石新法而二子顯顯實接道統之傳獻靖公朱松嘗不附秦檜和議而其子嘉實集道學之大成今宜以祀國公顏無繇蔡蕪侯曾哲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及程珣朱松配享啓聖王叔梁紇俾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國朝列卿

卷之十五

十七

鄭文選

先是臺臣論奏請進賢退姦且各有所指敏政之名在所進中由是素忌者有逐之之意矣俄御史魏璋以曖昧之言中之詔致仕有勸其自辯者敏政答書謂歐陽公朱文公當時各遭讒謗時歐公在執政故力可辯文公在庶寮故不可辯恐反遭鉅鍊故耳况上有老母下有弱子邪既歸讀書休寧南山中若將終其身焉耶中陸容給事中楊廉進士夏某錦衣千戶葉通先後上書訟其冤上悟召還將赴召有以書止之者敏政答書以為自古聖賢固不以不仕為高亦不以苟就為得雖伊川之嚴重剛毅至於復官之際無所辭焉誠以義之所在擇之宜精而非顧一己之私者也可辭則辭可無辭則無辭一出於誠心

直道是乃聖賢爲己之學豈以流俗之議爲之前却也若君
遠臣不得不辭晦叔世臣不得不起豈非當時亦有輕重於兩
公者而伊川以義斷之若此乎至於文公被召必遜南軒被召
必行者亦皆遠臣與世臣之義不同也僕雖不敢上擬申公甫
軒然世受國恩無不同者僕之心事自知其明向以安庸大
與世忤果若人言則雖投竄不足以塞責荷主上大恩但俾
歸田里今一旦復其舊官雪其幽枉若稍優容則疑若出於僉
憫不平之餘恐於大義有所不可入謝之後或驅策之難前或
職業之難稱則如伊川所謂受一月之俸然後隨吾所欲者是
誠在我豈敢塵公議而自取再辱哉惟明者亮之既至職任如
故命教庶吉士於翰林院尋遷太常寺卿仍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掌院事兼修玉牒時有上書請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
者詔下廷臣會議上疏曰臣竊考程氏遺書朱子伊洛淵源
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然無疾言遽色及其學成而歸程子
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一傳而得豫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
以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
上溯淵源而太極之義關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士曉
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義則龜山傳道之功
不啻矣當崇寧之世京輔柄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
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爲

聖言不復知有言訓借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
配享廢其新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實權
臣以正邪憲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朱子
謂龜山之出惟胡安定之言最公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
半然請講於龜山若文定私淑於龜山若朱張咸在俯會之例
獨其師有傳道衛聖之功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爲闕典今以
龜山踰於從祀列東廡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宜矣其應封
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從
之尋丁內艱杖護歸鄉與襄毅公合葬會詔修大明會典
召爲副總裁疏乞終制許之十一年服闋入朝未至轉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陛見後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會典副總
裁仍掌詹事府事侍東宮講讀已未春主考官試未揭榜給
事中華泉劾其有齟齬賈士下詔獄敏政疏請致仕且引咎
自責乞釋果以全諫臣既而獄上亦以諫官一時風聞無迹可
指而同列林廷玉再疏劾之敏政曰有識者皆知泉爲妄吾所
以不深辨者顧存大體爾今言不置是豈欲但已也乃請與廷
辯廷玉果語塞坐罪敏政致仕未行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敏政秀眉長顙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爲一代宗臣天
稟既高而又上游伊洛淵源深探而精擇嘗考合朱陸二家始
之所以異而終之所以同爲道一編其造詣槩可見矣侍經

筵久每進講稿終必有規諫諷切深至 上每欣然聽約喜接士大夫不以貴自倨不以才自負升其堂者屢談不厭叩之者不能測其涯涘雖遭多言至於逮繫言動如平日未嘗有幾微不平意新安之篁墩以多竹故名且開府舊賜第廟食處也唐廣明中巢賊嘗經其第與已姓同者則不動民懼其戕害乃遷就之改篁爲黃公成化間省襄毅公歸考於國朝詢於父老惡其以忠臣故第爲逆巢所汚乃復爲篁墩因以自號故所著有篁墩稿續稿三稿新稿共百二十卷行素一卷編類 皇明文衡一百卷蘇氏檇杌若干卷道一編六卷藏賢奏對錄若干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民錄十五卷修定程氏統宗諸四

然矣噫克勤而懼此悲夫
傳瀚字曰川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進修撰成化間 孝宗出閣命兼司經局校書左諭德兼檢討充 經筵講官及 東宮講讀官時方上 孝宗 政使得侍經筵漸進講極言汰冗官本衙之不爲動 孝宗

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克 經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 上每注聽焉三年憲廟實錄成進累官太常卿兼侍講學士弘治六年遷禮部右侍郎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僉舉尚書倪岳瀚言倪之才何可窮之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爲國違恤其他及金谿徐公瓊進尚書瀚轉左侍郎徐凡事多倚成之司屬按呈必自問曰傅先生以爲何如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入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庭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亦當從祀瀚言二子若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已未知貢舉俄因廷薦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裁庚申進禮部尚書計禮部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六

詹事府詹事行實

傅瀚字曰川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進修撰成化間孝宗出閣命兼翰林院侍講書選左諭德兼檢討充經筵講官及東宮講讀官時方士李孜省爲通政使得侍經筵漸進講極言汰冗官李銍之不爲動孝宗嗣位以舊學思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經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上海注聽焉三年憲廟實錄成進官太常卿兼侍講學士弘治六年遷禮部右侍郎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僉舉尚書倪岳瀚言倪之才何可寬之國朝列卿紀卷之十六

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爲國遑恤其他及金穀徐公瓊進尚書瀚轉左侍郎徐凡事多倚成之司屬按呈必自問曰傅先生以爲何如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入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亦當從祀瀚言二子著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已未知實與能用廷薦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同總裁庚申進禮部尚書詳禮部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吳寬字元博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生有異質未冠時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寬獨博覽羣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資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有真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寬以舉不列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選時以御史董學南薦以爲教道之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旋被選侍孝宗於東宮十七年秋滿進右諭德孝宗卽位以舊學進奉坊左庶子弘治三年預修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六年擢吏部右侍郎七年丁憂九年補原職十一年轉左十三年命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掌制誥仍侍武宗於東宮充會典副總裁十六年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仍典制詔及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爲範養先生而不敢字每東朝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誦之武宗在東宮學少閒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公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中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

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建議者謂元儒
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 詔廷議之寬言從祀亦觀其
有益於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則楊雄馬融皆不廢今獨得
廢澄耶 太皇太后將祔廟 詔議其體寬曰昔周祀后稷姜
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
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
詔從之及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 詔懇留有學行開墾輿論
攸歸之褒十七年甲子七月卒於官訃聞 孝宗震悼命有司
治葬 論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送特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寬
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處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
國朝列卿 卷之十六 三

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著高壯一洗近世失新之習作書
姿潤中時出奇偏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云
野記云公未達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端公見重於有司其父
亦長者不以有公忌事或當苛甚時謂公曰盍一白之上官公
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胥徒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僂子
以憾公伺夫人出隨詈公於車旁公召還戒勿應而已縣官矯
激束縛公家人至事公禮儀亦矯而備慢公殊不介意縣官進
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今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黜之
亦未至是冢宰從遷佐別部
尚書李傑云公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
者分給之友人賀解元恩在京遽疾遷至其邸再夕視之賀死
殯之爲衣素一月鄉人教官甚客死於京貧甚其子假貸於人
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白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
喪歸
都御史徐源云公掌府事時量墩程學士致政以策免旋復故
事起復官前所歷係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後問先
官卽日上疏請以印讓上有 旨命公仍掌學士然多公
大學士王公蔡序文集曰公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言數數然
者及其爲文力去浮豔一歸醇雅紆徐則有歐之態急處則有
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以明也

代作獨楊文貞公爲之最爲其有典則也公之文雖未嘗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讀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自托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待於外者歟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而當其在歲出諸人寧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副將應無所有心定萬事定之語王愕然驚曰異哉斯童也曰必爲國事之憂也徐翁攜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巧其言又少長還爲弟子員部御史韓公爲易之曰元禎字廷祥謂當爲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明年擢進士時詔北人爲庶吉士而南方止三大江國朝列卿紀

雅意向用特爲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十五年服闋擢南京太常寺卿十六年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十七年命掌詹事府事管內閣誥勅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東宮兼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界武廟卽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充實錄副總裁未及上於正德元年十二月以疾卒元禎體然纖弱而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而折之爲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晚迺削異爲詞黜諷爲平所交若陳布政選羅修撰倫陳檢討獻章皆以道學自許者云入翰林未幾卽歸臥林下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泰晚年始起立華要駁駁大用同列忌而毀焉昧者弗察其然抑之亦不究其中之何如也一公之身何前患之多後尼之深耶然名在天下則不可得而毀云大學士李東陽云公少侍父疾顧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起召時不及躬飲憾之終身其於書史務博涉尤好探經傳蹟義多所獨得一時談理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中立作易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日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縈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實著出二手然類爲人所重莫爲軒輊

尚書林俊云先生居常經濟氣節自命綱常治道之所爲則
英廟實錄成故事當進秩先生論元臣不當謬如孔子既文宣
立復起之奸不並立徑去家居垂三十年善處憂心有志義
退鮮倫學際天人之薦深源蒼生固百餘望焉起於
受知 孝宗累被殊遇特講筵前席治道博 上意
圖 上索觀慰懌有天生斯人間朕之感極意天恩下
車晏駕 武皇卽位以侍從恩進 更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食從二品俸知 內制充實錄副總裁而事 上意
上溫旨懇留先生意不自釋條一疾竟弗起嗚呼是無入官見如
峴嶢其易缺者邪何其收之家而損之朝也先生仕籍四十有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七

七年在朝不滿九年擬之持祿無過耶先生其無猶人者乎容
容厚饗終其身未嘗一日去官者何限何許此而略彼也無害
爲同又何害先生爲獨邪嗚呼古之道其信乎不可行於今矣
癸亥太常之起予視江右僭及行止爲先生謀先生曰學有體
用某將行所學以自副避言避色其容竟一日留也嗚呼斯先
生志也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成都府新都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
士授翰林院檢討歷修撰侍讀進左春坊左中允弘治十六年
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學士正德九年進本府詹事仍兼學士許內閣

劉機字文衡順天府大興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
林院檢討累官翰林院學士弘治十六年陞詹事府少詹事仍
兼學士充日講十七年八月御 經筵機講孟子責難一節三
十日 孝宗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論曰昨者命李榮
說日講時機講陳善閉邪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數限其說乃
可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字不是
上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違道理皆
是於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
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劉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
百官無敢言矣 上曰然謝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八

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又曰他字
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不若啟沃上更好然不必深計也
皆復謝而出時代府世子以醢酒革爵及卒 朝廷葬以世子
禮其子嗣王以追封請且欲祔廟下禮部集議不可機曰葬以
世子其罪已原進封固宜也不可廟享乎 上是其言正德元
年陞禮部右侍郎二年轉左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管
內閣 誥勅會禮部尚書李傑忤逆瑾致仕進機尚書理禮部
事加太子少保詳南京兵部
梁儲字叔厚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編修歷侍講司經局洗馬尋遷翰林學士弘治十六年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陞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轉左二年命兼學士修孝宗實錄及修大明會典俱爲總纂尋進吏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管内閣請勅三年止掌府事尋命同少傅王泰爲會試考試官四年爲修會典降吏部右侍郎累官內閣少師詳內閣

劉忠字司直河南開封府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侍講侍讀學士性峻少通行方案舍一介不苟取惡人奔競自處過抗貴人亦力抑之故三紀始拜從五品弘治十八年進翰林院學士充日講官正德初近習導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九

動搖成憲忠嘆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遊崇聖德方改近習及二年春上御經筵忠爲講官附經義規上缺失及進時政不得在內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其意即進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忠毅然持風裁選閹人輩後者貨縣資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王事皆廢諸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幾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人皆憚屈忠置考郎中忠理黨張祿私昵者也乃署考曰守已垂於士論行事鳴乎人情自是諸司弗倚者備備焉縮其蹤少師焦芳惡其賢嗾言

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一見不相合

披推入內閣詳內閣

白鉞字秉德直隸真定府南宮縣人成化庚子舉京闈第一甲辰舉禮部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戊申同修

憲廟實錄以內艱去癸丑同考禮部丙辰秩滿遷侍讀已未充

經筵講官壬戌復同考禮部武宗在春宮癸亥修大明會典

成進侍講學士賜宴禮部尋命與修歷代通鑑輯覽

考南畿鄉試乙丑以登極恩進學士加從四品祿元

賜紗帽輶轡諸物正德丙寅開經筵賜白金綬帶

學賜坐蓐倫堂丁卯命教庶吉士署掌院事擢禮部右侍郎

賜御製蟠龍諸物并纂要本年改吏部三年轉左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十

已巳賜玉帶庚午復命兼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掌詹事

府事以寧夏平賜資加金牌加太子少保居月餘以疾卒

五十贈太子太保謚文裕遣官諭祭幼有司治葬事儀以公

卿子習聞朝廷典故加之問學博涉強記詞翰清美見稱於

時而久職文字專禮樂無甲兵錢穀之寄故以此終其身其爲

人重厚政尚寬簡不爲軌轍之行瑣屑之節值所難處多爲避

避而未嘗遂失手正其所著有怡情稿若干卷

新貴字道充直隸鎮江府丹徒縣人弘治庚戌進士第三甲授

翰林院編修歷兼司經局校書春坊右中允左諭德兼侍讀累

官吏部右侍郎正德五年命兼學士管誥勅堂后事府事

辛未命同少傅劉忠主考會試時言者發其私以爲無益受賄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禮部移文內閣以爲無益一人中式比項榜黜之曰用戒賄貨已出院給事中馬士英等之竟坐奴罪貴亦不辨會劉忠致仕大學士楊廷和以爲其欲引代之 朝廷以禮部尚書貴代貴憾之廷和遂以尚書仍兼學士昭舊習事後九年進讒罷宏命兼文淵閣大學士代宏詳內閣

蔣寬字敬之廣西桂林府全州人成化丁未舉進士歷官主授編修弘治庚申兼司經局校書遷右中允乙丑預修通鑑纂要轉右諭德兼侍講正德丙寅預修 孝廟實錄充 經筵講

國朝列卿記

卷之十六

十一

四四三

官丁卯歷侍講學士庚午主考應天鄉試辛未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是歲擢吏部侍郎甲戌兼學士典 誥勅掌詹事府事是歲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十一年丙子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詳內閣

毛紀字維之山東萊州府掖縣人成化丙午山東解元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弘治二年授翰林院檢討同考丙辰會試已未歷修撰充 經筵講官選侍 東宮講讀賜五品卿監亥修 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 賜給驛馬同考乙丑會試 武廟卽位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 賜金帶嘉德元年丁父艱四年服闋值逆瑾竊政削其春坊銜本年 武廟卽

錄成陞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尋陞翰林院學士五年擢戶部右侍郎本年陞禮部右侍郎六年丁母艱十年服闋改吏部左侍郎本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賜玉帶時遣使西域齎番供紀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 祖宗朝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今不爲邊患而已齎供媚之失 天朝體又以 儲嗣未建疏乞早定大計十一年以學士司誥勅仍掌府事 賜麒麟服蟒龍衣絳環繫帶等物十二年勅兼東閣大學士入閣

李遜學字希賢別號悔軒河南汝寧府上蔡人也爲兒時奇異甫長嗜學器業過人讀書能數行俱下一覽輒不忘素爲提學

國朝列卿記

卷之十六

十二

四四一

陳選吳伯通珍重領成化丁酉鄉薦丁未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弘治己酉授檢討充 經筵講官丙辰春爲會試同考官所取濃韶輩皆海內名士夏用大臣薦授浙江僉事奉 勅提督學政教士以德行為先文藝次之品藻允協輿論戊午丁父憂時司寇張子麟守汝延於謝顯道書院拔所屬士之尤者師事之後舉進士鄉貢者三十餘人辛酉服闋改陞西提學僉事覈士如在浙當道奏旌之尋陞本司副使丁繼母憂正德丁卯復改山東提學學政亦如初戊辰陞太常寺少卿提督西夷館已而兼翰林院侍講是歲秋 上御經筵講尚書多所諷諫裨益弘多李西崖以一鳴驚人稱之庚午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太

倉寧改禮部壬申陞本部左侍郎以三載考績給 恩賜父母封妻皆如其官及以 恩典當陞十一人乃以 志子汝翼補蔭甲戌知貢舉乙亥陞南京禮部尚書改北 京禮部丁丑春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入內閣 仍奉命教庶吉士歲歷中外三十餘年忠慎勤勞終始如一 與世浮沉博覽強記諸子百家書皆能淹貫善為文以 而氣以輔之緯章給句人皆樂於誦誦詩亦清新段有 風采輿即對客應毫稿凡若干卷已卯春以疾卒於官時年六 十有四天下至今惜之

劉春字仁仲號東川一號樗菴四川重慶府巴縣人成化癸卯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十一

舉四川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廷對為天下第二授翰林

修 憲宗賓天 孝宗御極戊申正月充修 憲宗賓天

職戶部二月 上幸國子監翰林自檢討以上侍從陪侍

服隨班後陪祭春以編修與焉辛亥八月實錄成陞

賜宴於中府九月給賞白金三十兩織金羅段紗各一

各一絹六十月推內書館教書壬子遷充 經筵

瑞陽節賜紙虎牙骨扇虎頭繡壽絲等物及 歲時

官四月賜瑞陽節物如前自是歲以為常七月 歲時

里費乙卯四月復任己未充會試同考試官庚申 歲時

東宮講讀官有翰林春坊兩班合春坊班員缺欲改官

賊遂以修撰班春坊直日講讀辛酉八月遷充經筵講官壬戌

二月三考滿陞左春坊左諭德十一月以東宮講讀 恩賜大

紅織金雲鳳羅段紗一藍絹一玳瑁帶一連合祭亥三月以纂

修大明會典成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五月 詔選修通鑑纂要

九月以 東宮長髮 賜大紅栢枝絲羅二表裏花銀二十兩

十二月 命視牲南郊自是歲以為常甲子以御史府君郤夫

人明年偕七十再乞歸省 命給驛行且 賜道里費乙丑冬

還朝 孝宗賓天 武宗御極以隨龍恩陞學士 詔纂修

孝皇實錄得兵館丙寅以 上初祀南郊 賜大紅白鵬段一疋

舊例賜止三品而上率士預 特恩也分獻北鎮瑄自是每歲

皆預分獻二月 上耕藉田幸大學皆扈從 賜坐於葵倫堂

開 經筵賞銀三十兩大紅綠段各一絹二鈔一千貫九月

上念青宮舊勞 特賜金鑲玳瑁帶一又賜 御製盤龍迴文十

二軸丁卯四月 命掌院事八月充順天府鄉考試官十一月

以通鑑纂要成 賜綠段一絹一銀五兩戊辰三月充 殿試

讀卷時從子鶴年與試辭不與仍 賜鈔一千貫三月 命教

庶吉士邵銳等於院署四月開武舉充試官武舉有錄自此始

其條格皆創為之最稱折衷五月五日 特命隨內閣大臣觀

標騎於虎城十一月開御史府君訃以憂歸辛未二月服滿陞

吏部右侍郎十一月 賜大明會典通鑑纂要各一部十二月

轉左侍郎壬申三月以閣薦 命不妨部事充 經筵日講官
五月 賜虎鬚絲壽縷牙骨扇有青織金羅縐以三品以上官
也十一月以河北平盜齊外庭建議功 賜大紅織金孔雀段
一花銀十兩癸酉六月陞禮部尚書尋 賜對額一部九月
賜玉帶一甲戌二月會試知貢舉官五月 賜虎鬚絲等物有加
扇袋用大紅織金羅以二品以上官也九月 賜大紅織金麒麟
段紗各一絹一乙亥間鄧夫人訃時尚書未滿考 特許誥
贈二代鄧夫人自宜人至夫人以 經筵日講 東宮講讀勞
賜祭葬遣禮部主事余才經紀其事於家仍給驛以行戊寅以服
除卽其家改南京吏部尚書疏辭不允已卯四月上任庚辰八

國朝列卿紀

卷之六

十五

月入賀 萬壽聖節且滿初考奏未下辛巳正月以閣薦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內閣專管 誥勅二月復職 命下仍陞
第三子延年國子監讀書五月 命掌詹事府事 廷試爲讀
卷官會選廖道南等進士二十四員改庶吉士 命教習文業
於翰林院未廷謝以六月初三日不起春在翰林二十餘年乞
歸省者再爲學士事同官十人具慶者惟春士大夫恭修誼之
每以職在論思手不釋卷坐必夜分起必五鼓如未第時凡備
臣榮遇如 經筵講官 東宮講讀及日講皆備歷之及在詹
曹少俾遂菴楊公爲太宰特重春古朴人材登進多所贊助在
禮部兩週 郊祀大禮一週會試貢院舊格爲之新凡舉動皆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十六

爲遠久計不務目前西僧有欲奪民地於甘州且乞進宮將建
寺時關中實饑春力爭以爲不可大略謂非止病民邊警至不
可支持必致擾亂入幾兩月報下竟停之占城失國在他所世
嫡求冊授春 廷議以爲 朝命不可辱在春亦力奏決公孫
青爲據得不遣宗藩請封及婚嫁弊孔百出春即檢其行駁者
盡詰之吏不得欺以求賄又以祭葬證議關係國體爲定
格要家及故舊有以厚利力請者不爲動久之亦安其所宜得
心亦莫之怨也每勸戚大臣病故 上遣諭祭葬家輒厚幣爲
謝習以爲常春曰以尚書而受其贈豈惟輕已如 國體何
故事功臣襲爵表謝又皆禮部堂上分撰謝以銀幣悉却之其
謹峻有守如此 行人傳檄有事德府聞母病京師疏入以爲
事且緩乞得回京省視選曹以差遣隸禮部移咨至春曰苟可
勸孝而無病於公何成案之檢耶卒爲題覆江西提學僉事田
汝籽乞卹如分巡官以便關防前此屢有請者例不應給輒報
罷春以憲臣領風教關係士習顧後於他務耶奏議添設官用
關防例遂徧諸省其不拘曲而勵名教又如此春忠清嚴重臺
幾不苟門無雜賓待物寬簡敦朴以致三部察屬及文武科門
生皆敬如私親久而愈切其在南部職殊簡則曰南北祿同可
自便乎黎明卽起視事且挾一帙以行坐必移時乃還卽更竊
識視之數日後帙必更易也惟春大受特立雖未見其矯矯之

節而光明俊偉不可奪志已未會試有舉子私謁者而適之曰亦不汝名也其人震懼而去爲學士推祭酒者一在禮部推吏部一推內閣者再其在南部亦嘗一薦吏部皆不果用春守正不撓外和而內剛凡陞進有機輒自失之之色悔其禮部推入內閣太宰楊公爲舉首次卽春楊公不自翰林者時禮部方奏止西僧請乞解其激切因私服曰雖入必在我而乃略不自爲地非仁且勇者弗能也遇上修省疏與止貢獻皆反覆論辨期於感格請托有負盛焰者人應接恐後春必執以理後亦無他通鑑纂要成例增秩逆瑾初得志方延諸史官一至其家春合衆議不往遂被廷詰以書成字畫濃淡不勻奪月俸官遂以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二十一

張

進久乃有銀幣之賜及以憂歸又遭遷卒于道伺之卒無所得而還待物和有則人不見喜怒至正義所在則毅然爭之不能奪也每語後進拳拳不欲失秀才風味見不可意事輒頻頤曰士大夫存心行事何必乃爾不逐時好爲徑趨計在官三十五年猶一日平生疾不多至于時事可憂則中夜危坐若身履其患者在吏部解禮部之權在南部及辭 誥勅之命凡七疏得 溫育有卿學行老成舉望素著及簡在朕心具悉誠惻之褒尚書 賜玉帶甫三月春力解或曰無例且隨衆得之春嘆曰審爾則吾心事將不能自遂矣非求異也在翰林以文字爲職 經筵勅講累進規諷會有斥異端之語連上 孝皇亦爲

之色動吏部又居佐無以自見惟禮部章奏始自己出每奏上館閣大老始知春志在建立非苟然者及門之士多所造就如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溫仁和監察御史母恩員外郎湯佐主事年泰進士王紀羅尚愛其著者其他尚多爲詩文力追古作晚益簡勁類其爲人字畫規模於歐而自成一家人宛如冠冕佩玉有心畫焉南京禮部尚書吳儼同舉進士爲禮部侍郎時朝莫出入間及見有應酬之作相謂曰與交三十年老友矣在翰林不爲不久今日乃有以知公吁吾淺之爲心也同鄉馬侍郎廷用亦每曰吾館閣中縝密者爲某某疏奏者爲某某敏達者又某某粹然如出於一日者吾惟東川先生見焉碑板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十八

張

在四方者甚衆有鳳山稿數卷蘇子家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太學士楊廷和銘其墓曰重慶先達曰寒忠定文簡繼之煒煒輝映其始從事史局講筵隨試自效職業固愆四典三禮秩亦屢遷法守是慎不比於權召自留都司 帝之制行將大受參預政事諸干庶尹以贊新治胡進之難胡奪之易石瑋字邦彥直隸藁城縣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翰林院檢討與修大明會典同考會試少師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乎辛酉充 經筵展書官乙丑遷修撰同修 孝宗實錄正德丙寅 武宗初開 經筵充講官 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正德己

已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午改北監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乙亥改禮部丙子轉左丁丑命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業庚辰主考會試又主考武舉事辛巳擢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嘉靖初吏部缺尚書廷議首以珤名上報可是時輔臣有不悅之者託辭以詩命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詰勅詳內閣

賈詠字鳴和河南臨潁人弘治己酉舉河南鄉試第一丙辰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講官正德四年忤逆璉以纂修事改兵部武選主事五年遷禮部祠祭員外郎璉誅還編修六年遷左春坊左中允兼修撰正德九年轉侍講學士掌南京國朝列卿紀卷之一六

翰林院十一年拜南京國子祭酒故事臺省有缺選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不得與詠疏以南北一體宜采擇以勵有志詔可之十三年轉北祭酒以父樂菴翁年九十有五便道歸省旋丁憂十六年擢為禮部左侍郎嘉靖二年改吏部左侍郎三年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專管詰勅纂修武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四年晉禮部尚書詳內閣

吳一鵬字南夫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年授編修十年陞侍講調南京刑部司員外轉南京禮部司郎中正德九年復侍講七年陞侍讀學士八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十年陞南京太常寺卿十二年丁憂十六

年服闋補原任嘉靖元年陞禮部右侍郎二年轉左三年陞兼翰林院學士掌府事四年加禮部尚書兼學士仍任六年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本年調南京吏部仍太子少保八年致仕謚文端

吳一鵬字直隸長洲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三年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府事四年加禮部尚書六年改禮部董玘字浙江會稽人弘治乙丑一甲二名嘉靖四年任兼學士六年陞吏部右侍郎

張孚敬字秉用浙江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四年任兼學士十五年入閣歷少師詳內閣

桂夢字子實江西安仁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四年任兼學士六年遷禮部右侍郎入閣歷少師詳內閣

徐緒字直隸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六年任兼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歷吏部右侍郎

溫仁和字四川華陽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六年以吏部侍郎兼學士掌府事本年丁憂

霍輔字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會元嘉靖六年任兼學士九年丁憂

黃綰字浙江黃巖人官生嘉靖七年任兼學士九年陞南禮部侍郎歷禮部尚書

領鼎臣字九和直隸崑山人弘治乙丑狀元嘉靖七年任

士加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十七年入閣歷少保

溫仁和詳前嘉靖十七年以工部尚書改禮部尚書

加太子少保二十年致仕卒諡文恪

霍韜詳前嘉靖十八年以禮部尚書舉學士協學府

少保二十年卒諡文敏

陸深字伯康上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八年任

士二十年致仕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

張邦奇字汝霖浙江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以

史部左侍郎兼學士掌府事本年回理禮部事改任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張潮字惟信四川成都府內江縣人父勤菴為行唐主簿時年

十二携從任令游學於內翰劉五清先生之門恒讀書晝夜分

劉淑人恐過勞戒之甚嚴潮藏燈帷中默誦不輟器之惜

其背曰兒他日必亢吾宗吾何戀此小官為邪九載方歸遂方

乞休致銓部異之陞湖廣布政司照磨不赴任歸耕業山中每

朔望歸省途次必復屬文一篇越正德庚午舉於鄉辛未連舉

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迎養劉淑人於京邸辛酉授編修甲戌

充會試同考試官教讀內館丁丑請假還鄉庚辰復任嘉靖辛

巳世宗踐祚充經筵展書官壬午預修武廟實錄乙酉

陞侍讀充經筵講讀官實錄成陞司經局洗馬賜金幣

戊充殿試受卷官丁亥陞侍講學士兼日講官

錄國史時上方銳意文學日進備臣講論經史日

間整敷說詳明每心識之明年戊子主應天鄉試初下詔獎文

體就切實雖心校閱得名士而梓文詞達理到士

已丑充殿試讀卷官庚寅奉詔與議郊祀禮

旁及于集斷以祖宗之舊反覆辯論幾及三千言大

之可疑者八難行者二一日合祀之說雖證以昊天有成命詩

序而其詞却又專頌成王主分祀者不過援周禮泰

方丘數語而北郊則僅創自漢儒標取孝經緯文天

地祇主崑崙而言殊為荒謬二曰六經惟祭法有祭天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地泰圻之語而亦無南北郊文唐賈曾表引春秋說王者一歲

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王肅述孔子云祭天而地配於經者無

所據三曰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舜典止肆類上帝及祀六宗

山川羣神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而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社稷山澤四方百物各以物祭及月令凡祭祀

亦斷自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宗廟社稷之神而俱不及地豈地

道從天與中庸所以祀上帝之文同乎四曰禮言郊禘或言郊

廟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釋之者曰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

言社以知郊之為天地亦無的確五曰祭必有服司服掌王之

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先公祀四望社稷五祀

羣小祀各有服冕何祀地祇獨無若同大裘則非夏至所宜六
曰祭必有配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考經云郊
祀后稷以配天何北郊獨無配乎七曰朱熹嘗言古時天地定
是分祭却又曰五峰言無北郊則祭社便是此說却好似亦矛
盾八曰陰陽之義多矣如祭統以禘祫爲陽義以嘗蒸爲陰義
祭義則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何天地獨
無陰陽至若周禮一歲九祭天朱熹所謂當時禮數簡儀從省
故易行者是以今於天歲止一祀而春秋既祭祀又專祀方丘
則反崇地亢天非尊卑相承之道此難行者一也且周正建子
故二至祀天地於歲事爲不紊今歲首在寅不從二至非順陰
陽之義從之則於序有乖皆不合周禮此難行者二也惟 聖
祖廟合祀已久雖其列壇從祀非古而當時著令命官分獻各
以義起殊與漢晉唐宋神座千數百位者不同不若循舊爲便
時 上志先定分祀覽其言懇切婉盡亦不以爲非未幾 南
郊創造園丘都御史汪鉉請遷禁垣外冢墓 上不忍遷限
一里之內而止潮上疏曰此正 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誠
周文王行野見枯骨而命瘞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吾其主
矣卒歛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人乎今
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即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惟壇去外垣
尚遠一里之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王

三

恩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詰謂發穢 園丘匪宜潮應之曰在
園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竟得 旨罷
遷辛卯陞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
府事壬辰聘主會試適侍讀學士郭杏東起自家食倉卒同應
聘梓文多出其手筆事已讀殿試卷先是嘗念母淑人年高邁
疾三疏乞歸侍養 上重其去不允會陞吏部右侍郎益嘆訖
不憚曰忘親以戀官非子也復抗疏捆迫始獲 允命給驛以
歸入門拜慶淑人於床下三越月卒潮疏 上聞賜諭祭一壇
蓋特恩也服既闋丙申起復吏部右侍郎丁酉轉左仍兼學士
與 經筵日講已亥加秩 太子賓客充官僚辛丑再掌翰林
院事教庶吉士王寅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兼官
仍舊上疏辭讓 詔優答之曰卿學行老成講讀效勞官端重
任特茲簡用不允辭自入院日課諸吉士業辰集申散踰二年
如一日衆服其教 上聖學高明振綱馭下日益精勵慎賜予
重委用覽詞臣文字最難許可惟潮受知素深自爲吏侍迄今
承遣代拜 先聖先師于永明後殿 遣省牲於 南郊正獻
於文廟分獻於 帝王廟陪祀於帝社復於 駕謁陵拜銀
瓢方袋之 賜於冬夏至拜曆日并川扇之 賜於均思王
題主拜金幣之 賜於祭金海靈明城隍東嶽之神各拜銀幣
之 賜於祭金海靈明城隍東嶽之神各拜銀幣之 賜於卯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三

三

血扶樞途行三十里墓人多稱之

費案字 江西鉛山人正德辛未進士宏從弟嘉靖二十三

年以禮部尚書兼學士掌府事本年回理部事加少保詳禮部

孫承恩字 直隸華亭縣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二十三年

以吏部侍郎兼學士掌府事二十九年改理禮部事

歐陽德字 江西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二十九年以吏部

侍郎兼學士掌府事本年丁憂

孫承恩詳前嘉靖二十九年以禮部尚書兼學士二十九年致

仕

程文德字 齊數別號松谿浙江永康人父上峰公銓弘治己未

聖母遊覽有詩賀嘉禾瑞麥慶雲靈鶴有賦賀瑞雪甘露瑞兔有

頌賀時雨時雪有疏每設饗其時雨瑞雪中自有珠玉不可

爲衣食之句則 溫音特指出以獎忠愛甲辰會試辛

於宣院年六十占星者謂其冬文昌星次有口以貴并分并分

在蜀白主喪潮蜀人主文章故應之益有焉之是也潮器度

兼重與物無忤自少即能詩文讀書過目輒成誦尤工楷書入

翰林后詩格益高文必根極理道不專尚華藻有主漢儒若千

卷藏於家性至孝勁菴公卒時爲諸生喪葬即遺古履履於墓

側者三年劉淑人病痰數以手掬之湯液必嘗而後進及卒泣

進士官至四川副使公端穎有異質五歲能日誦數千言稍長

博極羣書大司馬潘竹澗公奇之妻以女十五補邑弟子員從

楓山先生遊授以誠篤自治之學慨然志於聖賢正德己卯領

鄉薦上春官不第益憤發於學從陽明先生遊授長知訣反求

於心性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上郊祀議選庶吉

士疏靈雪頌靈鶴詩親蠶行內訓講章孝敬勤儉四詩 上宴

近臣於無逸殿公得與上無逸講章奉 勅纂修祀典會同年

四川楊公名上疏觸 上怒下 詔獄責主使者公述所聞繫

獄故事密投楊公爲守者所持上聞 上下錦衣衛急捕誤繫

御史陳九德公聞之毅然就繫而出九德比拷掠無一語顯爲

信宜典史總督陶公諧延主蒼梧書院檄兩廣士從講理學公

倬然以斯文自任舉何王金許之學導之再主高明書院其教

專主立志謂聖人必可學開示切要之語多士向風十四年改

安福令立鄉約均里役治豪右之不輯者建復古書院以聚諸

生十五年丙申陞南京兵部職方主事轉禮部精膳司郎中丁

外艱二十年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郎中時北虜猖獗上簡邊
禦虜數事及造戰車法多見來行二十三年陞廣東按察副使
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與六館士約敦本實即淳樸又爲詳號
舍典射圃疏復館職以學行擢御史舊典二十六年丁內艱三
十九年庚戌擢禮部右侍郎會虜騎薄都城公督宣武門嚴詰

察盡入郊民之奔命者疏郵凋殘慎擒捕舒民兵三事三十七
 年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當大計專詳騰賢不肯以押銓政
 會試知貢舉事竣加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謂
 相才之儲兼德行文藝後發寢藝焉爾益敦復其本以身先之
 兩直隸河南山東饑疏聽民輸粟散賑四省稱便 上禱祀西
 死命侍臣撰燈詞爭綴奇巧以進公獨寓颺意三十四年會推
 南京吏部尚書 上疏欲脫不經之奉改南工部左侍郎已疏
 辭有 古穢職歸築室壽山角中布袍聚徒講學杜足不入城
 市三十八年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三性孝友事二親盡志
 善處其伯兄與人不設城府非禮亦不報恒居已於人之後生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六 王

國初列卿紀卷之十七
 國初詹事府少詹事年表
 馮勝 直隸定遠人功臣洪武元年以右
 胡美 湖廣河陽人功臣洪武元年以中書平章
 廖永忠 直隸樂縣人功臣洪武元年以中書平章
 李伯昇 直隸奉州人功臣洪武元年以中書平章
 趙庸 直隸合肥人功臣洪武元年以中書平章
 王文吉 直隸安仁人功臣洪武元年以中書平章
 祝春 直隸肅州人功臣洪武元年以中書平章
 賀子澄 江西分宜人功臣洪武二年
 任亨泰 湖廣襄陽人進士洪武二十五年任少
 辛彥博 山西汾州人監生洪武二十九年任少
 墨麟 陝西高陵人鄉舉永樂二年以兵部右
 趙毅 河南汝陽人薦舉永樂二年以工

國初詹事府少詹事行實

馬勝字

直隸鳳陽府定遠人追封宋國公文質季子鄧國

公國用弟也生時黑氣滿室若烟驟然經日不散人異之長而謹厚姿貌磊落長軀勇毅且多智略有相者曰此子骨格清奇特有英風烈氣他日必以武致富貴勝聞之曰吾立身願忠孝弗富貴圖也是後喜讀書融會義理與兄國用講論兵法夜分不寢智略益充暇則拉同志適閑曠馳馬試射以百步為的發無不中衆服其能元季兵亂江淮雲擾念不能坐受魚肉歲甲午與國用伏謁太祖於妙山止見而奇之用置左右從克滁州三汭河和州版門砦乙未春陳也先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謀協廟弄獲其全軍六月渡江拔采石取太平也先復據衆寇城下勝從諸將擊之擒也先上釋也先勝知其懷異與國用共防之竟不能為害丙申二月敗元中丞蠻子海牙丹師三月克臺城還軍從擊鎮江丹徒寧國摧萬戶丁酉攻下甘露松山望亭戊戌取泰興宜興授元帥守禦國用先以丙申秋陞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己亥夏疾卒其子誠幼不堪事庚子春命勝乘兄職仍掌親軍五月陳友諒陷太平遂寇龍灣上命勝等戒備勝與諸將擊友諒於石灰山殺傷相當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敵披靡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獲七十友諒僅以身免上命勝追至承石復戰友諒復敗遁遂復太平

丑二月攻高郵八月從上親征友諒安慶水砦長驅至江州

友諒以為神兵倉皇棄城走武昌遂克之得糧馬數多陞都護

癸卯三月張士誠兵圍安豐號二十萬劉福通請援敵殺福通

圍益急勝從上往同諸將奮擊之敵敗走追奔踰境陞同知

樞密院事調擊廬州甲辰降陳理於武昌克廬州走左君弼乙

巳取江西諸郡復同徐達常遇春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十月

克海安閏十月克泰州十一月徐達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

不能策應諸將乃遣使即軍中命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

以達還軍泰州丙午三月勝克高郵四月下淮安安豐八月從

伐張士誠先薄湖西克舊館執吳將呂珍徇湖州城下李伯昇

出降進圍蘇州吳元年召還京治軍府事參知政事張昺陰事

覺命勝鞠之獲實和伏誅九月論平吳功與諸將一體受賞

陞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是冬奉命北伐克山東沂

州益都兗州濟南戊申正月上即位改元加兼太子右詹事

二月總各衛軍馬取樂安元守將俞勝遁降其郎中張仲毅獲

其將牛右丞三月引兵上黃河取汴梁四月克河南陝州直趨

潼關守將張德欽穆薛飛等拒戰勝一鼓拔之李思齊張思道

俱遁去遂取華州還汴梁詔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授右副

將軍留守汴梁十月調征山西克武懷慶獲將士八百餘人

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澤州平章賀宗

哲等棄城遁留兵戍守克潞州太原至倚氏擒元右丞賈成攻
平陽克之擒李茂克絳州擒田保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餘人
馬二百餘匹授征西將軍二月克河中陝西三月取鳳翔李思
齊西奔臨洮獲其部將薛平章等四月取隴州鞏昌總京衛兵
征臨洮思齊降其全部及銀印等物遣使報捷五月從大將攻
鞏慶陽擊敗張良臣兵於西間復與大將謀移軍驛馬關花原
州以絕良臣聲援則慶陽可破矣大將從之八月遂克慶陽承
制統兵鎮守節制各鎮兵軍規措糧餉河州等處以次俱下十
二月回京賜白金三百兩文幣十五表裏三年正月 上以王
保保等為西北邊患 命勝為右副將軍帥師自潼關出西安
以擒之三月大破贛廓帖木兒於定西夷其營落獲輜重駝馬
不可勝計王保保等俱北竄四月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
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龍山鳳翔入連雲
棧合兵攻興元克之又西平土蕃征哨極於西北至冬凱還論
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宋國
公與同叅軍國事食祿三千石 賜諡命鐵券其文曰朕開歷
代創業之君必有親同骨肉痛若股體之將使之周旋左右出
入以防奸詐遂得保完其身施行造化以有天下即是而觀其
功不少朕自淮渡江以來爾兄馮國用實與親軍導從有方動
合古道俄而因疾長逝朕念其勞封為郢國公爾其子幼故又

以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則
建牙爪之功敵犯龍江帥奇兵而大剋羣寇副將北伐屢克捷
而平定中原宣力內外佐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
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承襲朕本疎恩皆遵前
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等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
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予爾以忠誠夙夜事朕累除奸惡爵
祿之崇由爾勲勞而致尚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
於永世仍賜文綺及帛八十疋四年守鎮陝西修治城池 賜
臨濠地若干頃佃戶若干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十九家仍
賜第於京師五年詔為征虜大將軍與副將傅友德陳德等北征
遇虜兵於別力篤山戰敗之擒獲將士甚眾乃分兵由西道取
甘州破元將失刺罕兵敗朵兒只把於虎刺罕口獲人口數十
萬羊馬駝稱是進拔肅州至亦集乃敗俞寶兵分布戍守扼塞
關寨始還六年七年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八年自大同征
元未下散不刺等地回鎮陝西九年練兵西征十年鎮河南五
月夫人何氏卒於京 上遣使齎勅報訃 召還議葬事十一
年回鎮十二年董建周王宮殿興作以時一如 聖諭十三年
九月享 太廟賜米五百石是冬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
明年正月 上命徐達率師討之命勝佩征虜大將軍印節制
河南賜 手詔曰河南為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眾方今

大將軍等征北 特命爾等制其地宜休息民力訓練士卒以
佐征討時王府官嚴告成遣使齎 勅諭勝曰今天蒙有警
大梁乃爾所封之地爾今正在彼處當盡夜謹畏 王之言嚴
已成王城內外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爾左右為
閑子者王府有馬毋令牧於遠地當令兩軍守一馬軍皆須
精銳者但有異聞時即乘馬至彼爾就語都指揮馬兒亦宜慎
防察人動靜九月 勅諭勝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
雜處宜用撫安之令 泰王 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
宿衛王到之時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守城都指揮出迎則宋
國公守城指揮軍士以三之一出迎餘悉令守城爾其夙夜加
慎毋忽十一月 勅諭勝曰聞有盜五百餘人由黃陂縣而西殺
掠居民此必征南士卒畏避而逃者夫不用軍法罪固當死因
而為盜者又甚焉宜即遣兵於汝寧南陽之地伺其出沒捕之
十五年至十七年連鎮河南撫軍恤民兵民欣附明年以久鎮
於外為勞 上乃召還遣禮曹齎酒慰勞之其年秋授征虜
大將軍總兵北征屯兵絳橋操練兩月而還時歲元遣驛及
元故將歸服始盡惟納哈出尚擁眾金山時為邊患 上以泰
廣員固非得宿將重臣統大軍聲討終未馴附二十年佩征虜
印步騎二十萬往征師抵金山納哈出懼而遁勝遣驛將率
精騎窮追納哈出敵知不可免乃乞降並降其學士也先帖木

國公官童平章臺所部二十餘萬咸附悉驅入山海各城屯
住捷聞 上大悅即旋師城大寧二十一年往東月等處調達
兵隨賴國公征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叛其令遂往永寧鎮守
沿邊撫安達兵二十三年春 上肅清逆黨榜列勲臣凡五十
七首功高望重管總兵者八人勝居其三其見棄重如此是秋
詔還鄉賜緡額金帛甚厚二十四年秋命率山西平陽等郡築軍
祭勃有司治喪以明年二月五日附先墓葬焉子男皆先勝卒
女一周王妃
胡美初名廷瑞避御宇改今名湖廣沔陽人元至正間仕陳友
諒為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辛丑年 太祖拔江州率城來附
命仍舊官吳元年以平吳功陞榮祿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十
月命為征南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
江西取福建 上諭美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
命將出師必得其人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忠實無過故命
汝總兵往取福建江西左丞相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
隨征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
征戰一以軍法用事聞汝往年嘗攻圍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
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
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十一月帥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

二月師至邵武元守將李崇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至建陽降其首將曹俊時命指揮沈友仁守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卽帝位功臣進秩詔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是月壬午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奇集僚佐謀備禦甚堅美等進兵數與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壬辰克建寧時美督兵攻城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納款請自總管罷也先不花亦率眾請降美乃整軍入城中嚴號令秋毫無所犯執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二月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俊時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泉州郡縣相繼降附時上師已取福州延平福建悉平統兵守禦五月上幸汴梁召還扈從凡行在機務悉預區處兵行無擾於民二年十二月大賞征南及守禦功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三年七月往河南等處招集故元王保保所部亡散士卒凡占籍在洪武元年者聽爲民二年以後者收入兵伍十一月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令世賜諡命鐵券仍賜文綺反帛四十疋十二年正月改封爲臨川侯諡恭文與前同六月遣使齎勅至湖廣諭美曰昨者上天垂威朕思治

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時美遣潭王府於長沙故以是諭之二十六年卒餘詳中書省平章、
廖永忠直隸廬州府巢縣人元至正兵起乙未年同兄永安以舟師附太祖從渡江歷樞密僉院同知樞密事甲辰平僞漢功陞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吳元年以平吳功陞榮祿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十一月征南將軍湯和既下溫台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島上命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和討之初國珍遁海中尚冀少延及聞永忠兵威益駭感失措遂率兄弟子侄請軍門乞降得其兵械舟楫以萬計乃以谷珍及其降表送建康十二月帥舟師自明州海道徑取福州戊申正月上卽帝位改元洪武諸功臣進秩詔永忠以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時福州已下略定閩中諸郡兵至延平元參政文殊海牙以城降執元守臣平章陳友定閩地悉平二月癸卯上命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舟山海道取廣東丙辰永忠自福州遣人以書至廣東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三月壬午永忠率舟師趨福州航海趨廣東壬辰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以廣潮惠款附上其印章并所部歸籍四月辛丑朔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乙巳師次虎頭山門小張元帥以所部來降戊申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款得海舟五百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匹糧五

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乙卯遣兵攻破偽參政邵宗忠山寨
 獲宗忠等斬於廣州市新令縣上蒙黃彬河源縣曹人呂汲州
 廖仁等復聚眾作亂自稱元帥永忠捕誅之南海縣人李康祖
 以僞建縣游殺入又捕斬之民大悅服由是諸郡相繼求歸永
 忠一一勞而撫之乃馳驛往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
 皆納印請吏不敢或後廣東既平遂進取廣西六月丙午兵至
 梧州境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廣西行省平章林
 文之亦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宣行事入廣
 西次藤州聞永忠兵至走歸林亮祖勒兵來追之普顏帖木兒
 戰死張翔赴水死於是潯貴等州郡以次咸附七月甲午兵至
 梧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暨普寧縣達魯花赤間買皆率父老
 迎謁丁酉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同知王楚金降於
 軍門永忠因遣亮祖會平章楊璟收未下州郡八月壬戌亮祖
 與璟合兵攻克靖江執元平章也兒吉尼戊辰永忠至南寧元
 上浪屯田千戶朱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叅政那海遣使請降
 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九月戊子元
 平章阮思蘭以象州降廣西悉平二年八月戊午永忠亮祖率
 師還京 上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北入見 上
 禮甚優其既退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還第十二月 上大賞
 諸將念其功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三年七月泉

州漳州不靖永忠往撫之悉定其地十一月大封功臣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 賜諡命鐵券餘詳中書平章
 李伯昇字 直隸揚州府泰州人元末兵起仕張士誠為浙
 江行省叅政守湖州丙午王師攻湖州以城降命仍其官洪武
 元年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仍兼同知詹事院事二年征守陝
 西三年十一月大行封賞賜文綺及帛十六疋 上欲優待之
 命食中書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僉事五年命為征南
 右副將軍統兵討靖州五溪等處蠻寇功與江陰侯同 上其
 嘉之十一年定省臺官等歲祿之數伯昇每歲給七百五十石
 於官田內給與十三年春命往漳州理軍務未幾遣使召
 還餘詳中書平章
 趙庸小字老哥直隸廬州府合肥縣人元至正兵起甲午年同
 兄伯仲來附從 太祖渡江立功庚子年伯仲伏誅命襲兄職
 授命行樞密院事壬寅年平江西陞中書省叅知政事吳元年
 陞資善大夫中書省左丞十月從大將徐達取山東十一月克
 沂州益都十二月下濟南戊申正月 上即帝位改元洪武諸
 功臣進秩詔庸以中書左丞兼太子副詹事二月克東昌取隸
 州三月克汴梁四月率步騎自中潁進取河南又自虎牢關進
 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戰敗走陝州遂進營於

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遂克河南命
唐守之七月遂既拔關陝將鎮守謀取元都府與諸將各領
軍衛分布上馬渡河徇取河北州縣閏七月克衛輝下彰德取
廣平至臨清趨德州克長蘆直沽河西務通州八月庚午克元
都九月克河間守之大軍尋下保定中山真定十一月徐達至
真定會常遇春於柳亭調唐守保定令收諸未附山寨十一月
從克太原二年從下陝西鳳翔鞏昌臨洮諸郡走張良弼降李
思齊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上命唐從常遇春率兵東還
拒之遂搗木下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
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

卷之十七

十一

元史

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師還燕時慶陽未下
上命唐副李文忠率師往應徐達合攻之八月癸亥唐自北平行
至大原聞元兵攻大同文忠謀於唐遂由代出馬邑適
遊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進至白
楊門前軍已駐營於饒元將脫列伯悉銳來攻我師先以兩營
誘敵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奮擊大破之生擒
脫列伯縛於軍門降其眾萬餘獲馬四輻重其眾遂進兵東勝
州莽歌倉而還未幾慶陽亦平十二月上大賞平定中原諸
將謂左丞趙唐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秦等處州郡
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後克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

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
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三年正月同文忠領兵征伐二月師出
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其二月甲午同
文忠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等於白海子之
駱駝山所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五月十五日同文
忠率師比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官
女金寶玉冊省院諸官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太子
愛猷識里達臘以數騎北奔追之不及而還又至苦脫孫追太
尉蠻子及奧魯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過中興擒元
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誦降大軍所至於

卷之十七

十三

元史

朔庭遂空十一月師還是月丙申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南雄侯食祿一
千五百石令子孫世襲賜諸命鐵券餘詳中書左丞
王溥字江西饒州府安仁縣人元末兵起仕陳友諒為江
西行省平章守建昌辛丑年王師下建昌以城降命仍舊官甲
辰年以平偽漢遷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洪武元年諸功臣進秩
詔溥兼副詹事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一年克陝西屢有
戰功賜文幣七表裏三年十二月天下既定論功行賞陞河南
行省平章上欲優待之令食祿而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同
知十一年定諸臣歲祿之數刻石官署溥每歲七百五十石於

官田內給與平章李伯昇潘原明餘詳中書省承

李文吉字

人洪武中由薦舉歷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二十五年改詹事府少詹事本年復改左僉都御

史歷工部刑部侍郎詳南京刑部

祝春字

山西平陽府蒲州人洪武十七年以儒士舉除通

政司參議二十四年陞左通政二十五年陞詹事府少詹事

年卒於官

黃子澄名提以字行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博學負俊聲游鄉

校同舍避席賦寒江把釣圖及枯梅詩人爭誦之洪武乙丑會

元廷試及第三人特授翰林院修撰尋兼奉坊官侍 東宮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七

十四

十四

講讀二十五年進少詹事兼修撰二十七年遷太常寺卿詳太

常寺

任亨太字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人洪武戊辰進士第一人

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五年陞少詹事兼修撰二十七年上重其

學行陞禮部尚書尋出使安南詳國初禮部

辛彥博字

山西汾州人洪武中山大學士擢監察御史進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二十九年改詹事府少詹事三十年復改

右僉都御史永樂初降御史詳國初都察院

墨麟字

陝西西安府高陵縣人洪武甲子鄉舉革除中陞

北平副使靖難師起命守北平總督軍餉壬午年 文廟入正

大統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右侍郎永樂二年 仁宗儲德

東宮命兼少詹事五年卒於官贈少保謚榮毅詳國初兵部

趙毅字致遠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父好德爲吏部尚書洪武

末年以儒士薦舉授工部都給事性孝甘布素善屬文工書

輕財下士素以行誼重於鄉在科忠厚識大體爲 文廟薦舉

注永樂二年陞工部左侍郎本年命兼詹事府少詹事四年丁

憂本年奪情起復七年坐事謫交趾卒於途詳國初工部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七

十五

十五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八

詹事府少詹事年表

郭 濟	浙江錢塘人進士成化十八年任東侍讀
郭 進	山東安人監生永泰二十二年以
郭 敦	山東安人監生永泰二十二年以
郭 祭	山東安人監生永泰二十二年以
王 直	江西泰和人進士宣德五年任東侍讀
王 英	江西金華人進士宣德五年任東侍讀
項文曜	浙江安人進士景泰三年以吏部左
薩 琦	福建福清人進士景泰五年以
劉 鉉	直隸長洲人鄉舉天順元年任兼侍
孔公恂	山東曲阜人進士天順
司馬恂	浙江山陰人解元天順七年
李 泰	化三年任
柯 濟	福建莆田人進士成化三年
萬 安	四川眉州人進士成化三年任兼學士
徐 溥	直隸宜興人進士成化十年任兼學士
黎 淳	湖廣華容人進士成化十三年任兼學士
王 獻	浙江仁和人進士成化十三年任兼學士
楊守陳	浙江野縣人進士成化十六年任兼學士

劉 建	河南洛陽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任兼學士
汪 誥	浙江嘉善人進士成化二十三年
程敏政	浙江休寧人進士成化二十三年
費 閏	見詹事府
謝 遷	見詹事府
吳 寬	見詹事府
陸 簡	見詹事府
張 昇	見詹事府
王 葵	見詹事府
梁 儲	見詹事府
王 華	浙江餘姚人成化辛丑進士弘治十六年
劉 機	見詹事府
楊廷和	見詹事府
江 淵	浙江仁和人成化戊戌進士弘治十八年
蔣 冕	見詹事府
顧 清	見詹事府
方獻夫	廣東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四年任兼學士
霍 翰	見詹事府
黃 綰	見詹事府
夏 言	江西貴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嘉靖十年任兼學士

張潮 諱廣事嘉
靖六年任

崔銑 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八
年任兼侍讀學士本十年南游石詩題

孫承恩 諱應事嘉靖
十八年任

江汝璧 江西貴溪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十
三年任兼侍讀學士本年十月為民

王用賓 陝西咸寧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
六年任兼侍讀學士十六年開仕學士少保

黃佐 廣東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
六年任兼侍讀學士十六年開仕學士少保

王用賓 陝西咸寧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
六年任兼侍讀學士十六年開仕學士少保

尹臺 江西永新人嘉靖二十六年任

卷之十八

馬自強 陝西同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嘉靖二十六年任

陶大臨 浙江會稽人嘉靖癸丑進士
嘉靖二十六年任

申時行 浙江嘉善人嘉靖癸丑進士
嘉靖二十六年任

王錫爵 直隸太倉人嘉靖癸丑進士
嘉靖二十六年任

陳思賢 浙江武義人嘉靖癸丑進士
嘉靖二十六年任

余有丁 浙江嘉善人嘉靖癸丑進士
嘉靖二十六年任

沈一貫 浙江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
十一年任

王家屏 山西沁縣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
二年任

張位 江西南昌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
三年任

徐顯卿 直隸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
三年任

趙志皋 浙江蘭谿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
三年任

盛訥 陝西潼關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
三年任

黃洪憲 浙江嘉善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
三年任

卷之十八

四

事府少詹事行實

字汝舟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垂喪父母以孝稱天資
好學強記稍長游縣庠村識為同輩所服精神矍鑠多重
之餘杭令聘教縣學遂來府從家焉而毅然師道自任厥起諸
生皆趨於學一折學舍自今承以下皆嚴敬之秋滿陞中部國
子學錄又陞國子助教一時國學之為師者皆與交為弟子
者多樂就其講下無幾坐事自陳左遷西安府學教授未赴改
河間府學用薦者陞平度知州階奉訓大夫廉簡寬厚吏民安
之丁母憂承奉元年服闋用翰林修撰承貴來修實錄官最事
撫要井井有章三年書成 賜鈔衣一襲幣表裏各四百金五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八

五

部林

十兩陞禮部儀制郎中階奉議大夫進奉政大夫時 朝廷祭
祀開拜慶賀及儀物制度徵舊章參古典圖部一資於濟五年
安南叛 詔大將軍師師討之擇朝臣有文學者往司奉記林
承命以行軍事多所助益安南既平還京五年餘當復叛 王
師再出濟亦繼往還陞廣東布政司右叅政務持大體而簡重
寬平以率郡邑嶺海之區政化行焉八年坐累左遷吏部郎中
數月擢左春坊左庶子在輔導之職言無不從寵遇特厚奉
令旨授 皇孫明經善於藤迤十八年秩滿陞府少詹事階
中順大夫濟為人平易夷夷不見崖岸於無所不自公卿下
至武人庸隸皆樂親之其學長於春秋為文章不煩思索舉筆

立就所居號願菴客至必具酒相與傾洽遇朋徒之會山水之
遊輒欣然從之不以事廢兼嗜老釋之書旁通深造雖其徒尊
宿者莫或過之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保諡文敏

郭璉字時用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國子生精於史事簡切不
泛承樂初為戶部主事以勅改著稱已為 文廟所知歷陞福
建叅議山東叅政俱有政績五年進工部侍郎九年命往湖廣
督武備山宮觀事集而人不擾事竣回部十九年定鼎北京特
命安撫江西軍民考察官吏二十二年改吏部會 仁廟嗣位
益隆春注命兼詹事府少詹事仍改今名 宣廟嗣位又命
掌行在詹事府事四年塞義以年老輟吏部政務致諫密勿遂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八

六

部林

進尚書代義理部事餘詳吏部
郭敦字仲厚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人洪武癸酉鄉舉入大學擢
戶部廣西司主事陞衢州知府有善政後遷臣有言敦廉正不
阿者召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公明勤約才識超
邁時京師營造率民赴役間敦行皆歡趨之無後期者無裁調
陝西端重有威僚屬敬畏以公務留京師禮部尚書胡濙言其
行於 成祖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 召見以病不
克入遂遣御醫視之疾愈入謝獎勞再三 賜鈔襲衣明日陞
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定鼎北京 命巡撫順天等府安撫軍民
考察官吏二十二年 仁宗臨御以居 大行喪不齊戒公宿

唐太僕寺卿十月進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二年
陞戶部尚書詳戶部

曾榮字子啓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幼穎敏讀書不日五
歲盡識象戲字七歲從學伯父兩學十五以其所學訓族人
第十七出教新淦胡氏雖已有名時儒者鄭仲熙鄒初亨皆忘
年與之交二十充邑庠生教諭戴正心文學名成尤重崇既作
詩勵之復爲說說明其大用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明年禮部
會試中選者四百七十一人名在第八廷試遂中第一賜進士
及第成祖奇其才親批所對策褒美之賜冠帶朝服授翰林
修撰承務郎未幾詔解縉選進士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
閣

國朝卿紀

卷之十八

十一

宣德

閣啓爲之首上嘗召問典故奏對如響每應制詩文皆立就
由是深沐寵眷纂修永樂大典命爲副總裁校儒林郎五
年陞侍講授承直郎六年丁內艱七年大駕巡狩北京起復
扈從同邑有坐奸黨事逮祭者人以爲危成祖特原之謂曰
朕惜爾才也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戒火延及禁垣上亦
以榮故置不問嘗謂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於上前獨先成
詞氣豪宕上深加歎賞陞承德郎十六年滿陞侍讀學士與
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重沐賜養丁父憂復起就職仁宗
嗣位宣宗正位儲宮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校奉
議大夫賜諡命洪熙初元侍宣宗監國南京宣德改元與

修兩朝實錄五年書成賜織襲衣白金文綺進詹事府少
詹事仍兼前職賜寶帶日直文淵閣歲時賜宴御酒珍饈日
金鈔幣之賜恩意隆洽六年趨朝以欬嗽遲引退上遙見之
詔免朝參益敬慎弗懈七年疾復作上亟命醫往治榮知不
起自爲贊遺相知訣別遂卒年六十有一贈禮部左侍郎蓋襄
敏

王直江西吉安府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由庶吉士歷陞修撰
侍讀右春坊右庶子宣宗卽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陞詹事
府少詹行實詳吏部

王英字時彥別號泉坡江西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第時成

國朝卿紀

卷之十八

人

宣德

祖方銳意育才命翰林學士解縉選進士穎秀者與狀元曾
榮等通得如二十八宿之數俾盡讀文淵閣古今書作爲班馬
韓柳歐蘇文字命大官日給珍饈月賜油燈之資數召至便
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英在二十八人之中每
爲儕輩推讓後上以綽綽事重以英與王直皆慎密可與並
任揀入秘閣書進呈機密奏疏歲戊子預修太祖高皇帝實
錄丁亥授翰林修撰扈蹕巡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讀戊戌
實錄成賜襲衣綵段鈔錠壬寅胡寇犯邊二月上親征命
扈從至關澤見海五月旋師過威虜鎮李陵城已四十里上
召諭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視之明日還備奏其故上曰

此碑既鐫有體姓名異日胡虜一見之必以此題為已物而
 宜再往碎碎之用火燬沉之於河以絕其爭端莫如 旨而往
 既還奏 上喜謂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當為用正
 好官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對曰
 胡寇犯邊罪在不宥但聞 天兵親征必遠走漠北臣願 陛
 下幸毋入險窮追也 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之言惟
 不欲窮其黨武耳復謂曰凡軍中一切勅諭或請旨之類爾有
 所聞即來密奏又 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人見毋阻
 六月 上駐蹕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過不與口辯者多相聚
 悲泣曰吾等糧盡必死道路矣英以為言 上悅即令兵部尚
 書李慶入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匹甲辰 上復親征胡虜還
 次榆林用吳鴈時 仁宗在東宮命尚書塞衣夏原吉與上楊
 榮楊士奇侍讀王直與英同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凡七日
 仁宗即位加恩賜白金綵段八月進秩侍講學上幸陞右春坊大
 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年乞歸省 賜鈔 千緡俾馳傳而
 還 宣宗即位召召人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黃沈朱
 善劉三五宋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念汝當講經史陳道
 義以啓沃朕心因俾前人獨重其美 賜內服及鈔千緡 命
 入內閣參預中秘書德庚戌修 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 賜
 白金綵幣襲衣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復 賜金

箱琬珀麒麟帶壬子正月間太淑人曾氏喪 上命禮部賜祭
 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奔喪冬十月奉哀還 朝龍遇日隆
 不時 召對正統間開 經筵為講官陳說詳明於文義之外
 多有規諫之語其講章於朝退之際人爭求去以為珍寶修
 宣宗實錄與少師楊士奇同楊榮為總裁實錄成 賜白金百兩
 綵段鞍馬進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詳南京禮部
 項文曜字應昌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宣德癸丑登進士觀政
 兵部尚書士驥奇其才俾修馬政復奉使西洋各以能稱授兵
 部主事未幾征麓寇及整飭遼東邊備皆著勞效尋除兵部職
 方司郎中正統十四年 車駕北狩時于謙為兵部尚書督其
 有幹局遂陞兵部右侍郎為人機敏善因事以成謙之美故謙
 多信任之景泰二年吏部缺右侍郎時欲用文選郎中本賢因
 嫌於陸本部與王直並又因謙薦文曜遂調吏部及至吏部時
 何文淵同王直為尚書見龍於 景帝復阿附之三年以易儲
 轉左兼少詹事言官劾其儉邪謙力庇之時謂王直謙安為
 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
 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部尚書王直世稱儒者謙切其敬之已
 而被文曜毀之謙為是頗慢直嘗謂其老不主為文曜有代直
 之意又忤刻懷舊怨訓導善豫昇泰中應薦至京以屢言邊事
 兵部奏宜邊用而在邊不得久支俸請於吏部文曜曰是皆提

之鉉懲襲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道

月山西山東河南一個月北直半月俱爲坐堂月日天順改元

謹二年卒於官年六十五 上聞訃哀悼曰安得學行純焉如

斯人者遣禮部侍郎李紹諭祭其家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恭性

介特絕輒媚之態立身以不欺為主未嘗疾言遽色尚儉約已

貴而猶饒居隘陋俗如也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

恒館粟之僚友卒而乏者為其後事又教其孤自至顯官者有

病更憐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遣之弗聽已而皆愈鄉人

有繫逮不能明者為白其冤其人感之懷金以謝錢曰吾直爾

公也豈為私邪遂感泣而退其善行類此者甚多立朝無愴容

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志之堅定也楊文貞又定兩公皆

重其為人每稱道之家訓素嚴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戒之有曰

見利無苟得也聞其衣篋以行北還仍閱之如故乃喜曰無玷

吾門矣平生耽嗜文籍博極羣書素有醴酒為文行徐演進務

造至理詩古淡從容自有餘味方眾賢集於朝以息氣相維長

鉉獨用心於內退然沉毅略不與較有假幕於幕下者歸藏於家

孔公恂字 山東曲阜人景泰甲戌進士擢禮部給事中

衍聖公弘緒係大學士李賢婿遂不次用為少詹事成化元年

改大理寺左少卿自奏復少詹事二年上疏總兵中止有未水

一人諸總兵不平言官劾之出為漢陽知府四年卒於官

司馬恂字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正統甲子舉解元赴

春官不第入監擢刑科給事中景泰三年與易儲議陞奉坊石

贊善天順七年超陞詹事府少詹事八年兼國子監祭酒掌監

事詳國子監

李泰字詹事成化三年任

柯潛字孟時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生有奇質穎異絕人數歲

能作詩十五能為舉子程文補邑庠生正統甲子領鄉薦當赴

會試以未忍離親未果行遂擄告入逆峰僧舍讀不輟戊辰

會試中乙榜辭弗就教職入甯監攻苦茹淡益肆力於學景泰

辛未再至禮部遂中甲榜進對 大廷賜狀元及第數日授翰

林修撰潛手神峻整言動謹飭是時翰林諸老多在成愛重之

為之延舉未幾賜五倫書五經四書尋用薦入 經筵自是凡

朝廷用人有制作加恩典皆與焉壬申四月陞右奉坊石中允兼

修撰五月預修歷代君鑒書成 賜白金十兩文綺二表裏甲

戌二月禮部會試為同考試官五月 命預修寰宇通志丙子

五月通志成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加賜白金文綺八月考

應天府鄉試角汨淮揚有舉子鬻私者暮夜投潛潛叱之彼固

以請以所賂遺置潛前潛怒命執付有司治以法是秋賜屋廬

然比揭曉咸稱得人還 朝乙歸省未行 英廟復辟改元天

順更授尚寶少卿兼職如故仍許歸省已卯 月 命修 玉

牒庚辰春 命偕呂學士原考禮部會試十月 月 命充 東

宮講讀官尋給 誥命進階奉直大夫癸未 月復 命偕陳

學士文會試合場屋火罷甲申 憲廟嗣位以隨侍恩降翰

林院學士三月有旨選進士年少賢敏者李東陽等十八人入

翰林為庶吉士命教以古文詞學八月 上御經筵勅兼經筵

官仍 賜白金三十兩寶錄三千貫文綺 表裏九月奉 旨

纂修 英宗實錄成化改元八月考順天府鄉試九月主牒成

賜鈔千貫是月母奉 旨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十月 賜新

刻貞觀政要十二月 命掌翰林院學士 賜金二十兩金織絲段三表

裏折衣羅三表裏 賜宴禮部十月 賜大明一統志戊子二

月 命日侍 經筵講讀日辛巳迄戊子凡遇年節輒賜牙骨

朝朝卿紀 卷之十八

聚扇 上有御製清暑歌解愠歌及諸家繪畫金織扇袋五色

回壽絲縷虎頭繡諸文虎七月有 詔議 慈懿皇太后山陵

事內閣大臣先進章潛率僚屬繼進論合葬於禮為宜明日文

武羣臣又繼進未得 旨復其疏以死請曰 朝廷大事臣子

大節舍是奚所用心頃之俱 召至文華殿諭可其奏眾歡呼

而退十二月 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潛已聞父喪 上

命卽其家賜之既而有司為少卿公請祭 命并與葬蓋異數

也潛感激銜哀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苦枕塊不脫襟帶擇地

於其所居之東一里許葬和溫山麓不忍離喪次同繪形式付

其弟通州學正江童成之時母戴宜人在堂事之愈謹備極甘

脆已丑九月季弟澍病親為調藥比卒殯殮皆從厚朝堂易其

服哭失聲而後返衣衰居苦次君子謂之有禮度實正月戴宜

人屬疾越五日卒哭慟絕而復甦 朝廷聞之復 遣官諭祭

辛卯四月有 詔起復時祭酒缺員難其人 上起用之以厭

士論潛聞命具疏乞終制大略言忠與孝豈有 攸事君事親

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如天 上覽疏

許之初潛素無疾至癸巳八月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寒熱繼

作自知不起呼學正君與之訣輟口而逝計聞 上悼惜遣官

賜祭復 命工曹曾華潛製氣峭直操行耿介為文章嚴整

有法類其為人其為詩清新微婉猶有風致其性喜遊供職之

暇時偕二三知己窮覽勝槩雅歌投壺分韻賦詩襟度豁如也

既掌院事即詞林後園結清風亭亭下鑿池時進決引泉公

退宴忘其中至於遇事感發言論侃侃揚揚推古今毅然自負故

雖庶僚已繫天下之望位日通顯望日益重雖嘗以聖賢之學

啓沃 聖心其平生所蘊蓄抱負蓋未及少施於天下故其歿

也士夫多傷之

萬安字循吉四川眉州眉山人正統戊辰進士時 英廟命純

選北方及蜀士為庶吉士凡二十人安與選授編修景泰二年

以易儲陞左春坊司直郎仍兼編修四年陞右中允七年改尚

寶司承兼編修天順戊寅改翰林院侍講侍 皇太子講讀六

年陞翰林院學士成化二年丙戌上考會試三年丙戌
實錄成陞少詹事兼學士初安同年在翰林者八年各
惟安無所交平泰內臣養子也安與泰結為腹心已內閣缺
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求至遂薦安陞禮部
左侍郎兼學士先人詳內閣

徐溥字時用直隸常州府宜興人景泰中成進士及第第二名
授編修天順元年上兼司經局校書侍 東宮講讀成化紀
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充 經筵講官兼纂修 英宗實錄五年
陞翰林院學士上憂十年甲午服闋至京陞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十一年乙未上考禮部會試十三年七月以母憂去十六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八

七

庚

年庚子陞太常寺卿兼學士掌院事十七年辛丑再典會試陞
禮部左侍郎詳內閣

黎淳字太樸湖廣岳州府華容縣人少苦問學從父宦遠遊與
兄資深相師友天順丁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大明
一統志癸未同考禮部會試成化乙酉 憲宗即位克經筵講
官丙戌遷左春坊左諭德丁亥修 英宗實錄成進左庶子甲
午考順天鄉試丁酉修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侍讀 孝宗正儲位日侍講讀戊戌擢吏部右侍郎性耿
介寡合尤好直言居官屢除弊事初入翰林有言彼兩者即以
書抵當道請救其人當道者雖不能用然心實重之詳南京禮

部

王獻字惟臣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景泰辛未登進士成化十
三年任詹事府少詹行實詳翰林院

楊守陳字惟新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成化十六年任 十二年
陞吏部左侍郎詳吏部

劉健字希賢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
辰登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翰林院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內中
陞右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凡三
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 錄輔導功陞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詳內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八

十八

朱

汪諧詳詹事成化二十三年任兼侍讀學士

程敏政詳詹事成化二十三年任

費閏見詹事弘治二年任

謝遷見詹事弘治四年任

吳寬詳詹事弘治四年任

陸簡詳詹事弘治四年任

張昇字啓昭江西南城縣人成化己丑狀元授修撰在翰林統
統自持不少剋劾角十四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兼修撰十五年
陞左諭德仍兼前職二十一年丁憂弘治元年起復陞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讀特大學士劉吉川事威權隆赫又薦馮賢官

又忌并抑之囚人變上疏極言劉吉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術能駕馭臺諫聽其指使害人貴戚萬喜依憑官常兇惡重刑吉與締姻前北公府賂入私囊詞其激直吉諷六科十二道如魏璋等交章劾吉陰阻言路遂左遷南京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未任丁憂吉初報復言官論已悉加貶竄而官官甘為鷹犬不愧後孝宗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於言官犯法不少假借一時言路一清肅知懼不敢聽人主使舉劾人者屏一疏之力也五年吉召復原職七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每侍講經筵開雅詳明於倫終必有規諷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為上誦之以資啓沃九年陞禮部右侍郎詳禮部尚書

關朝列卿紀 卷之十八 十九

王泰字濟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兼口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泰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為罷遊召所幸李廣戚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泰乃以本官兼謝德寺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十三年陞吏部右侍郎詳內閣梁儲見詹事弘治十六年王華字德輝浙江餘姚人成化辛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弘治癸丑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進勸學疏上然其言

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會舉為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命兼東宮講讀於是春賜日降是歲奉命主順天鄉試辛酉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學士食從四品俸尋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詳南京吏部尚書

楊廷和見詹事弘治十八年任

江瀾字文淵浙江仁和县人成化戊戌進士弘治十八年任詳南京禮部

關朝列卿紀 卷之十八 二十

蔣冕見詹事正德六年任

顧清字玉源直隸華亭人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修大明會典丙辰已未連同考試稱得人癸亥丁內艱三月以會典成進侍讀正德初還朝與修孝廟實錄焦公芳貽公以風聞欲誣彭文思以附李孜甫得進清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強中官將琬誣逐臺諫章疏雖香時逆孽方熾貪畏觸其常莫敢涉筆清盡載其實有欲節略者清不為動丁卯上南畿鄉試尋充經筵講官前後進講義必稽古秉規諷時政辭旨剴直逆孽竊朝士多相忌清抗不為體鄉人張文冕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清絕不與通有言清者廷判高

位即可致清叱曰吾足可輕動乎吾知做吾官不知其他戊辰
丁外舉已實錄成例當進秩璫銜之矯詔追劾會典事降編
修尋調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會憂不赴庚午陞陞還侍讀
未陞侍讀學士兼修玉牒甲午主武舉考試乙亥堂院事詔
同輔臣照例考察疏辭不允九月有文綺之賜十二年丙子秩
滿進奉直大夫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丁
丑主考會試崇雅黜浮得士為盛奉命教庶吉士陶鑄造就
出門下若舒芬倫以訓陳沂汪佃馬汝驥俱名流管教內書堂
不結生徒不使與子弟相接嘗曰此輩如敗物壘之猶恐其汚
况近之也時儲位尚虛疏請預定不報車駕數巡幸屢兩迴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八

鑒言甚切是歲陞禮部右侍郎詳南京禮部

方獻夫字叔賢廣東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禮部祠祭司主
事正德五年改吏部文選司六年陞驗封司員外郎七年改文
選本年養病嘉靖二年起吏部考功司轉文選三年時大禮未
定獻夫進大禮論附張璁之議給事中張嵩曹懷辛倚安磐各
疏論張璁桂芳霍韜首為厲階語獻夫臥用附和而御史鄭
本公等四十四人連章論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章皆
下所司六月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九月上盡下諸司大體疏
之留中者詔禮部與璁等獻夫會官詳議大禮始定獻夫請將
璁等五臣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會章編成二卷

刊布天下從之四年陞少詹事兼原官六年陞禮部右侍郎詳
內閣

霍韜見詹事嘉靖五年任兼侍講學士

黃綰見詹事嘉靖六年任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八

十一

翰林院序

太翰林院者非古制也自唐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未有名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侍讀學士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以中書務劇文書多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至開元二十六年改供奉為學士置學士院學堂內命至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至宋真宗咸平二年因開元二十二年有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之置乃以楊徽之夏侯嘏並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翰林學士宋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缺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齊武政路矣我朝於吳元年五月已亥設翰林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侍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癸巳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二年八月己卯增設檢閱從九品十四年五月癸未改正五品衙門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侍讀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各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三人侍詔二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筆承旨直學士侍讀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從九品又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後簡用取聖裁官無定員而侍讀先侍講則始於此革除年間吏易官制仍設正官學士承旨一員在學士之上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俱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典籍侍詔其侍書陞正七品文史館以居修撰編修檢閱改稱目為典籍創置典簿廳而革中書舍人改為侍書以隸翰林又增設文淵閣侍詔及拾遺補闕等官承旨皆復舊制即洪武十八年所定者也未幾命編修等官參預機務謂之內閣然本院印信自王景去後猶以內閣學士解縉胡廣楊榮等相繼當院事至洪熙以後楊士奇等加至師保於是禮絕百僚隱然有鈞衡之重不復署院事矣然文淵閣本內署非衙門名故凡朝廷之召宣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初不以內閣名及觀正統七年本院落成掌院學士錢習禮不設西楊南陽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二楊以間乃命工部具椅案禮部

商書胡濙定位次以二楊所職同論其議也其議之動能
會同內閣大臣其未間前門惟太院自太學九年定鼎
北京遂設衙門於北以留都為南京翰林院止及學士一員掌
之遇有員缺從內閣推舉其後位講以上官皆以掌院事仍設
孔目一人今詳國初建置之由并具各官官歷於後其行實其
於事紀其勳德茂著者表為列傳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九

翰苑總論

愚嘗聞呂東萊有云翰林之設其任重矣雍容全盛優游鳳閣
審勿議論取重當時豈特取其詞賦而已哉故張杜韓非無
文也宋人以其行不足而棄之郭贊可以掌制講矣以其之時
望而不可以入翰林則學士之職其選當何如也我明起運
文治勃興一時帷幄近臣如陶主敬之力拒邪說宋景濂之總
裁大典與夫磨同文樂舜儀劉昆孫章稽古右文厥亦不為無
助非天啓之以翊初運者乎然陶宋當元季燥沸晦迹林巖及
出而以所學事聖祖凡發號令預謀議遂為我朝不刊之典
及永樂以後皆儲育詞林而寵遇之殊絕非他官比求其學綜
該明如陶宋輩不可槩數矧求冊后之舉丁謂之留有不奉詔
如楊億劉筠者耶君子因是為之三歎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九

國初翰林院學士承吉并學士講讀學士直學士年表

潘廷堅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陶安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朱升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范常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秦裕伯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危素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王時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張以寧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詹同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宋濂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陳經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熊鼎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魏觀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樂韶鳳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辛

宋訥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李翀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李翀 直隸常寧人 歸附天兵 宣統元年

劉三吾 湖南茶陵人 洪武初薦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葛鈞 河南洛陽人 洪武中舉明經 二十二年任學士

李遜 直隸常寧人 洪武中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高遜志 直隸常寧人 洪武中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方孝孺 直隸常寧人 洪武中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董倫 直隸常寧人 洪武中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王景 直隸常寧人 洪武中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解縉 直隸常寧人 洪武中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王達 直隸常寧人 洪武中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武周文 直隸常寧人 洪武中舉 二十二年任學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胡廣 江西吉水人 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

胡儼 江西吉水人 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

黃淮 江西吉水人 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

楊榮 江西吉水人 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

金幼孜 江西吉水人 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

楊士奇 江西吉水人 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

翰林院學士講讀學士直學士行實

潘廷堅字叔開直隸太平府當塗縣人先世業儒有聲江左廷堅性資穎拔博學強記元末教授鄉邦學者多從之晚會亂起為富陽縣教諭歲乙未高皇帝渡江駐蹕采石廷堅同李習陶安謁見遂命為太平府教授明年金陵平召為中書博士庚子補金華同知壬寅入拜侍講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政洪武四年起上會試事取俞友仁一百二十人廷堅為人慎密謙約每參議議為上所重

廖道南曰予觀太平志乃見天兵初臨者儒人謁皆彬彬然多文學士視漢之鄴生諸人尚變詐特智巧者不侔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七

張文言

陶安字主敬直隸太平府當塗縣人幼穎敏有大志通判馬昂夫令賦喜雨詩立就奇之自是肆力問學博極羣書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道藝元至正甲申舉浙江鄉薦為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講明朱陸之學乙未夏六月朔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偕耆儒李習平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見與語安因說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主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爾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長江天堽取而

有之拒形勝以臨四方所向無敵何憂不克此天所以資公也上甚悅從克建康授安天下典國事兼總府事

七月己卯朔諸將奉表上為吳國公以元帥史瑄為公府直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以安為員外郎留參幕府會十母

夫人憂戍戍服闋授行省都事掌中書兵房事左司郎中贊

書之功甚多已亥上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

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

如章濂葉琛上多其善讓於邪黃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

之曰無難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賦稅省徭役民悅服之改

桐城令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率其民民皆樂

輸而用不乏適閩寇至攻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俟援兵至

擒其眾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奈何殺

之由是民皆得全四境以寧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

使往勞明年入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

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

擬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上翰林文章第一家十二

月命李善長等定律令以安為議律官戊申上即皇帝位建

元洪武春正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上曰適聞做元舊

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

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得將來登高岡而即

步渡長江而迴棹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而志氣未定多
所宜導導師傳傳經傳博通古今識達變宜也且事關國務
皆令路問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上因謂唐曰吾自朕今立
東宮官取廷臣而德老成者兼其職七歲若人動有典則若新
進之賢者亦選其素用大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賢賢
之道輔導賢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本必以授良臣萬全之
望不以付拙工於是以身兼其職故連抱之本必以授良臣萬全之
成上告以克品成兵召公教康上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
不忘武備益繼世之君生大富貴泥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
不務一有緩急同知所措三公言不可忘也上曰卿東閣

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

九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
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
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
契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言歟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
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
色之眩目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決去之戰國之
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
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
下烏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
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

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奉魯長傳獻治安等進郊
宗廟議其國丘之議若曰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各
至則祀皇上帝帝於國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其方
之議若曰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
鎮四海四瀆從其宗廟之議若曰今擬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
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
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若曰今宜祀以春秋二仲
月上戊日皆從之又上命議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安奏考
諸禮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則不屋亡國之
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雨則於齋

官望祭上是之又命定大廟時享之禮安同侍講學士朱升

侍制詹同等奏按禮者禘祠祫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各享於祖

廟祀各廟者惟春為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
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適禮之中無
煩費也上命春特祭於三時合祭又奏古者天子五郊祭天
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郊禮太繁今祭天地
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
言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
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
盡職乎命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

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蠹蟲長其苗者必去異莠
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後進
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言夫小人
人常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則害甚大矣
黜之本年四月遷江西行省參政江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
上諭安曰卿安遇朕敷陳王業幕府軍旅裨益良多繼入翰林日
聞議論茲以江西地居上游可代江廣洋者宜莫如卿安辭曰
臣恐付託不效有孤渥恩 上曰卿中書決勝負於兩陣間
此武夫之事儒生非所能若承流宣化緩輟一方此儒者之事
非武夫所能也卿才宜足任吾豈私一人弗愛一方乎江西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十一

徐家

鄧縣初平安鎮定有法軍民帖然得推 恩追封其祖父父
姑熟侯其年安有疾即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于
官 上聞之哀悼親為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追封為姑熟
郡公

詞林記云 高皇起應昌運開安謁見期以王道決計趨金陵
嗣居帷幄英謀密議幽贊神明且言邪說害道其見遠哉弘遠
矣可不謂一代儒宗矣乎

朱升字允升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進
士陳樸深器之元至正癸未間黃楚望講道淞浦偕趙訪仕學
焉既有得乃歸讀書紫陽祠中乙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壬

辰淮甸勦黃兵起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遁寬著述不輟脫去俗
學直造本真究極玄微置精大道丁酉夏六月 高皇帝遣元
帥胡大海等至徽州路改徽為興安府升以衛國鄧愈薦被徵
入見顧問稱旨 上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正 上嘉
其朴遂參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
拜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上親製詩詞有曰
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哲之英無何乃陞為本院學士特免其
朝謁以優禮之七月命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 上親
擊石磬命升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官音為徵音 上曰升每音
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官音作徵音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十二

王廟

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
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聲和即八音諧和矣洪武元年二
月乙卯 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
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魄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命
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益振古
如茲矣三月辛未 命儒臣修女誡又諭升曰治天下者修身
為本正家為先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
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
下失序歷代官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
於為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

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升受命恭
輯二年三月戊戌復命撰齊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
初月樓 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傳爲楓林先生
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補
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子同爲禮部侍郎

詞林記云子初從石門大夫學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
觀諸經旁註慨然興嘆以爲道可印矣石門大夫仍復示以玄
旨約之精義乃今知朱允升之學要亦切當不可誣也

危素字大朴撫州金谿人與同郡葛洪時更相策勵從
吳沈范等遊遂知名薦入經筵爲檢討仕元歷學士承旨榮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十三

劉汝忠

祿大夫知制誥奏請加封朱考亭楊龜山李延平真西山蔡九
峯從祀俱從其論洪武元年大將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
身素與編修黃昇誓死於難有報國寺僧梓者救之乃免而昇
竟死矣達乃以素歸 上雅聞素文學仍命爲侍講學士因進
言宋明諸陵爲元西僧所發以理宗頂骨爲飲器 上聞之側
然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無世讐既乘其弱取之何
乃縱奸人肆酷如是耶即命守將吳勉訪索頂骨得之僧廬命
有司厝於京城之南紹興亦以永穆陵圖來獻命掩瘞故處冬
十月甘露降宋濂爲頌 上問素此何徵也素曰敬恭者老則
降甘露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葉受之今甘露降於松

陛下養老所致也宜以制幣冊告 宗廟頒於史館以永休問尋
坐失朝免三年四月起原官未幾 命素及胡鉉雖祿王大中
俱爲弘文館學士詳侍臣

王時宇

入故元學士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命王

時以白金二千兩令方國珍市馬洪武元年附入兵同危素
錄用拜侍講學士其行實不可考

張以寧字志道其先河南固始人厥祖光祿大夫從王審知入
閩遂居福建之古田少貧苦嗜學登元泰定辛卯進士初授黃

巖州判官轉六合縣尹坐事免官十餘年至正中復起爲國子
助教後遷侍制侍讀學士以寧有俊才博學善記元末遺老多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十四

劉汝忠

物故以寧獨擅名於時人呼爲小張學士洪武元年 王師入
元都以寧與學士承旨危素學士王時等以故官來歸奏對稱
旨仍以爲侍讀學士階朝列大夫知制誥特被寵遇二年己酉
與典簿牛諒奉使安南 上親製詩送之時安南王陳日烱偶
卒嗣君日熾遣其臣阮亮求詔璽以寧不許乃留居汴江俾諒
往其國諭以 朝廷威福彼遂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計 上
親御翰墨爲祭文命編修王廉主事林唐臣往將命事竣 上
御製詩八章并賜以璽書褒之北還卒於道中 詔有司還其
柩於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
使也襤褸而往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家都無陸

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

秦裕伯字景容直隸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於太常寺
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祖崩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
以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
年上命書省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
餘年肯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
固辭洪武元年復徵起之側疾下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
之民好鬪俗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危殆卒不起恐有後悔裕
伯拜書入朝辭博學為辭說上命為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
裕伯與學士朱升張瑄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制印景賦詩甚

國朝列傳

卷之十九

十五

景

見寵待洪武二年降待制一日論學術上曰為學之道志不
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隘意矜則小盈則
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人為
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
言後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
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
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拍驅狗國豈可
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官
詹同直隸婺源人薦舉洪武元年任直學士二年陞侍讀學士
六年陞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詳後吏部

范常字子權直隸滁州人宋青山先生孟申孫也幼習岐黃學

淹貫古今夷粹無競焉於行義鄉里咸重之謂其有古山先生
風至正甲午太祖兵克滁駐蹕城中常以文學聞即召見且
問天下惡乎定常曰常聞之得天下有道在得人心夫好生惡
殺天下人人之心今四海擾亂民鯁鯁懼不相保主公能以除
亂救民為心不妄虜戮燔燒俾令按堵內棟精銳之士半從軍
半棄城日擇寬厚長者牧字之使得耕守不為他盜攻劫則四
方之人雲合霧集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禮遇之從克和州
常見諸將暴虐日使人捐棄骨肉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王公
當有以處之上即召諸將切責凡軍中被驅婦女悉遣散於

國朝列傳

卷之十九

十六

景

是民大悅上常與范常論兵常曰古者寓兵於農今兵興宜
有制所下郡縣雖田野之人豈無材勇宜精加簡閱為伍各設
長貳典司之耕作隙則習肄毋懈事平之日聽其為農如此則
不煩坐食精兵可得數萬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其亦有古之道
也一日上以羣雄未一命常為辭禱帝辭有奉天征討慮弗
合於天心等語甚稱上意命典兵牘議取金陵乙未六月扈
蹕渡江取太平授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皆預謀謀自
是下毘陵及取江南諸郡皆畫居多辛丑七月乙酉朔命為太
平知府既至募民種藝時兵亂之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
請於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私庾既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

延師儒民甚安之 上嘉其績召入為侍僕訪以時政及古今
事宜常直對無隱又嘗紀滁和事蹟上之 上嘉悅洪武元年
四月癸亥擢為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
施常多預議無何以疾免尋起為起居注復懇乞歸 上重念
其老許致仕御製詩四章寵之賜宅一區於太平因家焉子祖
仕至右通政改雲南左叅政

宋濂字景濂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金華為浙名郡其地曰潛
溪至濂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
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在姪七月即生為
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十七

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
二千言同肄業者曰暮罷歸其所讀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
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其善記
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以一月為答初
繼之不之信拙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乃以指爪運行按之
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其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
令從名師其父乃携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
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成月先後難記濂即列國紀年
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
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詩及周

禮諸經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公文公長經於白鹿溪
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其濂曰舉子業
不足思濂蓋來同學古文辭乎濂欣然從吳公問歷歷更學
之未幾悉得其闕奧自是文章之名播遐邇聞吳公居無幾何吳

公解館而歸濂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出館濂嘗謂東
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
應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
濂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如賓士人九節之府君方著家規
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濂則據證古今準酌
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之時柳文肅公黃文獻公潛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本

十八

皆大儒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
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
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駕風帆
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濂
所為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
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其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
玄謂非才具眾長識邁于古安能與斯為當時所稱許如此至
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不敢
遠違固辭會世亂益藉闕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
二十四篇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初宋南

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發
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某氏王伯
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發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嫡
濂既開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廢然思繼
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
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所理精
微百氏之說悉得其肯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
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某謂其
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屑猶飲梁肉
而茹茶飲茗汁耳歲乙亥冬 大明皇帝定由金陵遣使者樊
觀奉書幣造門徵之濂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
遂幡然應 詔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俱見 上尊
重之建禮賢館以居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 命為江南等
處儒學提舉陳友諒平乃撰平江漢頌 上大錄賞十月奉
旨入內授 皇太子經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
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濂及興國孔克仁
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
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
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濂
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乙巳三月 上御端門

輿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蓋王大
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
謨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 上與賞
資濂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竭無餘也人心不固
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召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
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頓濂口向所
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
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卧疾 上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
繼聞在告乃憂形於色曰宋起居誠篤之士不參以公毫人偽
侍子五年猶一日也乃謂侍臣曰爾往傳命俾歸企華山父子
祖孫惟然同聚疾必速愈愈且速造朝 國家文翰庶有賴哉
乃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
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詔以書意且 賜書答其
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
俗言教之是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
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上每與羣臣言其淳謹
君子輔導有方春遇甚隆吳元年二月設三局一曰律局二曰
禮局三曰誥局徵儒士徐大章梁寅分實各局以濂等領之既
而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 詔修元史為總裁官兼修

禮書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質之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欽手承命而已三年二月上御東閣濂等進講大學至有土有人反覆陳說上曰人者國之本德厚則人懷民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愛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眾雖有財亦何用哉六月訪江南都郡凡稱大家者悉赴京師已而畢集闕下引至大庭帝親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綱紀法度租賦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數千百言又恐民或遺忘不能詳記因刻爲書以印本分賜之是月十三日庚午

卷之十九

帝御奉天門濂與詹同王禕起居注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論斯民之意乎王禕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之三代而下爲人主者但知爲治不知爲教今陛下主天下爲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子弟此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帝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濂起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仲侔實來京親承訓諭嘗爲臣言陛下教之之有情意備至今還鄉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家各有是書以宣廣聖意矣七月元史成其功居多賜金幣有差其筆削倣春秋末著順帝不綱風憲皆爲不捕之猶將帥盡成

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人以爲至論時符功臣下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降濂振頌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皇上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臻和豐爲祥視前代植金華以承液諤嘉瑞以紀年者不侔矣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濂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

卷之十九

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後失朝左遷編修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滿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弟子四年七月坐考覈魏觀同謫濂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

事六月嘉禾生於句容縣嘉禾食十二月間 太子詹事大夫
階如司業時源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 言一動皆以禮
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典章之於必損于
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日推人情物理以明
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怠言則曰師父云且
書舊學一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事最要源請 上
讀真德秀人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焉之兩廡之
壁時睇觀之六年正月以舉人張唯等為編修入文章堂肄業
命源為之師 上聽政之暇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 太子親
王送為之上是月昭鑒錄成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卷之十九

壬子

陳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今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源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
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校教
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源曰朕之為君
上畏天下畏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對曰 陛下此心古
先哲王之心也言曰子臨兆民猶平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
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始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
齋室源侍坐 上問三代屏數封疆之修短廣狹源歷言之且
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 上嘉納
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仍兼

卷之十九

壬子

石

替善大夫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清姦錄及進 太
子諸王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其目有十二曰守成恭
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禁衛俱用至
是書成 命作序論以大意源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朝創業
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於石 上至
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牛民之良苦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
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藏書不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
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
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實訓五卷總裁其事
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源序日曆一曰功高萬古二曰得
國之正三曰獨乘全智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家法之嚴六曰兵
政有統世稱為確論十一月孝慈錄成八年正月 上與源論
用人 上曰人材不可一槩而論賢能之士或有隱於老佛下
筮負販者願在上者能拔用耳否則有志不得上達多矣源對
曰誠如 聖諭昨有僧名傳者能勤於學以所為文求益於臣
觀其文甚有可取此其或有可用者 上即命源取其文觀之
喜乃自為文論之三月洪武正韻及 大明律成俱為總裁五
月丁丑 上御端門出內庫蟠桃核命為賦九月侍 皇太子
親王遊中都隨處規益既歸 上諭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

居常諷諭庶廣識見幸上調護之濂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
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不夙夜間載冊書於牘
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
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黜
臣名卿焯德耀功之碑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
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
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
誰饌何為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
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
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

明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

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
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屢有所建明名
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濂曰善者與臣
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
寓忠告嘗奉制詠鴈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欣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濂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
留禁署溫樹二字於屋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皆以示之上
嘗與濂飲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而如緒行
不成步上觀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成賦
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

召賜坐上躬執金杓陳湯於鼎以甘露授之下注於地以
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壽故與卿共之皆厚恩也九年
四月將有事於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命濂考古制以問對曰
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絛而行事喪服傳云官
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既葬而祭宋真宗時有內喪太常禮院言
准禮宜祭天地社稷真宗時嘗郊而喪未除常以為疑講讀官
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為祭天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
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上然之五月上謂

明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

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燭理泰之時張良陳
平韓信皆隱居釣漢高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
衆之才茲欲羅致之其道何由濂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
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世論而陛下
下行之得才之效莫過是矣六月上以濂久典制作宜勞為
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
每謂濂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
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履辭謝不
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家子璿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
序璿未幾復召介子璿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璿
、璿而戒飭之上笑語濂曰朕為卿教子孫濂或奏事久俟
倦上命璿慎共抹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

事復以艱於行步特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良馬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效萬一耳 上以濂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敕政之 詔乃加贈其父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諡贈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諡辭中稱濂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挽之不溺人以爲 上知人之明云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 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何處

上舍之而罷怒未解召濂對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爲國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骨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延舉濂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 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濂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養字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

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漢不可舟卿宜詣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行至宗邸拜謁 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 詔嘉其大旨謂其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之節全初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送入朝越十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行遣儀曹奉賜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宮闈盤旋禁禦調諸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凡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何處

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下至寺人衛卒見其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避拜恐不得先視之留 朝七旬餘上重其還而難言之濂以族林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爲指畫聖心惓惓愈加以昔及旣行數日 上問璉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璉以安對未幾復謂璉曰朕嘗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首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重不忘如此濂德重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繼美朝貢者數問其安否日本得清溪集刻

探園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當拱壁而濂退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謝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豈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問問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同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居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故作事不尚表裏務合乎義故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人於善尤爲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且真無鈎距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饑而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者難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室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愧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卻不受上以問之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忻然爲之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投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舉獎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指授朝廷英俊咸以爲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大人長者及濂歸上面發後學無

師之嘆蓋其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以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於士又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則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輟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于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間民有困乏者食爲之不飽濂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卧絺帷巾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畫人以爲不飲酒寒嗜欲所致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蘭集歸田以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舊臣特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卒于夔府年七十二

野記云宋學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帝業制禮樂定律曆敷文德配武功太祖眷禮隆篤其孫得罪當死以學士故未赴市學士不敢請既而連坐學士高后遣奏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上未允皇太子懇請亦未蒙恩命太子寤遣投金水河左右救正以聞上乃釋公竄之松藩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夔府葬蓮花山下

青溪暇筆云洪武間翰林應泰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
雲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小臣不敢忘規諫却意當
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
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
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

守溪長語云宋濂字景濂洪武中以文學承 寵渥最久後以
老致仕每值 萬壽節則來京賀 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
登文樓峻陟級躋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情首謝
至明年 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生其來乎蓋志前語也
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視之家濂方與鄉人家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
已而入宮上膳 孝慈命左右置蔬膳於側 上問后何為食
素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為蔬食以資冥福 上感悟遂起
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風錢塘江稍得延
緩後使至則已擲至市矣宜 詔得免久之其孫慎獲罪復執
來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舍翁家請一先生尚有終始濂
教 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遣至
四川憩某寺有老衲前僧也濂與語曰吾聞內典書惡必以類
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為無愧何至是哉僧曰此生於朕國常為
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月遂自經死

詞林記云平嘗讀楊維禎序景濂之文其隱龍門也燁乎其虎
豹煙霞也其居館閣也燦乎其鸞鳳日星也月瓊曰正聲勁氣
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
瑰詭奇絕揭沉曰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春
濤之漫漫也鐵騎之縱橫也武庫之珍異也龍門砥柱之可駭
也蓋論其文者然也至其門人方孝孺稱之曰公之量可以包
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見一世而舉世不
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統德可以涵
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公之所能者皆眾人之所難勉而未
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眾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十二

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羣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
而長存者乎可謂知言矣
陳極字子經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極自束髮受書即知弘前
人業乃撰紀二百卷傳諸同志又上論遼古建於盛寧下據三
史會於有宋述近理刪繁詞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
編而不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大分凛然大義萬世不可易
也其紀年則司馬公之補遺其書法則朱文公之綱目猶不敢
自比於二公故但名之曰通鑑續編洪武二年春正月以朱升
為學士詹同及極為直學士未幾以老致仕
詞林記云墳典既遷史傳斯創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後世沿之

紀言爲實訓紀動爲實錄文彌繁而道愈遠矣乃若陳子樞值元末亂亡潛心史學祖晦翁綱目之律例述君實資治之龜鑑昭正統彰大義其文核其事該其旨淵以正可不謂良史矣乎熊鼎字伯隸江西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屢強之任鼎不就王師駐南昌參政鄧愈聘鼎及其友湯感生感生入銅陵峰不行上至南昌愈以鼎薦召見軍門與語大悅欲授鼎以官鼎以母老固辭乃留愈幕府參贊軍事歲丙午九月徵至京師授湖州德清縣丞吳元年入中書與諸儒議禮改太常博士編纂經史事類拜起居上嘗召翰林儒臣論樂鼎從容敷對稱音洪武元年與議上卽位後郊祀禮官制法律及賜外夷書詔鼎書勅感生仕生作黃牛篇報鼎時浙東新入版圖上以其地承方氏之亂豪傑多不法六月命鼎爲浙江提刑按察司命事尋調山東二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尋陞翰林院學士三年封建諸王以鼎爲晉王傅四年故元四大王出沒爲寇居民患之上以鼎不能弭賊遷大同衛五年復授晉王府參軍七年除刑部主事八年西戎朵兒只班率其部落內附上以鼎老成歷事改峻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鈔一萬二千貫鼎至峻寧知西戎狙詐有再叛意密疏論之上遣使慰勞賜鼎裘帽已而遣中使趙成召還朝鼎行至西涼行班驛朵兒只班果叛令酋長么哥督衆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及知事杜寅俱被

害上聞而悼惜竟遣使葬之於黃羊川立祠致祭仍以所食祿米給其家

魏觀字杞山湖廣武昌府蒲圻人國初江漢既平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爲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爲優上曰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爲羹羹侯怨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爲湯沐邑度亦未弘矣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爲已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則太宗爲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太子說書及授泰晉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歲粧龍鳳旗東華遙立望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偉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陞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甘露於乾清宮禁林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則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權豫底於清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錫燕紫閣御製序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喜奏

彤車御式燕慚叨紫閣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
山川羣神之祀厥任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歷持憲節
振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頃居輪院日記言動朝夕之間
屢進議論尤簡朕心茲用長於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改定
太廟祝文冊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等爲今
是月陟爲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令成以觀爲嘉議
大夫國子祭酒詳南京國子祭酒

樂韶鳳字舜儀直隸滁州全椒縣人元末兵起有經世之志乙
未謁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手五

丁酉年授江南行省管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遷給事中
尋進中書左司員外郎本年陞兵部侍郎六年陞兵部尚書正
月戊午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
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凡騎士必善馳射及用鎗刀步兵
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司中者爲中
式并定賞罰各有差本年六月改侍講學士與承旨同定祀
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獻終
獻奏景和徹饌奏咸和送神復奏咸和之曲七月製中都城隍
神主太祖親爲文遣韶鳳奉安九月編集大明日曆命韶鳳
爲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六

月 上以祭祀選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擇樂章以敬敬
監戒之意諭韶鳳等曰古人詩歌詞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
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矣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咎若頌美
之辭使人聞則自警之意意而自恃之心生矣言者曰詩曰
警者曰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極述母有所遺至其所擬神降
神既惠并酬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同樂樂其辭皆
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皆八人禮部具圖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八年三月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之失正音乃命韶鳳與諸廷
臣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改陵寢朔望
節序祭祀禮韶鳳奏漢祖諸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
於廟時祭於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
牲致祀每西幸卽親詣洛陽諸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次上陵
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
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高
祖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二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
伏臘清明社等節俱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
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唯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
帝等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唐玄
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壽共六陵朔望上食冬至
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每歲春秋仲

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諸陵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舊儀
每歲元日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至日用六年共伏臘社
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
日則用節禮 上俱從之十一月詔定登壇脫烏禮詔以泰古
者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而舉之屏於
側注云履踐者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
長者在室則着履上堂而不着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脫履惟
蕭何劍履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烏下壇入廟脫烏升殿
梁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脫履唐禮志正旦冬至奉臣朝賀
上公一人詣西階脫烏解劍升御座前脫履降至西階佩劍納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十七 王貴

酒

宋謂字仲敏直隸大名府滑縣人訥博學強記動應矩矱
重不妄言英登元至正癸卯進士任鹽山縣令洪武十三年徵
爲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靡寒學者如歸嘗同諸儒應制
諸勅文操筆立就雅稱 上意遂遷翰林學士十五年五月
命撰宣聖廟碑文賜衣帟文綺鈔銀秋七月庚戌 上謂訥曰朕
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士誰能知之敬民
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日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
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視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
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
之弊故又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是
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 上覽之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
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可乎蓋自
知而用則所見者狹知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
下人主豈能知之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所舉任何如
爾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
其舉者可知其人賢否矣十一月以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歷國
子祭酒餘詳國子監
李紳字 山西壺關人洪武初由薦舉授典簿十五年十一
月陞爲侍講學士 上賜之勅曰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治民

非文何以昌化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幽微音有天下歲和時豐無乃弘文館之設有方任館內之事者內相庶幾以參選邇來庭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欲行之何用賢之道不齊致遺賢於遠邇今特命爾卿居是任尚期文同韓柳敷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欽哉十七年正月庚戌 上與卿等論武事卿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憲宗用魚朝恩肅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爲故也卿曰惟陛下聖明深知茲弊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三十九

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而後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爾十八年出爲浙江右布政使尋以老致仕

劉三吾名峴孫以字行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兄耕孫壽孫皆事元死節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路教授選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通政衛山茹瑺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爲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悉多稱 青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民生安否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

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能一口忘之三吾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茫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德者不足以爲政也十九年三月省躬錄成初 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應感可爲鑒戒者萃爲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至是頒行之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四十一

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言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年陞翰林學士十一月乙酉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地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刑施之各有攸當焉爾三吾悚服稽首而退十二月

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

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威制也

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二年正月

吏部侍郎侯庸劾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黜降別用 上曰儒臣

不任劇事今教國子降三吾為博士未幾復職十月戊寅 詔

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

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三吾言太常博士孫音與所編韻

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

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十一月高麗貢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四十一

玳珥 詔分三吾與侍講學士葛鈞二十四年七月 命攷定

武臣封贈之制三吾言宋制嫡繼母亡許封所生之母正妻次

妻並封古無此制今議正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無子

次妻有子俱存未有定議 上曰只封嫡母正妻所生之母則

從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古從逆凶乃曰凡

人罹凶咎無不自已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

三吾曰如是者當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於天若其自

求於天何預二十五年二月 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於此

命也朕第四子賢明仁孝英武似朕欲立為太子何如三吾進

曰陛下言是但太子天下本若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上

不及對但大哭而罷十二月自陳矯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

罪皆緣素失教致負深恩今雖蒙有白當引退遂免其官二十

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

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

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其矣為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

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

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下

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曰人主之聰

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聵天下之事難達矣三

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九 四十二

信任儉狃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也 上曰人主

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

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

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

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

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已

酉 上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

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

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縠衣被又

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於侍衛之府燕享則坐於殿中

仍以朝鮮所貢玕瑁華賜三吾及修寧宇通書
但倍加賞資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吾等進講
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
然也人君當常存警惕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是
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論上自天命之精下至民生
庶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詎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
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常
念備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為警戒今日講此深懷朕心間
之愈益警惕二十九年八月頒表箋文式於天下先是天下諸
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三吾等撰
國朝制卿紀 卷之十九 四

慶謝恩表箋成式頒天下令諸司凡遇慶賀謝恩如式錄進三
十年 命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黜竟以是獲罪下獄三吾為
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其不
可奪所著有坦翁集十二卷傳於世

解繹贊云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
皆出自三吾可謂有制作才矣不獨擅華國之文而已也論者
又謂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直亮
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
哉

徐冬錄云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

說與郡陽朱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
致仕錢宰等論以欲正是書之意 命翰林院學士
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文
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 命禮部刊行天下
是書世覺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伏祭傳上
專業以為科舉繙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葛鈞字 河南洛陽人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河南府學教授
躬行訓督多所造就二十二年徵為侍講學士時劉三吾以首
儒罕院鈞與相得其懼凡草創禮儀稽考經籍章祀祇祿校閱
文卷罔不事事本年十二月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授書世子忌
國朝制卿紀 卷之十九 四

情降國子助教未幾復職二十三年庚午九月 上欲加封徐
達李文忠三代王爵命鈞考定諸臣封爵之制鈞奏宋制功臣
韓琦生封魏國沒追封魏王韓世忠生封咸陽郡王沒追封
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王及三代別無舊制若開平王常遇春
三代封王出自特恩難為定例今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
追贈三代宜准宋制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元勳三代准贈
王爵十一月高麗貢玕瑁華分賜三吾及鈞等二十四年六月
命授泰齊諸王經以稽古不稱仍降助教後以老致仕
李通字 直隸河間府景州人登洪武甲子鄉試二十二年
任侍講學士

高遜志字士敏直隸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幼嗜學從父
宦游吳中時宣城貢師泰都陽周伯琦皆與之交後為郎山書
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授編修十六年命署吏部侍郎事
尋以疾歸三十年起翰林侍讀學士建文中擢太常寺少卿時
黃子澄為正卿與定國難夙夜匪懈庚辰同輩論上考會試得
楊榮胡廣楊溥金幼孜胡濙等名臣是科同事者則右拾
遺朱逢吉編修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來蔡葉惠仲則死
於建文之難云詳國初吏部侍郎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至正丁酉始

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故其性資精敏絕倫長老見之皆咄

國朝刻卿紀 卷之十九

四十五

咄嗟異方髫髻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日積

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輒默記欣然有願

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五侍父宦遊濟上覽周公孔子

故宅求七十之遺跡慨然嘆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顏閔

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章豈可多讓哉但恨今世無聖人

不得所依歸耳曹國公李文忠一見奇之待以國士年二十翰

林學士宋濂方在中朝以文章道德推重海內四方至其門者

輒獲洪武八年父克勤嘗註誤繫京獄孝孺數言於朝廷代

父死既而謫戍江浦又上疏乞身代役皆不報竟動自獄中遣

孝孺從濂遊孝孺持所為文上謁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

謂孝孺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

子者子之文非當時之文也顧肯從我游乎即日館置左右口

與討論經史為文辭濂歸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凡四年盡得其

所學自是文章繼濂而起一時四方者儒皆無不折輩行與

之交而胡翰蘇伯衡葉見泰輩在衛東尤以文學知名當世每

見孝孺未嘗不心服也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

父沒扶喪歸葬濂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可以文顯天願輸將

以延之濂嘗欲甥之而不果洪武壬戌上用學士吳沉揭傒

薦詔徵至京入見陳說多稱旨上問樞曰孝孺孰與汝對

曰十倍於臣錫之宴凡稍敬必正而後坐上使人視之喜其

國朝刻卿紀 卷之十九

四十六

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觀之

甘露論上每面試舉于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

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皇太子素重其

才召賜食東宮待以賓友孝孺既歸益杜門纂述不出會仇家

得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簿錄家貲械赴闕下太祖立命釋之

孝孺奉祖母挈妻子家屬數口還鄉鄉人感嘆以為盛德已而

家益貧窘無以為養孝孺處之泰然不以為意嘗卧病絕糧家

人告乏則曰聞古人有三旬九食者窮豈獨我哉吾嘗勝之矣

後徙石鏡精舍若將終身二十五年復辟至上方重賞罰以

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教授詔許

水陸給舟車明年閏四月携妻抵任山郡荒僻水土暴惡病瘵者十之五士人鮮少雖五經亦無全者孝孺安之嗜疏糲若飯萬鍾者每昧爽升席爲諸生講解文義至暮曉曉無情容由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蜀獻王聞其賢以賓禮召見每有所陳論輒虛懷聽納恒曰方先生王公之賢者也 皇太孫聞其名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建文帝立馳驛召還將居爲執政天下莫不以王佐貴望旦夕成功而用事者忌之乃止遷翰林博士再遷侍講文淵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孝孺爲之是時館中徵集四

卷之十九

四十七

方名士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大典諸書皆命孺總裁官諸儒於所長各互有得失至孝孺則卓爲一世儒宗 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靖難兵至京駐金川門外官中悉自焚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孝孺聞之持斬衰服晝夜號哭 太宗即位欲詔天下問左右誰可草詔者廷臣以孝孺對 上遣人召之數次皆不至 上乃使擁之入見孝孺既至見 上蓋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言又曰先生爲我作詔命左右給以紙筆孝孺大抵數字訖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磔之夷其族孝孺臨終絕命辭一章詞略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公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今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公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識與不識哀之如親戚年四十六復有首收其妻鄭氏使者至其門已經死門人王孫輩收其遺骸殯之聚寶山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詞林記云予聞諸黃泰泉云孝孺傳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爲已任其作深慮等以謂十九篇謂化民必自正家始又作宗儀十八篇雖誠三十章識者已知其運用措設不凡矣在宋濂門下爲弟子從濂後居於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談及濂事輒涕泣感懷中其志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卹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

卷之十九

四十八

移時去在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爲當世重以蜀王嘗賜號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所著有遜志齋集二十八卷大易枝辭周禮考次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未傳孝孺文章似宋蘇軾雄邁奔放汴龍門狂流倒映而氣不可遏發爲論著醜粹都郁雖博極羣書而根據六經憲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自余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爲後先其後李賢亦稱孝孺師景濂濂濂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爲知言於乎忠義在宇宙文章在金石孝孺雖死猶生矣

字安常山東東昌 恩縣人世居宛平縣在山林有夢世
之志所學浩博沉潛學者從之稱貝川先生元辟不出洪武十
五年侍臣張寧薦其學行召對稱 旨授春坊右贊善大夫賜
以冠帶侍懿文太子陳說剴切 太祖嘉之十七年十一月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
諛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從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庶政責
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諛諛相欺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
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為戒倫對曰謹如 陛下所諭惟 明主
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諛諛難動於明主人
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失則無所不至矣十八年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九

四十九

正月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倫薦諸葛伯衡
代已 上徵用之二十五年東宮晏駕出為河南左叅議三十
年以誑誤坐事謫雲南教習官建文元年召入為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階嘉議大夫與方孝孺偕入史館侍 經筵是年
十月十三日 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孫儿玉鳩杖各一倫上
表略云臣素無閭閻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
分無用於明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
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為三葉帝王之師茲者歲之初乃復馳
書以召蒼顏白髮萬里來歸金馬玉堂十年如昨自今持杖承
噏則思兆民或阻於儀儀凡安身則念一物或失其所乃方孝

儒代樞也先是解縉代夏長文章奏劾都御史袁泰請河州至
是倫薦之召還為待詔其汲引士類如此庚辰年命主考官試
得楊榮楊溥金幼孜胡靖胡濙俱為名臣倫為人篤實端厚志
存仁恕建文中禮遇甚厚屢懇言當務睦親不報壬午年 成
祖入正大統至是年八十餘 上命致仕出京數月卒詳國初
禮部左侍郎

王景字景彰浙江處州府松陽縣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懷遠
教諭歷陞知州擢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坐事謫雲南撫平雲南
頌及黔寧昭靖王碑建文中召入纂修 太祖實錄守制服闋
吏部尚書張統前為雲南布政雅知其賢薦陞翰林院侍講壬
午年 成祖入正大統陞本院學士一日問建文君葬禮景對
宜從厚葬以天子禮 上然其言四年充讀卷官未幾致仕卒
景博學以古文自擅亦擅筆札然不謹細故與時多忤云
解縉江西吉安府吉水人進士洪武三十五年任侍讀學士永
樂二年任陞翰林院學士行實詳內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九

五十

王達字達善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初以明經授江寧訓導入
補國子助教 成祖登極延廣孝薦之命與倫等錄永樂
元年六月錄成權編修侍 皇太子於東宮八月 命達同侍讀
胡廣王應天考試尋進侍讀學士甲申十一月進侍讀學士
父舉儲二為說 仁宗問楊士奇恐達合恩意士奇對曰講官

非正道不陳豈敢譏諷此宋儒切瑗之說也 仁宗曰易義之若遇庸人亦將為茲說乎士奇曰程子有云凡言六爻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民此聖賢講學以節儉莫若愛民養心莫若寡欲為對宋太祖特書其言於屏間 仁宗遂悅命諸臣分撰五經講義以進一日 太宗問建文君如何達對曰可與為善惜輔導非其人以是誤之耳後興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詩書心法易經選註桂林機要及天游集

武周文順天府大興人洪武末年初以儒士明經入侍燕邸成祖龍潛時命入侍講永樂丙戌召至慰勞備至特命為侍講學士賜冠帶織金羅衣一襲 上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寮亦有知者然未若武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貴知變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為要妙亦在虛心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次日周文入謝 上憫其老乃命為侍講學士賜之休沐

胡廣江西吉安府吉水人進士永樂五年任翰林學士掌院事行實詳內閣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洪武丁卯鄉舉任教諭以薦陞桐城令政行卓異 文皇入正統開儼名召試之稱吉授翰林院

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遇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講本年秋出拜祭酒以身率教諸生翕然從化七年召起行在八年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詳祭酒

黃淮字宗豫浙江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永樂五年歷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十一年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詳內閣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寧府建寧縣人鄉薦魁國多士洪武庚辰進士授國史編修 文皇頗愜簡入文淵閣更名榮轉修撰侍講一日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等七人惟榮在出江西守臣奏章示之二年選侍 皇太子於東宮進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

夫未幾轉右庶子五年命往甘肅閱視邊關險要及糧餉豐耗旋奏稱育六年給傳奔父喪奪情起復七年正月 車駕巡狩北京命胡廣金幼孜及榮扈從八年二月 上北征本雅失里榮仍扈從至臘朔河命榮馳報東官於南都復還北京九年春命中官宋成護榮葬喪還闕中 皇太子召起為太孫講學十年二月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等邀居赤斤紫古諸衛將為邊患 上命榮同豐城侯李彬往討之十二月榮馳還奏餉道險遠士馬疲困師不能久居且小醜勝之不武久當自定 上從之未幾叛者復歸果如榮筭十一月春扈狩北京十二年三月 上親征瓦剌字羅 皇太孫從命榮兼尚寶

劉	周	商	劉	張
吉	叙	輅	鉉	益
直隸博野人進士成化三年任侍讀學士五年禮部侍郎詳內閣	江西吉水人進士景泰三年任侍讀學士	浙江淳安人狀元景泰元年任翰林院學士四年陞兵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詳內閣	直隸長洲人鄉舉正統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景泰三年祭酒詳少詹事	直隸吳縣人進士正統十四年任侍讀學士直文淵閣詳內閣
周洪謨	陳	呂	倪	劉
四川長壽人進士成化七年任侍讀學士	江蘇秀水人進士景泰三年任侍讀學士	江蘇上元人進士景泰三年任侍讀學士	江蘇上元人進士景泰三年任侍讀學士	江蘇上元人進士景泰三年任侍讀學士
李	林	李	劉	倪
泰	文	紹	儼	謙
順天香河人進士成化元年任侍讀學士	福建莆田人進士天順元年任侍讀學士	江西吉安人進士天順元年任侍讀學士	江西吉安人進士天順元年任侍讀學士	江蘇上元人進士景泰三年任侍讀學士
吳	柯	黃	錢	劉
節	潛	諫	溥	定
江西安福人進士成化三年任侍讀學士	四川眉州人進士天順八年任侍讀學士	陝西蘭州人進士天順八年任侍讀學士	直隸華亭人進士天順元年任侍讀學士	江西永新人進士天順元年任侍讀學士
萬	安	柯	錢	劉
安	節	諫	溥	定
院學士成化三年陞少詹事詳內閣	院學士成化三年陞少詹事詳內閣	院學士成化三年陞少詹事詳內閣	院學士成化三年陞少詹事詳內閣	院學士成化三年陞少詹事詳內閣

傅	汪	李	焦	倪	王	李	徐	江	謝	丘	尹	彭	楊	王	孫	徐	丘	陳
瀚	誥	傑	芳	岳	獻	永	溥	朝	一	游	直	華	守	獻	賢	溥	濟	鑑
江西新喻人進士弘治四年任侍讀學士	浙江仁和人進士弘治二年任侍讀學士	直隸常山人進士成化二十一年任侍讀學士	河南泌陽人進士成化十九年任侍讀學士	應天上海人進士成化十八年任侍讀學士	翰林院學士院事二十三年卒	四川長寧人榜眼成化十一年任侍讀學士	見前成化十六年陞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四川巴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十三年任侍讀學士	江西新建人進士成化十三年任侍讀學士	見前成化十三年任侍讀學士	江西泰和人進士成化八年任侍讀學士	江西吉安人進士成化八年任侍讀學士	浙江嘉善人進士成化八年任侍讀學士	浙江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八年任侍讀學士	河南杞縣人景泰甲戌進士成化六年任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本年卒	五年任翰林院學士	直隸宜興人進士成化三年任侍讀學士	直隸長洲人進士成化三年任侍讀學士

董	程敏政	李	王	楊守	劉	焦	張元	張	梁	國朝	江	武	王	張元	劉	白	劉	吳	江	白	
江西寧都人進士弘治四年擢太常少卿兼侍讀	直隸休寧人進士弘治七年擢太常卿	見前弘治八年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吳縣人進士弘治八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陳寧遠人進士弘治九年任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順天大興人進士弘治十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見前弘治十一年任太常寺卿	江西吉水人進士弘治十二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廣西平南人進士弘治十二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廣東順德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卷之二十一	浙江仁和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山東沂水人成化戊戌進士弘治十三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浙江餘姚人進士弘治十五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見前弘治十六年擢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河南陳留人進士弘治十六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南宮人進士弘治十六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四川巴縣人進士弘治十六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寧遠人進士弘治十七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見前弘治十八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見前弘治十八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見前弘治十八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春	靳	張	楊	毛	傅	毛	徐	顧	國朝	吳	朱	汪	劉	李	陳	石	豐	張	桂
見前正德二年四月以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廣西全州人進士正德二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山西安邑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陝西咸陽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山東掖縣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清苑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太倉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江西吉水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華亭人進士弘治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卷之二十二	直隸長洲人進士正德七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山東濟寧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江西武陽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山西襄垣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山東濮州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吳縣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寧遠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寧遠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直隸寧遠人進士正德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江西安仁人進士嘉靖三年任侍讀學士掌院事詳內閣

溫仁和	四川華陽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三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吏部右侍郎
李時	直隸任丘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三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董玘	浙江會稽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三年任侍讀學士四年陞詹事府左侍郎
方獻夫	廣東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三年任侍讀學士四年陞詹事府左侍郎
翟鑾	山東諸城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四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穆孔暉	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五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徐縉	直隸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五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張璧	直隸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五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顧鼎臣	直隸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六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許誥	河南寧陵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六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南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席春	四川遂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嘉靖七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張潮	四川內江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六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許成名	山東聊城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十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郭維藩	河南儀封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十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蔡昂	直隸淮安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廖道南	湖廣蒲圻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吳惠	浙江鄞縣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十二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張璧	直隸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嚴嵩	江西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五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溫仁和	見前嘉靖十五年以吏部左侍郎

姚涑	浙江嘉興人嘉靖癸未狀元十五年任侍讀學士本年丁憂卒
張邦奇	浙江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六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陸深	直隸上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六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張治	湖廣茶陵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十七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張象	直隸江陰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張潮	見前嘉靖二十年以吏部左侍郎
費案	江西鉛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江汝璧	直隸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二十二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左侍郎
張治	見前嘉靖二十三年以吏部左侍郎詳內閣
徐階	直隸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二十六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南朝列卿紀 卷之十二	
閔如霖	浙江烏程人嘉靖壬辰進士二十八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吳山	江西高安人嘉靖乙未探花三十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敖銑	江西高安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一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郭朴	河南安陽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二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閔如霖	見前嘉靖三十二年以禮部尚書詳內閣
康大和	福建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尹臺	江西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袁燁	浙江嘉興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四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嚴嵩	見前嘉靖三十五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李春芳	直隸興化人嘉靖丁未狀元三十九年任侍讀學士本年陞禮部尚書詳內閣

兼學士庫充

董份 浙江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三十六年任學士

秦鳴雷 浙江臨海人嘉靖甲辰狀元三十八年任侍講學士

高拱 河南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三十八年任侍講學士

陳陞 浙江餘姚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年任侍講學士

裴宇 山西澤州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年任侍講學士

瞿景淳 直隸常熟人嘉靖甲辰榜眼四十年任侍講學士

陳以勤 四川南充人嘉靖辛丑進士四十二年任侍講學士

胡正蒙 浙江餘姚人嘉靖丁未探花四十二年任侍講學士

王大任 陝西保安人嘉靖癸丑進士四十二年任侍講學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姜倣 江西南昌人嘉靖癸丑進士四十二年任侍講學士

張居正 湖廣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四十五年任侍講學士

殷士儋 山東武定人嘉靖丁未進士四十五年任侍講學士

諸大綬 浙江山陰人嘉靖丙辰狀元隆慶元年任侍講學士

張四維 山西蒲州人嘉靖癸丑進士隆慶四年任侍講學士

丁士美 直隸清河人嘉靖己未狀元隆慶四年任侍講學士

陶大臨 浙江會稽人嘉靖丙辰榜眼隆慶六年任侍講學士

申時行 直隸吳縣人嘉靖壬戌狀元萬曆元年任侍講學士

事五年陞禮部右侍郎

王錫爵 直隸太倉人嘉靖壬戌榜眼萬曆二年任侍講學士

余有丁 浙江鄞縣人嘉靖壬戌探花萬曆六年任侍講學士

何洛文 河南信陽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六年任侍講學士

陳思育 湖廣武陵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八年任侍講學士

陳經邦 福建莆田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九年任侍講學士

沈鯉 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十年任侍講學士

朱賡 浙江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一年任侍講學士

王家屏 山西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一年任侍講學士

沈一貫 浙江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二年任侍講學士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一

張位 江西南昌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二年任侍講學士

于慎行 山東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三年任侍講學士

陳于陞 四川南充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四年任侍講學士

徐顯卿 直隸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四年任侍講學士

朱賡 見前萬曆十五年任侍講學士

劉大輿 山西高平人隆慶辛未進士萬曆十六年任侍講學士

黃汝宣 浙江嘉興人隆慶辛未進士萬曆十七年任侍講學士

陳子昂 以前萬曆十七年任侍講學士

事十八年陞詹事府

翰林院學士讀書記行實

沈度字民則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殘天資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人率於度交遊官重師爭欲迎致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都督罷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為弟子師曰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度偕行時成祖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值禮部尚書江陵楊公溥為編修以度名上擢翰林典籍時方制勅與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度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勝用亨之篆八分王汝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一

十

明史

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度之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度書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九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度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度書益度一藝耳為文章尚理致平濬雅則不為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永樂十四年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子

告歸焚黃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院學士奉

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度事親孝與弟睦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為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度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度飯以禮辭上諭高之問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懷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藏籍法書名畫古器日題其齋居日樂琴書處維別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俯然所作詩文有韻南棗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藏於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明史

十月二十二日也計開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

曾榮字子啓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明年禮部會試中選者四百七十人名在第八廷試遂中第一賜進士及第成祖奇其才親批所對策褒美之賜冠帶朝服授翰林修撰承務郎未幾詔解縉選進士二十八人解進學文淵閣榮為之首五年陞侍講授承直郎六年丁內艱七年大駕巡狩北京起復扈從十六年滿陞侍讀學士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重沓賜登丁父憂復起就職二十二年命主考會試仁宗嗣位宣宗正位儲官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

講學十授奉議大夫 賜諡命許詹事府

楊溥字弘濟湖廣荊州府石首縣人洪武時為諸生入鄉試孝官胡儼大加稱許取第一建文庚辰進士授編修六年二月四月辛未選用東官官屬遷司經局洗馬仍兼詹事府事於南都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東官遣使來迎溥從王高煦請之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官 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之海禁十年二十二年 仁宗登極釋之推行在翰林學士堂院事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 命溥掌閣事遷侍講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十三

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澄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封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即用封識以進十一月丙申溥密疏言事 上褒答曰覽卿所奏為國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養朕政治以永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賜寶鈔綵幣卿其領之尋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入閣許內閣

王璉字行儉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永樂甲申登進士 成祖親試士高第等二十八人為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直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 璉為 士召

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 車駕還北

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殷時詹事府官准楊士奇與直三人輔導而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直在扈從遂與修 太祖實錄未成以學士服闋仍入翰林附侍讀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官僚際際直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 誥勅皆以屬直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書奏議大夫 宣宗即位與修 兩朝實錄五年書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彩幣襲不寶錄之資進階中順大夫 英宗嗣位詔修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十三

先朝實錄以直總裁正統三年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春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 命出蒞部事宗伯胡濙大嘉蘭部之政悉付之直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璉去位 詔以直代之 命下士類皆悅許吏部

王英字時彥江西撫州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歲戊子預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丁亥授翰林修撰扈蹕巡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講戊戌實錄成 賜襲衣綵段錠鈔手黃胡寇犯邊二月 上親征命扈從旋師過威虜鎮李陵城已四十里召諭曰聞李陵城左右石碑可往視之明日備奏其故 上曰此碑既鐫有韃靼姓名異日胡虜必以此地為已物宜再往擊

碎之用火燬沉之於河英如直而往既還奏上言謂口秀才
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問伐
虜成功如何對曰胡寇聞天兵親征必遠遁漠北臣願陛
下幸毋入險窮追也上笑曰朕爲天下圖安討秀才之言惟
不欲窮兵黷武耳復謂曰凡軍中一切勅諭或讀之類爾有
所聞卽來密奏又諭太監孟驥口秀才入見母阻六月上
駐蹕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過不與口糧相聚悲泣曰吾等糧
盡必死道路矣英以爲言上悅卽令兵部尚書李慶仍給口
糧并載衣甲驢一匹甲辰上復親征胡虜還次榆木川英駕
時仁宗在東宮命尚書塞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

南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十四

仁宗

王直與英同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凡七日仁宗嗣位加恩
賜白金彩段八月進秩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
侍講學士詳南京禮部
金問字公疏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少受易命員木家貧無書從
人借讀無不通解永樂二年被薦爲司經局正字十二年官係
多得罪問亦坐繫獄十年非義相愧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
繫三人相得甚懽省時念各一職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
之道也洪熙初釋繫命待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
論時政之得失悉見獎納元年陞侍講學士宣德十年擢太常
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正統十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二年

卒於官詳南京禮部

蔣驥字良夫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洪武庚辰進士擢行人能
其官永樂初成祖詔文學之臣纂修高廟實錄與馬貴
成陞翰林檢討賜白金文綺襲衣已又預修永樂大典爲副
總裁賜楮幣綺帛五年翰林學士解縉出爲楚憲以事
逮獄坐連累拘幽者十餘載中扁坦然日以書史自娛未始有
幾微怨懟意二十二年仁宗卽位復前官給月陞左春坊
左司直郎宣宗嗣統之初以官僚恩陞翰林院侍講宣德
紀元奉命祀東鎮洎大禹廟定諸帝陵竣事遂得便道省謁
其二親本郡方岳重臣以及郡邑官僚咸瞻望下風慷慨不敢
當日推牛饌酒燕集姻黨榮壽其親歸朝與修兩朝實錄五
年書成養錫循永樂故事尋同考會試復進秩侍講學士會
上命左右大臣簡廷臣之才且良者佐六卿校禮部右侍郎蒞職
踰二旬得風疾不移時遽卒詳禮部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永樂甲申取進士
選庶吉士預修太祖實錄守制服闋起復授刑部主事仍與
纂修書成轉侍讀未幾被謫下獄既而宥之尋卽以母老辭復
其官宣德五年修兩朝實錄成進侍講學士一日上幸史
館撤金錢於地衆爭取之時勉端立不動上親取袖中餘錢
賜之又幸文淵閣命諸學士飲酒上曰時勉非朕安能飲此

南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十五

薛洪

酒正統三年戊午陞學士掌院事六年遷國子祭酒
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士習不遷諸生有疾弱為醫
於貧不能娶死不能殯者皆為營辦恩義兼盡不啻父子餘詳
國子監

錢青禮名幹以字行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六年江西解
元明年會試中第十車駕北幸因得從遊京師師才益進九
年辛卯廷試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尋授檢討參史職甲
辰會試命為同考八月仁宗即位一新庶政陞翰林侍讀與
知制誥洪熙元年勅同修成祖實錄及仁宗升遐又

勅同修仁宗實錄時有詔許焚黃承命以往丙午促召還京
國朝列卿紀卷之二十一

借太子少保金幼孜等入見命修實錄二年春開命為同考
官三年戊申元夕賜文武近臣觀燈萬歲山陽宴及文臣賦
詩以進賜之鈔四年八月應天府鄉試命為考官十二月朔

霜寒甚上命光祿賜在廷文臣羊酒以禦寒曰皇祖考在
位每旦常有賜今朕多事忘之汝勿忘五年兩朝實錄成賜

金織襪衣銀幣考禮部會試陞行在翰林院侍讀學士七年
駕過史館有作併賦招隱之歌以示近臣八月考北京鄉試十年

乙卯春宣宗晏駕英宗即位二月上宣宗尊號賜白金
秋九月詔修宣宗實錄十二月賜文綺丙辰正月改元正統

大臣建議開經筵詔可其奏命為講官三月上臨軒東上

命讀卷勞以羊酒賜宴於禮部戊午四月進宣宗實錄上

御奉天門慰勞甚至賜白金文綺織金縵衣陞行在翰林學士

賜宴於禮部八月應天府鄉試命為考試官四年充廷試讀卷官

六年掌院事尋考北京鄉試七年壬戌為行都禮賜紗衣紗帽

金瓶香帶等物九年甲子三月大新國學成上祇謁先聖

躬行釋奠禮幸養倫堂命祭酒司業進講從臣坐聽命與其列

七月上章乞致仕勿允且降諭天下憲臣及縣令有難其任察

舉以聞凡舉所知人以爲常十年乙丑禮部春試上復命爲

考官三月進五倫書蒙賞券冬十月欽陞禮部右侍郎給紳

往賀之對曰吾今任有司之職矣何以賀爲時朝廷稽古右

國朝列卿紀卷之二十一

文事多山禮部又命兼署吏部事卒諡文肅詳禮部

陳循字德遵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永樂乙未進士第一授翰

林修撰太宗特重循臣賜第萬贊坊駕幸北京命循兼祕

書赴行在遂留用之三殿災循上疏多見采納洪熙改元轉

侍講宣德初命與楊溥輪直南宮備顧問又賜第於玉河西五

年庚戌擢行在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時政僉事陳祚

勸講大學衍義忤旨宣廟震怒循力救之獲免正統初兼經

筵官七年壬戌擢本院學士九年甲子入內閣詳內閣

苗衷字秉義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永樂辛卯進士第二授編

修宣德初與修兩朝實錄轉侍讀正統紀元侍經筵三年

與修 宣宗實錄進行在侍讀學士七年主考會試得姚夢
儼呂原韓雍程信項忠白圭諸公為時名卿十年陞兵部侍郎
郎兼侍讀學士命入內閣典機務詳內閣

高穀字世用直隸揚州府興化縣人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授中書舍人甲辰改奉坊司直郎洪熙初擢翰林侍讀宣
德乙卯考順天鄉試正統改元楊士奇薦侍 經筵講讀賜三
品服三年戊午與修 宣宗實錄成轉侍講學士甲子考應天
鄉試乙丑遷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開機務詳內閣
馬愉字性和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
撰正統初轉侍讀侍 經筵三年預修 宣宗實錄進侍讀學

南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十八

士乙丑王考會試得商賡人服其議十年命入內閣詳內閣

蘭從善字有恒河南磁州人永樂癸酉貢士初任揚州府學教
授召入授編修轉侍讀宣德五年預修 兩朝實錄成遷司經
局洗馬正統三年進侍讀學士未幾改右庶子十年陞侍讀院
學士掌院事景泰三年致仕初陞學士與王文端公奏文淵公
相得甚惟及卒 上賜奠章曰卿以文學典教為已用竟爾推
進事先朝翰院官坊累遷清秩朕嗣統陞職有加史館經筵
悉勤乃事操履篤實益久不渝

廖道南曰予觀王文端公稱從善心淳氣平學有端方景泰易
儲詞林加官保者二十餘員而從善獨守官如舊及徵進仲尼

所撰彰德志益信其為篤厚君子云

曹鶴字德恒一字萬鍾直隸真定府寧晉縣人永樂癸卯鄉舉
鄉薦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銜之改任泰和典史
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鶴處之裕如公暇即延 師講讀
理性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大學士楊
文貞公一見奇之明年廷試 宣皇策以義烏河洛泉數對
稱旨 上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
正統初 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官鶴首預選收納明暢聞
者登敬三年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五年陞入內閣參知
政事甲子進翰林院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賡為第一是歲

南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十九

陞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詳內閣

陳訓字汝同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永樂戊戌進士選辰吉士
授編修宣德間轉修撰正統初充經筵講官三年預修 宣廟
實錄進侍讀十三年秩滿侍讀學士坐累謫知安陸州已巳召
入為大理寺少卿巡撫大名諸郡景泰三年改太常少卿兼侍
講學士掌院事五年改國子監祭酒詳國子監

張益字士謙直隸吳縣人永樂乙未進士正統三年任修撰周
學強記見稱於時十四年陞侍講學士入內閣詳內閣

劉鉉字宗器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永樂戊戌以善書徵入翰
林甲子中京闈鄉試未上春闈授中書舍人宣德己酉與修

朝實錄成陞兵部車駕司主事仍蒞事內廷正統戊午與參
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金綺之養有加戊辰詔擇進士類欽者
爲庶吉士屬教之鉉欲襲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
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
以文學致名已已進侍講學士景泰庚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第
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鉉曰朝廷立賢無方
不可乃止時論題之初置經筵官皆首選數賜白金文綺實
錄禮遇甚隆辛未夏不雨特遣祭四廣士申春缺祭酒眾難其
人大學士高穀曰舉行老成無如劉鉉者遂抗章薦之命下
以鉉爲國子祭酒詳國子監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二十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丑狀元正統已已任侍講景
泰元年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季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伏
謁命草詔稱旨賜酒果馬匹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家南內
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欲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輒聽以壞
大倫有傷骨肉之情三年遷兵部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詳內
閣

全言曰御用左少監阮浪侍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昇者往
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梁扣紡茄袋鍍金箱束刀一
把與竟竟歸阮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視衣忠因見其袋刀非
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

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今浪遺堯以袋刀貴忠求外應竟以此
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煅煉苦慘備至卒
不承死獄中天順復辟忠亦凌遲贈浪本監太監儒臣撰文立
碑官緝子銳錦衣試所鎮撫

周叙字功叙江西吉水人永樂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院編修
宣德三年預修兩朝實錄成轉修撰正統三年進侍讀六年辛
酉閏十一月叙上言三事一曰興學校二曰親農桑三曰慎經
選上命所司舉行十二年署南京院事十三年陞侍講學士
仍掌南京翰林院事已已九月英宗北狩叙上言八事一曰
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主

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庶政疏上嘉納景泰二年召爲
侍講學士天順初叙上言請修宋遼金三史詔令自修進呈又
上致治保邦十二事中興太平十四事俱付所司未擇行之未
幾卒於官

呂原字逢原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正統辛酉鄉薦第一壬戌
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預修五倫書賜寶籙丁卯被選進學東
閣侍經筵景泰初遣祭於蜀歸充經筵講官轉侍講三年壬申
遷石中允兼侍講是秋進侍讀學士兼中允癸酉預修歷代君
鑒錄主考順天鄉試乙亥預修寰宇通志明年擢右春坊大學
士仍兼侍講天順初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主考會試時徐

有貞既黜薛瑄請老乃特用李賢召原與岳正入內閣命原兼學士詳內閣

倪謙字克讓應天府上元縣人生有四乳人咸異之正統己未進士及第授編修甲子命祀北岳己巳轉侍講使朝鮮景泰壬申遷左中允兼侍講侍經筵以易儲事進侍講學士丙子預修寰宇通志遷左春坊大學士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參議仍兼侍講遣祭遼荆楚三府還進本院學士戊寅憲宗出閤充講讀官己卯主考順天鄉試以舉子秦發陰事下詔獄謫戍開平成化元年復翰林院學士預修英廟實錄三年擢南京禮部侍郎御史陳選劾之致仕詳南京禮部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二十二

劉儼字宣化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為人端介自幼不凡勸學勵行父退菴知有遠大志遣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爲文必主理雖舉子業耻爲口耳之學務探底裏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雋春闈廷對有鯁直忠愛之詞遂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階儒林郎位既顯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修五倫書獲賞賚下一年充經筵講官賜勅命景泰初進侍講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大夫四年與修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遷進士十八人爲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教之六年賜誥命是年修

寰宇通志爲副總裁繼續宋元通鑑綱目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階中奉大夫錫資益厚尋主考京闈大

學士陳循王文之子欲僥倖科名儼持公道落選遂以重章賴大學士高穀救之獲免天順改元英皇復位獎用忠良命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尋疾卒於官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早亡仲兄優游文翰間惟儼綜理家事雖公多私故而二親安其養及遭親喪立見毀形凡附身附棺之事無所不用其極居閑教子弟務底成材有姪曰敷官早喪而哭之踊視於鄉族人數千指稱無間言凡寤者葬其喪資者成其配祭弱者扶之得所及上春官鄉人有貧者悉焚其券寄募范文正之爲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此乏且自爲記以見志在朝言論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者必折之不少借用是直聲大振計聞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初工部營葬事復遣官論祭其家享年六十有四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朱家

李紹字克述江西安福縣人德癸丑進士是歲奉使雲南歸遇宣宗皇帝朱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爲翰林庶吉士俾積學以俟大用歷禮部給賜一循永樂甲辰之典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其列乙卯英宗皇帝嗣位擢翰林檢討預修宣廟實錄爲檢討正統戊午書成賜白金文綺加祿秩并賜宴西苑以厚其禮

賜食籍里期年大學士楊士奇卧病 英宗遣內官南人

等五人以對 召復任充經筵官丙寅丁內報已已服闋

踰月滿九載陞修撰是秋北虜寇邊六師敗績於土木之變

士多遺家南徙紹曰至尉臣死矣以家爲卒下遺與年景泰紀

元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會試壬申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甲

戌主考會試兩持文衡去取公當士論翕然推服尋奉 命祀

南嶽舟至洞庭阻暴風爲文禱於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丙子

預修寰宇志成 賜白金綵幣進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講

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兼侍講尋掌院事冬陞本院學士 賜

二品金織衣戊寅奉 命與諸學士更番侍講讀於文華殿時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禮部郎中李和托一釋子囑權近求爲禮部右侍郎士論紛不

平 上密訪學士李賢尚書王朔各薦紹 上喜曰朕知此人

久矣次早召吏部陞紹禮部右侍郎聞者爲之驚喜及任公卿

往賀尚書王朔舉酒酌曰天選侍郎也蓋以前此倖進者多

有授故云詳禮部

林文字恒簡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自少凝重穎異於羣童

稍長讀書思義務深沈求索不以難易易意故經傳微辭具

人所寤惑者文罕有悟人處遊郡庠益肆力於學會元陳先生

中歸家有重名文師之先生印其學式待以賓友 宣德丙午

中鄉舉庚戌中會試入對太廷以第三人賜進士及第長行在

翰林院編修正統初與修 宣廟實錄充經筵講官

翰林院修撰連丁內外艱服闋仍兼舊職景泰十中遷左春

左諭德兼修撰癸酉修歷代君鑒成丙子修天下郡誌成皆有

製衣文綺之賜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天順初 英宗復位

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讀命往河南祀淮瀆之神還拜翰林院

士兼東宮講讀官充國志副總裁甫二百年無正序學士守日

文復見羣情悅服三年已卯以年及乞致仕 上諭少保李文

達公曰此淳雅君子也不可釋去庚辰春差充廷試讀卷官自

是屢以老請皆不允八年癸未 憲宗登極進拜太常寺少卿

兼侍讀學士未幾復懇辭歸老傾城士大夫迎候羅拜觀者如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堵增又數百年所無者久之近臣有言文宜實內閣供事將起

之學士劉文安公知文必不來乃白而止之而季子載言文年

八十願授京秩以資祿養遂以載爲中書舍人越二年成化丙

戌卒贈禮部左侍郎公爲人神清志定充養有道燕居端處終

日欽欽其經惺論說史館紀撰勞益實多行於道不游目而視

與人言未嘗率爾應答自敵已以下皆降色與爲禮故人無鉅

細皆深服其德器暮年形神安康奉祭祀接賓友酬應靡倦其

恭敬不減於少壯之日凡聲色華侈之好終其身不接耳目

紳推爲醇儒故宗伯黎文僊公爲官詹時語詔曰曾死中古文

時流相半有人然表裏或不能如一吾見林先生終始無間

三陸者也其爲時所重如此文達公嘗謂文德性剛直不
氣質沉靜而不躁處心平易操行端潔肅然若不容私
憐氣不饒讓者以爲知言所著作平實與正類其爲人一時
送四方碑刻多出文手有淡軒稿存於家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縣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賜進士第
三名授編修內子轉右春坊右庶子大順紀元改題改司左奉
議兼侍講是冬進翰林院學士掌院事甲申遷太常少卿兼侍
讀學士充副總裁官仍掌院事成化丙戌簡入內閣奏預機務
詳內閣

錢溥字源博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正統四年己未進士太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王本

英宗

王振訪可教內侍曹或薦溥試藝徵露詩大見稱賞特授翰林
院檢討景泰辛未遷左贊善兼檢討七年修寰宇通志轉左諭
德兼編修天順元年改尚書司少卿仍兼編修時以奪門叙功
溥善希時旨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
而母后徽號未加獨非缺典與汝言以其言奏 英宗大加稱
賞隨付史氏以行尋陞侍讀學士會修 明一統志充副總裁
六年壬午頒 詔安南充正使貽書與其王論郊迎禮甚悉比
還希躡崇樞出入奉豎有太監王倫者受業於溥當 英廟大
漸時倫出就溥舍宴議時政選者得之以聞下獄罪且不測有
左右之者乃得未減降廣東順德知縣成化二年丙戌以延侍

懷恩出其講下薦復原官開任九年起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十三年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兼部事詳南京吏部

黃諫字廷臣其先揚州府高郵州人洪武初以富民定法罷
陝西蘭州幼有異質讀書績文不煩師友程督日有進讀時
州尚爲縣選充縣學生 朝廷編輯四書五經選理大全書頒
之學宮士未能盡見諫手錄前讀沈潛有得老師莫能窺其際
正統辛酉以書經中陝西鄉試壬戌會試中試俱亞魁選廷試
賜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編修獲讀中秘書學益進景泰
五年上饒歌鼓吹曲 詔付史館七年同少卿劉儼主考順天
鄉試時大學士陳循子璵王文子倫俱不第遂攜陷考官賴大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

王本

英宗

學士高穀殺試獲免秩滿轉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天順初改
尚書司丞仍兼前職石亨等言其功擢尚書司卿充 經筵講
官音吐明暢多所規益同考會試所取號得人 英廟復辟嘗
與議諫不自言人亦無知之者使交南始定賓王之禮王初怒
其抗欲有以汗之諫風節凜凜卒不敢犯比歸遣之厚贍却不
受交人益服之未幾 英廟教尚文治特擢翰林有宿人進
本官行講學士五年忠國公石亨事敗言者以同鄉駁論之前
拜廣府人謂非所宜處諫曰官無內外職無大小皆天職也
吾輩職而已公餘以其學淑廣之士發部舉進就者果廣人
爲建學士卒尋被誣逮繫至京道卒喪舟過淮故其部尚書河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三人

竹元

淳王公度方總漕於茲甚切憫悼見其子幼安公選旋親無所於資歎曰季札葬其子肅傳之間孔子以為合禮況諫高郵人也何必西歸乃卜淮城之東吉壤葬焉遺其子珪為郡庠生撫教備至諫性質粹美儀觀清潤博涉諸經史百家之書為文根極理致尤工於詩兼善書工古隸篆隸及宋元畫篆隸毫運思一一臻妙能對鏡寫真通達國體留心世務志崇風教過河南池州月川曹先生祠詢知分教宿州謝世遂留葬於彼曰孤死正首丘霍之弟子固不忘其師月川之靈獨不思故鄉乎乃捐已資為邑令遷葬故里月川名端始倡性理之學於中州所著太極圖解諸書河東薛文清公實紹其傳故諫尊

信之成化間 憲廟以 兩朝講官恩官子珪為中書舍人歷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供事內閣卒所著有使南稿南坡集書經集義從古正文月令通纂傳於世
柯潛字孟時福建莆田縣人景泰辛未狀元及第數日授翰林修撰壬申四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甲戌二月禮部會試為同考試官五月 命預修寰宇通志丙子五月通志成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更授尚寶司少卿兼職如故仍許歸省己卯二月命修 玉牒庚辰春 命偕呂原考禮部會試十二月 命充 東宮講讀官尋給 誥命進階奉直大夫癸未二月復 命偕陳學士文孝會試馬屋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三人

甘文

少罷甲申 憲廟嗣位以隨侍恩陞翰林院學士三丁有 旨選進士年少賢敏者李東陽等十八人入翰林為庶吉士命教以古文詞學八月 上御經筵勅兼經筵官仍 賜白金三十兩寶鏤三千貫文綺二表裏九月奉 旨集 英宗實錄成化改元八月考順天鄉試九月玉牒成賜鈔千貫是月再奉 旨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十月 賜新刻貞觀政要十二月命掌翰林院印丁亥八月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三十兩金織綵段三表裏折衣羅三表裏賜宴禮部詳詹事府

萬安字循吉四川眉州眉山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時 英廟命純選北方及蜀士為庶吉士凡二十人安與選授編修景泰二年以易儲陞左春坊司直郎仍兼編修四年陞右中允七年改尚寶司丞仍兼編修天順戊寅改翰林院侍講侍 皇太子講讀六年陞翰林院學士成化二年丙戌主考會試三年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學士詳內閣
吳節字與儉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以春秋學著名當世宣德己酉領鄉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甲進士高等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擢編修九年陞侍講學者多從之遊於是天下稱春秋學者宗安福云景泰元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節集諸生論之曰方今 聖人御極民物熙皞正爾士子學古入官之時也當勤

學業以事進修因詢事宜條陳國子監事宜欲作典士類修
理學舍且額設膳夫三百名例以囚充近因囚徒日選供役不
足宜如北監事例以糧食兼撥又按洪武永樂中天下共爲一
監諸生多而糧食廣故光祿寺寄官家八十餘使膳夫奉之今
南北分爲二監諸生數少一日之中米楚有限而所奉官家猶
夫舊也捐瘠陪償坐是逃避宜減省其半以甦困苦則人樂於
充役矣從之於是合應天府屬縣編審均徭人戶充膳夫二百
名其餘二百仍以囚徒充役三月庚子朔工部言節奉本監紅
倉二十餘圈乃洪武中 孝慈皇后積糧以嘉惠監生之有家
室者庶藉苦甚容易朽腐且易以陶瓦底存懿德遺愛於萬年
其意雖善但浩費必至勞民舊制難以擅改惟行南京工部隨
時修葺一仍其舊節又謂本監殿廡門堂坊牌號舍建自洪武
歷八十餘年日漸頹損宜及是時量行修理此其言之可從者
擬行南京工部會同靖遠伯王驥往審視而規度之節又謂奉
監成賢街舊有號舍六十六間以處監生之患病者後因病沒
者多遂至荒廢宜於沿街空土一方改建復宇寬以居師生而
使病者處其後廂則人烟日盛求水火易生全者衆矣此亦行
南京工部體勘改建若有窒礙即宜停罷 上從其議七年御
史閻鶴言黜陟幽明乃國家勸懲之典進賢退不肖實治道用
舍之公然幽者黜之而明者未陟則志士屈於下窳不肖者退

之而賢者未進則仁者未興於高位今天下之賢者皆埋之
才而終於郡邑或負超卓之行而老於令佐或有政事而
教官或有廉能而淹於雜職薦賢之 詔屢下自非勢利不得
與其選者多矣宜今在京堂上官并給事中御史在外官之巡
撫巡按有不行推訪及舉主徇私濫舉者罪之吏部以聞 上
從其言於是節旌別屬官助教鴻臚等奏請權之天順四年九
年考滿加三品俸還任八年八月募修 睿旨責錄改設太常
寺少卿兼侍講學士充副總裁官節教南進十三年初陳敬宗
以嚴毅爲教晚年益加峻諸生有不堪者節一切友之以寬其
始兩京士夫稱舉謂得體其後士風不古多戾規矩或以答節
節曰書云敬敷五教在寬而禮謂嚴師非師自嚴上之人嚴敬
之也訖不變至是老成凋喪知典故者亡幾衆謂舉凡發例非
得諸練者不可於是 召節乘傳赴闕改入翰林書成進本寺
卿兼學士如故母王夫人年踰九十康健如少壯者節官南北
奉以隨侍尋丁母艱服闋請京謝葬祭 恩引年致仕允之家
居十有餘年謝絕世事娛情詩詞卒年八十有五節爲人簡易
質直信人不疑奉母至孝已巳之變條陳時政多切利病爲文
如其爲人云
李泰字文通順天府香河縣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景泰間遷左春坊司直郎兼編修再轉右中允 英廟復辟

改尚書司丞兼編修既而侍 東官講讀轉侍讀成化改元陞
侍講學士兼 經筵官尋侍 文華日講預修 英廟實錄三
年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未幾進詹事兼職如故五年卒
年四十三 賜祭葬贈禮部侍郎詳詹事府

劉詡字叔溫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院編修景泰丙子修寰宇志成陞修撰天順二年陞右
春坊右中允侍 東官講讀八年甲申 憲廟登極以舊僚陞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 英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卿兼
侍讀學士掌院事五年己丑主考會試十年陞吏部左侍郎十
一年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詳內閣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明倫彙編

周洪謨字堯弼四川叙州府長寧縣人自幼穎敏好學不倦侍
父官長陽處諸子中卓然有名正統甲子領四川鄉試第一明
年復占一甲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建言復提學憲臣以振
作人才自是頗以好名見短於時景泰壬申陞左春坊贊善仍
兼編修丙子修寰宇志成陞侍講天順戊寅進侍讀署南京翰
林院事甲申 憲宗即位召修 英宗實錄改翰林院侍讀三
年丁亥進侍讀學士洪謨以文爲業然有志政務多所建白在
翰林卽勸 上勤經筵以講 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復條十
二事以進及蜀寇作與長寧鄰境稔知其出沒設禦備之術甚
悉遂見擒而其地晏然本年陞南京國子祭酒累官禮部尚書

詳禮部

劉吉字祐之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號約齋正統戊辰進士選
庶吉士尋編修景泰元年庚午充 經筵官預修君鑑七年再
修寰宇通志成陞修撰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命祀漢文帝唐
太宗諸陵己卯預修大明一統志庚辰鄧世子及澤陽王以事
召至命侍講讀時 憲宗爲皇太子因 命侍講讀於青宮癸
未丁內艱成化元年修 英宗實錄起復至以舊官餘進侍講
三年丁亥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仍充 經筵官侍講讀 賜金
帶等物五年己丑擢禮部右侍郎詳內閣

陳鑑字緝熙直隸長洲人正統戊辰進士授翰林編修景泰元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明倫彙編

年代祀北鎮平閭山還充 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
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
選充 東官講官六年主順天鄉試丁母憂服闋還侍讀修
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鄉試明年奉詔教庶
吉士五年擢國子祭酒詳國子監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景泰甲戌廷試爲二甲第
一名及選庶吉士凡十八人濬居首 命讀書秘閣七年授翰
林院編修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官成化元年陞侍講 命
與修 英廟實錄十二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掌
院事本年會祭酒缺會會議非濬不可乃陞祭酒詳內閣

徐海宇時用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景泰甲戌進士及第第二
名授編修天順元年丁丑兼司經局校書侍東宮講讀成化紀
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充 經筵官兼纂修 英宗實錄五年陞
翰林院學士尋丁憂十年甲午十月服闋至京陞詹事府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十一年乙未主考禮部會試十三年七月以母
憂去十六年庚子陞太常寺卿兼學士掌院事十七年辛丑再
典會試陞禮部左侍郎詳內閣

孫賢字舜卿河間府杞縣人景泰甲戌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
寰宇通志成轉侍講天順初改左中允侍 東宮講讀 憲宗
即位遷太常寺卿兼侍讀成化庚寅預修 英宗實錄進太常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十四

附錄

卿兼侍讀學士上疏請立 皇太子且引疾乞休示無希覬意
章竝上 上皆允之皇子立是爲悼恭太子賢憤憤不樂而卒
年五十四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諡襄敏

王獻字惟臣號退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天賦穎異幼知讀
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即終身不忘十五學通經緯筆作
舉子程文十七領鄉書明年景泰辛未登進士第與狀元何潛
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閣 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

命內閣大臣典領之益不別立師不出就外署一如永樂初科故
事獻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時獻
猶未娶吏部侍郎淳安項文耀見而奇之以女妻焉癸酉授編

修撰修纂通志成陞修撰天順初乞歸省賜路費鈔踰年還

朝命入內館授中貴人書癸未春同考官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

爲同考官是科先後兩人體不改命者惟獻一人丙戌修撰秩且

滿父訃至即日 陞辭星行抵家治喪葬戚易兩至暇日與鄉

人接洽恂謹厚無一毫卑達貴侈之態人以爲難尋用薦起復

之獻疏乞終制服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修撰庚寅命充 經

筵講官賜大紅織金襲衣束帶冠履辛卯再 賜大紅羅衣一

襲是秋主考順天鄉試壬辰充 廷試讀卷官賜寶鑑千緡未

幾陞翰林學士癸巳賜金幣本朝學士非典審務侍日講者皆

不與是賜益異數也乙未掌院事復充廷試讀卷官賜寶鑑千

國朝列卿紀

卷之十一

三十五

附錄

續丁酉 朝廷用儒臣議追崇 先聖禮樂遺獻祭告闕里比

還適所嘗與修宋元通鑑成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戊戌

皇太子出閣命侍講讀於文華殿又命偕學士南昌謝一夔教庶

吉士梁儲等於玉堂外署辛丑主考會試壬寅修文華大訓成

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掌院事甲辰丁未再充 廷試讀卷官

復再賜寶鈔自入翰林三十有七年先後提院章十六年已

五十餘後進推爲先達爲人性度夷坦襟宇澄霽與人交洞見

表裏爲人謀不擇利害嘗有同官最厚者卒而子幼家事爲二

弟所持獻忿然不平乃拉二三佞友爲之處分不得逞因與大

學士商輅有隙遂造爲無根之謗以誣之好事者從而熒之坐

是不登樞筵屢要劇獻雖非爲辯而亦不能釋然於懷卒之以此齟齬終身不克永年識者深惜之學通春秋三傳作詩文有奇氣好持論而切於用事作字亦飄逸類其爲人客至對奕終日其所自奉雖儉而供具必豐比遭訪則罕與人接遇親舊亦寡言初拜官時年方少而擢中歲漸豐腴比年乃更羸然如不勝衣蓋時已屬疾猶日侍朝供職相知者纔一再晨不見而獻已易壽卒年五十有四贈禮部左侍郎

楊守陳字惟新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第

一辛未舉進士被選改翰林庶吉士未幾丁父憂而祖父母相繼卒成化丁亥以考績陞侍講諭月實錄成陞司經局洗馬子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三六

劉大

辰遷侍講學士 孝宗出閣被選日侍講讀會文華大訓成陞

詹事府少詹事詳吏部

彭華字彥實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生貢異質年十九領鄉薦

景泰甲戌會試第一登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十七年修震宇

通志成授編修大順元年奉使 靖江王府還戊寅廬修大明

一統志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大學士李賢救免八年 憲宗

嗣位入侍經筵成化三年丁亥 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功

遷侍講四年戊子充講官五年己丑進日講八年壬辰擢侍讀

學士攝詹事府事 賜金幣十三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

翰林院學士 孝廟出講儲官華首講大學尋掌院事十五年

用內閣萬安薦超擢詹事仍兼學士詳內閣

尹直字正言別號養齋江西泰和縣人景泰甲戌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與修震宇通志丙子五月除編修 憲宗御極充

經筵講官與修 英廟實錄己丑春祀四陵以 秀王王祭陪祀

官循舊分行直言往者兩大臣王祭故陪祀者可分 王今備

詰 四陵陪祭者尚可分耶禮官愕然從之壬辰陞侍講學士

所講必傳時政詞意誠懇 上每爲感悟乙未陞禮部右侍郎

詳內閣

謝一夔字大韶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天順庚辰狀元除翰林

修撰同庶吉士讀中秘書由是所學益博而精 憲宗嗣統進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三七

張士

侍經筵被賞資預修 英廟實錄據事直書得史官體二年同

考會試及實錄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加賜銀幣繼修續通鑑

綱目時預修者僅十有四人一夔分修元史凡所褒貶一依朱

子書法多正前史之謬十三年史成進 御覽陞翰林學士安

齋有加尋命主考南畿鄉試鑒別精明得士最多嘗因辛卯星

變上疏陳五事一正宮闈以端治本二親大臣以誨治道三開

言路以決壅蔽四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戒妄奏以足財用言多

剴切 上怒責之十四年戊戌 皇太子出閣 詔問侍讀

庚子陞禮部右侍郎詳工部

江朝宗字 四川巴縣人景泰辛未進士

成化年選司經局洗馬八年二月同禮部

左侍郎兼學士萬安主考會試取吳寬楊一清陳壽等十三人
陞侍讀學士十四年 皇太子出閣簡侍講讀八月權璽汪直
以諷察執朝宗及都御史牟傑等下獄以嘗有事鳴傳調廣東
市舶司提舉

李永通字 四川長寬人天順庚辰榜眼授編修成化年
陞侍講十八年陞侍講學士本年卒

倪岳字舜谷應天府上元縣人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為庶
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秩滿陞侍讀選充 經筵講官

被 命編輯文華大訓時翰林預者三四人而已書成進翰林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三十八

李永通

院學士選侍 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累官吏部尚書

詳吏部

焦芳字孟陽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

成化元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年陞本院侍講十九年陞侍讀學

士時大宰尹旻在吏部久權勢所趨又子龍為侍講遂深相結

約以擠南人且席其勢要市於人為清議所斥二十二年尹敗

大學士萬安惡之坐比尹降桂陽州同知弘治初年遷宿州知

州歷四川湖廣提學副使五年上疏奏辯請雪其意陞南京右

通政本年丁憂八年補原職再以憂去十一年起復召入為太

常寺卿兼侍講學士十二年陞禮部右侍郎累官內閣少師諡

內閣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天順甲申進士選為庶

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

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 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

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已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

四年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堂幹

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七年甲寅擢

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 誥勅八年乙卯 命兼文淵閣

大學士預機務詳內閣

李傑字世賢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成化丙戌進士選為庶吉

士十四年授編修

李傑

三十九

李傑

十三年轉侍讀乙巳充 東宮講讀官二十一

年進侍讀學士弘治元年遷左庶子仍兼前職四年辛亥陞南

京國子祭酒本年守制八年服闋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院

事十三年庚申擢南京禮部侍郎餘詳禮部

汪諧 伯諧浙江仁和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右庶子成化二十

三年、孝宗即位以待從恩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掌院事詳

詹事

傅瀚字曰川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

授檢討進修撰成化間 孝宗出閣命兼司經局校書左諭德

兼檢討充 經筵講官及 東宮講讀官 孝宗嗣位以詹事

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 經筵講官兼日講四年 憲廟
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六年十一月遷禮部右
侍郎累官禮部尚書詳禮部

董越字尚矩江西贛州府寧都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及第第二
名授編修十五年轉侍讀甲辰二十年遷侍 東宮講讀充經
筵講官弘治改元遷右庶子兼侍讀 孝宗登極詔使朝鮮宣
布德意却其餽遺有賦以紀其國俗弘治三年預修 憲廟實
錄成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六年擢南京禮部
右侍郎累官南京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詳南京工
部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四十

程敏政字克勤直隸休寧縣人成化丙戌科第一甲第二人授
翰林院編修同修 英宗實錄己丑春同考禮部貢舉時欲刊
布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資治通鑑綱目皆同校勘書成遷左
春坊左諭德乙未春廷試進士充受卷官俄 詔侍講經筵尋
兼 皇太子讀講未幾丁襄毅憂服闋入朝丙午秋王考南京
鄉試丁未 孝廟踐祚叙進官臣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尋致仕弘治七年召還任未幾擢太常寺
卿仍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兼修玉牒累官詹事府禮部侍郎兼
學士詳詹事府
土鑒字濟之直隸蘇州府吳縣人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

未曾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眾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
第三授編修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侍講
學士兼日講官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
薦鑒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詳內閣

楊守趾字惟立號碧川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成化戊戌賜進士
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辛丑充廷試彌封官 賜寶鑑丁
未滿九載奉改省中傷之出為南京翰林院侍讀至則署院事
時守陳方署翰林事士論以兄弟俱登解第一又南北分典詞
垣為斯文盛事弘治改元戊申 孝宗御極召還翰林纂修
憲廟實錄己丑充 經筵官數對明暢義歸於正且極言進君子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四十一

退小人為治亂之機言甚激切 孝宗改容聽之辛亥實錄成
擢左春坊左諭德 賜白金文綺病士習浮靡文氣日入於弊
其同考禮闈主應天順天鄉試俱務黜浮崇渾時稱得人丙辰
署翰林院事預修 玉牒尋進翰林院學士奉 詔授庶吉士
業會吏部都察翰林官屬去留協輿論丁巳充纂修 大明會
典副總裁戊午 武宗春官出閣講學充侍班官十二年充南
京吏部右侍郎詳南京吏部
劉機字文衡號省齋順天府大興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授檢討弘治己酉轉修撰 憲廟實錄成進侍讀侍
經筵 武宗出閣轉侍讀學士日侍經筵講讀十二至會典成

遷學士十六年進少詹事兼學士充日講累官吏禮二部南京兵部尚書詳南京兵部

白鉞字秉德直隸真定府南宮縣人成化甲辰舉禮部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戊申同修憲廟實錄以內艱去癸丑同考禮部丙辰秋滿選侍讀已未充經筵講官壬戌復同考禮部武宗在春官充講讀官癸亥修大明會典成進侍講學士賜宴禮部尋命與修歷代通鑑纂要甲子考南畿鄉試乙丑以登極恩進學士加從四品俸充日講官賜紗帽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四十一

張十

事府

張燦字仲湜廣西桂林府全州人成化戊戌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己酉轉侍講戊午充東宮講讀官掌院事辛酉主考順天鄉試十二年進侍讀學士十八年陞學士尋選國子監祭酒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詳南京兵部

梁儲字叔厚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成化戊戌會元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二年命兼校書二十三年守制弘治四年陞本院侍講本年陞司經局洗馬十一年命兼翰林院侍講十三年陞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十六年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累官少師詳內閣

江瀾字文淵浙江仁和县人成化戊戌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學日益裕未幾丁父憂服闋除編修丁未充廷試受卷官戊申孝廟登極召還修憲廟實錄筆削惟公凡寶訓皆所校正庚戌充廷試掌卷官尋充經筵展書官辛

卯實錄成進侍讀賜宴及白金彩幣壬子充經筵講官每進講必正容禪慮以沃聖心癸丑同考會試秉公校閱時稱得士乙卯主考應天鄉試校閱尤精丁巳簡充東宮講官日惟靖恭輔導尋修大明會典凡制度品式擗撫精詳庚申九載考績陞侍讀學士尋丁母憂壬戌會典成陞學士賜宴并指幣千緡未幾修通鑑纂要一以春秋綱目為準凡切於治道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四十二

張十

人才者論斷精確是秋武宗在東官長髮以講讀官特賜白金文綺甲子主考順天鄉試夙夜校閱得士視應天尤盛乙丑武宗嗣位以從龍恩擢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修孝廟實錄丙寅五月命掌翰林院事凡輿隸均分寮案時論題之十月陞吏部侍郎詳南京禮部

武衛字

山東沂水人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歷

弘治十三年遷侍講學士十五年任學士開任王華字德輝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成化辛丑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為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開竹軒

疾即移病不出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 經筵講官

進勸學疏 上然其言自是御講日數丙辰三月 特命爲

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舉爲

宮輔導戊午三月又 命兼 東宮講讀於是 春賜日隆是

歲奉 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又奉 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

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 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 命纂修

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累官南京

吏部尚書詳南京吏部

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縣人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明年

進士時 詔北人爲庶吉士南方止三人江西惟元禎文名最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四十四

起久之授編修己酉 命主考應天鄉試四年實錄成陞南京

翰林侍講學士本年又乞歸養母家居又九年十二年修 大

明會典 召爲副總裁至則陞翰林學士侍 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用特爲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十五年服闋擢南

京太常卿十六年修歷代通鑑纂要又 召爲副總裁至則陞

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掌院事仍侍 經筵日講并侍 東宮講

讀十七年 命掌詹事府事管內閣 誥勅累官吏部左侍郎

詳詹事府

劉忠字司直河南開封府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

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

讀學士十八年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

義規 上缺失及諷時政不得在內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

詳內閣

劉春字仲仁四川巴縣人成化癸卯鄉試第一丁未進士及第

授編修弘治辛亥轉修撰庚申充 東宮講讀官秩滿還左諭

德癸亥預修會典進侍講學士正德紀元陞翰林院學士二年

掌院事辛未擢吏部侍郎充 經筵日講官累官禮部尚書兼

學士典 誥勅掌詹事府事詳詹事府

吳儼字克溫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丙辰充 經筵講官 武宗出閣兼司經局校書庚申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四十五

轉左中允辛酉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正德丙寅召修

孝廟實錄充 經筵日講官兼修 玉牒丁卯典順天鄉試時逆

瑾恃寵招權儼於第二場以爲臣不易命題瑾心已惡之儼

擅要經選掖庭女子瑾益震怒是歲朝 觀考覈傳旨罷之五

年瑾誅復侍講學士六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詳南京禮部

張芮字文卿山西平陽府安邑縣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入庶吉

士授檢討弘治初預修 憲廟實錄暨會典正德初復修 孝

宗實錄轉修撰三年進侍講學士芮見逆瑾長揖不拜瑾卿之

以憂歸所居近河南運司鹽商有訐奏者詞連及芮時劉瑾方

欲以事裁抑儒臣遂坐累出爲鎮江府同知四年再謫兩浙鹽

運司副使本年遷處州府同知誅始入爲南京尚寶司卿六年進南京太常寺卿十年陞南工部侍郎未任致仕爲人朴實其處僚友無忤害心然性嗜酒終日酣酣於種學績文非其好云

蔣冕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編修弘治庚申遷右中允乙丑修通鑑纂要轉右諭德兼侍講正德丁卯進侍講學士庚午主考應天鄉試辛未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詳內閣漸貴道充直隸丹徒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編修丙辰皇太子將出閣以尚書侶鍾薦兼司經局校書孝廟幸講所特加獎異賜文綺玳帶庚申進春坊右中允癸亥會典成進左諭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四十六

孫奎

德兼侍講貴每侍講筵敷奏雍容儀觀修倖武宗登極以舊學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充日講是歲丁內艱給驛歸治葬戊辰服闋還職尋掌翰林院授庶吉士業進禮部右侍郎詳內閣楊時暢字知休陝西咸寧縣人戶部尚書鼎之子也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弘治紀元預修憲宗實錄三年轉修撰充經筵講官九年改右替善十二年秩滿遷左諭德預修會典正德三年進侍講學士續修玉牒四年擢太常少卿兼職如故尋卒於官李文正公銘其墓有曰經業有門周家義文史法有傳鉞貶華褒講幄敷陳藝苑甄擇有一於斯皆公遺則有易堆床有里鳴珂仲叔之間孰與伯多

毛紀字維之山東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弘治二年授檢討同考丙辰會試已未陞修撰充經筵講官遷侍講官講讀賜五品服癸亥修會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省冊同考乙丑會試武廟卽位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賜金帶正德元年丁憂四年服闋值逆瑾竊政削其春坊行本年孝廟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尋陞翰林院學士五年陞戶部右侍郎詳內閣

傅瑾字邦瑞直隸清苑縣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丁內艱服闋除舊職俄丁父憂服滿仍原除九年同考會試尋爲經筵展書官及致內書館十三年兼司經局校書纂修會典成陞春坊左中允兼編修賜金幣十八年同考會試本年陞左諭德兼侍讀經筵講書賜金帶緋衣正德元年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四十七

四十七

修孝宗實錄清理軍職貼黃二年主考應天鄉試三年主考武舉咸稱得人四年教庶吉士進日講官會實錄成例當進秩逆瑾以會典事詔降修撰尋以實錄恩陞中允未幾陞侍讀學士五年陞學士主考順天俄陞吏部右侍郎詳禮部尚書毛澄字憲清直隸太倉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授修撰內辰同考會試已未預修會典癸亥轉左諭德兼修撰預修通鑑纂要甲子侍東宮允講讀官敷奏明暢孝宗聞之喜撤中秋宴賜之乙丑擢左庶子兼侍讀賜金帛帶預修實錄值內艱歸逆瑾



ZW 2118188514862

2072201

3 7121.5

168

柄國奉所陞秩璫復原官與午進侍講學士貞祐順天九月
署國子監事辛未充讀卷官擢學士充日講官壬申掌院事敘
庶吉士甲戌壬子考會試尋陞吏部右侍郎詳禮部尚書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編修

正德辛未陞侍讀學士本年卒

顧清字士廉直隸華亭縣人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與修大明會典丙辰巳未連同考試癸亥丁丑艱以會典成進

侍讀正德初與修孝廟實錄焦芳以風聞欲誣彭文思附幸

攻省得進清不聽焦不能強中官蔣琮誣逐臺諫章疏雖有

畏觸逆璫欲節畧者清不為動盡載其實丁卯壬子考南畿充

國朝列卿紀

卷之二十

罕八

明史

經筵講官每進講必稽古兼規諷辭旨剴直逆璫竊柄清抗不為

禮鄉人張文冕用事清絕不與通戊辰丁憂巳巳璫矯詔以會

典事降編修調南兵部車駕司員外以憂未赴庚午璫誅還侍

讀辛未陞侍讀學士兼修玉牒甲戌壬子考武舉乙亥掌院事同

輔臣照例考察有文綺之賜十一年秩滿進奉直大夫尋陞少

詹事詳禮部

吳一鵬字南大直隸長洲縣人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弘治壬子考會試尋陞吏部右侍郎詳禮部尚書

司郎中尋復侍講正德七年陞侍讀學士八年陞南京國子

監祭酒十年陞南京太常寺卿詳南京吏部尚書

卷終